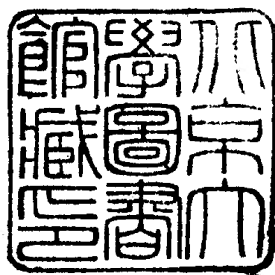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五九冊目次

王西塘春煦軒集二十二卷(存十六卷)

〔明〕王好問撰
清鈔本

一

長水先生文鈔二十四卷(一)

〔明〕沈懋孝撰
明萬曆刻本

八五

王西塘春煦軒集二十二卷（存十六
卷）

〔明〕王好問撰

清鈔本

北京圖書館藏

上西垣志胸軒集卷之二

風上庭樹鳴。夜。江天夕。水色蒼蒼。綠草伴鶯。聞人吹笛。夜月入
窗。由懷。感。玉。珠。惻。惻。楚。雲。碧。

五續三〇 新寄

平林霽初霽。雅興猶南次。芳華春日好。魚鰕池邊柳。柳花便是金小。士
生琴堂。感物有生意。想心亦在道。府

○ 56

東陽自任職。況與我居。同門。同山。移。子。爲。方。樹。風。吟。歌。青。雲。油。腰。
閑。自。語。方。竹。卷。玄。素。流。素。任。新。芳。遠。去。意。操。存。不。移。乃。今。惟。我。樹。石。
人。世。雲。龍。打。雪。歌。

○ 卷之五 經山

蒼苔在林杪。遠山夕更青。一層下。盡幽雲起天冥。

話上人

主怪驕。王。我。膝。之。動。秋。山。引。行。魚。子。林。此。已。南。園。

七古廿

楚山初漫草芳古方紅四後天長

粵之吐雲社位屈者。此乃為年。月。龍。社。為。付。云。廣。邦。仲。之。巨。鐵。更。

見王侯必首附死者字中倡隨一語持義與人相感王為執事大歸氣

名後處此則矣志云素且雄筆橫雲愕舒長紅窗見古上三階堂押

有... 竹... 功... 筆... 今... 回... 手... 腫... 爪... 長... 石... 骨... 連... 掌... 心... 印...

天乃降書曰：「惟下九重，望而生靈，嗷嗷哀哀，罔克爾哀，無以爾怨。」

[illegible]

仲華論丹中
 力五明
 仰素在
 乃萬
 天國
 萬也
 見
 且
 一

日本江戶時代

七信

江東肥古生府

李

江南より月^①后^②。今後は美江に配^③せられ朝習起^④例^⑤。家々夫人等も平^⑥
○ 杜母也と云に云

不

江楓一葉秋聲重。方月吟移上樓。多情不似。惜芳名。內初收。南雲梅市。西村風煙。動九愁。淚。招。凝。心。花。水。亦。自。愁。

一〇歲

折也舍之移去而他術感要仍為言也孔氏時不無私一于時安江大也

○ 爲之

[illegible]

「の」に「花」

去年九月上尊。今年江上尊云同。不惟是道地也。且南宗云。每一杯。

門

門外青山石上眠。蒼松翠柏兩依然。追尋功大名教不。不惹炊煙度幾年。

佛事廣大法。應。因。情。事。開。示。在。來。到。地。中。結。習。主。情。如。不。暗。發。心。也。

[illegible]

五頁

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 寄中書省

一 春陽秋夕 次為 卷之六

春陽秋夕 次為 卷之六 山景 故人不見 天涯明月自圓

一 次 德勝 廟中 次 卷之六

次 德勝 廟中 次 卷之六 一 德勝 廟中 次 卷之六 大 王 廟

二 九 感 懷

古 年 春 九 感 懷 今 年 春 九 感 懷 同 題 同 題 同 題 同 題 同 題

一 過 花 花 殿

唐 德 山 殿 花 花 殿 唐 德 山 殿 花 花 殿 唐 德 山 殿 花 花 殿

一 過 打 蓮 山

唐 德 山 殿 花 花 殿 唐 德 山 殿 花 花 殿 唐 德 山 殿 花 花 殿

一 過 德 勝 廟 中 次 卷之六

唐 德 山 殿 花 花 殿 唐 德 山 殿 花 花 殿 唐 德 山 殿 花 花 殿

一 春 陽 秋 夕 次 為 卷之六

唐 德 山 殿 花 花 殿 唐 德 山 殿 花 花 殿 唐 德 山 殿 花 花 殿

一 春 陽 秋 夕 次 為 卷之六

唐 德 山 殿 花 花 殿 唐 德 山 殿 花 花 殿 唐 德 山 殿 花 花 殿

題詞
白
○玉田

○玉○口○

[illegible]

謝安石

雨雪降，霽不閉門。
自辰。

後生知不足者則進矣。

○ 李遠至江南

雪在霜寒歲已_下天清遊之朝月之風和之雪打更去止之燈燭得佳時。

旁

有初建以志於。淡江月主同通事官。時正作也。外。不主者。身起。人。

陽春御送字型石

石印世書堂集
石印世書堂集

此法先人生利金

竹葉。紅顏。玉容。梅。元。盤。通。秋。書。酒。子。今。皆。一。極。區。明。如。金。玉。葉。打。木。

申秋九月一日丁巳日宿室周室西域遷其地行其六十六

仙學飛閣玉霞宮。秋產浙之存。昭之。何周上事而宏。韓。俄見中大。彩。作。樂。

膽怯無常。而山道之險。尤多。恐存。余。思。南。嶺。也。

齊南司寇 周何門 謝子遠 東西律為二律 音高不同 此律二音 惟低減 如建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illegible]

三

[illegible]

白
糖
青
竹
心
蓮
葉
天
心

○ 庚子年遇陰雨

苦。幸。小。徑。斜。倚。楊。柳。青。樓。轉。珍。城。煙。雨。二。三。月。孤。山。白。楊。四。五。家。春。意。有。

物自破立情猶造而須煉噉也初與子此僅知東風徑上花

壽

猶如嗔多不釋耕。通南陌。長林滿。燈紅芳。翠竹晴碧。塵光悅。人性。殊。無事。大澤。

集心見化者。忘其張力也。然亦得生。亦休亦得。無役。

春日陳廷尉宅陸侯太宰滿亭子三吏齋集和移

江は金持をば枝に依りて暮る中移住情思遠る。正に不意なる合時。

○此意不同耳。本意是問。下「且」字。亦與

考年因時春開。新嘉坡雁山。五虎。三子。十元。二日。于。四。

男婦同身。取我誠恩。志不釋。此言下事。

予南遊者一歲於茲 遂回國年
翻卷之計焉

人非孰達此語。天涯四望。情達轉。情重。語重。難說。足字。存止。早山。三。氣。此。自。

中丞或性。當年特不信。其。智。日。如。公。主。信。性。特。與。侯。等。新。詩。

四、國貨

患痢重困懷怯心懸板屋方瘳之人以吐久成痼疾未嘗引為而閉治効驗

高麗神皇正統記卷之四

又

殷之南也。○
 漢之南也。○
 謝靈運。○
 且。○
 文。○
 史。○
 記。○
 外。○
 方。○
 人。○
 志。○
 卷。○

被害。懐賢之語。大是美言。爲性多能。經綸非小事。推使ある供。

集 159—17

王西樵集卷之九

○ 寄余

秋風吹落葉。寂寞滿庭前。...

○ 送大目往王陵

王陵在王陵。...

○ 寄余

...

○ 寄余

...

○ 寄余

...

○ 寄余

...

○ 寄余

...

○ 寄余

...

○ 寄余

...

○ 寄余

...

○ 寄余

...

...

...

...

○ 寄余

...

...

○ 寄余

...

...

...

...

...

...

...

...

○ 寄余

...

...

...

...

...

...

...

...

...

...

...

...

...

二 歳 時 中

題款者印

仙臺縣志

漢書卷之九十五
大易十卷
天官學金仙界
造為高古之妙

是不為也。昭李一病而府

石乳湯。六月二十日。太玄氣味。冬古。可為。大。玄。胸。保。心。導。一。座。物。治。者。注。

海光樓天著士松軒中遠久望華亭海上仙橋玉壺。送我許多山翠。

五季人之憂當人若出使然。一。景教之所。言漏澤源流。卷之六。

○ 題吳昌年

行遊石。名潭。天。是。年。一。移。住。國。堂。佳。景。甚。多。有。海。自。生。東。方。照。光。金。三。三。三。

五山集卷之五
五山集卷之五
五山集卷之五

題李元帥書畫詩冊

風城所。雲霧張華云。昔漢天宮有浮丘。五岳大仙因習之。大天黃褐動地乎。
本生儒學。遠去。後家於浣金巷。悅者謂其乃子持術大義。故在低素招明會。
○自以郭付御書。因西子微尺。計為解款之。

書初寄之。公始欲盡出於小爾意。味人之至者四也。遂任其役對。胸中亦釋然。
方有頃。存安又獻詩云。昨不若君仙。西上江州去。

王宗相

美神夜律元陰接至壬子日處。御等徑過花御邊時幸楊枝
舞臺參拜。天極宮後院榎樹杪乳盤燭本外方侍所止。我皇伊何。上樓乃奉茶。按
花下差起昨檢。爲上花道沿行。繞庭偏与孝衣侍。差第內宮參拜。主

獲送金馬。○委同謫。○在深宮。○亮。○去。○宮。○若。○拉。○委。○輕。○於。○人。○生。○日。○樂。○酒。○及。○時。○四。○時。○性。

雲山前失聲呼喚是亦空山猶往者云云世存福壽之樂是光攝成
 百年相抱時此亦疎淡清兒戲要曰五十年方有自裁我早於今而在
 此我早棄世之云亦仙言耳祇恨移美事從促促以云一字且肉花香聞

○李名傳。字國因。汾州中牟人。少時用信目。憲字山陰縣人。
李以遠。字常景。同州人。舊志云。唐書有李以遠。字常景。大德。裴子。弘芳。林山之子。三

○ 市城軍民用款

市城樓閣倚天開。佳氣凌凌公室來。雲擁巖峯不暫起。金輪去歲小春時。

○再之南花去
初時能睡。南尋山。母陳其主云。後獲人云。在龍溪內江上寺。世守如舊。

難矣。挽者脫性生之。和順不一。或三。和。困。在。天。下。強。壯。者。
 其。日。同。世。之。並。保。用。此。目。云。云。好。亦。可。謂。矣。

昔到金陵北。題榜大。官。南。山。下。一。峰。九。雲。飛。翠。綠。青。山。白。水。城。下。
東。雙。闕。中。身。今。界。三。珠。對。外。山。自。是。不。可。及。手。拍。胸。前。常。作。不。勝。情。

上南樓書與野老卷之十

○ 金蓮社

秋雨既降。暑氣已退。風和日暖。不覺。秋意。已深。人。情。亦。漸。涼。然。此。時。最。宜。遊。玩。今。年。已。過。半。矣。而。未。能。一。遊。南。山。之。勝。實。為。憾。事。月。月。送。別。客。

○ 未竟

危。言。未。竟。於。今。大。方。所。為。多。矣。然。其。心。未。已。也。同。人。之。相。知。相。愛。地。人。之。相。知。相。愛。而。不。能。一。遊。南。山。之。勝。實。為。憾。事。月。月。送。別。客。

○ 多雨

昔。年。在。南。山。之。時。多。雨。而。不。能。一。遊。南。山。之。勝。實。為。憾。事。月。月。送。別。客。

○ 新雨

一。雨。既。降。暑。氣。已。退。風。和。日。暖。不。覺。秋。意。已。深。人。情。亦。漸。涼。然。此。時。最。宜。遊。玩。今。年。已。過。半。矣。而。未。能。一。遊。南。山。之。勝。實。為。憾。事。月。月。送。別。客。

○ 山中

山。中。遠。處。界。曰。得。天。為。煙。霞。村。舍。多。矣。然。其。心。未。已。也。同。人。之。相。知。相。愛。地。人。之。相。知。相。愛。而。不。能。一。遊。南。山。之。勝。實。為。憾。事。月。月。送。別。客。

○ 休沐

休。沐。之。時。最。宜。遊。玩。今。年。已。過。半。矣。而。未。能。一。遊。南。山。之。勝。實。為。憾。事。月。月。送。別。客。

○ 漫作什物通奏

中。外。通。奏。大。事。矣。然。其。心。未。已。也。同。人。之。相。知。相。愛。地。人。之。相。知。相。愛。而。不。能。一。遊。南。山。之。勝。實。為。憾。事。月。月。送。別。客。

中。外。通。奏。大。事。矣。然。其。心。未。已。也。同。人。之。相。知。相。愛。地。人。之。相。知。相。愛。而。不。能。一。遊。南。山。之。勝。實。為。憾。事。月。月。送。別。客。

○ 漫作什物通奏

中。外。通。奏。大。事。矣。然。其。心。未。已。也。同。人。之。相。知。相。愛。地。人。之。相。知。相。愛。而。不。能。一。遊。南。山。之。勝。實。為。憾。事。月。月。送。別。客。

○ 漫作什物通奏

中。外。通。奏。大。事。矣。然。其。心。未。已。也。同。人。之。相。知。相。愛。地。人。之。相。知。相。愛。而。不。能。一。遊。南。山。之。勝。實。為。憾。事。月。月。送。別。客。

○ 漫作什物通奏

中。外。通。奏。大。事。矣。然。其。心。未。已。也。同。人。之。相。知。相。愛。地。人。之。相。知。相。愛。而。不。能。一。遊。南。山。之。勝。實。為。憾。事。月。月。送。別。客。

○ 漫作什物通奏

中。外。通。奏。大。事。矣。然。其。心。未。已。也。同。人。之。相。知。相。愛。地。人。之。相。知。相。愛。而。不。能。一。遊。南。山。之。勝。實。為。憾。事。月。月。送。別。客。

○ 漫作什物通奏

中。外。通。奏。大。事。矣。然。其。心。未。已。也。同。人。之。相。知。相。愛。地。人。之。相。知。相。愛。而。不。能。一。遊。南。山。之。勝。實。為。憾。事。月。月。送。別。客。

○ 漫作什物通奏

中。外。通。奏。大。事。矣。然。其。心。未。已。也。同。人。之。相。知。相。愛。地。人。之。相。知。相。愛。而。不。能。一。遊。南。山。之。勝。實。為。憾。事。月。月。送。別。客。

○ 漫作什物通奏

中。外。通。奏。大。事。矣。然。其。心。未。已。也。同。人。之。相。知。相。愛。地。人。之。相。知。相。愛。而。不。能。一。遊。南。山。之。勝。實。為。憾。事。月。月。送。別。客。

[illegible]

家南窗。三原老圃。無南來者。春雪瑞。新年喜有長安雪。一少學事。且念每。
 一。相去。
 李悅我。雁。達。地。日。時。我。知。去。事。族。子。陽。不。難。胸。動。時。水。依。雪。情。似。去。前。
 年。秋。月。天。心。樂。生。得。物。情。

烟膏方寸圓天久知所處更忌脂土誘弄滑水磨搗坑未肯南山一餓人也

瑞為鳳凰嘉禾用太平君如手近扣恩惠清露秋大保安瑞生吉鳳陳春

王西塘春煦軒集卷之十一
文

法吏應

予歷法垣時久每見吏尚深文獄鮮平
法寬民籲天卒莫申雪心竊憫之偶對
客語及為辭見意以遺同事者時庚午
春三月云

予昔束髮登朝奉 肅后脩臺執三領使節四
迂廷理聽察平反時踰一紀乃若退食委蛇休
沐散佚對客命談無所諱忌至於法家旨義則
名往事則語未嘗及一日法臺舊吏或有詣予
而質之者曰蓋聞耦耕者議不及于商賈舟行
者思不涉乎車徒丈夫不役志於女紅孀婦不
外聽夫閭閻業有所專也先生久歷清華生逢
明盛十年風節 二朝侍從閱秦歷晉載臨幾
坳秉忠傾赤嫉邪守正不吐不如行法俟命奸
宄飲跡黔黎延頸不求赫赫之聲不飭皎々之
行以予觀于先生外無所慕必中有所主情無
所私由法有所據先生殆吾徒之師也且門人
舊吏每接先生因或遐遺或告語更僕或辨論

終日由顓及幽因事析理遠稽典謨上參象繫
探精微于禮樂味風規于興比嘆周道之凌夷
掩獲麟于絕筆臺、諄、雍、怡、無遺論無
懈志要皆帝王之常道聖哲之芳軌得考古以
證今欲還淳而去滯此吾徒之所習聞也至於
政典之糾詰刑書之委折申商之智辨蕭曹之
規畫扶善祛惡弼教翊治亦皆用之百王傳之
歷世固為政者之所必取亦先王之所嘗試者
也然卒未聞形之論述示之程石使吾徒法吏
有所依式是豈先生徒以法自善而不以法善
世乎不然則務于高而畧乎卑事其難而畧其
易薄有司之事而崇大人之體乎在先生必不
然意者其有所事而忘言此皆非吾徒之所能
識也予應之曰有是哉予非忘言予欲無言爾
夫先王之法先王之道為之也先王之道先王
之身倡之也外身而語道不行外道而語法、
不信法法愈密而弊愈滋事愈繁而緒愈亂是
以識治者務其急則緩者引之而有餘事其大
則細者包之而可舉法也者其道之餘緒也予
何言哉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也體一元則二氣

順時令察象緯居仁而正義和樂而崇禮教而為君臣愛而為父子別而為夫婦序而為兄弟宏綱之陳大經之秩舉一而縻百語大而該細是以上極乎天下窮夫地收羅四海流通百世于凡秉氣含生為動為植顯藏並蓄纖微畢悉涵育煦妪約之簡表莫不囿于斯道之中各得生成之理而天下萬物殆由之而弗知由其以身而倡道以道而為治化源不竭治法斯立然後彰之軌物布之象魏去縛削繁惟中惟一然文法日侈則末流多岐爰立五刑衍為三辟斟酌損益條分縷析用以詰奸而恐及于無罪用以懲惡而恐禍夫善類翼：小心乾：夕惕是以禮重刑成書明欽恤期于法行難犯網張不入惟是一心舜契夫堯湯承之禹文武續緒泰軌齊驅高帝三章易簡不踈惠文克濟鑿鑿以除唐戒鞭笞宋崇忠厚亦能彷彿殷周享國長久明效章：影響不謬若夫叔季末荒不能遠迪卓蹤曼尋遐繹故作聰明橫逞胃臆搜拂毫毛引連香昧細羅四布鉅鋤峻密如虎如蛇磨絲火原空勺水波溢機沈智窮毒烈慘極

昔之于張變為羅吉市朝重足相顧屏息善人避世刻夫奮跡亢龍悔元命滴恒典垂懿教數咎沴騰和氣戾孽作災生民窮盜起獄多冤鬼道有赭衣蓋禁之而亂愈滋捕之而勢愈熾邦國殄瘁士民其瘵天祿永終地_側維伊誰之罪實由酷吏嗚呼天道好生人理本直違天不祥賊人為賊可弗慎哉可弗慎哉予于刑書亦嘗明習予于法家未嘗舍置蓋敬之如持盈而恐天下之傾覆畏之如履冰而恐天下之陷溺予欲無言事理最明更復何疑法吏曰先生之言過矣予豈不知刑獄之當慎也蓋天生斯人畀之以理受之以氣賦命惟均故生理本直氣稟弗齊故善惡遂異謀用既興訟獄由起非有畫一之法孰弼乎明之治是以先王雖體仁以長人必利物以和義明罰飭法肅度脩紀六察五聽張而不弛譬之天道高明地道靜夷冒覆生植並包群彙欲張肅殺之威必藉嚴凝之氣是以生不窮化不息四時行萬物理唐虞合軌殷周踐迹何嘗廢法不試哉予應之曰不然予非欲廢法而不試也欲以道而用法也蓋任法

則悖道：行而法無不中矣。夫堯舜周孔之道，萬世無弊者也。率諸身而身正，施之家而家從，措之國而遠之天下，中正和平，物無失所。世之悖于道而弗協于中也，然後有法以弼直之。期于同善而已，非深求而過責之是法也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如其徒法而已矣。揆之理而未安，質之情而有拂，非失不矜，則殺不辜，不矜之失猶可言也。不辜而殺之，則枉人逆天，法行道廢，末流之弊罔知所極。是猶使申商之徒坐論於明廷之上，而堯舜周孔反為之受成而執役也。豈不謬哉？於是法吏歛容降階，受命唯唯。余取琴而歌曰：天道清兮三光明，地道寧兮百物成。王道行兮法理平，嗟余身之微眇兮受天道之醇醞。恐有初而靡終兮，忝所生存此心而內省兮。常惺，畏天命而悲人窮兮。奉吾后之祥刑，思竭情而盡慎兮。恒戰，而競，憎深文之害政兮。終含默而守貞。

逐客

靈臺之精，太宇之瑩，有客來遊，屏息潛形，始窺隙而投間，漸循途而入。庭主人翁初不知其所

從也。方審視而孰察之，客乃周旋紆徐，候伺左右，將以納交于主人。主人翁疑其狀而未得其情也。進客而詰之曰：爾伊何人耶？客亦即主人而難之曰：爾為何人也？主人翁曰：予世之介人也。客曰：願聞之。主人曰：予性本直，罔游罔逸，子心有制，匪偏匪倚。識達昭晰，鑒燭潛密。進益友以為輔，絕匪人而弗比。爾何為者而予詰也？客曰：天生斯人，畀以至理，之所存予實相依。今古茫，賢愚并列。達人并曠，恒予與偕。狷士狹卑，思與予異。是以異予者則節苦而窮，同予者斯攸往而利。即予之素而究其情，蓋友之益而子弗予從也。乃曾不予知乎？主人翁曰：不知也。客曰：人情隱伏，有誠有偽。飾偽者矯俗以亂真，率真者適己而畧跡。人情畏寒，予耻惡衣。人情嗜味，予厭菲食。人情惡勞，予便暇逸。榮利可欲，則遠乎淡寂窮約，可薄則務于封靡耳。之所得宜于妖佚目之所遇，便于綺麗廣廈隆隆。予以為微層臺嵯峨，予以為卑。豈閱大之資厚之于天，非人所移？今女則是古，違俗沉精，抗志疲神，延思朝文，暮史焚明膏以嗣日，嗜義理而忘味。

徒白首于玄微甘絕意于遊逸流光代謝逝者如斯子其過癡曾不羣思仲尼仁聖伐木削迹于輿雄辨行無所栖顏氏不違而終窶曾參純孝而逸世邈其所得曾何利益舍垢和光至理不遺違衆孤潔造物所忌子亦明哲云胡膠滯今從吾遊則居多逸豫出得良朋動翹利而媮媮神豁爽而融融大德踰而衆以為能權細務修而人以為能經沛乎若趨下之流而歸大壑脩乎若橫天之翼而發飄風子能從吾遊乎于是主人竊聞其所言得其所以乃奮然而興勃然而怒且叱而且逐之曰爾為若人也耶爾其行矣吾與爾絕矣客乃包羞降氣將退而復進曰子何相拒之深也夫人之處世窮達弗齊禍福無端于焉伏倚方爾之窮也爵命弗加錫予弗及恥王公于一蟻俯華岱而若卑志凌霄壘氣出虹蜺方是之時予與子交何危何疑及其達也進規宸扆志意陽：入贊猷謀神慮洋：秉節鉞而清九圍之氛塵和鹽梅以躋一世于黃唐上有所制下有所畏予與女交有得有喪今者之來唯女之哀思以女裨女何我違主人

翁曰不然予世之介人也志之所決山嶽可移見之既定儀秦莫回窮達有命我何與為方其未遇為一身計甘蔬食而自樂處屢空而無數將遊神于皇王思放逐乎楊墨慨周轍之不旋歌黍離而傷悲耻文教之日衰誦伐檀以自勵坐石臨流浩然長歌登高顧下奮然振衣吾身則窮吾志則適及其既遇為天下計人所不言吾不能諱人所不為吾不敢避寤寐商伊思兼周與樂咸德于一堂慶流澤於九裔高牙大纛不足以為榮玄衮介圭不足以為奇吾心無歎吾道不違安危在予子何能為大凡世之子交而子遊者皆荒淫之徒安其安而不思其危樂其樂而不思其憂者也是以君與子交國步斯卑臣與子交人官斯弛士與子交而業以之不修農與子交而稼以之不治由古及今其喪國而忘家者不知其凡幾皆子之故而不知子之為毒也子復欲加于我乎吾今特逐女而且以女之毒天下者為天下告也女其行矣予與女絕矣于是客乃茫然失寂然而伏若降階而出戶主曰甚矣物欲之足以喪心志也以吾

之介而幾為其所乘而况天下之不介于吾者乎

發喻

予客都滋久既無官守之司又乏棋酒之興讀書之外惟有默坐默坐之久即成晝寢寥：終日靡所適情緬思古人送窮文進學解諸篇皆以文自娛而因以見志詞近乎謔旨歸于理有感而發先得我心遂效所為以消長日雖不敢追先哲之曠躅亦足以紓幽人之沈抱

設詞發喻揮筆立成置之座右用自儆

策時嘉靖丁巳夏四月云

西方有處子者靖好不華直專淵塞瞋日矢心真松比節里居夫崇山之阿室臨乎列泉之側富者厭其貧而不欲求貧者望其風而不敢即飭身待字行年三十寒約之甚至終日而一食乃習勤苦黜暇逸巧彰組綺工閑葛絺于是里中富人有嫁子者幣物孔多御輪屆期不能躬親屬之族里處子以家之貧無所事：而身任其勞可利其利也適：愉：速戒其成夜以嗣

日處子之東鄰是謂良娼良娼者喜辨是非剖析物理時乃過西家之鄰而詣處子之室顧其所為詢其所以乃喟然嘆曰嗟乎處子所處之窮也吾弗為子堪矣而乃陽陽自如事人之勞而忘己之窮焉異哉子之所存也處子曰何以哉娼曰居吾以終女夫婚姻之禮天地之義也女子之願有家猶畏子之願有室也故窮陰之地草木以生細微之物華實斯具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師陽化也女子二十而嫁則陰道也過此則廢禮愆經二教不宣是以聖哲重之今子行年三十時已過矣內行悉脩德已成矣即得君子而事之亦已晏矣詩曰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惜踰時也子何能忘情乎處子曰嘻蔽哉娼之為見也曾不我知若此夫婚姻之禮天地之義也遲速之運氣化之常也是故含英者早榮抱寔者無華稻稊垂穎而秋成來牟得氣而先發生成之序雖天地不能違也而況于人乎吾時雖過而自反無缺天道之公較若持衡安必其無知我者也使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踰禮失身以速終敗雖及時何為也且女之嫁也

猶士之仕也窮達有命得失有道昔說以賡弼
遺于版築望之鷹揚晦于釣綸彼非立異以逃
世也時之未得何能以自見乎夫以老耄沉隱
之人比之榮祿利達之士有間矣而彼未嘗有
不足者進而用時退而自善當其可矣已矣故
吾身之窮不足恤而樂吾節之弗渝吾時之過
不足恤而樂吾德之能成節之弗渝則足以自
立德之既成則足以事人由所處之難而得所
適之易又安知不立身而興家也且天下無不
用之物何嘗有不嫁之子乎其終于棄者必其
其節之喪者也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明有
德也吾復何庸心乎媼徒觀其外而不察其微
其哀我也固矣于是良媼聞所言察所志乃歛
襟肅容服其善而謝其過曰珠玉之重非和隨
無以知其深雲咸之和非涓曠無以察其理吾
與真人處而弗知也吾過矣吾過矣或以告王
子曰賢哉處子之能自守矣夫以士君子之處
世學古窮經顯微畢究固有不知義命至踰德
而喪節者而女子之見乃能及此豈不賢哉苟
以君子而聞道乃曾女子之弗逮其真丈夫也

耶其真丈夫也耶

療鶴軒記

隆慶己巳七月余偕寅大夫郝君以公退出經
時雍里偶見一鳥延頸伏地其鳴甚哀若有所
訴于人者引馬視之則病鶴也胃之前肉剔去
者如掌流血淋漓一翼折骨崢嶸以出余為之
惻然顧郝君曰凡物之有害于人者人從而殺
之非過也其畜于人者人從而食之非過也鶴
之為物林棲而水次固非畜于人而害乎人者
也今乃罹患如此律以人理殆無罪而遭害者
乎今乃右購得育之省署以金藥傅之閱月餘
而瘡漸愈骨之折仍舊也乃延瘍醫曰郝氏者
以飲藥續之凡數劑而骨之折者漸相屬又數
月而毛羽之生者茸茸然又數月而神氣漸爽
能振翼為飛舞狀則荏苒幾二年矣第既斷之
骨難以藥屬終脆弱非故態也若余一念之不
忍則庶幾盡矣嗟乎仁人愛物皆吾心之良也
物之罹患吾得而救之矣以人而較之非其輕
且緩者乎余自為御史歷棘垣皆法吏也茲究
能盡誅乎冤抑能盡伸乎刑獄能盡清乎有一

於此即為曠官而天下之不得其平者實余之
辜也負主疚心於斯甚矣顧區、於一物而
加志焉失緩急之序昧輕重之宜吾過矣夫古
人有所為則紀之皆情見乎詞者也吾於此舉
為自慚而昔之一念亦勃然不可已者因此軒
為吾所倘佯而昔嘗療鵠于是也遂書以名之
將以紀吾過云

留階草記

丁卯夏五月予奉命來視道事惟時方值盛
夏廩之前佳木秀起勢入雲表階之下細草蒙
密榮葉交錯生意油然偶厠役持器械至欲剷
刈之予審其故曰凡命吏相更代則館人為清
舍宇除草穢以示從新殆不可已者予仰而思
俯而得中暢然若不欲為顧左右曰凡物之生
造物之心也而必得時以宣之故君子之聽政
觀物而察理斧斤以時承乎天也狼秀必除惡
其害也予觀階草固時物也而無所害焉其何
庸去之且御史之職惡之除思以植善弊之革
思以興利歸于仁而已矣可無事而害物哉夫
處廟堂而憂民士之志也予備員法吏日奉

寅居天下之休戚所願聞而不能也一方之水
旱尚可弗之知乎因階草而察之即暢茂而知
斯人之有秋即水旱而知斯人之無禾則民生
之休戚可徹于九重下情達而上德宣矣推
此心也事非太甚者弗去之物非有害者弗戕
之以清靜而和人以和平而養福使刑政不悖
而上下相安濟物之仁謂非報主之義乎遂
書以記之

齋居記

壬申夏五月丁亥天子有事于方澤留京百
司得從致齋列見聖人萃天下而為敬也是
日齋居讀盱江先生持敬所記述古今明識掌
彬彬如也予沉思反覆作而歎曰美哉不獨言
足以文也而義足以警焉昔孔子語仲弓為仁
曰使民如承大祭示之以主敬也夫君子事心
之學無時敢忽豈必承祭而後敬哉蓋良心易
放邪念易生故歸乎貌者或病于其中而修之
顯者或畧于其隱謂人之不及知而容可以自
欺也不知鬼神之妙無微弗燭善惡之積福禍
應之可畏孰甚焉是故君子之進德由幾微之

隱而達于事理之著澄神滌慮兢：焉若執裸
獸而事明神肅肅焉若秉介圭而對上帝惟恐
夫寅畏之弗至而邪僻之或于明神上帝得以
禍譴而譴怒之然後無一念之敢忽無一事之
敢肆涵養省察彌大彌勤殆無敬而無不敬焉
此德之所以成也其弗類者反是以敗度喪德
日益月甚人怨天怒莫知改新譬之煽積薪而
張燎原之焰決大防而啟懷山之波孰可得而
救之嗟乎吾之心即人之心也人之心即天之
心也吾心不可欺而人可欺乎人心不可欺而
天可欺乎是君子之治心即所以治人而事心
即所以事天也敢不敬哉詩云潛雖伏矣亦孔
之昭又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又云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皆言
幽隱之地神聽天監不容自欺而持敬之功必
始之以事心而終之以事天也予感先生之言
有警予之義遂從而為之辭又書之以志歲月
云

新新亭記

新新亭不知作者始蓋博士燕息所居也喬木

修竹浮鬱交翠而方池滌可鑑可濯亦幽勝也
齊安王子以制科來官因舊而修治之以其事
白余曰亭何以新名曰未之聞也既而曰日新
又新傳之釋新民也意或取諸是乎余曰然肯
哉非聞道者何足以及此夫古之君子存此心
于未發而察一念于方萌循省滌濯惟恐其敗
度而污德也故己新而益新緝熙光明無少回
愚足以基化而倡教仁育義正之用行而內聖
外王之學備矣使一念而差千里斯謬一事物
敗萬事斯裂不可得而救也是故君子慎之雖
雖然窮理者宜詣其精析義者必至于盡善德
當新也苟事而喜新則害德矣吾民當新也而
法欲求新則害政矣推此心也凡舊章之當率
哲訓之當遵先民之當程者率宜慮其始制而
究其曲防利害非遠不輕趨避俾上下相安事
緒不擾而臨之以吾心之精白以祛其弊而補
其偏如二氣之運變化無方而不愆其常也如
四時之行代謝不窮而不失其序也如華嶽之
鎮殿而不可動移滄海之容受而無所沸溢也
含太始包無象達常變通古今皆此心之新者

以擴之而好事喜新不與焉是非名亭者之逸
意乎博士明典制主議述行將有獻納匡弼之
責而王子端大澤樸力足任重蓋可與有言者
故因亭之得名者為之詞而俾王子識之余言
將有所試也遂書之以紀歲月云

湛虛亭記

陳子確菴為亭一楹扁曰湛虛曰此吾心也二
日好問從鄉大夫楊子曰象川孫子曰立峯相
與詣陳子陳子即湛虛亭而飲三子屏絲竹畧
禮文誦伐木之詩歌賓筵之章陶陶然不知物
我之俱忘而鄉國之非故也是日也塵歛煙輕
風和日暄榮木敷而綺陳春鳥鳴而歌響于是
陳子舉觴屬客而辭曰諸大夫鳴珂帝都有年
矣今一時宦遊留京讌集為歡非偶然也而吾
亭適成若有待乎可無辭以志之諸大夫率相
推讓鄉人中好問齒最長辭不獲已乃作而言
曰子之為亭子之心也而吾何以知子之所為
也陳子曰非然也方吾之為亭而名之吾之心
也然非有物焉吾何言哉王子曰子其有所為
而忘言者耶其即所以為亭而名之者也嗟乎

世之勞心而苦形者惟其有物也有物則不虛
是以涸竭而蔽塞物于物而不能超乎物也天
下之物莫大于造物二氣之生五行之用非無
事也而生生之理不滯於有不涉于無不介于
有無之間湛然虛而已矣是故天下之物舉不
得而固之凡吾之能有今日之樂者亦吾惟心
之湛虛者無所執循得以游于倫物之中而參
乎造物之妙也古今才賢不可數而全德不多
見豈其智之有不足哉蔽于物而不能識其大
是以役于形而不能游其天也吁可惜哉于是

陳子歛襟肅容洗觴更酌已而江氣蒸雲山風
吹爽剪燭留歡移席就月不知湛虛之為吾心
耶而吾亭之為湛虛也亭之東一逕曲折門曰
衡門亭之南復有小亭曰羈旅與湛虛相指以
至清隱孤鶴諸軒率有幽致亦足觀物而適志
云

登書樓記

今上宅位之五年為隆慶辛未好問以僕正受
命南來為太常卿太常古秩宗秉寅清典裡祀
不以簿書器數侵有司用是得究心典籍官舍

而與其所見之大也遂書之以自警云

之側舊有書樓題曰壯懷前卿裕春袁公作也樓止一楹雖規制不廣而窓軒四豁疏暢高潔抗鍾阜引江流俯石城揖魏闕氣象凌立而修竹茂木蒼翠蔥鬱朝暉夕陰靡所不宜宦客得此誠足栖遲好問一日登斯樓顧公所以名額者感而思作而言曰予觀古今人無論賢不肖凡別希京遠親舊未有不慨歎離索茫然若失而羈懷旅思楚楚不自禁豈皆情之不可已哉由未識其大故不能無所累也若夫豪傑之士則不然感遇聚散雖不可齊然而剛大激烈志不可奪進而用時退而自善進退有餘裕也遠而憂君近而憂民遠近無異情也故凡天下之物可喜可驚可畏可惡者萬變于前不可名狀而吾心之湛然者不消吾氣之浩然者弗饜也豈不偉哉夫事有曠世而相感者心之同也況不肖與公先後登臺省及見其立朝大節不吐不茹殆毅然丈夫也自是雖遠近去就所遇不一而直大之節終始不渝揆之古人出處之義復何愧哉予薄劣嗣公高燭深恐不德為愧前哲故式刑率循誠由中出偶因公之名斯樓

王西塘春煦軒集卷之十三

記

渡河記

嘉靖己未冬十月予受命出按三秦惟時海
晏三巨酋侵我西鄙警報徹九重用是簡書
日迫尅日就道而臺執故人以予萬里出使枉
過言別者冠蓋日續紛焉勞瘁之極至不能自
持是月念四日予陞辭趨左掖時漏下方五
鼓迨至出長安則曙色漸分矣策馬而行假寐
恍惚道之左有騎而杖劍者介冑鮮麗且其人
年甚少貌甚都也予問之曰若為誰曰予李都
尉也予夢驚而寤毛髮悚然心以為勞人幻夢
或出偶然殆無所為也明年春予始度函谷滋
南安由秦隴抵洮洮循階微旋漳渭復歸南安
休沐又數日然後次臨洮出蘭州則歲云暮矣
予欲踏冰渡河通歷九郡非早夜凝寒則冰不
堅士馬恐覆沒而河之外北為強虜南則番夷
也故晨鼓未發而先驅已渡河矣是時歲徂戒
行百事填委予目不交睫者殆三夕車中忽又
假寐而道之左騎而杖劍者仍予偕也予欲與

語俄驚而寤惟見烈風突起塵沙障天予心蓋
凜凜然詢之左右曰是為何神殆不知也予沉
思反覆若有所得蓋天子明聖則百神受職
御史受天子命以制百官百神受天子職
以護命使理固然也況河外諸郡雖守衛森列
而一線之路則華夷所同無界限也強虜突至
則危險可虞所以制其變而紓其憂者是必有
明神焉以幹旋於其間使天子威伸於天下
命使徵福於天子命使弗之知也天子亦
弗之知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信哉然予于是有深懼焉夫命使之出能使明
神之呵護者以其承君命也神得而保之矣
使或徇私而廢公惡直而好佞亂而喪節威
雷而殘民下能承一人之命而反貽一路之禍
即天子未之知也而明神知之明法未之加也
而幽愆加之是天子欲寵之而人自辱之明
神欲福之而人自禍之喪敗滅亡胡可得而收
之也可無懼哉可無懼哉詩曰神之格思不可
度思矧可戢思觀于此益信矣乃于暇日書其
事以記之欲常目而日省焉又以告之同事者

是歲為庚申月日為嘉平之既臘云

登太虛樓記

嘉靖辛酉三月予持節歸自張掖則西巡殆二年矣退食之餘偶出太微堂步觀象軒因登太虛樓而對南山一縱目焉蓋馳驅萬里勤苦終歲而得此一時之暇也維時春日舒長風和鳥鳴景物蓋熙熙然王子曰樂哉此大造之真機四時之嘉賓也吾何能有是哉夫御史奉

天子命以省方岳凡一夫不獲皆九重之憂也天子憂天下之憂御史憂天子之憂吾

何以有是樂哉既而曰君以民而憂亦以民而樂也御史以君之憂而憂寧不以君之樂而樂哉河隴為三秦西鄙古戎服也山之南則番夷蟻聚河之外則強虜雲屯使虜氛未息而民不聊生四望郊原蕭條黯澹則目之所感耳之所聞無非所可憂者天子之西顧方殷矣吾何能獨樂哉今則耕作遍野人有豐成之望訟獄不詳吏無苛虐之風閭閻之民不見兵戈得以樂生而送死歌鼓之聲日雜焉以固吾君之所樂也吾君樂民之樂而吾得以樂

君之樂矣不可者然天下之樂每得之憂勤天下之患多生于逸樂其幾至微而其末至大也天子以御史為耳目御史以聽察為見聞然一身之微能見於其所見而不能乎其所不見聞於其聞而不能聞乎其所不聞不聞不見是必有蔽者焉塞者焉吾不得而知也而吾君之聰且明者由吾而蔽塞之矣于是而吾之憂並大焉可無畏哉乃援筆命書置之座右將隨事而精察之期九重之無所蔽塞而吾民之終樂其樂也

勤政堂記

勤政堂省之中堂也以勤政名堂不知其伊始約以風有位而儆惰官也夫政以勤而舉以情而舉以之飭庶官貞百度罔不臧也何獨于省之堂而勤名曰急其要也蓋天下之理得其要則事愈簡而愈佚失其要則緒愈多而愈亂故識治者知務焉我國家稽古建官設六卿以總百司而以御史廷尉文制于其間莫不有專責也故一官弗勤則一事廢一事不治則一官曠此責之者為易見而舉之者為易勝若通政

之所事則合九官之事而事之是日喉舌之司
于凡 君上之膏澤民情之幽隱以至刑獄
之審詳奸偽之詰察無非其所事者萃萬幾而
歸之 九重毗一人而運乎天下使之流暢宣
通無所湮塞然後 天子有所責百司有所事
一官之勤惰而百司之興替繫之事一之勤惰
而庶事之通塞繫之是必殫心竭忠不以一身
之勞而勞而以一人之心為心不以一官之事
為事而以天下之事為事金門漏滴先百司
入焉玉署香沉後百司而出焉上德未宣曰予
事也吾盡吾心罔敢怠焉下情未達曰予辜也
吾請吾職罔敢怠焉深奸厚惡愚其為鬼域也
其何以防之說說殄行恐其驚庶兆也其何以
聖之斬其萌而不使之蔓滋塞其源而不使之
沸溢俾善者有所恃惡者有所畏發于心而措
之政罔或不勤也猶慮夫舉其一而或廢乎百
勤于始而或怠乎終以弁其成而惰其官也日
兢焉而不敢以或佚庶足以仰答 君心而
不愧天職也豈曰旅進退旅治一事而效一官
也哉予自甲戌以容臺 召歸俾省事每登斯

堂而繹其義未嘗不內省而惕若也今受事已
踰一載乃復有冬官之 命 明主之恩蓋
深並渥而吾未能建豎尺寸仰酬萬一求之此
心益為惻然君處弗遑也偶因堂名而繫之詞
不獨矢竭吾心已也又將以示之方來時萬曆
乙亥四月之既望也

昭德堂記

堂曰昭德昭世德也予觀古之君子務德積行
得於心而不暴著其跡有沒世而名不稱者然
而天道甚明是故積愈久而發愈光以其不及
於身者而及其子孫俾享其報而顯其德古今
不殊也吾王氏為孤竹舊家世未有求名於朝
逐利於市者迨予先君壯歲棄官自甘淡寂而
周貧恤孤則惟日不足故予兄弟得以憑世德
通仕籍若予不肖則才不及人學不及人智識
不及人然天下之賢於予者不必能用於時也
而不肖者則逢 聖主備言責直諫不以為激
諷諫不以為諛容 侍從歷十年餘一時旅之
士顛仆陸沉不可數而予得以無愆也是孰非
世德之所及乎予嘗憶先君有言吾家自先世

積德吾平生未嘗為不善天道有知吾子孫當有能大吾門閥者今予不肖歷官既久衣食日用率未敢豐奢休人所積勉成此堂而朝夕游息於其間者而思之曰凡予之能為堂者君賜也而其所以能受賜於君者非予所能也先德之所貽也於此而率德承休則孝矣苟明發有歟則世德其衰矣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子道有缺其何以事是君也可無懼乎堂成而以德名思先德也遂書之以自省云

貽穀堂記

隆慶辛未予自僕正有南太常之命得便道過敝廬宅之西隅有舊舍數楹圯壞不蔽風雨命工相度曰尚可為一堂且工費不甚大但太常禮官掌裡祀非可久曠蓋志欲為而勢不能也於是任太學生斐然力任其事取昔為堂之所餘合舊舍材之可用者從而新之迨今上改元之十月予以今官召歸則南遊殆三年而此堂造成予頷而歎曰夫士君子勤苦立身營彼鳥之為巢羽殺尾敝而後能有家室吁亦難矣然居第所以傳子孫可計日而集蓋難而

易也魯頌曰君子有穀貽子孫美哉言乎是又有大於居第之貽者各有感焉是故君子非仁弗居也以仁而貽之君子孫以愛道焉仁以弗履也以禮而貽之君子孫以敬道焉仁以愛人禮以敬人是為有道之家以是為謀猶懼其弗率也然則居第之傳非其輕且小者乎由是由君子之仁而觀所居恐其或非仁也將以情吾愛焉由君子之禮而觀所履恐其或非禮也將以行吾敬焉庶無惡於君子乎堂成而以穀名欲常目而日省之期不失吾之所存而得所貽也

感義鴈記

丁未春予下第南宮尋以目病謝客邑大夫孫未問疾以酒肉餽問生鴈一羽翼摧折縲之而不能飛也禮大夫有賜不敢不拜因思賜牲而畜吾聖師所以仁君賜也推此義焉則大夫有賜亦宜有以仁之况予素不嗜味非賓祀不敢輕牲殺一病月餘尤習淡寂居處若僧釋然且聞之鴈之為物義物也不逆倫不再合蓋得天

地之正氣者吾可以食肉而殺義物乎室之東隅有隙地焉方可十餘丈週環高垣他物不至惟予讀書之暇往往思焉乃畜此鴈於其中而時飲飼之始見予而驚避既而馴習或鳴聲憂然生意漸適居數月矣予熟視之曾未見其一舉翼也既而暑氣漸退時有飛鴈橫空而南者是鴈但昂首視之而已既而秋氣益深百穀被野則八月莫矣予居常喜夜坐是日晨起少晏是鴈行予牖下長鳴不止亟起視之則前予而行仍至畜所予復飼之則振翼飛去予恐其羽翼未成復為害中惕惕然及望益遠而勢益振予心始無恐也因歎之曰是物也有人道焉始之驚避察予志也久之馴習得予心也羽未成而不舉用晦而遠害也勢既振而亟去審幾而趨時也長鳴呼予而後去之戀予之畜養而明彼之無害也書傳所稱信不誣哉嗟呼天下之物惟人為最靈與廢物異天下之人惟君子為知道與庶民異庶民之愚不足責矣夫以君子而聞道固亦有悖德而亂倫見利而忘義者其其視此物高下貴賤為何如孔子曰可以人而

不如鳥乎噫予是而重有感焉遂于暇日書其事以記之

存鴈草叙

予觀古之大臣謀則入告善則稱君故事有終而功不居可為天下後世法自此義不明顧有為人臣而汲汲於為名者以至抗言激禍使朝廷有闕而匡救罔功是國家養士之意乎予自束髮事先皇及今上嗣服待罪御史凡十有一載深唯此懼其間糾論庶官指陳時政前後疏列殆數萬言芻蕘之見豈能悉當

其意無所抗激荷蒙二聖神智天容掩瑕矜愚率多採納此蓋淵默之仁不宜宣洩以示人者將引燭焚草以滅其迹而一念惕然若不忍為反覆沉思古之聖君語二帝三王其盛矣而廣運之化必由兼聽之明三代而下在漢若文帝唐若太宗皆無忝英主而受言納諫史傳亟稱之故致治之美亦非後世所及予不肖不敢以古人自期而所事之主則克綏文武之君也其進言也非敢以啓沃自居而所遇之時則朋日達聰之會也夫鯢激溟而勢振陽遇風而

羽揚有所藉也予之言容可廢而君上之美其可泯而弗彰乎蓋二聖功德廣大如天若不賴此以顯然昭之之多不可謂非天也由此求之而六氣而五行殆可引之而得其端矣予論事率直述無敢激抗而或有所犯者則慮之未周者也夫豈為倭或人臣義當如是爾孔子曰吾從諷諫焉吾所師也遂取前後所進疏草輯而存之

出巡儀節序

御史象執法古今稱重職焉內則立殿陛司聽察外則君德政本之大以及查理監視之細皆得議得失燭奸回而糾正之外則振風猷肅吏治自帥師方岳以至偏裨郡縣之吏皆得以明淑慝覈功罪而進退之匪獨綱紀之持屹不可搖而儀度之貞亦有秩然不紊者存方其臨制百司位有崇卑官有重輕應酬之禮抑揚之節各宜有常一或僭差即為失體至於旌節所次而地非按屬則為休雖同語分終殊接遇之際亦不可忽謹即其受之先輩得之閱歷可備採擇者與吾臺訂之以求夫中正則廢幾中有所據

不至大過亦執憲之一端也

賀侍御李公考績

天運於上而四五行各舉其職凡以生物百物也然非肅霜之威則無以斂戢之而歸於君成位於上而百司庶職各陳其力凡以凝庶績也然非秉憲之臣則無以震肅之而有所執蓋嚴凝之氣所以成夫發育之仁而威斷之功寔以養夫和平之福以是知人國有憲臣猶天地有正氣所以振飭紀綱表儀庶職而使萬物各得其所者也御史周官也以贊冢宰掌法令秦漢而下則益以糾察之權責守為益重矣我朝稽古建官列十三道為御史臺以崇風紀而河南道則總覈吏治而考其名寔以行黜陟之典蓋執憲之崇也侍御李公以文章登制科歷大行尋拜河南道監察御史今年夏例當奏績績聞天子以功德褒崇其先世蓋榮遇也臺長大夫僉以贈言予屬謂其為知公者不可以辭遂拜手而作曰夫人君不能以獨治而以政務之繁寄之於眾臣人君不可以專聽而以糾正之責寄之於憲臣眾臣職則天工代而庶事

康憲臣職則大臣法而小臣廉是臣職之共在
於務理之集而憲職之終在於綱紀之張當今
之世悲既之風行而天下之法日就於弛矣宴
安之習久而天下之勢日趨於弱矣于此而復
以迂緩優柔之術取之是猶表絺絺於隆寒而其
責其不溫也是豈辭治者乎為今之計而求務
時之急則威斷明察之用其可緩乎哉孔子曰
政寬則民慢則糾之以猛非殘民也律敵之
道當如是也雖然雷霆之震憾所以致萬物而
使之舒法令之詳嚴以警天下而使之避者者
契之佐舜而敷教也慮其敝也以武治之故曰
玄王桓撥及其教之既行也則曰率履不越遂
視既發是知法立而後之以寬則有得夫聖人
經世之義威行而施之以恩則不失乎天地生
物之心此唐虞之治所以為則天而賢聖之臣
不外乎善用時也詩曰敷政優優不剛不柔百
祿是道其有取哉予辱交於公也最久顧其巍
巍堂堂非當世阿狗者故其贈言也不以諛而
以忠知其必能受而擇焉者也公世家范陽其
先君隱居燕山之陽以清靜治神每讀禹均傳

則論其世而歎慕其為人故施濟之及其宗黨
者為多古稱燕趙士多英雄慷慨而李公沉毅
忠愍不失先世之風故政務寬大而不姑息所
至吏民罔不畏而愛之其立朝侃侃有大節雲
中回入奏邊計大為當宁嘉悅時以公輔期
待之季弟伯實今年春登進士上第德器復與
公同其所就可知矣古人謂有陰德者必有陽
報先公種德以及其子孫而公復能以忠孝世
濟其美焉由是觀之則天之所以申報李氏其
福祚蓋不可量者也因併序之

賀侍御張公考績

御史古重職也在周官掌邦國都鄙以及萬民
之治所以贊冢宰典法令也在列國謂之柱史
則因事命書是為紀事之官擬今即太史氏矣
下自漢秦以及歷世立名不同要皆職主糾察
以風天下非雄峻剛果之士不足以稱之我
國家稽古建官置內臺列十三道以崇風紀而
河南道則兼司考課以高下品類黜陟幽明又
諸道冠也故入則啓沃一人糾正百寮與宰執
相可否出則植善劬要觀風振紀代古巡方歎

之寄凡天下事知之皆可以言；之即可以行
為狹雖不加崇而權則重矣士之當此任者往
往批鱗將鱗來運耀靈其風裁之加于上下聲
烈之見于紀述者蓋彬々然有可觀矣嗚呼盛
哉繼源張公此人也早發制科讀中秘有召太
史風尋以風望拜河南道監察御史今年夏例
當奏績：開天子嘉尚以褒寵其先世蓋榮
遇也同臺諸公屬予以文予訥：非能言者顧
於公為臺末美而能規乃其責也何以辭為因
拜手而作曰 朝廷之所重者莫紀綱若也其
在當時者御史能持之以彰善彈惡振飭風
猷而天下有所恃其在後世者史氏能述之以
之遏惡揚善維持世教而天下有所畏是皆任
之重而公之所以專美也夫任重則舉之也難
美專則責之者衆公獨無所忌乎夫邪正之進退
綱紀之所係也綱紀之弛張理亂之所關也御
史之職在于守正而嫉邪揚君子而抑小人秉
持憲度將使一人有所托而萬物得其理思及
于此則世道之幸也若曰好佞而惡直比小人
而遠君子以圖便于私而不務乎公則大奉既

萬緒盡裂思及此則世道之不幸也在一身
無以自閑矣而況天下有公議乎在一時無以
自容矣而況史氏直筆乎是二者皆公之所以
責人者也公其察之得其職焉則休烈著于當
時榮名施于後世庶無負于任之重而遇之榮
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
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公之才美殆能立德而舉
職者也故敢以忠告焉公其擇之公字惟叙號
繼源沉毅正直以文學秩史院遷御史臺所至
清肅其先大夫亦久任憲職有直聲歷廷尉用
法乎總時以于公目之逆其後之顯也以是言
之公之才德固有所自而張氏之福祚又何量
耶因併叙之

題松岡圖

松岡者太常師公別號也號以松岡公有所取
也東廬王公禁直之暇親筆之圖而俾王子序
之王子筮仕官太常視公為上大夫得問禮焉
固知公之深者也其何以辭夫天下之物皆物
也而感之者存乎人公何取于松乎或曰公憐
材者也而松之為用可以柱清廟焉公取其材

乎予曰非然也或曰公治神者也而松之為物
可以儔服餌焉公取其靈乎予曰非然也或曰
公抗志者也松材美而物靈且植之高岡得以
表修潔而振氣色比之高岡之士殆不遠焉意
其取于是乎予曰是皆可以為知松也可以為
知公也而非知之深者也夫天下之物其得氣
而植者何限乎然自尊而條而條而華雨露之
而生雪霜之而隕皆物之常者也故愛之而知
所擇焉君子何取哉松之為物材其美矣生之
高岡得其地矣而其真固之性可以貫四時歷
歲月終始如一不可變易擬之君子其得君際
時有善而克終者乎此公之所以取之也公少
習老莊以清靜練神既而逢聖主薦禮司遂
歷崇階登卿座而終始一節雖燕居獨處而肅
敬不少馳雖位高祿厚而清約不可奪殆君子
而有恒者也執此而不變其無愧于松岡乎而
凡受知于上久膺顯仕皆此心之真固者有以
感孚之也東廬公為聖天子近臣其知公之
深者也行將以公之所存而告之左右焉
天子將召而問之取其說以為養壽養人之助

其優禮又當有加也于是乎序

賀思聖劉公誕麟

予觀載籍至於天人感應之際未嘗不為之三
復也夫天何心我而降祥錫類必於為善者中
之考古証今類應莫爽有不可得而歷數者予
燕人也每聞先輩言竇諫議事以為積德之應
可以激薄俗風天下既而束髮入朝過薊門
登崆峒得以覽華夷之限而識大帝之居也
顧漁山之陽隱隱可數里而竇氏材在焉問其
人曰此諫議舊里也雖時代屢變遷而其里仍
以德名問其詳則故老無傳不可得而知矣夷
考其世諫議年四十尚未舉嗣夢神以修德授
之公檢身以約而惠施宗族無靳惜後舉五子
皆登第儀事藝祖自翰林遷端明儼以下皆以
行藝為時名臣終宋之世門閥之盛者無踰焉
嗚呼諫議之積德誠足多矣而天之申報之速
及其後昆榮盛若此感應之機豈可誣哉予爰
古燕地在今代為畿方近以北虜內侵屢及荼
而邊計公需卒出民力斯人之氣息雖存也
而膏血則竭矣太守劉公奉命來是邦約已

憂人與之休息煦嫗之情若慈母也而惠濟之術又可謂良醫矣用是瘡痍之衆賴以生活公時年四十矣而元嗣始誕有緣之人歡慶之曰吾公有子矣邑大夫李公以為言予喟然曰美哉茲天之所以報公德而錫之以胤乎夫民之戴其長上猶父母也而吏人者顧有視其民若仇讎強其不能而貽之以禍者民之疾痛賴上之人為之救藥而憂恤之也乃復有視其民若土芥蹂踐而斬刈之者是豈本心哉蓋法不新不足以動人刑不急不足以得志然人心日離而天譴滋厚若水之覆而不可復而收也何其謬哉公之德能生人也而天為之植其後公之善能養人也而天為之篤其祐天無心也而不能不順乎民天無私也而不能不厚乎德肯實氏之施乎力止于宗族耳公之厚德無量而天之報稱心類則所以昌其後而錫之祚者寧復有靳耶公昔戡糾察有持斧風今以惠政救一方而民心戴悅又若嚴凝之後而有長育之化也是公之仁心亦或有啓之者矣一時縣郡之吏莫不嚮風樹德與治道同是皆承仁風而興

起者矣周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其公之所以厚吾人者乎曰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其天之所以厚吾公者乎人口德青孔昭君子是則是微其郡公之所以則公而共濟者乎嗚呼敬述天休其在是矣遂拜手而為辭

贈田省祭

君子之為善也夫豈有所為哉推吾之所存而樂其所欲為於人無不愛於物無不利也是以身安而氣和志定而情平隨所居而能適其常勢與位弗論也夫何心之有哉有所為則私矣有所私則累矣故可以為善而亦可以為不善也是豈樂于為善者乎謂之可與有為焉未也而亦何足與有言也哉田子思敬鄉之善士也居身敦樸若無智能可見及其應事處物則抑抑然未見具有所忤而失其理也不可與善人乎乃以府史歷三考授官今制凡官士侯用于銓部者皆得省其親而復其家及其奉職不越亦得從科貢序用其他入粟受官者不與焉亦可謂榮遇矣而田子則益兢兢焉若不能自勝以泰於所承是豈人之所易及也哉嗟乎

士君子自少讀聖賢書親師取友皇、若不遂
及其意得志滿則律已應物每至乖謬而莫能
自責不知聖賢之訓誠師友之講明者何物也
惡怪乎人怨而神怒福極而禍盈禍、乎不可
救藥也吾于田子而益有感矣或曰田子農家
其父守庸尤應愁在漶而稱善類用知田子之
從善蓋有所受之也夫不失其身不愧于親君
子之道也子其益勉之哉

贈呂明府西河

予嘗深思化理之原治內之臣孰有要於輔理
者乎治外之臣孰有要於守令者乎輔理之要
在於格心納忠使內外輯禎祥見而咎沴息焉
國而得良相焉則功德施于人而國無有不定
矣守令之職在於愛民利物使上下相安膏澤
流而暴戾不作治民而得良牧焉則豈弟孚於
人而治無不興矣宰臣之賢否係天下之理亂
是未可易議者守令之係於郡邑猶相人者之
係於天下國家也當今聖明御世純心用賢所
以建官而任相者蓋已得其理矣至於守令之
臣所以承流而宣化者其果才賢而罔不肖者

乎其果澄清而罔淵濁者乎其果照明而罔黷
劣者乎所以辨析而黜陟之者是在憲臣而已
矣乃若矯厲之吏飾威以陵下雖殺人而不恤
也貪冒之吏黷貨以肥家雖剝民而不惜也夫
吏風之敝其端不窮而此二者則尤國之蠹而
民之賊也然其習詐之術足以罔上籠絡之計
足以愚下顧有躋崇階而據要路者矣然明有
人非不可坊也幽有鬼責不可逃也上負於國
內愧於心吾不知其所終矣恭惟我侯西河呂
公以君子長者來視我樂亭之政宅心以誠律
己以廉其事上以禮而無所諛悅其待下以恩
而無所姑息與百姓相安於無事不矜其能而
擾其所為蓋公之愛民如赤子而民之愛公如
父母矣樂亭舊城即孤竹之疆禮讓素明東南
為溟海之濱民尤野朴易治近有無良之民恣
其頑賊以愚衆庶而民日以漓自公之蒞茲土
也顯顯肅肅不僭不戢有古循良風期年之間
故風息而風美彰士厲廉退民從儉確雖婦人
女子亦知以節義自重而不為欲惡所動者何
也斯民也三代之民也而又得公賢良以洗濯

而融之其入于善也宜矣使天下之為郡縣者皆公之所以為人天下之任守令者皆公之所以為心積之以歲月加之以勸厲優游厭飫以俟其化則風俗可同禮樂可興可以召和氣可以培國脉而吏風之敝無所奸于其間矣獨惜乎人心之不盡同賢良之不易得也余野直喜談天下事無所畏避以公之可與言也故敢因其端而竟其說至於經綸乎化之道思將以相人之說為執政者告焉公愛民者也推其所以愛民者而致君諒非無術者矣苟有以教我而俾得以廣其說焉則公之德大將及於天下矣固予之所願聞也公名鴻字時漸以賢科來尹是邦而憲臣之旌薦屢及可謂名當其實者矣茲示即其事而書之云云

送和溪荀年兄金壇尹

予讀漢循吏傳如文翁劉寵輩皆以治行之最光翊漢道因而繹所以為治者不過循循默默無所表異如庸夫賤工守其拙而不知所以遷心竊疑之意者其史氏之侈乎何事與功之不倫也庚戌舉進士得與聞廷尉大夫之政維時

旅進之士若和溪荀君蘭江姚君田南張君皆一時俊彥也予深惟庸劣之質不克負荷而沃君骨世之志又所自期吾懼夫濟世之難也故於治已治人之道其講求於諸大夫者甚詳和溪子曰嘻艱哉子之云非過也夫以孔門授受之際講明而推行之者天德王道則脩矣及其出而見用或宰而邑或為政而國莫不隨其事而質之詳是豈可以易言者哉雖然天下之事知求則得思難則易修身立政其理一而已矣夫治所以治人也必安人者而後可以治人是故以身之所先者而導之不責其速以民之所能者而責之不擾其為翕然與之相安於無事而不求所以異也人無不得而治無不成矣若大明之察、思之煦煦厲法以為威而達眾以叢怨者其政之敝者矣傳曰平易近民、必親之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其有在於斯也王子曰此吾之所願聞而未得者也古之人所以脩身而立政上安而下順治效成而天下莫不仰之其有外于此乎維昔紀載之言信非我誣者矣無何天官氏以和溪補金壇令戒行寅大

大夫長皆屬予以言予辱君年誼其相知也獨
深固不敢以多遜而溢美徒言亦非有道者之
所以相與也遂即其素談者以贈之志相規也
和溪子平易滋料持身與物不事矯飾衍衍如
也及其言天下事評陟古今是非成敗則岳如
山如屹、不可以操可謂天下之器也已誠以
其所自許者而不變焉以邑可也推其所以為
邑者而達天下焉乎正敦和以贊吾盛世之治
俾其基益隆而規益廣焉亦有莫之禦者矣是
予之所望也若夫治効駿隆勲烈宣耀昭一代
之盛華而書之則存諸太史氏

題大司馬霍公年譜

天篤國家以太平昌大之福則必錫之明德壯
猶之臣以翊贊而經營之使內寧而外謐威行
而惠流用是國祚益昌王靈益奮以其身而繫
天下之安危朝廷之重輕如泰山喬嶽尊崇之
勢天下莫不仰之國之福祚不窮而身之榮名
益遠堂然為一代宗臣考之古今不多見也
以予觀于大司馬霍公非其人乎公弱冠登制
科歷臺憲踐卿貳以至晉位上卿二朝顯仕殆

三十年竭忠報主而身致之節不可奪難進易
退而潔身之義不可汙宦輟遍乎南北而經畫
無餘策統制兼乎文武而功德多遺思公之勲
烈載之史冊公之聲績顯之當世固無俟于予
言也愛公之深而欲贊一辭具諸君子而聞道
者乎夫古今之論治者詳矣求其事理之切近
者不過曰補偏救弊而已孔子曰政寬則民慢
慢則糾之以猛、則民殘、則濟之以寬夫王
道無偏亦何至於民之慢且殘也然圖始而不
要其論事而不稽其敝非善道也昔 世宗

以明作撫治使奉法者而或過焉民無殘乎而
公則濟之忠厚屢持憲節而司考覆凡所建議
務存大体而不專于搏擊 穆宗以恭默守成
使奉法者而或不及焉民無慢乎而公則濟之
以精明故節鉞所至風行霜肅吏治清而虜氛
息輿物雍容雖未嘗有所忤而職守所闕則毅然
強立即責育不可撓居身謙抑不以智勇自
名及臨大事見大義即白刃可蹈而所執不可
移至於鑒別人物論事成敗由始而究其所終
雖金可鏤石可泐而公之言竟不渝晉俗剛正

直朴古今稱多賢公為御史掌九伐聲振華夷
風烈似晉公拒浮議定大計知有君而不知
有權貴焉于殿廷之上而必求其是氣節擬
溫公其他皆非等倫矣載考公之世系粵自有
周建國霍叔封太原遂有霍氏迄今數千年雖
時代變遷不可詳據而公則神明之後也其發
祥也遠故其流澤也長是公之功烈固天之所
啓翼而天之公生寔篤佑我國家也夫豈偶然
也哉其所惜者公以大忠自負今未衰而先零
不無未成之志公以太孝自期今親存而身亡
不無未盡之心是則為可悲已按譜公之生得
年僅六十以嘉靖甲辰登第八官迨隆慶午庚
以大司馬議定營制不阿時相遂奉身而退其
出處之正有如此乎法臺後進感公國士之遇
有知己之義遂僭為之辭將以示之方來

送桂林林節推

林生方來以任子補外郡為桂林推官或謂生
有異才員生時望且名臣後也宜器使以酬其先
世今補刑官投遐方若非所以處之者生無樂
於是乎王子曰是豈知生者哉夫君子之所以

事是君者求靖其職而已矣是故事其事則不
恤其私林生才足以自見則無不足于己者矣
譽足以自顯則無不信于人者矣而又為名臣
之後焉則于天下之利害得失進退起伏殆必
有所受焉足以制其變而履其常矣雖然天下
非無才之患而不善用才之患非致譽之難而
能永譽之難此吏之所以日敝于天下而法吏
之所事則生民之大命係焉又非他吏可同語
者蓋天下之法中正而已矣生者生之殺之則
冤死者殺之生之則縱是必克其偏私詳其聽
察慎其喜怒勢不得而撓之利不得而動之害
不得而怵之使此心常平此志常定如鑑之空
而無所翳也如淵之清而無所淆也俾人無術
冤而物無失所職理之職其庶幾矣否則毫厘
之差千里之謬人怨積而天怒從其咎將孰任
之且粵人之性輕悍而易怨重黨而好爭訟獄
不平而師旅興焉朝而赤子暮而豺狼矣喜而
嚮風怒而梗化矣至於竭籌策以徠之勞兵力
以驅之非計之得矣林生明敏果斷與人抑抑
欲戢不自勝及談天下古今是非成敗則毅然

若以為已責如豐山大嶽持立疎振而高下可
下如洪流巨津激湍趨壑奔騰澎湃而勢不可
遏蓋偉然大夫子也況其先大夫省吾公自東
髮為法吏而開府樞節於粵為最久若翁鶴山
先生又能奮跡象賢為時良大夫世德光厚慶
祚必昌用知生之為吏必能殫心殫職率庭訓
而光祖烈以永譽于天下乎不獨才藝之長而
已矣生于不肖為年家子追昔留京之役生能
晨夕我顧時或吐見衷臆予亦相與依依不欲
使生去故世講之誼逾篤生其行矣必將挽舟
共維揚泊石城朝士大夫多予舊遊也其以予
言語之將以為惕于義乎否乎生於是而取衷
焉吏人之道亦或有所裨矣生其識之

送天衢廖先生

余之始薦于鄉也唯時旅進之士惟先生年甚
少藝甚美有凌跨重霄之勢蓋畏友也今余徊
翔世路有年矣先生猶耽林壑樂玄史澹然無
仕進意今上嗣服之二年余自留京以今官
召歸于是始勸先生仕先生以余為莫逆也毅
然解荷衣無難色乙亥夏四月補即墨令乃詣

予而辭曰不肖之處出唯公是從矣顧以書生
一旦剖符結綬寄之民社恐負荷弗勝而慙咎
隨之公何以教我余為之喟然曰賢哉先生其
聞君子之道者乎夫今之仕人者孰不以為榮
且利也故泰心生焉而不知悔吝之伏於其間
矣蓋天下之至險者無踰於世路世路之至難
者無踰於縣令萬民之命於我繫焉百神之祀
於我秩焉是皆君之所以責于我而我之所
以請乎職者也乃若國之常賦不可緩而地
無遺利矣上之供須不可已而民無遺力矣饑
饉薦臻何以回天之變盜賊竊發何以祛民之
害幽隱未通其何以宣之奸慝未滌其何以釐
之豪強縱惡其何以戢之訟獄繁興其何以平
之廢墜未舉其何以修之故凡一事之失理一
夫之不獲皆縣令之憂也是故以智而御之則
智易竭以力而勝之則力易屈以利而誘之則
利易竭是必推誠心布公道殫精盡志利有所
弗顧害有所弗避則以濟乎物而不私乎已也
於是理有所弗通而思或啓之事有所未集而
行或翼之是則天也而非人也治人之道其庶

幾乎外此則峻愈多而心愈病政愈敝而事愈裂如水之流趨而益下如火之燃撲而益揚將莫知所終矣可不慎哉先生乃拜手曰公教我我公教我僕不敏故不敢承于是王子舉酌而飲先生曰識哉其無以譽為喜而以規為拂其無面從而中有所疑先生亦舉酌而酬之曰幸無以形跡之隔而忘貧賤之交幸無以世務之奪而不嗣音相親依然若不能別居無何先生行矣鄉大夫縉菴公屬予以贈言余不可辭遂取疇昔之所語者以贈之以其非諛言也而或裨于治焉先生世為孤竹人每思二子之賢企仰若不及故窮居取予無所苟抑抑如也始組成仕元季參知政事能用夏變夷代不乏顯人今伯叔昆季一時濟濟然公御史在先朝有直聲松梁公郡伯于民多惠政皆蜚英科甲風望尤著先生是行又必能父母斯民建功德被簡予以大其施顯其世而不愧于先生哲豈不美哉夫古之君子稱人之美而不遺其先明有自也余曷敢悖因併及其世焉

賀北泉李先生

萬曆甲戌北泉先生壽屆七十二月二日其初度也鄉大夫阜川李公偕諸大夫屬予言為先生壽王生曰諾敢不如命雖然竊有請焉先生林壑士也大夫何以得先生如以齒而已矣世之而黃髮而龐眉者何限也德無可賢則齒不足尊矣予何言哉大夫曰吾于先生非尊其隘也亦非尚其賢也而中有所好焉先生年始七十鄉人之中則又有尊于是者先生居常不見其修飾以自表異然亦未聞有隱過可指摘與人未嘗有所厚也而其情則無所間鄉人之中則又有賢于是者而吾之好獨于先生有加吾不得而知也王生曰美哉大夫其好德而忘言者乎先生其有德而不暴者乎夫天下之理形于有而妙于無見善而稱之安知其無不善者存非善之善也無可名而無不善焉已不得而有人亦不得而知也於是乎有所好焉殆有出於所知之外者則幾微之感人亦不得與之矣夫豈易致之哉是必默其智畧其信抑其美不矜其能然後渟渟者潛藏者潛物者促心和而氣平爾我榮辱得失聲利譽不足以累之矣然

人之所不知天有所不蔽人之所不居天有所不遺是故希夷之中而感應孚焉于其身則為福後為胤緒而享之以恒裕以適其天而毓其和于其後則為豐利為惠順而傳之以忠厚以篤其慶而大其光譬之和氏之璧藏之則深刻之則固非天下所能知而其為寶也彌久而彌重歐冶之劍沉于九淵人不可測而其精英之發徹于重霧愈久而愈光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其先生之為德乎又曰樂只君子遐不作焉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其先生之為壽乎彼世之小丈夫為矯飾之行而無恒久之德有暴著之迹而無惻怛之實竭心殫力以強其所不能而徵其所難必是以真性漓而五衷裂良心喪而百慮橫如水之決趨而益下如火之烈撲而益揚于是而求久視之術即浮丘^導之于前洪崖^子之後吾恐錮蔽之深終不可得而悟也其視先生之所養豈不塵霄遠哉諸大夫咸以予言為然遂迭起酌勸相與盡歡又俾左右取予言以識之

贈少尹張君

予觀古豪傑之士不以爵位顯崇而能奮起寒素乘運遊會以立功名如漢中屠嘉唐李世績宋岳武穆之徒皆表表然勛烈非人所及是豈素無所蘊而卒能若是耶蓋古之君子尚行而後言務實而畧文雖身處林壑而於天下之務古今之跡或有得於見聞或有得於覺悟日用之間體驗於身心者無往而非學也是以一或遭遇知己授之以職任之以難即能振厲有為以底乃績者其素則然也今之君子則不然其進身也以言其飾用也以文從容無事之時所以相尚而相與者非不彬彬然可觀也及其處之以難視之以變則顛覆失常靡然不能以自立如病者之殆而不能起也如戰者之北而不能復也如豐卉繁蕪傾于肅霜之下而不能以自存也是豈故然也哉習使之也少尹張君其家世以文學稱宦業不墜君復謹身飾行以濟其美雖身處卑官而曠志遠意初不以為見屈亦可為有用之才也已維時畿輔多盜治者不得其人率無成績監司嘉君之才遂以屬君君承事之後竭忠固効敢于有為而盜日以平其

亦可尚也已嗚呼天下之事小可以喻大方今
北虜跳梁去歲犯我京甸可謂天下之大盜也
而職兵者莫之能治焉蓋亦溺于文而玩于習
不足以成功也君果能震奮直前陳謨宣力以
伸國威如古豪傑之士乎況燕趙士古稱英雄
慨寒素之中如古人儔者不可謂無人也意
者其在君乎縱不在君君必有知者矣其盍為
我告乎吾能達之當路者將薦之於天子矣若
亦循循緘默專於文飾之流則非有益于時者
矣予與張君無相雅君之友劉君昔與予太學
同舍端確之士非苟合者也而君能與之友焉
則其為人諒必有可取矣遂即其所聞者而序
之而又以古之豪傑望之也不知君果為若人
否即君其省之

送相簾泉明府

吏之在天下其最者曰良也曰才也剖紛理劇
功効立見才者之能也天下重之推誠布公而
上下相安良者之能也天下重之是二吏者均
之有所取矣然古人之論述每多於良吏而才
者不與焉何即蓋明察之政可與達濟而不可

與久安辟之毒藥之功愈于參苓而非養壽之
術奔馬之力超千馴駟而非安車之步古之善
治者以忠厚之心為平易之政出之一人者舉
之衆庶而不偏指之一時者達之經久而無弊
漸靡所及功化日遠是故在一方而天下仰之
在一代而古今述之有以我樂亭古盧龍田其
君則二墨氏也南當海濱即二子避世之地東
望昌黎而貞士剛忠之風宛然在目賢聖之澤
不斬故士民習尚率多慷慨激烈易于為善在
聖朝列之輔地濡化尤深近以邊鄙多事百
物無所矯飾益益友也故其贈言也不以諛而
以規若夫政績之美垂之簡冊光昭明盛則史
氏存焉予何言哉

欽賜 御書跋

萬曆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上御文華殿 御書正已率屬四字召賜九卿
大臣臣好問與焉欽惟我 皇上聖學聖政為
臣下共仰至於寶墨天文則有不可得而觀者
今蒙特賜誠屬曠恩然臣于此有深思焉今之
九卿即古九官而臣職納言則夔龍其列也躬

逢堯舜之主而無靖獻之忠顧茲錫命之辭蓋切淵水之惧臣敢不矢協忠貞敬慎出納務俾上德下情足以宣達而謔說殄行莫由肆行期以仰副眷知庶幾不辱前哲臣不勝受恩感激頓首謹識

欽賜 御書跋

萬曆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上御文華殿 御書正己率屬四字召賜正卿九臣臣好問與馬臣仰承 眷命之榮恭觀天書之美 玉綸昭映親依日月之光 寶墨琳琅傳有煙雲之色誠 明主一時之盛美為愚臣千載之奇逢 臣謹摹臨勒扁一揭公署以示官僚一揭家庭以侈榮幸永彰 明賜世戴殊恩通政使臣王好問拜手稽首謹識

王西塘春煦軒集卷之十六

序

李溪南先生詩集序

嗚呼古人之詩豈獨以辭而已哉以見志也而風寓焉三百篇後者作非一家自漢魏以及唐宋其上下可考也畧乎形色之末而取其風喻之遠夫孰非羽翼正道而希聲雅音者乎若夫結構縷刻競一字之奇者則無足觀矣

國家右文宗化二百年涵濡淪浹真才輩出不獨何李群公天挺神解為學者宗冠綏之士

一時雲合率能鳴當代之盛而成一家之言殆

于古有光焉吾鄉李先生善士也少好學博涉

遠覽有凌躍九霄之意既而興三物剖百里卓

有賢譽其暇日著為詩詞凡若干卷沉鬱渾樸

有大美玄酒之味一唱三嘆之音真足以激末

風而還古朴非獨致飾詞而已矣予弱冠與先

生交交有忘年之雅及予束髮入

朝徊翔世路蹤跡浮沉篤好如昔時也隆慶

辛未予以容臺

新命得過桑梓入其鄉顧少長有倫貧富相恤

士具公卿之體民有懷葛之風謂必有子君長者從而化導之也意者其在先生乎昔司馬公賢大夫也名滿天下功在社稷且以避諠畏辱為懷不肖落落如木石而踐歷華要殆三十年於明時曾無寸補歸隱之思未嘗一日忘也何當荷

恩歸田與故人隨社飲頌太平取先生之什微吟數章陶陶然以永此日豈不樂哉凡古今才士率不能相下昔子雲草太玄究極天人稱絕學矣而忌者謂恐其覆瓿也予不肖無他能而與善一念則發于由中有勃乎不可遏者先生才矣況行足尚焉予何能已于言耶不然予非知言者也其于先生之辭又何言哉

靜齋圖序

予觀有道之士其志行則功加于時其身窮則澤施于後古今不能遠也粵南稱多賢先生少負異才抗志沉精凡六經百家靡不究也擇地結廬中國神物有凌跨震迅之意廬之側遍植蘭桂郁馥爭芬先生日考索于其間而命曰靜齋見志也業未究而卒故其名不稱先生之子

曰鍾子龍見者以賓興來遊太學為靜齋圖而屬子序之志思也王生曰世之才德之士豈必能自見乎然抑愈久則發愈光積愈深而報愈厚此天道也今鍾子昂昂若野鶴九雲千里倏忽可致先生雖功不加時而其志有所成其澤不可窮矣嗟乎進德修業存乎人者也富貴福澤存乎天者也先生無位以致其身而有子以光其先孰謂無所主之乎予二子受學于鍾子得以淑大賢之餘澤也因天理之常而測天道之微予遂知鍾子之能顯其親也遂即其圖而為之辭

賀李俊溪六十

予觀世之獲壽者豈盡出於人乎則夫為咄納服餌之說者非理也豈盡由於天乎則夫為生化運限之說者非經也謂壽之不出于人也而生之自伐可委之天乎謂數之不由于天也而莫之自致可責之人乎君子于此將焉取衷耶夫天下有至理即天也不外于吾之一心天下有至道即天也不外于吾之一身仁義忠信吾心所存之理也孝友睦婣吾身所由之道也不

髮已改而君則伉伉猶壯夫即此亦壽徵也况獲壽有道焉知天之不予君薄也今年月為君誕辰則壽屆六十有二矣夫婦齊眉兄弟無故子孫皆賢而門壻雙美不愧乘龍君可謂無不足矣由此而力德式穀不倦于終則福之所獲寧有靳乎予重君為人由中之好不容自已遂偕鄉大夫舉觴以為君壽又舉手酌爵以為君祝

賀鍾太夫人

鍾子遊太學之明年予以容臺之命南來落落無與司成范公謂鍾子善士也予

齊敬而詣子顧其人端而肅慤而有文居常若悒悒然氣鬱而弗伸也一日示予曰田也少而孤母氏茹苦銜辛育二子以成父志俾宗祀不至隕墜劬勞甚矣不肖遠遊數千里而違顏北堂載易寒暑匪莪之懷不可忘也思顯庸以立身而志有未集將疏水以終養而孝無所伸今母氏年踰七十矣不肖喜且懼焉其何以為壽乎王子曰賢哉居不遺親仁也思親而不忘自立孝也曰孝曰仁君子顯親之大者也是不足

以壽其親乎而況夫人有大壽焉夫綱常者與天地為終始者也三綱淪五典毀而天地不能以自立矣夫人承恩死之托而矢從一之志以天地之正氣立天下之綱常豈不誠烈士哉古今才賢不可數自謂明大義矣及其臨利害介得失則較計于蒙髮之末而爽操虧閑聊不自惜求其卓然自立者不多見焉其人雖存其心則死矣以是言之夫人之正氣不將與天地之浩然者同充塞乎共姜伯姬歷千萬年凜然猶生其亦得是理而充是氣者也先生能持下辱之心而廣不匱之孝推之而事上為忠敬為和平致身而致君也推之而臨下為慈惠為正直為廉立治身而治人也以至邇之而內遠之而外而處常而制變感應屈伸變易莫測理不可渝而志不可奪焉先生之所以自立孰非夫人之所以為壽乎周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在是矣不然則五鼎之養不足以為歡彭鏗之年不足以語壽有所歎也鍾子曰田不敏敢不服膺于是王子爵爵而祝曰行山千仞兮可移可量滄海九淵兮可田可桑天地茫茫無終極

分夫人抱真德而植天經宜其遐壽之綏偕永譽而無疆遂書以贈之

贈少尹朱北山

聖天子君師天下四十有二載用賢圖治萬物得理明年獻歲復當百辟廷覲之期載旂鳴鸞無間遠近我東土為京邑左輔西拱

象闕北俯塞垣蔽內制外蓋重地也維時邊鄙戒嚴師食于疆大中丞某公議長吏覲入政務易墜無以孚佑百姓督責監司守令各舉才吏以署其理于是侯氏西河以覲入遂以北山先生膺任曰茲吏也誠而確廉而平可以應上之求矣今下之日百姓欣欣然道路相慶曰吾民不幸而遭飢饉之歲地之所產不足以當夫賦之所供身之所勞不足以勝夫役之所出然而有知我者焉其侯氏也恤其貧而憫其勞忘乎其不足也戾其行矣而後得以濟之其相與以有成者也而邑之士大夫則曰夫國家置吏所以為民也民得其所則國有所依是故宜民之吏古今重之非易得也乃請予而請言王生曰古之聖賢以中國為一人擴民胞也故好惡同

焉況鄉人乎使衆之所惡吾豈得而好之也
衆樂如此吾安從而異之雖然此亦理之所必
至也夫王良善御者也以御天下之馬未有不
馴焉者而非以日月則不能也以御良御之馬
焉則忘乎其所為馳驅也忘乎其所為左右也
遊康衢歷原阪上下疾徐無往而不得矣御民
之道何以異于是北山誠才吏授之以民何所
不宜而未能化之速也樂亭之民則公之民也
事相安也言相信也是以朝出令而夕行之無
相戾也于大夫曰然王子曰是又有自焉不可
以弗及也于此而見中丞憂國之忠焉智慮之
深綜理之詳也於此而見侯氏之賢焉知人之
明錫類之宏也二公之美非北山其孰其成之
而斯民者又可謂忘帝力者矣其王者之民乎
于是諸大夫乃相酌而賀曰若侯氏者真能憂民
國之憂者也再酌而賀曰若侯氏者真能憂民
之憂而授之得其人者也又酌而賀曰若北山
者真能副委任而佐斯人者也王子曰茲可以
觀政矣夫上下同德是曰人和和之所兆而天
地應之由此而災沴不生妖祥不作百穀豐成

群物電遂吾民其有造矣乃再拜稽首而祝曰
是可為

聖天子得賢賀矣遂書以贈之

賀封君東溪陳公邢太孺人雙壽

嘉靖壬戌歲秋官大夫寅軒陳君尊人東溪公
壽屆七十二月十九日其初度也孺人邢榮壽
實與翁偕其展悅之辰為三月之五日維時陳
君宦遊京師弗克奉觴以壽其情惻然若有所
歎王子進而語之曰夫世之所以壽其親者非
齒筭之謂乎所以孝其親者非承事之謂乎然

人之得是者何限也天下有大壽焉其所引者
不窮天下有至孝焉其所施者不置而世之所
謂壽與孝者無與焉君曰願聞之王子曰古之
君子德立于一時而慶施于後裔使其世有所
藉故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德畜于一心而
功加于天下使其親有可傳故詩曰孝子不置
永錫爾類夫有所取之也東溪公德立而隱
其身故天與之凡君之立身行道而垂功于不
朽者皆公之所以為壽也是故無疆之壽東溪
有焉陳君道行而顯其親故君與之凡公之所

以命爵受賜而逸豫無期者皆君之所以為孝也是故不置之孝陳君有焉若夫徒得其壽而于時無所述能事其親而于世無所益者夫何有哉雖然善始而圖終執德之恒也有美而能規責善之備也君由此而思之即其事親者而致君其忠盡則其孝益大推其親親者而愛物其澤溥則其忠益廣于心無所歉斯于親無所忝矣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請為君誦之君乃拜手而作曰僕不敏敢不敬承王子曰天人之際感孚有道焉惟公有世德故在天有顯乎

賈慶泉劉先生遷高邑令

慶泉先生以賢科署教吾濼間不肖從鄉大夫後得御京師顧其色恭而懿雍雍如也聽其詞辨而質抑抑如也予為之喟然曰有美而不溢其知德者乎而教可立矣既而得之多士曰先生之自處以禮而與物以誠恂恂如也先生之蘊藉莫測而磊磊不形衍衍如也予為之悚然

曰務德而不偕其聞道者乎而治可舉矣居無何建言者申明重守令之議得

旨俞于是先生遷高邑令蓋用人者重幾方而簡賢父也先生行矣予辱交晚久投分亦深不可以忘言乃拜手而作曰予觀守令之于民豈惟理紛劇嚴催科而已哉固將有子民之道也夫人之育子者時其飲食防其疾危凡所以察其狀而得其情者無不至也及其長也習之以勤教之以禮凡所以植其生而成其業者無不至也是天性之愛雖愚夫愚婦皆能之然天下

之長者皆民之親也于其子而知愛之于其民而不知恤之是其智之有不及力之有不逮乎物我形而良心來也古之豪傑之才知吾君之尊即天也吾民之親即子也以事天之心而事君故能以愛子之心而愛民因其利而厚其生即其性而誘其衷致其慈愛禮節而去其欺詐凌暴精神心術之微一至誠惻怛之存也今之長民者則異於是習于吏者恒便給而寡恩飾于華者或繁穢而少實又其敝也非剝民以蓄則賊民以逞也愚乎民心離而國步蹙耶夫治

與教非二也先生以善教人必能以善養人矣
君與天非二也先生事君如天必能視民如子
矣持是心也不為利而不為物奪體天地生物
之德而施聖人博愛之仁內聖外王之道夫何
遠哉書言如保赤子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識治之深者也外此而名法而功利事小而忘
大舉一而廢百以微夫非分之獲而貽天下之
憂則非予所知矣夫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
失人先生善人也受盡言者也故其贈也不以
諛而以冠先生其識之哉

贈一山江侯

一山江侯治淳甬朞月人安政和庶務修舉壬
申秋九月復有錢塘之
命錢塘邑大而政繁民困而俗靡自昔稱劇難
以侯之才已試而效也故
簡任及之淳之人方戴侯如二親不欲其去而
侯之視斯人若赤子亦不忍言去一時耆老大
夫相率為辭以控諸上吏曰侯佐我者也胡奪
之而使去我皇皇如也然
成命既下簡書日迫侯不可留矣于是丞王子

遣使來請言惜侯之行也予曰侯之賢豈若之
可留耶今天大鵬之翼一舉而橫天故瞬息萬
里勢不可遏神龍之躍也震迅奮騰而雷雨大
作几震昏被也侯之志固鵬舉而龍躍者其何
以留雖然侯何以得此于民哉予之所願聞也
使者曰侯之奉身也甚約而其逮下也以德凡
可以錫之類而與其利者無不用焉殆仁人也
今之吏人者未有不以善自居者而求其中之
所存或未必然故難事而多怨言出而人不信
政日以急而民日以離侯之所言即其所行也
故心相親而事相安殆信人也今奪諸此而與
諸彼吾恐俗異而人殊未可以遽諧也而斯人
則失所天矣侯固恤吾之窮者吾能不憫侯之
勞乎予曰是可謂愛侯之至矣而未足為知侯
之深者也夫天下之務不可窮而仁信之施無
弗足不觀諸天乎二氣之生唯其仁而已矣故
風霆之鼓動雨露之潤澤而其化不可紀也四
時之行唯其信而已矣故日月之往來寒暑之
代謝而其功不可窮也君子之為政何以異於
是是故仁之所感而天下無不受焉信之所感

而天下無不孚焉舉斯心也殆將齊物我達常變通古今優優如也外此則以智而得者亦以智而窮以力而勝者亦以力而屈宜君子之所貴哉方今

聖主秉乾懋德崇化而股肱之臣亦莫不厭薄偽而黜智力固熙隆之會也侯將有論思之責者執此以陳善而責難致其君為堯舜而躋斯世於唐虞則治平之澤天下無不被之矣淳其過化之地也寧獨遐遺乎哉子歸而語侯氏以達吾意因以告之淳人使知所以自慶也遂偕為之辭

送憲大夫海山陳公榮遷大參序

大夫陳公節鎮平濠閱三載文熙武張百廢具興維時聖天子初政振肅巡從言官議汰監司不治者將以簡異才須大用焉於是公有江西參藩之命既下議者嘖々然或曰公文武全才昔為御史有直聲宜留禁闥已乃出督學政用人者其知公乎曰知公也公之直一人也一人出而直士將秉征焉公之文益顯矣或曰公昔鎮天雄有治聲宜留保釐已後移節早

濠用人者其知公乎曰知公也平濠門戶也天雄堂與也外戶不戒主人能晏然乎一人勞於外而天下安於內公之文武益揚矣或曰公束髮登朝盡瘁垂三十年車輒馬跡遍天下九四方之險阨兵力之充誦虜勢之強弱以至治吏之興替民情之艱虞幽隱紛謁不能以上達者胷中蓋了了然而張弛變化其畫定也平濠為陵關翰藪平濠重則京師重即授以制使之權使之鞭策諸將彈壓百夷無不可者江藩之移何獨賢也用人者其知公乎曰知公之深也夫賢才之生天所以祚國家也故維玉所使焉昔周宣之中興在吉甫為親臣而北伐之役甫實專之故飲至受社尊寵蓋盛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美之也然此其易見者耳天下有至理焉蓋天之生才也易而其成才也難才之用於天下也易而天下之用才者難抑揚之節天實尸之人不得而知也用人者思以體生才之意而成天下之才是故欲堅其強忍之志必遺之以閱歷之勞欲達其通變之才則必先之以困拂之苦一時巧利之士環視而聚笑之祇見其

億且辱矣然其賢慮由此而愈深事理由此而愈達投之難大靡所不勝古今豪傑不能違也何獨於公而疑之公昔為御史與余共事穆皇風夜在公蓋無事不同也始余列疏言時政闕失公讀之憂形於色恐余之有所忤也一日議處遺姦各出可見公毅然斷之無所顧畏吾亦不得而沮之嗚呼推此心也非大人無我之度乎宦海浮沉二十年来公之故吏多貴近牙校多錦貂矣而公始領節吾平也其在他人能無介然於中乎公則秉心宣猷曰吾所事國事也吾所執天憲也其愛物也如煦嫗而其奉法也如雪霜清風懿德卓乎為百僚師而下吏之不法者日見其斂藏如燬日當天而群陰自伏也屬夷在東鄙自昔稱傑驂難制馭公以明威示之而撫育以恩母使失所故夷情畏服數年之間烽火不驚伊誰之功乎古稱豪傑之才亦曰文武兼資而已公何讓哉余蓋知用人者其能體生才之心以為心而公之所存可謂不愧於天不愧於人矣公行矣朝廷急賢與理思得文武為憲之臣以扶綱常而培國脉端揆之

召舍公將孰歸開誠布公廣上德而通下情以還揖讓之化余於公有望焉公其識哉幸無負乎初心也公其識哉

賀阜南陸公奉常考績序

王生曰嗚呼黃虞殷周之盛君臣同德勲謨之顯炳如也然繼世之主魯執而齊驅者鮮稱焉豈皆人主之咎哉非容悅之臣從其欲則危言之臣激其禍卒使國辱身危而天下之事曾無所裨吁可慨哉是故人國之將興也亦必有忠厚正直之士特立於巖廊之上紀天綱以身任之由是百辟是式四方嚮風揖讓雍容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其利不可窮而天下莫之知噫吾不能不有意于斯人也由今觀之阜南先生豈非其儔哉昔在嘉隆之際大姦既脫君臣同心稱明世矣而言事之臣往往批鱗搏鬚期自見於天下不可謂非忠也至於投隙鑿空以行宵臆而有所覬望者亦不可謂無人焉而君臣魚水之懷由是而離矣自非天祚國家其害可勝言哉先生負剛直之氣而意不自抗矢忠貞之節而事不過激揅時補過知無不言

而中無所偏顯顯如也予時備位法垣與先生相望於戟陛之側每聽其言而察其心蓋惟欲成君德定國是使善類有所恃而和氣無所乖舉明主於登閣先生之所願也忠厚正直之士古今不易得先生可無讓矣粵自先朝由諫院遷符卿京兆今始以容臺考績閱歷愈久勤勞愈多聖天子側席思賢行將以樞衡寄之先生其何以酬特知哉夫言官之所言即廟廊之所行也然言易而行難行之而成有所不欲將取昔之所言者而揆之其有合焉否耶有所不合非初心矣天下之物殆必有失所者古之大臣非徒取其才而已矣取其中焉而天地萬物無不涵育於其間窺之莫測而出之不匱也凡足累吾心而害吾中者是道之蠹也先生其識哉此非予言予有所受之也長公平泉學解賢之學者也先生歸以是而語之當必有所講明知人臣謀國之忠事君之義約不出乎中和之外過不及皆非宜也而可謂之中乎若夫容悅之臣則自棄於吾道者也又何言哉又何言哉

黃鳳巖先生文集序

古人之學尚行而後言文何事哉然而道非言不顯言非道不經道在而文在茲矣言何可廢乎孟子曰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噫非言之難也中道之難也由是而觀則知文之詭於道者皆淫辭道之詭於聖門者皆邪說矣是故董生之學不優於荀卿而正誼之旨炳然與日星並明昌黎子之文不富於楊雄而博愛之言沛乎與河海同流斯其為正道之羽翼人文之標的而大有功於聖門也我國家二百年來

神聖繼作道化淪洽我皇上英哲當天勲文基化誠天地開明之會也一時學士大夫率懿典以淑風先篤行而維世者亦可謂彬彬然矣若乃薄庸行而事靡文侈蔓辭而激危論援經術而從異端軒眉張目爭雄長於藝林者亦不可勝數也以是而揆之聖門之言則非庸言以是而求之聖門之徒則非吾徒矣是豈聖人之道高遠而不可企及耶道本難言多言而不由乎道則自絕於聖門矣先生南國之高士也少負異才奮遠志有御風驅霆凌跨雲壑而直

汗漫之意至於博觀

則六籍百

家之言靡所不綜意氣或違則拂衣動色望
然去之若野鶴驚飈倏然高舉而孤鶩之狀不
可近也見之文章亦惟率其所為而不屑於
古人之所由然而沉涵漸漬久而不厭所得之
多又有不規而圓不繩而直者存形之議論則
閎肆激發睥睨一世而自信不疑即雄帥當避
其鋒下視詞章之士何異羽化神遊而凡世之
所共美者悉見其醜惡殆難與之絮短長也孔
子曰不遇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獗乎先生殆其
人矣使其得從七十子遊而以聖人為依歸余
恐琴張原憲之徒將不得獨稱於聖門而董生
韓子之賢容或生同其時亦當以之為畏友顧
顧上下何多讓也惜其道與時違言雖文也而
不得上裨乎王猷辭雖工也而不得登歌於
清廟道腴之真醇肉食為可鄙也泉石之優游
蒼生之不幸也感事臨文良可歎息雖然先生
之位可屈矣而其氣常伸先生之志則拂矣而
其心常泰先生之功業不見於當時矣而其聲
稱將不沒於後世以其得較其所失其輕重不

待辨矣孰謂先生之言可終廢乎哉余於先生
為同年士投分最深因其請而為之辭蓋重其
人而惜其才也不然余非知言者也先生之所
學先生能自信之余復何言哉

玉西塘春煦軒集卷之十七
序

明時保障集序

嘗觀古聖人應運乘乾以圖化理則必有忠貞之士宣力內外為之佐佑然後事不勞而功施博故相岳舉而帝德光丕弼協而王道隆成功之盛巍巍乎後世莫及焉嗚呼豈偶然哉天啓之也聖天子御極四十有三載純心用賢視古帝王不異是以人和政通萬物得理至於夷夏之防軫念尤深乃苗虜跳梁東鄙震驚天子曰嘻茲虜匪茹維封疆之臣克力乃績于是謀之師衛林之廷議期得明德壯猷之臣與圖大計維時大夫溫公節鎮北平文謨武畧士論所推僉曰畿邑重地安攘之計非公不可由是聖衷允俞簡命有歸公毅然任之不以為難攬轡之後東人謳吟思之乃據公經畧之蹟繪圖凡三十而演其說為集凡三卷載其德而不忍其去也王子曰嗚呼是可謂不悖德矣而未足為知公之深者也昔韓忠獻之宣撫西夏也威信遠孚西賊膽寒彼一方之人若不可一日

無公于西者及其入而執政也補天救時相業大光而天下均蒙其福是朝廷之上又不可一日無公矣然以輕重較之魏公才德之全豈西人可得而留耶自溫公之經畧吾平也竭精求理外而邊鄙無虞劉之患焉是能生吾人矣內而郡縣無苛虐之政焉是能養吾人矣然所及有限焉則所施有未究也今秉持紀法為百僚之表儀贊理機宜為諸將之司命在當宁則有所倚毗而無宵旰之勞在天下則有所依重而無震動之虞夫公以一心之憂危而能俾九重之逸豫以一身之憂勤而能致天下之真安宏濟之功其所施有量耶用識我皇上安內之仁其大如天而公之庥澤則雨露之霑濡也故物無不敷擡外之義其威如神而公之聲靈則雷霆之震擊也故物無不懾天以化理之隆而付之真主斯以功烈之偉而畀之賢臣明良之會古今符合焉可誣哉余辱公臺誼且東土其鄉國也高山景行崇仰非朝夕矣閱公之圖而誦其功勃然之懷能已於辭乎遂援筆而識之公號三山家世雲中昔為御史有直節

權貴飲戢歷鎮幽平二路風裁凜然而仁恕之意每行於嚴斷之間即古良大夫何以過是亦晉權大中丞振舉方新勲猷蓋慙由此而入掌機衡和元養福又將使萬靈胥邑四夷咸賓無為之治聖明終有賴焉然則唐虞三代之隆不有在於斯乎不有在於斯乎

送太守閻公遷山西憲副序

大聖御天興理簡任賢又功烈峻卓惟平縣為京邑轉壤禮化首出而除戎和內其責逾重太守閻公昔以臺郎來典是邦出簡予也公廉

立正直而濟以精察是用吏畏民懷百務遊刃治平稱最焉先是北虜巨酋自青海歸雲中北鄙震驚天子愾怒思得首首俘闕下慰九廟靈文僚武師此極其選時憲大夫員缺狀聞當事者遂以公行亦承

上意而授之知克荷也秋防屆期簡書日迫多士大夫計無可留乃祖道於灤水之陽因屬予以贈言夫三閩為予昔舊遊而宣大之疆亦行部相屬任重而事艱敢不為公告之夫二鎮之兵號三十萬蓋以調集之衆各邊為望兵不可

謂不多矣迨糧出之郡縣行賞給之帑歲竭天下之力而養之食不可謂不足矣樹閫列營分地而守之警報一聞九重旰食勢不可謂不重矣猾虜叵測乘間而來則揮刃為雪流血為雨主將逐隊而出氣奪胆寒若鼠失穴虜退而殺人冒功虛文脫罪覩然不恤欺天罔人于斯至矣公之行有兵食之寄糾察之責也其知難乎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人臣受明主知遇蹇之匪躬分不容逃而況時有可為機無所遏思艱為易茲其會乎在昔周宣承烈外畔內侵敝也甚矣而卒能定治保大中興勃然者由一時佐佑之臣壯猶如方叔維翰如召虎而南仲之赫中伯之蕃又濟焉出是以南征而蠻荆來威北伐而獫狁于袞經營而江漢式辟蕃宣而文武是憲王化以行周道大光是雖宣王用賢圖治之效而諸臣贊裨之功胥有賴焉公之期待非出古人之後而所遇之主又文武聖神之極揅其弊而通其變主握其樞臣代其用心德惟一謀策畢舉則神運六合氣凌八極雖大行可經滄海可丘隤虜一縣之力將

授首請質之不暇矣若曰習舊玩常詭_レ為目前計兵多而無制以用夫不教之民是自敝也食足而無經以委之不窮之經是自困也其可以恢安攘之畧底蕩平之績而酬特達之知也哉公曰唯_レ先生非空言者敢不志之于是諸大夫迭起洗觴以為公壽又述其詞以導其行

送太守廖公

春泉廖公守平梁之三年吏治民和克當 聖意乃晉擢憲大夫節領雲朔 命既下邑大夫宋詰予而詞曰太府廖公視政吾平久矣育民

如子治民之事如家休養節縮惡周不周至於創制作法防姦燭微有經有術群下畏服殆若神明利興而弊革郡縣下吏依戴即嚴親而嚮承為明師式刑所存度幾自治今其行矣吾何怙乎先生其有言先是公承 新命平諸大夫士僉以文見屬業已諾矣夫詞煩則支再則瀆謀_レ不已得無過乎大夫曰言畏多善言宜詳古之聖人聞昌言則拜而彰善錫類亦先生所期也又何以辭予謂之喟然曰賢哉大夫其親止之誠而知德之深者乎遂作而言曰軻氏云

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者然後能服天下信夫今之士大夫持一善焉則恐恐然忘人有同而無以擅其能也然私心所存終鮮允臧祇見其狹且陋矣公仁厚正直吏事曉暢而與人為善之意恒拳_レ焉郡縣質成必隨事開諭斷之以義而不遺乎法務使民受其福而政無所蠹郡吏所為或畔于理亦兢_レ然畏其愆責而急于改新至于善有可擇藝有可名者則虛心採察愛之若已出嗚呼推此心也豈直守一郡鎮一路澤有所施而福及其身耶

古之明相道者斷_レ休_レ若無所長而天下之技能猷謀萬有不窮悉為所用以究其業而成其大辟之泰山萬仞不見其崇而諸宰之環列悉其所宗滄海九淵莫測其深而百川之流注悉其所受是用功加社稷及億兆旂常紀其烈而子孫蒙其庇稽諸往古同歷_レ可鑒也其不類者反是故考人者不專于才而取其德不量其能而觀其度非以名位言也即公之才猷而得其蘊蓄其功業豈易究耶我 皇上軫念邊務明得杜橋之臣與國大計宜詔有歸則公

其人也或曰邊人驚悍成習長上多寵絡之計故積弊日深而法紀日隳公明察或非所宜予曰是大不然夫事興于有恒功墮于罔誠致飾于聲音笑貌之間而實不足以孚之人心之所以離也公嚴斷之中而一德不回漸摩之久則人與其信神鑒其誠和順所積效孽不生彼龍躍重霄而雷雨震迅虎嘯崇阿而風颭飄弗颺魑狐狸將恐懼潛伏隕死滅跡矣其何能為詩曰神之聽之式穀以女與正直也其在是乎大夫曰然先生其知公者請志之遂次第其辭以為公贊且以言別

送廖春泉

制師趙公以上卿鎮北門既視事列疏曰維冀北鄙當虜衝在朔靈尤要害虜情矯黠逐利而任事者庸害無以祛臣愚豫防之慮先於治內全勝之畧在于得人故仲父舉而霸業光樂毅致而積恥雪已試之藥也為今之計惟舉異才責成効便下廷議僉以公為才足承詔得允俞公聞命毅然以國事自任載旆東鉞期口就迫寅大夫少府曰任公別駕曰蕭公曰鄭公節

曰高公遣使致詞述公治行之美因以代言予屬情篤而辭文雍雍如也主子曰嗚呼天生聖人撫運長世享太平無疆之休其亨貞之會乎間淑所鍾賢哲輩出守常任難各得其所護策斯舉理效畢臻妖祲殄滅無以奸紀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其在是夫乃拜手而作曰夫士君子立身所以異于人者以其聞道也故能獨行特立利不為渝害不為惕身任綱常之重道濟天下之阨功德加于時而聲光施于後疑疑如也世之小丈夫則不然輯詞飾貌為苟且自

全之計事可以因人而成利可以乘時而權晏然無故固未見有不足也及其負之以重投之以難則志頹氣奪靡然而無以自存國家養士所以為民也即此輩何賴哉我皇上明聖當陽厲精求理一時佐佑之賢雷奮雲興有猷有為至於安攘之計戰守之策則軫念逾深而戒諭逾嚴趙公社稷重臣謀國之忠無異方召而得公管樂之才以振厲作新于其間其允濟乎夫邊紀之飾其大曰選賢仕將練兵足食次者信賞罰申誡令次者嚴斥推謹詳詳分

布次者重責成省調集寬文法從便宜此皆我
機之要綜畫為難和眾安人議無出此至於官
和之糾民隱之恤散政之釐寬獄之滌則憲紀
之常典章具存議無敢後者也夫事知其難則
志既定而謀用集務急其先則序不紊而功可
其內政有絃外侮有防折衡于尊俎之間而舒
憂于廟堂之上冠亂以遏鯨鯢以焚順治威嚴
之美當於古比隆矣芻蕘之詢先民不廢焉公
其擇之河洛為天地之中古今稱多賢公秉受
醇和之靈而出除昌明之會故精神心術之微
若或啓之平濤之治謹身帥先視古循吏媲美
故禮讓之化蒸然興佐郡群公又皆一時
儒彥謁彬彬可語同德詩言豈弟君子民之
父母茲有微哉公其行矣北門大計一人與其
休戚天下以為安危由此而振策定功光翊明
盛君臣美垂之不窮紀載之責則太史氏存焉
予何言哉予何言哉

贈柏源陳先生

柏源先生以閩右名賢視教于吾鄉凡五踰期
懿德所敷洋洋乎士作而化興也德藩於有屬

終

聖表寵予維時輔導員缺司衡者若難

其人于是以先生行蓋重其任而授之才也今
夫士君子立身以聖賢為師忠孝自期此心同
也至于感遇會合通塞異轍則有不可得而齊
者世不同爾三代而下治之近古者莫如漢明
主異才亦彬彬乎足稱矣然會屬風雲者誠多
而絨恨于涸轍者才足憐矣樂偕魚藻者誠多
而啣悲于向隅者志亦苦矣是以鄒陽嚴忌枚
乘之屬皆一時俊傑而齊梁吳楚之君又世主
之親宗使其道合而言從則君臣之榮譽固可
垂之于永世矣而終于淪胥若此豈不惜哉先
生以仁厚之質而持恭謹之節行己之端固可
求之于古人矣而所輔之主又天子之懿親
為當世之睿哲天下之士揖仁風而頌令德者
何限也而先生身親見之以睿主而得賢臣
魚水之投其樂何極由此而忠謨日陳則臣職
供而裨益滋深由此而主德日新則藩職恪而
春命益渥君享其逸臣與其休上下交而德
業成其在茲乎嗚呼先生可謂不負所學矣昔
在壬戌予以三秦之役采風咨賢每嘉先生之

應孝也故所知為深來教吾鄉顧其謙抑檢束其人如玉幸一方得師也茲其行矣過主如此而能彈其忠以事之又將喜名藩之得良輔也先生行矣追令儀而想高風其何已于言于是乎書以為別

贈西溪劉君

嘉靖庚申予以三秦之役取道平山維時萬里出使內顧慈闈意既遲遲而耆老大夫縉紳先生列帳祖道者又繙紛錯陳下不可以速故未次舍而日夕劉氏為柳城大宗西溪君齒德足尚者也乃逮予過廬而致詞曰谷風含淑盛物生妍途長僕痛日沉宵寒先生獨無思乎夫急君忘家臣子之節也而靡盬之悲雖古人不能已焉先生其何如于是剪燭流觴諸孫環侍更迭為壽禮意綢繆融愉主人義重客亦忘倦可謂極一夕之歡矣侯吏啓行斧鉞戒嚴義無可留君復舉酌為別言訥然而意不自勝顧予而屬之曰僕竊伏林壑朝士大夫塵泥異迹而今乃得奉辭色譙談為歡非良會乎天大賢所象曜為勳德聲之出徵應與協顧僕衰

殆入八

以甚計之得中壽矣先生不我

薄則一言之惠重于瓊玖子孫守之以為憑藉僕之不朽其在是矣予為之喟然曰賢哉履滿而居卑豈不賢哉予聞之仁者壽君仁人也有德者壽君有德者也壽考第祿夫有所召之也其何庸于予言雖然予于此有感焉而不容已也方予之嚮命而出也老親垂白幼子未髻皇皇然而不能顧者非薄德也蓋以秦隴為京師重藩而強虜內逼三陸震驚疆圉之憂日岌岌矣用是寢不成寐食不知甘思以奮飛而赴急而親私之教戒日諄諄焉惟慮其後時也然人臣報君之日長而事親之期迫雖旦夕之稽亦君子之過也而君之勉我獨以使臣靡盬之義焉古者求忠臣于孝子之門君非仁人而能錫類以孝乎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由其德以徵其言其深矣乎一德之召而諸福應之以及其身則為豐利為康寧為胤嗣而享之心恒久以頤其天而毓其和以施于子孫則為孝友為勤儉為榮利而承之以謙退以厚其生而光其先皆君之所貽也澤之所貽不

窮則壽之所臻何限乎世之小丈夫營私逐利求升斗之儲也及其所願既償則傲岸恣佚以疏其親交而恣其驕侈子孫慕之以為計得遂放于禮而濟其惡故福澤未及而傾覆隨之其視君為何如自是塵車奔走殆數逾年而君之語我者未嘗忘也癸亥冬歸自晉陽甲子春以先慈制東來又三年為嘉靖丙寅冬十月望君誕辰也則壽屆八十有三矣昌黎龐生承君意以舊約來請夫世事茫茫變態于瞬息之間者君風雨然而不可以逆料也君與予為約于七年前而尋約于七年之後君之康強如昔而予之踪跡通此淹留益知其分之有定而緣之非薄也其何以辭遂即昔之所以相語者以贈之非虛美也君名學字其別號而溪性儉質好禮而樂施抑之如也四子九孫伯子曰文仲官定襄幕有庶聲諸孫克肖能自立而思恭思問思敬能治儒業是稱美才是皆天之所以鑒君之德而厚報之也以是言之然則劉氏之福祚又豈有量也耶因備述之

贈掌教靜泉王先生

聖人不外性以言道故理不滿而道明君子不離道以為教故人易從而教行自異端之害正而聖人之道不明無父無君而天下之亂興矣偽學之亂真而君子之教不行遠道于譽而天下之禍階矣韓愈尊孟軻攘邪說可謂道濟天下矣然師說行而不免於強顏之謂程氏紹孔子倡正學可謂功在聖門矣然洛學盛而遂蒙乎分黨之譏夫二氏之賢以身任道而為後學之師猶不能挽夫末流之弊如此然則斯道之明正學之傳豈易言哉我國家重道崇教因性牖民以淑天下是以章縫之士莫不承德嚮風優游于大道之化矣然而論道德者或未脫天功利之習宗孔孟者又或溺於申商之說方其未用也摘章摘句非修詞以立誠也日程月課非忠信以進德也夫心術之既壞則氣節可想見矣及其既用也榮身之念重而許國之誠日非干祿之謀深而盡瘁之忠自懈夫治身之無術則致君非所望矣此天下之通弊非豪傑之才鮮能出乎流俗之外者樂亭為孤竹舊疆冥濛處東海之濱即伯夷避亂之地故其宗讓

而好義大聖之遺風不遠焉以今言之則士習
民俗亦有不盡然者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
以直道而行也豈人性之善古今有殊耶是在
導民者加之意焉耳先生之視教于此也以氣
節自持而與物無忤以庶靜立心而遇士有恩
便無擔石之儲而周急之惠不靳于此施俸無
終歲之計而恤喪之禮或竭其所入至於教人
之則又皆本于人倫日用之常而不喜為過高
難之論是以一方之士翕然從化駿：乎有復
古之漸焉先生之教不可誣也雖其位望之崇
果未可盡擬之古人要之力行爲善亦可謂有
功于名教矣侍御董公按部之日嘉其賢而旌
之邑士大夫謂不肖爲先生也因屬以贈言以
義之不容已者也遂其陋而序之先生名集字
公輔別號曰靜泉以見志也家世襄城以德義
名故代有顯人先生少負才名動以古豪傑自
期待若夫屈已枉道所恥爲仕而請職不愧于
忠自好立身以承先緒又不忤于所生者矣稱
人之善而不本其所以自豈予之心哉因併及之

戴得齋先生詩集序

言詩至三百篇極矣究其宗指其在宗廟爲論
功頌德之歌其在邦國爲止僻防邪之訓將以
正性情而諧律呂感天地而動鬼神非空言非
漫爲也隆古而降以詩名家者世未嘗乏人豈
不神解超悟稱雄長於藝林也求之性情果得
其正乎求之倫教果無倍乎靡文雖侈而實用
無取吾不知其所爲者何謂矣以予觀於得齋
先生豈獨詩章之美而已哉先生少負異才
讀書服禮義：乎有凌跨霄霓之意既以世業
晉典司隸司隸爲天子心膂稱榮遇矣先生
則務簡約而遠聲利抑：然居身如寒士其暇
日著爲詩若文凡若干卷大約近質而點華重
意而畧詞適性情之正而得風規之體今觀其
後事詩云十年磨巨闕一笑執金吾樵者詞云
深山無人饒古木樵父株薪代播穀功德寺詩
云紅雲連魏闕白雪壓高岑閑淡雄遠各極其
趣真能脫勢力而甘淡寂有振衣崑崙濯足弱
水之意夫古之論人者率因言以觀心因文而
考行今觀先生歷榮祿掌禁衛殆三紀而垣堵

蕭然室廬至不蔽風雨而安貧樂善終歲無戚
戚之色讀書力行若維日不足者燕趙士自昔
稱多才求其廉靜端恪如先生不多見也其視
詞蕩而情佚言是而人非者豈不霄壤遠哉予
自束髮登朝僭位執法與先生共事二聖
相望於戟陛之前心竊重先生共事而先正莫
之知也及今上秉乾子自容臺呂歸先生
乃以所為詩若文屬予以言義氣所激殆不可
辭遂取全集誦之益知其有德而有言也古稱
彬彬君子先生其何讓哉敬書之簡端將以俟
知言者

送太守觀山顧公榮遷憲臬序

漢史紀循吏甚詳不具其異能而取其宜民自
後世視之其行事之寔非甚高而難繼者然其
毅烈之美光揚簡冊風澤之遠旁施累世如
崇山大壑其勢不可踰其利不可窮也何其偉
哉乃若巧吏之在天下或任法以蓄威而今無
不行或運術以收物而人莫可測剖理發摘鋪
校變化周旋轉移之間事既集而名心起飄忽
伏隱微之机風雨不足喻其疾鬼神不足喻

其深也彼其自待之厚亦以為吾政可以備天
下吾術可以愚天下而一時功名之士染指於
旁覩者亦以為當世有若人可望而不可及也
不知聖人有至教其端本諸君子有大道其出
本諸誠達天不祥去誠無物故術愈多而智愈
窮事愈巧而功愈墜吏風之敝職此之由自昔
有明監也以予觀於觀山公豈不誠循吏哉昔
聞其語今見其人矣蓋公之秉心以仁故物無
不愛其運治以心故物無不孚其議獄也務寬
厚而薄深文故民和而訟日息其臨下也貴
簡直而惡苛求故法行而人不犯至於應立之
節如貞女飭身鳴璫百結而宵不下堂也孤介
之操如烈士伏節而剛忠百折氣不可奪也治
郡數年凡出一言行一事究其始終表裏皆合
曾未見其或欺宜其言出而人信風行而化速
如此昔吳廣州飲甘泉而懷二賢有所感也今
公所守土即夷齊舊封故曠世之感視昔人尤
深公世家姚江為古今文獻之國故聞道之早
得先哲之宗巍巍巖巖二下視巧吏何異日月麗
天高朗光潔而爵吏微芒皆虛焰矣軻氏疑武

成不欲盡信吾不知指吏之在當時真能如所傳否也真能如我公否也方今聖明御極體道法天尊王執而賤伯術急賢與理寤寐日動必執聞用知師衡之召不逾信宿必有所啓沃以天道而廣皇德以至誠而運化樞育物和元參合無間明主將純心任之治本既端吏風自淑義農之基緒益隆黃虞之登閣可擬公之功德又將與岳相並名太史氏將特書之予復何言哉予復何言哉

孝感重明冊序

予觀天人之際可畏哉感之者無心應之者無心而默運之機混淪睚眦蓋至微而至察至疎而至密至遠而至近福禍之從有毫忽不可易者存豈不甚可畏哉然而遷史之傳述迺于回之夭穉之壽反覆致意焉是或一道也豈天之無可據為善無足恃乎噫此其感憤之言有激于中也天豈無所定乎君子道其常斯可弗論矣名山尉丁君司徒大夫克宗父也勤王事而卒于官妻自君受過哀而喪其明大夫痛父

而傷母泣血籲天曰某薄德藉二親麻澤受祿于君思立身而顯親酬罔極也父死勤事而養不獲終母失所天哭而喪明沒不可起明不可復天地雖寬此身殆無所容日夕虔禱積數年所乃醫自涓南來號于眾曰某孺生也吾能使危可復安瞽可復明也特大夫方守馮翊聞言而心動又虔禱焉其詞猶昔也遂齋戒卜日以舉事屬之醫以金針當之須臾而明復聲動三秦咸以為古今所罕聞也嗚呼此豈人力也哉夫古之稱良醫者期于十全而失之三者亦不以爲平至傳記所稱解肌救腸刮目剔骨之說事雖有傳而辭多不經故寥々數千載後不復見其人也豈所聞與所親異哉若廼忠臣孝子賢夫烈婦精誠感格徵應立見則古今稱述一一可考焉率皆出于意料之外非人力所能至者則天爲之也然而忠臣者子未必孝婦烈者夫未必賢豈天下之全節天或有靳乎人哉蓋天地精英之氣難合而易漓故全才全節之美古今不多見數則然也今丁氏一門夫曰賢夫而妻為烈婦父曰忠臣而子為孝子萃天

地難合之氣全天下難全之節斯非天之所
獨厚乎較之一事之善一時之感又不可得而
測言矣宜其威應之神有如是也且大夫威
年負雄畧而有惠德持此以事君則親之忠逾
光持此以育民則親之澤逾遠持此以靖節
則親之烈逾揚持此而傳之子若孫俾世守之
篤忠貞而服王家則親之世逾顯天何心哉大
夫誠有以召之也而世之間大夫之風者蓋勉
勉焉往未風而歸厚俗則大夫之世德益衍而
不窮彼以未定而言天者則或然之教也復問
疑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教又曰淑人君子
正是四國請為夫大誦之因命書于簡端

王西塘春煦軒集卷之十八

祭文

祭董封君幼海父

維萬曆參年歲次乙亥六月戊辰朔越二十四日辛卯工部右侍郎掌通政司事年家晚生王好問謹以辨香束帛致祭于

誥封通議大夫董老年伯之靈曰惟公質受醇靈氣鍾間淑少負岐嶷抗志絕俗拾載膏焚參餘文足長窺典要遠覽高躅聖賢我師仁禮是服有錦而綢有玉而璞文理中涵幽潛不暴君

弟諸教天道惟公錫之哲胤從以勲庸肅宗伯直節如矢宋之正叔漢之伯起尊主之仁庭訓是循致身之義寔成先志天祚聖朝會際登闕天厚德門大忠篤生王道既隆公世亦顯公壽有窮流澤不斬群賢彙進君德有為奸兇之誅惟公之功譬彼茂木托根有地相彼流泉發源有自公才未究公施不墮天恩滋至大莖禮成知公含笑優游九京問於令子愛猶兄弟規儆相資期于共濟仰公明德尊而且親聞公之訃簡涕傷神緘詞寄遠聊見鄙忱英震

不沒庶有感于斯文尚饗

祭都省吾進士

嗚呼先生遂已矣乎世之可痛惻者莫過于哀死發乎情也哀死之極而恤其生則其思愈深而其情益切矣吾于先生其曷能忘情也哉夫君子立身其始進也莫重於登制科即豪傑之才未有或異者豈斯世盡斯人也而無高舉遠覽之士乎蓋天之生才以適用也才而不用與無才同居今之世由今之途即由賜之賢而不

藉科第之選亦終于沉晦淪落老死丘壑與草莽同耳時使之然也先生以卓犖之才奮起寒素哀然而薦于鄉又貴然而儀于天子之庭不可謂榮過乎非獨所親者望之以終其身所知者待之以究其施而錫之光也即登庸之日固已名滿天下有不愛慕之者豈情哉今不及宗朝而長逝溘然若此凡世之以為榮者孰不以為哀哀其死者孰不恤其生而歎死者之不可起也其痛惻之情能自己乎嗟夫人世浮榮若幻夢雖好惡不同未有不寤者而先生則寐之未成者也又如燕歡離情態不同未有不解

者而先生則亡之未落者也夫文木之生藝而踐之無惜者焉實而殊之無惜者焉惟夫桑幹丹榮郁馥方揚而遽墮于雷湧電耀之時則見之者未有不于邑者也嗚呼痛哉傳有言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先生之神非與物速化者其有知乎孤兒號哭哀而淚盡寡妻望之欲從而莫及先生誠有知也必將為凄風慘雨以舒其不散之精也嗚呼痛哉某等辱公桑梓及瞻輝光感輝燁之易化歎造物之茫即一身不可信有所馳神于萬慮苦營而自戕易水悠悠燕山阻長雨散星沉公歸何方嗚呼痛哉酌一觴觸目興懷不知涕泗之沾裳嗚呼尚饗

祭厲都諫文峯

曰嗟乎君臣相遇之難也會合之諧謂有不田於天乎負豪傑之才者而或病於所遇之時遇有為之主者而或阨於所值之機以豪傑之才適大行之會可為也而又或有以沮之是豈獨人之咎哉予不能不歎息而流涕也昔在先皇總攬權綱明察幽隱其於忠邪賢不肖之辨

若燭照而龜卜也先生負蹇諤之志而居諫諍之司遇主逢時明良之會非千載一時乎由此而振策奮庸屬風雲之會而揖唐虞之盛辟之千里之駒御以王良闕八極而窮九寰特聯息耳然雄遠之畧一試即滯至沉鬱以死焉是必有沮之者矣而豈人之所能至哉古之高明之士在漢若賈誼在宋若蘇軾皆可以語豪傑之才矣而所事之主亦非不足與有為者也彼二子者卒拂鬱困阨以終其身自一時言之天下之公論未有不歎息于邑哀其志而惜其才者也然其直大英發之氣或見之於志行或發之於文詞蔚然洋洋殆有窮天地而不容泯沒者視之榮利以厚其生沒世而名不稱者其輕重之較豈特倍蓰已哉使即二者之間而君子擇之諒不以此易彼矣先生之直節不愧于諍臣而文章之美殆可與古人並驅其議論之是非人品之高下千載而久當必有定論也故其所窮者身也而其美則不可遏所奪者位也而其氣則不可抑得失存亡何足為先生計之悲夫一元一生乃見交情問自弱冠抱藝受先生知

雖塵泥與勢而期待不我薄也先生已矣計聞
滋久而不能寄哀于一辭也豈今昔之有間耶
宦客塵勞為懷亦苦矣先生英靈當與日月爭
光明者其鑒予言哉嗚呼橫山哉二千仞之尊
灤水決九淵思深邈念高風不知涕泗之沾
襟嗚呼尚饗

祭金生子輅

曰嗚呼子輅不從予遊久矣尔之言猶在耳也
尔之容猶在目也而子輅已矣識其言憶其容
而惜其志也吾安能不哭之哀而痛之切耶哭

之哀而痛之切也又安能不思之深而責之備
耶嗚呼追昔予之遭喪也同遊之士咸謂禮出
賢者而事欲其治焉子輅以為喪以哀死非以
為禮也故夫子曰與其易也寧戚眾為慄然君
之平居雖寒暑極勞而衣冠之肅無愆容雖幽
獨至而莊敬之持無邪心至於立志之遠又
恒以古賢智為期而不汲于患得之圖予謂
吾門有子輅可以長善而救失殆古之益友也
使其志大行則世道之裨豈淺哉而今其已矣
予何望

四

才之避難奔突者無老幼也子輅非可以輕死者
獨不宜少避其鋒乎昔管子之才傲睨百世
而三戰之北不以為辱淮陰之勇雄軋萬夫而
胯下之處不以為屈蓋其志有所待故其死不
輕也彼二子者卒能功名垂宇宙雖萬古如一
日以子輅之才美而能俟其成功以見于世也
持請纓之志而伸敵愾之威二子之功烈非丈
夫之可致乎顧乃守死于一隅而隕命于鋒鏑
豈不尤可痛哉計至京師予始而疑之既而信
之痛惻之深至感于夢而謂傳言之訛也又從
而疑之疑之過而哀之亂又不知夢之者或
為真而傳之者或為夢也嗟乎蕭艾之斬刈
未嘗不以時也而蘭桂之芳烈則人所尤惜虜
之人也殺戮之慘視斯人若蕭艾矣而其毒之
苦今則并善人而及之堂三軍濟多士孰
為丈夫能誅此虜而飲其血以紓神人之憤也
嗚呼痛哉子輅之事予道義極篤而予之視之
契義非薄也計至且踰時矣而不能寄哀于一
詞也夫豈薄德之至是乎宦客塵勞栖卒歲
于斯為苦矣君之英靈非與物速化者其鑒予

嗚呼山之高兮陟之有顛水之深兮測之有淵思憶君兮有懷瞻然臨風來兮兮不知涕泗之漣漣嗚呼尚饗

祭汪靜川先生

曰予觀民風之興也有不由于端確之士示其刑而起其敝乎故一鄉有善士而鄉人有勸則一國有善士而國人有矜推而至于天下無不有善者矣予昔官太常職議述固可仕而學也得一士曰汪生者遠與之遊顧其直而樸簡而肅不足語善士哉問其世曰莊靖公之後也在宋以相業稱至于今代不乏顯人予謂生之賢蓋有所自矣吾深雖圻壤而避居北海之濱故民性多激抗中無所蓄即士君子亦有所不免者習使之然尔吾幸得汪生而與之友也是以揀其敝而歸于中乎歲丙寅生之父曰靜川先生來自浙以省其子亦以觀所學予得以詣之先生年已幾耄矣雖形神瘁而抑畏不少弛予謂生之賢蓋有所成之也夫人情篤其好者則必恤乎其私發于中之不可以也予以汪生之稚而識靜川靜川以其子之從

予而北來今靜川遂溘然逝矣生之情蓋皇然若窮人不知所歸也予將何以為情哉況先生之列鄉國謂其能適歸也而豈意其遂不歸耶翁婦二喪摧之數千里精魂落莫將必淒淒為風雨以紆其愴然也豈不尤可哀哉生其行矣君子之孝以進善為顯親以及人為錫類予欲生讀禮之餘而北歸也以俾吾善以淑吾俗明發之懷其不遠乎遂舉觴以奠先生而為之辭先生其聽之哉嗚呼尚饗

祭勅封李太孺人

嗚呼女德之關於廢興不獨人國為然也自卿大夫以至于士庶人所以能厚其祚而大其宗者有不由于內則之成乎夫斷機和九聲遠而響絕不可企矣吾于夫人之賢而有所感焉吾侯之治吾澤語賢矣人得而稱之矣而賢之所以成也非夫人孰啟之東人瘡痍之後民勞而役繁譬之困病之人中氣既竭而百邪交侵即善醫者無所措手也後之為政也乎其法以全之惕其德以和之推其誠以孚之慮其弗若也而為之嚴毅威斷以震動之由是困者蘇廢者

舉類連而失所者皆被其煦而樂其忻噦嗚呼
嗚呼嗚呼之救斯人也可謂良醫矣而其生斯人也
不可詰慈親乎夫稱其善者必本其自為于義
者必恤其私戾之賢夫人之成之也戾之能福
斯人夫人之福之也感戾之德而思夫人之賢
固義之不可已者今夫人遂溘然逝矣吾人能
不哀戾之哀也而哀夫人乎嗟乎閨門之化刑
于致之也夫人賢矣即其美而適其源豈無所
自乎則戾之世德又可徵矣于是舉觴而為之
辭曰天祐德門以夫人而大其宗天救一方以
戾氏而駿其功戾之施于天下者無可量夫人
雖云沒而其澤將衍之而不窮夫人復何憾哉
嗚呼尚 饗

祭江憲副年兄

維萬曆三年歲次乙亥四月己巳朔越二十七
日己酉工部右侍郎年生王 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致祭于故學憲陽泉先生之靈曰惟靈
嶽峙淵涵蘭薰玉采務德日新省身夕惕詞歸
旨要學有淵源彩毫五色星輝斗聯題柱中臺
載道南服振文崇化弁髦樂育內史慈直中散

激昂思相運而登同忽折翮而摧藏世事杳忽
世途險澁孰使公伸孰使公抑嗟彼善類群則
嘉穀生之誠難況乃翦戮云何是天弗慮弗圖
藏此良人曾不須臾豈不痛哉嗚呼天道有定
福禍弗忒或嗇其身將厚其澤人謂公死吾謂
公生公無遐壽而有令名生而不生一理已息
死而不死所存者德公有賢胤公有明德啟後
光前世美何極公復何憾也哉同辱公同年愛
猶兄弟南北徊翔感公高義聞訃推心臨風揮
淚緘詞寄遠莫由縮地嗚呼尚饗

祭李外翁

維萬曆二年歲次甲戌七月癸酉朔越廿九日
辛丑通政使司通政使王 謹以牲酌庶羞之
奠致祭于故少尹嶽翁樛軒之靈曰惟翁溫
恭謙抑忠信誠懇禮服庭訓詩傳家學務德
後言黜浮惇朴如金之純如玉之璞三餘文足
十年史隱囊之擔石衣無文錦陶令解綬梅生
掛冠考槃之樂永矢弗諼天鑒明德介之上壽
享百年之逸豫見奕葉之榮茂嗚呼德者而壽
仁者而榮天人之應影響斯從翁有純嘏而獲

令終夫復何憾也哉問也思為猶子義竊門婿
何福過而災生遭肉骨之凋傷感吾翁之不祿
哀吾妻之痛割鏡慘青鸞悲朱索緘詞寄遠
淚盡心摧利縛名韁不能奮飛嗟彼凡民姻婭
相親吾翁長逝吾若閭閻倚彼草木根葉相因
吾師往駕吾不能臨蓼辛荼苦吾以為甘地遠
天長吾恨綿綿黯黯有懷喟與歎雲樹茫茫魂
飛目斷臨風酌酌靈其歆鑒嗚呼尚饗

祭崔繼菴年兄

維萬曆二年歲次甲戌八月丙寅朔越七日子

車年侍生通政使司通政使王

謹以牲醴

庶羞之奠致祭于故順大夫繼菴崔公之靈曰
惟靈簡夷修明恪恭淵塞時語時默令儀令色
匪柔而廢匪剛而折如金之純如玉之潔揚輝
振翮徊翔玉京見中臺之題柱羨宣徽之世卿
鶴駕十年風塵千里願宜笑而宜輝更何愠而
何喜北山招隱東門掛冠方挹酒而傾海俄驚
波而逝川嗚呼死生有數一理屈伸存失其天
生理已論死而不朽生者存存日耀星輝公有
明德江水不涸公之澤公高子身天萬其後

植本既固榮葉將茂嗚呼公亦可以無憾矣問
等辱公桑梓之雅肯叨翰羽之聯緬思懿愛傾
仰高賢嗟儀形之彷彿歎物化之溘然臨風酌
酌不知涕泗之漣漣嗚呼尚饗

祭姪子達

維萬曆二年歲次甲戌七月癸酉朔八日庚辰
叔謹以牲醴庶羞之奠祭諭于太學生賢

姪子達之靈而申之以詞曰吾姪子達爾遂不
可起矣天之生物榮枯生死萬有不齊是豈有
意于其回哉人固有弗若于德而悖其天者矣
亦有弗愛其生而戕其天者矣亦有下愚不才
而不足以承乎天者矣均之無可惜者也賢哉
子達其心慈和而非悖于德者也其性謹恪而
非其生者也其質明辨而不足以受其福者也
嗟子達德而有諸姪之賢謂足以大其宗閥而
裨予之所不及也而子達以弱冠之年負強
立之志而一旦不可起矣予之痛楚莫禁哉
嗚呼古之君子至有三年無期功之喪者殆天
有以厚之也嗟子達德去春三月哭吾妻矣冬
十月哭吾室矣今年二月哭吾子矣時日殊

幾今復哭吾姓矣即古人而視之則吾之不德
蓋明是以天降災禍以及吾骨肉如此璧之草
木枝葉茂則本根固斬伐而摧折之何以厚其
生乎嗚呼痛哉吾友已獨吾泣為血吾言不吹
吾中已裂酌酒賦詞聊以寄吾姓有知庶其歆
哉尚 饗

祭蔡安人 既訥齋夫人

曰道始伋合禮重嬪則不有淑媛孰贊明德
惟夫人孝敬慈和靜專淵塞施衿名閭作配賢
哲六禮惟序四教弗忒衍宗蘭之芳烈羨寶樹
之高潔輝煌琳麗雍容寫翟方紫藻之是成忽
瓊墳之中折夫子何依中閨執式嗚呼悲哉同
竊玷通家久服賢淑聞訃驚心向風叩感旬旬
賦詞用薦醒醉尚 饗

祭劉東泉

嗚呼世之所可自盡者其人乎耶不可必者其
大乎孝友睦婣力行而無所怠德之可自盡者
也存乎其人者也吉凶禍福自至而莫之致者
人之不可必者也存乎天者也放乎禮法之外
而微夫非望之獲德福能壽矣吾不謂之生者

以其心之死也安于義命而中無愧怍顏冉雖
天矣吾不謂之死者以其心之存也故君子不
以命之修短為重輕而以心之操失為存亡語
其大者也先生吾鄉之善士也其先有世德
務本而樂施鄉人戴之先生之力德蓋有所受
之也歲庚戌予以對 制客京師先生方入禁
衛為掌記夫道不同者則情相捐先生知好士
而忘我之薄有古人同心之義矣今之人居相
親愛若不足至於臨財之際即刀鉏無不較也
先生能周人之乏而不責其償有古人通財之

義矣至于孝友之稱則親疎無異同退讓之節
則高下無抗抑謂之一鄉之善士焉非過情也
予奔走塵車迄今踰二十年先生之懿德高風
宛然如目前也今先生遂長逝矣感物追昔慟
哭能自己乎嗚呼修短有數人不得而與也立
德在人天不得而奪也先生之美德彰之為令
聞而不可泯也夫孰謂先生之遂亡也哉嗚呼重
泉冥漠精誠可通載酒陳詞先生其歆鑒哉
嗚呼尚 饗

祭翟孺人

曰嗚呼予讀叙述主於理亂興衰之除未嘗不嘆息反覆也邇求其始有不由于內德者乎妻道正而世為有道之國婦順修而世為有道之家古今所傳不可誣也翟氏為燕山世家昔相國以請謹佐先皇功業炫赫擢泉君明登制科為相公元嗣夫人以名閥而為君之偶也不可謂榮乎然京邑大帝之居王侯將相風從雲合一時之顯盛者何限焉顧勢至而反則後業靡所托祿極而終則後嗣無所食盛衰之勢哀樂之情變幻于瞬息之間者若風雨然而公可以測識也是豈特貽謀之弗臧耶鷄鳴之警地而象賢之風遠也翟君能者教而承先世之緒夫人以儆戒而成夫子之德即古與共之賢何以過之乎知翟氏之福祚將未量也嗟乎人生殊途趨死一轍夫人已矣予非獨哀其死也而恐其德隨而亡焉則重可哀矣故從而為之辭翟氏之世德不衰夫人之嗣人將復有大其宗而顯其親者將以予言為據焉庶幾有美而能傳也嗚呼重泉冥冥精誠可通淑靈有在其或鑒于斯哉

祭王封君

曰嗚呼先生非古之上德君子乎何其善之弗可名也夫邈世者視德于孤其散也放逸而不情務時者害德于同其究也淪喪而罔極先生有凌蹈之志而忠愛之思不忘有和惠之風而照明之行不污其德不可以方居也而其善孰從而名之是以于其身則富壽而康逸豫有終也于其後則榮盛而賢福祚無窮也先生之德不顯于其身以究其蘊而成其名故抑之而愈揚生先之後不墮于其孝以成其志而篤其祚故演之而愈昌是豈人之所與哉夫有以召之也嗚呼自古皆有死而立德為不朽若先生者其可謂不朽矣今子司徒于某等為同鄉士固常親其賢也而因以知先生也先生已矣能不恤其窮也而因以哀其親乎嗚呼重泉冥漠精誠可通載酒陳詞先生其聽予哉嗚呼尚饗

王西塘春煦軒集卷之二十二

祭文

祭兄龍坡楚雄守

嗚呼天乎何奪吾兄之速乎慟哭呼天吾中已裂何復能為辭乎然兄之美吾知之知之而弗言吾恐其久而湮也吾何忍也耶兄早振賢科青雲發跡推闡剖竹歷二千石丈夫志意可謂不拂矣宦轍所至親賢愛人民利之興民害之祛銳情悉心故染晉之人肖形飭祀者不期而同焉計音一聞知男女將流涕童子將不誣丈夫事業可謂克堅矣孝友稱于家睦姻稱于鄉秉德服禮疊々日強丈夫行義可謂無缺矣至于解組辭榮若桑敝蹤優游林壑宛然布衣則古今豪賢之士亦鮮能之嗚呼天道無私善人是與以憂賢即歛五福介百壽非過也夫向一疾遽作而一夕弗起嗚呼天乎其毒何泰酷乎追昔南遊鴻雁分飛城隅祖送相顧依依猶謂會合之諧將有期也而豈知遂為長別也哉詩言死喪無日無幾相見信然矣嗟乎死生苦樂人世難齊世之憂苦切身者謂天地為不寬

而辭以生者何限也兄束髮登庸俯仰藉賴怡樂生矣今事之所未集者子集之志之所未成者孫可成之子子孫勿替引之意兄心游六虛神逸九京殆含憂天嗚呼生離死別苦海無邊嗟我同胞泣泗潺湲雲沉波逝浮榮所夢歎我芳生形神盡病十心有結愁腸九迴閨山修阻未由奮飛一觴遠致千里神馳誰謂荼苦其甘若飴兄歸在天寧復我知哀哉哀哉幽饗

祭李淑人

曰嗚呼淑人汝安歸乎吾汝哭而淚已盡矣吾汝傷而衷已裂矣吾有深恩將寄哀一詞也心傷抑而神飛沉而詞不足發矣嗟乎死別生離人世所有吾亦知天之莫之為而數之有計限也吾何哀之過乎排人之賢不可忘而吾之心不能盡也方吾之貧也汝因吾貧不以貧而我羞也方吾之賤也汝因吾賤不以賤而我輕也方吾之憂且勞也汝因吾事不以憂勞而或忘尤也吾有強立之心而汝有榮利之念吾存

丈夫之志而汝非女子之情是以履危懼而事
計就見可歎而無所慕淑人能順我也豈淑
人德我之終窮也而無所望乎不豈知我之不
終窮也而有此待乎不豈不恤我之窮不窮也
而無所顧慮乎此心之同無所轉移固可貫金
石動鬼神忘禍福通靈爰有非遇之所能奪也
今吾仕宦殆三十年車輪馬跡驅之踰半生然
貧不能使之豐勞不能使之逸憂不能使之樂
一疾頓作而汝則割我舌矣陳之命服而汝不
能衣也儻之穀食而汝不能食也號哭呼天而
汝不能聞也吾之心不能盡而汝之德何可忘
乎彼少君執節非鮑宣無顯其微孟光服禮非
梁鴻無以侈以其教二淑汝婉吾汝孤矣當汝
之疾革也猶謂病勢可支而不及永訣若臨終
而札者釋其心也汝以汝有二親皆耄耋之年
而無會合之期故思死以待歸而不能也世間
吾傳吾汝誤矣痛哉嗚呼雲山萬疊滄江
九迴念汝偕來而不同歸譬彼鴈鴈飛鳴相依
風飈飄忽中道而違寡之重泉茫茫杳絕幽咽
無穀泣盡徙血天長匪窮地久莫測天地悠

此恨何極有教其分有酒以酌庶其彷彿淑靈
不滅嗚呼尚饗

祭姪禹功宜川文

嗚呼宜川爾遂溘然逝乎哀之宜川各欲托之
詞也重泉冥漠爾復能聽之手方吾之銜命而
歸也見爾之強矣東裝就道知爾之疾矣渡江
而南音塵既絕夢思恍惚望爾之安也而豈料
其危知爾之存也而豈期其忘時日幾何爾之
訃音遂已連於三千里之遠矣咫尺之間傳
言或訛近千里乎吾望爾之存而人謂之亡吾
信爾之亡而又疑其生殆欲哭而吞教也痛哉
痛哉嗟乎貧富貴賤賢愚壽夭其殊萬途語世
之富爾不可謂之貧語世之貴爾不可謂之賤
語世之賢爾不可謂之愚語世之壽爾不可謂
之夭爾之賦命得諸天者非薄矣其所惜者一
身速化百事未集寡妻皇之其何所天孤兒
纓其何所依兒婚女嫁爾不及知爾歸何方
爾不昧將為風雨之妻爾生好禮爾性樂施
即行路之人尚為之頌泣也況夫親為骨肉情
同休戚哀死恤生能不為之淒其嗚呼痛哉若

夢流光如弛感遇觸懷悠哉我思臨風醉酒揮
淚紙詞不盡如在庶其鑒之尚饗



長水先生文鈔二十四卷(一)

〔明〕沈懋孝撰

明萬曆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南京

圖書館藏

沈長水集總目

淇林館雜抄一卷

滴露軒藏稿一卷

長水先生文抄二卷

洛誦編四卷

石林蕢草四卷

目一

四餘編四卷

賁園草四卷

水雲緒論四卷

以上共八種都二十四卷

長水先生集題辭

年結髮側聞有道先生論文章之有源
辟江河之有脉江出岷山河則伏流徼
外盖其勢渾淪磅礴與元氣相始終夫
文章亦然乃今握觚翰者腹笥吻筆競
騖影響輒曰吾其為太史公是殷中軍
以竹馬之好自附于王謝也吾師晴翁

沈先生德養冲邃風韞異才讀天下書
不盡不止發為文章翕張變化若理學
若辭賦若制誥鼓其鋒力亡適非上古
無論少遊金馬即今休老閉關精神顯
萃未嘗一頃廢書舌則若輪而入也腕
則若傾而出也江河擘脉分于百川師
之文章足當此矣年近遊師堂庶獲睹

師清齋靜坐內境湛如叩之汪淵莫測
間從樽酒整暇與一二知己偶論當世
之故娓娓玄箸聞所未聞竊以為徑國
大業當屬吾師乃令幅巾艸屨逍搖菰
蒲魚鳥間不獲竟其用獨聳峰岫于作
者之壇立德立言並配太上吾師乎是
集也不朽在茲矣年又聞師領史局時

全華諸老倚為左右手竟日侍者掇墨
捧觚一揮輒妙抑其源脉長其才略鉅
自天所特縱其專詣徑悟得諸念菴龍
溪諸老先生者尤入其間域焉雖然年
豈善沒者烏能窺師之涯涘也

繡水門人郁大年頓首百拜題

叙沈司成先生集

玄風繇邈大雅誰陳作者不概見
六籍左騷而下龍門中護奮筆述
漢昌黎柳州暨廬陵眉山父子亦
各濬其獨往之氣勒成一家之數子
體格小異並以發抒胸中魁奇博

叙一

達其其疎夷超宕之致言所自得
而後乃比金石與天壤共敝何則人
各極其所至精心存焉耳吾師沈
司成先生之於文未何能窺涯涘
獨意是先生之言而非諸家之言
故其文經往緯今垂不朽無疑也

先生往自論曰吾嘗綜道略矣漱
羣籍矣少所記憶但覺靈氣津
津浮之意象間俄欲吐筆不停綴
文不加點庶與道合噫其斯為先
生之文乎先生弱冠以名魁入中
秘譚精 國家大著作所疏節儉

敘二

王道等篇及詩文未易更僕受知
大洲趙公中玄高公之公皆鉅手扛
榻慰重謂在言作者文乃在茲相戒
同事者式先生維時頡頏承明若
相國瑤泉申公穎陽許公玉壘陳
公翼軒李公諸名家遠奉先生

不及先生之文綦重天下今中忌者
口先生拂衣奉太夫人歸之且二十
年凝塵筐坐嘯咏晏如不一齒然
竹田園之事亦不一齒輦上諸貴人
昔昆弟中始今通于牘者何狀迨
事先生惟見扁扉間奔走對典墳

敘三

臥遊義軒而已蓋先生之於世綦
淡以故發其清湛高遠之味於文
亦綦深雄快典重似龍門似中護
峭絕踈宕似昌黎似廬陵眉山諸
君子而先生之意也渾之而出之
無一有也乃多不有也不而一古

先生之言而成先生之言也吾師乎
玄風丹燭大雅中天其賴茲矣
出石渠金馬之藏副在名山大都
與諸大家共耀久遠先生即曰吾
以詮道非以文也未能多頌首于
斯編

敘四

門生施鳳來百拜撰

淇林館雜鈔目錄

題辭二首

議一首

會語一首

序一十二首

書一首

雜文二首

跋語一首

弔文一首

後序一首

京山李維楨本寧甫次

沈司成先生集

長水郡當湖沈懋孝幼真甫

門人涇葉永盛子木甫

周易題辭

蓋自二儀高下剖判太始之樸而大道之不可
名象者在一氣旋轉之中已一滴而不復合矣
有一氣則靜者不得不動動者不得不靜動靜
之間不得不互根動靜之際不得不分列動靜
之相勝相乘不得不進退消長而動靜者之無
沉司成集 卷一

首無終又不得不交換而迭來此易理自然皆
生於有氣之後者也彼太始者則何動何靜哉
故天地有氣則有象形而氣行乎其中者四序
萬彙皆為氣所馭千古不得停焉人生有象形
則象形之類皆與心相感召而氣行乎其中彼
五品百為皆為氣所馭亦千古不得寧焉嗚呼
由乾坤以下卦之六十四也潛龍以下爻之三
百八十四也用九以下卦爻之變萬之又萬也
夫非天地之大局生人之朗鏡也哉彼渾敦燧

人以降天下何焚焚乎孟軻氏有言天下之生
久矣一治一亂蓋氣之不能無淳漓此人所以
不能無偏粹也人之不能無偏粹此事所以不
能無理亂也事之不能無理亂此又世之所以
不能無污隆也人事天時交助也亦交損世既
有污隆代謝此又氣之所以迴薄參錯而愈不
能無淳漓者也故義軒降而虞夏一變易一新
焉虞夏降而商周一革命一新焉由周以來其
人才其學術其風俗其法度其政刑浸薄浸弱

沈司成集

卷一

二

世之喪道道之喪世皆由人之心靈不能合純
氣以為和終古萬變一瞬不暫定此其故歟要
之乎太始氏者既已剖判而成世界神在氣中
或亦有壯有老有衰有壞吾疑神明濃厚之力
至乎今而漸不逮其初又非獨人之責爾也故
乾坤之後不數卦有否泰又不數卦有剝復有
坎離損益鼎革之屬竟終之以未濟則聖人之
意遠矣精矣嗚呼有形必有敝有為必有變宇
宙無完滿之世界人生無盡了之事功世變無

一成之定局聖賢無必竭之心精神理消息非
人所能知群生攘攘誰能畜之為一家物此天
所以常運人所以常勤相補相揀各從所勝而
終不可定者也昔仲尼刪正詩書校定禮樂脩
春秋遺事而獨尊大易不敢有所刊刪覃思太
始至乎韋編三絕發十翼大義曰易之為書也
兼三才周六虛廣大悉備非天下至精至變至
神不能與于此蓋晚而嘆曰天假吾年吾於易
彬彬焉可無大過矣予觀易之道尚中正而戒
太過與執中精一異言同符夫氣之不能無淳
漓人之不能無偏粹者其始必皆起於毫髮之
小過小過不持乃至大過而灾殃危亡相循以
至識其過持其中其權在聖人故知易之為道
範圍天地而不過者蓋欲常處其中為天下樞
也

沈司成集

卷一

三

孟子題辭

昔者孔子之道大渾然無涯略焉超乎言語方術之外冥視特覺者顏淵氏止耳顏氏歿孔子之傳皆非其最上者不謂子子思孟子三人者各出以鳴教立宗相與為孔子之藩牆局鑰者也故道一而已分則太樸離不分則後知者莫可措手於是離之而言先知後行先心後身先已後人先近後遠則因根說莖因莖指葉因葉示實不如此則家士不覺即如此尺寸而累沈司成集 卷一 四

首末二篇之義蓋可觀焉古之道術有出乎此而為百世宗者此又子思所以為曾學採而傳孔子者也夫性天之旨曠然浩大窅然無物豈言語文字所可盡傳而人或驟聞其說以為虛濬而無當於日用彛常之實況當戰國傾危閭巧之秋管商申韓朝試而夕効亦何性命之談為也於是孟子出而直指其易簡者以致之乎濟世安民之際言孝弟可以平天下言仁義可以急君親言愛牛可以保四海言貨色遊觀宮室園囿之樂之及民而皆可以王則本人情近王治吾道始通達推行而有用於天下此又孟子承曾思二子之傳出所學以相為採而孔子之道益尊矣嗚呼孔子之道大後之學者莫能明也得曾子之傳而始實得子思之傳而始精得孟子之傳而始達故曰三子者其藩牆局鑰也則升其堂入其室見其宮之富美者皆可入也然其不傳者與顏氏往矣後之學者終亦莫之明也孟子之書主於拯世而言者多矣近

沈司成集

卷一

五

俗者有之憫俗者有之上士可無學而明者有之獨言勿忘勿助夜氣幾希處有悟乎孔顏即心之指其豪於才雄於辨時有策士之風其屈人以氣剖事以情用世以宜導君以順酌古以今斷經以已皆少易孔子家法乃稱曰孔子聖之時其集大成者智也巧也吁道以時學以巧猶有戰國之風尚焉此殆孟子之道非孔子之道歟韓愈氏曰孔子之道傳之孟軻是也曰軻之死不得傳焉則當顏氏歿時孔子之道不傳沈司成集 卷一 六

久矣非知道者孰信之

周易程朱兩先生傳義纂敘

疏易義者漢以下其書滿家唯王弼渙然玄勝孔穎達又作義以正之二疏具在可覆也于是程先生正叔作傳大暢儒宗朱先生元晦承之作本義剖晰占象以示厥用二書並垂至今如兩曜緯天天則大矣而嚶嚶衆星亦莫與並明焉博士家危坐說之斂衽奉之久矣當奚以云余為財擇兩先生平日所稱易與其高第弟子所記曾及易者各箋所作傳義下其他氏語悉簡去不陳雖言或重複肯有出入要以出兩先生曾叻中足自發其一家之學而學子讀兩先生義疏者並得繹其平生之論還而正之既以旁詣互見無所不極可無疑於同異之說若坐兩先生於一堂執經前席披沃緒言精理毫芒歸一致同之指或令達者有所尋求而自得焉亦一快然事也余觀程先生傳大指謂體用顯微無二理以人事著易道故曰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此程先生以易發已所學其不合孔

子遺文者始十之半然其論議純正爾雅能原
布其義有補世教要之非盡易指也朱先生尊
信程學覺其與孔子稍殊故於彖文之前擬取
孔子彖象之義者十之七裁約程傳者十之二
參入他疏所得者十之一而稱曰本義至於孔
子彖象則皆略而不著其言倘盡是孔子指乎
而務於簡近以覺日用之民不欲單指一事稽
實待虛付之卜者意則美矣若以論大道通神
明使言皆若此夫乃淺視來學而今高明特達
沈司成集 八卷一 八

敘漢選鈔
漢文選輯之指則昭明自序者爛爛稱備矣自
騷人宗本風雅大昌厥詞奇文奮飛光啓兩京
窮變極妍於何不有于是班揚張馬沿流而馳
之九變復貫逾工彌麗江左風流霞輝虹燦英
人拍匠並出此鎔金之中又有金馬錦之中又
有錦焉天下之精心與斯文之絕皀並注而交
映可謂奪五緯之寒芒濯四溟之濤采郁郁斌
斌乎文哉極此六百年之宇內矣昭明氏適生
沈司成集 八卷一 九
其時六朝之末景亦東姬之餘勝也乃築金臺
集詞客以副君之力溫文之品合鄴架之儲收
東觀之緒積精揀于數年掄瑋撰于七代明兩
之離既照四方參三之耀能羅萬象故此時應
有此書此書既成乃應獨有千古彼粹唐鑑宋
淳氣薄而異采漓曾是何物得驟方明而偶騷
耳乎彼誠有托見所長即不得仰方孔公之綜
六籍夫何殊乎子長之接世本孟堅之躡揚劉
也士不生其時獨言獨為焉乎成名信然哉信

然哉故騷以經稱尊所自出不忘始也非漢之
撰乃漢之宗兩都以下漢氏乃獨有其麗賦十
九首蘇李以下漢氏乃獨有其古詩過秦以下
獨有其論出師以下獨有其表逐客以下獨有
其書封禪以下獨有其符瑞其他客難蜀檄七
發連珠者流咸各自立規繩不慕往匠後者邈
而莫追前者曠若無始選之必傳此其故歟補
選者上載詔文下採封疏此兩端尤漢氏鉅製
亦自為千古而昭明碩弗備具令補者乘瑕而
沈司成集 卷一 十
入焉則昭明序義固已略言之必如此以責弗
備則管孟荀韓劉呂兩司馬之撰可勝收耶可
雌黃進退耶藻潤之義益又無當爾已進九錫
不錄後出師如素綯之逸而棄中之入也收彈
奏小文不錄晁賈諸大議如曲儀之詳而周禮
之缺也筆下眉前當機取舍適與不達會有宜
然九京可作質此無從譬則東都名園綺石琪
林以為也亭館榭之娛亦何必移長河而轉太
華乎故左國禮教典則之府也其文武之遺乎

國策謀議智辨之園也其管商之變乎史漢國
紀冊書之林也其二祖之烈乎而選者翰墨光
華之海也其騷人之瀾乎不經而經之精在焉
不史而史之英粹焉不子而子之略通焉蔚乎
豹文沃若朝采懸黎結綠文犀明璣收之乎文
房千將青萍烏號繁弱儲之乎武庫美矣富矣
觀止此矣是為來葉文集之冠何疑焉昌黎杜
陵始變茲軌變不謂非也而選之精美忽然墜
地嘗撫卷惜之子瞻即多才烏能測選之重溟
沈司成集 卷一 十一
哉遂令昭明氏猥以淺陋蒙議一言駟追云何
能及古人所以論之乎眉睫也今者所選安能
盡追昔人亦不泥其故轍能為昭明也者乃能
不為昭明也者

輿圖考序

歷代輿圖攷二卷此友人祠部郎沈君瑞伯諱玄華者所作而以副墨貽余者也圖本蘇子瞻指掌瑞伯詳稽佳牒訂正居多每見其自公退食手自淋寫因乞其早藏之山莊萬曆甲戌余與新安許維禎同典制命因携在東閣叅討方輿維禎見而甚重其書乞去錄之許為作序以傳會瑞伯與余並謝病歸江東序不果作至今亦未有傳之者而瑞伯不幸短命死矣惜哉

沈司成集

不卷一

十二

己丑冬月既哭瑞伯歸而檢其遺書丹墨之精燦燦圓間往往有瑞伯手指在焉筆畫妍細訂注精核真不易得因為裝潢成帙令兒曹寶藏之嗟乎余之得此于良友幾四十年俯仰人世衰頹已甚瑞伯在九京之下應不忘此而余齒落髮焦無所復用於當世將來抱圖籍歸明時者必在後生也已當作圖時余與瑞伯同庚同舉進士思以通解三才經制八荒規運四隅參蓬共事各及其年之壯嗚呼惜哉余文或者粗

成傳其書者在我今後之覽者知其意理焉

沈司成集

不卷一

選詩鈔序

余既選選文矣復選選詩合之稱選鈔焉風雅
平淡而典則楚些耀燁而深華沉涵之久蘇李
出焉十九首嗣響則穠雅之兩間而格力乃渾
渾無痕自天開此一路令魏晉下宗述到今洋
洋乎其風故可尚也後之為律為歌為樂府諸
作即各有體夫孰能舍選而自為色乎吾以謂
今之近體歌行姑無糟粕唐人能自以其興會
特詣選之絕境令骨勁采飛然後按班入局而
出摹剗焉斯又超唐而能唐也已曹子建謝宣
城各據勝場舍我登岸又學選者所宜獨創也
選則規其風力而易其象實律則依其聲采而
奄有其風力夫乃獻吉子麟元美諸君子之志
也乎來學者無以唐人口吻混而摹之詩之道
百年可振或者其筌言也夫

沈司成集

卷一

十四

制文小敘

真德秀標指文宗以辭命為首虞夏商周之際
典誥尚矣左國所載王言皆東姬之末事西漢
詔令獨高文武宣者斌斌有可觀述唐誥惟權
陸其傳亦不數章 學士家雅推宋王安石當
制諸作雍容渾噩有可使南面之度列諸西漢
詔令倘亦無媿焉今制東閣學士總領 天子
內外制誥而史官寔斧藻潤色代 上之言其
體自有沿習大都折衷於唐誥宋制間其始甚
質今也甚文孝自萬曆三年秋典撰制誥四年
夏改注記起居八年四月服闋供事吏局仍注
記起居而再典 制誥當 上御極大婚再上
兩宮徽號覃恩外內小大諸臣得備員簪筆
其中自以才薄學迂不能力追典重之體蔽黼
一代為後來者立法暇時選錄安石制辭朝夕
玩心附以歐陽脩蘇軾汪藻周必大之辭都為
一卷仲尼稱鄭之詞命曰子產有文鄭國賴之
後之君子知詞命之重國追宗大雅有所考稽

沈司成集

卷一

十五

其無輕作焉

沈司成集

卷一

上

諸史緝文敘

史之有事與文也蓋其兩重也古今史事所係治忽之鉅者司馬端明既緝而通之為世作鑑矣其文之宏博瑰瑋關乎天地國家人物典章之森列炳炳者則散在諸史至今未有緝也昔在館下每覽十七史下逮宋元遼金諸家史好取其書表志紀等大文臚而彙焉以意擇其文之尤著而必傳者合編之以備鏡覽因嘆諸史篇帙浩大載之無兩不便所携持卒有大典大議喟然綜千古而論之每患起訖無緒緒閱之為艱謬謂石渠天祿之間似不宜無此編一時名流咸以為然頃歸田中居多暇日因再參準去十之三僅存其七名曰諸史緝文藏之家竊不自揆而自序之曰國于天地必有所與立史豈細事哉今學士文工林立海內莫敢下手者非列傳之難如所謂八書十志等大文之難也史例創自子長總粹于孟堅自孟堅以下立例之精莫若晉書其諸史或因或創或損或益或

沈司成集

卷一

上

更或削皆隨其時各有所致若以合而陳乎作者之前了如列兩眉則史家之繩墨不勞可定也故曰石渠天祿不宜無此編者此一事也且編年之體取諸紀世家列傳次其時日已耳而諸書諸志碎而列之得乎次其時日而編之欲以何明故自通鑑行于世止及其事不及其文諸史之巨撰弘裁如天文禮樂律曆兵刑諸志傳不掛于學士大夫之覩記者幾五百年豈不甚可惜哉先史之工近史之陋昔之所是今

沈司成集

八卷一

七

之所正一卷之中於何不有合而求之不煩訂也古之所略今之所詳後之所無前之所有合之而繩繩纍纍不煩校也故曰此書不可無者又一事也矧夫代經作手國有鴻儒頭白握丹殺青訖緒其於國憲朝章世風政體可謂考核詳矣研論精矣莫不手揆煙雲潤色日月希皇覽慕帝墳錢玉版藏金匱天下之文孰大是者與夫窮簷之窺天草澤之談夢寧帝什百過之而可忽乎今群一世刳心乎玄虛之論蔽襍之

林不若求之史文足以通古今之貫故曰此書不可無者又一事也不佞典在史職又知史之難惜史之闕庶幾後來者欲涉斯津也略敘其心焉

沈司成集

八卷一

七

陳處士壽序

華亭有隱德行之君子燕石陳翁者家于小崑山之陽行年八十矣而視聽內焚有以晏煬自守神官泊如也支筇鳴屐常婆娑乎橫雲下抱膝長嘯不自意天壤何所窮期倘亦希夷玄同忘其老之將至者已有子某學者稱仲醇先生讀古人書力行古道棄去人間勢榮之業沉涵墳籍獨有千載勵節卷志壹以天真奉翁故緒修在間閑閒而高風勝襟超超世名之表江東

沈司成集

卷一

序

人士相與慕高其誼而樂傳焉或遂推而右之以為無懷大庭上人物是父是子別占一境宇晉魏以還塵軼茫茫曷足攀其逸軌哉蓋士之誦法六經而追世之求也曰自孔氏昔者吾師仲尼立百王經世之摹斷自虞夏舍軒農以前不具論非其不論也生當屯昧急生人而大掇時亦猶文王姬公舍坤藏艮止之易轉而法天之行首震之動不如此不足立生人扶棟軸然名教既尊聲華一線商周代謝利權如灼軒農

既遠我安適歸此上一層世界邈乎遂不可追仲尼嘆曰易之興也其中古乎去上古遠絕矣是以柱下漆園相與綜道而煽揚之其後竺氏西來特標真諦盡空宇中諸物可謂條連獨特者已凡此皆吾仲尼所罕言所欲無言所能言似不能言者來世高敏妙明之士倘一二得之經術外遂以為天下之樂無如也者然不可謂皆仲尼之道所有也又不可謂皆仲尼之道所無也顧所從言異路耳士生今世倘不受駕輓

沈司成集

卷一

序

獨証本心綜柱下漆園論思上古飄飄不掛一物者乎仲尼若在豈特升之堂廡便當携手入室與子淵分席矣吾於仲醇先生嘗重其人讀其文其所自立時之人所無也所顯重其親流俗之見莫解也昔班孟堅志今古人物列為九品即高稷者流猶非最上者皇甫士安傳古高士炳炳如夷齊或且置弗肯道豈其好為迂濶哉末世失真慨思淳古言各有會云耳蓋古人渾質無所希心世上名朝出耕暮歸團團聚首

所擊壤而謠者乃是真性命所嬉嘯而樂者乃是真本分無名利之門可依無文字語言可以緣飾即如仲醇父子間今日事便是軒農前一片熙恬法界比屋人人如此行持也彼又烏慕夫高稷之烈夷齊之讓賢仲尼之所賢而以興世張朝乎哉世波日以靡大偽日以滋馳騁名間其事日薄于是焉高世之士嘅焉一寤曰何以返真何以養生何以事親其必不在聲華勢利之間決矣自利祿之途艷應舉之習興士局沈司成集 卷一 廿一

人願若干秋萬歲夫千秋萬歲之聲聒耳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祝史也若乃侈瑤池之頌矢川岳之章浩博似楊劉麗藻比淵雲後生文墨且賦斌共集仲醇之門矣猶子某輩以是月某日陳觴往祝道余素辭如是筆墨之性久矣其疏也已

合射議

易稱剡木為矢弦木為弧以威天下重門擊之以待暴客蓋當黃虞上德之代所為豫待不者惟是崇墉重閭鳴柝而固守之止耳設有偪軼我金湯亦唯制以勁弓長鐵而威無大此者矣諸短兵雜技皆戰伐所增加非先王所尚殷人教射于鄉校序以是名周以六藝造士射特列乎禮樂之間雖吾孔子稱大哉博學亦嘗射于瞿相氏之囿而自揆曰吾何執執射乎乃知沈司成集 卷一 萬

古聖賢所謂高材多藝經緯當世宜無加于射者已故比禮比樂雍容樽俎之前序賓序賢交讓不爭之域射隼弋穴藏器待時之能擒獬制封威加海內之術允文允武此豈小技而然國家以大武捷比夷定天下逮其歸馬之辰弓不索而鼓不臥也所訓養哦弁群英者詩書外別有射圃歲時督學使者載重書從事合射之典具在科指雖云軍旅之事未之聞豈嘗一日忘教射哉每三歲合天下材官飲飛郡國良家

子上之司馬校閱其雄勇自步馬箭之外不求馬即有異技不以入式吾乃知 本朝所注意乎養士求材者又無加于射者已孤矢之利以威天下以利天下豈虛言哉今象緯韜鈴秘密之書扁之乎石渠天祿士不得讀五兵九制犀利之器儲之乎西清武庫不以示人縉紳先生與介冑之流有志乎開濟者法所許習上下共之當斯之時計獨有射耳竊嘗問之武弁之能者謂正志直體乃入彀的訣以矢對的以指對矢以肘對指以肩對肘以心目之神谷六而對我肩肘所向不差一髮則千發而千中蓋其法貴專貴直察之毫芒發之充滿精神定于臂中手指自喻于彀率此不傳之道古之教射必有精言循是求師其則不遠吾鄉二三君子豈其有意乎昔陸子靜先生憤胡馬南牧剪爪肆射為諸生倡吾之意將願人人習之無分于文武士習者衆能之者日以多能者衆講之者日以精將必有絕技如古人者出焉射義若明于

君子可以周身可以保民可以建牙樹羽可以持籌握樞可以胙土分茅可以銘旂勒鼎此真吾輩丈夫事嗚呼豈小技而然哉今吾生長海隅祖先隴道父老子弟戚族宗里於是焉在乃居恒自封養以清虛放蕩高者啜茗焚枰卑者弄觴奕博軟弱如閤中女子嘻喜如燕雀處堂倘一夜長鯨鼓濤倉卒突來束手無可如何即天下承寧之日久可慮者豈必在倭如兩晉南趙是江東已事亦士大夫之耻也宋塞垣者不忘馬托江海者不忘舟要以島卉之夷世世為吾土患不可歇也豈其衽甲臥戈而寢興或忘之哉夫屬馳倭突皆長於射皆童而習之又無不人人能也故其鋒若不可犯設使中土人民合射以為教合射以為俗如古先王盛時吾輩士君子自少蓬萊人人業之以志四方如其握管之專且習碩無強力明偉士坐制二虜者哉二三君子豈其疎焉過聽之吾將擇其賢豪問以彤弓且為左右鞭弭受事于執御者所欣願

沈園集

卷一

其

與李本寧憲長書

前弟所云云屬望者為世道耳食片負暄不能忘世若仁兄之達見定養不加不損所從來矣豈以卿相為少於兄哉亮之時事日殫民心可畏知大賢君子必有以處此倘燕居深念今上急則下宜寬者民瘼是也時不靜則變生不測却慮宜長兵防是也世氛渾濁激揚甄別宜嚴否則末流恣肆白日不畏人於何底止目前之吏道士節是也擔負日以艱屈指無完才搜羅沈園集 卷一 其 詢考宜器杰才於常調之外則藥籠中物是也杞人過計以此望仁兄實出衷亦勉之自愛未冰先霜亦不云計之太蚤已臬長風憲重臣舉步便是臺省龍既見矣躍矣雲雨不需域中何以龍為李于鱗詩云與君且玩人間世明日抽簪亦未遲王元美詩云努力浮沉俱自愛與君非復少年時以彼其時大非今日比矣乃弟久矣蟄藏翳頭角於勿用之地言之言之恃仁兄之知我雖然弟過矣他人前則不爾也

周易四聖象詞敘

吾嘗論易天下神寶也自有書契而有六籍至
闕章矣疇不發於人之思為者易之道乃獨台
苞而孕符無思也無為也將造物者特發聰明
於鴻洞之前千古道脉于是焉在夫帝典皇憲
關乎道矣不盡生於天祥符瑞牒有生于天者
亦不關乎道河出圖洛出書天之明也道之宗
也非神物而何矣庖犧氏感此以創玄象判一
二於毫芒盪而與天地神明合既成八物掛而
沈則成集 入卷一 九
懸之若有物焉在有無之間象雖作於人乎包
吐元氣與圖書復通為一無乎不有而無乎有
天壤之間吾教所以莫抗者此為之鎮也故曰
天下寶也夏殷之紀連山歸藏皆上古書掌在
太卜如京房所傳成湯歸妹辭及他書所引正
本事理之說疑別有繇言此時已為有文之易
其來自遠周文王始拘姜里厥有彖辭周公論
周之典師承家學風頌既顯易繇復耀彖者斷
也爻者效也始更其卦之序次名周之易以象

天人消長循環之運焉自庖犧來歷千百年天
下之物情事會與天地之風氣相迴薄上古淳
質意象不復可見而淺俗者益不喻其玄解聖
人涉末世之津波烏得沉涵神寶視天下憤憤
弗之發乎故曰易作于中古其衰世之心乎離
於上古之道遠矣然且周之冊府河圖為東序
秘寶易在魯列國不得其傳韓宣子適魯乃始
見易象嘆周公之德之盛但言象而已則周文
所相發明者或若今之占解云爾當不自繫之
沈則成集 入卷一 九
經矣孔子生於魯當周之末造而道不行晚見
易心甚好之班史以為三絕韋編乃著十翼自
西漢前或稱泰傳咸傳至費直鄭玄始合傳於
經以便肄習今博士家猶稱彖象傳者此非疏
義之遺稱乎孔子固曰假我數年以學易我於
易則彬彬矣蓋嘆易道廣博傷學之晚也孔子
之道摠於六籍尤萃精於易易非詩書禮樂春
秋比也詩書之際論而存之有刪有逸禮樂之
文攷而定之有次有補魯史之義裁而斷之有

筆有削其於易也尊之讚之不敢議焉退與門人雅言未嘗一及易其列於復之讚者獨顏氏之子而曾參氏亦嘗稱說艮之象辭聞易者三子耳易可易言乎哉吾嘗妄論之曰二儀四象八卦者庖犧所作易也易止此矣文周孔三聖人者各明之以言代愈下言彌詳易之疏義又如此止矣而傳注之文由漢迄今千有餘家日增日晦昔之蔽也泥而襍今之蔽也拘而淺遂使上古神寶幾為卜肆中常物吁亦甚矣士生沈君大集 八卷一

雖經秦燔神物護訶不出破壁殘壁之中不待次定刊刪之力光芒照耀將與天壤並鳴呼孔子之道本自明白洞達人人易知何假傳注而始明後之學者柰之何舍孔子大道求之百家傳注馳騁雜博之場雖多奚以為余晚而好易抱其圖象卦象為一卷彖爻之詞為一卷孔子之讚為一卷藏之笥中久不敢下一字因敘其志以俟善易者參焉嗟夫大衆渾然先天地有吾猶以為天地者若大道之注脚也圖書卦象沈君大集 八卷一

又若天地之注脚也自茲以往語言文字不可勝原古之洗心退密神明其德者庶幾哉旦暮遇之也夫

湖上讀書堆六先生會語

嘉靖癸丑夏四月既望念菴羅先生自北還道
經浙河東廓鄒先生赴梅林胡公之招館于武
林山間于是一菴唐先生龍溪王先生荆川唐
先生黃州湛一方先生與鄒羅二先生咸會於
我當湖將縱觀海上之勝明日携同學六七八
過湖上讀書堆因相與論格物之指焉一菴曰
朱元晦所稱格物工夫原不顛顛在讀書或索
之文字或得之論辨或審之思惟或求之應感

沈明成集

卷一

世

體驗之際無處不用力焉入若真能如此體究
積久貫通自見天則與懸空獨悟判如霄壤若
其體究不精顛守此心與世故物情不相貫串
總然無私終非大徹不得謂之誠正何以能措
諸天下國家念菴曰人心惟虛乃明有不明者
物障之耳格去碍膚之物靈光自能被四表格
上下何所不通太空朗日纖雲俱淨六合皆在
澄徹之中若初入門必須有此一段研窮考究
則中庸首末二章亦云無頭學空一乎司馬君

實扞去外物之說未可盡非但不若云扞去有
物之心尤善龍溪曰先師極力揭箇致良知人
所不慮而知者乃獨知中一點最真處此天地
一陽之脉千聖唯精之指致知工夫原不懸空
只在格物上用為人子誠心在孝上用為人臣
誠心在忠上用為人心誠求之良知之體自會周匝
自會徹了一毫不須造作原無古典成規可以
講求依傍處所謂未有學養子而嫁者也故明
德新民在止至善平天下在格物其義一耳在

沈明成集

卷一

世

之一字以上七條工夫全在此一處總歸去處
用非止為學之始事而已荆川曰傳言大畏民
志此謂知本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意已明
了矣非是缺文蓋知物之有本則物格而知自
至矣生蒸民有物有則人已皆天所生之物本
原却即在我靈明中故云物有本末格物者明
其在我正本清源末流自正如孟氏所謂大人
者正己物正唯大人格君心之非格者猶言格
式格局之謂物所從以取正朱元晦所稱天理

之盡至當不易者是也在我此身此心上若能
到至當之極天下國家不必一一費力整頓自
然皆就條理此古堯舜三王之道故以聽訟無
訟發明本末極致之說三代以下都從末梢上
分別去古人遠矣是日也東廓先生獨無言湛
一曰諸公如此各各發明本心中見得的然是
處這一竅與千聖合符一了俱了原無異同即
此是知之至也若格物字義不知曾子與當年
作何等訓解我輩以心領為面命不必多下注
沈司成集 卷一 四

子也論孟中言學俱直截大學層節多禮記文
字多有之聽其自為子輿門路足已何必紛紛
論辨以發之哉因誦白沙陳先生詩云語通則
同門路別任君何處覓高踪今在坐諸友歌再
闕而起明日諸生送至鹽官再越日至水西而
別當湖門人沈懋孝記

清英集叙

天下英奇玆妙常胎涵於空洞湛清之中舉世
而知之莫能曉其精理故夫心之為器文乃九
中即博雅多聞常患滌除不淨所以去道尚玄
彼其夙根無源願力未定清何從生濁滋以巨
染世芬者特反覆而幾亡障耳目者中纏綿而
易塞才情所至皆由俗識所通譬則飛蛾游乎
簾紗之上絲隔天咫尺萬里雖有勤心此道
莫之能致千載濁緣沉沉自昧亦云運會而已

沈司成集

卷一

七

矣且夫碧霞迥而朗月流輝秋濤澄而芙蓉發
彩氣清之極自然光華五色所絢皆由空造神
珠生千仞之下空翠生千仞之上魚龍變乎海
星斗變乎空鳴鳥擇碧梧而下來琪花托綺石
以長榮彼既由清氣鑄結所成故非清無以靈
必資清而能化易不云乎洗心藏密以神明其
德也古之至人與日月參高光微比曜吐精尺
幅揚芬無窮其才特邁其心自殊將夫前生闍
苑乃亦挾有三天之靈氣者

蘇黃州

其人則仙其文則丹真五之友屈子賦騷莊蒙
詮道邈哉洋洋玄風可挹又百世之師表也吾
輩日走塵埃滓濁未融胷中無靈根而望清英
之來可得哉曷以軒几新以盤銘敍既辟矣芝
亦不茹湛湛此天濯濯其源雲中仙者翱翔自
來乃知五靈初無奇術凡心盡者天心乃見清
濁聖凡之界在所自處焉挹是求清羊仁鹿走
失吾指矣

截蒲編序

蓋沈子少而貧也不能儲人間未見書性又曾
甚不喜從學究輩章章句句而微究焉往往
快滿樓疾讀數千言哦咏恣弄以為樂讀已了
無半字掛胷中祇覺古人靈氣細氤氲襲津
浮浮在意思間而已旦日人或問卿昨讀何言
略然無以對時之人不謂能也異時以告同志
戚希仲希仲曰讀書太多能滅人才書所言淺
我所自有者精古人往矣當不復挹其面所言
沈司成集 卷一 七

者楮上物耳言或不盡傳之或不真俟後學者
曲而暢之其義乃能圓貫今人古人若相為掇
也我肯以靈明一掬者載之無兩倚頓其間哉
沈子聞而心是之其居里中時與同席研者所
善諸少年浩歌東海之壖見初日在芙蓉寒塘
淡明月相顧而樂之因剪青梧枝淋漓墨汁率
意狂書比于碣石談天燕臺得駿興會廳舉何
所不極任其綠手去之寥廓此當鳥散而雲沒
久矣不謂諸生輒睨其後收拾細疏零牘次其

歲日前後四十年間得如千卷以遺余曰此故
君之手筆是君家碎金也則我烏乎敢抑生長
菰蒲中有似路生截蒲事乃竊比而自序之

養恬王年兄壽敘

始余生數年而童蒙之心未離也終歲無一夢
竟日不起一念人間事都渾渾無所省俛仰空
無中如將有遇焉後數年乃顓論一先生之學
耳目竅而外殖心思竅而內捷各歲用口舌得
官以簪筆為職業墮是緣中前後四十年童蒙
之心日以剖散仙才靈氣久矣其銷也已每一
念至聳焉媿之頃余屏居田間始一意乎神明
默成之學賴天之靈又十餘年渾沌者恍然若
復焉不能無念念起可忘不能無夢夢時猶覺
吾所原來者朗朗獨照六虛之表乃知人本無
生向來自矜自戀妄求長生者過也夫仙者之
道特超凡心凡心淨盡宇宙自閒日月自環亦
何必褰裳濡足求之三十萬里外乎肩隄之前
帶袵之上如斯而已吾友養恬王先生自其壯
齡有不諧洽于當世棄去人間事逍遙乎巖居
川觀擅有耕寬釣寂之樂者幾五十年凡余所
為勤精瘁思從事語言文字間而浹汗可媿者

乃先生所迫然見晒袖珠而旁睨者也自其謝
事時即構有園林幽襟玄致究其有托萃壁岑
峰環池曲澗與荻蘿之烟月相映發脩竹茂松
茅齋板榭與翔鷗之雲物俱澄鮮一時士大夫
侈大觀遊事然終莫及之登其堂入其寢如扣
仙關心目搖炫椽桷軒檻朱藍燦煜杳憑綺疏
金壁玲瓏鮮草瑤花馥采交蔭幃簾几榻琴史
圖牒之屬清妙精絕孰者不似蕊珠宮裏物玄
露之觴麟脯之供玉禾之饌紫芹之羹八璫寶

沈明成集

卷一

四

管霓裳步虛之曲又無一非湘靈洛浦之流麗
也即玄林異記所稱調諸仙玉樓銀闕可艷可
喜事宜無加之者矣故先生文章可以名世不
自有其文論議足以通時不自有其識獨持其
本心之真率夷坦未始彫破者以與造物游日
日桃源竹林亦日日瑤池三島可謂擅能于逸
放之區盡享其林泉之奉者也四方度外士抱
道閑游慕想其風雲集而狎至即達官守相干
旄過從愛其園林挹此玄勝倚簫弄月度曲千

雲四坐溶溶歌舞留人有不知參斜斗橫東曦
之既白矣綠眉青眼行年六十不改壯容不有
神仙之術其能乎哉乃如余者踰五望六枯髯
斑斑方自悔其悟之晚而先生已大覺於四十
年前昔人所云名位不加而差獨樂襟期不同
乃若此乎余與先生既無所繫情乎斯世末路
茫茫性命事大相與論至乎一物不將之初從
前山林樂事達人猶以為贅行長物吾且願先
生并忘之也仲秋二十四日先生初辰啟遣兒

沈明成集

卷一

四

子鍾行子舍禮奉秋水遠遊篇以介觴祝昔鄧
汝德太史為余言龍沙會上八百群真及此其
時有本師者時時屬青鳥傳札與之往來其言
良不虛頃見袁儀卿著遼海事本師者袁實依
其杖舄與俱渡海黃石諸真往往而在壽躔見
南紀真人常南行倘可藉素鄧為之介紹乎飄
飄然跨鶴凌雲或庶幾欣然遇之我輩並老禿
翁人間何可戀八百大眾中渠亦何啻吾兩人
乃如塒鷄園鹿依依兒女子間見欄彩嬉戲聽

所稱松栢岡陵大人千歲遂以為真也其於性命不亦遠乎吾聞之也道可告人人皆告其兄道可獻人人皆獻其親吾與先生摠州游又托肺腑可告而獻宜無大此者雖有區區頌祝之意亦已疏矣

弔弁州王先生文

始余少小游燕市識先生于徐文貞之直廬中彼時先生方擔負大業嚶嚶自千古天下俊雄偉之士已目隨而心馳之今且三十年往也先生之撰爛焉名播天壤獨創者聲流遠紹者言立夫不朽非先生乎方斯之時一唱百和亦步步亦趨趨非能辨白雪黃荅者也有爭于茅塞鼓旗而能對壘我者先生且將申約束而授之事矣蓋自繩契圖牒來而有六籍尼甫筆端一過萬象具融故稱天之未喪文也文莫吾猶人也夫子之文章豈難知哉孟軻氏有斯道亦縱橫如志而有斯文吾嘗論孔子孟軻周人在先秦西京前諸所論次折衷並黃帝以來古文詞恐不後于屈馬之徒其文至今在日月炳炳珠斗離離迺何嘗不秦漢又何論秦漢軻之沒也道岐多方文岐多枝諸所索求剖剔駭世耀俗云爾者皆孔子孟所不足道獨濂洛者明軻之道或不能盡如其文韓歐者擬軻之文又不能

純有其道天不生聖人大統一滴而未有所屬
譚道之家綴文之流各以雄心持盟中夏秦晉
二霸烏能比隆于五三正統餘分亦姬東而晉
南耳千聖在前來指在後離合之微鑑于虛衡
君子之論又焉可誣先生潤筆妙才博綜流略
晚歸玄理素襟洒然駭眉山以入禪挾青蓮而
懷仙關中變而未化歷下遜其汪濊夫乃莊蒙
靈均以為師表龍門成都馳其瞻藻者哉文不
在茲固維新之杰構也盈盈帶水樞柁無從先

沈司成集

卷一

四

生以令子騏一日之知三賜書期我千秋事吾
嘗以持論懲吾口杜門省咎方期合并于末年
高山未陟梁木先摧我尚何望乎念固迂之莫
正故交淺而言狂後死者將不得與斯文吾恐
生並世不逢知己烏能不臨風實涕也哀哉

小淇林雜言序

三泖之上吾家在焉地軸不滿東南是其盡處
大海四面環其外仰而見天天若彌峻扶桑出
日江東暮雲往往可見之縹緲色象間所居園
有竹萬竿郁如團翠班龍奮角靈鷲來鳴風夕
月宵清英逼人于是焉結茅立衡曰小淇園者
而居之主人老矣不復苦心研墨之事編藤為
榻揉竹為几湘簾夜捲冰簟晝開旃香一片素
桐一張置六尺青蒲而冥坐乎其中廓然頽然
無所不可或遇有念時徐出十二語命童子執
筆記之自以不盡純也總之稱禪言云在易畜
之象曰天在山中舉六虛世界何之非天天獨
在山中者夫何故心有天游迥隔人境清虛之
極天體乃見今者余耳目肺腸失其在我清暉
娛人異境日開自謂胷中都無一字亦無一塵
饑渴俱忘寤寐一如赤日行天而不知午玄霜
滿林而不知冬是誰使之然哉夫乃日對此君
之益與余殆將終老于此已

沈司成集

卷一

四

世說小跋

丙戌七月余以蜚言挂吏議待罪潤州郭外時江雲澹澹明月英英每汎棹乘潮登金焦北固而樂之時世說梓以一小奚囊貯之令平頭奴簪筆索丹從焉每卯刻茗酌罷焚香抹几點對三五幅蓋江上之游凡二十五日而覽誦一周焉事既白脫冠歸臥此書納之簾中久不展對殊甚憶之戊子八月將登飛來躡五雲童子復携此案頭曾寒燠之幾更乎我之為我超超沈司成集 卷一 四六

自若也為題數語其端彼晉魏諸君子者此於

陳蔡之游時一思及不忘高益云

家居五樂

吾少而失怙三齡而奉吾太夫人今且七十吾年亦五十有六五十年間子母婦姑無一日不樂即有三事九列不願易也吾羸中無黃金惟在史局時 上賜金四枚饑不敢用故常貸給諸公之間獨架上有奇書萬餘卷皆平生寸積而致之者手披目覽幾無不徧或有抽而問我者雖欲傲以不知弗能也吾閨中無姬姜抱中無少子兩子令各自經營其儒業悍然割去不復顧惜惟一穉孫趨庭習禮教之哦咏為箕弓他日之托客至令捧茗應門代吾迎送之事耳吾性不喜走幣結交平生輦上諸故人五七年不濡點墨又不喜持籌握筭規什一于市上故門無豪大縱橫之客時與二三舊友談說古誼溫繹舊聞皆過時迂澗頭巾老輩一切世事是非長短有言及者但微笑默然而不荅平居一無所好即美酒亦不喜食見人飲頗自覺愉快所最嗜者摘文賦詩年來此好漸減獨喜書

蒲眞坐疑塵滿席無思無為澹然游乎玄同之
域豈惟忘世兼亦忘道若將以此終身焉自此
之外烹芝朮啜茗葉焚檀掃地聽鳥披林或對
清風明月邀之共坐片時而已

書石里山房之青壁

浩海之垠大江之濱禦見以西碧湖以南吳川
越壤之交是東南天地之寬濶虛無處也石里
里中先人山房在焉兩山峨峨石秀以野林樹
周環雲水下上有逸民堂有小可軒有花香館
有山阿閣彈琴焚栴釣蘆永日而哦竟老先生
以此耕鑿晏晏芳聲不泯于閭外人無得名焉
海外三山十洲丹林洞府與夫秀岩紫岫蛟宮
蜃閣閃爍青眞或在煙雲之際日出之隅煜熠
並見可綰帶而坐攬之天目之源具區之輸三
江五湖渌渌諸流數千百派咸隨東海波臣日
日來會吾宇下不失其信嗚呼樂哉吾已與太
無者宴煬處和與無終始者相羊畧衍道與我
親心有天游見見聞聞黜而不用脩脩其羽浮
浮其骨此何異駕巨鰲之首一日三十萬里在
蓬山頂上行也其東則秦駐之殘碑其北則沙
丘之荒臺秦皇無靈氣漢武非仙才倪仵手江
山落照間安期美門安在哉

沈司成先生集後敘

司業沈幼真公之生也母俞夫人方寢疾故未及大期瘠特甚膚清可見五內手足指或不具而啼聲高暢徹閭外里人異之比免乳即謝絕一切戲弄玩好屹然成人器宇獨游情竹素古今無不該綜壬戌上春官時

天子方決事齋居求長生冲舉之術而海內爭諛調取容執政以人君其尊如天爲目公之論曰君子之敬其君也固曰如天小人之媚其君

沈司成集

後敘

一

也亦曰如天丁文恪公覽之盱衡擊節是異日骨鯁臣薦之第一執政大怒以爲譏已文恪厲聲持之書生迷所見耳閣下何遂自居小人而用爲嫌如不第一者請無敢與此席同官婉解執政佯諾而仍以冠文恪房抑之他房後榜放公名動京師而卒不能事態臣遂歸侍養六年穆皇踐祚而後偕不佞奉大廷之對也公貌不勝衣而取予可否萬夫莫奪言若不出口而物能名事能應叩之無窮屬有所阻于同人復侍

養二年始授史官蓋自是公數去數來在朝之日殊少僅以

穆廟實錄成與不佞輩晉爵一級而已凡十六年遷南司業往史臣擢用以不離局爲貴而呼司業爲嫁老女至南益厭薄之無何以南畿試事中蜚語則世局方更

上有所澄汰好事者競以建言爲名高而忌口波及矣故事史臣遷官由執政疏請銓部主覆行耳江陵炙手可熱公衣裾不撤其門而典試

沈司成集

後敘

二

在江陵寒魄後欲以傲惠何人其時公壬戌榜已有二相一死一生人情改趨故相所引垂首喪氣而公顧舍此馳彼哉向後兒女戚爲冢宰同館拜相復五人皆推轂公嘗起爲冢丞而卒不應詔有與公同蒙詔者每自辯數而公都無一言終歲重門扃閤朝夕啓居母夫人外焚香書舍尋繹舊業蓬蒿滿徑澹如也謂公欲貴而歷三朝官不過六品謂公欲富而田廬悉太公所貽無一椽一畝之益以終其身何也不佞

公久問字羨珠舊矣比入越得此二十一篇
根極理要發揮性靈自成機杼卓爾大雅三才
之道大畧具焉子雲深沈于玄長沙通達于治
孟堅謹嚴于體裁廬陵眉山條暢于論議公其
兼之乎余素重公文章今讀其文若二手夫
豈足以盡公二十一篇豈足以盡公抱而世之
人又豈易盡知公也古人有言相與非一日相
盡非一事不佞未能盡知公萬分一因公門人
侍御葉公之行是文也而述所太息世殆者如
沈司成集 八後敘 三

此如曰汗阿私所好則烏乎辭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甫譔

沈司成先生文鈔後跋

昔嘗與有言聲奢繁則實儉雕精靈越則輻陽
生故戰智懷愚所以自晦而懷卷思濟則又不
能無寄諸篇翰夫其寄焉者乎則與其以不得
已嘗吾技者乎則寧其殘焉耳也今勢之名公
卿豈不勢相傾者然勢以生之聲以配之而文
章以是乎為望宗乃亢焉驅世而命之自我而
又下一世以矜其尊然亦靡矣競雅辭耳其不
護行不顧疵若不蔽實者其恒哉小子宗周株
守公車曷能橫覽縱綜以闢古作者之遺頃從
倪大夫藥方君得沈長水先生文鈔讀之而後
乃知先生其崇哉於道深矣微重一文崇之為
誕也于黃石所稱道文合者其小子乎予讀其
所標四聖象詞則喟然嘆曰是其善易者乎有
四聖故有四易孰謂四易一易哉抑豈必不論
之為知也知復真復豈待七日蓋微乎其知者
矣讀序周禮則穆然有神明思焉曰傳其書思
其用致其用思其心其先生潤澤之微緒耶讀

魯論類求曰學六籍者以為之衡是其衡學而無靡于簡者虐讀孟子題辭曰孔子之道大得曾子傳而寔子思傳而精孟子傳而達其不傳者與顏氏往矣殆庶之微不亦顯乎哉讀子淵見知經曰炯炯獨知微微獨轉心精妙忽證者一人嗚呼淵哉若不可髮幾也先生其若鍼若芥者歟讀策邊方曰先擇將毋若擇守令其牧民撫兵之石謨耶策防胡則其賓夷之勝握矣策合射則其開濟之利威矣策經財則其汰清

異二

之急畫矣此固稽之為理學用之為政事著之成文章鑒鑒乎名理格言也今而後先生竟以微文見已耶雖然用以無用迺能以有用用異時

朝廷軫念舊臣發幽隱之光而登切慤之論則斯編也將不朽之事業於是乎在隱侯之稱傳子固曰省聽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遁流齊孫孟子于住代小子亦云即不觀見其狀貌得讀其書知先生知希貴

矣倪君酷嗜先生文圖所以廣其傳小子仍簡次其編而載諸削方亦惟曰不刊之書是可懸之日月 歲子寅仲夏溫陵後學吳宗周撰

周 翀

黃一德全編

殿沈幼真館丈滴露軒稿

每念昔日館下二三兄弟一時英雅肝

膽共展握文揚相期各建望乎千

載日月流易與者多年壯長永沈幼

真氏沈精寫筆博淹存籍甘勒丁家

以若者為不朽已當其在館前後五入承

明不逾世終榮彼好爵於中不以家

累自隨遇其門披其幃闕宗若傍窺焉

半山樊半陸沈時主時未終舒又卷時

上人美解其趣故筆墨之性無志名山

之曆宵解清卷化入神揮筆似妙片

雲可兩滴水可雲故是其天解委不同邪

前輩若中玄真公周若張公咸謂其文

神遊骨秀一似秋清脫月故非流草可齊

智而馳名已久雅久不化者表亮誰陳不

序二

侯誠媿之暇之為題教語以告同好藏

名山邪光熙于祀美恐國門邪格價十倍

亦何必張張衡於異日也

歲丙申中秋日南亮館弟陳于陸元

忠甫書於絲綸之署

長水沈太史晴峰先生文鈔叙

昔者尼父於七十子之徒獨薦子淵為好學乃由博文以入達之末由此其故難言哉游夏文學上首春秋之義卑辭莫贊頌若子貢猶曰文章可得聞性天幾不聞焉然則文者道之精華其致不二作者固難

聞六匪易後世文人才子專言文而理學家憚修辭又孤言道至云以班馬才行孔孟之學是猶論諫法者以龍逢比干心行蘇張之術皆雄霸之言耳不佞庚淺黠未知學自少從吾師幼真先生游沃誦其文嘗居其家塾頗與閒述作之大致蓋其才

天授無所不詣而其中淵涵不可窮際發其潤禮樂而制瑋策當世而憂深譚烟霞而意遠叙俗務而境恬凡前人所獨有者皆橫縱如志而有之乃其述六經論孟性命之旨其言談廣微妙壹宗孔而尊孟識者何從岐才子理學家而偏目之信乎

二

斯文與道合者非溢論也儻所云軻之死不得其傳意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不佞庚乃何敢望游夏諸公之後抑推尊所聞其則不遠則有鄧以德李本寧諸先生之叙論在文章自天下公器良不敢阿所好竊附于師門之端木以傳來世云爾廣信

守諧字陳君為先生入室弟子謂江右文學奧區有慕先生出處語默之緊而未得盡讀先生之書者故誦之暇翻錄其門人筆侍御舊刻若干種廣之幸余同此念又同事以方樂觀其文教之大行故綴言于末簡

皆

萬曆癸卯歲季秋月吉日

江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門人陸長庚頓首

百拜誤

題沈幼真太史滴露軒藏稿

子與幼真兄同游著作之庭處則共席出則並轡蓋時時譚作述家事矣幼真篤意博雅兼綜群籍上下千古究極閎奧而子喜為司馬子長之言乃幼真弗是也曰君以子長師世本耶而君抑師子長耶既有真子長矣為子長言者夫乃遜古人而左次乎善學者必不師其唾餘不佞弟且借前茅直攻君可子聞而善之躍焉深省思更故步然予為文若白駒新繫非歎良在

沈氏滴露軒藏稿六序

御馳驟罔諧幼真則如天閑上駟自饒龍性終朝蹀躞有千里萬里之氣而未嘗失尺寸也予心服之自以弗如云方今作者輩出簞席之上欽然文章具屬總其大較無出前兩端抑兼綜者造端鉅而緼釀深偏致者取路捷而登峰峻為予則易為幼真則難予安敢守持堅白不相下哉幼真雖典在筆札乎與之抵掌論國家大體四方利弊九邊要害尤鑿鑿中窾皆可施行嗟夫議論通古今喟然動衆如饑渴斯

亦今之子瞻也余雖為執鞭所欣願焉第幼直
今復引去巖居予亦得謝病去俛仰人世於我
浮雲顧如此大業何勿直若念茲不朽無忘所
為持論者我日斯邁而月斯征異時聚首杯酒
淡言各致其致以相廟切不知兩人者竟視予
長何如也

庚辰春暮蜀郡李長齋元甫書

侍御葉公得沈司成文二十一篇既校行
之矣汪歸安亦司成門人也復梓其滴露
宋潘耒野乘序

軒藏稿李宗伯元甫為序序言司成不規
規司馬子長匠心而出居然典刑余謂子
長叙事及所寄慨處自是千古絕筆惟短
于談理若禮樂書無能自造一精語司成
揆贖索隱鉤深致遠宣俗儒可及瀛洛關
閩超漢儒林文苑而直詣鄒魯職是故也

南新市人李維楨識

自序

韓退之之言曰士不得所願為於時則退而
寬釣窮窮搜遠紹勒一家之業編之乎詩書
林倘無媿色焉余嘗壯其言退耕十九年無一
日不披誦未嘗以櫟示人頃友人李本寧入浙
相期湖南淨院覽渠新構余亦為出橐中草二
十首頭白弟兄會面常稀相與嬉戲不減少年
銅駝故態別去不謂遽付剞劂為青黃災覽之
皇恐失味本寧素嶽持衡量嗟乎此何以解

自序

六

免後之人即自與不阿所好恐亦扣波而漫及
之耳蓋不佞之文不佞自知也性如蠹魚好食
神僊五色字收殘拾秘日供果然之腹不盈不
休生卒常愛總人間未見書然性又濶遠好嚮
青蒲上湛濯以心過攬塞時獨觀大略而已最
不喜咀其裝實瑣尾處往銷金汁玉有似薑
稚川丹漆興會忽舉伸楮肆筆縹緲之間雲翔
川飛意當掃盡已披芻狗乃始噉然一快恨不
得曹東阿謝康樂李長庚輩與之同遊述作故

才不能盡暢其志也窮乃謫拙憤乃愈退老槐
婆娑壯心未已自謂是者差可近之身亦何關
能事烏足指揮千古乎本寧乃云相與非一日
相盡非一事吾媿矣媿矣昔孔子述道稱天未
喪文、與天符則豈藻瞻煌、之謂夫入覲桓
之藩者玄珠在其下不極淡不入手今者去之
尚遠余心所自曉豈敢謂能也不傳可焉庚子
秋日幼真自題

滴露軒藏稿目錄

序六首

論一首

策二首

解二首

書三首

記一首

引一首

講義一首

祭文一首

跋卷末二首

西蜀李長春元甫次

沈幼真太史滴露軒藏稿

長水郡當湖沈懋孝幼真甫著

門人婺源汪懷德夢得甫校

課士錄叙

自士學多方而孔子之道不尊六籍之家樊然
殺賊大義不章蓋世之季也天下事靡所不極
徒藉士之貴鎮而持之士如自失其貴世將焉
賴非其士不貴也士以經術重經以孔子所折
衷重六籍不章孔子之道不尊士又奚貴焉方
梁之滴露軒稿入

乙

今公車之牘何歲不上 明詔數下端習正文
廣厲學官黜二氏百家言統一聖真意非不殷
然盛已始自校學課士郡國薦士至乎南宮所
籍獻士奇文誕語日月不同分曹競轂九流蓬
起主者披士牘至不可句讀解理處拊手涉筆
輒賞神駿稍視爾雅難和聽之唯恐臥拱手筆
不下矣雕幾日貴價溢通都利祿之路于何不
勉焉前唱于後唱嗚呼售瑟捐榛莽載道宜其
然也風尚乃如是即令今日抱遺經博士先生

危坐鼓歌月旦申之俾從雅化猶之乎南轅北
指必不返矣蓋聖人之道大得一察焉無所不
可借也人之明慧無加士之文心操筆輒利又
無所不可入也頻年來經生摹聖人口語入之
子而子入之史而史入之內典秘文將無不可
倘來寄寶盡納笈庋徼外鳥言並登几豆鳥在
其尊聖人也假令孔子刪正六籍閭閻洙泗上
其門人弟子輒引二氏百家日與抗衡而各伸
其雕龍談天之辯舉世皆行相輩下喬入谷返
梁之滴露軒稿入

二

戈相攻者耳尚得為孔子徒乎世風靡靡亦大
可慨已往在壬午錄士不佞嘗代置而言曰成
弘之盛際士不覽非聖書市不售家不蓄長老
以為記于時學者循循擇矩而蹈之自近世二
三才俊倡新奇之文剖觚琢璞雅道淪亡其弊
必且見十年之後竟以斯言得過當世之顯人
謗駭燭天由此起今且十餘年驚凌桀悍在而
紛如世之君子不綜其源愈弗其瀾戰代之傾
危東京之坑憤西晉之空

並集此時

而士風人品又遠不逮昔人江之泳矣不可方
思則迂史竊慮之十年前者非過論也秀水博
士汪君叔圖自始蒞官而士有壯頌之事思悅
其操趨刻厲廉貞以我作范及昔人知感慕興
趙松韻勝香風規洒如也其才具宏深而論文
雅有式度乃籍其月會文與諸庠士就而摩切
者之文如千肯行之四方並稱瑋寶其高弟宋
生儲生以博士為壬午舉士未乞言不佞安可
從旁是顯其邑中長者衡文事乎我儒者家宗

卷之六

三

統源流世世守之確乎金石諸君子由本師沂
而上之與不佞皆誦法孔子者倘或紛紛焉外
構其畔經侮聖者相與媒富貴取容世人恬不
知惟則師友相承之誼亦何有於眇余故因博
士先生敢効愚忠以亦日者功令所申厲之指
也諸君子倘毅然以罷百家尊孔子自任董生
一人足移宇內無云筆墨之成文章而姑自游
戲焉

魯論類求叙

昔吾孔子論垂六籍握斯道大中之衡蓋千聖
不能易焉詩書者其手自刊刪禮樂其所訂
登次皆不以已意入一字論說其間春秋雖云
義例獨裁良因魯之報書增損其文耳晚乃好
易韋觚三折為之剝心焉然皆即文周本指贊
揚大義卦言卦繇言繇無能有加之者矣自稱
述而不作第與來學者清眉目指頭顧耳其實
皆堯舜以來人生日用之常道耳何作何創之

沈氏論學

四

有以吾師真實語也其與七十子之徒聞閭洙
泗色笑雅言兩面授指次以定千古學法稱當
日的傳者乃具在魯論之書其言平易明白苞
蓄渾成分明摩出一尼山老師襟宇貫串六籍
中正確當可由可知可傳可久下學循以自可
以上達天德而讀之者常不能窺萬一故求道
太高錯仰太銳讀書之路多所總襟忽其平淡
驟希神奇自宋以來學道之士久失其資之近
溺其師之說據其見之獨以子百氏之

膚臆而欲入仲尼數仞之牆。何由得入哉。聖
之不一道之不貫其根源全在此。某昔在館下
嘗言學六籍者宜以魯論為衡。其入之也甚近
以書不比他書必神契精沉。類求其故以漸開
解。反之此心洒然如見吾真體焉。然後六籍可
論。百家之統紀可得。而一以顏氏所以潛心守
約。竭才不厭。而如有卓然於前者其真體見也。
其他門人高第弟子之言與其所記自宜列之
後簡。使各成家不相殺亂其因問以對。因事以

論其精義

五

發者又可自為一類。以觀聖人接物應幾之緊
唯其曠然獨發。於然簡淡一言半詮。折衷千古
若易曉若不能盡曉者。此中勿極致之言。以臻
默成。上士從容玩思。以有得焉。吁亦甚微矣。豈
易言哉。某衰齡淺識。以為字內書籍不可勝原
惟此書宜終身誦習。心領身發。而默會之有終
古不能盡其妙者。兒子代為類鈔。余手加臧益
乃始成。編嘆乎自程氏兄弟後。未有知好此書
者。因著數語志余心焉。歐陽氏有言六經刪定

皆孔子六十上事。蓋其一生精力貫串歸一至
此。縱橫自如。分判不踰規矩。論著之文字常簡
參稽之日。曆彌長。不棄揚於速悟。而要自以不
可復加。不似後儒作多述少。以見解為奇者
也。幸而微言猶在遺矩。可循果能如孔子之信
而好古。發憤敏求乎。庶幾得門而可入矣。

沈氏論語精義

六

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論

昔者聖人治天下非能役吾心以定天下也知天下之勢必自定乃定聖人者不敢以一人之意亟亟焉求其定也唯不求其定而常握其樞天下之心久之乃自定斯為神聖至人之道術而已嗚呼聖人治天下亦何道術之有哉世見平陽相齊避堂舍蓋公蓋公授之道術而膠東諸郡士人大都不能明其義史氏微見其意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其所稱太上指也及

漢史記卷八

七

平陽為相推以治天下民思其德作歌歌之亦曰載其清靜民以寧一蓋清靜自定至人遺言蓋公所為托平陽以拯世者耳世亦為知民之所以定哉自世有才知儉薄之人出以為天下之大樊如也不以繩約整齊之則不定非彈智鼓術竭心力與天下從事則不定方其未安且治也旦旦焦思以期其定令行禁止若見天下靡焉從我庶幾可以亟求其定矣而民不昧煩苦屏息累足不敢吐舌彼人自以為天下已

安已定已矣又慮萬一者復如往時之分裂繼橫不可制禦一切剗削經緯妄希上古置之乎蠢蠢侗侗之間可以貽萬世之定嗟乎孰知人心一決不可收欲其定乃愈不定乎則周秦之季可鏡已真人翔灞上召秦中父老而耳語之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秦以百法千條束縛爾等吾今與爾約者三條耳且殺傷人與為盜賊有不得死者乎吾法如此足耳於是秦中父老大喜過望挈箠椎耒持牛酒望之若時雨後

漢史記卷八

八

之若流水自然然而然不勞自定則清靜之明効也哉然而高帝不知也天使之而神教之也天下既定蓋公以道術為齊老師平陽與之語大悅師之一施而弛市獄再施而守九章甚且飲醕終日無所以勞天下惠帝臨朝以嘆免列頓首微陳厭指嗟乎平陽所受於蓋公者深矣遠矣吾謂天下新離湯火當以之時天歌平定天下宜有此人宜行以道豈獨高帝不知即參亦不知天使之而神教之也嗚呼寧獨秦武夏質

商嚴至周甚文文勝之極天下離於清靜之域
又遠矣自周以來迄漢之初千有餘年間太樸
大散醕白不完管商為之而天下不定申韓李
斯之徒為之而天下又不定孫吳儀秦之徒為
之而天下又不定非天下難定也人以私心淺
智急求其定者之過也故諸子百家之徒自疲
自擾既已殫殘天地之元和一時民物受其播
弄遭其傾危如坐風濤漏舟誰能自必其定者
由以觀之人若多欲事若多變道若多歧智能

梁吳潘壽軒藏稿八

九

之士若以法天下之勢其必定於清靜也亦奚
疑焉清靜者非他定吾之神與天下相委蛇從
容化導撫摩而柔熟之天下之情歡焉帖焉不
急其定而自定以澄水于庭之法也天下之人
終歲勤動而朝堂肅清閭井晏如者非不為也
其端委不自我設也我特為之清疏而寧戢之
耳歷試諸術乃見良方惟清惟靜為天下寶豈
不誠貴之哉太上之言曰我無為而民自正知
我希則我貴其是之謂乎嗣是有代邸之玄脩

與天下相與乎無與相忘乎無為漢之元和
與成康比隆則平陽樂道之効且四十年被之
辭之人身焉哀姬之造求以繁文是苦人於損
讓監折間而終日不怡者也秦之俗孽以汰律
懲以斷割是苦人於鞭箠敲朴下而終日不寧
者也設有人焉拱手其旁徐出一言為之解以
兩者之苦寢之以衽席休之以大寐則弛然安
樂如更生耳吾以是知無為之有益嗟乎從古
以來稱開泰定傾者豈能設其所未有不過去

梁吳潘壽軒藏稿八

十

其所本無而已天本自清地本自寧人心本自
平各安乃性各適乃情無多用智巧之人以汨
擾其生雖伏羲几筵之治何以加此相天下者
不專在有才歆天下之定者不專在有為以無
為而為而為一出乎無為以真皇軒以來所貴
之道也九原可作吾當誰歸必也平陽乎

刻 御府玄兔圖詩卷恭題其事

萬曆九年辛巳三月三日

上御文華講畢 命中使宣召入直史臣脩撰
臣家屏臣懋孝臣元忭編脩臣元震臣以詩
等五人入至 筵前扣頭訖

上命取案上玄兔圖玉軸付臣等曰可並賦詩
臣等扣頭恭領出

上復曰輔臣以下皆可賦之親書於軸並得用
圖記記之越三日輔臣及在館諸臣詩成皆

卷之六

上

親書皆用臣等姓名私記恭題以進

上御筆署其前曰玄兔圖詩卷 命藏之內府
為萬禩珍于是臣等淺薄之詞咸得麗卿雲
之盛藻依日月之末光列在圖書上干奎斗
將與古廢虞詠周之佐並傳墳典式垂無窮
可謂榮遇一時流聲千載明良喜起卷阿鳴
鳳之遺音也其六何幸臣改姓牒周詩有兔
置篇及覽圖籍黃白二兔並稱永命禎符然
自昔未聞有玄色者有之蓋自我

文皇

宣皇盛時始北陸外屬夷而獲來獻說者以為
水德契天瑤星應斗主蘿圖永固絕徽來庭
之象載在史宸夏古未有今者玄兔圖玉軸
乃

宣皇御染也圖以淡墨微圓其旁似碧空滿月
上有森列四照之丹桂花子垂垂下有歲筵
絳蒂之瑤草紫白奕奕兔居中間毳比纖烟
神如秋水意態安閒不跳不躍恍與靈囿中

卷之六

上

殷殷濯濯群動諸物並遊乎率舞之天彰施
乎七襄之采真東序之秘寶蓋宮之上珍也
夫其丹青所傳猶然照耀乃爾遐想當年
彤庭獻見陪游
御輦之時靈應珍奇聳搖觀眎有不契
聖道於忘筌矣
睿思於懷賢慨焉願得腹心干城者以佐太平
而寧四陲乎今
上仰稽

祖烈凝睇茲圖其於紹天輯瑞寧遠經武之畧
抑亦感業之一助云後十五年有海虞趙固
者圖其副勒之石臣謹拜手頓首追書其事
是日也奉

詔賦詩者自大學士申時行而下三十有五人
列名詩之右如輦上所署焉昔宋臣歐陽脩
自言歸田來顧瞻玉堂如在天表繫心紫閣
寤寐以之雖在獻畝一飯不敢忘恩哀年伏
處綜述前事因檢點諸臣名氏足以知榮寵

沈氏詩集卷六

七

為虛名付生平于一夢而猶似不能忘情者
一念奉奉之誼亦徒以告諸田夫野老佐一
文林佳話而已異時天壤間神物呵護以必
千古炳炳無窮已者云臣沈懋孝恭題萬曆
二十四年丙申十一月既望

經財策

夫稽國用之出納察財貨之盈虛挹有餘之費
酌不竭之源持之初制以定其經濟之時勢以
通其變若此者經國訏籌而司農先生所日夕
握筭而深惟者也乃明主當以道臨萬方義
正群品巍巍堂堂不言所利豈敢舍所學譚功
利屑屑言有司之守乎姑借俎前一匕少佐司
農之笑請無論古直言今日事國家富有宇
內歲入之金不踰三百萬而馬價關征鹽筴之

沈氏詩集卷六

西

錢皆在焉此所謂司農之定額也而國用一歲
中供邊者四百萬上供入于大內者一百二
十萬百官之俸給軍匠諸人之常筭復不下數
十萬此亦所謂司農之定額也而詔出之數視
詔入者反浮二百數十萬每歲必待司農之艱
苦補苴甚急甚吝不能慨然者久之而後僅僅
給焉可謂難矣然又有難者天之不能無水旱
天之行也歲歲有之災傷所在見徵者不徵焉
新徵者不徵焉舊徵者不徵焉倘南北水旱一

時數省或歲輸重地比省皆災則以三四萬之
歲徵將縮于定額之內而彼詔出者又誰肯為
之減也此一難也邊需有額矣而烽燧所通應
援調發不時有數十萬之軍裝焉 上供有額
矣而或大禮肇舉大工時興與夫非時奉 旨
之宣索則一歲中常有額外 上供之數百十
餘萬焉詔出之浮數必歲歲補苴尚且遲迴不
能前而此二端者旦夕又逼迫之以去則歲入
之不足者歲歲積匱而無能給之矣又一難也

宋史高宗皇帝

十五

所可僅賴以補苴者不過輸納一途耳杯水之
沃車薪何裨萬一哉自嘉靖季年以來當事者
歲籌之而無策旁觀者曹議之而無効比之無
粟之糜知其無以為也于是前日計事者遣使
四出搜索各布政司鹽運司及各府州邑之庫
金帑而歸之京師而天下之帑財殫矣盡稽各
撫按司府之錢錢以實內庫而天下之官不敢
名一錢以濟緩急矣今天下有司以徵糧及額
為上考而鞭笞之下天下之民力竭矣嚴挾厨

傳括之以津互市之費士大夫奔走王事者曾
不得一夫一馬與郵吏比榮而天下之士大夫
怨矣互市之費歲且數十萬陽如是而陰倍之
而九邊之士貧矣舉清丈貴浮增山林陂澤數
牧之閒錢無一不掃盡而天下之利孔涸矣萬
曆十年前太倉之儲所以稍給者皆當事之人
歛怨殫身股肱刮骨而僅致之者也此其去棄
孔昇鑄之徒一聞耳以望管仲計倪范蠡劉晏
亦邀不可及况可謂之大道長策乎若論大道

宋史高宗皇帝

十六

長策則曾子與之論平天下盡之矣非迂說也
一曰有德必有德有人人主能脩德清心愛養小民
自然天降之福時和年豐為人上者享其貢入
何憂不足二曰不專利以貽民人主以義為利
不私其藏素儉風行苞苴自絕閭閻小民欣然
樂生烟火萬里其富無涯三曰務農重本天下
之財皆出于農驅游返惰盡緣南畝輕徭薄賦
與之休息所在登榷物力自平四曰節用去浮
人主好儉人誰敢奢約已以裕人乃稱真儉猶

外而肥內名儉而實非夫此四者特在明主
一念轉移之間主而奢也大臣將風之以儉主
既儉矣奈何不以大道長策進乎斯道也大禹
氏一行之而菲食敝衣茅茨土簋以勞萬民九
州攸同未聞乏用也后稷公劉再行之而來遊
率育積倉乃盈無遠幽風升堂獻功未聞憂匱
也近代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行之而粟紅貫
朽餘糧棲畝當此之辰財不蓄而自富未聞甚
乏也故魯公欲加賦有若有君民一體之對自
沈太常寧野藏稿入

十七

後名臣魏相賈誼魏徵陸贄韓琦范仲淹司馬
光呂公著之流老成憂國言若著蔡別無卑近
小補之策具在前史論之詳矣蓋同一富也富
國濟民損下益上則衰亂之象而剋削箕會之
臣進足下儉上損君益民則豐阜之徵而老成
長慮之臣進故用人不可不慎經國不可不擇
以平生之所學所守願以少佐前籌者也

明主倘深明此道知足民經國元無二義紆籌
有四封之外而小算乃在都箱之前積怨在壠

上之心而短計乃在錙銖之入在公得其一群
王得其十諸路分其十細民失其百曷若曠然
下明詔與天下更始一日之間歡呼暢快天下
歸仁豈非大公永利之道乎司農然後藉祖宗
初制酌近世之義增分別有餘不足為百萬蒼
生流涕而言民窮財匱事極當通宜從上供
始則凡邊餉之當核宗祿之當議二十四監四
十八衛之當汰天下兵籍之當稽冗官冗食冗
用之當省也田鹽法錢鈔法之當復皆徹首貫
策史淵寧野藏稿入

六

尾一一酌初制而定時宜一清之而數十萬可
省也一汰之而數十萬可省也方全盛之天下
即開創以來之天下方富有之貢入即累洽以
來之貢入不出十年而民生國計無憂不足矣
不然而主方自憂貧司農者又佐之憂貧開採
不已而箕綬錢中涓四出四民失職其未必至
加賦大失人心以召大亂直可須臾俟之耳使
管晏若在猶然汗顏言之况學孔子孟軻之道
者哉

上古作結繩解

余誦易翼至庖犧氏仰觀俯察羅天地之精英
經萬有之情態始分清濁摹奇偶作八物者
而掛之空無之間喟然曰德至矣是千萬禩之
教之宗乎乃其下即繼以作結繩為網罟以佃
以漁以為蓋取諸離云嘗昧昧心疑之不得其
解夫庖犧至神聖結繩創始于先天宜必與畫
卦者同功何區區止以佃漁為且上古淳朴未
有機心烏有機事聖人始作網罟以示人將無

九

十九

開天下智巧之端吾想聖心並育群生何教人
掩取宰殺自足其食喙之私乎恐淳古大聖人
意不到此乃其取諸離云者又僅以相承相麗
若佃漁之狀爾也抑何用之者之淺也及讀至
離也者明也聖人南面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
諸此也乃悟曰結繩之取諸離也殆謂是乎昔
鴻濛之世人所為自衛者百無一焉既無裳衣
宮室之屬而以一裸蟲偕處群物間彼禽獸蛇
螫昆蟲者能噬能攫能咬能刺能傷毒人寧止

集

二

一二已乎則人之力必不勝已故衣裳未垂也
重門未設也棟宇未建也孤矢未試也舟楫
馬未有也而結繩之政先之矣聖人若曰以此
區別異類藩衛螫毒隔遠羽毛介鱗之溷溷
蠢者而獨立我生人一類於天壤間掃除廓清
顯設其靈心以自殊異於化日光明之下然後
聖人者得南面而臨長之則結繩之用弘也則
離明之義溥也其用之佃于山者不猶之乎後
世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之說乎今之檻虎兇者
不能易也其用之渚于澤者不猶之乎後世驅
蛇龍放之道不以介鱗易我衣裳之說乎今之
捕蛟鱷者不能易也吾觀周禮有冥氏者設置
罟以阱攻猛獸而驅以靈鼉之鼓有穴氏者掌
火以攻鷙獸而獻其皮角有庭氏者以射目之
豸射國中妖鳥有澤虞者掌國澤厲禁以驅介
蟲之毒有山虞者以大獵致衆禽而珣焉蓋中
古聖人設官分職以服不氏蒞夏官之屬即一
獸一禽一昆蟲之為民害者必殺乃止又況上

古聖人結繩之始乃開天第一義而僅取鳥獸
魚鱉之屬以充庖已乎必不然矣故茹毛飲血
說者以為草木之毛如宅不毛之鮮乳液之血
如虎乳稷氏之鮮則上古不取充庖者此又一
証矣乃知取離之義所謂嚮明除害驅其蛇龍
禽獸處其中土之謂也非兩目相承而物麗焉
之說也夫既闢除諸物芟夷諸毒而我人者始
得建三緼綜五典雍容文明自表取靈乎萬物
上如以則於日中之離不大懸合乎吾嘗論並

集卷之五

三

生不害暴殄有戒者聖人弘覆之仁區處居方
生全保衛者聖人匡飭之義竄殛之加於凶慝
干羽之加於裔夷網罟之加於禽獸蟲魚皆為
生人驅除耳其義一也洪荒始闢人災物害賴
聖人漸次平治而消彌之其後生齒繁育天下
事日以多故易之書契以為記耳蓋至官治民
察而嚮明之治始大明于天下乃邇其創制尚
象之初只一結繩治之目鳥有書冊文字乎哉
吾觀漢初承秦燔禁之後以綿蕞立禮以二章

約法以豐沛小兒歌起樂夫非尚有上古結繩
之風者歟嗟乎天地之氣一也靈氣常少煩氣
常多人類常少穢類常多設使從古無聖人者
為之分別區處清滌疏明而令彼鳥獸魚蟲者
為麗不億偕生于此偕聚于此蓬蓬然充塞宇
內其勢人必不勝物故韓退之云如古無聖人
人之類滅久矣何以為萬物之靈闢乾坤揭日
月哉今我輩安居優游冠帶陰誦覽八卦之文
想結繩之代玄風邈如閨澤到今蓋歎聖人之
功德我者雖與開闢同符可也

集卷之五

三

復黃內翰白夫書

承手翰下詢志事以鄙見商之吾郡中事大當詳者一曰胡督撫之戰功始大捷于王涇皂林繼解桐鄉圍又受徐首降事於平湖而旋即殲之此百世功不可磨滅者鹿門之文尚不甚詳然而鹿門此時在事知其詳也非門下掾管自揮來者何觀二曰劉太守保捍府城與區畫各縣守禦之備以公古之誠毅人也慮患之精得民之深近來無與伍其抗趙文華而得自展布

梁溪清露軒藏稿

卷三

於兵革倥傯之際非杰才孰能之三曰劉兵道勇略擔負弓矢刀戟皆有絕藝荆川往往遜之在平湖臨敵率士環甲先登乃僕所知見一時督撫策於上太守撫循於中兵道披執於外皆吾土之長城也痛定思痛此等人何處得來四曰胡趙二督撫相繼議處海上兵餉訊月出洋之備其有規畫五曰海上築立塘工六曰鹽筴田蕩在民籍之外其課入以佐大帑其巡徼與海上之寇太湖之盜往往相關此數事述往待

米有裨民社想高明已自注神特撰外其名宦鄉賢孝節等在門下素日必有定評表表者如曙星汶汶者如燕石寧少無濫惟尊裁特嚴之毋借聽於匪人承索鄙文謹錄數首應命班孟堅潤色漢書令澤一文人丈人起而比於盛周之撰倘特為刪正亦不佞弟之幸云作者勞觀者逸拭目竚趾令得見異書

梁溪清露軒藏稿

卷三

叙延津三先生語錄

延津蓋有三先生楊中立羅仲素李愿中皆宗程學云自程伯淳先生得孔顏以來不傳之學振興乎聖遠學絕之時其後又得元晦朱先生發明昌大之而六經語孟學庸之指堯舜周公孔子群聖人之道始大明乎天下炳炳如兩曜麗中天行乎千古矣然伯淳當日甚愛中立中立歸劍南拱手目送之曰吾道其南乎中立傳中素中素傳愿中愿中乃傳之元晦然則上承伯淳之傳下啓元晦之正學豈非三先生者演接其間涵暢推明之力哉不有見知孰開聞知三先生之功於道脈顧不宏鉅已乎元晦先生稱道述言往往曰愚聞之師云今伊洛性理諸書宋史道學等編三先生微言薦論往往而在自余少小所瞻對恨未見其全書余架上頗有龜山集延平問答等書亦未見三氏之言之合今者遠得道南三書是東海內翰陸公佐延津時所刻者而余同志之友陸仁卿適守延津

因為叙數語封題寄之俾再刻傳焉嗟乎學之不講道之不傳其亦久矣三先生並是以邦先覺其遺書今者復合而前後而陸公皆延津官轍名流則是書者將非青萍神物曠千載而再合者歟斯真天下寶豈直繁茲四飛在牛斗之間而已

與張嵒嵒書

浙自倭奴內訌幾三十年不見兵革頃兵民
攘一時交作于省會其為危急烈不暇施為有
甚于倭奴者明公下車指顧一舉而鎮帖掃除
若拂塵然凡生於此主誰不仰 主上屬任之
明而履戴明公之德之厚也故民變之銷也是
輕霆銳斧之破柱而屋瓦不飄也兵變之銷也
是膏雨疎風之解臘而枝條不傷也曩使庸衆
處此以寬治治民為常法則腹心之癰必潰以

卷之五

五

急治治兵為常法則四出之漏難支反掌之間
數十城根本之安危立見剛柔惟其所用弛張
不拂其機非廢條蓋世之才而孰能之然方今
九塞之事大於浙中兵民俱困而虜日以驕竊
計 主上北嚮拊髀未嘗須臾不注眷於明公
也而新命果下矣虜誠順誠款王者天地覆持
何所不可虜或無厭有他端即風雷互用亦尋
常事義主防邊不必捕虜正主兼覆不必生靈
長笑在得邊和神武在聞風自戢此皆夙昔所

奉教指者敢請益為明公指日正位中樞 主
上志恢 二祖威攘之烈摯九塞而委心壁畫
焉太平之業喁喁可致而望矣不佞兩辱教賜
以病未能頓首造謝故先道所以傾嚮之私如
此

卷之五

五

修建石莊里中祖廬記

東泖之上石莊里有先人之敝廬在從吾孫而上數之十三世于以焉石莊者昧國時江淮樞管石都尉之賜莊門前案沙曰石田是其飼鶴之田泖上浮沙曰石亭是其醉醒之亭吾廬北有樞管廟西有石氏壠跡田者嘗標出其碑版則學士歐陽玄功筆也平湖縣治北界以是盡處從此東出泖是華亭縣治西南界上飛雲起東江出日來東海三泖襟于震三山拱于午

沈文公集卷八

三

亦風清而局遠矣泖之水從天自西下者匯于泖以入吳中浦溆之水挾海潮東來者匯于泖以出其土田高下正中不甚苦旱潦吾沈氏世耕以土而世世誦說古之人春有含桃塢夏有維楊畔秋有芙蓉嶺慕之羨冬有稻梁鷄蠡之饒流水為之珪帶而沙鷗為之友朋義哉乎不謂樂土乎哉自吾始祖以武康之派負耒剪荆而卜居此也五世而有悅耕府君始有堂皇龍畝悅耕棲稼軒始受里中役稼軒授東洲始為

沈文公集卷八

三

將仕郎基下之田數頃東洲所貽而廳事東洲所構廳事後兩桂已拱花時香氣襲數里是東洲所植廳事中一藤几一雕簟猶然東洲所授乎上世物也前門舊在案沙之南吾大父兩山始浚今門前之河移其門于以案沙舊為獨印吾父肖山始築堰截其東偏竟取九灣涇之來水會其明年孝始登第子孫以蕃于是堪輿家爭言吾廬得勝處無能加損改鑿之者矣苗方塘而南望吾廬儼如一巨艦焉若有首尾有舵檣其後廳事西辟正若舟之臥坐處氣脈脊會草于此先武康公負耒剪荆以居後之人者只此五丈地是已地有固然其初曷常擇取而處之吾乃知地理者天授非盡人力也嘉靖乙卯丙辰間渠寇徐海陳東之屬梃合倭夷萬頭浮筏而來蔽于柘林下沙驅脅之徒數十萬每取道吾泖上行殺杭嘉湖蘓諸郡掠其金寶子女以歸得氣迭出來往若批虛然徑吾廬者無慮百遍丙辰夏有數千頭近數于呂巷無日而不

來池臺竹樹蹂躪盡矣然中多華人識字有見
吾兩山遺訓滿堂及吾書齋中壁間淋漓翰墨
亦稱詩禮良家有相戒勿犯者故他過處一炬
灰寒而吾兩廳事端然獨完適有天幸自以兵
草交馳捷成大帥若俞君大猷劉君顯輩往往
提兵傳舍于此耘者遁徙巷無人烟吾父始以
已未移居平湖南郭之三登里中而祖廬者惜
哉離離乎彼稷之苗矣今日安田里見太平吾
思兒童時事以又一天日也隆慶庚午將出

遷葬舊廬詩稿八

三

補史局吾父始分授西子田廬以祖廬為先人
拮据所自基跡所起授我宗子而念興復之者
非我不克命為宗子廬令收田入漸圖修復孝
以職事奔走官下者二十餘年先人歿田入不
可詰今者棄組歸來念先廬蕪甚勉自罄竭以
終付托之志乃以萬曆丁亥始葺重門廳事園
林池榭將次第新之葺者什一新者什九所稱
堂構之謂何亦既晚矣丙戌秋而白龍來邇北
盡拔人廬望吾廬而返其年夏堰右大將下有

青龍夜游五采騰燭如霞已而忽不見丁
颶風起海上震蕩千里無所不毀拆敝廬久圯
不損半椽往往若有神物者護而持之豈吾子
孫之將興也歟蓋吾武康公來以想在吳元年
以前悅耕稼軒兩公當生永宣之盛歲月綿邈
譜牒無所聞傳東洲生景泰西山生弘治吾肖
山生正德吾弟兄生嘉靖吾子孫以下皆隆萬
間人人應十朝歲更三百出之乎兵燹荆棘煨
燼之中風雨剝落飄搖之日久而新構載復舊

沈文肅公詩稿八

三

物猶存嗚呼鼎革廢興之故孰非天道吾聞十
世為善神明所扶吾祖宗積德累善綿延至此
何必顛顛論地脈哉昔姬公以忠厚植國尊親
訓家周祀八百暮迄漢初天命之矣為吾子孫
世忠厚世尊親無改其耕讀善為可繼成之則
天吾兩山訓戒二十條吾肖山宗規一編炳炳
在牆廬上將非吾之創垂大訓世世守之者夫
嗚呼人無百年之時而有萬世之精神者遺澤
遠也人無萬世之慮而有百年之箕裘者子孫

賢也貽厥孫謀非德弗長繩其祖武非德弗昌
嗚呼敬之哉宗子懋孝記

卷之六

三

重刻劉虔錄序

劉虔錄者纂源徐子論學之言劉虔士嘗刻而傳之又嘗刻之閩中矣會其虔州門人劉君允玉令平湖以徐子之教詒士士以風起故再刻劉虔錄于平湖而以徐子之詒湖士者附焉刻成劉君問叙于是叙其大義以諗于四方曰昔者吾讀六經求孔子之道蓋慨乎大哉不得所入也入之莫近乎魯論之書其言渾涵純實不輕語止達往往詒人自學入而上者在焉當時門人親炙教指錄其精言以憲來者故學不越夫入孝出弟敏行慎言忠信篤敬以有事而仁體之肫肫不息者於是乎無所不貫若稀苓葛陽之引年也迫之無近効久積則神明通焉故孔子曰吾下學而上達依中庸而莫我知也吾無悔也以真孔子教汰也凡言頗超徑悟不由漸得不以近入乃高明之士得外學而韻言之者耳所謂後世有述孔子弗為也孔子歿得其真傳者孟子與氏程伯淳氏耳二千餘年間豈

無豪傑儒者竭其才之所詣以為學殫其機之
所通以為教而大中之的至近至神要之不可
以力求故其道非不光顯于時及其久也流弊
各極于天下何者源在分秒流在千里不可得
而掩也當子輿氏時伯夷伊尹柳下惠與孔子
並聖而子輿氏曰三子不同道乃所願則學孔
子伯瀉氏生平任道之交宜莫若邵堯夫張子
厚與其弟正叔今遺書具在而伯瀉于三子者
時有未滿焉蓋幾希妙巧微覺其偏則其流弊
固有所必至善學孔子者其嚴也如此故曰伯
瀉歿而孔子之道之全未得傳焉嗚呼士生聖
遠學湮之日異言喧沍沿波近代與其汶汶無
所入則曷若直師孔子為至也徐子志孔門之
學卓然有見乎此心生生不息之機曰仁者人
也吾學為人而不師孔子可乎故其詒學子曰
凡學只是求為此人為人要十分至善而至善
樣子在太古聖人又曰孔子一生惟好古敏求
從事下學不枉費一毫精力而從心不踰矩之

地自然馴致猶陟泰華登絕嶺目前所履一步
亦卑近也蓋世儒棄學求心以虛寂為玄解故
師心自恣而入異端徐子即學求心以生機為
實際故信古力行而趨大道此劍度錄之大指
也循是塗轍發憤日新繩墨既定千門萬戶自
在其沛然上達也誰得而禦之嗟夫由孔子而
來至乎今言道術者何紛紛乎惟孔子之道更
萬世而無弊其懇惻足以經大經其精微可以
通化育而幾希妙巧所以包羅千古者廼在下
學上達之間故夫後世諸儒之學流弊各見于
天下無他泥近則不著希高則無實耳吾是以
知孔子之道為不可易也譬之宮牆得其門躡
其庭歷堂序而後與安可入焉然則斯錄也求
觀孔子之大者宜于是焉入夫乃宮牆之完鑰
已夫夫乃魯論之義疏已夫

孫生擬騷解

余讀屈賈傳而見太史氏之論曰自楚左徒屈原歿後又百餘年乃有漢太中君誼其在草木落臭味焉故連合古今人而特傳之始余莫解其意誼生漢之盛明原際楚之重昏誼識鵬以佞齡原介石以自沉原楚之懿親而誼長沙遠臣也原可怨誼可以無怨原死已過誼竟以沉憂死抑又無當矣班生謂露才揚已且不怨原乃志江海而量瓶壘誼亦何解乎後之人余所以

笑不獨解騷解

主七

疑其不類者以此既而思之使原如誼乍超乍出乍召乍遣優游漢庭出其博聞嫺詞為時屬草論必三過秦疏必痛哭流涕長太息其積貯分封更制易服諸筆畫必自斐如豈讓誼哉即使誼當原時既斥既放擯于湘潭被以惡名有不憔悴無聊行吟披髮作楚狂乎有不裴回楚先公祠下放言遠遊不忍去思其故都乎有不厲揭于羅江之波乎故原之忠耿揭日奇才鬱起含誼無可共千載矣原可怨也未可死也是

不怨愈疏之說也誼可無死也微怨未是也是水中磔之說也古人埋沒幽滯之中亦何能知世人名跡語余最後誦遠游天問懷沙哀郢與夫湘纍弔客之章鼻酸不盡至欲下英雄之淚蓋傷為臣不易云語有之臣無遺忠主有不寤子無隱孝父或不察君臣父子之際古人遭離此患不可勝數吾獨三嘆夫尹吉甫天下才傑賢父漢文古之有道仁人明主而柰何有奇與誼其有奇與誼天也其不知奇與誼人也天制

笑不獨解騷解

三八

之安可解人制之或可解故吾之意以為倘聽履霜之操觀庭花之食覽感鵬之詞悲墜馬之泣焉有所天明聖而不憬然醒者乎有不醒者為不聞也哀慕怨思未徹也臣罪當誅天王明聖余以謂誼言當如是歷九州而相君何必懷此都也誼幾見哂于原矣嗟乎楚漢百年間天生此兩才士上官子蘭東陽絳灌之徒披離而障之不曰非我莫能為則曰少年專欲紛更約束簧舌蝮口漆中其君父悵憾之腸浩浩天

字而人者曾不得死其一柯誼雖不沉乎等之
乎沉耳故吾悲誼甚于原也孝不必愛忠不必
以養弘尸而孝已悲天下來世憐其臣子斯其
故難言哉難言哉孫生史評數首清刻道古有
過秦風所著騷文一卷情深精結余所弗能詣
也驚采孤標余所弗並能也危涕苦言鵲啼猿
斷余所弗忍竟也生時休明世載忠厚烝烝牧
豢象賢趾美宜卒業婉如書與舜禹同趨其文
必益韜渾而噩噩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永終
譽其無為于解悲悅之詞結轂而放于變風小
雅之間哉

沈氏潘軒成稿

三九

典沈博士

舊京古佳麗地江山風物故自清發晉之東
之南中原文獻扶携從焉雖世波百變而勝事
高風猶有存者于今為帝籙所自起鐘阜紫
雲間榮光燁天昔嘗登陟瞻仰則高帝神靈
將相名流之炎爍赫赫皇皇疎粟可畏門下試
携二三子從故老時時訪問遺事此間大略其
詳何如哉諸曹先生既不察隨氣自踈曠研墨
文酒淋漓浩歌頗不為公事束縛天下名流托
志恬雅率多裴回蓄望於此都握手之交良不
寂莫名山碑版前代圖牒世胄故家往往有之
况去五雲遙遠清議甚重黑黑白白不比長安
故諸曹先生陳義甚高人人沉精學植砥樹名
概以需異時之用若以風塵官轍論所謂金馬
之終南也門下綺齡妙才不染簿書乃稱儔吏
飄飄此行何異靈槎之上霄漢爰清爰淨游神
太初王謝諸君隔世可挹其面行矣自愛

沈氏潘軒成稿

四十

與諸生譚統引

自王伯安先生心非格物補傳之謬昌言而糾之曰大人明明德於天下不蔽欺其本然之知而已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豈須一一徧物待而後知者哉聖人教人入門第一義乃捨棄其本根繁綴其枝葉豈有此理也言出而譁之排之者半天下今未五十年天下靡然從之返諸本心之明無弗是也無弗徹也即聖經簡妙若使抱正文而平心徐求之一一自我心中物亦何

樂聖園軒藏稿八

四二

可疑者朗然中放與神者游將聖人所指吾猶疑其書不盡言妙不盡傳也何况注疏之問紛紛茅葛爭于語言文字之末而殺亂吾中者乎故自伯安先生出而漢宋徑儒專門注脚之習牽纏不斷者千有餘年今日乃稱一大快夢然後醒則承學諸生之白日也自朕國諸人沿南渡之論議入歐魯之文詞至我造位之初宋方輩因之立摹識迂氣弱古人精美之文章幾于墜地北地李獻吉歷下李于麟相繼卓起邇晉

樂聖園軒藏稿八

四三

經宗西京以極虛周之盛際不通太古其力不止故其言曰文章固以明理亦不障理寧失於理毋失於辭其徒和之曰文必以有用為賢則棘駒犂犢宜列之乎四靈喈喈鳴鳥何以表虞廷振振者麟何以不比于禱祝可謂激揚之論矣今未百年天下士人人慕其誼高其撰以述古為業融古為詰左氏之傳屈氏之騷莊氏之論世本史記之文小堅子皆能言之摹之矣世曾有以南渡語錄等推而置其上者乎故自二李先生出而俗儒卑論似雅亂雅之流千有餘年今日乃稱一大快積弱乃劉又承學諸生之震霆也夫論道于本心獨曉之中傳注不能惑其解綜文于周秦西京之上淺俗不能滿其矜自宣尼以來而繞離而不合今之文章或者其遂昌乎舉子家言儼語耳何足辱此論然群一世英杰剝心乎是家則先正衣被之澤不可不知以元元本本而過論之以俟知此者

再復黃內翰白夫書

承手教詢及鹽筴之端委大約初制甚善原易
汰則弊實日滋而國無賴焉往事更僕未可數
也在隆慶初廷議選擇二三大臣載璽書顓理
鹽池居歲餘一籌莫展並乞疾以去已而詢之
其人皆言鹽筴列在歲入正額無能別法為之
轉移故輸粟各邊議減引價及以丁蕩銀兩聽
各場收買餘鹽之論雖經條剴題議付之紙上
物皆云無可施行者然亦其人無素籌于胷中
笑矣

笑矣

四三

取決司道一時之申議司道官如方升之日利
于竟登霄漢不耐以此身任此古板事而叢論
議者之口即二三大臣無如之何第以惜民仍
舊之說博一老成持重名即如此年京東之管
田徐濟之膠河皆以套也若使如管敬仲宛財
之意別有所貯以為之代而得計倪劉晏者任
之通融消息初制必有可復夫鹽猶之泉也當
使如泉四布流溢上下用以裕國國愈富用以
足民財愈多如此大海乃不能宣通其利而設

笑矣

四四

厲禁於民生食用之物必不為敬仲笑乎又何
拙也文學之論大夫之言各有所偏所以相左
愚以為可兩用而兩無妨也然此是頭巾餘論
計門下必且破顏一哂而吐之其在吾郡原有
轉運分司專管嘉興一路又批驗商引及鹽捕
等項郡邑皆有專官其田蕩歲課冊籍胥史具
在可覆也第自清丈來中有二端一則奸欺大
姓指田為蕩利於高阜疊三之算而隱脫其膏
腴之壤二則官司偏執又丈蕩作田喜於清查
溢額以稱一日能察之譽故鹽平二縣多有田
蕩混淆之弊小窳因而失業舊冊因為弊藪者
甚眾然此又其小者耳乃自條鞭來議將船鹽
等銀加于田上以便巡鹽使者易了事無苛求
以亦有司之自為筭耳而捕鹽之禁因以大弛
者幾二十年大戶不巡徼弓牡等皆有月例無
敢誰何奸狼鹽豪糾結部與寅昏無忌東起上
海南至太倉中通震澤諸湖支河千百道往來
若飛每一夥輿販舟動以百人動以千積而計

之舟動以數千人動以數萬往往聚諸不逞竊
弄利器鹽出盜歸甚切通於各沙入於各島與
海上之兵寇相表裏天下常如以則可設使一
日有事如勝國時張方諸殺可勝道哉故各郡
之大夥盜群大抵皆藏身鹽豪之間湖海之濱
若巡鹽使者稍為銷捕抑制之以百世之慮矣
今者志事萬一難以獲凡起例或于物產中徐
及鹽筴之強梗蠶絲之織造如太史貨殖當必
有補于地方昔見太倉志略有蠶母傳言蠶事
也不審尊裁謂之何

沈氏史清軒藏稿入

四十五

防胡策

天子之于夷戎小醜雖曰如天之蓋如地之載
然而正朔不頒聲教不加曷嘗以人待之哉自
古防邊有二義君臣脩意乎巖廊之上不戰屈
人兵非迂說也天地之氣陰陽互昂中國氣盛
蠢息自消猶之乎元陽內守六沴不侵書所稱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舞羽而苗來格者有虞氏
之道也上古之義也寧固我圉捍城我民高墉
深溝遍天下礪我矛鏜我干信臣精卒在在陳
而守焉不恃不來恃有以藩之不得為民害我
既隔絕彼于大漠之外禽畜獸驅之虎兕已耳
羊豕已耳來則禦之去亦無追詩所稱天子命
我城彼朔方薄伐至于太原出境遁迤而止者
以周宣氏之道也近古之義也曷嘗人其人而
魚畜之待以禮而臣妾之乎曷嘗與之貿易有
無車之以貨賂而欲無闌出乎曷嘗令與吾民
狎處荐居日侵月窺而保其不生心者乎唯其
如是即駕馭有道守備無虞置之度表亦足矣

沈氏史清軒藏稿入

四十六

又非必候其來南一大創之封狼胥動燕然建
犬二之纓縛之聞下以為快也由以論之世
稱長策不越戰守和古之王者不和亦不好戰
所論者獨守耳乃者仍承貢市之事邊無牧馬
二十餘年頃東胡大入臨鞏白九夜飛僨師殲
將相隨屬也天子震怒命大司馬馳赴之付
以西陲而不制其使召見二三閣臣於帷殿
問狂虜當何時伏誅閣臣扣頭言便計要以羈
之若羊豕禽獸然無能煩改于貢市之事矣

沈氏清源軒藏稿

四二

天子喟然拊髀四顧太息思古名臣天下士聞
之人人有請纓借箸之籌焉竊謂當此之時虜
已驚驚至無狀矣而不義戰而習言和者非也
虜猶潤非待罪不能絕涎于我互市吾猶得以
君臣之號正色南嚮而討問之與宋歲幣之議
尚懸庭徑此于國體頗不辱矣萬一者群酋絕
望合謀南馳圍突其有待乎故姑與之市內脩
戰伐者亦未為盡非也以今九塞之兵力天下
之全盛我特不欲殲除之耳建武元封之間人

主一震懾即衛霍可指顧使也今之諸酋孱虜
耳曷足當勇頭冒頓之間比數其人哉故以今
之勢衡量虜情其于固圉而守十倍有餘氣矣
其于貢市以為權宜以為承襲猶之可耳樽俎
之上若遂以為至計彘豕猷則夫人知其不足
恃也然而不能戰則守也不固不暫通市則戰
具不可修今天子既有薄伐之志天下士民
皆有願戰之心虜人遠有寒盟之隙及以時也
拔戰將養戰士畜戰馬飽氣以待之則我守可

沈氏清源軒藏稿

四二

固而貢市亦將不敢畔矣白登之役猛士雲馳
而不能飛一鏃飛狐之戰單于縮頸不敢見于
臺下豈孝武之雄遂軼高帝哉故曰氣盛則陵
志決則奮自然之理也顧上之意指何如耳天
下未嘗無將而患無君未嘗無兵而患無將天
下之大豈不能決一戰而患無兵亦在鼓舞變
化之間而已矣古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今
之伏旄樹敝者皆習為謬言不為國計久遠對
境通舌不以真實情告主上俾一旦無故也以

為功又偉一旦無禍也以為利往往退機失策
積釀不可抹則宋沁河之事即今臨鞏間是也
故邊將無欺而廟算有定辭之夾綦馬二三着
之間已耳武安君悍人也而知兵曰古之能立
功名安邊境者皆計便度勢自然之理何神之
有哉此可與論戰守矣竊聞嘉靖季年虜無歲
不盜邊虞成之事虜踰桑乾涉易水北震寢園
東園太倉飲馬于紫淵之下以 肅皇帝威神
特誅二三輩償事之夫止耳 詔舉朝建議更

沈大史簡齋軒藏稿八

聖

營制城郭華徙太倉召鎮兵入衛然北虜終為
未誅之殺豈天下之大而念不到此哉何以不
深校不窮討也 穆皇帝始踐祚有石州之事
以為高帝遺我以平城出入必介冑而馳于是
議更司馬召四方慣戰將置之薊門授之北事
練兵抹馬為犁庭擣穴圖又十餘年而竟未之
就自虜酋悉其小犢天授我柄解辦頓顙而稱
外臣雖時聞臣議以使兵卒修器械築墩堡積
糧草取胡馬五事詔核邊臣所修舉者間歲遣

左右司馬率郎官巡徼上而今別具請馬由今
抵昔畫餅象龍猶然楮上物耳故邊事者生少
而憤馬壯而謀馬靡涉之久頗觀要領蓋老而
知其難也故嘗以為防邊莫若守守莫若練兵
練兵莫若擇將擇將莫若任智略出眾老成諳
練之臣以此天下恒言也而至討畫以矣若乃脩
德正本天下自服四夷自賓則在主上方寸把
握之間然亦微矣故謂之上策

沈大史簡齋軒藏稿八

五

祭馮太僕文

草木搖落鴻雁在天送我良朋悲以下泉日月
忽而徂其人骨已寒生存華屋居零落歸荒烟
嗟乎傷哉宇宙大矣用世之難從古歎之天一
歲一產物乃數百十年不能產一人朝廷常以
月旦進用人乃緩急呼吸中或不能得一二人
之力蓋天常操其消息否泰者以顛倒之乎上
人又鼓其毀譽憎忌者以翻覆之乎中世以此
多不盡用之人人以此多不盡用之才故負才
者常恨不得盡施之乎事而天下事也遭起伏
亦常不得如其人所欲施設之心志士以之獵
纓蓋臣以之填塹令人彌襟太息下千古英雄
之淚古今人如此者豈可勝道君雖不得盡用
乎世尚有知君者猶未為不遇也嗚呼文未喪
天道未墜地不鋪之為事業則懷之為道德吐
之竹素鳥夷千載為文章君所不盡者倘牧而
還之造物計必有所屬且將復起乎人間否即
耀箕尾而潤蒿高亦必崢嶸撐豁於天壤耳吾

輩後死者其如何生平所相許相勗者當何以
有辭于君也君神不冥庶幾鑒之哉

短部叙言

往在館下奉殷正甫先生之教先生歷下人與李于鱗先生同里閨少小同業驩相得也每與館下三四後生言必稱于鱗者云何余故得聞作述之指略云蓋于鱗天稟英邁好湛寂之思所閱書嘗數月乃竟一卷人所披注為佳者絕不屑意往往取他人所不解或闕然拱手者則擷拾之以續其業故自命甚尊凝構都在人觀記之外所取于古人者甚刻亦甚庶其覽子長

沈文潛書軒藏稿八

卷三

史記常以二三歲乃得周視殷先生見其讀秦皇帝本紀都不快許第捉管點記河魚大上人頭畜鳴八字歎以為奇絕正如吳中賈多聚古物世俗驚相炫異殊不可識然至寶往往得上售間以俟諸具眼者嗟乎此所以為于鱗也異時吾郡鄭室甫先生亦以博雅名余及見之請益第教以讀書勿亟止可一歲了一部來者日月方長何患不竟祇患莽莽不精就博虛致精用力簡而得益宏退而與其子光祿君游具言

沈文潛書軒藏稿八

卷四

父翁讀書所最加意者在古今大政大禮本末沿革及星占地理物品之詳必反覆研訂乃已一切華言浮文悉汰不收嘗以往來書筒糊小齋四壁有得輒投是中一洽月一枚巾笥中以小冊自隨動盈數百必位置而臚列之五十後目眩每得未見書命友代誦默坐聽聆之遇佳處則曰且止自取覽之手自劄記然一部之中所取多不過數言其胸中所有先所已得雖佳不收也由今賦之室甫之學該以確于鱗之撰與而孤所積累大都若此矣古樂賢臣決河注江浩然行乎天壤矣非消消之力哉次兒于鉉好沉思日夕掩扉拾群書精言為八卷曰以是採鍊為文章自比春蜂採香不傷花意余少日性不好採取每快誦完文彷彿意相氣氤而止兒子好乃若是不欲阻其進因為道室甫于鱗兩先生之學使之參悟云作者不同途或匠心所有自關混茫或博極群書折衷融冶要之乎家寶無多多忍不貴鉉乎勉之無徒秘之為中郎帳中物也

書嵇山方山人赤松游卷

山陰王長吉叙稽山山人遇師禹穴事甚奇雲
間平泉陸先生贈以赤松游三大字吾年友故
堂韓宗伯為之詩因過當湖草菴留信宿為題
其卷而送之本師別時與山人有九年約五嶽
之行將自此始沈子曰言方術者大抵宗本黃
帝老子其書具在明大道貴無為理玄而義直
非如衆同悟真以下諸書多立名相之謂也衆
同悟真即所稱上乘正宗亦淮南八公緒論鴻

沈氏與齊賢藏稿入

五五

寶枕中物耳是燕昭漢武所終其身艷慕而動
求者豈黃帝老子之本指哉儻者攝靈籙母固
自有奇用志不分其中有物然由鍊想工力而
成吾以為有疑決有散即令其了手斯事游戲
紫烟報盡還來有象還空彭殤六旦暮耳今列
仙傳所稱引各有年歲吾知必有盡時矣天地
無窮人之托生有期烏貴其以久特聞昔司馬
子長上會稽探禹穴金泥綠字之書無不窺其
叙父太史公之志稱道家無為無不為先定其

沈氏與齊賢藏稿入

五五

神以治天下蓋得黃老之精者其於漢武求仙
事往往微文刺譏之吾以以服子長之識矣僕
子長而在復見禹穴遇師事必謂大奇若傳其
事當何以云吾以為黃老之道乃上古聖人南
面君子之道今漢山大澤耕釣之間宜有隱君
子能傳之緒餘陳涉柴揮于文章簡冊支離于
方士之口然其精微者恐必不在世間方山人
所遇豈其人乎子長始從黃石相期穀城葆石
再過不覩其面晚莫赤松改而師之一耶二耶
皆不可知故子長叙其時時多病入關後始辟
穀竟卒于高帝之世似與冲舉拔宅之說相太
遼遠彼燕齊方士恠迂談天之習至今盈天下
以皆子房所不為子長所不道吾以為黃老之
書本無此也山人故諸生讀書陽明洞天意中
了了五嶽之山多靈氣饒異人不知視禹穴釣
和間亦何所似倘遇本師幸為質之天下無仙
人亦無凡人凡可仙也迷可醒也忽而仙也由
凡境入忽而凡也由儼竟出儼之歲月與凡之

歲月不同倘亦大年小年之辨乎他日之九年
為知非前時之十七日也勿作遇師想勿作九
年想冥吾心而游于世如雲飄飄如水泱泱如
太室之漠漠其將有遇之者

卷之八

三

道德經玄解叙

夫五千文者玄文也至人之文超遙玄同乃在
言句之外名理不別何足以至之況欲論發而
訓故其指哉亦良難已神明之道堂堂乎自本
自根天地法象猶然寫之不盡其不可得而解
者至人故不言也世間萬品各有所局唯人也
最靈弘扇玄風千古如濯其可得而解者至人
未嘗不言也玄在可解不可解之間解玄者正
須若解若不能解冷然有會不知所以其然然
沈氏之玄解

五八

後從會心處小下注脚或者有一二字似之不
然者即揮塵談天無以為也夫太上玄指是關
令尹所強為著書以貽後來者非其本指也莊
蒙子所為振揚宗風追武入室者管敬仲蓋公
之流所推緒言以抹末世之天下者太史公父
子所載其指要表而尊之六經之上以自冠冕
其史也者嚴君平楊子雲所挹精覃粹韞而懷
之以自為術而世終莫知也者昔之知玄只此
數公各有所致皆有所通然太上之深微者頗

入青羊肆中與西方之教合晉魏下其書滿家
鍾子談舌即人人玄乎玄珠散矣余生二十五
年知好此道深潛澄湛良亦有年晚乃彙萃諸
疏粗立一家之解言之所及自淺自深大都解
者固解以不解解者亦以不解為之解可解不
可解之間將參處半馬大易之教曰無思也無
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知變化之
道者其神之為乎與所謂虛無因應之指亦何
以異張平子有言端力精思使人難論其事且
漢史云家軒藏稿入
五元

輻寫一通以待能者言所弗及意所弗達詮解
之路乃絕神而明之以待其人

夫子喟然與點之意譚義

昔者夫子之高第弟子由求點赤曾在沂泗之
壇奉子之色咲于時子見英賢滿座默有世思
焉欣然語之曰我固有一日之長然談道述志
不讓於師今日却須有懷必吐譬則家家懷崑
田之璧人人握靈囂之珠今者無人乎其側試
各吐珠發璧以相示爾我知交盡傾懷抱斯乃
天下至暢快事即莫我知乎吾徒足以樂以吾
無憾焉爾已矣夫子一片真情穠意淡淡融融
漢史云家軒藏稿入
六元

亦何所著意其間者哉及子路以可使有勇知
方對夫子略哂之求見其如此避席曰願得小
國試焉可使足民赤又見求如此避席曰願為
小相奔走而習禮容馬子於兩賢者都無許可
及點舍瑟雍容稱言揖讓所志者乃與三三兩
兩同沐春光浴沂風雩詠歸浩蕩全非子所屬
問之指另作一道空曠無倪文字夫子不覺喟
然嘆曰吾其與點乎此道以心千古未契點即
稱了達乎猶然言下生疑耳有與有不與有哂

有不哂用者反見哂不用者反見與於是點
自疑之矣問三子者何如疑其何以不與也問
何哂由疑其以為邦哂也問求赤獨非邦疑二
子者亦以為邦不與也夫既疑三子者皆以為
邦不見與然則夫子獨與點者將以不為邦乎
大非子之指矣子第隨問隨答淡淡融融終不
置可否軒輊乎其間則夫子之志溫厚可思也
余讀書至以掩卷自怡而試言之曰夫子之
唯顏氏獨契之故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

卷之六

五

我與爾有是夫所云有是者何物出以示人袖
之懷寶我有此寶我自樂之日用尋常何之非
是豈必舍素位而旁晚乎不必行亦不必不行
用之則行不必藏亦不必不藏舍之則藏我既
有此寶用不加舍不損吾輩寥寥數友高談亮
聲等富勢乎浮雲吾獨能為此耳用舍大率由
人故自別於夷齊之儔曰我則異是無可不可
非濁無指歸也在我者自有足無所不可
也夫氏知其心曰孔子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

久則久可速則速若曰仕則仕耳久則久耳尚
時之無常乎即止即速欽而懷之吾何心之與
有嗚呼此點之言現在即真意必俱忘正合聖
人當日行境固沂泗杏壇前一幅玄圖也吾不
與點當誰與乎後之說者又因點之再問疑復
生疑解中賁解以為三子之粗不如點之高又
以為點之虛不如三子之實又以為先與點以
廊三子而進之乎高朗再與三子以抑點而進
之乎實用如是者胷中分別太多既失聖人無
意無必之心矣而學道之家玄峻其說以為點
之志可以同流天地一體萬物肩齊堯舜指顧
唐虞斯不乃求之太高言之小過乎吾以為夫
子之道用行舍藏之道也夫子之心無可無不
可之心也顏氏得其微點也能言其解三子解
與不解未可知然皆有裨當世之用用之皆可
行特以不知不行耳謂其必逐逐功名間者又
非也或曰子之說誠辨矣安知果夫子指乎曰
夫子固云我特哂由之言耳他日曰可使治其

卷之六

五

賦也於此詩非千乘之才而又何哂乎然則始問何以者此物是也藏可行也後稱與點者此物是也行可藏也由亦與求亦與韶無不可用者此物是也四子與夫子終始共行藏者也無軒輊也一則曰何傷乎各言其志也已二則曰三子者亦各言其志也已設使彼時顏氏在列夫子自言豈別作一解乎亦各言其志也已乃若世方清恬群才秉軸禮樂輝燦兵食給足而令我一輩不用之人曳裾春風之中嘯歌淶水之濱倘亦若魯氏之游泳程氏之吟弄乎不知賢豪間眇論以為我輩視堯舜氣象何如也

沈氏遺稿

六

刻

沈師滴露軒藏稿小跋

吾

師晴峰沈先生當代碩儒道德文章推一
在秘館時與今

總臺京山李公受善業託青箱誼存白日狎主
詞盟名重天下並負公輔之望而為旁睨者
意忌居數歲

李公竟補外旋且家居吾

沈氏遺稿

一

師亦以壬午之役為宵人所讎無端落還籍海
內知與不知為之太息短氣公論久白

李公召起鼎望隆矣旦晚將復翔秘府而

師於泉石有濺盟堅臥不起徜徉湖水上奉母
自樂戶外之屨幾絕時時娛情竹素間一抽
毫亦不屑示人歲已亥

李公入湘

師以白首石交忻然往晤於虎林陳叙舊遊商
確新構因為門人

離院寓目刻行廿一稅尚遺其半

李公以不肖懷德亦出

師門移檄續刻俾為全帙德手捧卒讀獲所未
觀色奪意豁惟

師所以重寓內不以文乃文亦自有定價人人
推服無俟後世之子雲談者尊艷之至比司
馬子長蘓長公輩或以為反遜也懷德何能
知惟知我

沈太史與

沈太史與

二

李太史之文雄踞一時鴻溝介宇壤耳刻成綴
以數語亦簡叙

兩公文誼及識所以刻文之自景行行止私心
嚮往焉

婺源門人汪懷德拜手謹跋

題長水先生文鈔

始隆慶中余在職方一時有道君子
心同氣求銓部則漸菴李兄見臺曾
兄少松滕兄詞林則穎陽許兄洪陽
張兄晴峰沈兄陽和張兄定宇鄧兄
儀部則魯源徐兄崑巖鄭兄比部則
友山周兄定臺耿兄以數君子者各
以寔踐為詣達性為宗用由為大猷
盟會講以空譚為至誠講日必相規
相勉期不負此生大抵祖二典宗魯
論以程伯淳之教為所自入而道門
中千古異同之論歸於一矣後數季

各宦游兩都諸路簡郵相訊學道外
無多及焉獨晴峰兄以侍養高臥海
上且二十季頃歲得至其里中秉燭
談學學益以進白首弟兄真無負同
盟之誼矣今年夏長嗣君携門人葉
侍御所刻文鈔見示精心超詣信哉
知道之言自與俗間言語不同為弁
數語以傳同好云
歲壬寅七月同年友弟德清許孚遠
題

叙沈幼真館丈文鈔

余同館諸兄弟一時多偉丈夫而長水沈幼真兄孝友廉直終始一節有斐君子琢磨珪璧洵矣其似之也學達性道通乎當

序一

世綜事經時綽然甚有實際然以母夫人春秋高拂衣早遯世曾莫賴其一日之用淵涵渟泓獨可義想其人乎文章言語之間亦邀焉宏遠已然唯不用

也世終莫測涯量幼真之品用愈以高其才愈凌軼一時諸彥之上余為深惜及生後媿因深媿益生遐思余輩在世路中半之間嗟乎不逮此兄矣幼真退

序二

藏二十載盡讀人間未見書然本之靜深藏密了徹不掛一字故其文能盡空前人窠壤自出一種圓明渾灝之撰正如瀟湘洞庭烟月虛妙百靈來游巫仙

以之御風洛神以之捐珮湘靈
以之鼓瑟即宋玉鄒枚恐筆端
描摹不出曾記李元甫李本寧
陳元忠三兄風皆比幼真於子
瞻不佞弟廻環諸作就使子瞻

序一

見此不知自視作何語大都處
之飛仙之列世法中未之見此
代郡館弟王家屏書時壬寅八
月

目錄

序五首

題辭一首

記四首

禱著三首

疏一首

說一首

論一首

策一首

書一首

講義一首

解一首

長水先生文鈔

長水郡當湖沈懋孝幼與甫

門人瑯琊王士騏同伯甫校

校定周禮義疏序

周禮義疏者苑洛韓先生莊渠魏先生所手定友人駕部郎韓君凝甫會得其初稿校而傳焉刻成沈子叙之曰自漢以來周禮之傳舊矣有是之者以為周之書有疑之者以為非周之書乃漢氏之書有缺者補者刪正者疏其義而發長水先生文鈔

之者亦各一家之說耳如欲用之今天下此宜何從余請表以孔子之論蓋孔子時周之典則文章具在周冊府列國各有上世之傳于時大儒遺老又多有記載綜述之人故端木對衛朝之問曰文武之道在人彼時盛王制作車書來同去成康未久也故自洋洋充牣乎天地之間孔子流覽四方採求是正因南宮氏訪太史聘於柱下乃始博總大義歸而論之觀夫韓起使魯始得觀周禮孔子問官別得諸剡子則知周

之禮藏在庫郊人不易觀散於列國又不易今其纖委別在學士大夫家甚博且夥矣豈一端而已乎然孔子告魯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冊似已有成書夫方冊者將非周禮而何又云周監二代吾學周禮今用之灼然明白有此書矣即如書之周官立政詩之采芻諸什儀禮記禮者所載其別見於孟荀韓管家語國語左氏呂覽竹書路史之流諸所傳述到今不可勝論其書皆去古之日近夫孰非周之遺乎豈此數種

長水先生文鈔

二

者列在六官之外也自孔子實始訂定為周代書與魯諸生論思周公傳說遺事為周孔一源之學如有用我我其東周夢寐如將見之當時與門人雅言修習誰非約之以此禮訓子庭言有一項不先執禮者乎孔子一生精神流貫處全在周之典禮故其孫伋稱大哉聖道發育萬物經禮曲禮三千三百者非周之禮又何稱焉嗚呼孔子舍此無學問矣外此無經濟矣有能即以周禮六官之規摹參討周漢來諸書總

會歸一而論思其大指乎孔子憲章之學尚什
一可明也豈云文獻不足哉獨其所以用此禮
者其說無多談不過曰文武在御周召在事精
疑神合取人以身立政在人此禮之流行生發
捷於草木矣不難也不過曰君德在智仁勇君
臣父子間其大經本之身施之家國天下而所
以行之者全在真實之心此則把握間有不可
必者耳有如君臣之間不能設誠於內致行其
事即日取先代陳迹鼓歌而鋪設之文具耳何

長水先生文鈔

三

益人之國家宋儒所云必有關雎麟趾之意乃
可行周官只是此物難有也彼宏經大要百世
不易孔子所謂殷因夏周因殷即孟軻氏爲高
因陵爲下因川之說也此必可行者也乃儀章
度數變通裁改今之天下即用今所施爲於何
不可孔子所謂所損益者百世可知即孟軻氏
稱在君與相取其大略而潤澤之之說也此可
半行半改者也三代下如漢武帝顯宗唐太宗
並志在周禮喟然綜羣儒而紹復之識小識大

鬼羅盡矣倘秦燼之後尚有在焉者乎必並經
討論能留至今日哉彼其久湮墜典必無徵驗
者自可不必論也後之儒者不溯其源愈繁其
枝殫論議於陳編薄精理於方寸堂簾之不交
行故事乎何有儒効濶疏大都若此矣乃欲取
古遺事施設方今如昔人易服改朔定官之請
按譜推聲謂之真法古余竊嘗深思而微哂之
夫周公兼三王者也公去禹湯未遠也文武是
其父兄家法也以公忠聖才敏猶有行之不合

長水先生文鈔

四

思以繼日坐以待晨尚煩擬議者况欲追述周
禮于三數千年之前求其一必合而必行之
可謂不達於論矣夫孔子師周公者也公制禮
樂定太平世世且宗之孔子乃曰韶盡善矣樂
則韶舞此分明不用周樂矣吾思夏殷之禮惜
無徵而不敢言周禮郁郁文哉取一冕而可焉
此分明不純用周禮矣故能知周公孔子之微
意者必有待乎準今酌古之妙才因時設教不
總一家執此以事明王可也若論其書大略是

已失次訛雜往往有之亦何可泥者大都傳其書者思其用致其用者思其心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神而明之存乎人

大學題辭

大學之義明明德盡之矣新民止至善云者明此明德於天下而明無不盡之謂也自格物致知至於平天下者豈明之外別有分析乎是心體精粗遠近之境而明德之所以無不盡也蓋靈府湛然涵幕六合包羅千古原無一物而實無物不透一念獨覺萬靈歸焉一日大覺群蒙寤焉若日體至明萬方斯照不因照萬方而日始明若鏡體至明萬象中涵不因涵萬象而鏡始明此豈有內外彼我之分哉總之只是一圓明之體耳故明明德於天下一語是夫子所以祖述堯舜之道也經文言善言止言靜定都不言善惡其文直甚而好惡之旨十傳中乃始發之蓋好惡之無自欺而誠也無有所而正也無有僻而脩也無藏身不起而齊治也無拂人之性而均平也無二也當其最初格物之力夫安得不自物物所之究其是非得失之所歸乎此如磨刮垢瑕以求鏡之明也必能別黑白而明始

見也如捲撥豐鄣以得日之明也必能燭纖芥而明始微也此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者是乃曾子之學其境路自如此非論道體也他日夫子語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出而語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唯曾子之未能一以貫也其初必由忠恕入入之久而乃能貫也曾子若以其所悟者懸空言之不從得力處教人以忠恕豈得爲善言一貫者乎然而忠恕非一貫也是心體淨盡之中原有此玲瓏洞達也無

長水先生文鈔

七

弗一也實無一物也無弗貫也無心乎其貫也帝堯克明峻德其光被於四表格於上下親睦昭明協和之事即在明德之中矣此真夫子祖述之道所稱古之人古之人者歟或曰八條言格致誠正言脩齊治平獨一明焉已乎曰明之外無道也無學也性體一明而止耳知與物不相貫者由明不盡也明盡則物格矣心意有偏有欺者亦由明不盡也明盡則誠正矣其身不足爲天下國家之法者由人心不明而紛擾者

不定也明盡則天下各止其所矣故經文括而言知止傳文不釋至善而專言知止其於本末也以無訟聽訟明之乃知明鏡止水者是聖人所以立天下之大本處而用力剖判於是非好惡間者猶之乎聽訟之類耳抑其末也學不知本而從事於末則訓詁考究之徒所謂源遠流分愈失其真者耳孔子之指必不其然孟軻氏稱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親親長長而天下可平夫明德云者是大學所稱孝弟慈之道不

長水先生文鈔

八

待學而能心誠求之而即得者也若夫闢門明目問察用中見見聞聞之事則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終其身且不能窮焉堯舜之知不與物而又何物物格之之有故知夫子綜述堯典則明德之傳所自來矣舍唯精唯一而求多於物者是後儒之謬也

內閣藏書樓記

國家稽古論道之義設閣學重臣參贊以輔導主德脩顧問資啓沃据正繩違爲諍蓋內閣之宜有藏書樓是天下道揆所自出也臣伏覩

主上法祖右文博綜羣籍昔所秘藏悉用黼黻鴻業六籍重宣一時千載真不偶然謹掇藏書大指爲記以獻曰自古英君良佐敦尚文教搜羅往牒歷選旁收儲之秘府豈徒賁飾

長水先生文鈔八

九

太平煥炫當世行故事而已乎夫書者自繩契竹素來更歷繇邈其言立在天壤耿耿不可磨如日如星如金如玉式垂到今是千聖心精所寄屬而大道之管鑰也順性命通神明翊綱常鏡成敝行變化達幾微君相所爲宰萬有綸三才者於是焉在上古墳典丘索書藏在冊府此時柱下多書孔子遙周論說皇王之盛網羅折衷乃定六經憲萬代其大指在佐時出治而已維時鄭僑羊肸韓起倚

相之倫亦類能讀此秘書尊主庇民流光竹帛傑然相望於時蓋周以前秘省儲書其已久士大夫能窺見秘書者時所推鴻博大雅亦難其人蓋非藏書之難其篤信經術能執之不變可裨時用者真不可多得也漢唐下好文之君專經之士表章遺籙汲汲不暇蘭臺金匱石渠天祿宣明鴻都四庫八館之儲豈不富且都乎而未聞有講明先王之道罷斥百家之術卓然見諸當世追踪古盛主之治者夫乃慕書之名遺書之實君相所爲覃精注思者其意或不盡在此歟洪惟我祖宗朝經制太平尊顯儒道遣使求書無論重購山藏野籙四出來獻宇內載籍元氣復完貯紫府緘金縢河洛圖書上映奎斗其元臣着彥承恩備問則有翠華遙就輦轂幸臨相與談經論道之時所藏之冊與所諮之政所質之疑與所信之臣交泰巖廊粹乎天德王

長水先生文鈔八

一

通之懸合焉一都一俞亦吁亦嘯上披之春

溫下進以鹽梅傳諸史牒以為美譚非若往
季藏書者書自書而治自治也故前代宰
兼理庶政今則不煩以事職專論思此之謂
坐而論道前代儲書止隸儒林今也藏禁
地仰資獻納此之謂置諸左右以輔台德廣
厦細旃以此運訏謨定石畫則皋禹之拜稽
焉尊俎帟幄以此宥金符決廟筭則伊呂之
韜略焉玉堂薇省以此廣勅天歌卿雲則周
召之騶言焉班管彤觚以此紀帝墳編皇覽

長水先生文鈔

十二

則宣尼之筆削焉經典所陳史冊所載累朝
暮訓有典有則以及百家諸子與夫忠佐名
臣嘉言侃論分辨萬事之說靡不韞藏玆襲
以佐當世得失之林明君顯相得儲精濬討
設誠而致行之何患考信無徵詢言靡據乎
斯可謂六籍之驪淵萬幾之璧府也即柱下
所儲且不足方今日事况蘭臺天祿諸儲可
與茲樓之藏共論哉臣故述古今藏書之略
使知

熙朝一代之治卓越千古在盡書之用不
重書之藏在君相神情合書與治通而為一
不徒藏糟粕而遺粹清蓋二帝三王周公孔
子之道將實用於此時俾民物盡蒙聖人之
澤而臣亦幸其有所遭也竊又論之方今輔
臣之職自儲材史局歷二三十年顓意誦說
經典然後得秉衡軸以佐樞機之重方其細
旃滿頌主臣交懽乃始進在此位亦何媿
焉後臣之誼則於敬天嚴祖正本儀家賤貨

長水先生文鈔

十三

貴德先義後利養民和衆之大道必皆秘書
中所有宜熟辨於樽俎之前久矣如其陳說
者典謨訓誥陰用者功利權謀顯出於秦對
以獵虛名黜弄於心術而罔上聽既難逃於
日月之下抑或旅進旅退阿意順旨素餐無
補而自為謀上忝
土恩下枉素學其於內閣所藏之書抑何取焉
臣故備論之今後來館閣諸臣顧瞻內省不
悖所聞其言剴直無所讓竊比宋臣王禹偁

政事堂之記臣亦無忝焉

長水先生文鈔

三

讀宋五朝名臣言行錄

始余少小爲諸生受知督學使者毘陵薛先生
嘗至其家信宿譚學則勉以步武宋諸名公問
因出五朝言行錄付余受記爲衣鉢此書是建
安原版朱元晦先生輯而序之者余入館以來
時時囊此書比於石印置友昕夕瞻對云蓋宋
以忠厚立國優禮賢士大夫不輕加簡斥摧折
一時士大夫知自重自愛以忠孝爲棟榦廉節
爲垣牆直已守道匡主據時以爲生平大誼不
長水先生文鈔

四

肯踰軼其人心術學術淺深或自不同然皆人
人知宗孔孟法伊周實心實行非以沽名耻居
漢唐流品間羞薄管晏下諸人作用自是一般
風尚蓋自建隆乾德迄乎天聖明道其間朝綱
國體士風儒行並光明偉達卓然可觀比於兩
晉清靡東京激憤李唐詩酒留連之習致遼遠
已其傑然諸名流中者若韓琦范仲淹司馬光
李沆趙鼎富弼歐陽脩蘇軾范祖禹劉安世者
流人品與諸葛亮陸贄相望其學術純粹淵深

則周敦頤程顥張載程頤邵雍尤著直接鄉黨
之傳故編中所輯一言一行靡不可師或食
跬步忽表其端方或小物微長彌發其峻潔
似無奇老成長筭關之廟議百世不磨語似
淡實可持循深入肝脾典法爭與八愷四友
立于時比于漢唐名碩斌斌特盛故凡宋史中
大筆畫大疏劄或不盡載每從一言半詮上
得精微嚴健足以樹摹後進申鑒方今此書
以大造於士林而非元晦先生誰能脩之自神

長水先生文錄

十五

哲下士好新奇新學始于王安石言高秋旻局
量陋於瓶簞策夸神鬼致用踈於搏沙挾富強
之粗術駕堯舜之空名上惑主心下恣傾險卒
以挑釁邀微歛竭民膏引用群壬大挫賢士大
夫之槩無何而宋祚隨之永言前載抑何憤恨
之深乎後之君子若能追宗有宋盛時諸賢以
忠孝節義提躬以忠厚寬大體國無厭薄前脩
決裂名檢好行其肯臆紛紛乎如熙豐之季哉
五朝以後元晦先生不以入編良有深卹微指

焉余是以有慨當時撫卷迴環內傷往轍而略
言之蓋雖衰老搖落終不敢忘先生長者之教
焉萬曆庚子秋日書

長水先生文錄

擬貢禹節儉疏

孝元帝時召貢禹為諫大夫禹上疏勸節儉
減太僕水衡諸費予覽其時事則嘗惜之彼
史高恭顯表裏制樞機寵賂章矣天下事孰大
此者且倖門旁竇不塞即減上供何益予反覆
禹疏所毛舉者又瑣細無大體豈所謂惟懷永
圖也因擬疏一首以存國是明鑒戒焉
臣禹謹奏臣自惟迂賤蒙恩幸脩風紀昔在猷
畝庶幾正學以言之義願陳國是之大者六
長水先生文鈔

十七

愚忠即退就田野無所恨進言者皆曰災異頻
仍國計詘乏節財惜費宜自陛下始臣愚謂節
儉者人主之常德也剛明者人主之英略也惟
剛惟明故能鏡覽羣情操柄均陶之上可以燭
弊源而排倖隙倖隙既彌弊源既塞夫是以漁
尅不售而膏澤自流且人主之儉與士庶者不
同請論其大者夫泉貨流水也流水無隙膏澤
日積隙大不治江海不足以資滂卮故有一旦
竭涸之虞而無灌漑萬物之利今天下之漏卮

不在上亦不在下則宦官左右之過也夫宦官
左右其人多陰狠而貪婪其習多靡侈而無節
其地又密近鼠器之習凌脅朝士誰能嘗之且
習文法懷深奸掌握樞機天下倖門爭歸焉其
小信微忠足以自結主知其假福憑威足以根
排正直其呼黨引類又皆市井一種素行無賴
趨利不畏死之人由是制樞機者常令其徒假
上供採買分布四出以生事擾民籠利于中外
司農不敢計歲縮將作不敢舉繩墨馮翊不敢

十六

拂其求京兆不敢糾其惡金吾不敢問司隸不
敢劾諫大夫不敢別白其是非動輒以太上之
威靈巧中朝紳以一旦不測之禍人人畏威鉗
口而深避之則傷心之怨積于兆姓之胃懷矣
人主何由察知之朕削生靈坐損元氣民貧國
詘莫知所終臣故曰是宦官左右之過者此也
伏見改元一詔罷斥齋祀去諸無益公田園圍
地以利民珍膳廐馬省什之半鳳凰神雀不形
表賀碧鷄金馬不事遠求孝文皇帝之盛節意

者優觀耶然而即位二暮侈靡未息淳朴未回其咎安在明主躬浣濯之行公卿屬素絲之風亦已大異往時而閭里未得休息奸吏不爲衰少府庫猶若未充此其財安在陛下可以深思其故矣就今日損上用以惠元元臣知陛下赤子終不沾實惠何者輕省于目前者一二端侵奪于耳目所不及者千百輩決水之堤而省約于括杓之末欲望膏澤之下究何異卻行而求前哉且夫樞機之重我高祖太宗必與腹心諸大臣共之此不近刑人端政本而杜機微也武皇希于視朝始以中書令屬中官先朝因而弗革故弘恭石顯久制樞機連比戚畹鼓弄文法攘竊太阿潛移威福竊恐陛下悅其順旨久而倚毗漸不可長臣謂不收中書之權豈直剝削財用將天下治忽之算又未可知也故事齊三服官東西織室輸物不過十笥足以供給衣裳而已改元詔旨禁勿復造曾未踰時又遣矣今齊三服官作工數千人歲費累鉅萬有司知不

可奪厚取于民常二十倍以十倍造作十倍輸求乃能上納故左右之人惟恐弗遣者趨厚利也此豈真陛下意哉又採取金銀珠玉詔旨弗許也今蜀廣所造金銀器歲各五千萬圭貝珠璣綺錦績藻之物皆民所殫力而致者左右之人不甚顧惜暴殄天物天不聞耶乘輿服御器用諸物誠減省矣然不能無用左右一承風旨逼迫有司以一科十十科百所司莫敢誰何稍一裁節口語百出危法中其身罪譴及之矣夫中官之伯金京師之千金也京師之千金田野之萬金也人非性忠義誰肯試不測與中官抗爲陛下田野之民惜萬金者詔書數下集公卿廷議非不議冗濫也而左右千百輩參錯于錢穀甲兵之司司一事則害一事至一方則害一方公卿大臣莫敢爲陛下言者見宦官左右之口津津乎如膏投火而諫官御史之言屹屹焉如水之投石也大內錢貨楮帛積自先朝不復可稽其登耗纔一奏請詰問輒又罷報矣夫天

下之事不革不新不疏不達如前所陳其耗有源其抹無術臣所以嘆息乎漏卮之不充者此類是也惟陛下深思天生萬民又生恭儉慈仁如陛下履隆基之運控積安之勢宜思萬一不測之憂曷不收中書之權總歸之公卿舉庭闈出入之數總歸之大司農然後罪殛首惡其餘悉歸掃除收還織造開采征權諸路鷹犬之徒爲民害者盡革中外壅蔽之奸蠲逋積勸農桑一切省歛輕徭清心無爲以安天下譬之玄冥

長水先生文鈔八

三

司冬大休大歇而後春生之德一日盎然布之乎八表是五帝不難及而三王易爲也臣愚昧死無任惓惓

孔子學無常師論

聖人果有師乎曰有師而自得其師聖人果無師乎曰無師而無所不師無所不師可謂有師乎能自得其師可謂常師乎然則聖人奚師也師乎道耳道無窮心無窮故學無窮道烏乎往而不在學烏乎在而不可子貢曰夫子何常師之有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昔者夫子之道大天下莫能名達巷訝其博學太宰謂爲多能舉世之人以爲不能殫其學而特不知其所從授

長水先生文鈔八

三

乃夫子亦不苟爲異而已適周問禮于老子蓋執弟子禮而返至於蒧弘師襄剡子之徒一藝一長爲之北舞而不辭又舉世所深求而不得其故者然則聖人何心哉道公天下而不私其門也道無方體故學無門戶私其門則非道矣故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唯不主一德一德皆吾師也唯不主一善一善皆吾師也而後可協之於一天唯虛而細大之物莫非天焉地惟虛而細大之物莫非地焉海

唯虛而細大之物莫非海馬聖人唯虛而諸子
百家之見以及愚夫愚婦之知莫非聖人馬天
地之初終靡所不究而行持只在於目前民物
之細瑣靡所不究而指歸超然乎物表前無往
古後無來世抗之不見其過抑之不見其卑未
嘗不虛圓而又未嘗不擘實未嘗不總萬有又
未嘗不入於無形無一端無定說無分門無他
岐公天下而不私如是而已矣故自稱曰三
人行必有我師焉見善必從見賢思齊空空之
長水先生文鈔下

三

皇最古無所師則師天地萬物俯仰悟道堯舜
之朝百僚師師康衢之鄙夫深山之野人堯舜
未嘗不師焉湯武於伊呂學焉後臣之下至韞
鐸旌鼓之隸中林兔菹之賤九九以上之末技
聖人曷嘗不俯而資之夫子之心蓋數聖人見
道無窮之心也故贊易卦則師羲皇嘉典謨則
師堯舜叙訓詁則典禮則師禹湯文武周公律
曆則師天襲水土則師地惡巧言令色則師
丘明述而不作則師老彭夫子之無常師也蓋
長水先生文鈔下

五

體証于鄙夫啓助之益需之及門仰媿不及前
修而俯常畏不如後學聖人之心何其切也道
如是也理固有周於萬象而獨竅精於一隅人
固有兼綜百行而或窒靈於一語道可盡而學
可況乎大道公天地公萬物公一身公後世義
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同而亦諸子
百家與愚夫愚婦之所共無彼彼無此此無可
可無否否分門而視之若散裂而不可收合并
而視之散者未嘗不圓離者未嘗不合是故義

國之名卿賢士是以之衛之齊之楚之宋之陳之燕非獨求時以求道耳非獨過主以求友耳考求是正收其大全而後燦然見之當世垂之將來此夫子之微意也人見六籍論垂將萬世天壤定一大繩尺而孰知其求師覓友一生心事之苦乎故曰堯舜禹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蓋師文武也師周公也則雖謂之有常師也亦宜雖然夫子之師文武豈以迹論乎子貢乃求之多聞多識之間曰

士大夫之文

三

彼識其大彼識其小薰而識之云耳嗚呼夫子無常師蓋協於克一之旨而子貢猶以爲夫子之多識而不知其有以貫之也

叙合刻老孫韓三子

夫天之道常右生而左殺故肅冽主退主藏養育者顯其盛德易曰顯諸仁藏諸用用者不仁者不顯董生亦云陰常積於空虛無用唯不用之所積斯諸用之所藏然則其藏也不乃用也其退也不乃進耶此造物者微權神聖以來提挈千古之柄也老君觀復守宗藏天下於不用綜百氏而執其根其書爲神明之府深矣遠矣終吾世莫能殫焉其稱兵與刑時時及之如

長水先生文

三

曰有道者不以兵強天下無道戎馬生郊曰民不畏死柰何懼之以死大都好生戒殺不敢輕言利器以示人故操其退藏者爲生之根不顯其肅冽者以陰用爲生之佐其言咨嗟申復慮後世也甚深不以炯焉若觀衰姬之事乎乃孫武氏之於兵韓非氏之於刑名具言肝腑若所性生吾豈敢沿史氏之說歸責老君乎藉令老君之道行天下淳和韞流人人返其真遂所自然何兵不戢何刑不錯代邸玄伯東飲醇効

亦觀矣藉令爲孫韓者果得老君之精而並用之兵不戰刑無刑其書宜爲後王師何至貽代之紛紛而毒天下爲吾嘗以意衡論之曰天地大矣羣生浩穰自太始至今不日消也必不日息含氣之倫日以蠶陵無一瞬暫靜不有刪芟何以恬寧自古陰陽一物耳明之以陽神之以陰順之以陽逆之以陰陰之佐陽陽所化也何可少也陽所制也何可多也天道以雪霜雷霆養生德猶之五官六卿不廢兵刑刑懸朝兵

長冰先生文鈔

卷七

伏野時有所用半有所不用要以佐育羣品不使太過正中乃止耳有如老君而南面乎清心無爲民將自定孫武秉干韓非大李拱手而各得其職矣不然者如蘇氏稱老君芻狗一世二子者口吻截截喜談兵與刑乃令不肖人挾之以空眇無忌憚之心恣行其譎變慘核無端涯之術其爲天下後世禍全在此三書之合吾將錮之重襲石室痛絕其源猶恐剪之長也又可

以此自養合而宣之爲世訓哉必不爾矣世變

之代更迭來也雖極辦之朝天下未有三十年無變故者大兵大刑所時有也世所操以定傾應卒者其具一日不可弛於天下吾輩士大夫共此世界安危注焉亦不可一日不蓄此具於胷中如能得退藏不用之指合老易而握靈根常以發育長養彌綸天下之大隙則此三書者夫乃濟時之三藥也夫醫師擇藥時有所盪滌攻除然止以去疾不伐元和夫老君之道吾所終身仰服者以此諸葛公手授韓非以嚴治蜀

長冰先生文鈔

卷六

用兵如神彷彿孫武而猶汗流竭瘁以才自殘若有意乎用之也者嗟乎老君之道堂堂乎獨行天壤於乎難言哉

論史例四首

漢接五三聖人之末遭秦焚滅詩書明堂石室
圖籍佚亂天下古文遺事往往間出來獻並集
太史公而太史司馬父子世其官因上記軒輊
下訖漢初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
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餘言所謂
協六經異傳整百家雜語自成一家言藏之名
山副在有司以俟聖人君子蓋收殘補佚自以
紹尼山六經之後云

長水先生文鈔

三元

班固述父彪之業因劉向之緒奉詔纂輯西漢
一代事太初以前述史遷之記稍加刪截綜述
所聞旁貫六經接其後事爲十二本紀八表十
志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篇七十萬言紀二
百三十年行事所謂該萬方總百氏函雅故通
古今正文字唯學林者是其述作之大略也固
受詔刪裁篇成進御鏤玉牒藏金匱馴雅典則
又一摹已

今代史舊無起居之署每一朝更始則彙諸曹

郎牘與內監所藏之奏板挨叅日月分曹而
成之甚疎濶也 今上詔立起居然總成於內
閣事關大體亦有不得盡書者焉及此之時收
拾野史遺文詢求耆碩與內庭之錄相叅要以
書之朝者無訛逸而或有避忌不直之文傳之
野者無矯阿而多有傳聞愛憎之謬兩相叅也
兩相濟也書其信缺其疑微其微章其章而信
其信存乎其人遷固邈矣非鳴筆大雅其曠
之昔遭秦烈燬古初之事若沒若有當斯時也

長水先生文鈔

三元

宜有遷之書以補書詩春秋左氏世本之缺故
其書傳兩漢之盛群儒並起董劉楊馬續其前
當斯時也宜有固之書遷可以博存固總其精
粹遷才固學亦各其裁故其書亦傳嗣是作者
沿之不已架疊陳言守株刻劍其何傳之有唐
史以來文甚陋宋元以來事甚蕪今茲之事大
都雜記而常失實有志二史之業者變其體例
昌其文章刪繁正訛行斯道以三代之直其幾
矣乎憲章吾魯猶之乎椎輪土貨者夫

史臣曰自記注之官不列內署人主起廢音容無從聞觀簪筆螭前亦空名耳往余三知起居列伏馬之上近聽傳宣類常朝例語欲有所書而不可得其禁中事溫室之樹動有厲禁即聞不必盡核不敢筆也他日寶訓寶錄王馳帝驟出於史局之潤色人可盡徵來世乎求如前史備寫人主嚙咲之口固已難矣即野史相傳出於一人之筆者訛言瘴見烏必其有無哉鄒汝愚先生所稱事垂青史定誰真者也今之史莫長水先生文鈔八

卷五

難於帝紀大約如班祿之並入詔今比年而列之乃不寂寞耳班祿作帝紀備書諸詔作列傳備書諸疏奏作志備述今古經傳其文遂歲疑穠斟酌古信來乃知成書之體比日記不同記事在實在直成書貴博貴通此左氏之文所以不拘經義視公羊穀梁比年釋例者逕襲懸別此亦史家之冠冕也

刻蔡氏蒙引補正序

嘉靖中余嘗過滁有老博士者逮事陽明先生而能言蔡介夫之事王先生也介夫止王先生為同鄉朝夕譚學其於四書五經傳注家靡不就正焉王先生重其博辨時為是正然不謂之是也一日約介夫及徐曰仁三人至子泉上盡屏人徒王先生散服登陟探瑯琊山至深處就菜啜於野人相與談易者二日夕介夫始納拜稱弟子在半歲後云今觀介夫所著長水先生文鈔八

卷五

蒙引行於世猶然介夫學耳亦未謂王先生之學是嗚呼道可易言哉自王先生倡致良知之學以採朱學末流汎濫之弊此是主張斯文大剖判處為功甚偉蓋淵源於象山慈湖証發於白沙甘泉不謂無所本其於孔孟之指蕩然朗然推之何所不合而世之譁者至今未已今王先生雖從祀在庭乎博士之議從祀不與先生者半亦多喙而罕中矣嗚呼一指隔天咫尺萬里道可易見而易言乎哉顏淵氏曰夫子博我

以文約我以禮不言先博後約也而稱先後者徒以循循之義轉注之者耳孔子固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以爲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乃其所以畔道也易之象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學而不畜其德孔子所謂多學識之而予則非也孟軻氏稱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此宗指之最高者乎于是王先生之言曰格物以致吾良知猶之乎學問以求放心多識以畜其德無

長水先生文鈔

卷八

二道也約禮在博文博文所以約禮約者博之意博者約之功斯不亦明白簡切庶幾孔孟之指哉故王先生雖不解易然知易也介夫解易者也非知易也今吾既求之有文之易烏得不詳吾苟不通乎無文之易則烏乎用吾詳孔子讚易可謂言言析之字字訓之矣猶以易道無窮浩然有加年之歎則夫自漢以來至乎今訓發之家日新日盛其言雖有異同小大孰非天竅之自流孔子所望於後生者乎又安知非孔

子之芻蕘工瞽而並存之以就衡量者乎故以道眼觀則言言忘也以俗眼觀則言言障也道非一端人從其所入以爲入會詳乃得要不得則不知要此言要在詳之中知約乃該博不約則不能博此言約爲博之主博約之間可後可先在所自得可博而不博在所自悟兩忘而化之之謂道並進而得焉之謂學約而能博之謂大博而能約之謂精通此者可以無言可以有言其於易也幾已夫孔子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齋戒以神明

長水先生文鈔

卷八

其德介夫之學博矣而守焉未化離焉未一尚有多端是其神明之者未有及也乃其博則吾所不廢也故循介夫氏之說衆之諸家語考正而補之以俟達者再補再刪焉道固有一語不傳者有片言立解者亦有千慮百慮而始得之者又有千百言不倦原非得已者又有其書五車妙處終不傳者是書幾十萬言聖人其舍諸

選鈔副本序

往隆慶戊辰余在館下奉館師先生教日讀左傳國語史記國策而漢書文選者必期誦數然乃止則又取廣選補遺並選而校鈔之時有臧益馬萬曆庚辰余在館以原本寄兒子鍾墨渝紙敝已成舊物今又十年許再有臧益鈔一冊付次子鉉比之曹溪之衣曲阜之履將世以爲傳意自珍之近有吳中纂註亦便持携覽誦如吾所鈔者又其精鏐選駟也世嘗學選取穠

魯水先生文鈔

呈

語儷詞夫穠儷者賦家相沿習耳翻是其不佳處若乃清英特存渣滓盡汰韞蓄淳泓含有異采不發穎於論議而見大力於風骨接續無痕涵胎衆妙玲瓏振玉落落轉璚今人忤舞三歎言之不及此真天下之奇已唐宋人以其局於穠儷也變爲論議長言繁稱諧以俚調足而暢之幾隔儷凡矣談者至欲請葭灰三斗滌去從前腸胃中所入近代物真知言之貲哉年老讀他書皆易厭惟此讀之不可盡

直快吾之欲耳昭明異代人何必能首肯我也

長水先生文鈔

予

七日來復解

易復之繇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何謂也解之者曰此天道自然之數孔子謂天行固然也天一氣耳烏乎而去來又烏乎而還復曰陰陽有互換故消息有去來唯其有去來此以若有還復也自姤一陰五月至復一陽十一月在卦經七爻在占為七日其為時也陰凝冰堅肅烈充宇內長至之夜子半之交陽氣潛萌乎黃鐘之宮候之而葭灰自飛測之而五絃漸添故聖人考數定占以為陽道自此當復矣乃知自姤五月以後陰雖日長陽原自在至於復而始見則雖謂之復也亦宜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只一生生不息何嘗一項有斷續哉其發生者仁之顯其收斂者用之藏藏極而微動則伏而乍見若其始見云耳聖人扶陽抑陰亦以傷其剥落慶其復還也然則一歲之候其在此矣何以言七日曰陰盛陽微慮其嫌於無陽也故稱日馬少陽之氣方進故稱七焉七日者

長水先生文獻

卷三

長水先生文獻

卷三

自五月至此七月也猶詩稱一之日二之日云爾聖人於臨則曰八月有凶於復則曰七日來復蓋以陰陽之義配日月言日之義與月無殊豈如黃直卿所云喜陽之進而速之懼陰之盛而遲之之謂乎故七日來復者一歲陽長陰消之候千古不易之定數也然而非直一歲有復也月窮於晦而朔來復時窮於亥而子來復百年窮於衰亂而治來復萬古窮於歷劫而太空來復其在於人夷狄衰中國盛小人衰君子盛刑法衰仁義盛惡極而善動極而靜死生存亡興廢消長出處進退語默呼吸之間日夜萬變交乎吾前而溫溫綿綿一派生息之氣何曾少息時此天地之常道而人亦孰知其復也知其復則真復矣豈待七日哉一念之邪頃刻知之即可以正一念之偽頃刻知之即可以誠天下國家之不治頃刻知之即可以治真宰一見萬象回春樞柄在手不待待故曰一日復禮天下歸仁嗚呼亦何待七日之有獨聖人者主

靜立極大明終始超然世故物情之外而復
其根一復永復一存永存陰陽無其始動靜無
其端來復無其候渾乎與天同運我常握此靈
根矣自聖人以下即顏氏子亦微有剝復焉復
之六位吉凶善否大都可按而知也蓋嘗論之
天地以七日復氣運自然有耗有息可推算而
得之此乃其至定者世界之復則君子小人互
持其衡有不可執者焉然事既關乎世運亦任
一世人心與之推移又非一人之力可得特之

長水先生文集

卷九

者故剝窮必復天之大能迴旋之亦未嘗不
定也唯是方寸間作明作迷可絕可續一日百
變波流駟馳自古聖人兢兢常畏之臣子不能
必之君父獨此難言耳聖人於地中之雷子半
之天理微數眇意示罕言其於君子朋來常喜
言之而不甚詳唯是不速復諸交諄諄爲人心
設諸法至乎迷復反君道以其國君凶聖人所
深憂獨君心不復耳一日頓復萬靈提福豈微
乎哉何言七日也吾人嘗玄覽三才見天有六

氣日有六時世有六極人有六運而七者昇六
之交承接續慶數至於七萬物有生機焉故五
者數之中七者數之交九者數之究聖人常三
致意焉天元以七政察璣璇斗維以七曜紐玄
樞仙真以七葉占佳日龍圖以二七居二玄天
孫以七襄分河鼓虞廷七聖同堂七旬而格畝
尼山七十演教七日而刑郊姬公七載夾輔七
月而歌幽下至星占醫卜數術家無不以七七
致用者夫非天機冥數默然懸合有不可知者
耶數乎理乎達者無能言其解矣

長水先生文集

卷九

浩然集序

夫以天壤寥廓古今之事怪奇忽荒一日九變羅進乎其前曾不以一毫毛干吾靈府豈其悍然而禦之必有所樂乎此也孟子與有言不動心有道乎曰有仲尼謂顏子淵云唯我與爾有是夫夫唯聖賢者實有此物在吾掌握中行乎由是藏乎由是用亦有不有亦有不有所以不愧不忤浩然乎天壤之間伯淳氏謂天壤下獨我孤零我爾有此者不孤也彼時變者以有象接我

長水先生文鈔

四二

我對以常無象彼以鳴鳶之棄餘嚇我於形內我超超玄勝吞吐股弄渠於形外一以爲蝸之角一以爲隙之駒曾不一瞬變化移之眼中滄集忽焉已耳浮靄化於庭閒花銷於砌我之大常者固在奚不浩然之有自余歸來湖上蓋亦有年耳目清恬色色皆吾有魚鳥慣識物物來親人當盛春時百卉具繁風日恬麗靑鞋白袷與農父山童逍遙乎麥雲犢艸之隈秋江夜澄月如朗晝芙蓉之波極天菰蒲之舟滿地當此

之時葛中藜杖任興所如遠或金焦北固近或具區石湖倘意到而尋友生獨游獨往無乎不可以有太夫人在上未便遠游五嶽有時下帷扃戶置身靑蒲上浮英華湛道德暇則取前人結撰最清曠者都爲一帙與夫素琴一張繪事一卷列之齋中以娛幽獨余性不食酒不能歌又不喜絲竹唯是者自謂天下之樂無以過焉因韜皂囊中客至懸之榻上既不告人人莫能窺也自命曰浩然集他日知我者謂我儻亦

長水先生文鈔

四三

覽譚執錄

獻吉摹治古始遡極軒真視東京下物介然不
使小濡毫素仲默亦云古詩之法乃亡於三謝
昌穀亦云古文涉魏乃離至晉乃薄彼其曹偶
持論貴其氣厚摘其浮露自是弘治間人物議
論不比後來夫三子者之詣力挽二千年頽波
登陟周漢上于是于鱗元美之徒聞其風而昌
之以此有今日今人乃知有二子不知前有三
子三子者之功於斯文創始難也獨晰難也仲
長水先生文鈔

望

默昌穀兩駢並駕耶獻吉則總轡如組已余嘗
論天開斯文自易詩書孔孟後繼興特創莫若
左丘明莊周屈原管夷吾荀卿韓非賈誼司馬
遷者流此其最高者故云秦漢間文字真是奇
偉蓋以先秦盛漢交代之間言耳過是則稍薄
矣元封以來董劉班揚以好入書文或漓元氣
恐不得混列西京詩自十九首蘇李以還即曹
王甚盛亦若駿揚太露古之作者淵涵渾朴自
然疑結是元氣之守而文之道也方今學士家

慮無不徵古昔卑卑者既以貌求太過者入之
乎不解自以博綜者欲無所不有幾乎百貨之
肆穀然樊蕪耳因誦譚執錄憬焉欽之蓋昌穀
所自稱標極觀者云古稱三不朽者其人亡其
言立昌穀與李何往復論文可謂能自立千古
撫卷歎息迴環誦惜哉乎若人無年悲夫

長水先生文鈔

孟氏論王政五事說

余少日讀孟氏王政五條其言信能行此五者將天下人人慕悅仰若父母如是而王道之行何難焉余時未涉世心頗易之年二十九侍養居里中邑令長奉宣

肅皇帝明詔悉收召四十年間巖穀遺佚諸臣登進在列盡罷一切征榷採買濫諸無名之歛收逮向來貪黷導引鷹犬諸奸剝下罔上爲民害者殺無赦蠲逋宿過與天下更始蓋詔書

長水先生文鈔

四

下日見前輩老臣與閭巷垂白人人出涕感激仰戴

明德是年余入對道經吳楚齊魯燕趙之郊見深阻擾鋤之民又無不人人合掌忭舞思見太平者余乃喟然曰信夫市不廛關不征九一之外無夫里諸徵則天下之商賈農民如各得其懷中之欲矣誰不人人悅也後一年在館下得交當世先生長者時自六館至即署悉一時召用諸耆臣朝班中名碩克初半是國老望之

知其爲天下第一流故其時仕路清澄人人自愛公道不肅而自行庶事無爲而自清余又慨焉寤嘆信夫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賢士大夫聲求氣應誰不人人悅也信能行此五者王道四達乎王之道論驗於此矣故人主之德天德也天之生物豈須時哉一項變化間耳柔風拂面暖雲滿空即寒林折列一日而天下溫如疏雨蕭蕭皓月娟娟即酷蒸枯槁一日而天下洒如夫何難之有天固不可測事固不可知倘萬一者淵竭之上一念回陽斗杓之樞片時東指將所謂存斯神過斯化綏斯來動斯和吾何幸扶杖而聽聆之景響鼓枹何足喻其迅捷也聖人曰一日克己天下歸仁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余是以追思昔日而微論之

長水先生文鈔

四

晚香堂記

永嘉王子陽德由司馬尚書郎守魏博郡政平人安吏牘滋簡時時進諸生譚說藝文攷郡之故則綜述韓魏公遺事矣陽德性嗜寒花家居園嘗開晚香亭蒔植名菊遇華時細蕊繁香英燦爛鈎簾以游致足樂也迺稱曰古之仕者貴識真耳余豈以作吏故遂廢斯事哉而郡堂西偏舊有晚香亭魏公守郡時所為譙集僚佐賦九日之章以見志者也自郡治改築舊蹟湮

長水先生文鈔八

四

圯于是即今治堂之西得隙地為堂稍存魏公之舊焉而陽德寤思家園神游未得追踪芳躅并系厥名語不云乎性有夙因事有前符豈偶然也哉蓋昔之君子愛若人也不忍沒其名所以景哲也游于朝市不敢忘山林所以養志也一役而二義兼焉豈斯堂之謂耶客有問於予曰魏公九日之章何居也予曰公蓋有懼思焉而未必樂也當是時荆舒東軸新法蠲生說夫用昌老成遺佚公之言曰保初長多保晚

其詩曰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周防之難也公平生特達任事濶步無前艱危寵成思溢心逾恪而年則邁矣雖有寒花在目何嬰情于觀玩乎然則陽德之志柰何曰遭際清平才譔迅馳非有曩日之時也畿輔名區四封晏如非復曩日之地也向使魏公並世以生游於斯堂安所慕樂天矣然而往哲弭楫于彼听來者發軔于此邦岳牧攸寄膂力方剛職思其居母已太康殆非悠悠晚節時也又可

長水先生文鈔八

哭

無懼思乎堂成陽德屬予記其事按治堂儀門之左有賓館轉入百餘步繚以重門由門折而東為小門三門內有三逕由逕以升為晚香堂自此至治堂後可數武而近環堂皆翠竹幽槐庭中多菊太守視事畢則絃誦其中綠雲盈庭鳥鳴不絕自一境界也因自榜曰秋色猶慚元亮逕晚香漫擬魏公亭蓋方駕古人云嗟乎自宇宙來寒花所托以不朽者楚大夫陶慶之韓魏公其人皆有所不平然皆氣血無窮焉陽

德自視孰與此三人賢也

長水先生

四九

邊方守令策

人知邊事之先擇將而未知邊郡之當擇守令也知賢守令之能治民而未知賢守令之有佐乎邊事也何者兵民一體不可以二視將吏一心不可以異慮自兵民判而情之不相維久矣將自將吏自吏若秦越人不相屬也唯今日爲甚故呼吸之變在斯須而血脉不流貫指臂之勢在一身而肢絡不相通此其病已在不可屈伸之候矣若不及今通其窮達其變邊事積敝

長水先生文

辛

而積廢又數十年當如之何更其制使之聯貫破其局使之展布痛疴無所不可採緩急無所不可使邊鋒振軍氣揚旌麾壁壘生光彩豈必盡易其弦轍乎一任人措注之間而足矣三代上兵民不分途卿士之官即其三軍之帥與其佐帥者耳漢任守令而邊郡未嘗不治兵未嘗不冒矢石而履戎行也有守雲中戰者有守代郡上谷戰者有守鴈門戰者有守渤海戰者或虜聞聲不敢近或刻木肖其人以爲威重者由

此觀之漢之邊城守令豈非人主所注心而公卿所推擇而使者哉以觀今事何如也國家之法大都相制之勢重相維之義輕厚防之使各自爲官守岐分之使各自爲途畛故奸雄不逞固無能翹足而相撼英雄才杰亦何以共膽而成功平居以體貌相承既如函矢之家各營其業次事急互相推諉又如連樓之物縈絆而莫敢先驅督撫司道徒以文牒空名踞將吏而制其上將所欲爲問之吏不受焉吏所能爲袁米先生文獻八語以將之事不與知焉司道之臣無能動半縷斗粟以爲措置之方奈何展其一籌哉然又非獨於此也人情樂內地苦邊方利膏腴賤荒漠其捧牒而來握符而治者有罪過徒謫抑鬱不得志者焉有長年白首老于郎署不得不處此者焉有任子他途不由科甲姑榮以冠紳者焉有納貲入仕或托輿援媒利于幕下者焉夫如是則其志之摧頽而莫或振職之苟且而莫或勝其勢既下有不堪矣而督撫之令下之司道

司道之令下之有司動皆昏聩事輒因仍即以煥休無事猶不能拊循吾民一旦以爲理光能當虜馬晨夕出沒之衝哉故臨敵敗北懦將之罪常居其半而素所防閑濶略撫御乖方非釐起侮則不肖有司亦當分任其半矣彼虜之闌出吾物而莫之較也踐躪吾民而莫之詰也出入我城市若無入而莫之察也毆民之急而使去爲虜導也毆兵之急而使逃爲虜用也豈獨將之罪乎有司之罪當不可勝陳矣今欲更其制有五議焉凡邊郡必擇才臣而重其選幕府大臣司馬曹郎各舉所知必忠勇才略有聲海內者即以原官改任而優異之此之謂重其選其邑之小者民寡土瘠者并而附之於大邑使緣邊之郡皆如兩都畿輔之郡力大勢重可以制虜才杰者足以有爲古人所以願得千乘而自試者也此之謂尊其勢既使治民亦使兼兵兵馬芻糧任便宜而付托之備禦戰守得與司道一心而策圖焉舉刺之條稍寬文法要以展

布帛長計成効於三數年之後此之謂一其權
科甲之士有產于秦晉者生長邊陲者其父兄
曾爲邊臣武將者初任以邊邑起家耐其風土
諳曉虜情者隨宜使之此如就輕車趨熟道喜
悅而奮於功名決矣此之謂便其習既得其才
宜其地擇其尤者就而超拜之要以三載六載
課其功能其不任者賞罰必信功罪必明誰敢
有習謾欺而敗公事者此之謂責其實行是五
者將見邊郡多良守邊邑多循令既牧吾民又

長水先生文鈔八

奎

撫吾兵武將賴之相濟以成功督府司道賴之
令行而事集即以此儲養邊才之選將來英傑
必紛紛雲起應上之求即以追古名流令虜中
不敢牧馬南嚮一旦塵飛羽馳何至拊髀太息
稱頗牧之難乎往年浙閩間困于倭夷慎擇守
令並揀一時才望士以赴之往往著聲績勦功
名倭自是不敢窺浙閩至今賴以爲安故禦虜
在擇將人人知之禦虜在擇有司人未必盡知
也故及禦倭之効於前者贊執事旦夕任人之

策儻亦異日者邊事變通之筭也

長水先生文鈔八

四

小可軒記

余大父翁晚歲蓋嘗灌園樹石以娛餘齒日提
釋孫者哦誦風雅而稱兩山主人云主人掛斗
室乎山之隅延其前爲小軒尺武間丈五地繁
立埤陬常好閒邃晦密障以果愚卷疏不通一
線風物似小禪棲焉軒前小庭除僅可供一小
魚沱再一小荷鉢偈不可置屐矣軒中掛一小
幅元亮看菊圖一琴一几二三青蒲外他物
都不可入也吾師鄭梅雪先生榜其前楹曰曲
水先生文鈔八

三五

檻暫留春物住低簷不碍野雲過吾大父翁題
其後扉曰藏身只此比逆旅曝背還思獻主人
小可之義涵而不發余七齡時曾以軒名從滕
頭問翁翁第云小子何知灑掃應對進退則可
耳余年十五通經術一日侍翁側翁始慨然曰
天壤間神理十分完滿無些子缺處吾挹之乎
山川雲日花香樹色之表蓋得其超然者十之
三而不能有也吾退藏斗室晏煬處和懷其渾
然泯然者十之三亦何可名吾生平無名

無功無語言文字倘留其不盡者與若等亦占
十之三矣吾今日夕所吟諷拈弄蓋十之中僅
處一焉吾於天壤所得無多不亦可乎蓋以
小可者自止足世上紛華無一可入胷中乃能
與太無同體只此空空鏡宇中將古今條貫無
一不可包羅總萃者矣子云無可無不可殆謂
是乎小子識之記得昔以嘉靖庚子春從大父
翁在軒中執筆塗寫之無字今萬曆庚子俯仰
六十年世波千百變由了心人視之真無一可
者亦無一不可者洵哉小可二字一似至人玄
德可以含咀而深思也見翁於牆斯其在矣因
記之以貽孫子世世服之附于衡子荆居室之
義

集

復宗伯于可遠年兄

都門被言蒼茫分袂時時念之仁兄矐我耿如其昨依依清暉可照吳閭之馬所謂隔千里共明月也展披華牘正如真人東行挹見頂光良自浣快思脩上人至知兄留心內典了達性真築室靈巖葆祠黃石將欣焉樂此遂忘斯世耶濁河風波靡知所屆見此茫茫久生奚爲耕莘釣渭無從討一清恬法界已矣太息於路如之何前時暇畧一二蕪言韜之囊中本寧兄入

長水先生文鈔

卷七

浙索而布之五技盡見不揣奉兄作我郢斧此小巫大巫之說也弟十畝之間樹魚脩竹可以樂饑兄旦晚若不肯起與我等朽櫟何能尺寸勉之自樹頃惠弟詩有別日但言分手易歸來轉覺寄書難之叶如我弟兄輩各天皆老拜見無期飛鴻何能預人事哉

水雲精舍記

昔余有使事于青兗而始登岱宗焉登至半去地將五十里始見雲雲起斗巖絕澗深幽清閒之中朶朶鮮秀飄飄颼颼來襲人裾時六月也而恍若雪花四出柳綿亂飛其上故有三素娥之宮焉若其散天花而下墜也有頃回首睇焉碎朶作大片似掌上物颺弄吾前其牽綿不斷如疋練者橫掛蒙茸草樹間少焉御快風而直上去人不知幾千里矣其襲裾時正視之輕於

長水先生文鈔

卷七

綿淡於雪等於重霧而濃於篆烟頭角分明一如機中統綺迴環之文潤衣旣久隱隱如有清芬一食頃銷若所云細雨濕衣看不見者耳過五十里上至岱絕頂雲氣游絲淨盡極矣日可正視赤如丹大如盤天宇之色正青翠如古窪然吾乃知日之不可正視者雲爲之耀其餘景耳非天日本體也余少小讀易見坎爲水爲雲讀禮記見山川出雲至是始真見雲焉蓋雲者深山秀水中氤氲之氣也行到水窮處坐觀雲

起時不到水窮處知雲所起哉頃得一小莊於
白雲菴之隅地深阻多曲澗萬樹籠蔚仰可見
雲俯可聽泉雅有秀色傍人忽憶岱宗之雲而
晤思焉因署曰水雲精舍嚴君平有言神如一
片水中雲太上亦云行如雲氣其人可知也因
以授余季女使領之吾時時扁舟其間稱水雲
先生夫園林館舍之於人亦浮浮者耳

水先生文鈔

卷

川上之嘆大義

人生天壤間患不聞大道所云大道者何是天地古今常然如此之理賢聖去人只在這些子透與不透上便謂之大覺大迷全在此處分頭路我嘗遍看着世間人其知名當世者亦是千百輩中好漢却都將此世界認做是我常住再不去的世界居官便認官職是安穩常快活不改換之物居家便認家業是安穩常自在不棄捨之物多將此心與一世界人俯仰抑揚爭攘長水先生文鈔

卒

是個連晝連夜滔滔汨汨忙忙如鳥飛轂轉
帶去而不停的不是一刻少住的自古到今你
何曾見東馳之波再返源頭過去世界重新如
昨也嗚呼千古萬古被此一聲喝破再無還復
人心中千念萬念閃爍變幻一片佔間佔舍千
年不了的癡漢心腸被此老一聲提喚不由你
不當下灰寒了也蓋嘗浩蕩思之日沉月升是
一日過去光陰如馳春往秋來是一年過去寒
暑代變朱顏皓首是一生過去韶華不住龍爭

長水先生文鈔

奎

虎噬是千古過去英雄沉埋假如軒黃以前渾
靈世界過矣接了唐虞又是一片揖讓熙和時
侯則渾噩之風再不得回來也商周以來嚴正
世界過矣接了春秋戰國又是一片焚樵爭雄
時候則商周之治再不得回來也漢唐宋下半
明半晦半否半泰繞小可些少間又壞了何曾
一日駐車停馬有百年太平清明之日乎江河
風濤頃刻百換前浪後浪激蕩難平隙中之駒
半瞬不暫歇郵亭之客過去便無情故曰川閱

水以成川世閱人而爲世此理常常如此故謂
之道不得已而名之曰神曰化曰元氣曰太極
曰太極二五皆假借名之耳佛家言現在世界
新新不住道家言大曰逝逝曰遠與吾師逝者
如斯之說豈異指哉皆歷世練熟越局高談了
達世間之妙論故識者尊而高之曰此論道之
言後儒乃轉韻之曰天地之化無一息停君子
當自強不息純一不已其要只在謹獨此其論
學示人言亦切矣我以爲天自旋日自行水自

長水先生文鈔

奎

流鶯自飛魚自躍柳自發花自鮮宇宙中間此
理自然而然一絲不勞人力吾人若必晝夜劬
勩汲汲効其不息夫乃太勤而遠于自然之道
乎若論道之本然千古世界自動自靜亦無動
亦無靜只任自過自去皆不可控揣拘執之物
即天地日月亦在中推移不能強爲之主聖賢
豪杰亦在中維持不能盡了其心吾輩教中人
亦在中窺測得一二分終不能於川上一歎之
上再加點綴也然則吾人處世宜如何世界爲

變而不定光陰一老而不留風波常動而不
晝夜常運而不閒吾既朗然大達豁然盡了則
無心以應隨時處中當用世時用可行也行可
逝也當渾世時渾可忘也忘可逝也住一日完
一日之網常住住一年了一年之性命可久速亦
可仕止無意必亦無固我無可無不可此真吾
師心印也彼汶汶以生茫茫以沒吾無論矣其
間挺然名世燁燁如明星之相望涵為道德樹
為風節垂為文章布為事業炳炳朗朗自彼其
長水先生文鈔
時譬之川為濡為潤澤激為波瀾升天為雲物
注地為霖雨皆川流之作用皆有功於天地民
物若循其本而論請問誰為常住者故曰逝者
如斯不舍晝夜言此六虛世界并世界內區事
與我一生身世心腸總只是這般明來暗去便
了也此之謂窮理盡性至命之說若我真靈一
物本無來亦無去自有大常大定者不曾散亦
不曾留獨立千古舉世人與我共此物不得蘇
長公所謂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覺者自得之

長水沈幼真先生文鈔叙

昔在己卯冬日幼真兄過我穀城山下述道綜文飛觴秉燭者三日夕余因竊有請也宇內著作家軌正者或踐近摹超詣者多反常道脅能宗孔孟兼左馬者乎兼必混混必不似常患兩失之此世

序一

所以分途易軌各相馳騁也然則吾子之道奚繇幼真拱手曰甚盛吾潛心久矣吾其宗孟軻乎五三聖神遺牒殊尤其經常正大可世守者表之手仲尼軻氏去仲尼未久其才高朗得仲尼之時故陳義甚正式道甚夷言之入人心也洞然甚六經皆

典則雍容軻氏頗有馳騁變合故六經之文至軻氏益昌發令人讀之改觀此又是先秦兩漢前文字何不古也軻氏沒韓愈歐陽脩蘇軾之後宗之以為文程顥程頤陸九淵之徒宗之以為道此兩大派者迄今學士奉為正摹崑崙之源皆出軻氏即

序二

道與文若歧乎猶之六經仲尼指也無異道也今天下著作之林舍是正摹直從左馬韓莊騷選下自命為文章家舍淳和尚奇起拂自然尊刻削弃恬澹趨麗縛以其能異世亦異之此如雕塑織染繪畫之物豈不五文焜煌傾矚搖精哉曾不幾何時好

者易厭慕者已倦色渝神去何靈
之有故曰軻氏之道正慕也如彼日月
終古常新夫日月之華五采離々君
曾見日月中間有五采乎哉余時竦
然避席曰此天下名言今又十五年幼真
高蹈掩關之日久遠李本寧携其
囊中州示余信夫幼真之能為軻也

序三

道與文合矣曰為題其冊再告之幼
真好玄脩神方王六經大道羣儒尚
貽我輩以未竟之憂其俞研詣入神
悉論悉衷之令後學者眉目間有旗
鼓焉庚子秋黃石居士于慎行書

長水沈先生文鈔引

世嘗言天下無經綸鉅手此肩曉
上語耳大才自在世間人不盡識
何云多也彼工師者抱丈五之標
建凌霄閣千拱咸具特少一棟
必求之深山遐外人跡罕至地則必有

必得之若人之見者市上搗礪問物
身記得余為舍人時與長水沈幼真
各少壯有當世之志一日誦韓淮陰
登壇語慨然曰即此數語三秦可
傳檄定矣幼真拊掌曰願吾子即
作如此籌畫虛慕空言多為也又

一日至謝安任玄以三千人直符堅首
萬師余則掩卷深疑之曰此事莫曉
其笑幼真微哂曰安石深機子未能
解三秦豈可傳檄哉余因叩其說幼
真曰凡對局者視其對手人何如耳
必民心料項羽三秦之定在目中矣以

將帥料符堅草木皆兵何從措手
足哉淮陰堂之言之如老吏料獄情
斷制大定一絲不爽安石不言不
動史記所云其事秘外間莫得知
正如方術囊中一粒小丹便起人生
死必是極賤之藥其人終莫肯告

人也余聞之歎羨累日此君胸中真
有武庫哉其後余宦游吳中者數
年適幼真予告相過從所資弘益
甚不淺矣幼真竟以母老高臥不出
世終莫知之也韓退之云不善為
斷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

余之媿此兄多矣今年春以文鈔寄
余河上嗟乎幼真文章已自冠冕詞
林余何能贊因言其才略如是使天
下知其人焉

歲丁酉三月年弟餘干李頤頓
首題

目錄

論一首

書二首

記一首

講義一首

祭章一首

題辭一首

序六首

引一首

雜著五首

長水先生文鈔

長水郡當湖沈懋孝幼真甫著

門人吳江沈璟伯英甫校

周易古注疏輯序

明興 文皇帝表章六籍詔文學侍從之臣編纂大全書頒示太學及天下學宮其於易也並宗程頤朱熹傳義采諸儒孔安國以下一百四十餘家注疏以之發明程朱之指於天下何其盛也士生斯世學同術書同文百家不經之說

長水先生文鈔

八

無所塗塞其聰明粹然一出於正故易雖稱精微要眇乎士咿唔日夕操筆以談皆能本程朱定論以論說孔子傳義文周繇言而上沂太昊氏之象教蓋三尺童豎鄙薄其它注疏束之不論可謂天下一統歸於聖真久矣嗚呼何其盛也頃 主上潛神經義自語孟學庸進講法筵次及尚書毛詩 詔以禮經代貞觀政要金華勸講業已發明大指裨益日月將來沂沭歸源必當窮神盡化論及於大易易固廣大悉備三

才之與府五典之驪淵也則豈無明大道貫天
人採群儒之論發四聖之微如程頤朱熹者得
生今天下與儒先下上其論議者哉固可跋而
竄已某惟自程朱之傳專用學官漢晉以來注
疏家盡廢今之箋注略去前代特詳宋元以後
述程朱而韻其說者前此有疏不合者弗存也
後此有疏不合者弗收也如此則亦一先生之
言而已故某之意竊以爲道大無涯千古英賢
共此靈竅聖人之學博覽旁稽乃始折衷乎大
長水先生文鈔
道即孔子晚而嗜易猶恐年數不足設使當時
有以片言申易之指者必加起予助我之歎况
賢如程朱兩儒使其尚在亦必謂易義深微前
不敢廢古之人後必求助於承學豈其局一先
生之言限隔千古不令參同異訂是否共論說
其無窮者乎固知其必不然也士束於禮部之
格不敢旁置一喙近見太學官訂定十三經注
疏進呈 御覽詔禮部刊行頒布天下因喜躍
田間謂自漢來注疏必且與宋儒傳義並行今

之世自茲以往後生憤悱超邁前聞探微研幾
且有所發明於六籍必始基之乎此也因與一
二同志采輯周易古注疏如千卷其說象旨至
備矣因附程朱傳義後使窮鄉下邑士并參之
十三經易義中王弼韓康伯孔穎達諸疏若涉
瓊山觀秘寶有不脫凡而冥化者乎古注載在
通典通志者千餘家今所輯者猶夏殷之杞宋
存什一於千百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言之
其又何讓焉

長水先生文鈔

三

中庸題辭

遠古之初神聖握中黃而尹天下天爲吐苞
符合有虛中妙數所謂易中有極嚮中有極者
不言極而自在焉自堯舜禹密相授受始有執
中之傳仲尼祖述選緒錄三聖咨命於魯論未
簡而特贊之曰中庸其至矣乎及門之徒蓋未
嘗問答到此故稱子所罕言者命與仁而性天
之說幾乎不可得而聞甚難乎其傳也仲尼之
孫子思始作中庸盡發中理舉性天之說纔纔

長水先生文鈔

四

乎言之獨詳於是孔門秘寶扁之乎宮墻與突
間者至乎今三尺監子皆可得而聞焉非其特
盛者歟仲尼語子貢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未
嘗輕言天唯顏氏子則嘗與言終日皆諸子所
不及聞故稱夫子之言性道特不得聞耳則亦
有言之而聞之者矣顏氏子於言無所不悅則
知自太始來無不言也無不聞也自顏氏子沒
仲尼惜之特深以爲終不得中行而與之天將
興孔氏歟何子思子之得與於斯也彼伯魚

庭聞詩禮外無他說曾氏子以忠恕言一貫
大學十傳是其學脉如此矣子思子所開分
者當無別傳又不及從仲尼之末老而有聞焉
然則中道之傳於思也豈非天所授哉仲尼承
皇王未墜之緒斟酌教宗以範圍千古不敢輕
言天命必待中行而始傳此爲道慮也子思子
當異學遽起之日別白性真剖斷毫芒不得不
言天命合中與庸而稱常道亦爲道慮也仲尼
不言之心即子欲無言之心上古神聖忘言之

長水先生文鈔

五

心子思子作中庸之心即與言終日之心堯舜
禹咨命之心不言者中也言者亦中也言中而
中顯中無所加不言中而中存中無所減嗚呼
中豈易言哉蓋中者天體也自精自一自微自
妙不可以思惟執不可以象數求其易簡直截
愚夫愚婦之心即三王五帝之心其變化精深
則天地聖人所不能全而工瞽芻蕘可以與能
而日用之也子思子於此處蓋心得其精微而
極意言之曰當喜怒哀樂未發之初此物在焉

耳曰天載無聲無臭曰其爲物不貳是乃天之所以爲天嗚呼中豈易言哉學者察此三言超然有會于不言之表無意無必無可不可若有物在兩端之間神而明之其亦庶幾顏氏子之學也夫

覽合肥蔡氏見知經

夫天下之動不生於動常胎於靜天下之生不始於生常萌於剝剝落既盡一真旋復至靜中盎然若動焉自渾樸之判爲清陽也秋肅之開乎春生也亥末之兆乎子半也皆神理自然者耳人心將一切刊落到至處真機自然濤發流行此何殊造物哉孔子觀復喟然曰復見天地之心乎是月也雷在地中先王至日閉關君子法此以修身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嗚呼盡之矣

余嘗候凍黃河之次大沍後夜半交春冰底如千車萬雷之聲井堦中皆突然震湧剝極爲坤翕聚凝結始見天地真陽是曰天地根是曰坤中雷以此驗元陽來復之妙此何異我心中事蓋聖人畏其泄防其漏必閉關極靜以養之夫其緘固抱持之久乃能於幾微間不遠而全體來復此其元吉豈特徵之色象乎嗚呼天地之妙竅堯舜唯微之真訣孔子獨契之遂以復初爻當顏氏學孔門寥寥証心一人而已故曰回

也其庶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再三言不遠者此指內中事非汎論也直從心精妙忽聞炯炯獨知微微獨轉所謂針芥黍粒上事非天下庸明剛健鳥足及此其餘諸子之學一切見聞知識才能伎倆枝葉粗浮局足語心幾之唯微者乎顏氏獨傳孔子上接虞廷顏氏歿聖學亡豈虛乎哉合肥蔡氏作顏子淵見知經其論甚正余有取焉而特精言其義以俟知道者參合而得之此殆難以書文言說諍也

長水先生文鈔

八

王道無偏黨論

王道所以大者以其善用天下之情而不自用其情也夫天下惟各用其情故不能達於道而不知天下之至公不能外人情以有立也固而狹之則爲一人之私合而用之即爲天下之公王道所以用天下而有餘者惟無私情焉而已蓋古之王天下者身視萬物家視寰宇本無我也孰爲之偏本無人也誰爲之黨用天下之公是不用一人之私喜用天下之公非不用一人

長水先生文鈔

九

之私怒虛其心而心自通平其情而情畢達蕩蕩乎與大造共其生成而已不與焉天下之人象上之指相安于正直平康之福此所謂皇極之道人君所以錫福天下與其臣民共之者也昔者讀書至武王箕子之問荅嘗三復而有味其言其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安得古至人之遺言而稱之嗟乎萬世治天下者如是焉足矣故稱極焉而後之述王道者弗能明也請循其初而論之厥初生人擾擾

紛紛天不能盡長養安全之機欲食寒欲
瘁者欲休疵札者欲壽不平欲平不得欲得
者欲有立才者欲有爲愚不肖欲携持而困頓
者欲蘇息此其情不盡平且一也使天下各以
其意紛紛求之各私其私各欲其欲各偏其偏
各黨其黨天下之物雖欲並生而不可得此豈
天之意也王者之道猶之衡然虛而懸之以定
天下之衆銖而與之銖兩而與之兩鈞石而與
之鈞石無容以人之力俯仰低昂其間使以人
長水先生文鈔八

則固當如是止耳且夫南面聽天下者豈能與
天下遽忘於無爲相與于無情也其心好善而
惡惡其權揚善而遏惡其微意扶善而抑惡王
者於此亦豈漫無可否輕重其間哉顧萬物自
以其情取之吾因而與之不敢作吾毫髮之好
惡如此而已天下之人均有欲于此而不能
以自適其意天命一人焉使之司天下之平寒
而與之衣饑而與之食勞瘁而休其力疵札而
全其天困頓者蘇其意愚昧者持其艱舉其賢
與之有所立使其能與之有所爲不平者無不
平不得者無不得嗚呼帝王治天下之道如是
止也則烏乎偏黨反側之有然而天下之大如
莽絲然一日二日有萬其幾操縱殊途翕張異
用剛柔殊變微顯異宜有偏者有不偏者有似
偏而不偏者有似不偏而偏者有黨者有不黨
者有似黨而不黨者有似不黨而黨者有至平
者有不平乃平者有至均者有不均乃均者斯
乃天則固如是王者因而應之其何心之有夫

天下稱至公頌蕩蕩宜莫如天天之於人賦性受形之際亦不平甚矣卒謂之無私以其爲而不有順而不宰成而不居因萬物以用萬物而我無所用其情也王者用天下亦若斯焉矣是故天普萬物而無心非無心也物物有竅人人有能天之神明無所不照及而天無心也王者順萬民而無情非無情也事有所自來必有其所自立王者之聰明無所不施暨而王者無情也其所慶賞而培植之者若起寒林深谷登之春

長水先生文鈔

三

臺天下不以爲偏于好以其善用天下之公好千萬人之所欲進欲尊欲揚欲顯故洞然不見人主之好焉其所刑威而摧折之者若夷高山大阜瀦之污澤天下不以爲偏于惡以其善用天下之公惡千萬人之所欲斥欲遠欲誅欲殛故快然不見人主之惡焉顯出之朝堂而四海仰神明恢橫之天壤而賢愚無二議故云利之不庸殺之不怨過之斯化存之斯神平平焉蕩蕩焉五三之盛軌也夫不謂純王之道而何也

是故慎之五事稽之庶徵敷之八政協之五紀考之三德叅之稽疑上不悖五行之原而終弗爽五福之應惟其無私而已王者既躬斯德又庸作歌以是敷言於天下使其臣民式乎默化人人冒懷各無有作好作惡同歸於遵道遵路之域天下晏清常如此廓廓無事則皇極之福寧有量哉羲皇前此指示於圖書堯舜三代見於授受丁寧之間武王下車而問箕子悉意而言乃不過如是王道之大蓋可識矣嗟乎代而

長水先生文鈔

十三

降也道揆不立教指不明人各懷私戶置其喙三家之市不勝異議焉九閭尊威等於高天僂智變化閃於雷電天下偏黨人各有心寧有既哉顧主心謂何耳故言無偏無黨易明也真無偏無黨至難也惟至精斯能察其幾有不精則先窮理惟至一斯能貞其守有不一則先主敬在我偏黨俱忘而王道沛然四達乎天下故曰王道本於誠意能誠其意者精一執中而已矣

文鈔自序

余嘗論繩契來古之文章充乎冊府佚在巖藪者殆不可勝原易象在魯列國無傳尼父晚歲乃覩此秘文章觚三折蓋其時異書妙義不傳通都之下者多矣尼父歷聘足屨徧天下非獨趨時也乃以搜採遺佚旁求耆獻相與訂盟千載補苴缺文故曰吾學夏殷之禮文獻不足徵所學必在文獻之外矣曰道未墜地在人文不在茲乎則必有所獨得於人間曰吾自衛反魯

長水先生文鈔

十四

然後論雅頌又非獨周之文盡在魯也至夫訪猶龍之老定鳥名之官師絃心於子襄咨周典於季札聖人皇皇一生勤於斯文乃如此年逾六十始論六經化筆一過便成鉅典詩書刪刊禮樂訂次春秋筆削一二字易讚唯尊文周之繇而疏發之蓋收羅之力多揮撰之日少故云述而不作何嘗作哉此不誑語也自羲農堯舜至乎孔氏宇宙間冊典刊刪至此乃定是其大繩尺已七十子既殂國策驚於戎代莊列肆於

玄虛韓公子之名實屈左徒之騷文並是天下奇撰分鑣角曹才士爭艷而經義燼於咸陽之炬錮於挾書之條幾若灰寒焰盡者已太史遷父子領天下奏記慨焉傷之搜緝而述史記當此之時倘無命世才如遷者則佚文不收不傳來者茫茫何由知上古自任以尼山即小過哉然而後學之眉鏡也厥功偉矣迨元封芝鼎間人主好文老師絳經五方奇撰山藏塚發蠹竹朽壁悉剖神奇向歆彪毅並淹經貫史班固後

長水先生文鈔

十五

出踵武總業久在蘭臺剿裁漢書詔令疏奏既足獨有漢氏諸志諸表益復涵茹群言其才瞻整華密奄有兩司馬之所長自稱通古今函雅故正文字唯學林蓋不獨紀漢一代事即古經籍及七略者流靡不沉精會粹於此書創始者力鉅追述者義精其詆史遷為疏略抵牾亦豈過乎當兩漢之際天下文獻充然四出自不可無此書馬班伯仲未易評也六代下並祖騷宗班時時小以柱下南華貝葉出入洗刷之而文

益鮮妍耀燁比于玉樹琪花雅麗極矣于此時也又宜有昭明之選洗穢莠蕪割腹收采明瑞紫貝禁苑稱珍特立文家一舉是為後葉文集之祖云其於刪述文獻主張斯道貫串千古似不逮遷固之粗有發明乃若清英圓妙從古未親可稱東斗紫雲之瑋寶此又一奇也玄聖裁經鴻筆立史其美奕四飛者獨自為文章家夫豈相妨哉近代才人杰士但作無述諸子百氏蕪穢無統好今不好古好文不好道豈獨尼山長水先生文鈔人

六

絕響即班馬猶為絕業當此時也又宜有一刪述之人而尚未之見蓋人知作之難孰知述者之尤難人以作為立家不知述者之功大也他日在館曾採數十百首合作者緘之帳中題曰小文鈔誠得所入可以竟登閣風游大庭化羽翰而昇重霄矣家寶不多多必不貴知我則希我亦無匹稱情而談余無讓焉

勅齋馮京兆八十壽序

蓋余童子時以家大人嘗館于廷尉南江馮翁塾中與其伯子京兆勅齋先生仲子順齋先生為同研席之交彼時已自慕想其為人余弱冠從勅齋先生兩上春官服其篤行而心事之登第後侍養家居與勂齋父子伯仲間游其交甚親後登朝備員東觀簪管編摩得論嘉靖中事則廷尉大疏以職事之偶及書其本傳為詳在京師則季子觀察化卿君辱交余為文章雅游

長水先生文鈔八

七

故馮氏之節行風表時時有景行行止之思焉此於世誼良不薄矣始廷尉為御史論劾柄寵危言犯

主之色以重得譴于時京兆髫年灑血扣闕祈請

肅皇為之霽霆威顧語立臣曰子孝子也而父忠臣當此之時一門忠孝之名動天下天下歸

仁焉廷尉當

穆廟時復官晉秩京兆當

今上御宇有司請以孝義旌其門廷尉壽逾八
袞京兆今亦壽逾八袞父子福祿齒德爲江東
冠冕京兆之子咸甫與其叔觀察君博雅弘文
士林並推焉自余所見聞來五十餘年更歷三
朝馮氏之名皎如出日子孫蕃碩方新益熾孔
子曰大哉乎虞氏之孝也得名得壽自天申之
天人之際豈虛乎哉吾嘗論京兆先生有奇男
子之節而恂恂溫溫渾然端確良玉内含莫閱
涯際少見之然然長見之常然老而見之又無

長水先生文鈔八

七

不然孝友忠誠神明可質動止造次咫尺武不踰
喜愠都忘初終無改比於松柏青青蒼蒼雨露
沐之凝如也冰霜凌之挺如也彼末俗漸人正
如春郊桃李一再歲而頽面更矣乃松柏者樹
之庭除其家世家樹之廟社其國故國曷嘗少
改其青蒼哉天清氣澄垂絲千尺勁幹參雲深
根如石芸苔繁纍琥珀蟄蟄十百斯年精神一
色壽耆之相乃常如此矣天保矢歌曰松柏方
茂傳亦曰正人如松柏非虛言也昔衛武年九

十矣尚勒抑戒之篇曰凡我友朋卿尹無以我
莖棄我故其詩曰如琢如磨言進德難也曰如
圭如璧言完德難也日之方中其光必熒名愈
盛者君子預虞其闕福彌茂者達人先挹其盈
子孫衆盛者父兄更老益思匡所不逮故高山
有加壤德門宜世修此乃天之道吾聞之也久
要不敢忘平生敬獻此言也以申家大人平生
之誼此先生所樂聞也

長水先生文鈔八

送王博士歸金壇序

蓋聞繩契以來姬氏甚文郁斌之極焉奕千
涉戰代訖于盛漢天壤之間有三大業焉皆
羽斯文之府麟麟炳炳與日月俱懸者已大小
雅十五國風之溢而變久矣屈平師心以著騷
渾芒瀾翻傑峙無匹長卿加斧藻焉天下始
馳而驚於風騷驚采絕譔誰當與並能者三代
下無此奇也自六籍灰寒璧冢韜而未耀學上
經生有腹笥焉馬鄭專家式弘大義揚劉爲之

長水先生文鈔八

廿

冠挾微洞冥收殘整散厥撰偉矣西京之論六
籍三代下又無此奇也春秋之有左氏史之端
耳龍門氏崛起創史體貫穿旁羅上下今古高
文鉅冊追蹤典謨後有作者難爲史矣三代下
抑又無此奇也史降自晉而絕類矣騷至建安
黃初絕響矣獨疏義之學至宋朱元晦粹然乃
一出手正至今遵用之近代儒者不復措意經
術以爲既已無加宋儒矣遂置焉弗求墨守其
說而不知變其於騷於史家學人效不似不

不止常勤一世用其心而卒無加于
騷文既不古經愈不明況能得乎道德之間哉
不佞居閒歎此以爲經術之義如探驪淵可以
有所精研而失在襲故即使人各出所自得以
切劘諸先生發所未有明所未了誰當哂其不
讓而人則謙謙未遑者此何也如史如騷彼不
過才情卓犖擅一代名耳豪傑自當獨往安知
不可方轡前茅也者而甘心自下顚顚尺寸彼
人爲也陋亦甚矣故今人於經翻以習慣而不

長水先生文鈔八

廿

尊不信於史與騷又以太摩似而無足並驅爭
馳者此之謂忽父兄之庸敬慕原嘗而臣僕之
抑何奉孔子之淺而祖述屈馬之多乎屈馬將
有摩于天下鄒魯其榛塞矣竊論經術者宜先
折衷群儒約以孔氏之道使出一轍今之並秩
瞽宗者然耶否耶此宜何從令人並立而並師
之將以何明夫乃猶然漢疏之分門者歟彼李
杜者紹風騷而自出鎔第不無俗態或以爲近
體今之作者動云擬騷實乃不逮李杜襲其貌

相失其神髓若之何自立千古哉史之麗蕪
宋元極矣木天之上何編而不宋元乎即令
踪前史復何所讓而世摹二史作小文竟不施
于大典所謂屈垂天之雲止叢薄之下又何舛
也此三大業者海內將有人焉起而振之嘗擁
帚道周日夕跂望閔焉惜予之將老也頃得方
麓王公日記紹聞諸編讀之其於經術一稟元
晦斥去異論醇如也公仲子博士先生高才盛
藻久涉騷津其弟秘書先生蜚譽石渠史事是
長水先生文鈔八

其職業余既與博士交有年於秘書且承藉史
局之末方麓公者又嘗以憲察蒞吾郡故願公
父子兄弟自相師友倘三業者各有所致皆及
見其成而喜可知也于博士先生之遷敢告其
尊公而是正焉先生爲人亮直曠達其所風厲
諸生車裘可以共敝不爲青氈所拘束其行也
至不能脂車秣馬有古之風烈矣吾聞漳泉間
多佳山秀水春陽始和百卉蚤繁海錯奇珍細
肴滿案士大夫好依巖阻築園引泉蒼崖茂林

舉趾而是荔子黃柑丹翠萬點映綴于薜蘿籬
落之間引白烟雲大昌厥詞誰非吾騷中物曷
足道哉萬戶侯先生其猶吏隱之徒與

沈年伯慕閒翁七十壽叙

吾同年兄弟在館中者三十三人其父母具慶者十二人迎養京邸偕至並康者惟沈肩吾氏父母止耳出游承明之廷入奉春酒之觴親安于祿子虔于職不違禁闥不涉山川悠然膝下五福其兼者惟肩吾之爲子乎我輩瞻見白雲每誦陟岵陟屺之章廢書而長歎也不逮肩吾矣壬申三月五日慕閒先生壽七旬伯母洪夫人聯德偕老諸兄弟持觴祝某當次第致詞焉

長水先生文鈔

廿四

某甫從林樾來則慕伯父至德外他日肩吾過余從容請言父翁爲人也肩吾曰家夫太循循粥粥甚類吾大父拙菴居士居士若黑若辱而大人猶知白與雄語必稱先德自謂弗及也曰然則有嗜好嗔喜乎曰無甚嗜好亦無甚嗔喜物感之來無甚與人殊有頃輒忘之或大寐與嬉笑然則業生事乎曰平居與人謀必周終始至人詐已輒不自覺以此治家家益落母氏孝敏居中持門戶以故養親及弟妹長不肖兄弟

嫁娶不乏也然則好山林臯壤與人游乎曰居一室可終日冥雙足不強之游不游與人偕或口不道辭或章章移日對客食不能爲客道率意自然乃如此然則嗜讀書乎曰遇書輒讀不求記憶故多忘旦起勤誦金剛道德矣某嘗進曰大人亦內觀起無生法忍乎荅曰時一爲之翻令有物於中不若恰恰自由耳于是某矍然起曰若翁者所謂性於閒者也奚閒之慕忘乎壽者相矣奚壽之稱哉夫閒者剩餘而無所用之之謂也物閒則成毀不及身閒則寵辱不加意閒則憂喜不入外物誰能域之哉故閒足慕也然又暇豫而寬然有餘之謂也政刑以閒而明軍旅以閒而整非常震撼以閒而定軒氏之冥冥默默尼父之申申天天誰非是物故閒又足慕也蓋衆人之智太用常竭太擾常昏太忙常憤至人非不用而常出寧以閒而用用時能閒故六虛浩蕩見閒中之今古焉天日之轉旋也江湖之流駛也風雲之變合也皇王之代

長水先生文鈔

廿五

謝也亦忙且亟矣細察其義一項不動各本自然合節乃止無求於物無滯於我行乎自行休乎自休歷終古而常不勞故能久也吾又昧昧思之天壤下羣萌衆動蠢蠢碌碌曾無休時而秀水靈山良辰過夜每假人以相率易衍之區禮法經天下左準右繩聖哲示人不可錯寸趾而躡岱登崆閼居大庭名教中別有逍遙自在之造弄丸洗鉢拈花燒栴彼二氏之於世人亦若喚寐得醒之一助焉人寰塵界若無此件破除則劉項孫曹輩爭蛆鬪何時已乎故閒之爲用乃所以用天下安人羣之道也天下有用者必有不用用者吾聞拙菴公抱大朴不用授之慕閒翁翁又不用授之肩吾氏肩吾造微弗止厚取畱施造物者今將用之其於所謂閒者義何如也今日之事誰爲翁壽者誰爲壽翁者翁其無秘大道悉引二三兄弟拜之牀下如鹿門先生之於卧龍子也又一幸矣

長水先生文鈔

廿六

送祠部郎王君伯成擢浙江憲副之任序
代宗伯平泉先生作

法比之家言之令人惻然慘怛惟豈第純明士知法之意能不盡乎法者迺能持其平而用之亦難言矣法之爲用也任權比律廢情奪恩周入旁附其爲說至于當年不能殫其微章縫士文疏在前一弗諉啗姦數弊穴不可勝原故其始也惠習法之弗精及夫據舉條目研究微細久益明習其故智與律化而操切刻深之意或動於絲髮中而人常不自知於是平日所不喜言者截截喜言之向之惻然慘怛亦幾乎愉快矣故士之光於法者爲其知法而能不盡其用而特惡夫析之太精者之爲患也昔周之盛囹圄空虛罔亦踈矣迨其中葉刑獄繁滋乃作呂刑之誡制寬猛以相揅也漢法詳於綜核使人刻厲不返其情路溫舒之疏讀之至今慘焉迺其始獨不曰約法三章斷獄四百者哉吾是以知法家者流習熟益久講析益精則深文慘核

長水先生文鈔

廿七

之弊不期而自應子與氏所戒乎哀矜勿喜
有味其言之也史稱張釋之善刑名又曰其
自長者長者與善刑名判然不侔也而釋之
之然則善法者豈必盡法之用哉王君伯成自
筮仕爲刑曹卽有年已而改禮曹卽近起家由
禮曹卽拜浙江憲副將之任請益於予夫浙大
藩也刑獄視他藩數倍非君之才誰堪之君之
於憲臬所謂習之精而知法之意者也昔君傳
公南溟先生總憲內臺以剛正不避回聞天下
長水先生文獻八

用法惟允一時稱平君時故爲法曹凡所用法
之意周悉乎條章比附間而吁俞於家庭授受
之素者亦云習之久矣夫法儻之則生持之則
全其究歸於不可假借固所以齊一民心致其
生全之道也我國家制律至精至密以其意
特付之人以善其不盡之用今
天子神明豈弟以臨萬方凡我有官君子宜共
持寬平惇大以培萬年之脉則莫大乎刑之用
者矣豈不兢兢其難之

有鎮鄧習操園而專判割抑何藉予言矣雖然
古哲王用刑以仁先刑以禮刑禁已然之後禮
施未然之前禮之漸人甚微媿心萌而置頑格
刑罰所及華面無耻而已故禮之用難知仁義
之術由此出世常簡忽達者務焉吳越俗殷富
甲天下其民淫佚驕侈淫佚則善心易蕩驕侈
而愛惡相攻非禮制局由隄防之哉禮不豫而
法加焉非仁人本指也予與君相與有一日之
長故以禮之說告焉君今卽秉三尺爲尊官乎
長水先生文獻八

願無忘所爲禮曹者則善矣諸曹君子循故事
次第予言贈君之行

荆軒記

書閣三楹介吾廬之東偏材小而精庭除明
容旋武前有荆花一章此黃氏物也當黃售時
欲取荆去荆忽默然不華先大人感焉乞諸黃
留之益土甃石明年舒華滿眼時余讀書其中
後二年成進士歸侍養又讀書其中後七年以
從仕去自是為諸子弟親師會友之居無虛月
頃余老且倦歸時時就中理舊業會前得隙地
又構一書閣于其南書舍數椽于其西閣之下
長水先生文鈔一八

三

有軒始名曰荆軒而為之記蓋自嘉靖戊午卜
居來此世為藏息之所殆將四十年良師益友
揖讓宏論並一時英游而荆視廿年前大不溢
把握枝條煒煒長十尺已籠乎簷牙之上花萼
暉映無能簇簇不新若與師友弟兄子姪之文
章學問根心華實日日新且茂也吾高荆卿誼
思傳後來吾老而好煩言思掇一二陳梗為稚
孫提耳計因備稱吾之三樂五規以大厥事始
先大人為師從游甚盛命余代為說書釐文大

八必一字不口舌陳編而余時佐之以規度父
子間論議不相襲諸從者各自以厭心此一時
也融融樂哉何可得矣其後大人卧病十年余
人承顏色出以大人牀席間真切語傳勉諸弟
勸之學至夜分猶篝火陳書長更愈厲為不朽
圖彼時精力英英足自強勉不知疲也大人歿
余始受徒以有官累口耳汨汨不得純一如大
人時至今慙負諸君乃者返其初服日以靜清
灼然若觀本來之物始知此中有天有聖有六

長水先生文鈔一八

三

合有萬古毫毛不欠何為父旁古人莫孔局局
令人不愉佚哉此三事者謂之三樂是吾生平
所歷也自先大人劉遺孀余兢兢懼不能守所
交必端亮老成所談書必聖經大訓所陳惟毛
穎几硯耳梟盧六博一切嬉弄物吾家世不當
優嬰不在門浮白不夜設此五事者謂之五規
吾有所受而傳也吾聞之公劉置父好紆詩載
襖襖之衣示子孫拊口笑莊家之拙齊人好策
算戈矛有告以鄒魯絃匏事見謂濶遠無當矣

家各有法世各有守士各有志亦各有樂易等而瑟不樂也鑿朴而觚不守也吾安能必後人之面如吾面哉抑心所謂然姑以相告也且此荆花者乃弘治九年所植到今已是百年物倘數世下人代居停定誰之室惜樹思人推本題之曰某年所樹某人所記恃茲片石可動人心何必如三田者一日持携而去也哉蔽芾召棠勿剪勿伐荆卿神物也榮瘁有時余文鳥足以存之

長水先生集

卷八

選子美獻吉于鱗詩叙言三首

北地希少陵者也沉至蓄藏有之似之其濃淡細鉅輕重之變似小不及耳然去之不遠可謂善鑄矣歷下希青蓮者也亟稱其七言絕唐三百年一人融而昌之為七言律往往登峰造極自命以古所未覩由今眊之亦飄飄而臨雲為何其拔也二君各有師北地顯用其摹歷下容會其巧兩能兩勝故當不同何信陽為余言其大父之商詩於北地也至欲無一句不當古人

長水先生集

卷八

寧抑已才唯古之詣余同館于東阿歷下里八稱李先生說詩必極已才情之所詣出古人言句外數十武不肯休反之逾工合之若反異入異調又自不同若同豈能入妙若不同何以合

券古之人

人之才不同見不同所入所染所致抑又不同折衷古作者品騰互異棄拾殊指乃其宜爾于鱗選唐律不盈三百人所亟賞多佚其七王敬美以謂即使與于鱗同時才識不相上下別選

一快必自天淵蒼素知言之貫哉要以至至之家胄中千古眉前筆下機接神承自有勝襟靈境難爲諸人道也

古來詩手子建浩大直行都無奇正自揮自洒海界天寬故自以無難康樂玲瓏鮮芝玉樹干雲霄而直上何可以世諦求者長庚飛仙也信手拈來頭頭皆妙朱邑綠字不由匠斧而然乃若沉至蒼鬱渾渾無倪俄而鈞韶俄而鍾呂汪洋愈有率直愈佳不軌一道吾終伏膺於杜陵

長水先生文鈔

三

所恨歎奢願大對屠門不能鼓刀向空大爵意不在肉糜吾終以蕪絲不成慕古刪述者執御執射有所成吾名久矣其能之何至低徊白首也三十年前李元甫規我曰君終博學無所成名吾顛毛短矣猶然嫌其言

送懷上人西歸峨嵋引

峨嵋之勝自昔而聞之蓋友人沔陽陳叔玉嘗登此山言自山麓至巔八十餘里視泰岱高二十里天下之山在域內者無與爲伍乃知孔子時蜀道未通耳王逸少所稱碑版之傳伯仲崑崙者殆是也萬曆庚辰余埒有使命于分藩徐宗伯乞益府庶幾過成都而遐涉焉其後竟得衡藩于是登泰岱之極高處見飛雲出岫狀謁闕里歷鄒嶧上靈巖徘徊孔孟故里至青州

長水先生文鈔

三

觀海上屋樓百變宿日觀峰下夜半覽空案中日出煜燿狀斯游既已奇矣終以不得一登峨嵋小天下之山爲恨今且老矣此生無力致之時時向青蒲上作西游觀峨嵋山在眼底倘得而神游之同館陳元忠學士西蜀人曾兩登此山又爲余言山氣高寒四時飛雪獨六月不雪常有虎鹿輩以是月開山若有神人者役之然後寺僧下山取一歲衣糧往返不得越六月過此雪復封山矣故峨嵋上有千秋積雪無處不雪

徹渾作瓊瑤世界深巖細竇滴泉爲雪乳狀似
飴蜜清冽甘香世味所無恨陸鴻漸者品評不
到此祇作江東埴蛙耳此皆叔玉所未言也同
館李元甫宗伯亦蜀人又爲余言峨山斗絕孤
邁兵燹不及樹木千圍者在在有大都是混
芒來物萬疊蒙茸不見白日即正午如夜未央
烟氣茫茫黯在浩海中行忽於翠微間遙瞻天
際時有九色佛輪如中元華月狀其中空明似
鏡四圍飛采半在天之西有緣之士焚旃頂禮

長水先生文鈔

卷八

仰視光中見千佛驂鸞駕象飛幡羽蓋而過之
歷歷可指更一二時乃散佛之靈也如是此又
元忠所未言也山人徐樵者自言常住峨山三
歲又爲余言曾一見佛光飲雪乳如二君言不
虛其老衲道人隱客甚有之皆辟穀不食食天
地正陽氣次者亦能收攝風雷煉養丹石不記
歲年山中無菓果所食取山之毛異種靈苗不
烹可食人間安得有此故知仙人食五芝大有
奇物豈世人之所得觀余咲謂徐山人好大言

將非燕齊迂士所稱如瓜之棗十石之莢碧琅
之萊者乎山人何爲不住彼作了事漢余無從
詰之矣今者妙峰懷上人亦蜀人年十二從師
果來游吳越間久頃思西歸將老於峨上袞復
善先生題其冊余因書此付之筇囊他日期我
乎青羊之肆上人今年六十三余亦六十三今
而後望帝之月可東爰居之風可西儻時寄教
行及我長相憶焉佛言諸天非一天仙言世外
別有天儒言天在山之中三言者小大懸矣亦
長水先生文鈔

卷八

以次進及之上人其作住山之天耶抑相與游
乎諸天之外也

論經史子集

宋經儒先生折衷漢唐諸疏以論六經孔氏之書學術定矣道可盡乎今甲具以式士令十一稟孔氏可耳今必無少軼經儒之右法意不也也有能自開一天壤推明六經之指俟百世下之聖人乎吾執鞭弭北面之所欣幸焉史自班范以還左丘明司馬遷之業久無嗣者晉史以下白日欲寢矣其時不同事不同必執馬班舊貫如課目然何其陋也今之文人或步武馬班

長水先生文鈔

卷八

緝著他撰不盡用其才於正史不幾失業哉正史蕪陋有馬班之才者或不得秉筆當軸是馬班二太史貽我名山之業也子無高於莊蒙兩漢間猶有自成書者宋儒之語錄盛行而予之家絕即有述作卑卑無可傳者荀孟管韓之流自立千古如五緯麗天試論今之談說家有無哉至夫集之行也無人不集也始乎梁昭明盛乎韓柳凡古之所有篇篇句句皆奄而有之蕩草汀蕪充塞大地愈多愈下可慨乎故吾以

為文章之道高者明經次者立史次者立子此皆必傳之業其於集也達人可不必有也人才各有宜文亦與時遷安在其諸體之兼綜哉齊王儉論文目錄之乎四部曰經史子集故余論其梗槩如此以俟識者是正焉

長水先生文鈔

卷八

五子輯

莊蒙玄解蕩然逍遙乎六經外百氏之冠也
敬仲老師也經世之摹運掌可就營丘之
也孫武老將也兵言爲經韓葛再三誰能越此
韓公子老吏也綜名核實斬然爲名法家之宗
此四子者各自千古來哲不能易矣淮南合道
德功利名法陰陽兵略苞而涵之將欲無所不
有如此則必有所不有矣仲尼之一而貫焉者
固一也而無所不通非以無不有乃爲奇也故
長水先生文鈔

四

復葉侍御書

展覽停止餘益二疏在憲體事權持之甚重
無所旁分阻礙舊章成憲國課邊儲巖然如初
毫不得紛更其事君子道尊羣壬膽落一時士
論爲之吐氣浙直商灶十萬戶如霖沃槁使車
所臨指頂焚香人人社而稷之此真不朽事矣
鄙言承拂拭刊布之覆瓿災水亦何補斯道皇
媿而已頃聞太夫人小有失調孝思惻惻疏請
侍養既而傳之臚聽者胥慶慈庭勿藥自喜又
長水先生文鈔

四

祭張廷芳宗伯

憶昔交兄戊辰之春時飛觴以談藝方綰帶而盟心吾數子者之契許幾天壤乎無人兄博達以寡侶我廓落其少隣蹈花磚之日影滴露藥于金莖每握丹而研對嗜龍門之煒煜亮所超其懸合總臭味之若薰散芸香于諸帙朱墨燦然尚有兄手之遺文憶與兄密起居同曹日連袂以接席常並馬而造朝珮珊珊于螭下瞻天顏乎未遥既簪彤以供事並凌霜而志豪或商

長水先生文鈔八

望

筆削每共劬勞後先五載盡無日不托後乘而步前茅憶與兄別虞辰初夏時事冉冉其日非我輩骭髀何為者兄移疾以鴻冥我剪珪而南下兩零涕乎征衫又吳舟而洛馬何期我之再出遽柄南衡兄之再來亦筌北鑑各無端而中蜚言即有舌其誰辨及兄復起屢徙舊壘我之堅卧一斤不返道路迥兮不同嘆榆光其忽晚頃小子之來南撫摩誨之不殊兄子寄長箋以慰我白駒之詩安得有此方藉兄重有力王家

分其餘庇倡以皇蔭忽計音之東來耿耿結其如麻胡碩人兮蘭謝將棟隆焉孰可嗟嗟兄才我拙我衰兄壯兄既其然我復奚望出河秘文嵩高降申天生此才瑋抱未申元氣淋漓而不收斗光慘黯其不明兄之可傳者子不朽者文我所惜兄邦之基楨壘現強實負鉅擔宏慨斯文之既喪令中朝之少人修短之間同期泯盡則達者所不論我無翼以致兄之延撫膺流涕聊緘哀乎茲文

長水先生文鈔八

望

題華象書後語

嘉靖中余待詔公車館於靈臺即薛生家生爲余言內臺之占天也多秘牒術頗精恨囑人子弟無高才達識足探玄微者然而其書有世傳不比外司天也曾微見三元曆西域回回曆授時曆議玉曆志萬年占法等書數百冊皆汗竹文無刻本彼時以國之厲禁即見不敢錄遭人不取問蓋有之矣我未之學也後在史局自以古稱太史在下祝閏紹重黎後董天官不治民

長水先生文鈔

星

慨然曰史氏不知天可乎取步天訣握之掌中仰矚三垣或登五雲城上當秋氣澄鮮曉天欲曙時歷歷指數之一天珠斗在我抱中嘗商於蒲坂張先生思以研精此事則戒之勿竟學曰此事干涉不細劉誠意後無敢肆及此者而余友戚希仲晒之曰蔡中郎精知此事其直東觀也以數算不精不敢任天官志君欲學耶必有離朱目力隸首研筭乃足辦此余生視短又不甚諳勾股章節書希仲雅謔之于是棄不復習

粗知大略而已後登朝掌制命注起居日

筆法座傍時時仰見法座上有範金渾儀

在焉北斗近天南之半迤北都無一星心竊疑

之以問關中馬先生則教之曰天形空清徹四

表而地平在其中間上去天八萬四千下去天

八萬四千地缺東南昂西北故自北斗紐中之

後非無星也但掩于地形人目力不能及之矣

日月去天尚遠各有躔道只在盤上行地掩之

目不及若以見不見者爲升沒也今觀趙氏華

長水先生文鈔

星

象書言曰係晦明寒暑皆以地隔之耳信夫馬

先生之言確而有徵又媿不逮前輩矣余嘗論

之古今稱竟能則天敬授人時曆象日月星辰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夫天與日月五星一氣耳

遲疾順逆乃各不同非損益盈虛別置零閏當

何以節宣其變乎自聖人仰觀昊穹準以象計

以度測以數用能知其進退宿離遲速分劑之

詳後世造曆時時小有減節誰能越此舉者孔

子所云春王正月行夏時易革象以治曆明時

軻氏所云千歲日至可坐得者此古今常法耳
不難知也王者重農時頒正朔與天下臣民共
觀之此何干禁典哉若夫占星候氣察祲考祥
此是識緯占書與古來曆書各自一家子國氏
有言天遠人邇瞽史焉知即今緘之靈府以杜
妖誣絕神姦顧不有直世道乎此亦神而明之
之義也余覽華象書聊申一語與後之究心天
文者共揚擁馬金華宋景濂王子充二先生非
所稱博達君子者哉兩序具在猶然言之不足
長水先生文鈔八
將格于禁耶肄習不及耶余何敢妄談此事

言游子舉武城人才講義

吾輩士大夫立身行己當以名節自重海內英
豪自有識者交與之間豈可自輕乃若在事
子若能鑒別名流敦尚風節將不大聲色士習
自正教化自行又非簿書錢穀間人所能及此
夫子之問子游之對意念深矣儻亦今日者賢
有司與賢士大夫所宜三復也

昔子游在聖門稱學道君子初試武城邑宰武
城是魯邑有周公崇義敦禮之風焉夫子且不
長水先生文鈔八

問何以治武城而從容諮訪其邑之才賢長者
曰女在地方必有好友相與亦曾得其人焉爾
乎子游拱手對曰人才難得武城雖小將為君
子焉有一個友生澹臺滅明者曾襟落風槩
稜稜其人可親不可狎倨傲之重之非所及也
請試言其槩此人也不是閑關獨處曾見他行
走出來只是從那大路上坦坦平平行着其旁
蹊小徑衆人所取捷去處絕不打從這路上筭
便而行這是一節可敬處此人也不是絕物離

群的曾至偃之室奉一日之教但必是邑中
件公禮公舉事關典則動係風尚者方來下
除此外並不至偃之室高風在望不可得而數
數見也這又是一節可敬處武城地方良多君
子偃在事之日淺安能盡交邑之賢大夫士與
游處乎所知者此滅明一人所以重滅明者此
一二事夫子問及敬以斯人對不審何如顧誠
足當子之衡量否也

由此論之這兩句話頭原只是一句世豈有置

長水先生文鈔

卷八

其身於規圓矩方之中一步不苟者而肯俯首
下氣常到邑宰之室乎豈有會疏見少邑宰庶
幾觀風儀而不可得而其人肯由表邪別路自
貶生平者乎故守已峻者常不以謁候爲恭難
見難親者必其言可法其行可則以此論人思
過半矣自世風之衰也人情好諛士薄於名檢
持身不論禮義只以勢利爲媒遇事不顧廉耻
只以便捷爲巧交際往來不拘繩墨只以趨前
曲奉爲恭上之人品格不高權衡淆混嘗以委

曲捷給者爲能而周行大道之朋絀矣以顏
慣熟者爲親而遠跡高尚之士踈矣正直者
遠面諛者日來此趨走之路所以百轍千岐可
唯可厭不特升邑宰之堂且到其室密地酸醢
顛倒白黑朝趨暮走十輩爲群俯仰酬之而卒
不能當其意此機械關節閃爍翕訛之習所自
來也未路多岐言之良亦可歎讀聖賢書到此
一段要見夫子所問得人是何等人品子游所
對所取的是何等人物滅明子所自處者是何
等器局今日士大夫肯如此行身否聖賢一問
對間不過兩三句令千載思之士君子之節行
賢有司之好尚卓然自立於風塵之外庶頑起
懦高標冷冷彼好諛趨炎輩直可汗流僵仆
無置顏面慶其於世風士習良非小補敬爲諸
君子誦說其大義如此

長水先生文鈔

卷八

與江邑侯論採荒書

伏承賜問所以採荒之策夫採荒無奇策自肯歎之如保赤子心誠求焉一切感格幹旋補佐拯療之方皆是曲處皆於無法中生法皆從心出皆隨民宜皆得之衆思集之衆力故云無奇也前具書兵尊陳三策以副所問二曰勸分三曰設糜其一則曰省耕今設糜已行勸分在議處而省耕之說則大有關乎國課民生必長說詳言之始見其非迂也敢爲明公再申之昔

長水先生文鈔

辛

孟氏論移民與粟卑之爲小惠論不違農時勿奪其時尊之爲王道蓋移粟止採目前焉得人人而濟之惟是勿奪民時田工盡力根本深長之筭無以踰此者矣古者歲歲巡行舍于阡壠之間省察不足而勸之耕甘棠之歌流于來世即豐歲且爾况凶年乎哉方今勾芒司令東作時興自五月十五後六月十五前此三十餘日正插青之候而餓殍盈塗謀生無計二麥既欠額實杼軸斷絕不行有田者以米價之頻湧貨

本甚艱無田者以田主之不恤流移接踵則田之必不能開耕者豈特十中之五六已哉今歲之饑如此猶有昨冬之薄收在焉今歲之不耕如此將來之患可勝言乎租於何出糧於何辦民安得不重困盜安得不益多即有一二縉紳及饒戶數家一歲失租一歲賠納亦蕩然蕭條耳其爲莫大莫測之憂豈俟秋收而見也故鄙見請尊臺舉行出郊省巡勸課農功之典以重民事收人心固根本消天變策之善者宜莫過焉一曰下罪己之書以勸農功夫賢有司者十萬生靈之慈父母也一言罪己誰不感懷布告四境格于明神人人欣悅和氣自來望林可以止渴大爵可以當饑一滴之潤生雲生雨全在誠心出令則鬼神祐助羣心嚮應而豐登必可致矣二曰停訟牒以察納良言農之忙月停止聽斷清洗獄囚此常法也方今歲稔若訟不停止必奪其時且耗其財上之人亦何以清心澄源稱所以憂苦元元之志蚤作夜思未明而行

長水先生文鈔

辛

日中而布施之者舍抹荒閔農之外無所分其
精白則誠之所至不令自行凡食土之毛有桑
梓之憂身家之慮者誰不罄竭所知以敬應清
問之萬一乎即於其間采察長便孜孜致行用
一邑之耳目心思抹一邑之痾痛惻惻所謂使
令其股肱捍護其心首乃必効之術也三曰令
耰鋤之民各照常年受粟於主者四境之田類
多小民代耕而大户歲給之本平時以爲常例
今米貴閉廩者十家而七其田之已揀青者可
長水先生文鈔八
無究矣但出示各鄉里老過五月二十五日以
後未揀青者許呈請于官而嚴詰其所以然之
故田主之有粟而不肯照常年貸與者必令如
常貸與田主之粟少而可以借貸于他處者令
於年常起利之家批照借與甚或田畝隣乎有
力之家而可以會租及可典可賣者可設法以
耕者或可種植豈菽之類者皆令一里之中通
融補揀期於無不耕之田而後已過六月二十
以後親視其不耕者稍加設法補助此與夫徒

食流浪不耕之民者功又相萬也何者吾邑自
瀕湖以外土田皆高不比嘉善秀水積水之區
大都皆可盡耕特在鼓鑿作興之耳夫如此而
有終不可耕者則呈請勘荒爲來歲徵輸之計
此又不可不蚤也惟明公誠心惠愛無所不盡
故敢進其迂踈之論古之人有買骨得駿者亦
冀銜菲之或收也而令深言閭議者望風輸納
焉下民幸甚

叙沈太史幼真先生洛誦編
余為郎時幼真兄在秘館北屋
以居昕夕論學雅相善也余遷
南間在滁余行治河幼真車轍
往來過之為余停蓋余撫浙河

叙一

幼真適予告家居奉教之日彌
長蓋風期相許神情迺在襟帶
之前矣幼真好煮茗鉤簾團蒲
晏坐余雅同此好得時、與之
清言何減正始諸名士至其淹

經綜史懷道韞和煦然經天下
之略則余弗能究其極幼真若
非其人亦弗深言也嗟乎人之
行止或使或尼何者非天乃今
世使尼人者盡衆人之為爾天

叙二

尔烏能如何也知賢弗能達
余甚媿之幼真文如千首自名
洛誦者以謂貽孫云爾世有同
好洗心誦味之即九洛之事何
加焉

歲丙申夏五關中友人李世達題

叙

沿誦編

目錄

解一首

記二首

序五首

論二首

書一首

祭文一首

考一首

目錄

雜著七首

五

長水沈先生洛誦編

長水郡當湖沈懋孝幼真甫著

門人趙州趙南星夢白甫校

虞廷十六字之傳直解

說者曰人心虛靈知覺一而已以其或生形氣之私爲人心常危而不安或原性命之正爲道心常微而難見等一知覺耳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則嘗伏而竊疑之人心與太虛同體故靈爽徹萬微通千古此之謂本來真知正覺只着長水先生大筆入

此四字合以論心亦似乎少贅已而知覺中間卻如何生此兩岐一者危而不安一者微而難見所以爲知覺者公私理欲迥如霄淵不同此曷故焉夫乃人有兩心心有兩知覺亦將有兩虛靈乎專言知覺不同又降打虛靈二字夫乃虛靈外別有知覺乎抑知覺之屬人欲者不在虛靈內乎此余所深思而未解也說者曰上智不能無人心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于方寸間而無道以治之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公不

勝私理不勝欲天不勝人其流所必至已又嘗伏而竊疑之且聖人上智之心必無人欲何俟於言即如我輩自反此心或有真知偶蔽頭出頭沒之時即此一餉間未有不炯然獨惺者何曾見兩等心若敵國然雜于方寸危微之勢至如水火不相容哉且微者既稱微妙比之式微之訓似少別已而何云愈微之有將微滅云乎抑微妙云乎此余所深思而未解也說者曰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爲自然無過不及之差而後中可執也又嘗伏而竊疑之夫此人胷中既有人心道心兩者交雜不定矣又將一心照察於兩者間第不使之雜則兩者原自角立其中又將一心獨守其本心之正常不使之離則兩者不啻消融而歸於一下此苦工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主而彼人心者每每分頭去聽道心使令之命然則當其

道心為主時人心卻在何處可以喚之奔走服從乎人心一心也道心一心也察之使不雜又一心也守之使不離又一心也道心為主使人心卻來聽命又一心也心心相持其不精不一亦已甚矣且必待動靜云爲無過不及乃謂之執中則是心者不許其雜又不許其離必須拘縛照顧此等易危之人心既不能盡去且賴其使令抑懼其橫潰而不可制此其爲力一何勞也及至動靜云爲又不使之過又不使之不及

長水先生文鈔

三

無乃層節太多而事心之難一至此乎此又余所深思而未解也三聖心符妙訣殆必不然願以參之知道者豈敢自謂然也余嘗妄論之曰此義分疏不去者只因人心一句解錯了也人心者非人欲之謂即我輩衆人之謂衆人之心主持不定性體不徹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可出可入可操可舍可存可亡亦若病者可生可死世界可治可亂而未之定也此非惟危之義乎既曰惟危而心不

定則必不微也不精也不一也若之何其能中也然此人心者中間自有天心焉天心者道心也道心者何即吾所謂與太虛同體靈爽徹萬微而通千古者也子思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言惟微又曰知微之顯莫顯乎微此言惟精又曰其爲物不貳純一不已此言惟一三言合而真體見未發之中斯其在矣人若能一物不留于中苟湛然獨見此道心惟微之體則其入理也泓然入俗也洒然世間萬應萬動纖塵誰得干之超象形離聲臭出鬼聞忘情識我心之至精至一者常自巍巍堂堂爲天地萬物主如樞星之紐百辰如戰將之執兵符如大匠之把繩墨如舟師之拏舵柄如圉人之控轡勒此之謂允執厥中三聖相傳密諦可以一頃即得之矣心若入道境自與俗人心境不同唯其微妙無形故極精明非微之外別有精唯微自精也唯其精明常覺故極純一非精之外別有精唯精自一也唯其純一不貳故常處中非一之

外別有中一者自中也識此道心真體知我日用人心皆非真也着聲着色一片炫耀馳逐心皆粗而不微之故彼其可出可入可操可舍可存可亡全然作主不定何中之能執哉夫道在六虛間天地得以覆載日月得以炳明四時得以運行人心得以靈妙道即是心心即是道道之爲物甚微而心能函之六虛間何處不微妙而心能通之故細人之心肆常人之心粗聖人之心微千古樞柄常從微處轉此人人可克可

長水先生文鈔 五

舜之說也陸子靜有言一念之邪頃刻知之即可以正一念之偽頃刻知之即可以誠余亦曰人心之危頃刻知之即可以微微者天體也入聖訣也即以形色論假如目之靈能博覽千古耳之靈能諦聽萬幾口之靈能談說百家鼻之靈能呼吸天地手足之靈能胼胝九域而必曰形氣之心盡爲人欲一切嚴防驅役之其亦不達於道妙已軻氏曰形色天性也人心道心一也人心外別無道心道心外亦別無人心正如

天下皆良民堯舜舞干式化三苗即吾人豈在時雍協和外更生分別乎心中之理欲公私誠僞邪正何曾並立哉一念主持之間而萬變定矣知是邪者即是正知是私者即是公知是欲者即是理知是僞者即是誠人無兩心學無兩介而談道家每患言之太長堯咨舜只一言盡之曰允執厥中何其簡也何其快也

讀文成侯陽明王先生年譜

先生筮仕初方壯歲慨焉有當世大略爲西曹
即所定禁園間條貫迄今遵用焉爲武庫郎上
防邊十二事樞府稱石畫矣及劾瑾璫下廷杖
謫龍場直聲震天下瑾就戮先生起家爲南吏
部南太僕彼時正德末年焚濁極矣文武備具
筭乾坤于樽俎上天下人士誰不搖精屬先生
者易稱雲雷屯君子經綸巍巍堂赫赫煒煒
韜而未發此亦一時也大司馬晉溪王公持知
先生推撫南轅加以旌牌勅書中密跡漆漆西
省城有事王某得提兵策應故先生陽爲練兵
備山寇實陰爲隄備寧藩設此本兵之微指也
一夕聞變起以大義號召諸郡兵陰約山寇酋
長率所部來助戰旣擣其巢窟復擊其情歸本
三旬逆藩就擒餘黨肅清朝命未下大變以寧
此事甚于安史之亂而先生拂之如承蜩然夫
豈汾陽臨淮可及目前有此等作用乎杰然空
宇內矣于是江錢諸奸鼓煽親征之詔以挽其

功閣相諷言官發其元亨事以致其罪先生
中江東默然退讓嗟乎擒叛難矣居功尤難
功之難難在不盈處謗之難難在不激非先生
學力澄定能如此灑然乎晚出視師廣右撫
州勦斷藤布德宣威兩投機竅又以閣相論議
不同復沮其功而先生已捐館於軍中遂起偶
學之禁盡沒平生以快一二人之意亦良冤矣
當余始生之歲天下黑白是非尚濛濛無所定
故天下事起豪杰忠勇常奮不顧身以嬰其鋒
天下事定貪夫忌嗚九變其說以蕪落其成
之烈甚哉乎世路傾危功名之際之難焉今者
曾未五十年功施民社掛組懸龜慶流孫子理
學心精式儀後進秩祀無窮以此論之公論何
嘗不明並世而生則不明人心何嘗不公握柄
忌前則不公當先生捐館時一身千喙埋沒如
無白日然先生所以爲此者赤心憂國家精誠
憂道脉質鬼神以無疑開百聖而何忤一念獨
立天壤自知自受自苦自快如此而已矣故云

良知只是獨知時舍此別無可倚靠者姑無論
戲亂定變一心所裁即居功處謗啞自知有
何文冊可以發明有何師友可以商度有何成
法前摹堪以依仿故云肫肫淵淵上達天體夫
焉有所倚嗚呼此真致良知之學也的然何疑
已

讀論語一首

仲尼生而千古之聖統屬焉後先有作莫能加
之矣夫其莫能加之者何也則天下之大中大
常在焉不可得加也三五之際代有至人仲尼
總統其純歸之管鑰故孔伋推其道以爲祖唐
憲周律乾襲坤無乎不有豈過言之哉立乎式
微之代而能使熙朝泰道朗若中天處乎素王
之勢而能使綱常典則炳明億萬宇宙之外非
不神明言不踰乎宇宙之所有唐虞以前非不
遐邇教不踰乎唐虞之所啓稱中稱一又數數
稱仁孝稱忠恕皆詩書禮樂之際所常言而特
酌言之者耳何神奇之與有故自稱好學敏求
篤信嗜古自唐虞至于周典籍經訓刪其準合
自加權尺爲生人立此一大鑒矣門人顧曰性
天不可聞然則夫子終日所云云者何物夫乃
二三子以爲無述而疑其隱者歟殆非仲尼指
也人日用菽粟也而珎五齊海錯乃菽粟故可
常食也人日用宮室也而好巖觀川遊乃宮室

故可常居也有如老莊之玄虛迦磨之無有朱元晦謂之過于大學之教豈不曠達豈曰天壤之下無此理乎然三綱五常九疇六典折衷于仲尼則以仲尼所據者天地人物所必資焉君公士庶所必由焉理亂興衰所必仗焉人情物理國體民宜所必不可缺焉行乎宇宙中超乎尋常外大中常者於是焉在後世聰明特達士言六藝者雖欲別為一鑊不可得嗚呼至已哉論語之書有一言而千聖不易者如性近遠君禮臣忠之類是也有微言而垂古今定論者如泰伯至德夷齊得仁武未盡善之類是也有並言而義不相妨者如用行舍藏無道與易殷三人同其仁小管仲之器而大其功之類是也有達言而衆駭不信者如進互鄉見南子浮海居夷公山可東周佛肸無磨涅之類是也有危言而侃諤不顧者如讎八佾歌雍沮伐顓臾旅泰山請討陳恒之類是也有至言而迂若無當者如惜鯀羊于告朔揭正名為先務荅俎豆

于干戈高浴沂于用世之類是也有意遠而辭若相左者如夢姬公學周禮殷殷切矣而惜杞宋大林放之類又似不絕用周也蓋可經可權可行可藏可久可速兩在而用其中守一而趨其變大圓大徹而不離其宗所稱從心之矩而不可踰者是也嗚呼仲尼之不傳者往矣其可傳者循是推之絳之庶幾得一斑焉吾嘗論天至清虛浩渺誰能測之者日月五緯不差分秒故七政定而萬古之寒暑生成不可易矣此天長本先生文鈔八

所為也地至磅礴扶輿九州重阻者何限四溟五岳有源有委自然區別故疏川奠山而萬古之九州五服人物得序以安全不可易矣此又天所為也人之初生茫茫蠢蠢耳唐虞以來始叙五典周公孔子述之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道至今大行乎萬世與天地同功三才之才三極之極夫孰非天之為自然而至者耶以此論之二氏百家故難與之爭衡也

辛未科進士題名記

隆慶辛未春禮部貢天下士于廷

皇上登 德音親咨之奉對者三百九十六人
擢某等進士及第餘出身有差所司請立石題
名太學而 詔臣某爲之記臣惟皇王之道修
意于巖廊而百官承式宇內嚮風者其實至也
實至矣然後脩名以紀之名固所以爲教而導
之實也多士獻名之初臣叨任使嘗風示

皇上德音所在而教之忠信質直之道矣迺今

長水先生文

勅名貞石臣又得將 明命迪多士夫名實始
乎毫芒而誠偽判于霄壤士當服事之始志之
定者不可移於俗學之正者不可壞于廷誠爲
多士重之也伏誦 制旨慨然有意乎虞周之
盛臣每讀書至此竊想慕乎其時上有教化士
有學術股肱之義重而堂陛之恩交不分彼此
則職業何慮不精不徇形跡則膚功何爲不立
夫如是則九官四岳十二牧與十臣四友之流
即附末光垂竹帛豈過情哉彼其真實心誠信

於萬世不可得而磨也晚近世士則不然忠信
薄而偏黨之私重質直漓而形跡之防多即
夕耳目間且弗可欺而以何勒諸不朽多士
覽古今知所法戒夫名實之際可以觀矣恭惟
皇上秉純誠臨天下時和年登刑清兵戢熙
明之治施于方外即匪茹異類猶且喁喁焉回
面內嚮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况乎秉德執節蒙
休荷恩如多士者烝烝濟濟有不自効其忠赤
者乎乃者五年間兩舉士載廣 制額增諸
髦側席寤思如恐弗及夫樞機棊枰非之亦
而收羅培植充初中外豈真少千百執事哉亦
冀上以誠求下以誠應各殫厥心而匡時艱耳
多士脫眇儒際昌明千載一時時惟建事有弗
精白乃展展布四體任天下重者非夫也天下
承寧之日久玩愒弗張精明弗振誠願各舉
職奮迅襄時有利必興有害必革尺寸之謀
吐絲粟之才畢達然後積習可消紀綱可肅
周之治庶幾計日可待也人亦有言未操刀者

不可試割臣竊有當事之思焉蓋旁觀揖讓者不可與談焚溺之勢衆肥飫飽者不可與道饑寒之戚依阿無心者不可與談曲折之筭固迂膠瑟者不可與晰非常之原斯庶事所以建立之難而彼我異同紛紛出也傳曰心誠求之不遠世有視朝廷事真若一家而豈有異同者視天下事真若一身而豈有異同者設有異同主伯亞旅可議而合也耳目手足可通而用也又奚恤夫建立之難矣夫當事而不懾才之

長水先生文鈔

五

運也誠求而必至心之一也心體而才用也未有誠至而才不合瑕于體而純于用者純心以廣才竭才以盡心斯之謂能致其實而所資獻於君上者斯亦可矣功施民社績效方園勒鼎銘旂照映史冊其實至矣其名必宏今日之名士固他日之名臣也臣不佞思儆于有位共成忠實之風矧多士由臣進中之復之自臣之責而臣夙夜惓惓之誼亦將有托焉是爲記

鳳池鴻筆序

先輩嘗論述鳳池鴻筆首推學士承旨潛溪宋公次乃少保東里楊公太師西涯李公其文同祖歐王有典厚雍容之義方諸古人即未爲至其致然而風力重矣自與外間文體懸別蓋自書二典三謨伊說說命詩大雅周頌關雎鹿鳴諸什以下皆廟廊之作出皋伊周召之徒之手筆仲尼叙而論之爲來世憲此其源也漢以下英人才士頗入于史詩賦之科其文燁然偉麗

長水先生文鈔

六

所謂文人口語非關儒者之論金華細旃仰禪獻納石渠金鑰雅潤微猷蓋廟廊耆碩自有大體關諸世道以輔上德一切馳驟虛靡縱橫出入感慨不平之氣無所用之矣他日在館下偶錄合作者數十首以謂池上之客體當如此循是以求恢而大之庶幾典謨風雅有裨國論而後來諸彦霏霏英流頗沿時尚去先生長者濶遠不聞大雅之言夫館閣文章天下所視也文薄氣揚他年所發揮于勛業者必乏大力歆以

追踪三五其何繇焉元愷在拜語默成象爻聲
音爲律度南面君子鳴琚憂玉步武乎道德禮
樂之間寬博簡重美乃在中亦在厚養之而已

遊雲翠山記

始余在館時聞于可遠言其鄉祝阿東南三十
里者有雲翠山雲翠東有大嶮山北有東流泉
泉之西有洪範池池南有滄泉北有石淙其山
水清絕可念也歲辛巳奉使從南方來得偕李
順甫汪子念連輶行始相期爲雲翠之遊時六
月既望出邑城行山谷間過楮村倚馬石淙石
淙在楮村之東盤石亘數畝石文如圖畫清泉
流石上有大書石淙字磨崖鐫之自一奇勝也

長水先生文鈔

大

方大雨時行流泉瀾漫無可著足處相與立柳
陰中晤賞而去日正午至洪範池大木可十圍
蔽虧雲日不風自鳴鳴如滴兩池水紺碧鱗魚
數千頭聚散如浮空日光下徹鱗甲如可數越
溪水三重步至東流泉上偕坐冷香亭四顧群
山如在畫裏水木鮮秀鳥聲交冷風忽過之
凜若深秋馬行里許至滄泉滄泉者山坳一坎
坎深丈許如劈大甕塞其兌端水潺潺出坎中
激流懸瀑以下徑亂石中勢若遊龍飛虹駕雲

擊霆與石爭鳴只尺不聞人聲珠沫四出飛霜
 歎雪來濕人裾又一里許瀑乃止兩岬石壇可
 鼓琴可坐行觴二客嘆曰予遊江南名山多矣
 無此大奇倘移置名郊大都車馬走集必且詡
 之為蓬壺瑤水猥在荒山絕境中樵牧之與遊
 魚鳥之與處其名勝何從發聞于天下嗟嗟乎
 斯泉之遭此余曰不然吾所取於茲泉者幽遐
 隔俗是仙者所托處也相與一喙而去篝燈出
 山折而西南從丘子坪之陽乃登雲翠再折至
 長水先生文鈔
 南天觀羽人數輩來揖客入洞口流泉滴瀝風
 吹花竹芳香酷烈夜分就館客有吹洞簫者響
 裂泉谷倚枕聽之嫋嫋遺音與空巖風樹相答
 也厥明陟絕頂絕頂之峰有二其一正方在南
 高數十仞曰印峯其北三石壁立中高旁墮曰
 壁峯登高西望則川原繚繞汶泗微茫栽如衣
 帶巖上一鐫通天登者手如決吻歌兒者從鐫
 中上歌於印之紐中其下一兒和之飄飄仙樂
 從雲墜矣上有筆床峻不可置足至其坳均有

石相對可坐客從者自下舉觴手如縈絳猿猱
 接而飲之東望嶺山舍丹吐翠錦屏百扇張于
 吾前遂歌驪駒以出過東流大雨卒至達相避
 雨亭中是日雨不止假宿別館泉聲滿耳如萬
 馬馳松風颯颯屬而和之夜叅半新月在牖涼
 浸枕席一天珠斗劃焉清豁此又一時矣明日
 緣山厓北行涉水草間返至石淙又越日乃至
 岱宗云茲山之勝寤思十五年乃得移屐挹訪
 頗拾其清寒淡逸以潤余心附遂賦詩六章紀
 長水先生文鈔
 于石上辛巳六月十九日記

孝經述示諸孫

今文孝經一十八章者河間獻王得之顏芝所傳獻于朝先列學官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者孔安國得之與尚書同出孔鮒之壁中皆科斗古文晚出亦獻于朝遭巫蠱事書在內府不及下博士論正其義至唐玄宗自定今古文三家之法劉子玄謂今文十八篇者近是古文遂失傳今世所傳則玄宗之製序所稱石臺篆本者是也自漢歷唐至宋頒九經于學校孝經在焉獨朱元晦先生以為是劉炫所妄造非科斗本文疑其不盡出孔子表章學庸並語孟為四子與易詩書禮春秋行天下稱五經四書亦稱九學而孝經自此不復列學官矣惜哉昔吾孔子稱虞舜氏其大孝歟武王周公其達孝乎夫孝塞天地橫四海所關甚大孔子與曾閔之徒言之蓋詳況其與尚書同是科斗文同出孔安國氏所獻其書之可信可傳奚疑焉且論語二十篇者亦是曾子子夏之徒六十人所集錄而傳之

則孔門遺書出于秦燬以前者甚有之其幸獲于漢世諸博士所論垂者亦復不虛即並列而戶說之誰非天下寶也後之君子倘表章斯義令承學蒙士首誦其書此與夫鄉塾之師所授蕪書鄙語豈直霄淵之邈已乎聊復論焉以俟傳雅云爾其一十八章宜去子曰字共一篇義味始完

雪後與諸文學諷文賦

戊戌春仲雪滿旬新霽堦頭玉蘭一章綴花
吐萼一百二十五枚諸文學集小齋中烹甚
此世界者何異瓊樓玉樹間而案前有士衡
文賦因相與哦而論之吐一二清言用消茗
篆云爾

情嗟嚟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

余宿日觀峰上夜半起視扶桑出日沉沉在
九淵下芒彩新發倒射層霄遙見海面諸島

長水先生文鈔

卷三

不知若箇是蓬壺閭風耶正如萬鵲游長天

點點作鎔金觀嘻夫乃文來神來之致耶

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

欲從千聖頭上過須讀人間未見書見見聞

聞殊甚穢人教有別傳詩有別能帳中故當

有殊寶

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乎未振

宗子相云天地歲歲新日日新今日烟雲化
矣來朝別自生非以殘烟剩雨爲來朝雲雨

也今歲草木化矣來春別自生非以枯枝敗
梗爲來春花草也

抱景者咸扣懷響者畢彈

文之道不踰聲色二種妙景清音凡在手頭
口頭者盡鼓出之聲長而芒遠

課虛無以責有扣寂莫而求音

天下至妙其來無象無可尋求處實有異物
在中間人以深心奉之宛宛自來善爲文者

從無出有謂之妙有瞑思良久忽從海底出

長水先生文鈔

卷四

如向雲中墜故云游魚銜鈎出重淵之深翰

鳥嬰繳陸層雲之峻至寶在高深何必作萬

犬梯航哉鈎繳之妙一絲而已

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彌深

五色淨絲獨繭所造千瓣僊奄一核所吐

在有無而電勉當淺深而不讓

自適已事刀尺稱身

雖離方而遯圓期窮形而盡相

一下金剛杵擊碎琉璃瓶不如此神光不透

去皮相以出精髓乃所以盡諸相耳

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

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

藥物之根莖各用亭榭以獨樹搖風雙用之

反不佳故涇渭分而秦關壯河淮合而孔道

堙過秦論太史公年表只用一句收圓自勝

綴下里於白雪吾以濟夫所偉

徒悅目而偶俗故聲高而曲下

用之當芻蕘可以襄廟謨用之不當毛施不

長水先生文鈔

堪充下陳

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嗤於拙目

音實難知知實難逢當其知音千載其一乎

恒遺恨以終篇豈盈懷而自足

知文之樂知文之苦吾伏膺於此言

時撫空懷而自悅吾未識夫通塞之所由

當有佳撰鬼神相之非盡心思所造

沈子曰士衡言非知之難能之者難目可鑒

別口善雌黃皆去真能尚遠嗚呼難哉自秦

漢前人立一家便足千古班曹下鏤精刻骨
乃始有論文之說如文賦者自是文家一段
精工語可與吾黨英髦共論之耳知道之言
抑不盡此異日者倘再商之

長水先生文鈔

共

易義叙

朱元晦先生之言曰庖犧自有易文周孔子乃只是義理之文夫義理世儒所畢世研精者而庖犧之易似有別傳則文周孔子將不得言於無言之始乎吾以此服元晦先生之深於易也昔孔子稱象者像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夫既已有象分乎無象矣然且書言有所不能及聖人之意不可得而盡傳况乎其無象之始也則有象難言也無象尤難言也

長水先生文鈔

也人心明智若非上達此境終不得謂之真明蓋天體無象義理有涯有涯者可思無象者在思之外神而明之者天也明而不神者人也明之不勝神久矣嗟嗟以此論易所云義理之文也者即三聖人猶然遜庖犧焉况我輩耶彖繇變而十翼也十翼再變而注疏也離真畔源為日遐遠今世紛紛講義應制諸文又不樊然更絕已夫余少讀易好觀經首諸圖玩心苞符之象一日在館下與沈肩吾氏共論渾天儀赤黃

合紐初分之度以為此即是太玄經中日一北而萬物生斗一北而萬物死之竅恍然悟曰邵氏天根之說其深於圖之一北二南者耶人若從渾濛無象前見得天地日月所以初分之故萬古乾坤在我十指間故夫苞符也卦象也玄也渾天也二之而一也張平子有言端力精思以揆其義難論陰陽之事知言哉孔子讚復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顏氏子庶幾焉孔門知易者獨顏氏耳夫其墮黜之久洗心神明動靜兩

長水先生文鈔

間吾觀其復必有致其致者此所謂庖犧來無言無書之別傳也邑令君稚圭先生筆墨之成文章湛深清發在有象無象間尤還於易大都從文句義疏外別有証解故能超然獨詣如此吾聞善易者不言易知易者可言易雖再為之叙以傳同好余亦無忝焉

論詩

夫卿雲黃竹渾渾無涯勅天喜起卷阿鳴鳳其
特盛者乎大雅周頌閎深平典片片球琳煌煌
乎廊廟之音非周召巨筆疇能爲之乃清思逸
調忠厚不露風微可以流百世十五國風所以
可興也慷慨愬懷且憤且悲長言之不敢短言
之不竟故迴環反覆一言而再三纏綿淒斷令
聽者腸折魂銷實下英雄之淚屈子賦騷千載
無匹焉風騷之道此是詩家來源處四溟之水

長水先生文鈔

卷八

從銀漢來其是之謂乎十九首蘇李贈別渾雅
高唱如結構凝成物人人摹之不能似此神寶
也曹子建浩浩烟海筆澗而局寬謝康樂峨嵋
際天空秀而峻拔難與並能矣學詩者從是焉
入既得其神又得其骨然後從李杜陶韋王孟
借道焉所謂翱翔九萬之上風斯在下者也大
都眼界寬閒胸中浩穰有一事即有一境界有
一詩自啓一乾坤不待拂楮揮毫了然完具細
看古方家一似現成詩不必句句字字推敲宋

人所以入惡道苦摩晚唐琢削太過耳空無之
中眉目之前分明有一物在達者自當領此

長水先生文鈔

卷八

叙沈太史柔生齋遺稿

余同館友生沈道立之歿且二十九年余今者始得其遺編讀之慘焉歔歔以嘆則何嘆也道立既遭異變天其神明文章又湮未布其孤孫貧薄亦未有振發之者悲夫集以柔生名諸草自道立手定余再覽焉其詩若文則同游在館之日居多其篇目皆自館師先生所申課我輩三四弟兄當日所為踏花磚而弄景汎墨海以爭珠竭不公談自彼其時捧覽涕零因想三十

長水先生文鈔

主

年爲人一世我三四弟兄晨星落落豈堪淒斷至此道立之文寂寞無輝久矣傳之是我後死者之責嗚呼柔弱生之徒乃竟旁皇以死其人與骨皆朽矣獨其言在悲夫道立舉陪京鄉薦第一人舉南宮高選爲長洲相君門下士當讀書中秘時名鵲起衆爭譽之一時館下人號三沈則道立肩吾不佞弟與焉感今追往夢境歷然世多有不盡之才才多有不盡之用江潭之放廢長沙之天折與浮雲世路正等耳曷足

論乎道立嘗編輯周漢來昔人合作者爲如干卷每見其手不停披朱藍熠熠不佞弟時時得寓目焉往問其從子驗封即璟云道立彼時殞於中路纁素散佚無收者今問其兩孫是編尚存副焉道立綜文評詩大都根本編中之指文宗曾王詩式王孟以玄澹不露爲風骨使其父居石渠天祿間所誦寧止此悲夫昔道立在館時與京山李本寧尤契故同館衆辭衆推本寧出其手筆今再讀之分明畫染一老休文矣余

長水先生文鈔

主

淺薄何能爲役以文孫之請第言其感慨於同游者乃如此言即不工有餘悲已

論留侯

子房當秦季年以貴介遊遭禁學不談之候
默求一世高士而義交焉所早屬心知者則倉
海君博浪事天下搖睛而大奇之及隱戢下邳
黃石出授以呂尚韜畧讀之宵中慨如用以游
劉項諸雄問如湯沃雪無弗受也者功成志遂
庶幾與赤松子洪厓先生謝世辟穀逍遙乎茹
青芝汎紫烟于是身將隱矣適不得已為儲皇
畫策則有商洛翁四人招之即至若無此事四

長水先生文鈔

三

五

人者亦復何名儲位既定併此四人杳然龍蟠
天飛嗚呼何其神也當此之時聖人不成名多
在嵒巖之下子房師若友散處高嶽叢林浚谷
間往往而是神出神往莫可端倪此一輩人用
世耶出世耶仙耶杰耶不可得知子房之師友
所不聞不知抑又何量有如之人兮豈蕭曹韓
彭輩得握臂交也鳳皇不可招而集也深山何
嘗無鳳皇故箭韶鳴而九采儀神虬不可狎而
御也滄海何嘗無神虬故丹鼎成而胡髯下天

下何嘗無高士見見聞聞烏足當之吾將執鞭
子房願交天下士以廣其志焉

長水先生文鈔

三

五

與李崇軒宗伯

伏處海壖耕鑿晏晏見日出扶桑雲飛北垂常
延佇沉默一頃而想二三知己之在帝旁也
我輩脫饑寒覩豐樂烹葵飯藿以有餘生誰之
賜乎哉野人無識自方憂天之娶填海之蟲若
有餘焉今天下人心旦旦顯企者豈非朝講
之孜孜升儲之勤勤事孰大此者執事立金
華細旗上又典邦之司秩兩者真所瀝血而日
夜也萬里一抔何以教而復之江湖之天身名
兩忘廊廟之天主臣俱榮唯犬念圖無寧使
野人操簡妄肆短長野人心則已矣願執事姓
字青史無窮

九德論

昔者聖人官人以何通知之哉必有所以教而
養之以待天下之用者已人見知人之哲不知
養士之素也見養之之難不知用之之易也天
下未嘗無才才品何必其皆備顧教養何如耳
夫剛柔異受者質也鎔之大中使不過則者教
也教成而全才出全才出而知人之哲有不難
者矣何也充朝皆碩人燕山釣澤者盡搜出而
不使之遺佚唯多才故不難知也彼其養之無
素嘗試以當天下事才乏用缺周章局促臨事
乃歎無人何由而知之嗚呼堯舜所以知人官
人不以教也歟昔皋陶陳知人之謨特發九德
之義見知人不易云此九德者皆大賢君子事
獨天性然乎蓋自涵養出也當其時九官十二
牧八元八愷之徒相讓于朝豈非所謂翕受敷
施九德咸事者哉唐虞誠多才非獨遵會隆也
堯舜誠聖哲非獨藻別明也綜其知人之實兩
言可以蔽之有才而善教故才大有大才而豫

知之故任事多人至乎交讓而愈有豈非素所漸摩者使然乎且夫大化爲鈞陰陽襍揉五氣之萃五方之宜輕重舒疾不無所偏三光五岳之英靈儲精特授代不三五人而人生其間豈得盡皆完抱殊能者彼其初各得性之所近寬者柔者愿者擾者簡者柔德也剛者疆者亂者直者剛德也而皆不能無少偏易其偏以致中莫大乎教教也者因其所不足就其所有餘因其餘于此補其不足于彼習熟而磨礪之道也

長木先生文獻

卷八

于是命契爲司徒重民五教申之以勞來匡直若曰人才不齊吾不盡拘爾其優游浸潤從其性而養成之云爾懼其弛且衰勸以九歌和以韶夏命夔典樂教胄子天下之英俊在焉其所謂直而溫寬而栗剛無虐簡無傲者固即教之九德之說也由此論之唐虞所以官人者各成所善何嘗責其兼各祛所偏何嘗求其全各養其性術何嘗偏論其才乎士生其時朝夕汲汲焉惟從事于養性情和德性以措諸綱常踐履

之實曾不計夫知識見聞之多寡上之爲君爲師者汲汲焉提撕引掖期人人共底于一道德同風俗之歸未嘗瑣屑于科條技藝之末過者養之以入于平駁者養之以入于粹不及者養之以至于充雖其入官之後敷以言試以功積以三考皆所以優柔訓誨寓夫教而養之之微意焉是則所謂日宣三德日嚴六德之義非若後世榮辱進退之之謂也士在治朝如入春風宇宙開發萌芽日新月異各成光明俊偉之德

長木先生文獻

卷八

故古人入朝而樂樂夫師友盡一世之英謂之百僚師師其所成就遠矣由是柔者立柔不至於弱剛者塞剛不至於虐寬者栗簡者庶愿而能恭擾而能毅直者能溫亂者能敬疆者能塞所謂沉潛剛克高明柔克粹然大中之道焉故得合規于堯舜執中之符共亮天工而熙載承此豈偏才乎哉蓋自其一家一體和衷協恭之心求之此九者皆一心之妙統歸乎賢聖之流耳若以所就論一德一善皆列聖人之廷初無

苛求揀擇如後世論人之刻故九者各一其德可也而兼有其三兼有其六亦可也即充之以備九德之全無不可也各一器局而同一赤誠各一才謂猷略而同一公忠粹白全者未嘗挾之以自矜不全者各行其所志上之用才者不妨分此九流總之貪壬宵小不得一日混列于朝若下之以德自顯者不妨各致其美總之疑似掩襲欺世千名之習蕩然無所介乎其間夫唐虞之世其教之之詳養之之備如此彼皋陶

長木先生文鈔

卷八

之說蓋舉其成而用之者耳世有大匠則棟樑之具不可勝材其移偏入粹揀短集長自出精心妙手故天下多才也雖然寧獨唐虞哉三代之養才用才也亦然周公稱三代哲王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夫聖人豈能人人知之而信之夫亦必先而考厥定積以歲年非一日之効也彼閭師黨正日書月計胥誨等第之者必自其德行求之九德之行有得焉衆人咸推之人君有詢焉有求焉司馬司徒視其鄉書素行炳

枚指掌毫不可誣高下大小人各安其分量無有排上之念所謂亦行有九德者考此而已彰厥有常者彰此而已一旦舉而當天下事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譬若游鄧林之下斤斧無乎不收蓋鉅細之用充如也且夫九官十二牧者帝舜一旦南面而命之曰某也作某官某也任某事了了如屬家事然此豈偶然之故哉夫亦出素具而權度素懸也吾以是知堯舜官人不難知難知者不養不教事至而索才自措及於前聞嗟乎古之養士者養之歲月而不足一日知之而有餘今之養士者知之一日而有餘故投之緩急而不足彼天下真才舉一世不幾人操衡量者不必盡貌天下士苟非其素何以知器能之實乎知人則哲從古歎之嗚呼九德之義今千載義想其時而邈無從也

合刻赤城居士坐忘天隱二書序

司馬承禎氏得天隱書于王屋山之石室中兩序而甚重之其著坐忘論特系之銘耳不序也真人不妄坐忘其所自得天隱乃所從授工力入處與所超然神解者二書若符璧焉循是焉入聖境不遠已且儒者論勿忘心齋坐忘又儒者語仲尼稱顏氏子曰吾服女也忘程伯淳亦云都忘之矣道人何必諱言忘儘忘何必不爲道空空之體以證心也屢空之學以入聖也若能在身忘身在家忘家在鍾鼎山林無忘其鍾鼎山林生乎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泊焉夫非大定之宗乎合刻傳之以貽知道者

七言律詩韻編

自沈宋以韻洽聲諧取高一代蓋綜述虞典依永和聲八音克諧之指猶尼父論樂乃歸之翕純皦繹盈耳洋洋此微理可思也吾祖休文自謂靈均來此秘未覩豈徒然哉亦有會之言耳韻書備載人多襍用無倫以余論之其可入詩律者不過數字情景際會之間自有若個現成韻不期而湊若天所造自來名家不能紊用一字別揀一韻如聽軍符敢錯寸趾蓋律之嚴也

長水先生文錄

如此彼十五國風各一其聲時以方言借叶唐用韻語取士天下同文無復參差其口者大都誦律千首乃知其解清圓虛至只有此數字玲瓏在唇吻之間會者可不思而得之今韻會韻府等書大指考正偏旁本造士之始義又或諧叶半聲切響母子相權以定宮徵之數云耳余所論獨在韻以諧聲一語此機妙于寥廓虛響之表又中唐以來人至今未覩者後有審聲知律高雅君子得余說而繹之大樂可諧天神可

降靈鳥可招而下也平韻三十得七言詩如干
首平韻亦當如是推

同門祭阮中丞文

嗚呼天下有事常屈指計人之功天下無事常
擢髮求人之過故建功者常得過得過者遂無
功人情如此非一世矣先生蒙愠負辜抱茲鬱
鬱遊于地下意者倘念功罪之弗平乎某等浙
人先生門下士撫浙事某等知之敢長言以白
先生之心往者島夷颺發東南驟驚先生儒官
耳講藝揮戈援筆以起念生靈弗忍也越樽俎
而代之斯豈淺鮮之徒無所操而敢任此乎介

長水先生文集卷八

四

新集之兵抗方張之寇頻危于皂林久困于桐
鄉出萬死一生徇公家之急獻馘海上東南以
寧斯已大奇矣先生新當閩寄不十日而遭重
圍之厄念功名莫與共也不吝重賞懸金廡下
示不測以沽一旦之用當此之時又可使法吏
者執管相隨尺寸寸之乎軍旅之事無一毫
非金錢之用緩急呼吸未易言也不幸先生與
績溪不相能曾不半歲遷閩中而績溪繼之輒
不能掩其過白其功功存其一過存其十是以

先生不免耳時移事改物態頓殊赫炎者用事
街口者輶聲誰復有察人于無功之中又知其
功者乎誰復有出人于有過之中能知其無過
者乎世波如海進退如潮煽動如風不定如舟
過往之跡白黑誰論天下事從古如此矣使先
生爲郎官御史時不幸得過去文章政事必且
彪炳當年使先生爲提刑督學時不幸得過去
禮樂聲華亦自隆洽一世即今維新起廢如先
生之才之學不十五年可坐階卿省亦復爲世
完人何至籍籍之口橫百喙于身後也嗟乎嗟
乎當軸應變如握矢在掌中誰得不發及事且
定世常緩頰而微彈之持軸之見問諸袖手者
憮然而失笑向隅之泣告諸宴嬉者瞿然而若
驚成毀有數利鈍有時人道險巇鬼神妬能果
此心之無忤亦各行其志耳某等聞計心悲觀
時興感繫官千里遙奠一觴重以師友之誼申
以是非之公先生有知其亦款款感慨付功名
于一夢覺今是而昨非耶傷哉

小文鋒叙言

人之才不同正如鳬鶴之喻性長不加短性短
不加長此則語其定者然使長而能用短符秦
氏可不破于淝淮短而能用長王頻陽顧何煩
于固請事各其宜亦各其善神明之道符之才
管間殆不可一端持也昔士衡才縛苦不制煩
士龍獻規偏崇勁約其苞塞而傾倒勢不能小
留其淳瀚而湧發不自知其軼度虞舜之決江
河尼山之不踰矩蓋其難也余自少握管素蒙
恩多至老猶然良思自檢因取諸文之精約者
有似選鋒用裁筆陣首孫武兵經次赤牘次世
說次文選史記國策小文次班書詔贊次淮南
呂覽中短幅其在左氏者則全而咀之用不必
多乃會心之助在此他日續有好鳥當次第入
而再編之是編不多正藥其多耳瓊花一枝妙
天下和氏之璞十五城文章宜有之吾意亦欲
云云

說參一首贈鶴琴高醫士

昔者嘗問醫之指于五臺子五臺子之言曰醫之用莫良乎四君君者養生主也四君尤莫良乎參參者參元氣而為言也岐黃標諸正經曰味甘氣平而無毒百療弗得弗奏功焉其文直甚予怪近世諸醫之妄也迺亟稱苦寒諸藥有奇功而謗參為助火長病庸工沿其說至于今猶謂參有一旦卒然之害此何異三至之口謗魯國之參之殺人也子第聽諸岐黃本文參之

本先生文錄

害有無哉凡藥先辨氣味子以為味甘氣平而能為害有是哉設用弗當夫亦若梁穀之溢飽一食頃即止耳安得蘊毒若烏附比乎余聞而善之未有徵也辛未春余患咯血晝夜弗止者月餘眾工咸謂血逆是熱以四物主治益以諸寒病日甚又有以苓朮治者弗用參亦弗効獨鶴琴氏脉之曰此思慮傷脾症宜以歸脾治其必以參乎宜輟諸寒以甦元氣乃可耳一服血減三服血除百服而氣平吾于是嘆五臺子之

篤論而偉鶴琴之達理也當是時眾工咸溺于助火長病之說曰丹溪氏云云此咯血禁藥子其自持余家素有參戒議弗可決向非鶴琴氏之斷弗能盡參之用而非習聞五臺子之論安能盡鶴琴之用哉世未嘗無靈藥亦不患無醫師事會不參合不可以展大用嗟夫功名之際不大難哉他日病愈過五臺子又相與論曰君實有云吾言如人參甘草蓋數藥之平益之長又迂其效之遲也夫藥之偏寒偏燥者豈無一時可喜之能而其和平淡泊者難以計旦夕尺寸之效聖人品別養命養性之劑終不以一時可喜之能加諸和平淡泊之正是故一旦緩急可以定傾持危終身服食可以益元永命彼偏枯之物時或奔走佐使其間亦足以效一曲之用而第不使之專且久此聖人所以區別群材扶元氣于不窮也淵乎哉四君子之稱吾得用世術矣于是合前後所與論參者書之贈鶴琴氏鶴琴氏曰元氣得參以維持參亦借元氣為

本先生文錄

周公能畜神却慮以療未病則善矣而鶴琴家有醫書數千卷嘗告予欲刊定醫指成一家言異日者必以五臺子之說說參焉

漢儒專經名家源派考

余讀兩漢儒林見彼時學者師友淵源之際域域焉其盛矣乎上有崇儒稽古勵精之君下有通經學古博雅之師士生其時經有顯門不相淆亂譬彼江湖悉從源委斷國是則各行其學明道術則各引其師墨守一家不肯少易彼其淵源之義亦良重已士以一經起家而至卿相終身用之恢然其有餘譚性命者際天人推經濟者造國體琢磨文章規陶古始砥礪節行執法前脩至如偏長一技罔不精熟數巧可以程視後來嗚呼何其盛也漢承秦燼寢明寢昌大道分門本來未覩求之言游卜夏之列鄭僑羊肸之倫或者庶幾焉雖非虞周迪哲洙泗雍容亦足發明一代之學術矣自宋闡明理學刊定訓詁六經至是通明然至是亦稍簡徑好語渾淪而實際多濶疏專譚理徑而偏指非圖貫於逞論議而致用入虛誇學士後生師友義缺承襲口耳于是漢儒一代之學盡默不論甚至以

爲小儒僻說而相詬病矣今世理學大明士習日陋言之有餘用之不既其故大略可知也夫道不會不通學不專不精假以漢之師友瞻博講于宋儒之道德淹通績而大之綸而不息即虞周洙泗何讓焉爰考漢興易書詩禮春秋專經諸家源派所自系之緒議惟樂書失其傳易自卜子夏傳伏羲本經以孔翼離爲十二篇或稱魯有商瞿子木得之于夏五傳至齊田何云秦焚經時易以卜筮故得不廢漢興田何傳

易水先生文集

卷一

丁寬寬作易說三萬言寬傳田王孫王孫傳施讎孟喜梁丘賀爲三派讎在甘露中詔論石渠其後劉昆戴賓傳其學喜自稱得候陰陽災異等書其後注丹任安楊厚傳其學賀以筮法卜應顯其後楊政張興傳其學三家者皆祖田何于是乎有施孟梁丘之易焉別有沛人高相傳易母將永爲高氏學專明災異無章句竟失其傳又有東萊費直始雜彖象文言于卦爻中後漢陳元鄭衆始傳費氏之易馬融鄭玄爲之

傳註于是費氏盛而古本亡田何之派始息又有京房受易焦延壽專以卦氣直日卜驗爲說其後有戴憑孫期之屬自是學者專主讖數立其家至晉王弼略數談名理諸家又盡廢漢志稱傳易者十三家二百九十篇不可復攷史遷又稱田何傳王同子仲子仲傳楊何與班史不合或各有據云

書有今文有古文自濟南伏生秦時爲博士漢興伏生年九十餘尚能誦其文得二十九篇又河內女子傳泰誓一篇文帝並令鼂錯口受其書是爲伏生之今文伏生傳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傳倪寬寬傳歐陽生父子世其學曰歐陽氏書張氏授夏侯勝曰大夏侯書勝授從子建建以謂勝疎略別自專門曰小夏侯書三家皆得列于博士其後牟長栢榮俱自歐陽氏周堪孔霸許商俱自大夏侯氏王良張山鄭寬中俱自小夏侯氏皆得論經石渠此伏生今文之流派也其古文有孔安國者言魯共王壞孔室

得壁間科斗文字安國以伏生文讀之定其可知者為隸書有序一篇為五十九篇是為孔氏之古文古文出安國攷訂視伏生今文平易可讀安國授都尉朝朝授庸生其學世顯其後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古文尚書至于今考孔氏學也別有逸書百篇秦時徐福傳之海外宋歐陽脩云

詩自漢興以來專門者四家魯人申公受之浮丘伯作訓詁疑者缺而不傳為魯詩申公傳瑕丘先生文欽

丘江公及韋玄講論石渠又王氏傳之唐褚二生故魯之派有韋唐褚三家其後習魯詩者有包詡魏應之屬齊人轅固治詩武帝時為齊詩固傳后蒼蒼傳匡衡翼奉師丹故齊之派有翼匡師三家其後習齊詩者有伏恭任本之屬燕人韓嬰述詩意作內外傳燕趙間宗之為韓詩至孝宣時有涿郡韓生授蓋寬饒王吉始顯亦有薛漢杜撫楊仁趙曄之流然魯齊韓三家各以音韻不同雖立學官互有乖異唯趙人毛萇

諱得之卜子夏古本其書貫串先秦古書漢初左氏儀禮等未出毛詩與之符合唯河間獻王博極群書獨識其精一時諸儒未之許也東海衛宏傳其書其後賈逵馬融作傳鄭玄成作箋毛詩傳至于今

漢志禮十三家五百餘篇可稱者唯高堂生所傳及淹中古文耳高堂隆言秦焚書存士禮十七篇獨能言之以授蕭奮奮授后蒼說禮萬言號后氏曲臺記蒼授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故高堂之禮有大小戴慶氏三家其後曹褒父子宗慶氏大小戴二家久而未著古禮出魯淹中河間獻王孔安國收而獻之合五十六篇與高堂所傳頗相合又周官五篇冬官缺河間獻王合考工記為六篇自後馬融鄭玄成作周官傳註又註小戴記通為三禮云初劉向攷定仲尼弟子雜說一百三十篇戴德刪為八十五篇戴聖刪為四十六篇馬融為四十九篇鄭玄馬融之注至今列學官

春秋自左丘明受意仲尼本事始末漢初又有公羊穀梁二傳董仲舒明公羊春秋著災異與齊人胡毋生同業武帝時公孫弘習公羊遂尊公羊學仲舒弟子褚大章多顯胡毋生三傳爲嚴顏二氏學宗之者甚衆瑕丘生傳穀梁氏學授尹更始宣帝好穀梁更始講于石渠其學特盛賈誼傳左氏授貫公貫公受張禹禹受翟方進哀帝時劉向請立左氏不許其後鄭興陳元鄭衆傳之至平帝始列博士漢志春秋二十三

卷九百餘篇要無越此三家者

孟

家九百餘篇要無越此三家者專門之學其略亦可觀記矣大抵更爲盛衰一明一晦其明也若翼之晦也若槩之雖多所自得卒不能無蔽則道不能兼也昔司馬談列六家指要各知其短以集其長如漢數百年師友之盛其於道似有見矣兼識而旁收之其必在後之賢聖乎夫易苞孕天地兩胎日月古之神書故云文王孔子只是談說義理庖犧別自有易即如先天之數八卦之位漢時傳之者占驗

否泰往往奇中今之學易者不能窺于象數未剖以前故圖書著數都作不解物其所陳說辭占之間而已矣尚書古之史也虞書以上惜哉乎無傳竹書墳索有無明滅云耳安國序書每篇各有源委衛宏序詩深明作者指歸向無二序殷盤周誥十五國風吾不知其謂矣孔子放鄭聲說者又以爲懲創誰達其解周人采風故一代聲詩紀周所以興衰之故其在刪刊之外無從讀絢素之章已記禮多出漢儒吐辭爲經去經不遠游夏之門人弟子猶有遺教在焉皆不可知然疏畧矣昔周禮至盛夫子說夏殷焉欲挽忠質並存之慨然明王之思乎春秋夫子之志以翼周禮而繼雅詩一字間筆削定矣是非着矣非以擅王乃以扶王公竊比經立案庶幾近之左氏變例橫軼或著其始或詳其末或發經所未及猶之乎今之史焉右据秦版而懸裁之首尾之不貫情事之不詳豈勝言哉故左氏之於經其不拘經文者乃深于經者也今者

十三經注疏頒布士林使人人深惟而詳說之
沂六經而衷孔子發宋經儒先生之所未有者
嗚呼其可以無憾也夫

與李本寧館丈

秋陰遲暮素髯蕭疎相知相盡面晤常稀舍姪
自金陵訊至言曾得謁兄于廣陵大建詩壇高
流咸集斯文甚盛弟聞此如已駕鶴而游瓊苑
之上矣不知雲影仙槎偶然訪故人耶抑或僑
寓此邦如右軍之在山陰也春日載陽儻得扶
杖相從又作一勝事吾兄大集曾成全帙否視
弇州冊簡多少若何方今海內作者少儔增百
世一大業容弟托片言垂無窮何如弟小詩十
冊寄貯鄴架祈賜數言刻之簡端以示同志乃
弟此生未了之緣也輦上黃槐幾無剩幹山中
紫桂彌老同芳此意可以告知已酉秋馬博士
自關中還言兄拳拳問弟且承岫嶠墨刻之惠
頓首附謝匆促據案如見君子亦足以知弟之
衰老醖短而心長也不任耿耿

張無始計部

駕在敝郡時以方魯岳公是僕門生渠掩關卧疾在郡四閱月僕所以不至郡城一候門下且司府諸公之賢者多亦避嫌却掃不出耳毛生修之若中回得手翰且頒大篇惠教捧誦為家寶且媿缺如矣門下豪杰之才廓落之度僕已神交竊謂世界中此時不可少此品然世路多側日才人其人亦自鏐立為時所妬唯門下益自韜密百練其胷中為斯世一大建監俟經時之暇出其緒言傳簡冊以詒來茲何如兒鍾至日煩為郢正其舊業至望

項恬字國博

念惟門下羽儀舊京為天下胄子師表粹學高義江東人士能播而揚之與清風明月偕來僕聞之慰忭有加焉昔韓退之為博士太山北斗之望到今與其進學解並傳胡康侯為教授經學治事之猷著在史冊與春秋傳同不朽士君子何必論青紫乎願所暨立何如耳願執事日新其德遂方駕古之人僕今年七十有五視聽不減于壯時嗜學益勵其初心貧乃彌清老乃彌剛良不敢負知己所著詩文容當續奉承華箋見詒燁若豹文絢若麟采衰齡不能四六攢而珎之此謝不一

東山張計部書

恭惟老師蚤辭綬冕歸領湖山蓋優游于清泉白石間者三十年於此矣國事人情滄桑不知幾變而老師獨立乎風塵世波是非榮辱之外何異仙者之飄飄十洲蓬閭間也閱世彌長精神彌王葆真抱素道味綿綿柱下錢彭其何讓焉彼巖扉鼎鼐中區區豎立亦石火之一瞬耳烏足以比度短長哉蓋當軸者已事若浮塵而彌見老師之堅臥過人什伯已其慙愚迂世竟長水先生文集入

此沉淪時非漢代迹類馮唐重玷門牆真堪汗愧茲以長公使旋附茲起居遠有廬龍之役不盡下懷諸惟慈宥大集今總幾帙自是紙價重長安矣拭目以睇之

沈懋所比部

寤寐間常想高風淡致如見古人每欲放艇石湖因諸昆令嗣一綰同心作徜徉十日之談今春過貴里本念殷殷如此又不得幾遇將付之來日念僕衰遲甚矣柰之乎天下事種種隱憂舊京可稱吏隱者歟然五湖烟波之上恐不可無一畝之宮也何如小孫漸鴻能述盛誼布茲尺幅云代瞻仰邇來著述其書滿家注想教指以豁野思

長水先生文集入

莊銘常戶部

前歲兩承尺牘玆襲手巾函中時時展玩如將
見之門下之品今人中古人也其胸懷筆妙逸
致高標已如奉咲語于春風化雨之間矣注仰
何如舊京仙游地與天下雋杰為英游淋漓著
述必自關一天壤何以教之小孫鴻今似知嚮
往幸賜之繩墨

長水先生未錄入

序長水沈先生文鈔

自穆叔三不朽之說傳諸丘明而千載下各自便其偏至之識者奉爲確論夫堯舜諸君功德巍劭託寫詩書仲尼上聖喟然述作之事而摩研編創說者謂有功萬世乃知此言猶是春秋時人見何足鏡衡今古嗟乎元氣寢滴宇宙堙燬文章家不揆厥初而宗道述德者酷守腐故遂令輕俊易儻之徒以筆舌擔荷斯事讀其言未及卒亂而驕揚綺靡之意已浮浮肩睫間夫然卽仲尼不悔博文之訓乎此吾師沈幼真先生所不能已於詞者也

先生蓋嘗標領正摹心儀軻氏要以軻氏所爲守先埃後凜凜不敢踰步軼者惟是入則孝出則弟推明其甚至於堯舜之平天下乃以銓觀於先生先生尊人甚莊難事而先生雍雍承之務必致其驩虔修太夫人色養之禮而皆器成之居常不喜持籌亦泊無翫好所有先世遺畝歲入僅足供紙墨又損以餉戚黨之待舉火者以故先生蕭然而已獨其遐討冥搜不厭奢侈華首彌篤羅絡總統百氏之同異而密鑄之湛清空洞中山高而風雲淵深而蛟龍生奮詞舞筆開合翕霍經往緯隨翔翥喬先

生不自知其所以然也乃今而鴻儒
名公方聞博雅之士咸拱揖避席而
推尊之後來學者真有司南云顧銓
以爲讀先生集者正不當作文字解
澄懷玄對精心默求則可以刳滯傾
散濁之情則可以抗卑濕雜汚倭兌
之志則可以平惕悍僇暴之氣則可

卷三

以炤愚欵拘固僇弃苞塞之蒙齋明
而不竭三才燦如性與天道去人何
遠昔李漢序韓昌黎文稱其摧陷廓
清之功比於武事銓則謂仰止鄒魯
文乃在茲以鎮叔末之澆訛以扶尼
山之絕業鍼起膏肓其在醫家幾於
轉死回生者已夫神道不形敏心難

繪余小子何知聊以明先生立言功
德并焉於華敷萼煒之際指其可食
之實覺悟來彥使不至鑿舟之陋而
已銓事先生父先生戚屬間於銓爲
諸父行且暱即先生不吝羸祝之乃
惡心負誨且二十年於茲又何以告
世之人

卷四

門生毛應銓百拜誤

張啓賢書

刻長水集跋語

家有徑寸珠韜之懷袖累歲不
發以為至寶不敢輕示人然精
光閃爍既已射牛斗動鬼神夫
孰得而掩之吾伯兄晴峰先生
幼而循齊敦敏為祥於三江

序一

五湖間卷歲有昂譽字席觀
石渠之上舉世大人先生亦既
心眼推高舊矣二十年来掛
冠掩扉潛心大道彙摠百氏
焉致忘其耄老不知年之不
過也故文章日益造微根極

理要追古作者與相下上青蒲
冥坐了悟本來舉世無產芥
乏入其魯懷平生輩上諸故
人不肯輕投點墨意常凝如也
泊如也神王故脈長、故肯遠
搖管輅妙若不經思一時才

序二

斐士咸以為不可跋當是天所
授耶博觀集中認真所謂宗
法孔孟佐佑六經與日月俱
懸者已素切侍左右無能窺竊
咳唾獨觀其中有一種不磨之
神氣諸近代文士似不無裨以

質史之跡焉不偏遠媿子由近恕
教美智之不區或有之阿其所好
則吾豈敢

歲壬寅源秋九日弟懋嘉驊手
謹題

洛誦編

目錄

序七首

記二首

說二首

書二首

解一首

表一首

策一首

八目錄

論一首

雜著四首

言詩三十六則

長水沈先生洛誦編

長水郡當湖沈懋孝幼真甫著

延陵門人史孟麟際明甫校

補原性

韓退之以三品論性未嘗不是宋經儒先生
掊駁其說以爲不識性吾於退之言性尚嫌
其擇不精語不詳如其所自道然未可盡以
爲非也宋儒好言一不肯言三亦彼時持論
乃爾良非至至語因補發其義俟知道者叅

而是正焉

余少讀王伯安先生書有云無善無惡者性之
體有善有惡者心之動嘗就正於其高第弟子
王汝中先生更以湍水杞柳之喻爲得性真公
都子所稱三說者爲竝是彼時不佞宵中有孟
氏性善一語程氏義理氣質二語先入以爲信
聞汝中言不甚解不敢遽誦王先生之說是今
老矣歷世之深獨證之久津津乎有味前言請
與明智者平衡論之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准

「智與下愚不移夫性一耳既有上智生而盡
善者矣舜禹是也既有下愚生而不善者矣朱
象是也智不可移愚不可移習所不能化非出
乎性而何矣然則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非乎
恐未盡非也除却上下二等天下多中人故云
中人以上未離中人不得爲上智也云中人以
下未離中人不得爲下愚也可以善可以惡習
之始定故云相近孔子不嫌渾渾而稱之不得
遽謂之善不得遽謂之不善也蓋難言之性可
爲善可爲不善湍水可東可西杞柳可曲可直
之說非乎恐未盡非也夫其定于善定于不善
以不由教誨學習者歸之性則性中似有善惡
兩者原初所受於天其可以善可以不善者歸
之教誨學習則性體所爭不多似又無善惡一
定之判泝言本體者甚難乎其爲論豈非所謂
太樸未雕太空無物者爲近之乎則無善無不
善之說又何可盡非也孔子繫易他日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夫神妙不測

之道即在陰陽旋轉之間無有兩物分之不得此時繼繼繩繩有氣無形運而不已虛而無主一成為性形別氣分小大偏圓生諸駁襍不得定謂之善矣又曰知者見謂知仁者見謂仁百姓日用不知人性有高明者有沉厚者有尋常循守不知所以然者舉天下只此三等再上一層聖哲中行間世一有之故稱君子之道鮮矣孔子言性前之分三品焉後之分三品焉退之乃總其義以折衷孟荀楊三氏者之論其亦本

長水先生文鈔

三

之大易魯論孔子之所嘗言而述言之耳大凡論道者綜其實以爲言則歷世不磨駁勘而愈見其精乃可垂之爲不易之論吾嘗博觀物理參互求之如飛走之物能飛能走者性也上者有麟鳳下者有鳥獸此皆不常有唯蠢蠢而爲鳥獸者百千其群總之中間一類爲多何從起一善惡之見如天喬之物能蕃能茂者性也上者芝花玉樹下者惡木毒草此皆不常有唯荒荒而塞大地者百千其種總之中間一類爲多

長水先生文鈔

四

又何從起一善惡之見鳥獸有三品草木有三品其亦何疑於人矣草木之生有靈機其性不能發生鳥獸之生有靈機其性止能飛走人之生尤得其靈機之完能言能行能視聽能思慮能學習則人者可教之使爲善一念之差亦可忽焉入不善是以賢聖出世因中人者之可轉動也而教化立焉以正綱常陳禮樂立生人大墓表殊于物類之上鳥獸草木不能習而人能習之故習之爲三皇習之爲五帝習之爲三王習之爲五霸以至於今中間不移者數人耳世局迥更風移習染一世有一世之陶鑄一方有一方之局套末世以來大都習移之矣譬如牧兒村童皆有靈性石師教其可教者賢人才士時時或出其間即庸庸者亦不任情爲不善習工而工習農而農人從習成習由教立善由習生不如此何以安生人立宇宙孟軻所以特揭性善一語扶教立人欲其同歸乎善蓋多爲中人設上下二等弗能該也如曰乃石其情可以

言曰天下言性則故而巳如孩提之愛敬乍
目之怵惕慈母之誠求乞人之不屑皆以可
為證即孟氏之論亦豈能謂太始以來性中必
然有此善乎如謂性中必有此善則殘忍貪戀
又豈在心靈之外也故論性則孔子為至矣不
可易矣孟氏探本扶教此為有功宋經儒分氣
質義理為兩者是舍陰陽言道離之乎氣化外
別有一種義理在焉性之體果若此乎夫性之
靈乃天之靈天之靈在氣中間氣清為象氣重
長水先生文鈔八
為形自然生此分別其中尚有生剋凌沖消長
明晦純駁等等殊竒如人身毒厲疾痰原不曾
出元氣之外天無欲猶然不純一天無情猶
然不該不全柰何人也而定其必善乎故論性
於既賦之後大約今古人物三品為確中入上
下皆可教習為善若極論於靈明之始湛然太
虛而已矣子思子云未發之中天載無聲無臭
故以天命言性可謂獨得堯舜之宗傳者也且
如目至明能辨五色目中間原無色而能辨色

不謂目定於色之美也耳至聰能辨五聲耳中
間原無聲而能辨聲不謂耳定於聲之善也然
則滿腔皆靈機徧體皆靈竅六虛間皆神理之
靈應無所不有實無一有性天之說如是止耳
人能常握其無聲臭者則天則自然脗合豈惟
無不善亦忘其善矣大舜好善揚善必歸之用
中中者天之道超乎對偶之外善不足以名之
乃知虞廷一中密授此孔子祖述之源成湯接
堯舜之傳言性有降衷之說亦未嘗離中以為
性蓋古之至人言幾乎至矣
長水先生文鈔八

孔子集語序

孔子集語四卷宋人劉克莊者所緝嘗上之朝命校學頒焉自魯論家語記禮之外凡孔叢子荀子董子劉中壘賈太傅陸太中以下諸書並加采緝如莊列韓富言不雅馴者削弗錄也余觀子思孟子所述孔子之言皆魯論所未載微言大義軼缺多矣當孔子歿時子夏輩六十弟子互出所記意者並經子夏刪裁乃定著為二十篇其溢而未收者為家語為記禮者言戰代

長水先生文鈔

八

七

六

徒負天質耳嘗終日夕忘寢食思之至深終不如學夫豈不貴思唯學而能思乃有得也為之不厭可謂云爾唯厭也故不入果其津津不厭即聖仁何難入矣不怨不尤下學上達實學如地積久則神明乃通天下未有舍平能高者太華絕巔總之足下平地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所以定六經立大繩尺于宇內唯其信好之至有述無作故學入而力專後人好古又好出其意以自立家所以不逮古人正坐此也自十五至七十每一紀一大進如登七級觀聖境歷然日日大發憤故精采日日新歲加一歲不知老將至其樂無窮焉吾輩有此發憤有此精進乎功加唐虞事比周公夫豈一日之力也若其尤有味而學之至精者三絕韋編三月忘味所謂敏求篤好發憤不厭者乃至如此嗚呼即此可以窺孔子之學矣吾人於道必乃心有獨開之解從是焉入即無所不一即無所不通此一以貫之之道甚易簡也章章句句多學多識

長水先生文鈔

八

八

六

而求焉失彌遠矣願與好學同志士共勉之

崔氏考注中說序

河汾王仲淹先生著中說十篇以儗論語相臺
崔子鍾氏小之分其書爲二十篇曰內篇外篇
襍篇頗爲糾正云其所稱醇如者爲內篇此宋
儒格內語耳醇襍半者爲外篇其襍篇則多超
格越世之談矣子鍾氏夫乃費評駁而失于大
論乎余讀仲淹書竦然盥手改容起誦焉如魏
徵問聖人之道王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門
人曰魏徵何如曰徵也去此矣尚未至彼夫彼
道之方也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來無從去無
逝必也其無至乃至乎此數言者窮神達化未
易窺也如曰史談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廢又知
各有弊吾安得圓機士與之談九流乎博達哉
可謂苞蓄宏妙已如賈瓊請簡人事王子曰不
可請接人事曰不可莊以待之信以持之來不
拒去不隨親之不得疏之不可淡如也顏如也
其練世之言乎如楊素勸之仕王子對曰疏屬
之南有先人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供饘

食彈琴泳詩道義足自樂顧時和年豐受賜多
矣處權勢間抑何孫而有體乎或問竺典曰西
方聖人也其教施之中國則泥罔神仙長年曰
仁義不脩孝弟不立久生奚為甚矣人無厭也
斯不謂之達論君子哉凡崔氏所謂醇駁半者
大都如此崔所棄者皆余所如若其醇如者余
無庸再三申之矣嗟乎自顧氏子淵源孔子之
學久失傳前有仲淹後有伯博皆顧氏傳其旨
不得志于時又皆純明泰世每為樞憲惜之今
長水先生文鈔一八

長水先生文鈔一八

六

六

進 文華大訓箴解表

伏以寶訓陳常燕翼總圖書之秘明規析義鴻
文發琬琰之藏惟法祖廼可無愆不師古何能
有獲事存龜鏡道炳丹青臣某頓首上言聖賢
有作必曠代而心符父子之間自同堂而道合
論型範者身法特先昭誨迪者纂玄為要非剖
晰大義比之貫玉綴珠將深入精微何能代弦
刻几故自古思艱保大之君誰無訓辭以淑後
當時識微正本之士雅資箴砭以抒衷典則貽
長水先生文鈔一八

長水先生文鈔一八

十三

六

暮奕世之遠猷斯在明徵定保一王之家法攸
存世子有篇保傳有傳尚能粗述源流帝範作
訓承華作箴久矣漫無根緒聿稽往牒孰準熙
朝立國規模建宏綱于

祖訓正心機要闡聖學之全書追我

憲皇尤敦儲教地闡文華已識 青宮講幄書

成大訓敬陳丹府微言慮周乎億萬斯年指示
不嫌諄復道寄在二三方冊發明必極精詳亦
有講臣恭繹巨製思裨海岳粗効細涓念有訓

非箴則觀省不切有箴非解將旨義不彰體
工以獻規恍觀天球激越擬義疏而句釋燁如
和璞披綸曰正學曰養身既澄源以立極曰博
倫曰明治復暢義以分條四訓各為六箴六箴
各為一解得其解而箴言愈清誦若箴而訓詞
益炳顯星明而日耀亦縷析而絲分言有盡以
再申意何遐之不悉譬彼伊訓一德反復開陳
似茲無逸幽風再三諷諭即睿性一覽可知不
比尋常提耳乃慈衷千言無倦自須諄復盟心

長水先生文鈔

八

三

六

特吹燁螢之萬一欲以貽億世而端聖功故申
毛肅之纖微倘可翊元良而裨盛德既箴既解
大訓丕矚念茲言茲文華勸講此所以君模治
矩曉晰無餘懿則嘉言先後互發者也恭惟
皇帝陛下 睿哲夙成仁明天植握靈符而御
紫乘寶曆以垂黃建極當天撫九區之泰運光
前裕後綿萬禩之豐猷法周典以亨蒙前星斯
曜體漢儀而主震少海增波即出閣傳經端竚
思於此日而從繩弼直宜靡懈於冲齡如以論

語尚書竊慮義難罕譬若彼近言雜記又恐無
補聖脩敢稽訓典之昭垂述此箴言之解什望
楓宸以敬進備芸閣之編摩義正詞醇良作經
書註脚文從字順少充養正筌蹄道德仁孝罔
不該允矣 祖宗成憲治忽存亡無不貫卓哉
賢聖遺經臣謂 儲宮今日務學宜無踰此書
之大旨者矣伏願近稽典制遠翊謨謀遂塵一
夜之觀頒作重離之助俾典學以終始亶緝熙
于光明洋洋聖謨倘能得之語言之外赫赫祖
烈自當取于簡冊之中丕顯丕承用嗣無疆曆
服善繼善述永綿有道昌圖臣謹以文華大訓
箴解隨表進呈不勝戰越祈望之至

長水先生文鈔

八

高

六

善與人同說

舜居深山之中無異山樊野人此殆非以討論
即以心論舜之心何心乎渾然一太樸耳彼其
純白中涵機械全忘天壤下色色與我心通而
為一不自殊別麋鹿可狎耦以游鳥巢可攀緣
以窺犬豕可呼召以來槁梧之枝可倚坐而瞑
他山之石可砥礪而交無思也無為也聰明退
藏湛空無倪如此乃可謂之寂然不動天下之
至定定故廓然而能虛虛則洞然其自達一善

長水先生文鈔

五

言一善行纖微並湊誰非神機所徹何待遲疑
故云決江注河者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說
也蓋聖人心體原與山樊野人一般野人渾沌
不分聖人也是渾沌不分野人無先入成心聖
人愈無先入成心所以能看得善是六虛間公
物是則共是非則共非可則同以為不可則
同以為不可無人無我無智無愚無所不通無
所不合無已可舍無人可從取亦與與亦取如
汲水江河可挹可瀉渾作一團物彼耕稼陶漁

之夫深山之人乎取之耕稼者之言之行

與聖人有異乎無以異也取之陶漁者之言之
行之善與聖人有異乎無以異也其心渾是野
人無偽之心其言渾是野人朴直之言其行渾
是野人率真之行不用多岐不消文飾即此便
是天下公理萬世公論故可與共肝膽通膚髓
商事宜談可否大都撒形則見心祛私則見理
去偏則見全忘爾我則六合原是一家物夫一
事也若合野人千萬心千萬口必然有餘於聖

長水先生文鈔

一六

人一耳目心思之力何曾見已之不足他家之
物便是我家所有舜又能合千萬心千萬口翕
受采取細細叅裁以共成天下之務又必然有
餘於衆心衆口獨至偏能者之所不及何曾見
人之有餘我家所用當原只是別家物如大江
大河力大源長吞吐天下名川及其千流萬派
注而往歸焉江河浩浩復見羣流之助也哉
舜在山中便已萬物同體具有君相天下之量
矣及其出山後不必自用一己才力明四目廣

天下之見達四聰廓天下之聞關四門招天下之賢杰無所不問稱好問無所不察稱好察無所不茹納故常有隱覆以不盡天下之情無所不敷施故時有顯揚以鼓舞天下之志一片心腸只在樂善上用其收之也盡天下之衆思其集之也竭臣人之衆美于是以吾澄寧渾襟心持衡兩間虛懷而裹之或並用或單用或合用或分用或裁割幅式補短截長如縫人用帛或自執規繩大棟小椽如匠氏用木或先本後標長先生大鈔或先粗後精酌方準効如醫師用藥或潛神密畫馭才使能如大將用兵或神游意輸百美盡銷如我輩用墳典唯其持此中於兩端必竭之頃色色見寶八珍羅列在吾所用舜之真聰明真濬哲全注在毫芒定審之間微乎微乎此處妙不可言所謂遺心唯微執厥中而天下治之心印也舜自居深山與河濱歷山雷澤諸馮負夏之田夫野豎酣暢夷由各盡其情已自心事婦人小子無不知名一出登朝與九官十

二牧詢事考言都兪堂皇拜稽交讓各殫乃心光明樂易令人人自奮於功勛如在春風化日總之至定至虛太樸不二之真心耳此外無伎倆無殊異也孟氏言人人可爲舜顏氏言有爲亦若是今欲爲舜豈難知乎心靈一掬好樣相同在聖不增在凡不減離之則愚合之則聖去機詐捐城府撤私邪屏偏黨以其空空洞洞之心下徹四海九州無詐欺之野人田父凡其言可行者皆今日宜行久不行也凡其言不可行長先生大鈔者皆今日宜去久不去也茅茨短褐若野而真天上五雲若明而暗一日克已天下歸仁千古世界如是而已古之耕莘釣渭築巖隱屠者豈別有殊奇善與人同不改山中之素心耳山中人片言之善可當廊廟素心赤誠不渝舊樣將精誠並流天地鬼神無弗拱嚮即干羽可招而蕭韶可儀也

滴露軒小草叙

蓋余讀易十年始輒然有會也乃澄然覺廓然
開一頃間頓失礙膺之物焉乃甫以潔淨心演
潔淨義總群言而衡量之則拱手稱曰易之教
像教也擬厥形容言之不及其大道之意指也
夫孔子固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立象以盡聖
人之意故象之義乃含無出有在高明忽荒之
上如彼渾儀包舉六極二曜五緯三垣九道離
離冥冥可仰思而不可把握焉上智知之不言
長水先生文鈔八
中庸以下固而莫知立象唯聖觀象唯明以此
悟陰陽非實有兩物此在氣數有無無有之間
耳自當有此開闔變化云耳故大道無形至人
不名曰無臭無聲曰湛乎若存曰一物兩名上
古聖人寄意托情亦玄微幾圖書此符倘天地
之似乎卦爻涵神體圖書之似乎象爻者轉其
似而言之十翼者又轉其似而長言之如是止
耳自注疏解釋之義興益遠益濶其不似之亦
已久矣吾徒洗刷滌牖將得所似其在有無懸

有間可以意指會也有如執人間一言一事膠
膠繩繩刺畫名字配合而求之夫乃非象教指
耶余所說自以淺薄安得比方前人若其淡淡
疏疏半無半有無留於意無膠於物則真其致
也已顏氏沉默終日喟然以歎得孔氏家寶凡
今世所傳如寶藏之文簿耳何實義之與有吾
家世世受易家大人受之家王父家王父受之
曾王父口口相授不托文字余小子何足以知
何足以知姑言其似而已

長水先生文鈔

八

二

六

海塘工竣為郡中諸僚贈藩伯中陽舒公序

浙西屬邑在海壖者二十餘城獨鹽官之城去海甚近海外秦駐諸山箕列囊東吞納巨洋之水地勢窄而湍迴急潮汐逆上水之西南注者其勢獨險異于他處夏秋間不時又有颶風起自海中常先數十夜有聲潮勢乘風突上沸蕩崩擊不一瞬間室廬物產人畜立盡真無禁禦之者此捍海石塘所繇設而塘在鹽官者獨屢

長水先生文鈔

卷三

七

築屢潰所以常先為東南患甚哉乎水之為利害所從來矣萬曆三年五月晦鹽官有海溢之變中夜風雨挾潮以上勢高于城城剝刻可吞幸而返風乃定亦瀕危矣于是捍海之塘破盡塘石漂入海入沙者無算當其始議脩築時即謂歷十餘稔費數百萬緡未有已也會中丞徐公始至經度工事藩伯舒公素以才望視河徐沛間膺簡任守制之西遂相中丞公經茲大役凡石塘之新建修築者幾三千丈內為土塘培

固以輔石塘又疏內河以防衝決始于萬曆四年七月至五年九月訖工其費僅踰十萬曾不再葺建百世之安焉此豈獨中丞公之略乎而藩伯公所為協心宣力者功則偉矣勞不細矣于是嘉興太守黃君率其僚與其屬紀公之功詔來者屬言于余余惟今天下有三大防疆圉之吏守在邊防轉漕之吏守在河防東南守之之吏守在海防此三防者天子之守也河之防雖塞耳非若海之不可以負薪捧土而下之捷也虜飄忽震撼鋒銳固甚然其來有候其去有形我備足氣揚此亦不難支耳乃海之患豈人力禁禦之者哉故塘之于捍海其備其患甚于邊之牆急于河之堤設萬一者塘未及成不若其是速東南數十郡漂泊滄蕪之患豈可勝道故稱禹之明德遠矣吾與爾正冠整衽并而哦日夕者誰之賜哉微禹我其魚乎嘗推公之功以為不在防河防邊下者非腴間也公敏達精練年力方剛剔歷外內久嘗一為其屬國具知

長水先生文鈔

卷三

七

邊瑣再為治河使者有績河漕今又施之捍海
天下有三大防公策之審矣指日者登樞鉉叅
大政亦以治河治海之道施之籌邊乎此何異
屠垣之于牛九方之于馬也不佞揚吐而樂言
之

先生文集卷一

與洪陽張學士

門下入覲樞機士大夫不論識不識相慶以為
太平之業自今可以保大持盈即根本未定
事多虞士習未淳民生未康皆可倚賴賢者無
足多慮頃見邸報知已在事擔天下之重與其
樂道田間孰若身親見之然天下之重唯其身
之也乃始見其難乃始見其重平生講論筆畫
當局多不盡如指更有悖謬馳舛處故曰若已
納之溝中若撻我于市皇媿痛惻至於如此千

長水先生文鈔

八

三

六

難百折一一集在目前乃可謂身親見之實能
身任天下之重如其不爾猶之乎空言也古大
儒自孔孟來不盡在此位儒效不章顯儒者致
中和位天地之責多所不竟古聖人範圍天地
裁割其過張弛其宜巨手一施乾坤在握譬若
曆師筭天從源頭懸合處條之理之精研杪忽
間而渾天千古事可指掌得之定無絲毫之差
出吾範圍外者矣周公孔子皆筭千古乾坤綽
有定局此之謂惟精惟一辱在知己不無重望

馬弟高臥山間且操寸管而宸鑑隨之集天下
士大夫拭目望兄衡舉人實多心品流亦樸相
門如市懸衡甚難大都建官惟賢立事惟能培
根者尚德慮變者求才不宜偏重凡此皆高明
素抱所有姑効其交儆之區區耳兄三年前教
我曰窮當益堅老當益壯窮而固其志堅未嘗
磨老而進其學猶之少壯耕鑿晏足忘吾老
自此一意不出逍遙千古不自知其弗如兄也

送朱司訓之任南雍叙

蓋余說詩至菁菁者莪芄芄樸樸慨然歎周道
之穠焉文在豐武在鎬辟雍泮水漸涵之日長
四方來同風規洋洋髦士烝烝薪之醺之至不
可勝收吁何其盛也當是之時方領旋規舜趨
禹言為摹為范者皆天下高賢石彥其人不少
概見僅著作人之功歸本之曰文王烝哉蓋養
天下之人才成一代之風俗其初必皆有自來
本祖德頌宗功以此見流長源遠雖天子不敢
長水先生文鈔八

自居功何有於師氏以下百執事之臣乎吾以
此歎周道穠郁而作詩者善為言也南都非
皇祖肇基地耶赫赫顯謨自天臨之辟雍教範
恢其弘乎肅其嚴之至乎斯皆皇祖所躬臨
親定貽師式乎億萬斯年今天下降洽久
主上垂衣加志才俊篤誨敦勸日月以無怠猶
之文武辟雍至成康始翔起太洽乃在二百餘
年下章縫莪莪不異思王多士今之師儒顓講
席乎其間者孰非周召史佚之倫乎我輩師友

間稱說先王相與並勉以敦雍容之誼則教莫
大乎尊祖德莫盛乎作人舍菁菁芄芄之章又
何以稱焉吾邑舊父母明南朱公頃繇婁江州
校晉南雍博士其為人洵溫且厚美乃在中生
平無緝文望之顯焉與人將淡如也無所趨和
異同于時局時人以為無異名識者以為無俗
態以故所居恬然久乃愈思之今兩雍師儒一
時極天下選如公者間間有餘可謂至性君子
矣或謂公妙年聯第迴翔十餘年再得冷局未
長冰先生文鈔 卷八 六

改郾城又得才弟子數百人改婁江逾得才弟
子數十百人今之南雍弟子益十倍進此二三
千人者皆盡通六藝而公皆羅其英杰旁侍而
誨化之天渠下其樂何窮三公九列誰能易此
吾湖士荷公教與方公在事時不識不知公既
去乃益知公也方公始去時人望望惜之未必
以為難得去之十年所浮雲屢變然後知公難
得也彼輟鋤之民思公不能言我輩山間客思
公能言矣不能為公重能為公重者又不盡知
長冰先生文鈔 卷八 六

公公是以落莫在此雖然公之名實從此皎如
出日疇能障之大都天下公論半明半晦間屈
指片時耳達人胸中自足千古此何足道也

論文之義味

秦漢間文字奇雄浩蕩晉魏間文字精美秀發
天地灝氣乃勃鬱此時其轉調轉局之際直從
神情中默然以過募然又接一言半句龍甲鳳
文不可得而倪然晉魏沿駢賦體多對儷穠郁
時時小塞毫端此其所短秦漢多大俠深謀士
文奇不雅馴有能迥六經孔孟粹然一出乎至
正取漢魏以揚其風樹其骨起唐宋諸文人更
上之亦千古一快云生平好文章造次窮阨無
寸畧不誦書蓋老而知其難也大都渾渾噩噩
適意匠心自少自多自起自止則西漢先秦上
事尺刃刊入理入事不少不多有起有止則
東漢以下事胷中本凡而比跡上古筆端不超
而托意玄珠厭薄唐宋復不能入秦漢此近代
文家事然則吾誰從從吾而已天生才杰五百
之間不一兩人一兩人者天又與齒去角吾安
能薄古人從吾而已道之明以學力堅剛入之
昔所未闢豁豁始開杜陵云文章千古事得失

寸心知達者之言真有情哉

送聶食憲還金溪爲壽其父翁信峰公

十序代座師丁少宰後溪先生作

聶君祖雍拜河南憲僉之命將之任便道還金溪省覲其父翁信峰公于堂下于是翁春秋七十矣同署諸君子重君才惜其別念莫可留君知君所爲堅乞外補者以父翁之故斯役也義兼忠孝矣故事諸曹屬有遷叙僚長稱厥志相之行夫稱志相之行者亦欲履職庇民相勸勉耳乃因是又稱壽而相之祝獨不曰竭情致志

長水先生大集

卷三

養厥忠哉義乃無殊例由義起余何得無言頃予承乏攝行司秩當主上嗣大曆服鉅儀鳴典煌煌燦燦不佞惴焉懼缺于承事惟二三君子實相與潤色增明之祖雍豈不亦夙夜彌綸左右予之不逮者哉余念其才不能不念其去君念其親余亦念吾親吾不能決去亦何能不去君之去也君居京邸時時念父翁思迎養不可得杖屨數行下視形勢之途芬麗之場歛衽將晚焉桃李不言向春者妍以彼其才游此

時固可安安于于循資望躋膺要而又奚汲汲

外補之爲君之至性余所素曉君家大人之志余也嘗側聞其概而高之蓋金溪諸紳佩爲余言信峰公爲人醇篤長厚處里閑靡有競心祖雍即貴顯乎翁築廬野外履聲不徹公車抱甕栽花相羊無拘行年七十而老詩歌尼甫不云乎詩可事父可事君請以詩壽古昔盛時道化旁流士退而耕純絜黍稷以養其親故其詩曰農夫之慶黍稷稻粱報以介福萬壽無疆進而

長水先生大集

卷三

立朝茂樹勳庸揚大其親故其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君子萬年永錫祚胤爲親者安於家食無慕乎榮利也故其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爲子者行役四方而重念其親也故其詩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尚慎旃哉猶來無止爲君上者體念隱情燕享勸勞道之以言故其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豈不懷歸是用作歌當其時沾沐上恩懽欣赴事思答其仁而報稱靡加也故其詩曰如月之恒日

之升南山之壽松栢之茂蓋古昔君臣父子各止其所交得其歡恩結所生義篤所事上惠下共忠愛慈孝所謂聚百順以事君親之說也祖雖身際昌時無違於志不可謂無慶焉四牡之風矣歸以語若翁其尚涵濡風雅發為篇章庶幾追古盛時之什也哉暮齒曷日而敢忘孝治之賜哉吾聞之也世之盛明士君子雅歌其志以章王道采風貢俗被之絃管咸池六英于是乎作子歌其志以養父母臣歌其志以忠君上

長元先生文集

卷三

六

其君述而廢之以勸其臣子其友朋屬而和之以共勉其忠孝此詩樂之所繇興吾禮官典秩者有舊職焉是歲某月日為初辰祖雍莪冠豸錦捧笏誥崇椒葛鼓鍾煌煌再拜萬舞不大烜赫愉快乎夫孰非主上之賜也

遊石門山記

舟自括蒼以下布帆如馳馬不半日至石門山兩山杰峙中有浚溪此太無中來六丁所鑿之門耶舟始至泊土坡下以溪隘易小舟入兩山之崖蒼藤密篠森立拂烟霄有所謂頭陀草者叢生其上如毛羽覆一山大枝檠挺似綠楊萬樹垂垂清駛之上亦奇絕已舟道僅容尺許蕩槳過之回顧楊葉玲瓏處如碧油之幕紫絲之帶揚舞數里其上蓋有瀑布焉遙望之浩浩似秋空白露及入飛泉亭至瀑布處自上潭奔流至天壁六十餘丈自天壁至下潭八十餘丈沿崖直下其始也濃霧半拂輕雲欲飛忽乎駕疾風騰急浪而吼殷雷少焉徐緩平視若一疋練其下注末流散落紛如天女弄花而驪龍噴玉也真是銀河落九天耶舟子云遠見長虹掛瀑布九色絢爛有物大如合抱樹見人舟影下隱江中夫平川細流尋常鱗介其將安托唯是神虬紫霓必乘怒濤怪風出沒戲弄青冥之表

長元先生文集

十四

乃知崑崙玄圃世人所不得觀覽者殊奇尤物
其何限之有既入洞行嵌岩中石壁欹斜古碑
斷落不可讀徘徊者久之前有臺顏曰石門是
初入山時所遙矚也再上蓋有軒轅丘或謂黃
帝鼎成冲舉在此前史稱黃帝得道於中部橋
山或謂謝康樂借以神其事道家書稱石門為
玄鶴洞天此山必僊靈所治無疑夫神明之道
無不之也無不在也何知登空勒岱不啻駕及
是間乎康樂登石門絕頂其詩曰躡峰抗高館
長水先生文鈔八

對嶺臨迴溪長林羅戶庭積石擁階基其由南
湖經石門也其詩曰側徑既窈窕環洲亦玲瓏
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去之千載吾猶見
面焉遂浩歌數闋長咲而別

葦房初記

歲在辛卯始立書舍三楹于邗河之隈不削不
墁苟完已爾當窓有剝壤移竹三五枚樹焉不
封不培任性所宜主人歲歲來視穉孫不三五
巡又不住三五日竟去不問竹所生孫今幾何
矣十年葦長纔得二百許其高無能度越舊林
主人即遇興會時一以經懷乎輒曰樹則由我
蕃茂者自為之爾拂以輕霜沐以湛露明月當
其上清風疏其杪秋鳴細螻晨鳴醒鳥一聽造
物者自播弄焉不伐不剪不除清淨以需之其
長其銷其成與否有不與我事主人默然肩鋤
去十年中都不之問也古人言天地之性千年
一大復故明聖應籙百年一中復故績善世續
十年一小復故人心迷悟去來如換局辛丑中
春雷雨鞭沐幾三閱月于是新稍出林亭亭直
上如有干雲氣籊龍初解滿林青瑤一日夜得
百五十枚蔚蔚蔥蔥佳哉淇林乎不忝鴻稱已
淇之風曰如琢如磨如珪如璧庶幾來者日新

其德主人老矣將心木物待化自然晚始拓基
時月不及待能為植不能為遂成能為繼不能
為昌大聊感物化宣之于文令穉孫者哦焉乃
始記日月云

春秋說

古今知春秋大義者無如孟軻氏其言曰五伯
者三王之罪人也又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成
而亂臣賊子懼故夫春秋者如法家律令焉無
褒詞者也此其大旨也首之以春王正月一語
蓋春乃王之春也正月乃王之正也頒正朔于
天下奉天王之一統稟而承之誰則敢違凡諸
侯國事皆王之事王者無外諸侯所守孰非王
章禮樂王也征伐王也統于王出于王其何敢
專之有王跡之熄權乃出諸侯其甚也又出大
夫出于諸侯諸侯儼然一天子也出于大夫大
夫又儼然一諸侯也寢陵寢替天王幾頓乎孔
子有周公之才思得明主佐之目不忍見亂臣
賊子縱橫接跡于天下憤然傷之乃因魯史正
其文義自加筆削舉諸侯大夫行事一稟之天
王而繩之以周禮犯義踰制律以王憲無假借
焉故褒辭少而貶常多即彼善此者以為末減
云耳無甚顯予而大書之者為忠臣孝子寥寥

不聞而亂賊輩寔繁有徒故以二百四十二年
事奪之亂賊之手一歸其權于天子執天子之
事以討正其諸侯大夫吾以是知其皆貶也作
春秋本以懼亂賊其何與之之有軻氏曰春秋
無義戰謂春秋之戰皆不善仲尼未嘗善之也
以征伐皆不出天王之命其罪可誅也所謂彼
善此者非純美也負罪之中有甚者有不甚者
有小者有大者此之不同則或有之其為罪則
一也又何褒之有哉孔子不云乎天下有道禮

長水先生文鈔

卷九

六

樂征伐自天子出矣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
侯大夫陪臣出矣當是時也孔子讀魯國書見
魯諸奸行事憤天子禮樂征伐盡在諸侯大夫
之握而甚傷之而甚懼之天下其遂無天常乎
春秋之作由此起與請討陳恒沮伐顓臾說旅
泰山之志同一懇惻其為書之指豈不凜凜鉄
鉞乎間有微褒微賞者則大不得已如取管仲
之意云耳非作經本指也或者曰春秋之文仲
尼徒曰是非之耳非真賞罰書也此何謂乎蓋

長水先生文鈔

四

六

孔子據義衡事所執者宗伯之禮所秉者司馬
之法所筆削者太史之文所仗義執言者方伯
連帥之權論一人則有一事如法家議罪有板
有案安得謂之徒是非云爾乎孔子固云知我
罪我謂秉執周禮伸天王之權也非賞罰之而
何矣然則所謂王者迹熄而詩亡作春秋以繼
雅者又何謂乎蓋雅者天子之詩也天子之事
行天下有雅天子之迹熄雅詩盡亡大者受命
以興曰大雅小者宴饗勞遣曰小雅周之衰也
天命去矣王失其馭矣諸侯專恣不復宗周大
小雅寢其聲矣春秋之作以維雅也以存王也
非天子之事而又何矣昔周武成康時天王握
權于上百辟仰承於下周禮四達雅樂陳歌朝
聘會同執道齊一豈不雍雍甚盛平王之東禮
廢詩殘而樂缺好會之日少干戈之日多天王
討伐大權散入桓文之握桓文名以尊周暗竊
其權春秋所特嚴者尤在此一輩人故云其事
則齊桓晉文其義則丘竊取之若桓文可褒與

國又何論焉吾故曰春秋之法嚴其文直大都無甚褒詞者此孟軻氏之本志也

復李漸菴中丞書

頃讀宋史見熙豐間論議日生白黑無主士風橫肆國是殷鑒其寃也法度紛更生靈受弊邊瑣塵驚樞廷無主日甚一日而宋事隨之未始不愾然永歎傷大道不明焉當其初蓋起于在事者一二人憤懣小隙各求其勝鄙與分張氣力爭攘別白君子小人太過遂激而交聞一勝一負彼低此昂勝心為毒紛紛無已時吾以為君子小人雖懸若霄淵而為國為道為爵祿為意見之一念其中甚微有難遽以一節一事輒為張大粉澤形之奏簡指陳別白之者人固有一念之差何可遽指為邪有一事之差或不必盡執于正豈當因是論人定其一生品目使其人無面目以堪處之哉君子小人不遠也不定也未易一二盡明也人心波馳大道難執以意衡事動多過辭一隙之間方堯忽桀即平日以君子自負者何必能終始為君子亦烏知其忽不入于小人小人之黨唯自詡為君子不甘為

長水先生文集

四三

人故強距利舌求勝求伸各有所倚以為大山牢不可動君子之心常懼其入於小人唯恐不得為君子故和平易簡常自包涵慎重不與一切世波上下而世之庸流窺竇和聲靡依蟻附又常各主其黨各奴其敵不肯平心為國家論議所以難清邪正所以眩惑起於一二人而成於衆人者助之之太過蓋百世在前青史如鏡古之事不異今今之人豈殊古毛睫之論今昔同途有與一銖者哉且如程正叔之徒詆蘇子瞻為邪子瞻果邪乎詆之者果邪乎劉器之之徒詆王介甫為邪介甫果邪乎詆之者果邪乎總是世界半明半晦增此一塲閑鬧耳大聖大賢必不其然世間唯常人一列最多人生大道夷易中往往以偏駁虛驕化生百病即為常人猶恐消受不過其大聖大賢千百年一有之即大奸大惡或數世時有豈宜衡斷其間以此命時之人吾以為使天下皆常人風清化洽常人之名亦何不美之有道者天下常道性者天

長先生文鈔

聖

六

下常性人者故是天地間常人彼世所指為小人者吾不忍遽斥為小人其自命以君子者亦不敢滿許為君子相在爾室不能欺其妻子在邦必聞不能遁其鄉評大夫曰賢不能庾於官轍歷試乃庸不能揜于事任蓋棺事定不可易于身後所從來非一日矣孔子曰君子不仁者有矣夫又曰吾得見君子斯可矣夷齊行至峻焉稷功至鉅孔子僅僅賢人之耳豈易言乎若夫議論意見之不同自三五以還過中失正局局有之日日有之人人有之顧世道損益分數何如耳何事呶呶焉舉人家國交聞其間乎甚無謂也宋自建炎以後國勢漸促兵革倥傯議論愈多進退愈輕此習此套與宋終始正如旦夕危疾十醫九藥未有不殆豈特在事君子不能執其權沿流之久即人主亦在彀煩謬惑中間且莫知其國是之所定宋史昭灼具在恐亦百代之炯鑒也設使彼時有大人先生者從局內點扶而力持之執大象懸虛衡主張人物獨特

長先生文鈔

聖

六

大
一
虛聲而簡浮論或者其有瘳乎山中杞
漆劬茲狂言唯知我者採其志亮其迂秘其言
致其用倘亦世風之一助云

復古樂議

昔者仲尼正樂彼時六代完音具在其樂官如
擊如干如金如匱皆能習其鏗鏘鼓舞唱和抗
隆之節大聖審音知樂第為之釐次雅頌云耳
無更其舊也至孟氏時鄭衛乃盈天下流放無
度古之詩樂幾無好而存之者故發抹世之言
以為先正其本而可矣此不得已之論也今天
下之樂無之不淫艷又無之不胡羯俗之漸此
日月久矣豈直秦中北鄙靡靡者已乎古樂失
長水先生文鈔卷八
傳幾二千餘年士大夫抱遺經徒能談說其義
然精知其事者絕少樂工所傳聲譜諸調皆宋
元遺習欲似盛漢時大予制氏所世傳亦恐了
不可得即欲求所謂聲氣之元通于神明根之
性初者亦邈然何從求之即如宋臣陳旸所上
樂書百卷湊合羣籍唾遺云耳被之不能合節
鼓之不能協聲試用太常何裨雅奏即如景祐
之李照元豐之楊傑樂工皆潛易其器乃始調
諧終不令兩臣知之其典領疏陳上之朝端者

固已隸在太常頒行諸路矣虛文空語都無實
効舉世迂其事而不省來者傳其說以相蒙豈
不惜哉余以為正樂之端宜從士大夫風尚始
士大夫所不宜須吏去側者宜莫如絲與竹二
物陶寫良有遠情倘能游心是間精研其事以
怡神養志為日用乃知中聲本平元氣自和雅
音必淡滌煩祛垢欲淨神閒夫然後神明可合
而八風可調也六馬聆在懸而仰秣潛魚聽流
水而凌波天壤之下何樂如之一切世俗姣麗
長元先生文集卷八
宣慈娛酒嘈襟之事悉從屏去不使淆眩聰明
將古樂之倪挽歸太素元和元聲以淡中得之
即虞周和理可幾而觀已彼后夔典事靈鳥來
庭蕭韶而已二南之化麟趾振振豈越琴瑟間
哉此二物者八音之要取者也管簫琴瑟尚有
真聲可求資人之靈心調合故云詩人被之管
絃餘六物者紀節成音云耳今世士大夫稱詩
則抗論在十五國風之上好樂乃留連乎優
觴酌之前舉體風尚如是歟下里式化復雅

淫何可得焉若夫饗天神康祖廟王仲淹以謂
必百年太平而可興余生也賤豈敢深言若其
主賓雍容郊勞侑贈彈絲吹竹令童冠雅歌鹿
鳴既醉舞咏春風淡然洒然相羊乎俗韻之外
亦庶幾哉稱詩述志猶然曩日者鄭僑羊肸延
陵李子之風烈已夫謹議

前史逸吳公之名論

太上無名次則高名在有無間次則逃名名追不斬名名遠最下者始驚名耳世之耳目人至無已也大都巧飾浮承諧合時人可旦夕無根起大名士之浮薄于時者見其如此之易何必苦行砥節專精厲意庶幾古之人乎得名甚易其術甚不勞群天下後生波濤馳之有生死名譽間耳無能高視於時人耳目外矣世之人情局態原亦何常以集衆譽得名他日又以衆譽之多而毀者踵至則名不完以合衆好得名他日又以衆好之多而憎者操弓則名又不完以人耳目得之亦以耳目失之以人口舌得之亦以口舌失之後世名士以此之故都無永譽不可庶幾于夙夜矣上德無名冥飛高舉千載上下如河南守吳公者可義想而無從也吳公守河南治行為天下最此名郡守也召入九列名卿尹也在漢文時官禁近能薦茂才一迂五等遇明主宜有名薦賢得天下士譽宜有名在左

長水先生文鈔

四

六

左右推賢達能比於汲鄭計其門下一時雄俊翕熠交口又宜有名史氏竟不知其名此則何解乎姓氏附見于賈生傳并逸其名此其人必渾崖質木人不得名之否且伉直獨行人不肯名之不然何以失其名吾是以歎吳公者天下高士以漢文之朝有此循績朝無特寵史無特褒門下有賈長沙受知最深賈子之書無一語及吳公者當此時也循吏甚盛如公等不名不聞乃其實至耳本心措意原不在求名也始元元鳳間漢宣綜名人以名應世以名尚即龔黃輩吾猶然半疑之矣漢文實綜吏治其時實有循吏名之不章往往而是漢宣名綜吏治其時循吏著名而實不副亦往往而是故吏道多賢即一不名吳公令人想仰生色士習多蒙即一偽賞王成令人并貳於龔黃之徒名實之際世道才品淳漓端襍之所從出關諸國體豈微乎哉然而史氏者又非獨失之吳公亦其極盛然耳何以故漢文古之知道者持大槩臨域中不

長水先生文鈔

八

辛

七

尚新進喜事少年常獎借木訥長者時事即其
可愛可挹多沉涵可想不奕然易奕而生名日
之方中衆星無光歲之方春百昌無枝史氏書
其時事幾乎渾雅和粹未易悉指其名所可大
書者劬農除租舉孝力田止耳言一却走馬玩
好之俱屏可思也言一惜露臺土木之不勝可
思也言一勞軍細柳顧問署郎修文振武不忘
安虞者可思也當此時也念念深厚始願不在
博名事事忠誠涵茹無一奇名人人樸實本分
長水先生文鈔八

聖夏商之史累年一事不書灘聲淵寂龍螭
翔淺深小大之間至遠絕已士不有以深為根
以約為紀飄飄乎行日月絕天霓者乎雖不掛
名汗青亦其志也皇甫士安列高士自巢許來
不齒夷齊當二子困憊時老父過而問曰此山
之薇非周之毛乎其德誠至其行誠高商周之
際即恬然卧耳何必首陽之薇乃足芬芳來世
哉

長水先生文鈔八

三

六

諸家導引法彙言

黃農以前未有鍼刺烏有湯液上古太鴻氏者御六字之正調太乙之元萬品以遂百昌以和陰康氏時黑水橫流土乃汨蒸民于是乎有槌重不舉之患教之舞蹈以疏血脉蓋導引之家所從始也容成紀昌修鍊形骨登假于道王喬羨門彭鏹涓子之屬韻意呼吸屈伸精于練養咸以仙去比於靈龜舞鶴鳳吟龍翔各有天能者矣漢有華佗飲上池之漿洞見人肺腑然且長水先生文鈔

聖

赤手摩而拂之不終朝可去於此失之乃始積淤為天下患如禹湮洪流湯禱枯旱用力多見功遲失之未然揀之已甚况乃末世之盲痼又可勝道耶人身積闕成疾起自針芒善調變者只一呼吸屈伸之頃而事可了人常見之不蚤以為迂緩而忽之彼烏知其微哉五官四肢六腑五臟三百六十節八萬六千毫竅孔孔相對節節相絡不猶元氣布滿在空中無隙不到者哉故凡導引法幾至數百條要皆借元氣為用長水先生文鈔

聖

之間謂之守中嗚呼盡之矣

長水先生文鈔

卷五

贈郡伯毅所龔公擢叅浙藩序

今浙藩叅知錫山龔公以吾郡循良治行冠冕
百城兩考績當遷遲之六七年使得久其職與
吏民相親比及九載當超拜又移我浙藩特踞
百城吏之上廟廊之指雅用以風表尊顯之且
使崇陰蔽蒂覆怙吾郡依依馮馮副其士若民
孔邇之想嗚呼何其盛也當漢始元元鳳間精
勵綜核不吝璽書褒寵懸以通侯之賞旦暮且
恭九列一時中興吏道燦焉孟堅傳循吏至今

長水先生文鈔

卷五

六

張其事古今人不相遠以視今天下其何如也
太上明聖總大權綜稽吏治視孝宣收剋強
臣召問守相刺史尤烈烈加英焉即如吾郡者
民欲龔公之久則從民而久欲公之遷則從民
而遷又欲公之近則從民不近天雖高聽則卑
天雖遠視則近應響若答桴焉故吾以為漢宣
不足侔也彼所勞勉爵通侯者非王膠西乎所
超列叅鼎鉉者非黃穎川乎功名損于治郡非
後之損也其初增飾過也戶口以偽增蒙賞當

當時人已知無實矣安得久無訾乎乃公實意
實心平易無奇政清訟理愜款無華民戴若父
母口不能言其功士依為師保言不能盡其德
公所自處了無炫飾近名之意上所待公而若
從民之望歲月久而自當遷耳此如遊帝者之
庭試功庸服與天下共明之岳牧交讓九官穆
穆無一切指數之烈吾又以為如公者即龔黃
卓魯未足並也今青衿東井來庠述之中者口
頰間計無不子長雖緣循良一傳諸君子何必

長水先生文鈔

卷七

謙謙多讓不佞老矣無能一二其詳已邑博士
率弟子謁余文者再余嘗執役揚公循績者亦
再而弟子之請不倦余應曰公寬重有大度臨
下以簡明不刻和不流可謂能持大體其淋漓
詞翰風流標格灑然無風塵態士論尤高之昔
宣尼取子弓寬弘簡重公真其人余言其無佞
焉

此微指也可謂論之精矣近世黃氏西
歸氏有光各著易圖論諸篇極詆邵學派
玄教至以圖為後來方士譌造獨申易占吉凶
之教以為此明白顯易使人人易於趨避反疑
元晦先生之學似稍總禰而太宏博嗟乎斯乃
學究長談果哉末之難矣烏知易之微者哉夫
河圖一六在北二七在南三八在左四九在右
五十在中此非強設也夫非五行方位終古豈
有變乎五行之氣自然順布四時方位自然接

長水先生文鈔

卷七

續一毫毛無加焉此正太極二五合一不分之
處含奇偶包渾圓而攢簇其義者耳水中有馬
馬象為龍龍文顯數倘猶之乎後來木石中間
天生現成文字者耶圖誠奇其數顯不涉幽怪
誰謂河出圖河不出圖此兩言者不皆自孔氏
也乾坤分上下日月列東西東南饒水西北多
山雷動冬春風分薰烈天地日月經兩間之常
度山澤風雷含吐蒸勃以旋機軸夫非乾坤六
子終古不易者耶易至周文始先震其

夏殷有連山歸藏三代之易如環然皆屬後天
 各以用者為勝若綜其本而圖之不謂義易
 天者乎自與後天迥別已元晦所云邵傳義易
 者豈得盡非也太極無極原非兩義故首止一
 圖兩儀五行一分二分五分故次兩圖既有二
 五萬象具矣餘可不必言也及夫返始還源二
 五歸太極太極本無極故又次以二圖于是天
 之千祀歲之一周人之一生神化性命靡所弗
 談故引易原始反終以了上一層妙義蓋其說
 長水先生文鈔卷八
 如此乃或者誤注男女萬物二語於圖之旁則
 傳者謬耳豈作圖本指哉夫河圖以象五行先
 天以象八卦太極圖以象天地人物終始實有
 以物實懸此象正如圖山貌水妙在苞涵璣璣
 渾儀毫芥不忒神理浮動形容粲如奚怪奇之
 有焉若止論語言文字而已文周孔子不過各
 自解其胷中即卦名卦象時有未了不嫌異同
 况論於象數之外哉故知可解者唯以前民用
 人人與能之其不易解者所以寄神明非上智

未易及此倘契斯指將百家之學萬方之略皆
 可推而通也

長水先生文鈔卷八

養老策

自昔聖王將惇典禮厚要常一日而天下屬心焉則莫大乎教之孝矣孝者天之經地之誼萬物所自本氓庶所自始三綱之冠冕五典之幹質也是以聖王重之既以罔極深仁躬修庭闈上默樹父子之標矣而臨雍式禮尊事黃耆復以身為天下孝子仁人之倡俾其感興而式化之然又非徒如此也間有所存問錫與以示慈惠常使德意徧海隅其所隆敬則耆碩之儒師

長水先生文鈔

卷二

友之臣與二三股肱之佐尤加貌而優渥焉此豈遵故事聳觀聽已乎凡以率先天下教之孝也故有隆年優老之盛心有貴齒引恬之盛典藹然孝悌溫良獎湧房皇超乎儀節文章之外夫是故至心發而淳氣潛流景風翔而和會旁洽愛盡一人德加百姓置焉塞天地溥焉橫四海非至誠曷能致此又况副之庠序申之孝悌授之田畝養桑家至而人得之者哉當此時也人人思自盡物物知報本奚待三令五申之乎

故曰明王以孝治天下誠所入也非其也

皇上御宇孝奉兩宮徽稱顯冊天下莫加焉視膳問寢奉養弗殊焉辟咎圖箴奉令弗違志焉含飴弄孫千觴萬舞奉顏無逾佚焉天下神承心儀之日久可謂不言而化不戒斯孚矣需慶貽恩公卿大夫列士咸獲嘉祉錫之紫綸榮遂所生達乎庶僚百寮無弗愜于志詔書數下世情長老曠職焚獨顛連罔告亟令所司收卹半綸之命遍天下間里垂年沾受級爵章甫

長水先生文鈔

卷二

以重其儀望天下為臣勸忠為子勸孝抗手加額復見三代威儀一日復禮天下歸仁焉豈虛乎哉生嘗講於古之養老者其詳可數而對也蓋聞有虞氏養國老上庠養庶老下庠一獻之禮畢坐皆飲以至子醉謂之燕禮焉夏后氏養國老東序養庶老西序體折不食盈爵不飲依尊卑以為獻獻畢乃止謂之饗禮焉有殷氏養國老石學養庶老左學有飯有殺酒設不飲以飯為主謂之食禮焉至乎成周乃燕脩並用之

長水先生文鈔

卷五

五十杖家養有異糧六十杖鄉養有宿肉七十杖國養有貳膳八士杖朝養有常珍天子每月使人臨存致膳九士者寢處之所皆有法膳瑤漿天子日使人繼之常秩倘有間焉就其室以珍從之其存于今肄在有司彰于芹泮鄉飲之禮是其黃耄之遺逸冕綬之吏躬至門而延致之賓主之間象三光儀四時百拜獻酬酒清人渴不敢飲不忘恪矣工歌必獻不忘功矣食飲必祭不忘本矣燕及盟廼不忘賤矣師儒秉議

大夫持衡不忘賢矣不猶然古之風烈歟蓋聞古之王者以為既為天子而無父矣欲為人子不可得也無兄矣欲為人弟不可得也父三老以教天下之為子兄五更以教天下之為弟衣日月之衣立明堂之上冕而總干袒而割牲東面北面以事人當此時也執醬以饋執爵以獻祝嘏前而祝鯁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一觀太上之儀刑孝讓翔洽乎兩間以天子至尊重率土之廣誼莫不為臣躬行事父事兄之禮乃如

長水先生文鈔

卷五

此親親長長天下自平何待發言動色乃至之哉軻氏所稱人人可免舜者真不難也生竊詳古之立教者非濶迂也崇德不崇勢寧略萬乘而申三五之倫貴齒不貴爵寧屈九重而加更老之敬以意指不以言說以風教不以科條神流萬品不越庭除常道古治所以巍巍非後世可庶幾者矣明主萬一者有意虞周之理無疏其典禮乎則前所陳者大略是已考庠序之義立傳史之典躬憲老之事飭臨雍之儀酌古今

之通舉久湮之典自前太宗伯諸司在若論其
便于今時可以施設者則 青宮坐講之儀殆
可復乎耆臣就問之禮殆可伸乎鄉飲賓賢之
舉殆可核乎歲時栗帛之令殆可頒乎孝子順
孫悌弟之旌殆可隆乎事固有風以動之隱然
登明主於古初之上者此道是也特一下有司
從實修舉明明令聞施乎夷貊何難此而久不
為焉執事者勤簿書嚴期會汲汲乎錢穀刑獄
日晏不暇何能一論於教導桴鼓之間此司馬
長水先生文鈔

卷六

光所以發惜時之論也

言詩三十六則

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振衣千仞風概稜稜自
世以下得其片紙數字珍襲寶重必自有在此
豈在聲律之間

不學詩無以言風雅中言句與後來詩人口吻
不同只一二語令誦者心和氣平不自知手忤
而足蹈也殆非養盛者不能

文章代變風微與元運俱流謝華起秀掃除生
發作者妙識其機密換骨力則格調迥然自別

長水先生文鈔

卷六

風人簡而多風騷人乃艷而昌之十九首晉
魏復鎔而結之李杜乃發而肆之故各能立家
足千古若投入人門戶生活品斯下矣

選詩者律之骨也沈宋從選詩中調諧音響創
律之體律委也選源也晚唐及宋止後唐律作
范故聲格不峻為律者若熟誦選詩自漢至晉
而止更多法古樂府諸篇將聲高調自遠昔人
言取材於選効法於唐夫選實骨妙豈止取
而已

詩可以興國風是也詩可以怨騷人是也入風者調雅而風和入騷者聲悲而思遠二執分合之稱作者

詩有朴言之者彌稱大雅有苦琢之者愈出深情淡者其芳更遠艷者其姿更活豪談逸步騷賦之派正言法論雅頌之體源非一途達者自當了此

左氏世說意蓄文中味浮浮乃出文表嚼之不見嚙之愈多可風可沐難以象求唐自大曆還

長水先生文鈔

卷八

二三句不了一義所以聲長味淺作者稍加變化自可獨步將來直而言之與含而結之者致遠遠已

情生於文一句可以悟文畫中有詩一句可以悟詩情以文生非文因情立不言而盡與言無殊不題拂而思自流文淡淡而風彌遠

溫安典厚宜法王右丞五七言律俱妙秀拔高華李于鱗有之但多一色語

冲淡有道氣陶元亮韋左司自開一境

少陵海也無所不有善學者去皮膚探神乃能致之

儲光羲孟浩然柳宗元清峻有風致

曹子建浩大無難謝康樂玲瓏秀發李長庚凌軼飄飄並是千古妙才

極句之變宜覽萬首絕句極韻之情宜覽雅音會編定聲格高下宜覽唐音入手高華宜覽李于鱗唐選

初入詩境須宗高品得其下手能出言句然後

長水先生文鈔

卷九

博達衆家既融既洽一洗相沿之習及其晚成不須更想古人陳語只用自己機神自可立家今書家憑腕大揮何曾想着書法起玄入妙若筆生風其人不自知

夷清惠和風動百世伊之任不言風矣然百世下尤仰清風其動更遠正如秋氣清逸人人愛玩甚于春華耳樂中惟絲竹二音至清妙入心之玄故云詩人被之管絃蕭韶成鳳皇來結瑟雅詠而天下治此之謂也

律詩妙在作結含有無窮之味老杜詩篇篇有
致他人非無佳聯每到結處意味蕭索

李于鱗獨推李白王昌齡絕句王元美采割風
雅秀句此二家作詩之菁粹耳及其成也不脫
此舉人各有解各有自入其初涓涓其末江海
雖云才絕一代家寶亦復無多

直舉胃懷非旁詩史古人妙句應思排來正由
直尋故讀書太多用典故成文皆能減人才妙
元首之歌美戒兩持衡壞之謠頌而能博鳳

長水先生文鈔

八

主

六

皇梧桐高華有致滄浪濯纓淡然清發關雎鵲
巢雍雍且平十五國風以下時有感慨已開騷
壇之戶矣昔人謂詩家所貴牢騷窮瘦語猶本
騷人腳下來古詩大都以平和為本故謂之大
雅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大都
貴聲諧調協耳清濁濃淡抑揚頓挫配搭勾停
極妙極難詩家首推盧家少婦一章全重配搭
意興在空中生景物在有處合不有不無間

一片瀟湘雲月界中在人悠然得之故云羚羊
掛角蕪藏形影無中孕有為真無借有裨無為
妙有

有此題即有此人此事此物色此宇宙吾情適
出而交焉相題下語必有一二句先得之者
此可以起韻首二句不過引起發唱次二句乃
是正義轉二句又轉一境以起末聯到末句方
包裹完局盛唐渾雅大都如此即不盡爾可以
意求

長水先生文鈔

八

主

六

詩用故實是晚唐體用論議是宋人體然有當
用者大約以空為相不得已然後用之亦須剪
裁鎔鑄故云詩有別才非關書也

國初仍宋元之習一種理學詩全談理道一種
緝類詩全織古今一種詩餘之詞纖麗太弱二
李先生出而振之始還古道變化洗濯全在後
生若前輩諸老只開闢堂構云耳千古萬古亦
復何盡心精筆妙何可得言

詩道貴自然妙處亦貴煅煉胸中雖足千古豈

可抹畧古人摩古定局與師心特剗原不相妨
各有所致兩入兩精

國初諸公富於文史其詩博雅獻吉以來鑄鑠
騷選貴有古骨法其詩古雅于鱗出以謂古作
者不可以象求特致吾之情融而創之與古人
會其詩高雅合此三者不名一家謂之大雅偏
而致之謂之小雅

七言律字多語長率易庸俗時復多累少陵亦
所不免須令筆端變化方能字字飛舞虛實緩

長水先生文錄

主

六

急顧際會何如筆墨之性應機合變新新無已
亦復多姿

詩言志故當以情為主情之悲愉生乎人我故
當以人情物態為主君子處大衆中與天下同
樂與天下同憂豈止為一身故當以天下公共
者為主

山川雲日花鳥之屬色象耳隨所見以佐吾情
者也非詩所急故鼓舞以佐吾之情則靈塗描
以飾吾之情則癡比于春風秋月物物承其輝

采此之謂氣來神來

初唐王楊諸子氣清色秀盛唐王孟高岑輩典
則雍容少陵沉厚博大韋柳新發淡雅李于鱗
超逸空塵各致其致相題出摹而皆能奄有之
是曰兼才亦復獨步

韓退之蘇子瞻皆拙於詩李太白亦短於七言
律所以古今無兼才

善評詩者不必善作善注詩者不必善評善作
詩者或能兼之故詩評詩注初入門宜少看此

長水先生文錄

主

六

詩成後事

道學家說詩不取風骨止貴說義如此則涉蹊
耳非詩也三百篇正言性天者不多然孰者不
從性情中來

已丑鵬月金母

刻

太史晴峰沈老師藏稿敘

麟頃入

齋院業侍御獲

座師晴峰先生巨製既行之淵中矣
受讀拱手得未曾有淵乎精博軌

叙

一

七

於大道殆必傳之業也諸在門牆
相繼鉅行麟亦得稿如干首傳諸
同好自以學識寥寥何足測知萬
一姑從諸先生後讚嘆盛雅云爾
昔二十年前叨任就李客通風教
入

師里門拜瞻堂下見其孝友清恬門

墀侶水日夕以味道績學為事彼
時先生神力方剛披覽不停寸晷
自其天性則然還山後日月悠邁
千古載籍沉精日久洞見源始筆
妙所染搖楮若飛後生才俊人人

敘

二

七

拱讓以為莫及諸君所揚布者自
管中一斑耳嗟嗟當羣喙無端時
麟適在就李每接里中賢士大夫
共嘆公論暫無有詩人投界之嘆
腫膚之蟲朝生暮隕貞球無隙事
過乃知世路人心古來如此達人

自可付之不論論其生平大節如此

浙江按察司杭嚴備兵僉事彭城門人陳汝麟謹敘

目錄

序三首

記一首

說一首

書四首

義疏一首

祭章二首

禱著九首

八目錄

長水沈先生洛誦編

長水郡當湖沈懋孝幼真甫著

吳江門人吳默歲言甫校

書李中丞經武錄之末簡

余同年李見羅孟誠先生嘗言經武之道自吾輩儒者度內事六經孔孟書往往自有之故其論行師綜本易之師豫詩永薇出車諸什書但征誓誥周禮夏官諸屬是乃經武之來源處其春秋內外傳言之蓋詳猶不失軒轅堯禹以來

長水先生文鈔

一

七

之意遂以此大書其綱蘊次為十五卷以後所傳武經如六韜三略陰符握奇及孫吳下諸家之事之言各注脚於經文下以為之目使儒生文士知吾道具足乃武乃文原非二義即武弁者流或手是編可以綜本六經不專一切譎詐以為能倘伊呂諸葛並世而生此時庶乎藉是保邦靖亂勒鼎陳彝建監一時追勛往昔此經武錄所為作也余因是論之用師如用藥焉醫之良者教人內觀調攝

用藥乃出不

長水先生文鈔

二

七

得已故嘗兢兢甚重之審視既真徐施一七或連治而遽止或小治而漸收其意止在除疾恐傷元氣故云譬如良相亦如良將嗚呼彼奸好為大言逞技速効以自為功邀謝稱於病室而以此人之命倖倖者哉故尼父於軍旅之間深謝不皇柳惠亦赧然以征伐之言何為至于我可謂慮之深者此聖賢微指也至於用謀使詐應卒出奇自是兵家常道儒者若任閫外誰能廢之夫參朮之與烏附也耆黃之與甘戟也丹砂之與硝礬也或單用或兼用或多或少或先或後顧方略揀治何如耳藥無平峻峻黃並標之正經吾六經孔孟與武家之言豈異指乎彼云儒者据正不用秘謀奇策者此成安泚上之說耳烏知文武並用之長策哉往嘉靖丙辰倭夷數萬逼淮揚李孟誠時上春官在其尊人督漕公幕府中見攻圍勢亟檄兵不得達足馬散服出召淮揚城中諸豪問計因取漕司庫金大陳廡下以明賞格令諸豪縋出募通泰諸沙敢

死士三千人，繼入給以兵仗，夜半，繼出孟誠自將，乘雨後奮擊之，斬馘五千，追逐盡殲焉。其尊人督漕公以此晉南大司馬孟誠，即日去歸其鄉，不顯其功。余時在淮揚園中，親覩此事。彼時孟誠年二十餘耳，嗟乎！今且五十年，翔雲之舟，鯨波之楫，沉之閩海，寂寞間野渡，無人漂搖。自老余所以掩卷流涕，蓋傷世波云。

論天下大勢

今天下建鼎幽燕，挈九關虎豹之威，操之乎博俎之前，幄帳之間，呼吸機宜，夕微聞旦立決於此，虜豕伏不敢肆者，垂二百五十年。天下精武萃于邊鎮，歲入三百萬，大都以餉諸邊，不少愆。謂國家大防在此，所以馭之者特重，可謂天威赫然，扼吭而臨四封矣。回視中原，囊間物耳。過唐宋遠甚，其次則有倭夷，倭所入犯閩、廣、浙、直，在數千里外，外備禦周固，歲歲申飭，自足捍城，無大患。航海視師出汛，有時亦時去，時來耳。若通泰之通陪京，天津之逼燕，甸海路沙濡，舟帆不利，日者朝鮮之事，足以儆戒，不虞援救，原非失策。遠圖近守，是天所以惕我多防也。夫倭之事，何憂已？若東虜西虜，皆有守備，成規而唯遼左一帶近，頗單弱。往李成梁在鎮時，不許互市，虜亦不敢近。今宜增兵，卹民，彌匪茹之慮，事在得人而已。其他若兩廣、雲、貴、川、湖諸夷，又所謂手足之細瘍耳。豈天下安虞，規杌所從出哉？蓋天

下大勢在中原萬里衝隙延逸之間自陪京至
燕甸四千里止一線路而天下神氣威武遠在
西北天下財貨脂膏又隔在東南常患氣脉不
相接轉饋之為艱盛衰安危所係正如精氣二
物之不可離故兵財強富權宜合一而乃兩分
之又遥制在南北萬里外則合之難離之甚可
懼設使善憂者過為萬一不必然之慮中原諸
路一旦小有梗塞乎將恐首尾衝決呼應不及
幾有不可言之隱禍此廟謨却顧所宜首重者
長水先生文鈔一八

五

也今二京間如京口維揚淮南下邳徐泗德鎮
濟寧天津此九路者比于人身其脊上三關耶
脊勁則肩之上脅之下無不可運轉者矣然則
策宜何如九路宜宿雄兵或於犬牙之交或於
肘腋之近宜以日月訓練成師首尾應援使之
血脉相接平時則謹察群盜緩急則勢相倚角
聯絡震揚示天下以不可玩之神武此強脊之
上策也宜于諸署即官中簡拔出衆異才為備
兵之吏因選於各鎮諸藩集中有可畧已試者

相參用之又選於諸武弁之傑然者使之佐軍
以講武備其餉既諸費就于諸路使得盡其能
設法積貯為經久之規其所招選勇敢士及麾
下知略之人皆得許其便宜從事大約如昔年
慶州守譚綸溫慶然將戚繼光協心訓練浙兵
之例寬假歲月久任以需成功如此則中原大
勢日壯日實西北之兵威東南之財力自可常
合而不分萬年之業其鞏固于此矣今者一方
有事乃始集兵論將夫調邊兵則邊防可虞也
長水先生文鈔一八

六

調夷兵則諸夷得肆也若招烏合徒費餼食事
已又不可散也臨敵遣將苦餉之難百方虞補
又臨渴求泉之類也兵將無素得之情文武吏
無協規之誼餉輸無一定之計此豈經久萬全
之算哉倘及是時振長策以經中原通二京萬
里之脉豈直綏定域中而已將四裔聞之解辯
頓趾永懾神威其在此乎頃八年中定寧夏之
畔將撫朝鮮之侵軼殲播州之悍酋所向凱入
亦天人參焉若使反顧根本却慮中原無以小

物生驕無以時平跡備無輕民心而玩國勢撤
土未陰倘亦握樞固本之謀乎謀之此其時已

題 御書後

恭誦 制勅訓諭肆覲臣僚者敬題其左方
主上臨天下綜稽名實煥若威神吏不懷私民
樂其業二十載之間海內晏然已安已治而猶
時厪 宵旰加惠煢黎曰唯爾守土諸吏有勤
民卹隱之責焉 上所軫懷非吏弗宣式遵古
誼令天下郡縣吏三載來同敷奏乃績 詔太
宰之屬課殿最行黜陟夫亦既叙既澄矣比竣
事還治所也 上親御便殿申之勅文載以重

長水先生文集

八

書勞來必勉益勸其循理奉法者動至千百餘
言宛如召問語嗚呼盛矣臣竊得捧函寓目焉
拱手嘆曰 天子在四封內洞照萬里不殊朗
日何如其明語及民艱惻流衷丹溫若膏雨何
如其仁慮終勅怠申憲明罰秋霜凜然何如其
斷即春和漢詔檢察唐條方茲茂如也以此仰
嘆 主上大訓昭罔丕耿即編之乎典謨訓誥
又何讓焉臣在館下事 上久叨典 制誥知
上所為振興吏道閔懷元元之意甚至因謂凡

守土者官無論崇薄皆南面綰符民所瞻依一
丞一尉以上苟其一念廉平忠愛庶姓即可
目前之賜較之臣等簪筆論思在日月之際者
見効迂速自以不同故諸所代上之言至於
訓勅州郡小吏尤不敢不丁寧告戒以悉其德
意如今歲所頒勅文上有一御璽千
之臣所代言潤色也然平視以邑海垠懼風
汎無時故邑令留視事而丞其代之行某在邑
七載有寬平之譽所頒勅文上有一御璽千
載一逢足稱世寶洵宜裝潢什襲珍奉以貽孫
子者已因出示臣而臣為發明訓勅之大指
如左蓋欲令閭巷小民得覩宸章瓊寶知
天覆地載所以發育群生之意深遠浩蕩有如
此而東南一介小吏與夫草澤舊臣皆得歌舞
揚厲以宣國美亦臣惓惓獻獻之忠慮云

泰階六符經叙

泰階六符經者相傳為黃帝有熊氏書藏于崑
崙之府其來自遠漢建元間東方生始為陳說
表章欲以觀天變而定主心湛湛忠赤懸之秘
省其後應劭仲遠疏其文頗類甘石諸人者所
為恐亦占天洛微之奇書也昔聖人幽贊神明
發揮天光歷有徵象豈無其故乾坤亭毒與人
主心精直湊而合符一喜怒刑賞天必鑒焉天
人兩間似有所密運其軸較然可以仰窺也者
自劉向言皇極京房推易卦董仲舒眭孟之徒
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災異天官月令讖緯術
數百家並起不曰龜龍河洛洞幽靈之府則曰
鈐符冥與昭善敗之源蠱談涌辯其書滿家漢
世人主以之論政儒生以之論學雖其泥之哉
亦兢兢甚重之也性與天道不可聞嗚呼豈易
言耶當東方生陳說時上始為微行越制亡度
舉蠶屋鄼社之饒以廣上林開千門張萬戶東
征西伐軍旅數動流血成池黎民失業千天之

罰亦已太甚不畏天天其福之哉日蝕地震冬
雷夏霜蒙氣還風旱乾水溢傲懼申飭何不至
焉竟莫之悟也需者言天自天人自人毋相瀆
也天道遠人道邇則吉凶影響之說將非乎當
上始即位關東大饑風赤如血齊楚二十九山
同日崩未有其萌先有其象人主多欲之微徵
在此矣東方生洞靈士其獻此書必得之異授
天人感應之際焉可誣也余嘗入侍尊躋身歷
紫臺之上下界人聲雖細必徹以此凜然倘躡
長水先生文鈔
上高玄穹蔚藍天之署其居高聽卑亦若此矣
彼夫管測璣璣疇人靈憲推步之末耳三垣諸
曜無一瞬不應及下土而紫微尤闕乎太上倘
有精求六符之說者乎赫赫神靈為黻座明規
勝乎臣下百章疏矣人主不可不知天神符秘
牒倘亦神者泄而示之古今如此章赫者不少
忽玩泄泄後時不備則天無知人何矣若按稽
往牒歷歷無爽天人之際

論行藏之義示諸生

古之有道至人來玄理而游人間乎其應非所
設也其藏非所秘也體無以御天下之有不分
顯藏不岐體用嘗握其宗以立萬化根陰符云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彼其深根寧極以待
事偶變若發大空之藏固薄致于初春耳蛟冰
始坼潛霆乍驚兩前遙望四垂如有一
派氤氲淡淡融融沖沖之氣默行乎川原草樹
間易稱見乃為象詩人所云草色遙看近却無
使水先生文鈔
者此是天地人至妙至玄之處群心衆目顯叩
而意得之不可以言傳其在人也傳巖圖像將
作舟霖南陽卧龍三請未逢之辰乎過此以往
三篇既陳二表既上龍見而雨霽矣且不見盛
春發榮時柳綠花明風忙日麗物物咲舞于此
場當是時也已自分疏條暢不費絲毫氣力自
濃自淡各盡乃情交割了當去矣然後徐徐歛
有歸無清風解膩皓月澄神白露瀾天零霜始
川一夕間蕭蕭疏疏所謂曾日月之幾何江山

不可復識者也有凋敗者有結實者有行彙者
有復種者萬動歸根此天地藏神之候乎呂望
岳北海之綸子房葆穀山之石長源返衡岳之
車何思何為自然而已故其行道當年非真有
也以用前日之無稱顯仁焉諸仁具顯有即是
無謂之妙有其釋然藏諸至密非真無也以胎
他日之有稱藏用焉諸用畢藏無中含謂之
妙無親迹者以為有以為無由識真君子觀之
此不名有亦何名無渾然只一物耳孔子謂顏
淵曰唯我與爾有是夫其贊易曰聖人以此神
明其德吁此是之云則必有物矣諸君若能達
此晝夜可通生苑可一仕止久速消息盈虛與
時偕行千古上下不難明也

長水先生文鈔一八

七

七

與對南王學士

昔韓忠獻為兩制時天下士相謂曰斯人也厚
重如勃既有赤心兼有奇骨及受知掌事天下
無賢不肖推高歸大靡間羣心時即未有所猷
為措注而其氣先行天壤矣丈夫遭時展采豈
不以望哉執事宣麻之辰中外交口服上知
人有昔賢之望夫望生乎誠胚乎量量之服人
大於功能誠之格物深于才技出乎身無絲髮
矯飾加乎天下不言而自至之安利社稷貽福
無疆在此兩言願知己重勉之矣第皎然此裏
自度不媿遙聞緩急之際門下唇吻心隔間猶
有不肖弟在焉因附感悰不周爰爰之束敬為
天下蒼生申片言以祝

長水先生文鈔一八

二四

七

讀貨殖傳

史記貨殖傳平準書兩者宜相提以論平心而求作者之義則太史之本指自可具明也平準書是刺人臣橫歛以佐主之欲者貨殖傳是言人主好貨使四方變其舊俗爭歸于利不敢言而微言之者書首言漢興接秦之弊高祖重本抑末文景之世國家無事百姓給足府庫充實人人自愛重犯法後乃敎武帝事節節與前事相反至贊論中推秦皇功利之禍以為比則武帝不能效法祖宗仁儉往往蹈始皇之覆轍者

世以先生之鈔

一八

七

不待譏評自可見於言意外矣先讀此贊後乃讀其書先後相承太史之意瞭然在焉若貨殖傳正是此書注脚自來未有深察其意之所歸者彼傳中所謂當世賢人非即書中所斥不軌逐利之民乎傳中所序朱公白圭輩工于治生非即書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之類乎言鄙人牧長窮鄉寡婺屈萬乘顯天下宣曲任氏以田

感壯人主重之非即書中言

田家言

縣官尊顯以風百姓者乎歷舉四方百貨所出商賈所經行處歷歷言之其詳即書中置大農諸官盡籠天下利貴賣賤買以充上供無筭之費者也言千乘之侯尚猶患貧即書中言稅賦竭縣官大空天子且自憂貧之指也言廊廟巖穴任俠女姬游閒華孽逐利所以深誚好貨風行士無廉耻有鄙瑣不肖之心比于俳倡下賤者也末言富者必以奇勝歷數姦事惡業賤行辱人之能致富又非書中所謂不加賦而天下饒既已言利何知仁義之意乎合兩書論之

世以先生之鈔

一八

七

蓋以深陋為天下國家者不當下行刀錐之事當是之時太史親觀言利臣紛紛四出誤國害民揚不義之聲於天下令所在怨咨不敢言敢怒人心所以波蕩而難持也千載下讀之令人猶扼憤于素孔諸人豈非申鑒方來之名筆乎後人但謂子長陷于法理無貨賄以贖其罪乃發憤為此其亦淺之乎為論矣烏知良史苦心哉嗟嗟利孔一開毒流兆庶傳觀四方黠穢青

史為世姍嘆乃知魯傳丁寧手末簡軻書剖析
于首章真古今藥石乎而史筆如遷高敏含妙
後來又誰得似之余所以撫卷喟然論其作述
之指乃如此班掾待詔雲龍門上遺黃門傳諭
以為遷非誼士微文刺譏貶損當世不若茂陵
有忠臣之效嗚呼繼世下無復知遷者此遷所
以寧藏名山之義也

江中寺記

歲在丙寅余從括蒼以仲夏九日至永嘉同友
人元範康叔游覽江中寺古松參霄徹兩泮棠
轉入卓公祠讀靖難碑忠義可以立毛髮祠左
石穹碑刻公像正面大江中有二巨石如石門
有謝康樂祠余素慕康樂高風顧瞻神往轉上
澄鮮閣江中諸勝登此可一覽盡下閣躡石級
上為前塔其下多棕櫚青蒼可人塔前觀江派
甚壯塔後從石級下繞卓公祠後出寺前有所
謂怡養者是僧精藍也轉過文丞相祠登浩然
樓如見公大節其左為後塔視前塔加高廣躡
石梯至塔下古木千章枝葉扶疎若圍蓋對面
見永嘉城郭此處見江之最奇險焉始余與王
子陽德期覽江心寺道中失約既游將解維矣
陽德携具適至明日再同二客再游寺僧以陽
德地主各來迎請始得盡江山之勝云寺形不
過十畝官耳所以名天下者何江海之力大也
江接海海勢歛吞江波濤澎湃鼓風盪雲兀突

無伍氣魄固已廓然寺形峭孤若不勝動盪昔
海之迴瀾江之盤沙衝擊之而若維搖鼓之而
益瘦正如三山十洲處處飛舞疑自有巨靈神
虬戴吸其處嗟乎天地間何物非神靈變化之
為也人生不滿六尺處世界不滿百年其所以
觝上並日月之光華下砥江山之吞吐夫亦有
靈物者行乎千古之前耶則文卓兩公可覩已
遂揚吐援毫而記之

長水先生文集卷八

復李本寧年兄

三月三日汪令鄧中得仁兄過濟上發來書讀
之浣慰正念尊眷在江干此時未審去住如之
何又承二姪殞於疹候蘭折其芽可痛惜矣兄
少第十歲日月正長此事尚堪補勿以傷懷祝
祝夫授人以求名默挹其盈人奉我以虛聲顯
妬其能月麗中宵陰雲便起花繁春苑驚颺突
來物理自然閒觀竝妙此身在太無中間種種
自宜有之仁兄盛德涵茹羣流高名太揚似非
長水先生文集卷八
其時前者弟書先為兄過慮此事禍正平之說
聞之駭人兄無謂浮沉玩世自與東方生東方
生自有時非君輩比高蜚冥冥色斯其舉殊有
義味可思也龜鼉窟江虬螭蟠海在極深至耿
之鄉君子藏身襲明不厭沉固方今江湘之止
風濤百變孤跳猿啼嗟嗟可不慎與肩吾可遠
二兄向仁兄前齒頰猶有不肖名氏挹其雅情
亦何可忘四十餘年館下諸昆春事闌珊盡矣
總之夢耳好合之交終始無殊布帽青鞋披林

聽鳥翔翔遂萬之下可謂飛之至乎扁舟信約
寐寤以幾落日江東如對談面前時所云高章
大帙積之未發不知可遂發乎未也

易逆數說

天下之理已然可見者皆往也未然難明者皆
來也故稱知以藏往神以知來亦云告往而知
來者此往來二義之證也既謂之往已然之事
一往不廻自造化以及人物芸芸繁繁大都如
此矣豈不順而易見者哉唯是中間若有玄機
逆之而不順順之而反逆逆之而更得順順之
而歸于逆相反乃以相成相制乃以相助相赴
乃以相生此非先聖人者親本還原見不到此
長先生文鈔
知來者逆豈易言乎然則生生之謂易易何以
皆逆數也其初由無極而太極由太極而二儀
由二儀而五行由五行而八卦由八卦而六十
四由六十四而三百八十四由三百八十四而
四千九十六由四千九十六而萬有一千五百
由萬有一千五百而萬物萬事萬念萬變萬化
萬微遂成百千萬億世界數始于無兆于一分
于二而至乎百千萬此皆已往之順數也如此
則化浪滔滔散而不收久矣獨至聖神人一息

之間呼吸然那之頃一逆數而損收之不順其
流返之而顧其源不順其枝返之而歸其根故
小德如川之流而大德如水之本然則天地所
以藏神吾人所以定命之道其必在逆而銷之
矣逆之者退之云耳退之者藏之云耳藏之者
反復其本始云耳由萬而銷之以歸於無極又
銷之以至乎不知所謂無極源深蒂固可以萬
古握生生之柄無所終極故曰易之數逆數也
即以圖論天高地下而天之氣反降地之氣反
升是天地一逆數也山實澤卑而澤之氣通于
山山之虛通乎澤實者反虛卑者反高是山澤
一逆數也雷動風散而雷之聲收于地風之勢
起于空動者伏而能動散者翕而能散是雷風
一逆數也水潤火炎而火之氣反下降水之氣
反上升然後能既濟以成功是水火一逆數也
即又以下章之圖縱橫論之雷之動也其究不
歸乎坤之藏乎震之出也其究不歸乎艮之成
乎夫孰非逆數也所以反對之卦論乾剛坤柔

長水先生文鈔

三

七

剛柔逆矣震動艮止動止逆矣兌見巽伏
逆矣離上坎下上下逆矣又孰非逆數之一易
之中陽長之卦反多陰陰長之卦反多陽剛與
剛偶柔與柔偕反謂之不正不應以柔承剛以
剛應柔及謂之得正得應抑孰非逆數也是以
明知之人察見斯理常以逆收一着默然深藏
以待天下之動而徐持其後姑以眉睫近事相
提證之語之反入而默也唯默乃能言動之反
入而寂也唯寂乃能動損萬聲止乎無聲反聞
者愈聰矣默諸相游乎無象反視者愈明矣達
者以此持情定慮變易無窮焉又嘗以之偶會
達變儲胥世故之間人穰我反淡淡者彌得穰
人煩我反簡簡者足御煩人盈我反挹挹者常
不盈人白我反黑黑者內生白人雄我反弱弱
者更以剛安往不得逆數哉又嘗博觀天壤浩
覽邃初日月明也天不甚明雷霆有聲也天寂
無聲百司羣辟威嚴赫赫也太上拱默穆若無
威然五伯傑而三王純五帝顓而三皇默凡順

長水先生文鈔

三

七

之而出者皆波流枝派也凡反之而逆者皆根源致極也易之盡為逆數不甚宏鉅歟雖然未也田順始見逆無順則無逆無逆乃常常乃自然故道德陰符雖談逆數事孔子不言罕言之曰六十而耳順曰回也不違如愚此日逆天行天常順旋之指也解此則知易已昔庖犧畫卦初皆是無中生有善易者必能出入無乃得最上一層之解如必曰按圖左右轉以未生之卦為逆數淺之乎言易何逆之與有夫斗運良先生文鈔而南日運而北太白避日而退抗月而前山有迴曲水有逆沙神仙并金木交龍虎有逆擒法兵家有反正為奇權術家有反常合道繪事書家有反鋒用勢故吾以為一念迴根乾旋坤轉萬法之生者可滅滅者可生此真生生不窮大易自然之理莊蒙氏云口不能言有數存乎其間此亦天下至妙已

讀鄺善長注水經

水經者漢人桑欽作藝文志缺弗收隋經籍始有兩水經一本三卷是郭璞注一本四十卷是鄺善長注善長者道元字也宋崇文總目不言撰人為誰新唐志始謂是桑欽作前漢書儒林傳古文尚書稱室仲校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亦謂是成帝時人然其書所稱水名或據東漢後元以下語意者欽本漢人及郭鄺二氏為之注因而附益之者耳璞晉人道元後魏人注中之文時與本經相錯世遠傳訛往往有之不足深辨故山海經禹益所記也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也而有豫章朱厓常山真定之名爾雅作于周公而稱張仲蒼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兼天下要皆後人附益語非其本文大都水經為桑欽作無疑久之正文與注語相淆則欽之所作本文亦殷襟多矣調盡不出於欽可乎通典調郭注多疎畧久已不傳鄺注四十卷尚完時有錯簡蔡正

甫氏作補正三卷亦不傳今所存則酈注舊本而已夫天地間唯水之道為多大川相間小川相屬郡縣州道斥列綦布因水為名地理書于禹貢分州主山川定經界蓋以山川之形古不易而州縣之設更革靡常故兖州可移濟河之兗能移乎兖州可遷華陽黑水之梁可遷乎此禹貢所為萬世經也後之史家主於州縣以為書及於經更其書因不可徵故九州之壤大都以山川為記酈氏所傳之水經郭氏長水先生文鈔所傳之山海經豈非皆天壤間瑋寶歟是書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江河在焉酈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其源委之吐納沿路所經行纏絡枝煩條貫丰夥搜渠訪瀆靡有漏遺總其槩而攬之九州可運之掌矣夫水生太乙樞河漢之上沁漣八埏與元氣俱流猶之乎十二經脉行於氣血中為三百節之絡緯其間有源有歸有分有并有入有出有巨有細有顯有隱此水經之妙出乎固然自有天紀已不可紊非

知道者孰識之禹益神聖規天條地知水之故得水之情後世水衡之官失所守金管綠字無其傳甚哉乎水之為利害焉近者分黃入海漕如故分淮入江漕又如故費水衡錢鉅萬萬無掇于一朝之緩急故夫裁成輔相之道自古少經綸之手亦少信傳之書難言哉難言哉

陳祠部伯符母夫人六十壽敘

頃歲天下忠謀宏慮之士日夕相與太息言
主上御寓二十年餘矣 皇長子富春秋齊舉
選傳而 升儲之 詔久未下羣臣兆姓當以
何時獲親齒 甯園門洋洋盛舉忭舞稱快即
神器至重萬一無他虞奈何及茲蒙養不親外
傳獨不計異日者出 震凝休何以明習天下
事乎蓋中外共以為憂莫敢盡口前時 上嘗
有 詔期于二十一年春舉行斯典會有言

長本先生文鈔

八

七

七

中宮未有嫡宜以為詞于是又 詔如嘉靖故
事且並封 三王以俟嫡之生吾里中陳伯符
泰來在禮曹毅然据大義力諍之語侵輦上疏
留中不報並封之命亦竟寢頃之會趙考功南
星以守法褫官伯符又起爭之得譴落職則以
前疏之故蓋伯符敢諫犯 主之色貞標瑰節
三尺童豎知之矣乃者暫歸里第會其母王夫
人壽六十諸姻若友謀為之壽伯符慨然曰某
結髮登朝十有七年未獲一命之及吾甚皇恐

長本先生文鈔

八

七

七

何以壽吾母里中諸長者述其言告沈子且微
之言沈子曰不然伯符居子舍安得不云爾乎
此人子之言非人臣之言也當伯符抗章時不
敢告其父母何以一命之及一厄之獻為且鼎
鑊鉞鉞九死不避設有絲髮未斷內顧其親思
官薄家貧胤嗣未昌豈無以自解又誰迫之使
言若是烈烈剖肝灑血為也吾故曰此人子之
言諸君不察耳然非獨伯符能也往封事未下
余嘗候其父翁徐曰小子未諳大體言慙恐重
得罪既外補曰小子幸生還矣老夫婦頂祝蒼
穹沒齒何敢忘恩余退而嘆曰此伯符之父哉
然又非獨其父能也伯符舅氏為余言王夫人
聞子當歸更喜曰兒不負吾心吾所為辟績拮
据無怠日者以富勢芬華本非人間常物也余
聞而嘆曰此伯符之母哉余嘗竊論之方今二
十年間言事之臣指及乘輿往往曲蒙矜貸如
伯符輩者非上荷天地包荒之量日月燭及之
明即欲逃死且不敢况能如今日者奉兩尊大

命如部酌光獻舞萊壯考建鼓于于融融稱百
歲壽康耶伯符享幸矣被其親以令名榮其身
以顯行計今以往有尺寸建監在天壤間何非
主上之賜可一日忘報哉吾謂人臣之言宜
如是諸君謂之何合此二義盍往而祝曰

主上仁有是臣父母賢有是子忠孝之福國家
靈長百昌方來然非天通佑賢與善抑何以集
茲四美吾以是卜壽考祥知弟秩未艾松栢岡
陵歌詠其君親有史氏之舊職在焉因為本其
長水先生文錄

建言始末牽連敘之志填滄海思益日月竊不
自揆比于蠶蟲小草庶幾乎狀以奉拳之義云

與戚希仲年兄

自遜瑤華忽復半歲書問簡畧益用增懷本擬
輅車至止望望靡及後值大恤卒卒無須臾暇
一字不傳乃非本情迂疏則有之矣頃載筆禮
曹日誦秩司章奏喟然寤嘆以謂自嘉靖中久
曠朝儀凡郊廟朝講耕藉視學冊立諸鉅儀廢
闕三十餘年故牒無完者先帝嗣服事事創
舉悉明悉備考舊維新經義朝章準往徵來自
非老犬精敏博練何能及此倘易世下仰稽隆

長水先生文錄

七

慶初政不謂典章文物爛焉興成康爭烈乎史
氏藉茲文采增明典法又何幸也僕不自量謂
本朝諸野史頗無倫次互有異同要刪歸一似
未有人其在金匱石室者世莫得其全又中間
似多迴避不敢奮其筆竊因纂緝之暇歆羨采
成書彰一代甚盛旅進竊祿弗以覲覲以為天
下聞見萃乎此故且容與乎墨海書林優游浮
湛以續斯事倘一旦拂袖之深林長谷則文獻
不足故也然非五六年不能屬草成書如僕多

疾固愚又可久處畏途間耶風波無時亦恐不能卒業矣聞兄杜門潛詣力追大雅業已成編不知自視獻吉于鱗二子何似夫少陵沉至渾芒青蓮僊僊乎亦將殊斗古無此撰自各其才獻吉之希少陵于鱗之躡青蓮伯仲間失蕭曹矣犬必高視千古別開天壤令我輩拭背而省異書紫燕啣花傍人門戶其於黃鵠拔翅金支擘海力分俯仰其何如也千秋遠業無孤願言勉之自樹

長水先生文鈔

八

三

七

讀高氏說南華

高氏似孫之言曰道德五千文淡然六經之外其用則易也莊蒙浚滌沉深若老于玄者而淵崢簫瑟似欲超遙老氏之表其說峻拔倏倘靡所因仍極天之荒窮人之偽橫軼澹蕩乎八表萬竅怒發響滅聲沉不可控揣雖以不近人情之談狂瞽大呼而法度雋整自立環新夫亦百代之瑋寶乎戰代多奇俠無所用其才是時天下大壞蕩不可支攘奪翫陵斬然一律其意思

長水先生文鈔

八

三四

以運其倒瀾障彼激波抹之者半蕩而清之者亦半狎聖侮經斯亦甚矣律以道家之儀秦庸得解免乎蓋自司馬子長立傳來論莊蒙者未見有踰于斯義者也六經周孔之書洗刷一空韓非子淮南呂覽諸書後出終揖讓其遙曠竺氏二十四章未到中土達磨之輩未曾渡江而宗指高眇已自登峰造極為內典諸諦之先倡即自與以條達上遂扶遙九萬之上豈有過情哉天有斗墟奎府水有瀟湘洞庭山有峨嵋空

同海外有瑤池閼苑達士胷中時時有南華境
界不滌茫茫世海之中則六經周孔書皆可得
其言於意表夫乃尼父所云書不盡言言不盡
意者夫而當世大人先生以為世禁則兩晉風
靡綜其流極自是金華殿中語非我輩林間散
人所及也

長水先生文鈔

三

題白虎通德論後

漢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詔會諸儒于白虎觀
講議五經同異之指使五官中郎魏應承制咨
問侍中淳于恭條刺以奏章帝親臨稱制決焉
詔如孝宣時石渠故事作白虎議注云班固傳
曰天子大會諸儒講論經義作白虎通德論今
固承制撰集此事蓋白虎通議注者是諸儒所
考次固因刺集其書又稱德論焉其言天地日
月四序五行晰矣禮樂刑法制度儀式之詳莫
不粲如也當此之時圖牒並出副在有司群儒
受詔蘭臺之署所觀皆人間未見書各据所授
受源流綜稽大義孟堅以博瞻妙才為儒流冠
承恩色備顧問刊裁寶書垂之無極斯可謂百
代一時已夫以孟堅之才遭時寵文在帝左右
入則論古宗經素筆于虎觀出則抗旌揚烈勒
銘乎燕然意氣之盛視子長幽憤宜何如者而
竟以賓氏館人為一令所拘持以苑犬夫涉世
持身嗚呼可不慎哉孟堅說子長博物洽聞不

長水先生文鈔

八

三

能以知自全而身且不免蒙矧于世波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夫唯大雅洵難已夫

讀劉子文心

士衡以文為詮賦洵美矣文之苦心密義與其
深機精解甫得十之三焉彥和氏追觀入妙處
有此書如神思風骨等並極機神史子駢賦等
咸標宏譔時序才略知音等前無古人矣編珠
貫璣節以雜佩是其所長儷縕叢中時時出一
片栴檀妙香入人五內則其自然天至之處分
源別派纖而能貫故足為文家指南其所洋洋
自舒轉別有一段妙才出六代上駸駸步武周
長元先生文鈔一八
漢夫豈後來可及然此只是文家入手訣耳余
昔承諸賢緒論粗得其解不可得以文傳大都
合典論文賦謝靈運傳梁書文學傳文章派別
論以及談執危言諸書精心求之大象可明了
也若入手不高直是無可挽回處舉世昧昧此
境將蕪厭吉于鱗之目不瞑已夫

與水道陳紫台論海上疏河事宜書

伏聞憲節至海上閱勘疏河事在必果此海儒士民獻議以備採擇之時也竊謂平湖疏河之說與海鹽金山似有不同以地形則同事異勢以利害則同形異情不可不察夫海鹽新開夾河所以僅稱無患者以有大海塘障之于外平湖雖有塘甚卑薄若復浚夾河以導之又無大塘之捍鹹潮必致深入將來之害豈其忍言萬曆三年夏平湖潮洩虞禾稼焦卷無秋現今三

長水先生文鈔一八

卷

七

四年來土性未復幸全西北一隅以充稅入耳向使前有一河可通引入鹹水則將通縣化為鹵壤十年且不得耕今平湖以南湖中多蟹蟻如海錯然此潮水入來之驗也議者言松江海水反資灌溉似謂入內無妨松江當浦浦諸水之下流其出海之處約迂迴五十許里潮水擁浦浦水而逆上仍入其淡者不入其鹹者非海水之異于他方以內地高而海水低其去源遠也海鹽平湖濱海之壤低于海水十餘丈潮來

勢高于城而乍浦在平湖上流若鹹潮一入順流以下則通縣禾稼被淹立見槁死海固多變不測利害甚大言無禾又其小者耳有如橫潰衝決豈特一邑之害哉嘉靖三十二年倭寇自海上破乍浦由水路趨平湖幸金山連界皆蕩地不通水路止借乍浦一路而止今若通金山一帶水路更為倭寇開一便門萬一有警則當腹背受敵長驅海上平湖之城必不可守矣此兩患者事在必至亦尊台百世之籌也竊念

長水先生文鈔一八

四

七

國初經制海防以來獨委此千頃地為鹽司崔常之區並無一人議及開浚或者亦慮潮患寇患以此巨壤委而當之故得寧成至今日蓋前人之操慮必精矣一旦議開此河啓二大霧擾鋤之民人人知其不可顧執事者重之然非獨有害即倖然首事且不能成功本縣東十九二十等都即徵糧冊所稱高阜地皆以二畝三畝折徵此各縣所無者其他自近水稍低處迤邐漸高今于高阜處導河工力必且數倍嘉靖四

十年顧父母公曾於近河處開渠七八里所費
萬餘金不五六年旋即淤塞地高土鬆兩厓陡
峻易圯易塞形勢然也彼時止就其傍稍低處
為之難成且雨況今就高阜脊處為之哉既有
後患又必不可成何俟明智而始決乎始此議
者不過為金山通餉計金山迤北皆松地就松
地通松餉此亦足矣松人有利而行湖人有害
而止何必相準乎即今連歲不登正課尚逋麥
秋將至農作方殷拂大衆興大役重之以加派
農民不得耕休必且有意外之虞沿海一帶盜
盜之藪千萬為羣聚衆經久變生無方豈敢盡
言於執事竊見方今理平日久要以奉法如令
事事刻深加派之額日益重筆楚之威日益甚
尅取之術日益新民力竭矣可不慎哉自星變
來無知之氓洶洶思變令急法嚴又興無益之
工不旱不潦莫知其繇若病疴者方服尅削之
藥卒一旦無患可謂愛之不長而失於論矣人
言天象當應吳越謂宜一切休息為深根固植

計顧執事無急近功將萬民蒙其福僕等非直
憂棄梓寔有杞漆之慮焉

京邸同郡諸大夫莫郡守紹齋嚴公文

余睇夫繁霜之夜零兮愴大化之密移露縱橫以不收兮雲黯澹以欲摧草木冉冉而變衰兮驚飈又從而賁之舛紛紛以趨盡兮烏論瓊英與玉芝伊哲人挺生兮固靈淑之攸鍾謂燕旬恢奇兮羗愷悻以春容承嘉惠於三載兮七邑庇其緒風哀下氓則何辜兮胡景福之弗融曾攀緣而靡從兮悵彼旻之不愁也嗟考命之弗適兮胡仁壽之符爽也貌魁梧以委蛇兮亦喜慍之汪洋也何祥曜之條沒兮又疑而莫晰其故也人告余以訃言兮恍疑信以難憑或接笑語乎日中兮奄一夕以長征肆謳啞之遏滅兮聞相杵其無聲彼素驥宵騫兮鞅竹馬之來迎義鳴琴以休暇兮薦瑤觥乎膝下亮孝德之獲天兮宜鑒之以純嘏蒼蒼而髦者胡為幃中呱呱而號者胡為在野天吾不敢問命吾不可解惟紳佩之共嗟兮安從得此長者井榦堯岩兮練帶飄搖自江之許兮不遇其運易水寒兮風

蕭蕭靈之來兮不可招采蘋蕙兮佐君餐崇芳
醪兮薦雕盤聽清歌兮行路難吁嗟默兮功
名大夢萬事波瀾千載共盡落照空山我思君
侯兮起長歎載進酒兮淚潺湲生死寄歸兮已
矣何言

祭北部西呈鍾年兄文

嗟嗟寒露瀟空清蛩微吟木葉半脫繁霜夜零
感征鴻之南北忽斷行而離羣吾郡榜中同袍
九人三十年餘握襟相親芝蘭之契金瑤之音
淡乃彌洽久且逾真所不同者則茫茫仕路淹
速與浮沉兄既才名之晚起諒得展其高騷宜
卿尹乎可埃奚銀黃之足言奄一疾以彌留竟
客死乎長安路阻弓千里魂來弓間闕官簪不
得諧所志才業不足展平生年壽既弗符其德
聲華何以暢其情獨顯允明淑者靄若春陽沃
若時霖嶺雲含吐夜月空明挹之不竭寫之莫
傾能使我輩同游之徒太息霑纓沒有餘泣洵
哉此粹乎連城吾弟兄皆六十上人凋林短畧
逆旅幾何兄少於我棄我先殂俎俎幽明其永隔
哀我生之尚多百齡世界論究竟將漸空漸冷
少壯期許到白頭都自哂自驚千秋名字真有
無其一夢風塵世界修起滅如浮雲罷陳詞而
薦芷淹余涕之縱橫我思兄其如耿余言弓

長元先生文鈔

四

長元先生文鈔

四

聞不聞

靈樞經註證序

世傳軒皇咨道岐伯作內經一十八卷為醫學宗班史論次流略稅文志所載素問九卷靈樞九卷是稱一十八卷越人述難經八十一首實本靈樞緒論史崧考正靈樞僅增一二音釋于諸篇之次且云越人難經中標指靈樞本輸之旨相懸不啻星壤蓋靈樞一經旨義奧渺以越人之洞垣見象且有遺譏即史崧者恐亦縮指而不敢發也某氏沉潛內經有年撰靈樞註證

長水先生文鈔

四七

七

凡前人所定一十二卷二十四卷及所稱鍼經靈經者悉釐正其篇目從班史之舊其於陰陽榮衛臟腑經絡骨度脉法穴竅之纖微罔弗旁引曲證加注脚焉將續王冰所未竟為靈樞疏義之倡用心亦良勤矣予惟書難作作者以訓千古書難注注者又以述前人而訓千古大義不炳指陳不確則豈敢貽之來者素問靈樞多至人之言又闕群萌性命毫芒生死之介嗚呼一言一字可誤謬乎王冰既註釋素問乃不遂

及靈樞將其難之耶抑謂大旨與素問相通其煩碎者似不必解也皇甫士安博及群流演靈樞為甲乙竟不遑訓發其義倘前哲之志不可以憶知乃所以不輕下筆者殆可三復而深思也雖然事成于因道明于創不創不因將千古昧昧已乎我輩日誦古人書無能出一言訂定為時人之耳目良用赧中即今後之博達君子以我為質的而加精焉其亦有功乎斯人也己

長水先生文鈔

四七

七

中庸王誠尚綱兩章義疏

子思子極致之論全在結末兩章却因注疏之家分別太過層節太多遂使天體聖心與吾心體隔絕遼遠道之不一學之不貫根源受病不淺故與諸君言其大略聖人所以為聖者無他上達天德而已吾人所以學聖人無他入此天德而已天德者何物子思子所云未發之中無聲無臭天下大本在焉章內莫顯乎微夫微之顯知微之顯此三言若宗本虞廷道心惟微

長水先生文鈔

聖

七

宗指聖人天道所以合一處只此微處知吾心惟微之天體則天德非絕德有門而可入不難也今夫天下之至聖是箇聰明冠世生而睿靈之人然不在見聞知識才華作用上論就其本體一團渾成真樸上論故天下至聖不要作做聰明看了其實是天天下之至誠唯此至誠將箇三綱五典立起宇內生人之棟榦以此局面撐持千古世界有大經以條其榦有綸緒以綜其枝正如織人絲絲入籠天下之能事畢矣然所

長水先生文鈔

五

七

以主宰此者自有大本焉未發之中渾然豎立有形神之內宇宙在吾手萬化生乎身即此本一立天地所以化生髮育萬物之體就與渾同合一真知不隔絲髮矣此之謂肫肫淵淵浩浩不落方隅特超形相與天為徒之真體夫焉有所倚者乎不倚者大本中也無聲無臭天之德也所謂天下至聖者將他聰明聖智許多燦然才華知識都退藏于密歛持凝固收到一毫不露之地故他人與天德或隔一層兩層至誠之立大本者直湊天體無不洞朗圓徹故謂之達天德然則吾人欲入此天德者其故可思也聖人也天也吾心也無兩也所以君子學問只學聖人固養其聰明一句立此肫肫淵淵浩浩一毫無所倚之中打頭入門就如此立心做起世情穠艷都收到極淡處味如嚼蠟方見真性方見自己之天其實此中滋味愈涵愈妙不厭在淡之中若初時入濃到末路可厭可惡之事必多矣人事紛襍都收到極簡處了無

一事方見真性方見自己之天其實旁枝別落
文乃在中若初時入煩到末路反昏然般般無
光談笑一切才勝稜角磨鈍渾涵收到極溫處
方見真性方見自己之天其實容氣消除條理
自著若初時人我角勝到末路反生出多端清
楚不下矣君子入道愈入愈微小人入俗愈入
愈粗故君子闇具章乃能日章其闇正如衣褐
懷錦有美自香此是初地立心學聖人之至誠
固養聰明之妙訣也如此用力將才技刊刪名
聲寂寞見聞言動喜怒聲色之事一切不用半
毫倚靠他做門面所以洒然大徹見得天下國
家根本全在心髓入微之處立根立命微不是
微乃是極顯處唯微故能顯闇不是闇乃是極
章處唯闇故能章遠在近風在自所云近與自
者只此心之微云耳過此一關便可上達天德
尚綱之詩豈非入門之路乎下文歷引諸詩都
是發明知微之顯可與入德之妙義別無兩層
心體只一個至誠用力只一路入微始乎下學

長水先生文鈔

卷一

七

不覺入聖入神矣其以為愈深愈妙者注脚候
之耳且內省不疚與不媿屋漏有淺深乎無之
也奏假無言與不顯唯德有精粗乎無之也請
提趣道心唯微一句自家放精彩仔細體帖看
此箇心體獨覺之中至微無象之字且道此時
用得一切見聞否不見也不聞也甚微也非去
見聞在此見見聞聞之表獨証天性便是聖人
事矣不疚無惡處有誰見者自見而已自己亦
何所見不見之見乃真見也且又道此時用得
一切言動否不言也不動也甚微也非離言動
在此未言未動之先獨証天性便是聖人事矣
方相在兩室時有何言動不言之信乃真信不
動之敬乃真敬參前倚衡本體凝如豈待發聲
動色哉且又道此時用得一切喜怒哀樂賞否喜
未發人自勸怒未發人自威賞罰未懸民自以
不爭甚微也從無喜無怒處獨証天性便是聖
人事矣奏格無言與不言而信又何可差別分
流之也始初入門從淡簡溫入把世上名勝心

長水先生文鈔

卷一

七

腸一切洗刷歸復靈根及至見了天性乃知此物真只是一個肥肥淵淵浩浩光潔潔的本體別無一句可以倚傍擬議得者立乎見聞之外超乎言動之始逍遙乎喜怒不庸之境其入微也如此世間豈有至細之倪可方倫類者乎豈有聲色之末可參玄理者乎總是無聲無臭維天之命而已天命一刻不停一毫不顯淵默冲微萬古藏神而不可測自旋自轉自開自闔此之謂不顯篤恭而天下平在中者愈微愈顯精長水先生文鈔

卷三

七

中可執也世人每事只在眉睫上求色象上轉要博斯須之虛名固不足道經儒先生博見聞矜言動慎喜怒以謂道止于此不知此學法耳非至道也非至德也至德至道非其人不行堯舜孔孟以來精一之脉久矣其濤乎嗚呼道以微行天以微運心以微精天下之動常以微轉亦以微定微之為義至細也至密也諸家百執必須入此方能通神况聖人之學乎其必由微處始基之矣

長水先生集叙

國初文章猶沿勝國未大昌明自李長沙手闢洪荒北地代興鼂采雪煜嘉隆之際二三大夫相矜修古爛景彌鮮千古獨英要喻同心我輩中原並執牛耳招搖所指卷甲羣趨至今青衿桐子止不漢吻秦聲自可一變至道奈何哉其儒墨相訖也性道文章豈翳兩極即謂憚于修辭理勝相掩諸君子方學之不講為憂縣書國門取合流俗彼亦謂躬化謂何而何文之為兩家之難誰為宜僚也者惟是文章器則貫道業則經國事則不朽蒲餽不足存醇春華無裨殿最言之不立朽且速乎聖為天舌賢為聖鐸易奇詩葩豈盡俚言而布方

冊浸假鄙悖有喙三尺要與鵠舌同聲道之弗畔爰始博文如以詞耳漢以下語非必侏儻誠勿目涉謂多蓄何六經炳如言不相貸雕龍白馬創獲乃可孤行猥云方員出櫬萬擬議成變化第使鷄犬不駭新豐將紫鳳天吳顛倒短褐邪我不與我周旋勸說雷同此夫銀杯羽化封識宛然竊鉤者誅竊文者名王鉞頗矣顧我眊陋不及鄉忌借城南面以媚若人詎不可憐已哉予居恒持此論人莫予是予方呼逆風積雪迴瀾又漬人骨旋其面目一朝欲奪壁易吾幟雖有拔山力安所施今年夏五東過扶搖之枝將遭所謂鴻蒙者俄得沈德培氏兩人目成然作枯禪相對去再過

叙二

然吐奇若瓠子決三過見垂天而雲若騰
天而浸若往所竊上帝息壤無如其浩茫
何望洋以嘆蠡測水端宿海崑崙是其所
自出蓋德培大人爲內翰幼真先生今斗
南人物也予因德培以湯滅之刺通先生
肅之入予奉辟呬之詔竟日先生神守凝
如德象凜如春陽秋魄暉采動人蚤莫作

叙三

吳語向德培眼中之人雄風霸氣寔維楚
林急之勿失自是百遍相過意無闌勸書
自汲冢叢及凡將史自竹書野及諧記徑
濟自河渠邊檄猥及錢笑道術自薊門關
里旁及柱下竺乾炙轂而出之隱察焦明
之睫玄探象罔之珠一堂之上一日之間
儵忽風霆砰磕儵忽青天辟窳片語會心

形骸可外高言脫口天地崢嶸間與商當
世作者之林提綽古今綜驗名理予爲理
前論則亟當予賞予且謂本朝不乏文人
亦不少理學獨吾斯未信使人訕薄文士
如美塗即鳳鳥麒麟惡用持以自解後生
竊竊求多以說鈴相詬厲以子其才自足
千古文統學脉一耳扶搖之力負之一肩

叙四

且耳孔子獨與顏淵我與爾有是夫有者
奚物此之弗辨縱啜醢莊騷拾瀋洙泗金
口木舌吹影鏤塵何關至極吾老矣徜徉
丘壑而子方在賜谷寧渠無術以仔肩此
乎爲予談徑世之要知胷中千古不可了
因得觀所著長水集原本六經縱擒大道
精多物弘機至法集語聖稱天超超玄著

象外繫表具在阿堵提挾風雷枯管歆飛
一莖一塊入手具作名通照耀大千法界
弇州固曰要之有化境在虛懸此語以待
先生確而評之歷下高句吳大長水先生
其化乎先生之學寔有淵源龍溪以姚江
為藍染先生青出于龍溪性道文章亦流
始合道自涵文文自本道此日月太虛之

聖

論也文在茲矣先是序先生之文者山之
東則于谷峯先生江之西則鄧定宇先生
蜀則李元甫先生吾楚則李本寧先生地
既多方人俱大雅頃閩人又序而刻之閩
豫章人又序而刻之豫章方以內傳誦幾
徧其軼才妙手凌駕班揚還詣玄精比肩
軻氏通謨達識伯仲晁賈博瞻旁貫參伍

崔蔡殊鄰絕黨固當不脛而走不朽者文
不晦者心千秋萬歲之傳俟之何疑今日
是也小子嚶嚶未知所裁先生謬謂可教
垂序其端且先生之文炳炳離離哉無能
贊一語已

壬寅中秋日南郡後學劉芳節頓首敬序

叙

洛誦編

目錄

序八首

書六首

策一首

論一首

演義一首

祭文二首

雜著五首

長水沈先生洛誦編

長水郡當湖沈懋孝切真甫著

龍谿門人韓濟德溥甫校

兩支集敘

自近代文籍盛行凋牒斷觚各持勝場于天下
周漢來二千年間不燼咸陽之焰將充塞無已
時此如我大江以南狐蘆管削之區更無寸莖
不生世界矣蛩響蠅聲家家有喙三尺不以覆
瓿亦以災木焚之彌繁剔之彌蔓余所以掩卷
而切恨恨者也若夫繩契竹書明滅三五之前
丹牒綠圖秘密神靈之府四庫八館零落乎銅
駝之棘鄴架蕭臺刊刪乎蠹魚之肆學士家所
藏更鮮奇文密藏大半是文章藻潤書耳中郎
之東觀謁者之酉藏正當比之瓊笈瑤花種之
不榮覓之希覯令人寤思千古檢其遺目邈然
抱不追之歎豈非一大可惜事乎余嘗編秦漢
至今之文為三寸重裘者八十種曰文海而新
學苦其難徧也他日與朋儕謀曰學不博即陋

博而不清令人底滯不發方屈首博士書止有
兩時所注兩握所披光陰馳于前毛髮焦于下
鳥乎而定至大之倪鳥乎而定至細之倪乃又
取班固兩都以下文筆宏鉅者為一種如千首
取漢詔入關告諭父老以下文筆簡奧者為一
種如千首相與定其編次物不易舊義例惟新
雖長短間尚有遺美鴻裁健筆雙峙文林離而
合之亦足清心目而新觀覽余為名之而敘之
余聞物有大有小金支之鳥生乎空窮拔羽高
翔若半天下其力足以擊滄海之波取馮夷之
寶此扶搖九萬儔也黃支之犀頂立五寸角角
獨正中一竅靈尖冲霄萬丈明月之光在其崑
崙亦驪宮領珠之匹乎天地間大有大之林小
有小之群從其大而大之則以莫不大從其小
而小之則以莫不小雖然道何期於大小小之
而大神無垠也大之而小精無隙也文鳥乎而
定大小之倪哉故崑墟壁府萬寶畢陳玄象心
符提斯文之正印韶夏莖英六代並奏牙絃曠

律追太始之完音將非小大有宜物情有遠汪
洋求之顛倒眊之靈物之來唯人所召者歟得
而大可轉而之小得所小可轉而之大忘博能
約不博不約忘約能博不約不博妙達斯旨兩
檀鼓旗抱玄珠而冥罔象御箕尾而翔紫霄藉
令冊府真靈者盡發其清英特捐其氛穢上古
秘寶浩浩淋漓如在五百元氣間將非斯文之
助已夫夫非斯文之幸已夫

詩夏正夫先生政監

盡余少日嘗誦夏正夫先生之言曰士君子有三惜客曰何謂也先生曰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易過二可惜立身一敗三可惜客拱手曰此天下名言士林到今述之不倦後得所緝論政監二十五卷起唐竟迄南宋因囊以自隨者三十餘年於此矣先生仕成化間讀書金陵白鹿思以致用當世惜哉乎無年不展厥抱其耐上下三數千年間特揭宏綱莊論以垂來者余再讀先生之書而感焉其言君道唯是敬天愛民親賢納諫其言治理唯是重農桑輕徭賦興學校明倫常其言士大夫立朝立身唯是忠孝節義講學明理行其學于當世其言理財唯是愛人節用其言邊備唯是選將練兵積粟慎固封守不為兵始其言理亂興亡唯是君心敬怠邪正消長之間千古宇宙大局吾儒作用如此止耳自此外一切世波事變出入謀略機權語悉汰不收令士君子眉前胃次一物不掛粹然

光明正直為王佐大儒此先生本志也嗚呼天地本自交泰日月本自清明耕鑿本自嬉恬草木群生本自咸若而三數千年當塗之人反謂迂儒道謬迷襟學自行其胃臆明晦離合若風濤靡定此曷故哉覽政監之書致純儒之用可使還至立有効世俗不曉反以為不切於時用其沉酣世氛中者庸下無足論即其間高明之士舍孔孟好莊晏舍伊臯法管韓以為可以駭俗速効而便于把持末世既壞其名行又壞人之國家詩有之汎汎其流此先生所

三太息也

校刻爾雅注叙

按漢書稱爾雅二十篇不著作者名氏晉郭景純璞所注者止十九篇叙稱此書興於中古自漢終軍對豹鼠厥撰乃顯及楊子雲荅郭茂陵之問稱孔子對魯公宜學爾雅蓋此書是姬公所作以訓伯禽而抗導于成王史佚因此載其子見於記禮三朝之篇蓋爾雅所從來矣或云什詁一篇出姬公什言一篇出孔子餘皆子夏所增漢叔孫通所增鄭果文得叔孫生弟子之口傳而捷為文爾雅孫炎章又各雅法厥義是以漢初此書大重嘗列學官博士家肄習及焉此外又有詩訓說文方言釋雅者流其說悉本爾雅故稱九流津涉六執襟帶姬孔餘馥游夏瑀膏學覽者潭淵摛詞者厚籍嗚呼彥和所謂述豈虛乎哉余以謂詩人多識名物當是其初學者必悉集六籍語及墳竹所傳乃始通詩大義其後既習爾雅乃更憑之以悉通六籍之義不知其初止是什詩出游夏輩相傳故

稱爾雅雅者蕙風詩爾者言易晰也今世訓詁家頗核字義常重複多碎言其工文章者氣格之與馳藻潤之與游嘗不屑如學究輩深研其義至乃談道解玄士遠離文字則又芻狗一切不之省也韓退之嘗言學者宜貫通大義蟲魚小察無以經懷朱元晦自言一生訓詁埋沒數楮堆中不若漢儒止釋名物字義令人自思更覺意味深長也由前言之可以砥細瑣由後言之可以盡微眇二義無殊奈是以兩看其說焉古人以爾雅列九經既以集經還以訓經使今世職經之士人真一冊郭注案頭倘於古文重襲可無惜焉景純所云擁篲清道庶幾將來博雅好古有涉斯津者余為後生日跋注焉

壽封太史望湖羅年伯序

余同館太史羅君一甫之校執南宮也左繩右
矚執衡衡以相士而心自盟曰是役也豈當搜
羅國士數輩上以獻至尊通以報堂下庶幾
哉可稽乎以荅罔極恩稽首萬年上君親無疆
之祝于是拔士之俊自張子元忤以下彼所謂
忠孝貞慤不二心特達俊偉有才策者三十二
人布在朝列寧不濟濟錯錯如也歲壬申十二
月二十九日為太史望湖羅年伯之辰明年
長水先生文錄
三月二十一日為太史望湖羅年伯之辰
太史君會與告侍安人南歸得酌大斗披斑斕
鼓鐘鏜鏜拜舞膝前獻兩尊人七十偕老之觴
碩弗大烜赫已乎而此三十二人者屬張子介
太史君同年沈子之辭為之壽予聞羅氏世居
會稽之儋塘紫仁績善數世矣始發太史君魁
天下太史雖貴顯乎翁居里中夷然韜戢不改
布素所謂鞠躬長者也夫壽者福之會也福有
源有流有委源長則有蓄世德是也流平則有

結履旋是也委和則不竭子職是也考表于此
指應於彼天人之際將不闕隔于桴鼓矣請以
是稱于太史君之門秩秩斯祐以迓天休詩人
之誼也余何敢倭焉三十二人者竊視相告曰
世德養天則壽羅翁保盈則壽太史君百順則
壽吾三十二人者之誌誌祝翁也何居吾子盡
長言之吾儕所賴於吾子若之何稱介福也予
是沈子揖而前曰夫域中之大三曰君曰親曰
師其義等重焉事師如事父則友道立事君如
事父則臣力虔知所事父通知所以事君知所
事君通知所以事師故竭忠者顯親之終也獲
上者信友之驗也二三君子視師之父如祝其
親豈不事師如事父矧然忠信明白哉以此職
思其居夫亦求所事君若若矣世固有姘忍弱植
者二三君子既見之矣纓冠結紵非不群然林
立稱門下生而變態閃爍于呼吸間不過一食
頃餘滛畫矣此其人不有于君父何有于父師
二三君子事師之父猶然若是况奉君父使令

安所弗竭也且太史君立亦實典筆札靡効目
前以報君親夫亦賴二三君子有力王室以錫
厥類而揚令聞也二三君子真能秉忠孝不欺
之心樹特達俊偉之實若在館閣在部寺在州
縣夙夜精白以壽君德壽綱紀壽生靈為念令
人謂太史君門下一時皆巍哉杰士布列天下
則瑞洲瑤島祥椿靈菌神砂赤箭星精日彩石
脂金髓之屬種種在羅氏之門墻矣為壽不既
多乎夫壽之言受也受百爾君子之福為福也
壽之言授也可爾君子受之福還相授也言
道術則相授受也言福祿亦猶相授受也天特
此授有德其東德者受此還獻其親與師夫壽
存乎授受間矣異日者二三君子福幸天下乃
稱曰非太史君無由進合三十二人所不朽者
授之太史君之親所謂華千祿同萬福此乃天
之道且不見會稽之山終古嵒嵒乎人以為尤
莽若秦華之合群壤以成高也又不見鑑湖之
波終古溶溶乎人以為尤滂若滄溟之合衆流

以成深也况乎推秦華所以高滄溟所以深曰
是必有所自出不更有崆峒河漢者耶二三君
子之視封翁亦若此矣于是張子輩述沈子論
壽之指起而頌祝曰詩不云乎如山如阜如岡
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此之謂也

與五臺司寇書

伏見 寵命方新遜章再上 綸音愈渥倚眷
彌殷雖古拜稽俞谷何以加此竊念商律始肅
憲令維時諸執事抱案仰成 英主在御謂宜
邁往即岳牧濟濟之朝亦云多讓矣然欽哉汝
諧欽哉汝往之後便已寅恭受事未聞可以再
三諫也且司寇者古之大聖人臯陶孔子之官
也五聖之間臯陶見道最明故寄以民生之重
秘天時幾實乃贊密謨而 吾起孔子亦繇此
行相事兵革戮邪辜而教化如馳方今
大本未定大慙未除天變未銷民生未奠不
仁壬佞讒頑之徒未盡廓清蠻夷盜賊不靖之
萌未盡底定責在司寇君相所為日夕屬望何
啻大旱之霖焉又可遲遲于于請老云乎哉久
速之誼時哉不可以意裁久即為舉速亦為孔
隨順而已

與徐陵陽通政

往在燕中與丈乘小藍輿散服出都門信宿西
山紫翠間仰觀馳雲甚慚高鳥極蒼荒片顧山
光積雪而樂之記得有同游五岳之約頭白至
今猶未之踐後奉使青兗間獲從令弟華陽先
生履履携手泰岱鄒嶧上觀尼父所以小天下
子淵所以規正練司馬子長所以觀射處萬峰
壓人心目震悸又有同游四岳之約至今尚作
濤語多負山靈亦未之踐弟自少好林壑旋
出旋歸作官二十年並不隨人俯仰自丈所素
晚有力者以文字相忌加之以所亡則啞然破
顏失咲恐汚其頰不復致喙莊蒙所云苟無其
實人與之名而不受者此也掛冠投牒來五六
年一意閉戶讀書尚友千古於道頗自有所致
今歲次兒婚因遣携家就南雍秋中嫁少女去
家一身輕於秋林之葉矣老丈暨令弟先生並
負當世魏望值盛漢休明跨鶴驟鸞旦夕未可
得之兩執事弟宜先往牢壤甚寬綽天下名勝

處在在多奇掃石拂松尋真覓友以遲佳伴之
來何如弟五年之間喪妹喪子婦喪女又喪先
弟莊莊死無為報恩者矣昔范忠宣被謫細君
尤其平日與章蔡相藉及過洞庭舟覆丁眷溺
沒因顧謂細君曰此豈盡章蔡力耶凡事決有
定命非盡由人弟今布襦菜飯即本分尋常而
游神寥廓不復作他想兒來緣手作書直布欵
欵一念雅道生平舊約自是廢棄人宜爾豈當
從格外照之

長水先生文集

讀王充論衡

後漢王充者嘗從班叔皮游博極書史然喜伸
其獨見好撫摭前人仕為州從事不達棄去著
書有論衡八十五篇二十萬言援天證人駁舊
起新大略如董公繁露更生新序之比繁富乃
過之肅括練覈不如也當充作論時中土未有
傳者蔡中郎入吳始得焉秘之帳中王朗詣蔡
見其談達日異搜至隱處果得論衡捉去數卷
蔡云唯我與爾共之勿令外間知又云吾愛其
長水先生文集
是為談舌助耳其見重於時如此蓋漢承秦燼
汲汲表章至乎後漢書籍並出聞見極博彼時
學士大夫博綜勝而詮叙之識寡好追徒牒多
所過信篇章積實如出一摹王生生於班劉間
頗厭薄舊聞思揚吐其胃臆昔之所信往往為
疑前之所是斷斷不可亦謂超邁時流自行一
家之言于天壤矣如辨宋景公星占駁唐堯之
時曰正魯陽之揮戈謬燕日之再中詰穹蒼之
兩數解胥江之怒濤如是者數十論顧不偉然

解人順序至謂龍無靈謂雷無神謂堯舜洪勳
得之時命則言幾乎肆矣倘以意逆志此亦新
拔一境來哲所宜節取者焉昔有難充者嫌其
繁複充荅曰人無一言我可百篇此足持勝場
已難者反嘲之曰魚百龍一少者神序由難者
之言則詞蕪而精薄是徧行荏苒之區覓瑤花
乎何有也由充所自言則文浩而才長泰岱千
里恢恢巖巖豈以峭削見奇乎精而瘦蜀若博
而韞精之至也博而蕪曷為精而能博之為大
長水先生文鈔

也此得之源深力厚精精而麗者亦精細細而
鉅者亦細亦何偏至之為疵矣六經後如左史
之精約屈騷之深華韓公子之清核國策史記
之雄博班范之瑩潔斯非作者之前茅振古之
瑰撰乎是數家者論衡何足以方之

重刻壽親養老書敘

天下之言壽者衆矣舉定命之權盡歸諸天將
存養之通廢舉立命之權盡歸諸人則曠達之
見微于是聖賢立教曰修身以俟命此天人參
合之指序予因嘿有深思得燭喻焉夫蘭膏刊
滅末照若飛斯其初豈不有銖兩分寸誰能加
益之哉然列炬風簷之下不須更而就盡韜光
密幄之間耿長更以愈明人力所愛護或者盡
瘁天也其間或質薄鍊長或居靜用短堅瑕明
長水先生文鈔

而納之定命亦其宜矣故養身者有可必壽不
盡壽迺可言天養親者有可必壽而親不盡壽
迺可言親之命苟其養之之無媿壽命之理亦
可操其半焉予同年孔修汪氏出壽親養老書
示予予咀味之者累日難乎其言之也他日喟
然稱曰老人之隱意深衷孝子之穠情密愛盡
在此書非實有此心者不能作非身履斯境者
不能知予為是廢書不忍讀也抑有苦心焉友

衛武遜王年彌邵而防不疎豈可盡望夫人之
耄老者哉故事親者愛之如寶玉奉之如嬰孩
蒸之如沐蘭入之如甘雨諭之以義不敢直行
承之以志不敢顯喻養之以福且懼其溢順之
以好復虞其患動惟適意事必曲防願得老人
一日歡以延一日之命此書之指歸若是為人
子者宜有深味焉其言雜以單方別道俚見俗
情律之大雅若有小疵然非有學術者不能盡
其用禮云左右就養無方無方者多方也多方
長水先生文集卷之八
本無方也無方說法乃孝之深意不拘一法
即大道之圓神古人之言真有情哉始余侍養
家居者八年龍谿王先生教以事親之道宜拖
泥帶水濡足蹇裳而從之不宜惜名亦不宜惜
力蓋虞舜之蓂蓂良有不得已焉因覽壽親書
特廣其說以告為人子者夫子心真與親心合
人道將與天道合理有必至誠極自通何方之
拘嗚呼無方焉廼方也簡冊云乎哉

與高崑崙司成書

門下高卧涪江練丹砂蔭靈木上友春陵伊水
者流獨視人寰奄有千古豈不樂甚哉不佞弟
掛組來亦得意東海上夫容之波烟濤際天蒲
葦之渚漁舫滿地飲酒賦詩殊未央空山密林
日月長倘與先生異地同心乎忽不知吾年之
幾何矣中世士大夫一失官便面目憎人無意
味宇壤浩浩彭殤旦暮無憑準終歸北邙耳仲
尼云於我浮雲達人哉記得在金陵時門下方
北轉蒙愛特至別不數月與先生俱混混風
波中黑白無所辨今且十餘年吾兩人竝為天
之放民不能復憶前時陳跡人生在化浪中一
任驅使無可論者白駒馳隙大約忽然爾已峨
嶂萬里鴈飛不南夜月啼鵲想像相憶追惟昔
日禁林諸子雍容讌語閒踏長廊入乃竝席出
或連鑣又茫茫然隔世事耳念寄訊甚難故附
片楮稍承起居令親孫父母有儒者風邑人思
之而不得父末路大都如此

刻武經總要序

在宋寶元康定間西師久不解朝廷以為憂命
樞府論次兵略令諸武弁暇日講其事書成四
十四卷仁宗製序頒焉靖康後宋事日以不競
孝宗發憤國讎親御戎馬又增修二十六卷製
序再頒之則今所傳武經總要者是也往余在
館西蜀趙文肅學士大洲公蒲坂楊襄毅司馬
虞坡公皆為余言士大夫不可不覽此書彼時
虞犯薊鎮烽燧通甘泉戍館下諸君子慷慨當
長水先生文鈔入
世思兼綜文武事嘗流覽其大略笑蓋自武經
七書外其分門彙萃或總是書可謂大脩使武
弁者人挾一冊粗通其義焉其機冑中富有
定局何至周章皇疎有一籌之歎乎若我
士大夫家苞綜經史自可一覽行之其截截有
口風雷若出掌中者此人又在懼思沉斷如孔
子所稱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乃為真正英雄一
切楮上物無以為也余聞之虞坡司馬邊事在
經練何謂經此人曾身親行陣經歷而言之者

與空語懸十倍何謂練此人不獨經曉二三理
而已乃是久歷邊陲熟諳彼中事又與經營年
淺者懸百倍以經練之人出經練語此乃真知
邊事者也故邊事甚難言楊司馬蓋以自喻云
余又聞大洲學士言邊事有三說一者少兵二
者少餉三者議論太多才人杰士不得盡展其
能此三者至今猶然為通患若不及今更絃再
鼓之何以待一旦不虞之笑哉嗟夫宋一代兵
略專總於樞廷竟以兵之不振困於夷狄然則
長水先生文鈔不
武修脩豈必在書亦視國處之所以萬全及
東虜所以敢肆志與百年習套自來人所不能
振者倘以趙宋為殷鑒曠然大有轉動孽畫乎
其間此真樽俎事亦太平及時之深卹也嗚呼
書烏足以盡之書不盡言人亦烏能盡知之當
天下無事可以更局常患嘉謨不見信及天下
一旦有事可以見信更改矣常恨其時金主太
晚不及為以余裴回千古所為淚落沾衣也

壽少傳南渠呂公七十序

代家宰虞坡楊

少傳姚江呂公昔事我世皇受眷知由胄學踐政府參資密議十有餘年天下想聞其德字方望公持衡總揆公以內艱解政高卧越中且十餘年于是公年七十矣自公筮仕歷華貫先後四十年其出也如游鱗順羽遭麗風雲其處也若金完玉潤輝映泉石負三朝之碩望享既醉之兼福近世以來未有方其德福之完者昔人稱山中宰相平地神僊斯言不虛海內耆儒長水先生文登公宿德居指到公亦可謂盡其行者善其藏矣計茲以往壽日茂望日尊杜稷藉公以為鎮如此斗在天泰徵巍峙清朝之冠冕中外之羽儀也即姬姜無弗可為公之榮名壽考寧有量乎歲癸酉季夏朔為公初辰朝紳諸先生追顧舊雅馳觴祝公太師成國葵亭朱公偕五府諸僚屬予言為壽予於相君行藏之際竊自有感焉昔尼父稱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行藏者君子居身之樞括也鸞鳳雲翔終不離林蔚蛟龍騰空終

不離江海葆真孕和完其天年此至人之遺軌達者之高標固難與時俗浚薄者道也夫顯藏一物耳非有兩岐方其乘運應會出雲成霖也非以足已殉名也迫而後應有不得已焉及其釋勢韜光既雨既處也非以瞻前慮後也適得逐其初服有愉快焉是以虛中無我和平中正以游利害之塗非不持是非之公論而胸中無愛憎非不佐生殺之大權而威福不在己當事無過施事已無餘悔應之善平居之甚厚養之甚虛可以利物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夫其用之甚妙則其藏之也常安未有至於行而不礙于藏者庖丁斲輪之旨足以觀矣予昔拜公于堂見公汪洋樂易挹注無已士大夫間咸謂之大雅而葵亭公與公同入直者十年餘每誦公夙夜小心不敢絲毫擅朝廷之柄庶幾古之忠順不失者是以公之在朝也淵識宏度默救密移天下莫能指其功而莫不受公之賜公之在野也冲襟粹德委蛇寬綽天下莫不服其高而亦

莫能名公之為人古之博大有道術者舒卷由已進退有餘若淡雲之出于岫虛舟之方于河而世路莫之嬰也公真其人哉且相君者權之府操權若操刀然縱而操之則傷物返而操之則傷我惟操之而若不操者物我兩利而無所傷此所謂垂刀而藏之道也且以世皇英毅獨秉太阿宰割宇內誰能代之操乎而當軸者往往私其威福恃其寵靈以不能保其弟祿蓋自嘉靖來相君受知主上享有完福善始善終如公者一二人止矣于是以有感于出處之道而樂為公頌也予觀前史國運熙隆宇內氣盛元老鉅公多享耆年茂社優游耕莘釣渭間而聲光動于荒裔絕徼之外如郭汾陽裴晉公文潞公者代不數人焉由此言之豈獨公享無窮之壽即國祚無疆之休可推而知也

與李及泉中丞書

今天下稱極辯之朝然不無事矣必得赤膽憂國宏略大度君子專信而久任之廟廊之上一意付以禦侮保泰之長算庶幾可以共此不然者未可旦夕倉忙而取辦也聞朝議藉兄之重提鑰北門作屏京圻士大夫彈冠交慶謂聖主誠得一重臣顧何憂天下事昔備虜今且備倭况一日蒞鎮二患可以漸弭平生誠服執事鎮定宏遠其所設施慮可遠觀立効也燕趙營兵雜編于良家卒伍可以行賞罰三輔幅員寬廣比諸路不同可及時揀練以拱神居異流小吏四方游閒多在京城外內廣搜超拔可得智勇之流未寒先裘未雨先蓋計兄必有處此略陳一二以當採擇家弟之來正會邊瑣唯兄所使之弟之望也

水南徐先生當湖會語敘

往嘉靖乙丑龍溪王先生嘗止于陸輿中之天心院講良知學脉從游士數十百人而水南徐君從焉余時侍養家居亦與其末從大衆中與水南語見其和粹之氣由中達之面目已足感人而致其依仰矣後官京邸時時與其同邑趙年兄語而思之萬曆戊寅安福劉君令吾湖以書述水南至則館于北寺之松風塔院一時會講彬彬盛集水南學日純德日尊吾湖後學人長水先生文鈔

人傾服稱水南先生矣明年聞水南卒與劉令君為位哭之又十五年有司祖水南先生于其鄉其子一念走千里携遺言就余校正而水南所自錄北寺會語在其集中視諸生所錄尤懇懇有神此不可無傳也因手次刻之以詒同好吾聞之水南先生曰學必求先天初動之機所以能充塞天壤發育萬物者先立吾之根宗則萬物一體之意自無一息不徹此顏子所得于仲尼之真脉也故平生向朋友間言之必盡望

之甚殷只是此義聞者無不感悟以為陽明先生致良知之指得之愈真此真不可無傳也嗚呼學術日以漓士習日以陋人心真機炯焉斯在吾聞山居者不乏薪浮筏者不憂水讀先生會語能無竦髮彌襟憬然以興者乎

題關尹書後

葛稚川云交廣間道流人持關尹子道機經一
却是督軍王圖所撰此謬書耳他日叙關尹子
乃極其讚歎有快若浴碧慘若夢紅飄飄如履
橫杖游海外之語則真言見矣書首一字二柱
三極以天地聖人之能總之乎大道終之以爲
神爲鑑爲籌爲七爲釜爲藥而變化之道具語
道至乎爲藥用可勝既耶亦微已關尹與老君
並世知其玄聖留之於世者八十一首垂訓到
後乃西度從老君于青室之肆今竺氏諸詮
東來震旦者老關二氏所變化而合其宗者也
象叟天下篇歷叙方術推此兩神君曰關尹老
聃古之博大真人哉蓋甚嚴之矣三家者其道
本一教指小有不同要之關令書者道德之高
足南華之難兄也昔蓋公傳此與曹平陽其書
徒莫不出及宗正劉德治淮南事乃得之于向
上之秘府甚重其書然敘言泠泠清清言有法
式不使人狂猶之乎貌其邪者耶書中言見精

神而久生忘精神而超生則微指略吐一二焉
余昔聞道於天台王敬所先生授此編者于今
四十年未能究竟其玄義敬所先生嘗言老關
莊三書其自爲論固無不佳乃其中述上世玄
言披之見寶軒轅廣成心印往往而在即此沉
默精研皇黃之上理可明也世常爲方士丹家
語所亂至人之道闇而不彰因著詮言于末簡
俟世之解玄者衆焉

長水先生文秋

王

平齋沈先生集序

郡之先賢平齋沈先生者嘗繇貢籍至京師同郡鄭端簡公時為選郎薦先生可屬任授以官不就歸而益篤志勵學終始一節不媿古人士論翕然尊之秩祀學宮為儒者宗司寇五臺陸公是先生外孫裒其著述尤粹者若干授梓以傳屬某為之敘某生也晚仰止高風之日久既授讀若有得焉乃序之曰古之學者先立誠誠定乎中千古上下無不在哉者故其志不僅僅為一時耳目功能之見題辭歸漢往聖反求自得真性與宇宙立範與生人立模舉一世排譽曾不足芥土其胸中人品學術歷久乃見愈遠不可磨此古之作者能立其言於宇內之道也孔子聖人其於述作力推古者信而好之至忘寢食其精微可徹天載合神明門風步武乃尺寸乎孝弟忠恕敏行慎言之際不敢曠言高論自逾放彼其徒喭然志古之人行稍不如其志孔子已執矩矱隨而材正之矣况如末世華

言鮮實詭世剽名可冀其必傳者庫平齋先生生於士習頹靡之日力振古學志大而行甚實識峻而論甚平所著布萊翁傳自名其學曰吾欲究三才而勤弗緝也吾欲追往哲而勇弗常也吾欲平世路迴皇風而體弗立也吾欲篤倫常扶顛危表貞懿而力弗瞻也自稱霄壤之間有此一翁先生於道可謂擔負千古矣今其遺言具在有舍而不盡發者有推而不自居者有耻躬行不肯出者有慮來學不可欺者有謹師承不敢信者味如參苓青如鍾呂平平爾淡淡爾世之燁燁有口者猶自以過之然細索之集中考論其幽獨以質之鄉邦論定之評宰其言不逮行名不逮實則人人信之若指其文辭有片言隻字不可對神明而誤後生則絕未之有也嗚呼豈非立德立言之真君子歟必傳必信何疑焉某嘗考觀當世推說成弘之際其儒者所讀僅是四書五經性鑑諸正書不數部而止白首授兒孫手此不輟一切穀樊諸冊平生絕

不入目故其人皆純正重厚敦節行表風俗足為世師我生之初猶及見此今之學者博極群書言如流泉鑿胚彫櫟蹊徑盡通百了百能篤實終媿於先進即名滿天下騰姓字於赤霄之上而鄉邦之人猶掉頭掩口弗敢信也司寇公嚴亭先生方將推先生之道表儀一世其於世風學術轉移挽抹之慮大抵謂說此書其學術淺陋何足知先生抑其寒拙木強無敢為佞焉

長水先生本集

卷

復孫參軍書

門下所典領處天策之上軍在馬手握樞符內與玄武諸曹先生暮帳中籌俎上間則以銅魚紫虎檄置諸軍事九陟將吏亦將奉奔走而稟機宜豈非天下根本駿杰所肩任者哉尤夫胷中有風有雷勒珉燕然揚旌龍庭不謂無奇當此時也焚毛雖倚長劍雲臺抗高議麟閣標令名不謂不遭時日方中而仆鼓決主日將入而署書伐木丙君之烈又皆貴宗事軍旅不可謂不習有如明主一日禁過署中拊髀太息喟然思古名臣白首馮即何以置對禁林頗牧此中必且有人亦有如曩日雲中守者抱奇樹功遭窮負屈可當一言之薦者乎比者西師失利人人憂虜寒盟吾所憂者寒不寒之間以徂我欵我而戰守之策常不得決和亦懼其變不和又懼其變故旁觀之論嘗截截而當軸之策常徐徐且趙宋之有虜也北自北西自西此和則彼起弊不並受飛不連樓故宋雖壞于歲年

之好幣亦支携百年而後失之今北虜之搶番
非特壞番而已撤我之外藩也燕晉秦蜀滇交
之微無之而不可通夫乃食蟹者掇其足奕碁
者略其旁乎中國氣盛虜誠不足誅然亦事之
不可知者焉愚及見嘉靖末季諸邊無歲不中
虜甚至飲馬紫洞門太乙而鳴鏑焉然而威令
日行也不敢謾也假如閉關絕虜曰爾臣伏我
柰何為逆即蜎毛九起不過如嘉靖季年止耳
師直者壯豈無暫動我足絃然而人不教任
長水先生文鈔
此者未觀其長便恐一旦渴而紛紛也愚又及
見隆慶初貢市始議時嘗籌五策核邊臣將以
休息之間積草屯糧厲兵秣馬增埤繕圉修戰
守以為外攘深謀今且二十年五策者或化為
烏有再二十年邊人將益柔脆不識兵革伍符
虜日飽我之膏血益不可為矣士戰則精強不
戰則媮惰戰而羨賞則士飽而嬉不戰而困于
工作坐觀虜肥則士瘠而怒且怨假如臨輦之
事亦安能終不戰哉門下問我故總其舊見而

私論之滌室憂天不自知不可吾聞耕寬閒者
不忘耒鈞寂寞者不忘竿枹樽間事有執事在
不佞過矣

長水先生文鈔

世

與尤文學

園林之勝大都歷歲滋久泉乃冽石乃蒼霜雪洗刷始出山之骨耳昨共游楊氏園想見初構時必先匠意經營疏其渠塹使小大圓直橫斜斷接處各有曲折乃始疊石為山石者其所借非所質也山成矣乃始種樹於所蔭映點綴之間板以蕙蘭美渠之屬最後乃為亭為榭為館為閣不以為障以為象不以為居以為駕故色色鮮活有如翅飛焉山中所須用器與丹漆之

長水先生文鈔

其

物則世世增之者獨其規摹創立時須其人雅有勝襟逸氣長于詩歌深于繪事肝脾沁烟月筆墨搖風騷乃從小立中出一巨手故非俗品可相方也今其家宦業三世愈益脩潤粉藻待四方之客游人墨卿往往樂此忘去入其園雖盛夏如登雪竇冰涼雲即盛冬若躋春臺嚮陽谷石之黝然瘦也木之冷然蔭也泉澗之淒然澄泓竹卉之紛披開發而無弗宜也求之一拳一泓而小遠宜其大縱之凌高跳遠而曠適助

其平參雲滴雨聽鳥披林而濃不踰其淡可絃可奕宜風宜日而景常如其情故園林之勝甲于此邦宇下器物新新熠熠與綺羅襟裾者森映往來而生色也斯不亦超超良矚已哉余所取者高復下下必見水下復高高必見遠又皆障其四旁如各一天使人游覽其中似魚游環島終日不見所窮際則已大奇至山之盡處土岡如長虹兀然高于山者三倍青松翠栢茂竹萬竿登覽者至此獨立曠視倦而忽醒盡乃彌

長水先生文鈔

其

壯俯茲百岫千巖踞咲庠其上人人如有凌雲之氣焉

祭徐文貞相國文

自古有一代昌運天必生一代偉人其人存既足經緯鴻業係天下安危之重其人士所不盡逝者又足垂貽典則樹百世不朽之名蓋宇宙扶輿之氣渾涵深厚鍾英若人故其器常寬德常重精爽不露而社稷蒼生受無疆之福天下人士服其休休雅量莫得盡名其人者焉始公在嘉隆終始之際轉旋元軸重滌皇路一灑十習之湛垢密移徐化於垂神簪笏之中至于今長本先生文公之德皆知惟大足以康四海肅靖足以厲群流秉憲貞度可以無愆省刑緩賦可以和衆舉賢尚德安和無事可以佐明聖而維太寧雖未必一二能効公所為然數十年間循公之舉則治且安反公之局則舛且壞其効亦既彰白于天下足表公所以謀國家之義矣公方得柄時後進衆伍公者皆自許一時俊傑英英勃勃動欲俯公出公之右一切更張操束任公所不敢為公所未嘗其才其寵皆足行其

志于時徐察其心思所措注又非盡出身謀也者亦似有意乎刊鼎石流竹素將大有為于天下者焉行不數暮天下囂然同聲苦之其身名福享與其人景跡俱謝太平不加隆元氣日消削老成持重之彥見不合而善其藏淺衷喜事之夫出而奮其力天下始紛紛脊脊人懷不平垂白耆老咨嗟太息有不及隆慶初服之歎夫然後知公之器果博大而難為名也某方筮仕親見公所設施明年公歸又得拜公于堂臚公論議數十年間在史局見前後執政更代者殊途異指若參與商三入承明簪管紀載嘉隆事得悉公造膝所陳一一列在琬琰皆天下所不及觀記者某晚進愚不肖乃心果知公服公即列古名碩何忝焉昌祚方熙群哲踵武遺風餘烈事事可師後來者倘追公所以調劑鎮持之大略用以光輔隆運贊理太平必將重公師公著蔡公於韓范司馬之間九原誰歸有不可瞻對之想其可自行胃臆以幾旦夕之快乎

公之明神在帝左右必且騎箕馭日陰佑士林
翼斯世登之成周盛漢之上庶幾民社禔福永
有無疆之閒嗟嗟政府者百昌之源相門者利
害之途大才若無才不用乃能用近代以來唯
公一人人之云亡沒齒涕泣蓋傷大雅不復作
相臣真不易云嗟嗟豈直親交棄梓之情而已

祭葵陽黃學士文

憶自先朝與公後先立館下班聯禁近杞里情
穠甲第年齒肩隨雁行每一游情著作義味
閒如與公同以是共吟紅藥或沈宋竝稱賦就
疎梅亦黃蘇合調先朝雅譽曾附青雲而起斗
畔之文公既親我我益推公紫陌連珂赤墀携
袖凌晨共入緩步同歸十載之游規切良多世
嘗謂文人相輕同里多忌如吾兩人氣義自許
謂生平之言終始可無忘也及余被言掛組公
再入承明操攬文衡稱量海內橫經論道常在
帝旁人以公輔期公貴名特起余時屏居田間
乎與會感恩何嘗不念公往來竿牘寄聲弔勉
此弦彼韋交倣如初豈不望公一日得路展所
願言者哉何期青蠅交嫉連城受染公拂衣高
蹈言申舊盟有時容與乎碩寬堂中文酒晤懷
筆墨淋漓公顧余言及此不樂日月如馳余則
暮矣公方壯強萬一者旦晚且起為時霖雨而
公神情方王湖山委蛇曾畫楫之搖曳胡素車

之突如乍聞驚惻哲人竟萎乎茫茫天地不仁
甚矣嗟乎世路險巇賢者不免天人之際成毀
迭反謂入朝者妬才耶公才高矣妬則宜有短
蹇如予何才之妬也謂造物者忌名耶公名煒
煒忌所不免閭沕如余何名之忌也人道惡口
余茲多口衆喙孽之恂恂如公口事滋熾此人
何也舉世好諛余則疏狂或乃自取溫恭如公
百喙不止抑何解也若豪傑稜嶒驚衆生疑取
笑未堪奉我倘中情以卜易受侵誣品局豈宜
長本先生集卷之四

移一瞬不停已矣共盡夫復何云生死之說鬼
神之故先民以來曾不及焉余猶三號怛化媿
太上者之忘情

長本先生集卷之四

英傑策

天下之大可無為理也天下之人夥矣彼與彼才相若也今指斯人而英傑之曷貴哉大都天下事壞于儉壬宵小者十之三五壞于鄙夫庸人者十常八九儉壬宵小之害于家國也舉世知之惡之其害有狀其奸可明唯鄙夫庸人者如蛆如蠅令正人君子怵怩而不能數如韋如脂令世主眷戀不能割左右之徒藤曼因依而不可解如蝨如蠶令天下賢杰短氣網維解散壞人家國而世莫能先覺其非常因循醞釀於太寧無事時舉世靡焉尚之及其禍發常若復隍堙河一潰不可收攝其害無狀其奸難明較而論之即云其罪浮于儉壬宵小豈過刻哉故尚論君子慷慨抗于思英傑者有鑒乎鄙夫庸人之禍也時君世辟朝拔一人托之心肘暮登一人加諸鼎鉉千百人中主賜顏色豈非所謂千人英萬人傑者哉試之功周卒不免為庸庸中下者流則是英傑難逢也難知也又難畜也

尤難盡其用也繁弱之矢鋤鏤之劍曠世希有之隋璣和球安得日橫諸市而售之舉四海為羅必之乎科目青紫問曰築巖釣渭之雄實在焉未可知也故曰其人難逢臨流水登高山世無鍾期伯牙斷絃豐城之器上貫斗傍張司空雷令尹鑒若神明兩龍為之畫飛故拔登壇于亡虜識良材于任履皆出常度外特懸衡尺而論之非遇若人湮滅黃埃久矣故曰其人難知人之有是塊磊于胸中也如靈鳳不忘千仞神龍不忘風雲一摧折不得志南山北山耕寬釣寂自放乎宇壤之外別占一今古豈復有經天下之氣哉自非英主察相執肯屈尊於草廬賤士與之論師友乎故曰其人難畜本驥驥也與駕馬雙駕一決驟見謂軼我馳驅而鞭斥之矣本敦彘也與其莠並能受之無當舉之無庸擲而棄之不難也故英傑與英傑語謀若合符意如膠漆庸人與英傑語見若戈盾反若白黑誰令容之誰令全之故曰其用難盡難逢者天也

難知者人也難畜者器也難盡者遇也夫如是
故自古到今茫茫一局鄙夫庸人列冕被組相
望于人之朝芘芘若連雲之蓬斥莽之茅也不
其宜乎若夫三五之聖則不然懸日月之獨照
察舟霖之奇才殫夢卜之深心賈黃金之神駿
其道始于自論急於論相天下吾所自有萬邦
黎獻吾所得臣吾欲為三五皇王而謂天下無
鴻牧臯夔之佐乎不然也吾志康兆民有能陳
嘉謨康兆民者吾觀其略詳所設施屢省歷試
其人可致也吾志寧九隲有能振長策寧九隲
者吾觀其略詳所設施屢省歷試其人可致也
齊桓任管仲即今所問對數百言可按覆知其
必効孔子對方冊孟軻陳農桑聽之藐然白日
欲寢矣故英傑之臣必待明聖之君如虬龍之
托層雲巨鱗之縱江海不介自親不謀自契其
交者神也其合者天也應五百以挺生曠千古
其一遇固難冀於旦夕已執事者方握三寸管
臨天下士曰若之為英雄為豪傑昔人所稱今

人所咲顧取舍謂何耳生為敢言事

為諸生說文指一首

今夫初陽升扶桑新月掛南端溶溶漾漾氣鮮
澄而毛四射誰弗搖精矚之者此正是文之大
象懸在空無間分明可見之心目以此思之神
情來矣每自臨文得此握之掌中乃始弄筆伸
楮命匠氏者循繩墨而行道焉及入手時勿令
濁勿令直亦勿令擾金鞭乍響龍篆微烟雖扇
初開日光照耀大緊一篇氣脉琅琅開出一局
矣此間不無小有剗剗亦有縈迴微微見指都
長水先生大鈔人
未之詳也自此入咽喉則輕活難自此拈題面
則含吐難自此出大洋層波疊嶂烟濤際天可
以任縱橫而肆起伏矣一生一開又開又發漸
發漸收隊伍搭配細大穠淡詳略虛實各有分
別尺判如絲竹之節鍾石紫碧之間素黃神而
明之十指上有靈光矣大約以我許大胃懷相
題構象補宇宙之未完剔圖牒之未曜暢千古
之大局輝精心之妙巧羅兩間之英華摹人世
之情態寫風雲之百變操神鬼之陰符天空日

明原何拘碍自滿自怡由我不繇人若傍他家
門戶作燕雀依人何才丈夫之稱乎凡說理貴
真談真者宜抑氣洗詞直見本心愈精者常愈
淡意不卓文不超建意之訣宜即顯得超雖高
不脫言在帶衽之前義出青冥之表從容議論
瀾翻交激常在調之高不揚不峻不沉不蓄不
變不新不活不簇望之不含吐聽之不諫發者
非妙論也收果處全在緊拔縮金龍玉非簡不
勁非淨不鮮又在多乎哉每當生處常發新芽
長水先生大鈔人
則落處無痕見其妙者見其接每到末梢常如
懸綴掉尾玲瓏飄飄有情惟不盡其言故更端
而愈有唯不極其氣雖播弄而常閒何物八比
文字束于有司之功令一世才杰剗志而老此
生亦良俗已倘如前所云夫乃郢上之斤丈人
之丸乎及夫搖筆多談理窮數極每至終篇常
多遺憾不獨作者苦心閱筆小資沉思即覽者
亦拭目而虞其將匱矣我則未入手時先留下
夜光一顆崑璧一雙青琅玕數斗蜀綺秦綉百

純上世來鼎鐘古物一函侯實運告勞歌舞雙
極主人乃始雍容起謝再頓首鼓歌而進之曰
願主君千秋無極斯不亦樂哉未央乎若夫霓
裳節短黃竹歌殘所云曲終人不見江上萬峰
青者文到此際杳然入玄飄清風駕黃鵠渺不
知所之豈特太息言仁義觀聽時人之耳目哉
嗟嗟道宇重峻文海汪洋言之不及達者或可
操其半焉

丙魏同心論

古所謂大臣者有公天下之心不以才相勝惟
有公天下之心各行心之所安以共持天下大
體精明者不自謂才博大者不自以為不足彼
豈有相勝之心哉無相勝故爾我之嫌盡徹懸
合之味嘗融即同自異即異亦同即異同總之
乎如出一人如共一家忠亮配古人肝膽照萬
世茂烈休聲炳垂簡冊誰得而軒輊之昔者讀
班史見宣帝時魏相為相丙吉為大夫史稱此
兩人同心輔政焉嗟乎蕭曹以下丙魏有聲非
真有公天下之心而設使以其小智微權佐而
行之安能必無異同者有異同則有爾我有藩
籬絲髮之差而忠邪判矣何以佐中興之主聲
施無窮者乎嘗觀帝嗣武昭之緒當漢盛隆勵
精政理綜稽名實已如霆驅雷厲掃六合而一
新之相佐帝翦霍氏攬君權特稱意旨捷出群
僚右毅然條天下事身任人所不敢才識意氣
可謂遭遘有時吉為人退然不伐穆然淳厚已

耳此其才名相懸奚啻什伯過之乃史氏者跡
其事評其人曰同心輔政云者又何也吾嘗論
之人一心也心一理也理一天下萬世公也不
同者私也利也相忌相傾使然耳相天下者何
必才略之盡同張弛異用微顯異機剛柔異宜
同出一片赤誠爲社稷爲生靈則其宏摹大略
已自不謀符合矣何必盡同何必不同此兩君
子者作用不同設施籌畫中間良有意焉彼見
宣帝不世出英主喜發其振刷之才又慮才之
長水先主
過或至紛更高帝約束此兩人密議未始不淵
然合也故取漢興以來典章法度忠言嘉謀次
第奏行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刑獄事時時進
御既以佐當世之艱而不踰成憲之所有我兩
人行之而主上不疑既以堅其法守之思又默
防其紛更變擾之意今主德者如金在鎔而天
下之人又不知當此之時君權日振賞罰日明
名實日審吏治日進以帝長材遠略視漢家制
度如規矩繩墨之不可易雖甚英哲何曾越局

外快心任我少行不合人情之事以召天下之
哂哂者乎此是丙魏同心範圍元化裁酌玄樞
必自有微指在百執事不能究知之獨史臣知
之者也故毅然條天下事者曰吾以振舉高帝
之約束不嫌其矯退然謙厚自居者曰吾以共
存天下之大體不嫌其懦相之所行亦吉之意
吉之所持亦相之心不獨正大光明表裏無纖
瑕兩人自足以相亮即或宛轉商略苦心密畫
慶亦何曾一念畏縮念及于身家哉如材不同
肩重同馬味不同調羹同馬色不同經緯裁成
同焉此豈有彼我異同之私者乎雖然吉之所
處尤難焉吉保輔帝躬其勲且舊何如相新進
之臣拔慶吉右敢于任天下事吉不以爲嫌故
史臣論吉之美亟稱其不伐舊勞深厚得體不
暇其他而吉與相書亦云願翁慎事自愛不
顯其能則吉之善以勲勞自晦調停劑量于隆
家間庶幾乎穆穆之風焉向使吉以勞烈自居
相又毅然行之不顧此兩人方如冰炭不相入

亦何共成之有故相之同心於吉難也吉之同心于相尤難也蕭規曹隨房謀杜斷古大臣相容相濟數千載間三四人止耳未易枚數也吾獨惜夫和衷道遠同德風微勢寵相逼則嫌易生才名相軋則勞易啓人各有心心各有我政本之地戈矛尤甚于他局此中人物微有異同將一世士大夫精神意氣鄙與朋分則而象之其一時政體機宜亦且首尾橫軼各護其短各申其權各行其私令人人生枳棘于胷懷而禍且貽之國家故仲尼于周比和同之際辨之諄諄不少假貸誠慮相君者一不同心則天下存亡理亂由此出也嗟乎宇宙常清公論常平本無岐別異同誰生故相天下者先正其心術歆正心者先正其學術學正則心正心正而天下之事以道揆之將無不同者矣考鏡今古千岐百變不出異同兩途同者貌異若中心異者迹同者為姦為利甚矣末路之紛紛也宋經儒先生每好宗本化原歸之正心誠意有味哉為之

三復起長慨云

舜發於畎畝之中一章演義

近世士大夫家子弟非無賢俊後生可屬任天下者遭世承寧日久人人在安樂場中享用習慣未嘗知憂未嘗知患卑者沉酣養既無足道其高者啜茗焚梅臨池吟寫手持貝葉南華雅慕王劉稽阮據几拂塵玄談無讓大都一時風尚不過以文采風流賣空名於天下略與兩晉人物相似其實視軀太重設名甚高豐養太柔設使一當事變艱難未有不脫折顛隕者世風盡然良可愾歎試嘗觀於古之所謂賢杰者乎昔日虞舜伊尹躬秉耒耨一旦釋耒受事運天下若承蜩傳說築巖呂尚釣渭膠鬲鬻販叔敖伏處管敬仲脫於累囚百里奚拔於牛口韓淮陰寄食漂氏諸葛公結草隆中此其人胷中有風有雷有蛟有龍一遇英主借之羽翰擔簦躡蹻談笑從容便能縮人家國嗚呼古人何修能及此余少日讀孟氏書至舜發畎畝之中未嘗不三復流涕也昔吾師孔子葉色陳蔡子路

見子夷然曰君子固窮顏淵從旁讚之曰不容何病以此言之孔子之才也而舉世莫知孔子之明知也而常涉窮途孔子之渾厚謙如也人常以為魚肉刀俎加焉孔子完美備善無不可而而謗斥侮害之聲盈天下其所遭離困厄何減舜說諸人是皆天實相之使之窮而彌固困乃逾堅晦也滋大苞塞其兌凝茹其精磨礱雕琢使之卓絕人羣之道也假如中人困心衡慮然後滅悟修改彼即遭困厄終是庸流天之深心豈屬此輩假如國家晏清外無鋒鏑左右無骨鯁臣即如漢唐末造亦何關千載隆運者不過是借來形發語看來軻氏之論所重特在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一句天下大矣天地能運化樞如嬰兒子不能自言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範圍天地之化廓清其搖動經紀其治安許大宇壤全靠一兩人擔此萬鈞擔子未托預令以人擔之者伊尹自任天下之重以天

生先覺自期許夫天所培養特任之者豈其輕也今天壤之下草木羣生飛走蠕動蠢蠢不靈自了其皮殼間事彼農工商賈百藝之人營及一身一家然且不瞻所可與共此宇壤者獨我士君子一輩人肩鉅持宏與人生共擔世界又非瑣瑣庸庸所敢任只是一兩人止耳然則天所賦才於是人將托大任於是人必有深愛必有重望如其不副必有重譴天之意豈輕眇乎哉可以反而懼思矣如却渾渾茫茫只見日日

世界如此安樂曾不顧安樂者之反以死亡也曾不悟憂患者之可以生全也何曾得有苦心志勞筋骨饑窮空乏拂亂等等事一入此人之胷次哉人身一段真精神必從憂患中逼透出來一切閑氣性必從憂患中磨擦得淨世上許多難了事件必從憂患中歷練更嘗方能盡數通曉然則天所困頓之者其意一一可思也且天之意何以必先苦其心志心志者神明之管為物清虛甘晏則銷靡苦楚乃光燦冰淵朽索

日迫其懷洗刷磨剔心精始瑩集以歷冰而晚翠梅以含雪而彌芳沉幾慮微窮神極變皆從苦中生古聖賢之心何嘗一日不精明何待於動然歷彼諸艱真覺聰明難恃思索有不通之處正如雷雨震滌日輪倍加新彩此其所以動心之故也天何以必勞其筋骨負米運甕事由強勉筋骨練此可以當天下事骨以勞而硬力以勞而出然後精神堅實沛焉有餘自非習慣則軟怯怯如問中士女耳天何以必餓其體膚

易云三日不食孔子當厄七日不舉火古之人亦三旬九食今一食不飽行立如不自持有如遇變遭屯或在軍旅倉卒蕪蕪之粥可得乎所以不可不練者此也天何以必空乏其身蘇季黃金百觔盡杜甫囊空剩一錢淮陰智勇無雙資身無策只是不肯求人耳若非貧用屢空瘦儉不得到極處故空窮之苦練八行徑甚於勞餓家徒壁立到此殊覺清寒逼人也古聖賢無欲此性何嘗不定然飽諳多難浮氣盡銷正如

嚴霜凍結土練其性木練其皮愈融愈潤嫩色
全除此其所以忍性之故也天又何以必拂亂
其所為管敬仲言與鮑叔謀事多困窮鮑不以
為拙知我不遭時人固有利不利耳諺言人窮
智短士在困中謀不見信畫無所之自投網羅
往往如一憤憤人何奇與有如此跌錯幾百番
天嘗若弄玩其人多方以悞之者然後大覺大
智却從此中激發出來天下物情世變我所不
知何限即知之矣口中應不來手中做不就來
至迷與登者不過糾纏起伏調疊不下我所知
而不能者抑又何限故云聖人有不能焉增益
者何非添入之也不會者真會不徹者盡徹心
清明而氣澄定將天下之事無不可能者矣陳
履常氏云能推食與人者必常饑者也賜之車
馬而辭者必不畏徒步者也左丘明云晉公子
出亡在外十九年之中艱難困苦備嘗之矣苟
非其人自能對境了心苦行其事勤渠彌厲熱
行其事夙夜弗休亦何能于世務人情中深維

曲折若燭照而數記者乎此所以增益不能之
故也夫心以練發而神明愈清我乃知憂患之
生吾心性以研磨而血脉堅定吾乃知憂患之
生吾性不能以更閱而德慧日增吾乃知憂患
之生吾才人生于殷憂殷憂能進人人死於安
虞安虞能蝕人然則安樂之必為毒疾其奚疑
焉昔干寶作晉論言晉室士習壞于清談至及
其閨閭婦人妬傾淫佚習以成風男子虛曠無
心恬不為怪其後劉淵石勒一宵鼓譟靡然波
潰蘇子由論其時士大夫自立聲價托名太潔
未嘗習人間辱事筋力骨節柔脆無當何以支
持一日之變可謂鍼石之名論矣今世士人倘
能深唯此義真知憂樂二字分生死大開惜軀
之心毋得太重節欲忍性練事如苦常視安樂
場中得無天心之棄我凡事必讓天下人先處
其樂而我擔其憂憂在天下人之前樂在天下
人之後臨事不避迴臨財不粘膩洞知下里之
苦楚顛連失職者之情狀無驚空名必致實用

可以茅茨布帽可以食蕨茹草可以徒步擔簦
可以櫛風沐雨真如舜說下諸君子力挽頽波
共襄世路及此之時庶有採補萬一者云夫家
人治田其始父兄婦子無不胼胝盡力田間及
家既饒其子子目不見耕耨鉏鋤諸物下逮臧
獲亦靡衣腴食不省財用何從來舉家之人無
復一人肯擔利病憂勤夙宵愛卹其主人者其
家旦晚必大壞嗚呼天下一家也家家習態如
此天下沿為世風假如宋南渡以來人士四五
分是道學講議三分是禪宗三分是玄教人人
惜身重命誰是即真為君父發憤撐持者則主
人幾乎無餘僕矣吾以是重感此篇非為中人
說敢告豪杰明智有經天下之氣者而是正焉

宋韓范二公經畧西事始末

宋仁宗康定元年夏人元昊寇延州詔以夏竦
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以韓琦范仲淹副之
初唐末夏州人拓跋思恭以討王巢功賜姓李
遂鎮銀夏綏靜宥五州地有世恩於西土至宋
太宗興國間其孫李繼遷入欵賜名趙保吉不
叛我襲據靈州繼遷生德明德明生元昊元昊
雄黠多智習蓄漢文字頗識戰法數諫其父意
不肯臣宋至是上表還所賜符節而盛兵寇延
州當此之時元昊已并唃廝囉青唐諸城蘭州
諸羗悉有夏銀綏靜宥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
諸州地二萬餘里阻河依賀蘭山為城總雄兵
五十餘萬以向環慶鄜延興慶諸州又與遼人
申婚姻約契丹為應援結好河東諸羗期先攻
鄜延而延州者固夏人出入之衝也地瀾砦疎
土兵寡弱范雍懦怯少謀于是元昊詐款襲抵
延州城下遂破李士彬劉平石元孫三帥之師
檄聞上為之盱食者累日會大雪自引去延州

得不破時夏竦先共范雍分鎮涇原陳固守之
議而韓琦自蜀還論西事甚悉宰臣呂夷簡又
薦知越州范仲淹可屬任遂進琦樞密直學士
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並兼經畧以副竦而仲
淹以延州諸砦多失守遂自請延州先是詔分
邊兵部署寇至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
人所以敗也大開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教
練量敵寡寡出戰其塞門諸堡俱久廢用種世
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又大興營田德民互市
奏以華同河中租稅徙兵就食以省遠輸之苦
遠近悅服夏人相戒毋以延州為意仲淹又上
言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萬一吳賊乘虛阻隔兩
川貢賦朝廷不得高枕宜嚴戒邊境為持重計
實關中兵使不得深入寇至清野進無所掠二
三年後彼將自因此萬全之策會元昊寇鎮戎
敗劉繼宗兵而張方平建擣巢之策上以寇日
猖獗遣學士晁宗慤詔諸路進兵時慶曆元年
正月也于是琦畫攻守二策馳入奏上欲用攻

策執政謂深入非萬全計仲淹上言正月塞外
大寒我師暴露勢難深入不若按兵觀釁許臣
稍以恩信招撫諸羌進城廢營以牽制元昊屯
兵營田為持久計請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上
亦許之仍詔仲淹與琦同謀出師琦乞督令五
路進兵以襲夏人又遣尹洙就仲淹議頗不合
琦上言仲淹意在招納以牽制為名臣謂吳賊
入寇不過四五萬今諸路重兵貳拾餘萬若鼓
行併出乘其驕惰破之可必今中外待賊太過
只守界壕臣恐士氣日索經費日匱賊乘此有
吞噬陝右之心上復詔進兵而仲淹固爭以為
不可又上言琦與臣皆同心協力非有怯弱但
戰者危事萬一失悞少筭則平定之期轉延歲
月况橫山蕃部寇多控扼兵少則難進多則難
久未見其利元昊遣使約款于仲淹仲淹復書
令去帝號遂不進兵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
謀也乃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賊果犯渭州逼
懷遠城琦檄鎮兵萬人命任福將之令趙德勝

皆出賊後要其歸路且戒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時元昊傾國入寇步騎十餘萬而福諜傳賊少頗易之遂陷賊伏中敗于好水川諫使人收散兵得琦檄于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止奪一官而已元昊因敗福軍吞仲淹書頗不遜仲淹對使焚之大臣宋庠等謂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請法仲淹上不許及夏人攻破豐州絕麟州餉道于是夏諫罷乃分陝西為四路以韓琦領秦鳳仲淹領環慶王沿領涇原龐籍領鄜延時夏國旱傷稼復遣人詣仲淹約款仲淹復通書龐籍曰此詐也宜謹備之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鎮戎涇原副將葛懷敏率諸路兵禦之敗于定川元昊乘勝抵渭州諸鎮莫敢出兵仲淹自將蕃漢兵由邠涇援之賊復引去帝聞之喜曰吾固知仲淹壯也朝議聞賊大舉或謂宜修潼關以備衝突或謂宜遣使契丹啖以金繒使攻元昊上咸不納采學士王堯臣言以琦仲淹忠義智勇在兵間久頗倚以為重會上遣王懷

德喻仲淹徙鎮涇原仲淹因乞與琦同經畧涇原琦兼秦鳳臣兼環慶臣與琦練兵選將共成犄角漸復橫山以斷賊臂願詔龐籍兼環慶文彥博領秦州滕宗諒領慶州以成首尾之勢帝悉用其言使琦仲淹等總四路之事開府涇州琦仲淹名重一時威信洽于西人至是節制一號令嚴明賊聞之亦頗落膽云然賊雖數勝飢饉瘡痍相仍力亦不給慶曆三年遂上書請和上亦厭兵許其奉正朔稱臣而不名羈縻弗治而已明年諫官歐陽脩等薦仲淹琦有相才召還政府八年元昊死我邊經畧稍有次第西鄙以寧初仲淹之鎮環慶也以諸羌陰為元昊鄉導請詔書犒賞閱其人馬為立條約有如賊入畧老幼不入堡砦者質其首領罰其畜馬羌人由是為中國用又城十二砦招流遺定堡障通斥堠羌漢之民由是相踵歸業而慶之西北馬舖砦在賊地腹中仲淹度賊必爭先遣子純佑以兵據之密引師至其地版築皆具旬日城

成即大順城是也太順城成而白豹金湯由是
寇不敢犯又城細腰葫蘆諸砦以斷賊路而明
珠滅賊三族數萬人入附由是環鎮諸道通徹
無虞既得熟羌諸豪族撫以恩信使之守邊因
徙屯兵就食內地由是西人省餽輓之勞大抵
仲淹為將專務經理內地養威持重以為得法
則尺每伺隙攻之法以此牽制夏人夏人不敢
動而琦之在延安也以士氣阻傷久不知戰慷
慨自效每欲先發制賊而時議多不協召豪傑
長水先生大鑒人
與計停族禁軍不堪戰者一萬二千人增練土
兵修完戰守器具以此諸將多有敢戰之氣城
籠竿城據虜要衝以此蕭關鳴沙之道頗無梗
塞嘗請示上欲以鄜延渭三州各練土兵三萬
使自成一路軍印相通為一視賊所不備互出
擣之屠其種落以招靈武橫山之入約以數年
後提兵直擣其巢于興州如示視窟中兔耳會
和約成琦召還故其策不盡用兩人在政府每
議西事輒不合後又請經制西事琦主陝西仲

淹主河東未嘗不相得然兩人威名已震西夏
夏人所以輸誠納款者徒以此兩人在也
史臣曰是役也忠勇任事則韓公持重有體則
范公此兩公者一代人傑名重于時賢能為之
用舉事無遺策卒之夏人以寧名聞裔夷韓范
並稱信不虛耳然當其始議時何不相入之甚
也宋至康曆間治久備弛卒難決戰范公招採
諸羌擄奪要害漸修我備牽制彼師真得勝策
幸而大臣贊之招携固守之策仁廟亦復無奪
長水先生文鈔八
與韓同規慎固封守夏人力詘投約請和不戰
屈人功若泰山何其盛也向使任福一戰勝吳
廟議未可知天意或者未奪吳魄悔禍送款不
若是速未知牽制之策所施設者又何如也然
任福之敗舉朝誰不以此咎韓公元昊復書狂
悖宋來政且欲置范公于理則此兩公亦岌岌
殆矣嗟乎忠智之士安邊境立功名非伏主上
之知烏能聲施後世乎宋以忠厚立國至仁宗
益務寬大以養斯民忠信以懷夷狄尊賢敬士

援天下名碩布在朝列即威武不盡伸然德威遠矣故西事戢寧天寶顧懷主德罔愆無怠無荒而威格者豈獨二臣之力哉吾乃知中國氣盛殄戾潛銷時乃天之道而論及計謀雄武之間者其末也

長★先生大錄

卷八

沈幼真先生中秋州敘

昔阮嗣宗一見張茂先賦鷦鷯不覺歎服亟稱有王佐才嘻彼固偶爾亦其神境超如也余始識幼真沈君在總州之季偶標片語士林志之到今幼真連掇魁名尋豫妙選入中秘讀書于時同儕雋杰樂相推與明年盡出館閣課并諸別什見示謹置之几格間披閱卒業自以識乏林宗安能品藻英彥人微玄晏何以序冠名篇辭之不獲乃述素所聞以諗之曰一代之盛制

五十五

作紛綸要必有擅場鳴世者迥出乎其間先是文皇該天網以萃寰區髦俊標以二十八宿之名逮今上復增其數古風益振竊意方來能追踪芳烈允為國華非君是屬目而誰何者命世鳴才非特有瑰瑋奇特之觀而貴有溫純懿實之美熟玩衆製大都理淵氣逸詞義雍容典厚既已切中今時之事情又一一式範前修之步武所謂根本六經馳騁于遷固百氏之間良不虛矣世之學六經者多牽攀於宋人成說

致沒身不見五三羣聖之風徽神采近儒之體
突者殆甚焉就有師法遷固尺尺寸寸摹擬其
體勢音節窮年不暇下此者不過襲取隻字為
緣飾而已耳吾以為遷才不羈奇氣軼宕一扼
要旨則立斷無疑固才博瞻詞條彪蔚撰論纒
纒靡竭愈出愈有二子者皆率意為之而反苦
心求合顧不謂土木形骸而指之為文可乎求
其合筏登听如君者蓋絕無而僅有也猶復謙
損台下益隆孝悌彌礪清真婆娑藝圃覈練經

卷六

七

術視當世紛華所尚不啻若野馬行雲略無繫
戀幼真所養若是將古人道德節行功勳文學
之林無不可為也乃若商確風雅以垂不朽此
其度內事復誰讓哉庚午春仲新都方同叔題

題三境道人奇遊傳

天地大矣六虛玲瓏與人神靈相接不隔一絲
神清氣靈能變化聖境天境如其在目前頃刻
便可入蓬山八十萬里非遙也余十許歲時旦
晚常見呂純陽文昌帝子關雲長三公每在昏
曉之間參前倚榻十五後唯夢接如舊游之客
日中不見矣及登朝入禁中履大殿後典綵綸
闕秘府簪筆立螭頭一一與少日諸真所引入
之境相符乃知人生自有夙因天界亦復如是
長水先生文鈔卷八

四十九掛冠歸山中得一意團蒲持無念法二
十年清香靜境無日不默朝天闕蓋玄圃瑤林
即在雪窓夜月梅花紙幕之前心透則古今都
作一團物此是神靈真境去來皆由得我者每
念尼師不語神怪而神明之說時吐之大易不
敢輕以此道語人適明霽曹君出其弟子三境
張仙子傳示余此皆余實歷境殊非怪誕語人
生世上控影百齡如傳舍耳吾神完定可聖可
神可仙可佛其境甚超其入甚近曹君其秘之

勿泄以俟後之好道者傳焉佳世之日淺我與
君勤修真契作一西行度牒可也

張無始計部

駕在敝郡時以方魯岳公是僕門生渠掩關卧疾在郡四閱月僕所以不至郡城一候門下且司府諸公之賢者多亦避嫌却掃不出耳毛生修之若中回得手翰且頒大篇惠教捧誦為家寶且媿缺如矣門下豪杰之才廓落之度僕已神交竊謂世界中此時不可少此品然世路多側日才人其人亦自鶚立為時所妬唯門下益自韜密百練其胷中為斯世一大建監俟經時

長水先生文錄八

廿

廿

之暇出其緒言傳簡冊以詒來茲何如兒鍾至日煩為郵正其舊業至望

京山李本寧館犬所寄禹碑古刻題其帖端

此古所稱岵嶠碑也夏后氏糾糾文字又遠出岐陽石鼓臺山吉日之前於今垂五千餘祀碑石不殫在衡山縣西北岵嶠之尖自剖判來上古文字碑刻此為稱首昔神禹經治河漢刑白馬祭衡之神陰答水使者言上帝將錫以金簡玉函綠字圖書宜齊于黃帝宮既嚮使者始言在岵嶠上發之得秘文以此洞知水道河漢乃

長水先生文錄八

廿

又刻石紀靈相傳是禹所自為文唐韓愈氏有岵嶠碑詩云字青石赤形摹奇糾糾拳頭雜葉披文嚴蹟秘鬼不知千搜萬索無能窺將非千古神物比于天球龍叙者耶余友本寧氏寄至七十四字叢拜肅視渾渾如元氣中融結成之者此真天下寶而本寧張之為楚之寶也因命兒什襲櫝而藏之家歲庚戌今年七十有四

題孫司寇手墨

余館甥孫君令弘是簡肅公之元孫自三齡侍膝前十五入泮而公捐謝蓋公至德懿範自瀉龐保合時而漸涵之日久矣頃彙公手書家訓與其家報往來者如干牘玆裝捧持悅對公面嘉謨洋洋是訓是行真終身之儀的傳詒之至寶也重之哉公多文孫而今弘清真簡淡尤極伯公淹博才藻一時自無其比然徐覽公家報中自孩孺時便大期許屬念想公獨鑒必自有長水先生文鈔

在謝車騎顧司空王沂國期其胤孫雖則天性鍾情哉不可謂非特達之知也令弘方自以德業未昌大每悲感涕流所發憤鏘礪必有人不及知者乃余略曉其苦心焉昔余弱冠入都公為光祿丞謬辱眷知申以婚姻今頭顱白盡年將及公其德則遠不及也瞻承手墨此何異入孔侍中齋閣復見漆函中綠字書耶趙無恤日夕誦庭言置之袖間三歲耿耿然孝子慈孫用志宜如是因題數語識余仰止之思焉

祭寧庵沈尚寶文

嗟乎人生暮晚正如寒林墜葉滿目蕭疎迴盼四十年前海內知交百無一二在者矣乃里閭之近道義密親年力方盛宜莫如君君亦捨余而遐舉乎疇昔之夕夢君騎馬出金閭余追送之城闌下君拜稽告我曰別師即日行矣覺而疑其兆此似非祥也及訃至君竟以此日逝乎魂交神合倘亦念予難割戀戀有故人之情者乎傷哉憶昔甲戌南宮校士首得雄文而才之長水先生文鈔

君魁天下於妙年英姿杰格舉朝望之以為玉樹琪花也誰不賞余之藻拔者無何入司馬署文經武緯威望巍然無何改春官署綜經洽典朝章肅如也無何晉天官署清修凝重雅負公輔之器焉又無何建茲議工網常犯上之嚴色落一階改尚璽丞于是鳴名鵲起公卿間又誰不交口誦余得人也者入仕不十年賢聲滿天下豈不與賈長沙伯仲者哉盛德宜人才高得忌兩者互為伸屈亦吾道消長之常耳愛之者

不能扶於前而忌之者遂得操其末夫孰非天
之為也余素寒朴無用于時君且恬愉早自韜
晦余依念庭闈不以浮雲換疏水而君鍾情慈
極終始以綵服代封章蓋我爾兩人者歸田三
十年用之日少藏之日長山藪之味方穠車馬
之情何淡吳江越水扁舟過從月渚風雩一腔
鬼抱師友之樂亦足以忘其老矣余所惜君有
淹通練達之才用不滿其才有忠正清華之望
官不副其望天之琢磨君亦良薄矣謂宜與之
長水先生文錄八

上壽償所不足而壽復僅僅若斯者此何解也
然使君當日周旋乎三吳東越諸相知間稍一
濡足于今亦化作從風之葉人人且吐之矣今
君超然評論矯矯風節早退善藏為當世重乃
天所為厚與之德饒與之名所得者不既多乎
崑璧天球孝友合德義方詒範兩鳳鳴陽詩禮
世傳田園蕪落高標厚誼久乃見真鄉人信焉
國史紀焉足稱不朽于士君子之林矣嗚呼修
短數也若以論于千古直雲霄一毛耳長言送

君再作來生之案愛君懷君音響仆絕思之不
得啜咽氣竭余老矣不能復言矣一生交誼如
此已矣

長水先生文錄八

恭閱陸氏紫世 寶綸敬題集目之後

按郡國志陸氏自吳晉以來文武勳績著矣相
望高名右閭參于王謝之間舊已至唐平章宣
公粹學侃慕為百代名世佐居吾郡城青門里
則吾黨後學之師表也傳緒千載奕葉綿茂其
在我當湖者縣始祖至今如光祿卿東濱公之
剛正醕篤大司空石涇公之練猷襄贊冢卿莊
簡五臺公之淵宏清重學憲湛菴公之正學遠
猷竝是追武宣公勲名爛焉當世其祖孫父子

長水先生文鈔八

卷之二

兄弟羣從輩並挺經略之才益弘忠孝之烈故
其家有名位于朝宁者沾沐 九朝之恩寵所
得 誥封 誥贈 勅封 勅贈與其被 重
書蒙 諭告者疊祉穰恩頂踵覆垂高天厚地
世世疇結後嗣才賢濟濟皇皇方興彌熾斯集
也 綸音寶章總而紀之共四十九道鑒為四
卷其重孫某官某等謄黃副墨以壽文梓傳之
後人因出以示同邑史官沈某謹再拜頓首頓
首拱而稱之曰大矣哉光天之德乎盛矣哉重

熙之澤乎煥矣哉日月珠斗之文穠氣茂
慶雲之潤乎其紀載在金匱石函乃萬世之寶
也其絲綸玉軸尊閣家廟中者則陸氏家寶也
為陸孫子者世世樹德樹功以荅 聖朝無疆
之慶傳祚守訓無忝乃祖以益增世緒無疆之
休嗚呼懋之哉

長水先生文鈔八

卷之二

與鄧內翰書

昔在禁林二十年嘗沃聞前輩先生之教以謂
衙門諸君子自待宜重自養宜高一以二典三
謨為師克舜君民為必可致則可不負平生之
學今且老矣即甚媿斯言然食芹曝日津津洋
洋得之乎言表蓋三嘆其味之長也 本朝衙
門原在六卿之外不責以吏事專以備放沃資
謨謀古所謂論道經邦調和燮理之仁 二祖
宣宗訓錄具在即其從行撻代止備常閒召
對而已原處之乎俗格外易嘗舉預甲兵錢穀
等等事乎其後六曹稟承票擬調正皆諸攬權
者後來添入諸般俗義非本設學士之杓指至
乎崇階峻秩轉日移星所謂其文則史其義則
竊取之矣非其質也儻有大人先生者出灑然
曠然一正衙門之體乎其一在講讀以培根本
此是皋稷伊傅之養君心其二在緝撰以述
上德潤洪猷此是左右史之代天言顯顯印印
不染一個文法簿書間俗字如三台之在紫微

垣古謂之仙客其門冷冷清清不減青瑣
其交止於議道經文考述國典一切內外交
玄黃兼兩並行謝絕如此則二典之精一執中
三謨之允諧交讓可以專精夙夜而坐收其効
伊尹之一介不取與可師也若夫六卿之政柄
臺諫之論列擇人而名聽之使以其職自相糾
繩推出在局之外 朝端威福臨之如天虛懸
而聽之公論誰敢欺者又豈學士先生所宜摠
領囊括以身為招者乎鄙野如此私質高明而
裁教之今論者日繁任者日弱衙門日卑威格
日塞東漢之內收趙宋之外抗此世道將來之
憂也衰老不識忌諱比於小蟲填海其言過矣

哀董伯長文

嗟乎靈苗無根慶霄不凝君以此化亦以此生
瞑心思之彼造物者胡為乎才君又胡為乎奪
君也君以文墨弄精神文墨之恠以文墨弄君
之精神塵塵乎控形骸於旦暮吐華澤于柔翰
上未能窺著作之庭下未得憚青紫之聲溘然
與瓶花同飄泊者不幾乎朝榮而夕零哀哉君
之不淑夫乃造物者才君亦矣君耶昨歲之秋
君來就學寄旅東禪君美哲丈夫也而雄文藻
長水先生文錄一八

湖之俊英望君歛衽焉予見君飲食不盈匕嗟
誦徹長更授簡奮筆一揮九撰自以傑然無難
色者而齋神輜光希玄淡漠之指君曾不少留
志焉吾甚惜君重君遣君歸告君且休矣孰意
君若是促乎嗟嗟文章經三才締萬品貫大道
而立根焉非末技也深山大澤之寶無心自得
青黃苞萼之華不染自成風雲聲氣之求不謀
自合凡新學鉤竒勤一世以用心者直土梗浮
漚耳何足汨吾之靈臺哉聖學榛蕪士缺劔冶

學以成身反以殞身予所以有恫乎君而悲士
學之日陋也嗟嗟子安玉碎長吉蘭焚士林失
色虹氣沉淪其人與骨朽矣吾不忍言之而吾
若不言則君無傳矣君如有神亦將齊彭殤於
一孰覺宇宙之宏恢而何以文為

題長水先生文鈔

注在壬申春余與幼真年兄同
日補官自是各相心許朝夕切
劇情好加密期以致一日之用
居無何余外補去彼此郵使相

序一

聞遂不及面晤者二十五年頃
余承乏南計部幼真遣其季郎
詣余問學迨惟舊好各天俱暮
始顧之謂何亦可歎也幼真立
朝不滿兩考以母老拂衣高尚

於今亦且二十年注矣一切世
芥了不掛毫朝夕墳史淵洽博
貫卓然成一家言藏之名山子
秋不朽此事余當避兄頃得其
數十篇讀之義精用確洵矣其

序二

傳也如幼真之才之抱其主成
戊辰兩館相繼在政府者八九
人竟不肯損點墨為輦上游世
遂無援之者此其高潔雅重寧
有此伍耶余裒漣淺濶不能知

其文為述生平大節告後之
其書者庶幾可論其世以知其
人應城年弟陳藻書

長水先生石林州敘

語有之文章隨世運夫世閱人為污
隆非世自為汙隆也文繇人匠藝於
機溢於性靈培沃於問學而貫一於
千古故論其文而其人可知也灝噩
以還文不勝品其在我

明成弘正始之間英雄環眊何嘗一

本一

日不眈眈此道哉然率徂於材之近
似而睚就以詭為豪沿波派忘尋源
虛頤弗至豈獸才難所繇識薄而品
目之耳夫醞酥酪等乳也非禪悅其
舌味曷繇識至辯淄澁而答中濡之
味則又進於識矣夫能以品水味者
品先生之文庶幾哉先生篤志聖脩

潛心大業於世間好慕都無所染耽耽奇嗜古肆筆無前飲河直溯星海不取滿腹爾入中秘師成均讐經校史所屋稱冊府尚鞅鞅非生平未見之書既遂初衣益諧夙好叅玄證聖靡境不臻評者謂近代著作家工拙勿論其流派大略可覩已至沈先生

本三

者菴有昔人所有光芒涵渾不名一家烏至而睨先生之品字夫身在世澶中強欲以言超世澶外從古無之故非有超世之識者不能為名世之言此先生人品文品所以不可跂而及也憶己卯之歲獲與余江省陸右伯交臂其門先生以爲可教凝消傳

解開我寔多是歲幸從陸伯之後以在斯役也循省師門慚靡寸對取其成言一二國門縣之世有楊子雲必謂先生斯集與班馬並傳矣

同邑門人陳九韶頓首百拜述

本三

石林薈草自叙

客有問於余曰以子之才簪管承明二十年著述甚宏博矣尚有館閣鉅章絨滕未耀者乎蒙願有請也媿余淺薄無以謝客稱情襟語聊復應焉昔者徵時鼎來

三朝皆在

序一

聖人前編摩注記潤色討論後先五入署硯髯為之枯涸諸所撰次亦良勤矣其正史進御高之乎蘭臺石室副乃在天祿閣中其諸艸則書成之辰會宰執僚長然于鳳池之上示不敢一字宣洩國有厲禁故作者不存焉累朝之懿光顯烈一代名碩勲庸賢士大夫之軼事耿

耿皆在天家奎壁府此宜俟諸百世者與子不及觀矣三直文淵叨掌

制命訓勅中外臣工兩

冊立再覃慶所撰不下三千餘道今皆具

絲綸簿中以職當視艸坡前誼在代

天之言故語尤稱制以冠之豈臣子所宜

主名削墨即有草未宜出示外間當吾

序二

之世此又存而不論也至乃感時閔俗慷慨壯歲觸藩投器之談或林樾逍遙出入二氏曠然高語乎繩規外又非海壖野老所宜浪傳姑且悉從屏毀以嚴時禁唯夫玉堂燕清在琅玕石下襟抱諸賢商略今古時有抒撰或嗒坐齋頭浩思無始略見原來其言小有足觀因

嘉興從游諸君布其短拙已有忸怩不
可收拾矣平生對客揮染倉卒酬答者
又多聽其片片浮沉人間詰之典籤者
爛燭無一有也始余家石莊里中石莊
前有石林泓澈清流雲對翳合鳴鳥游
魚清徹可人此吾童時濯研浣筆處昔
在癸卯余始援書眉中元無一字今再

序三

九

過癸卯余將束書復無一字可得年之
衰遲靡所可用不能為器常為蕢因自
題曰石林蕢艸以言無用之用志不忘
始云人生述作可傳可遠亦有幸不幸
時回想銅駝金馬之年一時共游或在
或化已別一洞天白駒過景不留久矣
半生翰墨銷燭研露都付之茫茫元氣

間雲翔灰沉千載共盡靜言念之不無
可惜因答客難略及其意理焉癸卯春
上元日長水沈懋孝自題

六

九

石林黃草目錄

序三首

記一首

書四首

跋一首

祭章一首

說一首

標著八首

目錄

長水先生石林黃草

長水郡當湖沈懋孝幼真甫著

門人延陵王廷賓明楊甫校

與陳博士論儲書

不佞少入都門聞先輩李尚寶伯承多奇書于
鱗子相輩與之游得覽人間未見書余登朝之
日晚不及為解帶又意津津嘗慕其人後入館
求所謂中秘書者金鎖扃鑰篇目略可閱其書
則御府有主者不可得借讀焉問其故云往時
長水先生文鈔八

楊石齋公為相其子用修內翰恣觀中秘所儲
因視尤異者請去錄之不復還用脩父子以議
禮得譴去彼時人曾論及之自此館中諸君相
沿不敢借秘書雖云讀書中秘外間都不省其
無書也余館下弟兄唯陳元忠多書性最嗜書
相君之子力能得書於四方士大夫知其意往
往輦書為贄元忠性無忤忌每與余商訂書之
真贋繁複蓋亦有年余因勸元忠據類書注書
中間所證引之書覺其篇目不經見者日月標

記今書賈時時博求之無意中每得奇書又據
天下書目考其版藉在諸路者時時馳又一托
交游間如目搜羅期得乃已大都周秦漢晉以
上書即一二冊皆炳然有殊義唐宋下卷帙甚
富書肆中盛有之此何難得即得之不奇也自
戊辰至甲戌七年中元忠以此法得奇書三千
部余既謝病歸元忠以家艱去去時慮蜀道崎
屹不可携持托之士大夫又恐宦跡萍浮而失
之則托之素所善戚里金吾者五七家及丙戌
長水先生文鈔
春元忠與余晤邸次前五七家者其人物化居
第再易主或遭祝融燔盡所寄書囊大半化為
烏有矣倪仰今昔我兩人始議聚書如此艱難
忽然泯盡相對寥落亦大可惜耳余因感歎三
五來竹素圖牒一爐於咸陽烈焰再擲於董卓
挾遷中路散逸者三千輛三遭靖康之虜搜索
載去委棄乎棄乾之波中書故是神物不當久
留人間豈天假手令案前吏收去耶其或遺在
人間不盡者又安從得大力人一一羅致之耶

此恐不可再冀矣異時謁者承傳宣詔購求天
下異書士大夫或同此好不生人我相盡出所
藏與世共之而又得班孟堅劉子政之徒知音
朗鑒從中次定七略四部倘其復耀人代真天
下勝覽哉方今五緯如璣聚在壁府天啓昌明
後來必有代興之杰執事者埃之矣

六經孔氏述九傳

六經孔氏之道天壤所以藉撐持人羣所以庇
憐怙人人知之矣余潛心之日久以為尚書其
正的君臣父子大綱炳如論語開發而四維之
平正通達人人可由也易則別是神書孔子不
輕言不易學春秋以揀世開史之源詩別是一
泳游涵聖之業與樂相表裏禮之為教三代共
守之今之周禮禮經則缺亂多矣非全書也學
者直從尚書堯典執中之義恭合魯論中極致
長水先生文鈔八

四

之言則堯孔合而千古之大道朗朗自著然後
他經可得而入焉

易懸圖象吐自苞符摹効天地涵胎日月古之
神書也朱元晦有言羲皇自有易周孔只是義
理之文今之易淺陋甚矣人人墮落注脚場中
不曾窺到太極未判前所以圖書象數都作不
解物神明之道久矣無傳必有達者

書紀唐虞三代五三聖人更代之事其典書則
後之帝紀也謨訓則後之疏議也一事始末則

後之志記列傳也無史之名乃史之宗義軒上
代事簡文質惜哉乎圖牒希傳古史路史若有
無若存亡者耳漢初諸子多有傳之者合之尚
有可推

詩者風也聲也天地間唯聲能入虛唯風能扇
有故風之所鼓者遠聲之所徹者微以樂之胚
胎而律呂所以諧叶之道也周代采風陳詩人
人能詩猶之乎六朝之選唐之律人人作之也
故一部詩紀周一代盛衰之故此於六籍文字
長水先生文鈔八

五

之林已占一半大業矣楚騷樂府又其濫觴也
○春秋非特魯有也古有百國春秋後有呂氏
春秋晉春秋不過紀年月錄列國報書云耳孔
聖刪裁其業始大孟氏云詩亡然後春秋作又
云天子之事大都秉筆是非以存王法為詩與
周禮之維持耳筆削之間是非見矣褒貶具矣
此聖人之衡也

殷因夏禮周因殷禮又云監於二代足則能微
之則周之禮孔子猶不盡謂然也其於樂則明

言不如韶之善矣周之禮樂且然況後代乎禮記者乃子夏之門人及其徒相傳孔門遺事遺言而雜記之周之禮樂存百一焉有王者作其述禮樂酌今古乎則禮經猶梗槩已夫

論語者孔門所授受之學法平易純正萬世不易焉其上焉者待人自得孔門不輕言也其次第有規矩則為曾子之學深微有涵蓄則為子思之學洞達見大義則為孟氏之學皆孔子之道也以相佐也唯曾子分析之詳故有中庸之

長水先生文鈔

六

論唯子思直邇本體故有孟子之書然而顏氏微矣即不著書可焉此意不可以書傳

詩書非孔子所論著直經大手刪芟之耳禮樂乃所鑒定釐其次第春秋乃所筆削更定報書一二字而已唯十翼是晚歲假年篤學下茲讚詞蓋論入天人之際矣其切於倫常日用教學授受者莫粹於論語因問而言者半自言所得者半襍以群弟所記所自言者半然亦略矣故其緒餘見於禮記家語孔叢子諸書患其傳之

不詳也薛氏叔容集語之作其功不宏鉅已去士生千載下仰大成遺範即曲阜之履手樹之檜猶然珎之如天球玄圖未易多得况聽聆大聖之言者哉擇之尊之存乎其人

孔子之學師文武而法周公大易是文王周公所傳之上古而名為周經若書是周公斟酌唐虞夏商而佐周一代之治者詩是周公論歌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武之德與周列國風謠所以盛衰之故春秋以繼雅詩存周舊法而維一代之治於二伯主盟之際禮記則子夏子游之徒述周禮之曲折及孔氏之論而為三代損益之義疏而已總之皆孔子夢思周公之志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論語是洙泗羣弟傳習之粹言皆六經羽翼之大義其見於他書稱孔氏云云者並孔門緒論相傳到今豈可多得

長水先生文鈔

七

六朝詩彙跋

自唐李杜之詩出而六朝華俊纖麗之詩黜考黃鍾鳴建鼓將錚錚細響無與爭能矣然唯李杜之大也故無弗有時或疏莽朴直具鑒之家反以為佳後生不省遂習為莽拙不自知才之弗類鄙嘖談譎攔入其中為世姍咲猶自比之乎大雅何仲默所謂賈人振鐸何可加於稽琴蔡笛之右者又一佳論也天地間浩大空濛啼鵲鳴蛩各成一調與夫龍吟鳳歎小大不同並

長水先生文鈔

八

出天機五音有清有濁有洪有纖有抗有墜合此總謂之真聲因其大而大之因其細而細之精粗濃淡之兩間達人不生分別吾意作者調適性靈亦時其所用耳何必六朝之非而三唐之是乎即六朝中如淵明之淡雅康樂之超拔杜甫甚遜此兩公安得思如陶謝手與之述作同游乎可謂極尊尚矣其推許李白夫亦比於庾鮑伯仲間清新俊逸飄然不羣便謂白也詩無敵矣亦何嘗數薄庾鮑為不論也後人淺薄

第不深考身未登乎大曆論嘗卑夫晉宋精英墜地棄擲弗收遂入種種俗趣則宋元間詩汨汨皆是物耳濟南金氏維藩搜彙六朝詩多至三千餘首取材於選效法於唐是編者其於大雅君子取裁之助良亦博而暢矣夫子鼎析陋小物留神籀竅芝碑隻文見實況乎六代精文妙撰真天下英物自當耿耿不磨雖欲勿用神其舍諸

長水先生文鈔

八

馮琢吾少宰書

門下養志抱道於東海之濱者將十年凝然韜
光無所求名當世而天下翹望自往從之明
主旁求眷倚寤寐以須執事者若不得已辭讓
再三乃起置在左右握九流斡敘之柄旦夕踐
台斗康兆民斯亦一日千載之觀已天下之望
之也殷則求之者脩求之脩則副之者之為難
神龍在躍或之疑之乃甚於乾乾惕若之時何
者彼已當其難以在蓄而將發之候萬目搖睛
長水先生文鈔八

十一

注在一人願門下重勉之大河大江之濱有舟
楫艤埃其旁沛若翔雲倘一日風濤有恃不竦
山中之客即不與世上事安危苦樂何能果然
盡忘之人心世變政體民瘼頽綱獎竇危機禍
本竝集此時擔負良不輕矣豈敢一二言之執
事敬布片牘聊展通家一念云辱知之厚不面
且二十年不勝瞻注

與魯源徐年兄書

滁陽駟署順仰陪京江山蔚秀坐得之庭戶几
席間所與講道諮謀皆往來當世之賢人君子
亦道重且樂矣故自昔以此署待天下之名流
其地控引江淮太宰無事可與其民共豐美邀
游如其有事清流閣下扼制南北乃昔人用武
地數十萬之師一呼可集我高皇起義師登
采石知勇雲合奄有江東遺聞舊蹟往往而在
昔日陽明先生起官于此幅巾芒屨與諸朋好
論學于琅琊花山深閱之間人莫測其意因以
坐籌天下延攬英豪一轉轅南遂著討逆安邦
之功國鼎傾危賴以著定主田采食榮施到今
乃命四方不無事士望所翕然歸仰豈非老犬
與微菴丈哉願共勉之矣弟耕田奉母足以自
樂追惟曩謫曷日忘之貴鄉水南先生之子過
弟求敘其遺言知其將赴滁因附起居萬一昨
冬暮夜承顧弟病瘍不能起山中放廢人閉門
高卧以謝蟬冕之客亦偃蹇常事然豈宜以此

長水先生文鈔八

十二

施之知己兄弟之前弟知過矣

與近溪羅丈夜坐

近溪先生比夜頻過齋頭與余論易有契將旦
鳴鐘乃去其言曰犧皇八卦寫下天地日月山
川笑風雷列其中間此二物者所以動盪揚灑
天地之元氣而布滿六合之間萬品生茲莫捷
乎是故云出乎震齊乎巽動萬物莫疾乎雷撓
萬物莫疾乎風震妙之間鼓舞迅捷此乃聖人
治天下之道故云四方風動又云雷厲風行知
此則知道矣他日又曰文周父子授受文統言

長水先生文鈔

三

九

卦周分論爻統言者括其全分論者極其變盡
之矣孔子疏文周亦只文周本指耳乃孔子之
大獨見於大象即如否剝蹇睽明夷歸妹之属
皆別發一般妙義舉六十四卦盡歸之致用完
美靡所揀擇其間孔子用春秋世界便開萬古
太平自其心胷力分博大旋轉乃如此非羣聖
可及他日又曰自朱元晦分別象占言吉凶趨
避太詳後來沿章句者不復知神明默成之學
大都學易有五種循占趨避者衆人玩辭思義

者貞士觀象識意者大賢得意忘言用天下而不拘一塗者聖人也通乎乾坤初分之倪歸乎渾淪未判之先我即易易即天地自開闢一竅與千古作摹者神人也今之學易者能掃拂吉凶悔吝之談而自得其變通神化之妙其於易也深乎吾未見其人也先生自得之論頗多尚有不敬輕洩亦有不可告世俗者姑述梗槩如左然亦微笑

長水先生文鈔

與張九山太僕

當日與丈握別時謂宇壤寬綽世路夷易故當不久再晤不便謂分袂之難丈既高蹈湘潭弟亦孤棲海嶠皆一往不返馳駒迅波拜見遂不可期忽忽垂三十年飛鴻八行杳不相接各老一天長為山農以送餘齒道之云遠豈不繫思老丈今年政七十耶聰明粹盎不改往時以德福常事抱中之孫今幾人前科次兒在南中勿勿一會賢嗣不復深知別後宅間事乃者舍親津陽大叅來貴地托之候丈起居為屬一言今陸使之任因附片楮申別來仰止念思之切唯犬專精神強飡食自愛陶元亮云素標揮人頭前途日以窄大都了心之樂一日千年矣弟今年六十五膝頭乳下有四孫所可奉聞此耳拙文三種乃李本寧兄刪刻者頓首函封奉丈之教昔丈在畫省見時事不愜志終日高歌白香山詩此時眼光已出牛阜馬櫪上回思往跡千岐百變即作十日快飲言之不了嗟乎人世中

十五

事治衆鳥足喻其翻覆哉聲華盛利塲中人自
沉酣明眼觀之不當一眇末路未省所稅駕中
夜起歎自比漆室之嫠古人一飯不忘所謂僑
將壓焉者真肝血語也大厦漂搖畏首畏尾何
以建豎天壤之間丈其謂之何

讀高比部伯宗鴻猷錄書其次

天下一大棋枰也當局者日日如臨敵手焉未
見其萌我胷中布子列勢先有定筭及其未發
穆然深咨彌綸滿布時其將發一子之力鎮若
千鈞蓋舉八方如一家事默默靜籌乎俎樽雍
容之上將天下大隙凜焉有憚其不敢發即
發也在在有條徐徐應答閒若無事然此所以
貴聖賢也其次則莫如用人投艱應卒自有殊
才准陰諸葛舉一世能有兩乎知其人試其必

効用之此局正與此人相稱八駿之於莊康鷹
隼之於雲霄快然得意滿志焉當局者如老醫
回視吾籠中久畜此靈藥病哉投之立回生死
外人皆莫喻也其次莫如結人心持紀綱四海
之人之心渙若泮冰一夕間事胡可玩也持大
公則人人服寬宏養育不擾不削則人人悅薄
賦輕徭省刑息訟博求長厚君子拊摩其間至
乎紀綱所在乃國家所以振刷神威界防不軌
治衆御廣之鞭轡也不可一日不在握又可使

宵人者屑越爵鬻其萬分乎其次莫如練兵積
貯今日之財墨吏取之則千萬有餘緩急籌之
則鎔銖莫給此其故殆可反局而思也今之
兵以畔伍犯上勇如兇犀以臨敵決戰怯如婦
子此其故又可反局而思也轉絀為盈財本自
盈何必易其籌轉弱為強兵本自強何必易其
人時無劉晏李光弼所以縮指袖間無可如何
天下之大豈乏財與兵哉歷觀本朝事變不生
於夷狄則生於羣盜不啓釁於貂璫則釀變於
長水先生文鈔

六

九

擬賀內閣陳相公啓代邑令黃君佳
伏以明良賡喜起數千載邁遇希逢父子宅
揆二百年家聲大振玉書吐燄一日而紫綬傳
輝綠幕生春九奏而黃流錫瑞紅藥池頭瞻劍
舄于今真有鳳凰毛丹霄閣上畫麒麟誰不艷
稱天馬步 聖眷倚之如天球大呂人情共以
為肖象占熊百僚慶于朝兆庶歌于野豪右歛
衽以臧御裔夷解綽而驚總將天下廓然其陔
觀宜寰中不期而交忭况在登龍之末敢忘躍
長水先生文鈔

元

九

涵掣鯤鯨乎碧海寶璐明璫黃琮紫貝未足方
溫要而比清真商彝夏璜允戈和矢真可綜當
今而緯前古李文饒雅有經濟而擘畫未精范
忠宣尺守貞純而樹立非偉揆留皇覽荷蒸雲
煥藻之綸簡在宸衷得零露蓂蕭之頌五色天
書辭燦爛明時帝用補山龍九華春殿語從容
早歲天教作霖雨吐風雲於愜殿手酌瑤漿迴
日月於細柳力扶玉斗講於君臣父子必言不
敢負家學語及危微敬怠動稱何以報世恩故

長水先生文鈔一八

十

九

上下習服其忠貞中外想聞其丰采洵九德之
咸脩曠百代而挺生置諸左右作我股肱曾不
待商洛之高名何以異甘盤之舊學宣麻壓紐
人無異詞渙號揚廷時論允沾九天咳吐萬
象生春作五岳烟雲四時常潤赫赫濯濯覺山
川宇宙一新裁我皇皇使草木昆蟲咸懌重國
勢如周延九鼎名高劒閣飛雲結人心於太山
四維望比峨嵋僊色魚鳧蜚叢以來登弼亮者
幾家伏龍鳳鵠而後嗣徽烈者無兩草開舊路

沙痕在爭傳尺五杜常門日映新池鳳跡重元
是三槐王謝里姬公前魯公後再世並躋霄漢
上尹格天陟格帝兩朝皆在聖人前懸犀貫
玉捧來宮女之函都是公家舊物龍章麗錦領
自尚方之署依然蜀府奇珍世史世卿有無疆
祿亦有無疆聞即兩班之述作邈矣何稱名儒
名相為天子佐且為天子師彼二疏之勛名亦
焉敢望此誠當代之元儒天下之盛事也某陶
冶細流海嶽末吏受恩自信懷感激深倚千丈
長火先生文鈔一八

十

九

之碧苑瞻相麻乎天表想中霄之紫潤傳師錫
于人間逃聽遐風欣逢奇會情如寸草何以仰
春春暉心比露葵每自專依旭日用申箋箋聊
罄區區片札晚雲遙矚九霄之上誠付羽曷
勝三祝之私

書文山先生指南錄之末簡

少小時從友生趙元敘所得文先生指南錄而愛覽之相對慷慨迴環其事未嘗不流涕也古來曾有夷而入主中夏者乎被髮左袵仲尼已歎傷之宋社變置為宋遺臣者揚大義乎白日之下抗峻節乎清霜之上舉世獨宋瑞一人其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憂乘人之車者載人難散家財養死士奮不顧身如張子房犯大難明大義如其不濟九死且甘之如張睢陽鬼標壯

長水先生文鈔一八

廿三

九

節苦志血誠形於墨妙一字一涕至今下千古英雄之淚與出師相表裏又如諸葛孔明十年燕邸坐卧小樓中山狂人一夕告變柴市之事義盡仁至芳馥氤氳來撲人鼻真與首陽爭烈已嗚呼仁哉錄中敘其奔竄草莽出沒兵間各有言句寫摹苦景流丹夢紅一一曲妙所言如畢道上邂逅避騎避之古廟偃垣之前倖不見執入海從二王在亂礁洋中幾落蛟螭口以一葦僅免自謂間關萬里天所以饑窮苦楚我者

宜必有深指遐想先生仰瞻席新國仇思報所欲返中原天地掃拂一清之者偉志壯略亦何可勝道而彼蒼竟不可測耶覽其書擊節痛傷之令後來忠臣志士何能不慷慨墮淚濕襟裾也黃冠之請是其壯烈而欲奮雖博浪者乎留夢炎輩何足測知之舊家燕子飄泊傍誰啼血歸魂寸心白日死生之際浩然決矣生乃五十年死則千萬古一念既定天地如之故大丈夫者擇義處仁在我自監豈可不一決也展卷再

長水先生文鈔一八

廿三

九

誦起容三歎而珎襲之時歲癸卯正月余年六十七記得昔與元敘共覽時歲乙卯冬北河舟次俛仰人間五十年嗟嗟乎壯志消磨盡矣

述練兵始議

穆皇帝始載有石州之事時華亭徐公階在講
帟前得邊聲甚棘率大司馬面奏云山西石州
為虜所攻陷臣某等不敢蔽欺上為惻然降
旨憂邊計長便是總羣議而挈其要曰擇將
練兵練兵當先脩京師後鑰于是始議練薊鎮
之兵時少司馬譚君綸副總戎戚繼光屢殲閩
中倭寇有功名于是召譚為大司馬召戚至京
師將授以練兵方略使鎮北陲初兩君合議嘗
長水先生文鈔八

古

九

倭年虜日飽我日削虜伺我日狎我脩虜日
疎倘練兵一議亦撤土苞桑之遠筭乎余嘗與
戚將軍游備聞其說將軍之議曰國家與虜為
隣旦夕烽烟可通甘泉庚戌之虜門閭閻列幃
焉今諸邊見謂宿重兵二百三十年來尺藉幾
銷盡矣每使者行邊核尺藉借馬懸羊具數乃
止太半耗矣莫敢詰焉士卒之勢強於偏裨主
帥流易不常掛空名其上核實計餉往往側目
謂毛以起邊長數千里兵馬不能滿張謂之擺
長水先生文鈔八

莖

九

教練以方略常以器之用配其人之能必精必
熟萃鋒銳士唯吾指臂使無不一當百百當萬
此所以能有成功若因仍舊伍循習宿鑠即韓
白無能見奇矣夫戰以聞勇也以決氣也士勇
技精慣捷則氣倍何神之有哉余聞而歎嘉之
因謂戚將軍曰方今中國氣盛二三有司藉廟
社之靈支撐度歲月亦或以無咎萬一他時大
更邊瑣如公所規摹者自一石畫也然兵無擇
地土着可久浙兵之議倘出一時權宜以公雄
略隨地成軍市人可戰何必專用浙人哉時余
友王子叔杲為職方郎甚重戚將軍思調停其
事兼練南北兵未幾王子以議不協竟去余為
記其始議如此萬一異日者有裁擇焉

長水先生文鈔

卷六

九

荀卿非十二子說

昔者讀荀卿氏書至非十二子篇曰卿之非田
駢慎到者流似也其非子思孟子則太甚人言
荀卿高論不讓得無近之乎既而思之道固有不
相謀相議者人患不能自立故於道無所見
無所發卿之於道殆有見矣其非二子與二子
相發所謂莊生畔仲尼所以助仲尼也昔子思
孟子言天命道性善蓋仲尼未嘗言也曰性相
近習相遠云耳夫其近而歸之性則理氣不可
分遠而歸之習則學習不可廢故中人從善易
惡必有學上智下愚不可移立言如是後世誰
得加之今夫思孟之言天言善是也而氣之雜
揉或不能該故推致擴充皆從善者言之矯厲
琢磨之道言之或不備自孟子沒源遠流益分
不求其本體之所以然直任其性偏之所用執
途之人遂告以為堯為舜不察其質之不類俗
學無當俗思不圓不足該萬端之略適當世之
用計古今人意見之偏亦不甚相遠故卿之意

長水先生文鈔

卷七

九

謂抹時弊者莫如禮人之初生固若未雕未琢然必習之以禮而後文章出焉經緯成焉三尺之童離襁褓立嚴師之側規矩日就知見日充東隣之子幼而無訓蠢然木強耳一龍一豬豈不以習哉卿之言曰五寸之矩盡天下之分與寔之間簞席之上帝王文章具焉平世之俗出焉蓋言禮之為教尺寸在掌握摹劂徧四海有程有度有儀有章可以治身可以治天下卿所謂堯舜先王者此具是也譬之璞然思孟言璞長水先生文鈔八

主乎王者也雖教人琢磨直指其中所有卿之言璞主乎琢磨者也必教人琢磨乃可出其中之所有以成器而致天下之用此其意之所入不同未始不相發也第卿生絕學之後自信之太過竊天下利器而輕言之以憤時之說快其自是之心遂昌言於天下曰性惡也禮偽也桀紂性也堯舜偽也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斯不亦言之太甚不足訓乎韓愈氏云苟也擇焉不精小疵大醇可謂篤論已如以李斯韓非輩之

所為歸獄于卿曰棄滅先王之禮自卿始夫二子學于卿卿惡得辭其責乎然而失卿之意矣卿之學重禮者也非蔑禮者也尊聖宗經者也非畔經者也千載蒙不白之疑吾故表卿論學大旨俟夫折衷道術者

送馮大參入祠文代作

嘗覽紀載觀宣房負薪事嘆自古任事之臣之
難焉水在天壤間甚哉其利害而河苗衍溢
甚以漢武英風所任治河者費數百萬緡不可
塞天子東巡自臨視召玄冥氏而禳之沉璧與
馬令從官負薪捧土助萬夫張氣決河乃塞帝
庸作瓠子之歌曰不封禪兮烏知外蓋傷時無
任事臣而以勞屬車也彼時廷臣推鄭莊遣莊
視決河行千里不贏糧甚得諸公長者力數數

長水先生文鈔

辛

為上言諸公長者可用其時豈無一二慷慨忠
勤盡力宣房之事者哉由此觀之漢廷交游空
有名耳一遇國事緩急所稱任事臣有無哉始
隆曆中河決徐邳不佞行長淮道上見淤沙從
河中隆隆起蘆荻被之若阜焉沙竟千餘里又
在河之中人工不可施河流日涸當事者甚憂
漕紛紛咨咨有膠河淤河之議維時公斷斷以
膠淤議為不可用揮手指畫曰此何煩浚鑿哉
第建縷堤以束水水駛則沙自行後治河使者

竟以縷堤治河淤沙盡剝去漕遂通至今賴其
便皆公本謀也嗟嗟徧觀當世名下多虛孰有
實心任事如公者使公而在觀今日事必將奮
口又斷斷其不可當事緩急時諸公薦牘必且
交口指公為第一其身誰可起九原而謀之者
顧人徂矣常懷當世之思虜犯甘沙識者思公
兵叛寧夏識者思公倭奴逼遼海識者又思公
不有震風凌雨不思夏屋之悵悵也不有蛟波
鯨浪不思巨艦之利涉也公乎公乎直繫一邑
之思乎是者翻為小公耳我輩瞻廟貌之戔戔
覩新像之恢恢有不盟心矢謨殫瘁陳力佐國
家之急俎豆此間者非夫也百賢君子咸與斯
集可憬然思奮矣

長水先生文鈔

三

貴竹萬君卿贈言一首

萬君卿來吳越間持一小鼎烹芝煑木為人持
生卻疾而已人不知其能九也一日九青泥百
條挾一竹皮孤與余游乎中園見柳芽作黃金
觀搖搖風中流鶯一群滿林來則操九自喜試
張弧焉先言其所以乃始命九曰取第幾枝則
第幾枝者應弦諾曰吾舍其在林外者取其中
林坐者則坐者落擬夷其左足而左足折擬超
其右翼而右翼垂擊首首廢擊尾尾鍛擊目目

長六先生文鈔

卷三

殘生致之而落其羽死致之而洞其胷無虛發
也耦居而聞者疊其雙翔舞而過者連其三甚
者仰視雲端小鶴一手挾三九連珠追之層雲
之峻無所弗如志矣又一日場圃新滌小雨如
酴得甕頭新釀渴飲十觥出其囊中裝金鐵二
九者解衣而弄之始猶覺有上下有往復有迴
環若舞人狀久之并君卿手足皆如一團旋物
九飛獨見黃白二道光芒射人如日月馳乎濛
汜奔星離離游軼三垣之外內也不復見往復

迴環狀矣沈子于是喟然嘆曰僚之于九寧過
是乎吾聞迹象者有限神理者靡窮神無所不
通機無所不解解牛之于養生操鍾之于理物
承蜩之于繫慕弄丸之于文也一也吾將執九
乎

長六先生

卷三

別老友東野鄭先生敘

往嘉靖甲辰余年九齡從先師梅雪鄭先生
論語章句至多學而識之章是日也會師他往
命猶子東野君為余攝一日之業解說方信忽
疑之義其言曰信則信矣信不定乃生疑疑則
疑耳不全疑又有幾分信處半信半疑所以方
自信忽自疑此皆心體不透為學問見聞所障
因為反復其義余雖童心乎矍然起而嚴重君
矣後三年先師館余家誨余弟時疫大行先師
疾甚東野奉湯藥月餘孝謹備至先師臨命痛
割如其父間關扶襯以歸先君肖山先生感其
高義嘆曰猶子比兒世得有如君乎遂綰帶定
交焉自此延誨諸弟及我諸孫余承先君意又
延誨諸曾孫孫女館家塾者後先五十餘年于
是先生八十老矣先生交余先大父兩山先生
以及余之孫蓋與余家五世締好計其一生歷
履總不出余門庭族黨之間余固久要視東野
即東野所久要孰有如余知心有誠東野精神

長水先生文鈔一八

世

九

甚王有茹芝啖桃之色余今亦度六十好神僊
輕舉飄飄乎將挾東野遨翔八極訪道層城不
自知日月之遒邁也東野別余一歲相懷念千
里寄緘道舊余與東野別一歲亦千里緘書蒼
復馬春風淡蕩僭幃鶴馭宛宛自遠而來喜忭
相對白首持觴慰可言耶留數月東野將還姚
江令子弟若孫拜祝送之江之湄東野先生坦
懷白腸語出肝腑靡不徑盡與人文吐膽無留
蓄余行天下閱人多矣蓋錫斯一日十二其色
麟文鳳采終古不渝如是等人沒世恐不復得
葛天無懷世上自有之亦元氣中之苓朮也余
將探禹穴過天台尚當升先生堂共煮白石談
玄玄事疑信關頭解脫久矣先聖有言久要不
忘平生言余即衰且老勉自慙勗老當彌清不
敢負先師豈敢負兄也

長水先生文鈔一八

世

九

論文之奇正

孫武有言兵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勝窮也此乃天之道今夫日月五緯躔次杪忽不爽或一絲此其正常者乃晦明寒燠風霆雲物一源而輒變令人不可端倪焉非奇之奇乎正者其經奇者其緯經常而緯變自天地至乎百品其變皆不可知其正常者終古不甚遠也文章亦然文非徒詞之謂乃天地人物之燦然者此亦天之道其常其變自然然耳其所宜言天下之人

長水先生文鈔

廿六

九

皆謂之固然其所微言非上哲誰能領此故云愚不肖可使與知聖人有所不知可共知者所謂明之也不可不知者所謂神之也握其神出其明用其明復藏其神存乎其人耳即正為奇即奇是正亦奇亦正且正且奇亦無正亦無奇奇正不可得而原也譬之日月五緯其杪忽皆可布算以知之然詰其所以運行之故則容成總章尚著難言之矣若晦明寒燠風霆雲物之變即云莫可端倪乎彼洞靈士猶能循其真日之

長水先生文鈔

廿七

九

列宿亦可以推卜預知之歷然無少忒焉烏識奇正之果一定乎哉吾之意以為文之正者猶兵之陣法部伍使人人洞曉以為九攻不可破之法文之奇處猶兵臨敵變合常操於耳目外以其不可測者闢須臾之捷奇正本合其用乃分分之而合復無奇正以其正而不泥得變化之妙故有奇之名非好為奇而詭於正也詭正則不奇矣大都正常之理時時隨萬變疏通之以達於道尼父所謂損益之義百世可知者野以其常者上觀千古以其變者運用一心正如衡平而權活置權於衡之中星則萬變皆合舍衡上百分之星亦無可見權之用者矣故奇兵在呼吸頃不可先傳其可以旌麾金鼓三五申之者皆正法也教率者難用奇必以正其反正出奇變正為奇猶奇兵者自將出耳奇不能傳亦不可令顧用之乃見既發始知如淮陰使人單山望趙軍謝安石止用三千人當百萬者皆人人所不喻也嗟乎人之心豈有萬變天下事

彙交至錯來亦有萬變古今氣運人文相祖述
相反相勝相採相成又有萬變通其變使人不
倦謂之鼓舞盡神必曰墨守紙上物規規用一
先生之摹者成安泚上軍耳烏知淮陰之仙才
乎哉

長水先生文鈔

廿八

九

爲車郡伯題慕椿壽萱兩冊叙

伏觀 王上臨天下凝鼎命于今三十載一日
發自 淵謨霽然下 升儲之 詔中外臣民
喁喁仰跂曠焉聞傳誰不忭舞謳吟稱快也者
有司奉以告天地百神則 上帝顧懷奉以告
九廟神靈則 列聖忻喜天人交豫和氣玄
同于是奉 寶文瑤冊恭上 聖母慈聖太皇
后之鳴名顯號孝德旁流橫溢四海乃 覃敷
大慶俾小大百執事之臣咸得霑沐 誥命逮

長水先生文鈔

廿九

十

其所生爲臣者微福于其上爲子者耀寵於其
門而吾郡大夫車公循績既奏適與 恩會錫
之寵 誥贈其父某先生如公官封其母王夫
人爲太恭人此可謂一日千載褒忠顯孝德福
來同之殊邁也顧不盛歟蓋我封翁樹德植行
表式士林義方令範未食其報 制則寵嘉之
曰經號顯門行無違軌徊翔里選儀羽漸遠自
伸獨往之才僉謂積餘之慶煌煌乎潛德之輝
駿揚乎天壤已我太母九熊畫荻訓成大賢潘

興式臨壽祺燕喜 制則與嘉之曰終溫且惠
實儉與慈藍與千里鳩杖徽榮指駕水以訓廉
撫鹿幡而祈報煌煌乎壽祺之慶益增于湛露
已當此之時吾郡中大夫士民人人色喜相馳
告願得一言以揚大夫之孝德者不約同聲焉
于是七邑之縉纓八庠之髦士山澤之隱耆長
者各爲之賦慕椿以表封翁之遺芬軼事爲之
賦壽萱以慶太恭人之繡帔我裳其在吾當湖
海壖下邑識學淺鮮無能大有揚發其盛者總
長水先生文鈔 八

焉而問序於史某因受誦拱手曰 明天子建
大本尊慈極廣孝治施惠天下明德甚隆厚賢
郡守承恩渥脩寵數懷永思躬色養忠孝甚精
白我輩士民上歌歌 明主下歌歌賢侯言大
非諛陳義其忠謹三者不可不書吾聞之也風
雅頌之義大都沐浴膏澤詠頌其君親長上仲
尼所稱通事父遠事君其義可與可觀者焉十
五國風之間不及楚亦不及越與吳然江漢汝
墳王化先楚當仲尼時吳之言子季子皆學於
長水先生文鈔 八

之爲頌賦選律歌行若干首槩而覽之觀扶桑
之初陽則有日方升之頌對五湖之烟景則有
月恒圓之祝覽海濤之淼茫則有川方至之歎
思三山之八桂則有松栢方茂之沫家橋李者
獻五石之莢耕嘉禾者呈兩岐之穗佳鸚洲者
賦西王之翠鳳浣繡川者纈五紋之素絲游戲
乎海嶠江皋十二峰之勝者無不人人能爲如
山如阜如岡如陵之說也嘻亦旣脩矣于是邑
侯王君博士林君輩總其冊文爲重裘加絢軸

上國審九代之音敷絃誦之教其來自遠今我
郡伯車公寔以楚才建詩壇旗鼓我吳越士屬
而昌之其言人人殊皆以歌述上德本諸忠孝
斯冊也即云泱泱東海之風採而列之十五國
風其奚忝焉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詩曰永
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郡伯公博達之才
凝重之器正色而表七屬苦心以調兩徵攷歷
積勛入佐三事 制不云乎西漢治郡高等徵
補列卿方虛席以待郡國之卓然者繇此論之

公方八佐九列晉叅三事斯冊也即遂陳之歌
鐘與雅頌諧叶亦奚忝焉敬揚拭以埃

周易博義叙

余既玩易有年乃敢論次其書叙述已意俟之
將來以備聖人君子者之一擇其大義有八首
義皇之象則列二儀四象八卦而止此孔子所
謂庖犧氏始作八卦者也次周文王周公之彖
爻辭此孔子所謂興於殷之末世因貳濟民行
者也次彖象繫詞等作此孔子自謂學之可無
大過者也四聖人心源學脉盡之乎此上智觀
之可過半思焉故述象辭第一易道止此矣程
長先生文鈔八
正叔先生之易傳朱元晦先生之易義與其啟
蒙天下學者宗之如兩曜今皆獨箋二先生平
日語令學者精求而叅論之故述箋文第二漢
晉下諸注疏家輯而次之與宋疏並存令學者
時時遡觀別常有得於象教故述古疏第三余
所著者無他特循孔子讚義一一疏其文若孔
子所以疏文王周公之文者無添減焉即不盡
合程朱不敢諱也故述孔讚疏文第四兒子鍾
以為文不必一一分疏特疏所缺而宜特論者

自成一氏言故述補義第五近世楊廷秀之易
 說蔡介夫之蒙引皆疏證明倫因輯他氏所
 可益補其義者次成之以庶幾蔡氏之志故
 蒙引補第六至乃周茂叔先生之太極易通邵
 克夫先生之皇極經世張子厚先生之西銘易
 傳正蒙揚敬仲先生之已易等書皆含義廣博
 後學不可不論故述儒論第七河圖洛書八卦
 六十四卦等圖傳自堯夫得之陳穆輩元晦先
 生特以冠書首不具言其義然其學淵微不可
 長水先生文鈔八
 不深考余之淺薄僅以寡過即假之歲月助以
 良友何能竟其事姑從所及者論之所不及者
 以俟後之人故述博義第八其老莊太玄叅同
 等書題為外義亦皆有輔於易他日者別傳焉
 嗚呼易之道廣矣大矣言之者有與有顯有直
 有詳於道皆有明求之者有上有下有雅有俗
 於教皆有助輯之者有至不至得不得於世皆
 有補余之始志歟其汪洋無不入隨人根器自
 得之乃余所論不及其志然大此一隅耳前

有千古後有千古不明乎後或明乎今易之道
 自此有傳也夫

長水先生文鈔八

四

龍溪王先生過當湖邑人士一百八十五

人集于五老峰塔院會講記

萬曆己卯春仲令君劉允玉遣使拜書敬延龍溪先生至自武林移講幄于湖之上翌日令君約余集多士聽教焉日正中悉會于塔院令君謂余曰王先生春秋高矣古者憲老不乞言多士勿越次賁問吾兩人更端酬對何如余曰諾坐定良久于是劉令拱手請曰某之從事此邦無日非政無日非學請問政中之學先生曰以長水先生文鈔卷八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可運天下於掌中况一邑乎劉令拜手再請曰既言不忍人之心又言不忍人之政心與政且一手二乎所云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中間抑各有政乎一乎二乎先生曰善哉問也太虛生天地天清地寧一息生機升降發育其間歛散慘舒各循其度天地無此則亦塊然物耳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大德只一生生而已聖人之心渾然天地之心泰宇靜定生機

融融與天下國家無一日不聯貫無一息不來其中弛張操縱皆以調和消息其間自然有此節次故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聖心天體原無兩樣試看面前雲行水流鳥鳴花發無一物不鼓鬯春風中者一耶二耶再看此會中濟濟裁裁收神攝志能明能聰能受能聽一般英杰誰非朝家所養令君所陶鑄者老夫一言下消吝起懦鄙寬薄敦誰不自得於春風四座之中一耶二耶即此是不忍人之心即此是不忍人之政即此是政中之學誠勘破此個生生之心無初無終無表無裏無鉅無細無所不通無所不攝即心是學即學是政即政是心即政是學便是大哉聖人之道天地之太德曰生堯舜周孔所為執持闡發千古宇宙只如此了事也聞者莫不有省先生起步少選大眾再集良久懋孝起而請曰先生所教不忍人之政即不忍人之心既聞命矣劉令君所問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亦各有政焉否

也願再宣教義先生曰詳哉乎問也此八字恭
摠之一個不忍其所動盪流行處皆所以為政
之妙用也夫惻隱者愛利民物最初一念耳政
體不同應感萬變有順之而為惻隱者有反之
而宜羞宜惡斷然持之以必不可者有反之而
宜辭宜讓退然辭之以必不屑者又有辨別其
間是則是非則非灼然不可徇情混同者劉令
臨政時曾如此體貼否一耶二耶大抵人與天
地之心一般惻舒收發皆所以相成相濟以善

長冰先生文集

與

其不窮之用然後萬事之寬猛無不適宜庶物
之休戚無不通變皆我一片生機中自然包具
不待勉強而經綸諸務即此而在此禮樂刑政
之真體也然天地長養收藏總一生生不息其
根宗乃在坤復之交藏固潛發之間吾人之心
有惻隱羞惡辭讓總之不出是非兩端所以真
知是非若權衡黑白者一毫不勞外假只在良
知獨覺秘密自持人不及知之處故象山慈湖
因論扇訟一言悟道只此是非之心是已先師

極力提綱發良知二字乃體仁要訣千聖經世
者之竅一口并盡矣諸君盡三思之是日也邑
人士喜懌交暢劉尹具冊屬余記其言以告同
志時劉令君政體尚嚴故先生之教如此聞者
感服

沈太史石林州叙

余泛金陵四經舊邦期幼真兄乎
江之上快談夕夕而襟袂熟垂別索
其囊中裝其文目署以滴露軒石林
州名而咀誦焉琤琤既夕府精理亦道
心也者此亦曾是來談道臺岐荆藝

無枝信心所構綽有靈機愛長沙勇
東阿以還未一觀也幼真若主館時吾鄉
新鄭中玄高公以其和博甚賞其才
以為一臂軍匹每一課出舍而訪遂與鈔示
後來流產要為吾九牧之名幼真性高
潔不耐風聲輒來輒去十年中凡三四讀

乞玄人羨其素亮以母太夫人去秋高
一往不復出仕徑多慕而惜焉嗟乎天以江
東雲日奉幼真未固南存植滋謫流耀
千載意不虛耳八千組甲將占汝自志美
旗鼓執牛耳清中原夫誰足弟之者幼
真必有以任此矣遂并數言於集之末

歲壬辰秋仲開封館弟張一桂廷芳

甫書於維揚之舫次

長水沈太史先生集叙

往余習功令僻嗜先生公車業辛丑補
授安散散然策蹇驢從八閩之道先生
安車顧余捉臂曰畸吏無長物滴露軒
諸艸簿言適意余受而奉案焉見其
精根靈膚揆雪春雲直是神苞禹穴

叙一

翠萍龍漱一洗食生不化氣習便可手
古譬如維摩了不可思議真龍光歛
歛陸離歛歛之不能也私心圖所以廣
其傳遠公餘晉學博吳君出先生諸
草與之揚推吳君誦詠良久謂此文
近古未有宜行之通都心賞如余已出

賦諸生人、贈矣又如余因請付剞劂
氏余從吏謂諸君曰若當壓倒北地
清南邪然猶其緒餘者也先生今見
二毛矣日閒寂蒲團上校集諸名理
嘿證妙悟博收約出其著作語言一稟
之身心性情蓋直接闕閔道脉洵超

叙二

軼當代琬琰所紀一二君子矣天不愛
道篤生先生先生不愛精光洩為文
章

今皇上方浸、新絃又豈肯不令先生
竟其設施哉則士林日、需其霖雨矣
乃先生嘗舉孟軻氏尊賢鷄鳴章

剖析微義真有裨於世道儵然歔歔而係當世之雅望不獨以微文見意可知也經之言曰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先生之謂也先生撰著累數萬言茲帙如立明採列國語成傳特其剩語耳昔中郎酷私王克之論余與諸君子

敘三

嗜先生文乃心所契也之文出而寓內之為中郎者肩相摩矣是役也吳君寔首舉余第次其盛若用晦身章李觀察本寧先生已悉之不佞不能贅云

歲壬寅仲夏後學倪壯猷撰

石林黃草目錄

序三首

記五首

書四首

解一首

說一首

祭章二首

策一首

雜著一首

目錄

長水先生石林薈萃

長水郡當湖沈應孝初真甫著

門人延陵王廷賓明揚甫校

登岱記

蓋余平生哦張平子側身東望語咨嗟卧想則神游泰岱之巔矣庚辰夏六月以有使事于青徐始得瞻岱登陟焉未至三日見山色青青亘千里日在藍輿下空翠挹人所稱齊魯青未了者非耶于可遠謂余曰每歲三四月五方士女登祠元君者數十萬夜望山上篝燈如聚營萬斛上下蟻旋鼎沸雷鳴僅得容足以上其時水泉多枯木葉或脫山之奇麗未露其十一又為人衆所掩吾子之來及其時已水木方盛必有瓌異之觀于是以六月之十日發東流泉上行山水間二日至泰山下主人肅入館明旦昧爽謁嶽祠祠在郡城坎方負嶽而宮埒鈞天之居出登封門三里許至嶽麓有雙觀焉謂之一天門乘藍輿以上磴道鱗鱗銓銓逶迤仰見峰勢

巖光如垂天之雲峻不容履行數里至回馬嶺玉帝之觀在焉其峰曰瑞僊巖觀之前為昇仙閣憑閣望群峰反在足下而峰首則又有峻馬者磴道斗絕詰曲偏側以上樹四人為竿中貫一輿前人之趾履後人之顛後人之趾在予之背上應邵所謂如畫重累人者信矣自此以上喘息不暇視其兩旁丹壁翠厓岑峩峭崿雲霞萬色陰晴異態巖傍飛瀑爭下濤翻雪噴流聲淙淙乍大乍細若縣綆鳴環而來迎客其水瀉洞之泉從山上瀾漫下流注絕壑以入于硯壑忽然而沒有時又忽然而出石梁木杙互相撐柱耳目與之接唯恐失之不敢縱觀然後知此山之奇也又數里過黃峴嶺西行折東北上而復下又西行折東北則下而復上又前數里御帳坪在焉御帳坪者秦人所從蔽風雨也當嶽半道負中峰而處左右諸峯兩面環拱石泓數畝泉流其上飛醺下注宋真宗駐蹕遺趾有亭亭前松樹二則秦所封五大夫也生石隙中不

甚大而幹皮龍鱗是千年上物又上峯厓益陰壁立挿天其石皆磊珂相承或圓或方巉巖崿律不可名狀其垠堦之間色相種種丹而紺者為殿為屋兩巖間一隙碧而如帶者為天光翠而如髮者為松蒼白如繪者為苔萬仞懸而如鳥巢者為羽人之居俯視其下谿谷沉沉閨閨不知所極矣又數里為大小龍口龍口者石硤飛泉如龍吐小龍口之旁為斗母觀自此以上凡嵌崿之間為僊靈神鬼之居者以千計羅列左右此所謂神房洞天百靈之府也又數里為十八盤古謂之環道望天門如一隻矢括在其端上盤如緣壁矣因謝輿拾級而上距躍三百揮汗如雨出天門之上左折至碧霞宮碧霞宮者所以祠元君也負玉皇頂南向抱五花峰日觀在其左大人在其右規制稍狹於嶽宮金碧煜燭顧反過之其西為使館玉女之池在焉池膏渟黛蓄肅有靈氣其傍有李斯篆僅十餘字嵌巖壁上予更衣謁元君於壇羽人贊祝出而

臨五花厓岡巒糾紛含谿懷谷雲樹官宇俯在眼底下視郡城益益汶沆如線環之數周川原迴合縈青繚白提封百萬不盈一掬耳由宮左折而上為青帝宮其後峭壁數十仞唐玄宗泰山銘在焉又北上數百武為玉皇宮在泰山絕頂古之封壇秦皇帝碑在焉碑石青白如玉高二丈而無文俗謂之無字碑或曰古之王者所以封泰山表東海其下蓋有石函玉書於理似不誣統玉皇宮後倚闌而見四面羣山蜿蜒鱗鱗盡作盤龍狀遠七十二峯下其支脉首尾歷歷可數以至於海而桃花明月石屋諸洞在岳之背列僊所稱金床玉几之勝若將可觀焉記曰天孫岱嶽周迴三千里以此觀之嶽陞乎幾三州之半矣又折而東可一里許漢之封壇在焉石方丈碧而瑩膩屋覆其上所稱白雲臘臘處也又東為日觀以明且且觀日姑未往而南登舍身臺舍身臺者一峯斗出其平處可數尺下臨千丈三石撐抵謂之僊橋過橋而席於臺

日光西沉霞色在壁風吹冠衣聲如裂石於是望見西南有千家之聚橫以大堤黥黑無際諦視之乃雲也蓋雲如烟火下博上銳平地視雲則見其端此直見其杪頃之月出羽人吹笙山氣慄慄不可以寐出立壇上月光熒熒星斗可拂俯視萬壑烟雲一氣茫茫正白銀海玉波不可辨識此道家所謂三宮空洞之天也往聞人言以夜半觀日出於是坐而至四更秉燭披裘以登顧見山中雲氣從澗壑吐出如一縷烟稍上漸大車馳馬奔倏然往來頃刻沒滅從者盡謹曰東方作矣回而東望有山數峯如卧牛狀赤霞半天碧綠異色直射衣袂頃之湧出赤盤狀如蓮花蕩漾波面燁燁不可狀以為日耶已又一赤盤大倍於先所見若兩長繩左右汲挽食頃乃定羽人告曰日昇矣蓋先所見如蓮花者海中日影非日也日且高春赤霞與影皆沒其下微見一綫白澆濊明滅羽人曰海也又頃之日左黑氣隱隱一抹如長城予曰此真六螽

所載耶羽人曰雲也回步盤僊臺西望犬人越觀二峯近在目睫顧見道旁石益奇絕水木益勝每行數里求嘉樹流泉峯坳片石拊之其聲鈴鈴曰此非伯牙避雨岩乎高山流水何逃聲矣由御坪下憇於巖間折而入經臺峪經臺者在道左里許石壇斜倚山曲方廣數畝鑄心經一卷墨入石中字大如斗作古篆文壇北有絕壁上有千松瀑布從山上松間來懸壁下派於經壇瀾漫過之從水上視篆書一一可讀壁上鑄數大字自一異境非人間左折得岱嶽觀漢武帝所種栢廬又東里許得王母池池大盈畝懸流注之倍經臺之瀑出山涉泉而行天暝持炬水聲在足下者數里而至逆旅明日主人請遊三陽觀告遽而行至百丈峯下望山上瀑布如從天而下蓋山之西南又非復昨所見矣予覽古圖經地勢所由高下蓋北記諸山負地絡之陰並太行王屋東踰常山至醫巫閭而止南紀諸山負地絡之陽連桐栢熊耳入於隄越江

淮河濟由此東下如建瓴乃岱宗獨立海上西
向揖群山汶洸沂泗出其支麓旋之如圍帶以
入於海蓋若負宸然故稱岱宗焉往河流燕徐
間由岱之北挾濟入海今徙徐方反出岱嶽南
挾淮入海斯地道古今所變遷也予登山頂北
望九河故跡蒼茫天際不復可尋矣始吾望岱
渾噩一片如濛洞之天登二天門以上始見巨
石千萬疊欲滴欲壓倒懸小輿中足上首下如
登天之險巖巖乎不虛也上三天門遙見東海
黃河之浩大又上至絕巔純石無草木又不
畝許振衣獨立萬象悉空視天正青如翠視日
絳朗如丹雲物雷雨皆在半山之下此真天堂
帝府耶徂徠諸山渺小如培塿耳過五帝禮臺
歛神起敬神光九色晃晃乎起於封中矣六月
十八日記

遊方山記

六月二十五日由岱宗之西陲折而北出則見
群山夾道擁翼如飛舞狀令人應接不暇而桃
花峪諸水由岱之陰循西陲以南又會於汶泉
之上聲淙淙出馬足終日如鳴珂焉林木蔽虧
谿澗繚繞蒼翠千疊蓋行盡圖九十里而乃至
方山也方山者岱之北支峯巒拔立四面斗絕
削整如城郭與世遼遠以西面為門門兩旁雙
峰突起若建標表入谷緣北麓十八里而至山
之頂正方如狻猊蹲南向睨視故謂之方山絳
霞寶樓干雲霄而直上其山多松多栢多栢若
棹多木蘭之樹一望數里青青葱葱佳哉乎秀
色所謂靈巖也入寺小憩啜茗更衣僧請登山
以梵樂前導穿松栢之間而再上其旁殿閣壇
宇多巉古今歌詞碑石林立始猶摩娑一二讀
之後愈益多則不能徧讀也又里許至一佛閣
有鐵袈裟立於地上相傳從地中湧出者即不
可究知然亦奇矣至甘露泉泉出佛坐漚為池

淵清碧黛嘗之泔滯其流細細微鳴松樹間如
秋蟬在高林聲來自遠由甘露上至五峯亭亭
在山坳南面立羣山環之如拱挹在南者為明
孔山山之絕頂石竇正開如可容大車而屹屹
不可上視之才如甕口左為朗公峯一壁南向
如世尊趺坐前有片石人立而偃如禮佛狀其
旁諸峰玲瓏峭崿如瓶如盂如香花供此天所
以開佛土也出亭北望方山之巔絕壁熒熒丹
紫閃爍此功德洞也予拾級從之不至數十武
崖乃西折並崖以行鳥道斜懸僅容一趾耳如
屬垣石壁斗出徃徃如覆孟人偃而穿之行三
里乃至洞前為大士像高可丈許洞門有巉崖
咫尺可受兩三客其下則萬仞絕壁也東南望岱
宗見玉皇峯宮如撮笠寺僧云此去出桃花峪
六十里乃至玉皇峯下因相顧咲疇昔之遊何
壯也又折而西下有硤北出望濟南諸山烟雲
溶滃咸在背際峽西大巖高數十仞與方山並
如羽士狀曰僊人巖也蓋方山之盛至功德洞

而止以上險不遊者少置僊迹達官貴人探奇
至此輒為吏人所阻不得至而僊人巖之勝即
居是山者亦不盡到也時日已暝列燭下山燈
光木影間佐之以笙竽意僊僊乎遊方之外矣
晚憇僧室有別塢竹竿萬個青翠琅琅厥明興
鳥聲嘈嘈鐘磬竝作山翠撲人不可仰視僧導
行殿閣殿之左角為白鶴泉泉旁為石鏡澄碧
瑩徹可以鑒眉目石鏡西為錫杖泉方廣丈許
渟蓄甚靜他樓閣塔院為遊人所稱說者不能
盡至至亦不記大都宏麗莊嚴為梵宇冠歲久
圯漫不治僧可千餘壑巖嶺之田數區斬茅菅
而食之故殿宇歲久多傾圯云考之圖經此地
蓋希有佛所從出世至後魏正光中法定禪師
於此卓錫有白兔之異所謂洞天鬼靈之府也
齊東十二之險居其一焉下山行百里至長清
東山色盡已庚辰六月記

靈巖記

鴈蕩之勝萃在靈巖靈巖諸峰平霞尤奇絕所謂望之如丹樓神光半天末者也前有天柱高千仞其前又有雙鸞展旗皆鬼拔其中裂大許者曰天聰洞洞險隘滑不可駐足其下無底其外則有土田林木疑是別開靈境其旁有龍鼻永山半鱗甲稜然其脊從西南石峽中繞出數千步垂入谷中如綴懸焉其中水下滴不絕蓋霞障之左莫奇于天聰右莫奇于龍鼻而女獨秀卓筆蟾蜍等峯皆在寺前各獻厥奇由靈巖寺至靈峯十里間諸峯壯麗奇偉夏雲朝氣修忽萬狀令人目接不暇至靈洞則有兩石壁合上開下高數百丈尖銳如削然有級磴可登如層樓然苔蘚翠染飛泉作雨方潭如池殿宇空曠僧寮潔清緇玄之流雅有知道者遂三宿乃去余行天下歷名勝多矣廣大峭奇或更有之唯此山鮮秀清閒儼然有異氣裴徊念此倘可集羣真而卜所住焉

壽洪陽張君母陳太夫人序

吾年友洪都張子明成之母陳太夫人就養京邸行年七十渥然無改其家食時歲癸酉六月日為懸悅初辰是歲也適主上改元覃恩近侍以明成貴封太安人是月也明成始舉子夫人又抱孫焉明成侍母夫人七十初辰壽康未艾沐殊褒且舉子與其壽辰適相值明成素達理觀時適止足之分考厥祥視厥履斯亦足發明善養之道矣于是入而捧觴稱介壽千齡母子熙熙樂焉出具穀蔬與同館諸兄弟賡既醉之什雍雍于于樂焉吾輩與明成游洽聞太夫人賢淑各願從容有請于明成爲太夫人壽有酌而稱者曰蓋聞封內翰伯翁秉道寬讓口不言人過自是大人長者夫人佐以柔道彌縫無隙事嫡庶兩姑盡情禮躬自淪滌以奉其先神人外內罔弗欣喜此不有大夫之概乎明成拜手謝曰然某所以幸不墜先緒者由母夫人孝讓也有酌而稱者曰蓋聞太

人知時有隱德焉今居官印隔市邊遠或聞啼
 嗷聲輒為頻眉對食不忍食時脫珥傾簾靡有
 吝情中歲斷宰割茹蔬素羽毛螺蚌族繁命夥
 每歲潛鬻千百輩縱捨以為快斯不有仁人之
 心乎明成拜手謝曰然某所以幸自砥樹者由
 母夫人慈厚也于是沈生酌而稱曰以予所聞
 豈獨如此太夫人蓋性有風靈晚乃嗜玄日鈞
 簾坐閤中焚香盈几令明成誦莊嚴教典而心
 長水先生文鈔八
 三
 悅焉一飲食起處以為皆有神明司察旦夕拜
 祝燈前祈國泰民安然後及其家乃稱曰人生
 當世宜存天地父母心天地之心大而無擇父
 母之心密且有常哲哉斯言可不謂有至人之
 識乎明成拜手謝曰然某所以不汲汲世俗間
 者由母夫人所好在此也此三者母夫人躬有
 之然非諸君暱余弗能詳非幼真之筆弗能挾
 請次第其言以為壽可以教我諸昆矣雖有華
 言弗敢請矣詩有之我日斯邁而月斯征憶昔

與明成初締交各少年忽忽二十載初心日負
 而年則運矣名之人未即真為聖人名之子未
 即真為肖子所求無忝之道安在哉各自勉旃
 以答罔極母持空言獻堂下可也

長水先生文鈔八

古

檢威儀部宗藩議補次其事

隆慶初吾郡戚希仲為儀曹即每慷慨議及藩祿太過事極當變通希仲在事久留心掌故凡諸藩官屬有事至司者脩詢之頗自謂得其間要領于是條議上疏曰朝廷待同姓諸侯王恩禮至隆渥矣玉牒支屬日繁日昌皆衣食縣官恐必不可支久且子孫於祖考至尊崇矣親盡然且議桃況子姓臣庶可無義以節其恩哉其郡王以上庶妻子女宜限其位數稍減名封則祿之太過者及今得以有所節其輔國中尉以下世遠祿薄者不宜困之一城之內宜開四業及今變通則親疎有等隆殺有節而朝廷之恩禮可久行無弊矣疏上未報宗伯新昌潘公難其事越數日希仲遷尚璽卿疏始下閣相新鄭高公雅語希仲曰子之疏論藩祿可比賈長沙封子弟疏文采爛如是一篇好文字若以實用論親郡王方貴倨祖制本自優厚一旦減削諸祿其心必不能平羣起上書有司者必不敢抗

且子女庶妻夫豈可以數限之物行之庶民然且不可況能行之藩封乎自與之盾必以矛應此必格之數也中尉以下議開四業此輩素自膏粱一旦驅之為農為工與商其能任乎即入仕一途亦有樂赴者然天家子弟襁屨兵馬錢穀之林又漢法不得行也有如既通之後天潢散居諸路能保無妄男子如庾園左肅而指闕下者哉吾子之軀何能堪此百啄口也得無危乎凡用世者不避事不逃責臣子誼當然有如晁大夫任不了之責則明哲之士或更慮之矣希仲不能荅謝病去議遂寢余撫事太息他日補論之曰當隆慶間玉牒支派已踰十萬之外今且四十年必且倍萬於前自漢來曾有舉數十萬人歲歲衣食縣官者此必竭何疑焉夫四民誠不堪任乃應舉一途是羣情所樂趨者郡王以上朝廷待以尊爵厚祿良不敢輕議輔國中尉以下其員位最繁若令子弟年十歲以上二十以下者及今習學應舉稍於式額之外別

添名數如北中卷另列字樣而寬收之既列周
行與異姓之臣一體聽糾刺黜陟乃其事任稍
如王親例不得授以兵馬錢穀之司異日致政
去聽其如士大夫例自買田宅移宅旁近郡邑
其同舍子姓並得携持以行農工商賈亦聽出
居者各自謀生從其便業此法若行之二十年
人人樂趨藩祿大減各得所欲其何不逞之虞
竊見宋時對制錄同姓入選者居十之三四親
賢並建自古常道中間豈無東平何閭劉向
植之倫出其間為帝籍增明者萬一遇為不
然之慮令高帝子孫其麗不億散在天下維
藩維磐此又萬世拱衛之長策云夫言一耳
於必用則丹砂玉札也屢之半用半不用則植
梗茅苴也拂之棄不用而姑存以待焉則敗鼓
牛渡也是以次論而姑存之

復二山楊少司馬

恭承太夫人介壽百齡第祿脩萬門下鼎重一
日之奉芥視三事之榮主上推孝治而教之
忠執事收忠猷而藏諸孝可謂一時千載舉世
寡儔虞坡先生屬不佞者代歌盛美不謂無所
切劇損益遂以登軸達諸左右且不自任其名
使門下知為不佞者之筆婢無任已承褒借太
過錫貺頻繁何顏而當此誦領帕香諸物腴幣
一一對使再拜完上所賜撒餘一錄甚慰所須

汪先生文鈔

文

汪洋淡泊公於著述風尚佔第一鏡宇已翔乎
九萬之上矣此豈時流可及聞公榮歸以來日
奉藩輿徜徉野外騎青犢着皂帽無殊山中人
今所付來桃花峪冊子宛如閒居賦上所稱柳
成陰花結子開長筵羅孫子融融洩洩盡入春
風圖裏覽之益令人增仰江南多舊德名人為
公博求翰藻揚大孝德於天壤如不佞者何堪
副任使也冊子成日容寄貴鄉費掌科再上記
室以復伏唯公卷今日傳嚴之霖作他年桑林

之雨則天下蒼生喁喁之望不佞亦注戀慈庭
不日者且予告而南官舫將蒞矣

十九

文林合璧序

自古文章家壁壘相望才相當識相似各建旗
鼓遇於中原若天之意或者謂美無孤峙事有
雙能要今來彥憑軾嬉怡閒觀局勢茫然不覺
頤之解倘亦才士雄肝各盡所長喈然稱一快
云六籍姬孔則吾豈敢自餘諸撰可略而言左
丘明之次事司馬子長之記史一則變化精沉
鋒銛舍而愈大一則縱軼疏蕩波瀾百折彌長
國語之典則雍容居然三代國策之談達揮灑
驚動四筵是者不將比於嶽立淵澄蛟峙天壤
者乎莊蒙肆意於玄宗屈盡義於忠恕瀟湘
雲夢仙仙乎其高致矣韓非校練名法峭馬清
深孫武舉要韜符才鋒邁峻凜兮秋氣之襲人
兮並致用之宏作也戰代以下晁賈達政能育
鄒枚逸足奇起長卿孟堅鋪張乎盛藻子雲子
政沉蔚於經儒要以藉潤前人亦謂各立一局
示已自漢下氣博理勝色正芒寒韓退之樹其
標表體大力沉忠懷傑思杜子美擅其勝場兩

公者其猶高峙西漢之間耶李長庚妙手仙風
蘇眉山靈襟逸步陶淵明玄淡寫真王介甫高
潔雅素陳思王浩浩烟海謝康樂矯矯雲標並
曠代而主盟各伸眉以獨創顧瞻前哲隔代並
驅者已余居多暇日游情文圖較論昔才合茲
相近都為一快美璣聯貫以流輝神劍雄雌其
作合榘梓異質而皆材犀玉殊用而皆宝倘其
千載神交諸英晤面或相讓拜稽必也震官姬
德或稱雄相長將無管葛輪籌後之覽者不獨
規其文進乃恭其能不獨得其皮父乃挹其神
堂堂此十數公斯文之托寄河岳之炳靈在焉
嗟嗟乎天寔儲精與人甚吝即云擅代亦有能
有不能才難然乎蓋自古歎之矣
遂次左氏史記為一卷 國語國策為二卷
莊蒙楚騷為三卷 韓非孫武為四卷 晁賈
鄒枚為五卷 馬班揚劉為六卷 退之子美
為七卷 太白子瞻為八卷 陳思康樂為九
卷 淵明介甫為十卷稱文林合璧云

贈納言通方趙公奉使魯藩序代九卿作
主上孝治天下睦族展親覃敷恩命二年夏四
月冊封天下宗藩慎簡諸臣以祗使事遵成憲
也故事侍從給練之臣分命藩服間遣一二卿
佐常以暇局清班乃若輟樞機之臣以將恩命
則使者之事為尤重大納言趙公以端慎清直
方夙夜出納王命被簡奉使魯藩是役也豈直
重惇敘乎所為宣上德達下情者將于是焉在
有使事于四方必也咨詢善道采察民宜歸而
獻之明主而明主亦慮聰明不徧于宇內望其
臣博訪疇咨則常雅詠其志而敦遣焉即四牡
皇華諸什雍雍可觀也公奉命藩封使臣也古
諮詢之官也以納言往近臣也古獻納之司也
而公先以給諫遷在此位諫臣也古補闕之任
也夫事限于職守則言有不相謀見有不相值
公之職可以周度四封之外亦可以獻納九重
之前是惟無聞聞即旦晚可言亦唯無言言即

朝夕可達嚮當封駁立仗馬前對仗昌言滿朝
屬目久揚風采頃司出納侍金鑾之右奏對揖
讓無日不在僊苑春色之中上往往回瞳光賜
顏色乃今又設九賓上為起容宣詔而遣之其
允而納之者即其所采而陳之者故曰宣上德
達下情莫大茲役也 天子命公公何以仰答
萬壹乎且魯少昊之墟周公孔子故都而禮義
之國也 本朝建省山東包絡齊魯獨以一面
當南北餽餉之衝歲有河運築濬之勞車馬舟
楫所屬奏加以水潦不時歲供不給而又以待
天潢繁衍之需今之魯事非古之魯也可以興
觀風之感矣想公奉玉節握紫符慨然攬轡
銜銜周道思以清天下顧平燕之茫茫豈不念
黍稷瞻岱宗之峨峨豈不懷閼宮大海洋洋豈
無獻誠之氣駱馬駢馳豈無淵塞之思是者孰
匪發公蓄積効之明時者乎雖然願籌其大者夫
歲漕藩祿兩者皆 祖制也以京師根本重地
倚給數千里外之轉輸又與黃河爭衝決之勢

修築歲費不貲而且聽通塞于莫必之天此國
是之大存之而無敢議者也以宗支綿茂其麗
不億仰給歲供歲供必不可增祿制又曰必不
可減不裁其源不開其途因循文法幸一旦無
事此亦國是之大存之而無敢議者也議歲漕
思其通塞利害若何可經久便事議宗祿思其
日蕃日增若何通變可百世攸行其必有至當
歸一之衷論焉蓋昔王者因時立制亦與時推
移不大革者不久通必曰制當然而循習以入
于弊夫乃非法意乎倘過齊魯之墟問焉魯中
諸生猶有知周孔所以經天下者乎采擇群議
以獻當宁國家萬世之安必將賴此敢次第其
言以侑屬車行李敬附四牡皇華之義

為物不貳解

往者寤思聖真雅論一貫之道曰一者何也誠也誠者是心之真必其終始無間純乎天心更無所二之之謂一此非聖人不能自聖人下皆有以二之者而心不絕不絕故不一不一若之何其能貫也友朋間或以恕恕即一貫相詰難反之此心似未灑然姑應之曰吾人因此心未純乎天與聖人隔故從事忠恕去其所為隔之者忠恕下學事何當便為一貫乎夫亦論其理如是耳他日見孔子論終身可行曰必也恕乎只一恕字夫既終身可行矣又何不貫之之有此余舊日之見猶在然與非然之間歎如曾子與言下一唯便豁如也豈可得哉歸來山間久一夕忽悟為物不貳之指歎曰吾乃今知昭昭者即為天撮土者即為地卷石者即為山勺水者即為水此即是真體即是本來元物無二物也子不見牖中之天光與長空萬里有貳物乎盎中之塊土與方輿九域有貳物乎拾片璧而

崑玉之岡在握矣吸滴水而半天之霖沛如矣然則現前之心孰非聖人之心乎聖人俯聽衆人正為心樣一如芻蕘可佐聖人元來寸矩合轍故愛牛一念即可及四海徐行一念即可格上下本來無欠性體自圓天機天明不須停待蔽之以私則為二物出之以誠本無二物天地聖人與吾日用之常心一絲不隔自信則得之矣世儒好玄峻其說層累其功以為必如天不已如聖德之純乃可謂之一正不知此不已者何物只此面前物是不已純者又何物只此面前物是純人自襟之其體本純也人自間之其體本不已也天只一光明地只一凝厚山只一常峙水只一常流人心只一天真一覺即覺不汙濯自清明一復即復不磨礪自光燦前念不為桀後念正平為堯前念詐欺為跖後念公溥為舜今日為士明日為聖人終始即如此而已操之一掬不啻少極之塞天地不為多吾乃知聖人之道易行易守如此之簡向來淆樊乎

聞見書冊間者良可咲也若夫入之之久自然
通徹便是聖境譬則登泰岱者焉由山麓至絕
巔步步皆實地無一步可以凌虛之處即身在
飛雲寥廓外所見與入山之初何異哉近者自
遠遠即在近卑者漸高高不離卑愈平愈峻始
終一物而已

與舒中陽司馬

往在丙戌預班行之末企聽賢嗣世犬傳宣也
旅進賀列觀鳳九麟定增重詞林蓋歎吾兄有
子矣居京邸不幾何時以口齒斥去斥去為淮
陽小吏當受事兄臺顧不甚幸曾於相知間屢
聞教指剖白生平若憐其左次以知己之誼殷
殷辱收之也者又感激兄篤念義故如此之厚
也自以耿耿此丹必不敢負天地言者即空語
無事實亦其素望之輕取之所以一切不置口
長年不盡

即投牒去無一字謝輦上貴人深藏田里杜門
下幃仰闕千古得所未有真如行海濛濛海中
其大無涯意當不使一線聲光通于當路以為
必如此乃可有辭來世之君子敢緣素誼累累
布此數行并其心曲而共盡之往在尊臺末屬
豈敢通書今者長為山間放民不齒清時無所
顧忌因次兒鉉來南雍便陳其悃款乃如是不
然者恐兄或以為受不報之知漠然豚魚云耳
兄知我念我即唐突具刺仍稱年弟無敢讓焉

兒年十八頗知砥行摘文此來瞻星仰岱一日
壯其生平

與曾見台司空

往嘉靖戊巳中與門下共游長安述道綜文各
及其時之少壯我二三兄弟間今者洪陽為相
老丈為卿並建砥柱于巖廊甚盛弟也不敏拙
于早藏果于見獨自以林樾下別自有宇宙臯
稷不加孔顏何損舉世不見知而我無悔也掛
冠來青蒲冥坐徃徃在田間獨勝絕去尺一郵
筒之事此是拙者之見以為不當使一線聲華
落影人間門下時時向人致問弟亦時時默相
長水先生文鈔

思知交道誼不敢自處于薄是者差可不規幽
獨耳夫千載無善治以不大用真儒今之秉軸
當樞自二丈外有漸菴敬菴諸兄皆當世鉅手
天下士方謂太平可翹趾待今似尚未盡早者
何也耻厥后不若堯舜憂已不及黃軒良時易
邁盛業難終千載明良古人常錯失於一日不
可不惜遇而不能能而不遇世所以多不盡之
才弟於功名業已輒然久除以念弟某之來不
可無書特布生平懇款如是追矚昔遊壯心俱

老只今基局大勢何似個中一着何先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答吳因之禮部

數月不奉教殊甚念之遠得手示其于欺不欺之間可謂內訟甚真剖別甚嚴矣門下行日篤學日真賢聖之域舉頭便了舉足便到何難入之與有然猶自謂八年間了無所進豈唯謙退不敢質言有若無實若虛何有於我哉即此足窺淵衷之所得者矣僕竊謂自欺之念百千其岐知此為自欺者只是一物知此之欺斷然再不敢欺知此之欺豁然爽然再不復欺亦只是一物此物何從來從吾真性自然而覺者謂之真知若能時時作主何患用力之難何障碍之不可撤乎僕老矣人間路岐此身踏遍心中路岐獨覺時勘盡千古路岐又從千古大聖人後一一推究者有年矣故年日邁心日淨萬緣不驅自不能緣我萬象不掃自不能搖我乃信古人用力只從一言上徹透力行之耳其為物不貳惟精惟一摠只是一箇真性透露流行一毫瞞不過者所謂建天地質鬼神百世俟聖人以

不惑者也顧門下只向勿欺一句上推勘到入微之處他日必自了了也敬布鄙見以代晤言

平湖縣令題名記

平湖令舊未有題名有之自今李侯始往宣德四年建置邑治垂百三十餘年自邑令王君簡以下後先合三十六人前事之法戒具矣紀乘缺略姓名爵里或磨滅弗傳況其遺規餘烈墜地無徵者乎宣成以前余弗能詳若余所親記則楊金鄉潔廉無私劉襄陽捍城倭患周東阿之執直郭福山之剛簡到今有遺思焉李侯在事四載考詢舊貫廼亦曰前事弗忘後事之新于是列邑令姓名稽其爵里歲月之可次者櫺石治堂之左屬某爲之記余惟名以表實侯既著其名矣盍并其所爲子民之實貽後之君子可乎一日從容問侯曰自余有識來吾邑置城守矣田賦徭役次第均矣蕪土漸闢人懷固志以公愷悌臨之于上吾民常若病者乍起疴然猶有瘵色者何也物力未完末俗彫敝其或繼侯而徃政將何繇侯遜讓良久曰計今以往額派日增田稅將日重東南之患意在斯矣平湖

故海垠鹵壤視諸邑徧小昔以倭剽近乃潮滄
欲息之肩其無所乎蓋余始至按舊籍而索其
端委者累閱月始知田稅日重所繇夫名有美
而實不然不可不察蓋東南郡邑之賦沿于宋
末之官田增于偽吳之私籍由來重矣民間一
畝之田止獲粟一石耳歲不必皆穰耕耨之費
養老扶幼一切在其中今均賦是賦加也均徭
徭又加也均里甲里甲又加也均役役又加也
凡均之皆以加之也舉一畝之入略去其七八
矣未均以前分派各徵民受其擾此其病顯出
而易明既均以後混入并派殫竭民脂其弊乃
潛入而難究諸凡額外不時差派之數歲歲有
加無減莫適為準或力爭而後止或爭之不得
而姑逭徵焉或不可逭遂加焉或自此遂為定
例不可改焉曾見嘉靖十年前由帖歲額銀止
九分米粒止壹斗今額加日甚矣余既歲刻漕
折均平三冊與民信守自誓一切寬省庶幾少
補萬分而勢常抵牾不得展者十而五也有如

異日者假手胥徒上通下掩百竇旁借為弊何
可勝詰每誦民力竭矣之言惻惻有深恫焉若
夫無歆自朴無事自正立于堂廡使民甘食美
俗風清弊絕是在盛德君子哉淺薄何能及此
余聞而善之因記其語題之石嗚呼視民如有
傷養民如不及述往事思來者是仁人用心也
後之君子亮同斯志其毋輕于民力焉李侯名
實蜀之瀘州人碑刻于萬曆四年丙子十二月
朔日

同鄉諸館丈祭少保文端公南宇高老先生
生文代唐事念齋陶公作

於皇純祐篤生哲人倚歟我公邦之基楨維箕
為說維嶽為申社稷有毗山川有靈東海汪洋
天目屹嶧公生其間淵澄嶽立簡潔忠誠剛毅
木訥大議大疑足以有執古稱蓋臣無技與功
無偏無黨以協於中斷斷休休厥惟有容我像
圖之曷以逾公祗事 先皇聿當初服鴻儀曠
典轅咨如輻酌之斟之大跡小牘經術爛然朝
章以肅國之大本爰建元良公疏七請嘉謨孔
揚幼海龍躍青城鳳翔九寓鎮定萬斛一搗臣
力既陳浩然乞歸冥鴻高蹈自昔所希公真疾
矣冠遂初衣蒼生弗釋而我繫思 宸衷特簡
命公予弼汝質如黠汝重如勃公拜稽首稱臣
老疾 帝眷斯顧台司寵秩曾不決月龍馭上
僊力疾攀號從 皇於天綴衣三几有遺恫焉
大業未衰胡斬斯年 今皇鑒忠賻卹備具錫
之文告視其封樹薨階顯謚咸遵異數仕歷三

朝始終恩遇顯顯我公完德完名南金貞固以
比平生層霄朗日朝議卿評其歿也思其生也
榮茶等卿邦後學瞻仰上茲著蔡云逝喬木何
依老成凋謝誼切心慙曩觴薦藻茹哀陳詞

祭龍山親家文

自賢愛云殂我親家先生居常悵悵如抱不言之恫每覽疏問為之涕洟然未謂親家俄然老也今年秋是親家六十之辰方將率穉孫孫女酌大斗登新堂獻千秋詞期十日飲以為快執意宵旦間遽作幽明隔世之別乎聞訃怛驚且疑且歎以親家宏抱淵停道貌岳立上金門對公車者三十年懷寶未試士論謂之不盡其才竹帛珪組既不滿人心山林日月自可饒人樂垂老菟裘經之營之不及一日晏處其中飛晨促促來催人柰何長更之忽曙也吾二毛早侵朝夕藥聚不似親家之壯吾乳下有呱呱孫老妻哺之挈之淚盈盈不可止所藉二天拔掖有親家在而今當竟已乎吾提是將安托乎女孫年十三孫十歲婚嫁遼然在數年後親家仙馭既飄飄不可追吾老夫婦皆過六十上人眉睫榆陰倏忽不待吾烏知二雛之終安托也親家謂我勿苦心述作宜及時為娛吾遺多艱情緒

不佳即如親家小構山莊營目前花石之奉安得此風期物力而為之吾悲夫華髮日以疎流駒日以徂親家既如此吾計將安之彼造物者常能愚弄人烏知吾生之得少湏臾為客否也感傑才之虛生憤壯懷之易邁睇天壤之無窮哀身世之若浮豈直親交知契慄焉動吾之中付化浪茫茫劫灰沉沉千古萬古漠然都盡吾終無可致詰令我輩後死者終無以樂吾生矣乃若學推士林行重鄉評衍慶源于奕世盛美于賢聲人生萬無之間此或可得而名焉親家應玉樓之賦游鈞天之庭樂哉泱泱返復其真獨計所一絲掛念者或賢愛尚在淺土二雛羽翼未成老夫耄矣敬吐寸心以慰尊靈黃鵠黯黯兮夜臺冥冥嗚呼哀哉兮嗚咽何言

仁明武策

天之大奉人主以神器也其必責之脩矣責之脩將勝之難勝之難故主德不可不純脩也夫天既大奉以神器之重必將并其性天之首出者全畀之人主者或隘以已無以容天下障以私無以燭天下靡以欲無以宰割天下當何以承天之意而重者恐將弗勝焉抑或有是德矣而任其偏至之才執其近似之見弗執其中弗要之粹內無治性之學而外無大賢之助又何以體三德之全為天下表式乎故主道至博行之至要則仁明武三劄可思也吾攷墳典自稱好生之德有仁之義稱欽明文思有明之義稱聖神文武有武之義商書稱湯曰克寬克仁曰為上克明曰天錫勇知而仁明武始兼之非克舜不全而湯獨全也克舜自無不全言一即可該三湯身體之入聖言三然後可協于一所稱說者殊指耳其揆則一也孔子綜三王以告君曰道有五德有三智仁勇之義至是始詳言君

德者至是始脩知斯三者知所修身治天下矣季世之主或智而未仁或似仁不智或勇而未仁或似仁不勇漢文之仁漢武之武漢宣之明既皆偏而不總漢高帝唐太宗似或兼之然道非純白德非粹清視古三五所稱抑何遼遠之甚乎司馬光氏上下千古歎全德之難焉稽古一序惓惓以仁明武三字為獻此必有說矣六合之大太上以為家林林總總難調之畜也父母以為子愛稍不均匹夫可以勝子容茹不寬繼將日聞攘乎區中者汨汨未已也凡為人上宜包之如天故曰莫大乎仁人情之變倏忽如神鬼奸難窮也許難馭也吾既立乎太無上耳自不能洞下土思慮不能周萬微群臣自至自明也群物自歸自晰也必有所恢吾明寄吾照者而後君之靈爽始能旁燭乎九垓故曰莫大乎明既明且仁亦安所事武者武之云自勝自強之謂也天下大疑難曰唯上裁天下大震撼曰唯上指天下大英雄曰唯上使天下大盤錯

曰唯上剖若婦人爲仁匹夫爲勇無所與乎人
主之英裁獨斷矣故曰莫大乎武明而未仁將
祭淵洗垢窮天下之情而民弗堪武而未仁將
騎兵耀武竭一人之威而民又弗堪仁而弗明
弗武優柔積弱以殫殘其慈惠天下起而玩之
仁明弗武心慈力褊可以支小康弗可彌大隙
天下益又起而慢之故曰爲君難哉柰何弗敬
三德者所關治忽非眇小也司馬氏生明道
先生盛時遇主如仁宗云希觀矣丁寧周至不
遺一語湛湛忠肝斟酌以獻朱熹氏稱其平生
願忠君父之心盡在乎此有味哉言之已試以
光所稱三德者律仁宗其仁誠有之而邪正迭
進國是不一字宙半在明晦間政柄半在弛張
間蓋三德之全難乎哉光之言曰澤萬物怙蒼
生仁也非姑息也辨忠邪曉治亂明也非苛細
也倭不能惑奸不能移武也非剛復也今按宋
史考論其時嗚呼真可謂君道之龜鏡矣
皇上臨海宇且二十余年容言卹困其仁甚宏

也克舜之資也宏廓其仁可以化雲雨霖萬方
洗滌其明可以並日月燭萬象條達其武可以
耀雷霆威八荒裁成其過輔相其不及細必就
機軸而大不軼範圍陳善匡邪四達其德於天
下爲堯爲舜抑奚難焉夫天之德何所不有哉
高明仁覆神威臨赫非必遠求在所用何如耳
天壤之下五行自平四序自行萬品自成調變
適宜亦何必動聲色在樽俎七箸之前而已

朱先生文鈔

四

唐虞之德說

余讀孟氏書見其語必稱堯舜欲為堯舜雅無
者論在服其服言其言步趨徐緩揖遜退讓如
是云耳及讀二典見九官拜稽君臣之間鳴琴
雅詠鍾石在懸管簫雖鳳皇來下三苗可以
舞羽共兜可以吁俞當斯之際充塞兩間渾是
一團和讓豈難知哉豈人所不能哉今有途之
人焉若能和衷下氣法服正冠緩步而談堯舜
此其人即與晝夜經營貨利一片機心巧術汲
汲先生文鈔一

聖王

汲求田問舍者一念天淵分善利矣倘遇孟氏
有不亟收為堯舜徒乎故田夫山樵中間儘有
可克可舜之心而蟬冕簪金客多有方堯方桀
之行難遽以一端持也故云人人親親人人長
長遠之天下天下自平人人之心八方一如為
善多讓為利多爭爭先為桀退讓為堯執轡甚
夷易論議甚明直豈難知哉豈人所不能哉此
人人可為堯舜之指也且不必極論于精一幾
康姑且淺近其說為蒙士熟數細論願且易其

心氣為我聽聆焉且如今日世界所同於唐虞
者何所不及者何往日者澤流逆上滔天浸地
今也百瀆安瀾朝宗于海寧有此乎龍蛇據中
土猛獸來搏人今也區分各處奠其中字寧有
此乎鑿坏駕巢九載不粒今也官居粒食在所
嬉如亦寧有此乎唐虞所有今天下所無即云
軼唐虞豈過情實哉何弗及也昔設九官十二
牧今六卿十五路昔命司徒秋五典今兩雍庠
校絃誦滿天下昔明五刑今亦明五刑昔三載

聖王

奏績今亦三載奏績昔六府允殖今亦六府允
殖昔出納惟允今亦出納惟允今天下事事皆
唐虞以來所有者何殊奇乎古今亦旦晚耳大
禹氏鑿山今也猶然鑿山伯益氏典虞衡下及
草木禽獸魚鱉今也牛羊薪芻鷄豚細瑣猶然
各有司存舜以金作贖刑今也猶然重金舜巡
狩同律度量衡今也斗斛衡量猶然如蜎毛此
四者唐虞未嘗無也今日人情何為怪其有然
則嘉唐虞者顧誠何如其故殆可思也唐虞君

臣都俞欽勅會精堂皇今朝講久罷召對無聞
倘一朝再舉猶之古矣不難也關門明目野無
遺佚嘉言不伏今言事之臣常空署無一人倘
悉召嚴敷放佚置諸左右禁近亦片時事耳此
兩者今可為唐虞而久不為其故又何也唐虞
無閹僕今也有之唐虞無左藏今也有之唐虞
無佚游今也有之唐虞無女謁今也有之昔之
所無今不耳有欲為唐虞汰此足矣唐虞有麟
鳳今也無之唐虞有綠圖今也無之唐虞有寶
花屈軼今也無之昔之所有今豈必具有之經
儒先生不珍奇瑞此又不足論也舍是之外若
者不類唐虞則余難瑣瑣為諸君言之矣嗚呼
千載上一唐虞如人叩天庭睇白日更四五千
年來即如孔孟誦述斯義炳炳麟麟于今尚為
故楮堆中物夫亦視之太難求之太過耶日日
是唐虞人人可免舜堯舜在人心唐虞在方內
易知易為而終不肯為孔子所云其人不存者
是也伊摯自秉耜時日夕思堯舜慨然大言大

度直仁臣何以堯舜我君何以堯舜我民痛之
如推溝中耻之如撻市上今日豈無若人實存
此等心饒有此等力量豈特衆推之人主必為
改容起敬已由軻氏之說思伊摯之心今天下
所以懸隔唐虞者其故不難知也天地自清日
月自明山川自寧品物飛走喘蠕之屬自若其
生天下所以不太平豈伊摯之責哉中間明晦
反覆波馳萬變恐不在世界只在人心把握間
吁一介不苟萬鍾不顧其人即真如此便可免
堯其君民慨然任天下天下誰不信之要渺樞
關所爭有幾有欲無欲善利之分而已三代下
吾思其次諸葛孔明范希文司馬君實庶幾其
流亞已夫

滴露軒藏書記

始余年十二游于外大父漸齋給諫趙先生之家塾因得見于念菴羅先生東郭鄒先生納拜問道焉年二十五侍養家居者五七年時時從龍溪王先生游一意聖人之學後登朝與楚侗漸菴見臺敬菴魯源洪陽定宇諸君子游往來論學祖堯舜宗孔子此余之日用飲食沒身而已之道也俟諸後聖不復疑矣其朱陸陳王門戶小有不同各相發明以弘斯道唯其有異同乃始有學問思辨得益乎石師畏友之間反身而誠則何不同之有余以爲宜論不宜爭殊塗同歸心所自得付之不辨可焉年二十九館師大洲趙先生以爲可教與之深言當世諸大擘畫進以古賢達保大定傾之大略乃始留心經濟遭人而問雖覽典制諸書得博觀金匱事然時宜不同世界中事常數十年一小變百年一大變往往得之四方士大夫當事之說爲詳食芹負喧但有此心追惟世軸甚矣吾衰也往時

諸老如虞坡二華嶠嵒三司馬嘗辱其知與進以深言時一論思此諸公亦稱高執矣獨不得一當王伯安先生耳三代上則禹周伊呂三代下則管夷吾諸葛孔明乃武乃文真霸王之器孟軻氏辨王伯誅心之法以明正學耳邵克夫以皇王帝伯比于冬夏春秋此達觀識治之論猶之乎猗苓菖陽與硝石葦並登藥籠顧方略採治何如耳人也之稱砥堅天壤豈眇小乎哉年四十九以事掛冠親老不復出乃始坐軒中晨夕披誦窮古作者之志夫文豈徒辭之謂也明古聖人之道則請契合符寃心經時之具則經嘗實際要以高文巨筆乃能出吾之情與千古英賢合席高議如見其曲折得其要領乃可傳信于天下後世此古作者所以貴文章也其於班固劉向以下諸撰自謂亦或猶人乃若左丘明莊周屈原司馬遷此數公者余心慕之畏之恐終不及矣今年六十七始束書不觀獨覺要渺軒中但置竹皮几素琴小鼎青蒲團如此

而已汴之義皇未立文字之前天地渾濛未判
之始吾生未知有天日之時收拾一生行囊爲
青牛西度事故終平生書目積而緘之乃始爲
之記忘其身之將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自
茲剩餘歲月聽令乎玄宰吾不知也不問也癸
卯三月三日記

湖上珠臺記

啟元門之上當學宮前有阜巋然綰轂湖口往
日形家者言如驪珠在頷有吞吐靈光之象焉
今令侯漢陽蕭公作新文教留意乎山川風
氣之事築臺建樓聳以層構延以迴欄丹牖與
如與宮牆之秀色增輝遂爲邑中名勝南望則
九山列翠挹蓬萊之五雲東眺則九川滙流拱
扶桑之出日大是空濛妙境雲間董太史飛白
署書曰美珠樓且榜題拱間以唐崔顥晴川歷
歷漢陽樹芳艸萋萋鸚鵡洲之句更冷然有致
城之東隅有一小洲亦曰鸚鵡此鸚鵡所以名
也浮浮水面自出天成與珠樓相映儻異時者
懷蔽芾之棠陰如對漢陽樹想登高之傑賦前
瞻鸚鵡洲清風化日間令侯鳴名其千古乎臺
成諸生請余記厥事始余少小青衿時更老數
言當湖象玄珠九水從湖房並入秋霄或見龍
文自來符讖相傳者云九龍爭珠大物且至亦
云潮到湖中出狀頭亦又云紫山脊出奎光乃

發彼時雄心杰氣頗不自量與二三同志庶幾
拊手倡導之過屠門而大嚼久之竟無當者其
後成城始名啟元門浚濠始築湖上墩以文筆
在驛始建報本塔以案脊宜竦始立敬輿祠以
學宮在東始設龍吟閣波臣遙自東海來歷四
百餘里日夕赴當湖之汎逐之百年且至亦未
至也昨戊子秋忽有白龍騰海上紅光半天末
余遠從田間來辟之艸樓上扁舟幾欲飛樓舍
幾欲拔空中遙見龍首半垂鱗角奮張晃晃若
長水先生文鈔八

唐銀兩角間有金冠紫衣伏劍立者其神長尺
許雲水騰沸只尺晦冥龍忽戲吐領下珠光芒
團團大於斗槃槃一似中秋月頃之遂收令人
在震竦中五內開裂生神采嘗有詩紀其事云
白虬小飲湖之湄快哉一笑遺玄珠是日也余
生平始真見龍始真見珠約略在塔院前水中
央由今追想二十年前已有美珠之先徵乎丙
午春莫余與令侯泛艇中流言及斯事越月遂
額樓上額偕邑校諸僚鼓吹前導呼余及諸生

登樓臨觀之其秋學官前平地湧出醴泉數日
不竭東海濤瀾且至鸚鵡洲下入啟元門泮水
之前明年丁未諸生間有大魁南宮臚傳鼎甲
者後來諸彥林立相望文芒貫之東壁地靈人
傑志氣交動天人之際豈偶然哉雖然科名猶
小耳更有大此者昔范希文記岳陽樓其言曰
居廟廊之高則憂民震江湖之遠則憂君士當
先天下憂後天下樂此於記岳陽風景似甚無
當然希文心宵眉宇傳之最肖到今與江山並
長水先生文鈔八

千古只此數語在焉余因為之轉語曰居廟廊
者宜憂君所以先天下特憂民者欲吾君唐虞
斯民也民不被澤則憂君者謂何震江湖者宜
憂民所以先天下特憂君者欲吾民親見堯舜
之君也君不堯舜而云憂民亦虛稱耳方今登
覽諸君子勿先一身之樂以此日太平為可娛
慨然思以致君澤民如聖人之仰思待旦若病
瘵其躬納之溝中而捷于市上人患不自立立
之一念誠至理應天地神人將拱衛美尤掌中

八面生風雲馬易乾之六龍時乘御天獨三之
惕不言龍孔子以為上不在天下不在淵此乃
人之道能先天下之憂而憂者也元氣五百間
人龍真難得希文之憂今在後生矣來日大難
無以太康勉之哉始前令侯延陵若惺王公創
樓工未竟今令侯蕭公大倫厥制于今日訖
工法得備書

答趙儕鶴考功

別且二十餘年遠道無能奉訊殊甚念之頃文
所含親歸賜以手翰副以秦綢感荷故知之誼
今日得千里外書明日又接簡命之報將正
人得路太平有期田間遺老不任欣慰容再布
以悉一時未有以報瑤也壬午門人如吳因之
王淡生史玉池洪桂渚高雲從于中甫一輩並
是正人杰士彙茅斯拔門下入朝一德同心默
迴泰道則老拙拳拳之望僕嘗與文所兄言長
長水先生文欽

生不老四字世皆誤認如木根得旺氣日日長
出天芽千年可以不老若一日少有悴意生機
略減衰殘立至矣宇宙羣生朝端正氣亦復如
是因來書問及斯義故牽連及之高明謂何如

祭寧菴沈尚寶文

嗟乎人生暮晚正如寒林墜葉滿目蕭疎迴盼
四十年前海內知交百無一二在者矣乃里閭
之近道義密親年力方盛宜其如君君亦捨余
而遐舉乎疇昔之夕夢君騎馬出金閭余追送
之城闔下君拜稽告我曰別師即日行矣覺而
疑其兆此似非祥也及訃至君竟以此日逝乎
魂交神合倘亦念予難割戀戀有故人之情者
乎傷哉憶昔甲戌南宮校士首得雄文而才之

長水先生文錄八

卷八

君魁天下於妙年英姿杰格舉朝望之以為玉
樹琪花也誰不賞余之藻拔者無何入司馬署
文經武緯威望巍然無何改春官署綜經洽典
朝章肅如也無何晉天官署清修凝重雅負公
輔之器焉又無何建茲議正綱常犯上之嚴色
落一階改尚璽丞于是鳴名鵠起公卿間又誰
不交口誦余得人也者入仕不十年賢聲滿天
下豈不與賈長沙伯仲者哉盛德宜人才高得
忌兩者互為伸屈亦吾道消長之常耳愛之者

不能扶於前而忌之者遂得操其末夫孰非天
之為也余素寒朴無用于時君且恬愉早自韜
晦余依念庭闈不以浮雲換疏水而君鍾情慈
極終始以綵服代封章蓋我爾兩人者歸田三
十年用之日少藏之日長山藪之味方穠車馬
之情何淡吳江越水扁舟過從月渚風雩一腔
鬼抱師友之樂亦足以忘其老矣余所惜君有
淹通練達之才用不滿其才有忠正清華之望
官不副其望天之琢磨君亦良薄矣謂宜與之

長水先生文錄八

卷八

上壽償所不足而壽復僅僅若斯者此何解也
然使君當日周旋乎三吳東越諸相知間稍一
濡足于今亦化作從風之葉人人且吐之矣今
君超然評論矯矯風節早退善藏為當世重乃
天所為厚與之德饒與之名所得者不既多乎
崑璧天球孝友合德義方詒範兩鳳鳴陽詩禮
世傳田園蕪落高標厚誼久乃見真鄉人信焉
國史紀焉足稱不朽于士君子之林矣嗚呼修
短數也若以論于千古直雲霄一毛耳長言送

君再作來生之案愛君懷君音響仆絕思之不得哽咽氣竭余老夫不能復言矣一生交誼如此已矣

題長水沈太史幼真先生石林黃草

余在西垣與晴峰先生並居邸中
出每聯鑣歸常共燭義味風烈之
期良多洽已江湖遼遠不面者無
二十年思之真可念也頃韓使君
過我貽我尺牘示所著述覽誦并
起抑何胸抱之沉宏才藻之鉅麗
乎先生素心味道高卧山樊研精
載籍世多俗好毫無介乎其中有
德者必有言宜其然也古之人事
業行天下當吾世則顯矣過則已

馬獨文章昭應雲漢久乃彌新文
章不待事功以有事功或須賴文
章以傳先生涵負甚大世莫能用
不究所施設人不盡用才不盡於
文哦是編者倘可想其什一焉嗟
乎三江七澤漁釣蓑笠之間謂無

振世之才可乎

歲庚子春正月荆湘年弟張楚城
題

雲間年家後學陸萬里書



跋伯父石林簞草

粵不肖錫髫時湯學執文先大人輒指
之曰孺子之學文創易夫人之學文者
仰鑽異代喘息之異族孺子守之家
業有餘博矣善乎穎濱之言曰文章
從閑闢以來未有過我哥者汝伯父

建一

古文睥睨指屈沈息迺照與子瞻並
駢奪錦不識錦在誰手余孱弱藉
伯父師訓恥不逮穎濱耳不肖錫蓋
謹識之第斯時伯父此入

承明春隆起注瓊落玉牒扶之天府
碧堂清署之中詰閑伯父為西司馬

孟堅之儔然而帝王家禁草一脫腕之
後不復能私閱子姓矣迄今二十季退
息故園茲之退息者指終南為捷徑
顧鴻冥為鳳翥膏肓痼癖烟霞泉
石徒虛語耳微我伯父訖從天壤間
希識其高曠哉古所謂醞釀二儀

建二

襟抱千古者非耶故能不歸垣屋
生產不需息於勢地頭車之前不
汨汨於五陵豪俠散色馳騁狀與子
聖萬賢面目相對銳思恬注搜剔池
髓而印証之是能款步經傳鞭美子
史浩、手淵、手成一家言以先不朽

唯是執林響矚頭者默者黃耆弱劉
誰不祇侯其片帑隻字以代拱璧且曰
玄珠蒼玉不生則已生必燭輝赤水吐
氣華嶽非區櫝中私物沈先生何不
發其所藏令都下紙貴乎吾伯父猶
以為完珠全璧閔之天祿閔中此特

題三

箕豹之一班非全蔚也遂函其題曰石
林晉草寔考穆考以喜用之用自名
夫不肖輟長跼讀之曰無用者有用之
宗也伯父之所謂簣乃百世之所為屨也
念昔會稽王氏允得右軍手蹟片、
珍密重秘為家先世雪卿輩亦以休

文之言為世寶矧超、過之者乎惜不
肖疎莽不穀不能讀伯父書持遺券以
慰先人塞身貽之慚于鳳毛麟角
竟何如也徒以膾炙脰誦頌為王沈
子弟云爾

歲甲辰春日姪瑞錫拜手謹書識

題四

石林黃草目錄

序八首

記二首

銘一首

書五首

說一首

祭文一首

說義二首

禱著四首

目錄

長水先生石林黃草

長水郡當湖沈懋孝幼真甫著

門人延陵王廷賓明揚甫校

居天下之廣居一條說義

此章是孟子與氏平生學力建豎千古之大略亦所以摹寫品局自肖其為入所謂願為天下真男子不作人間淺丈夫使承學常寫此義銘之座右懔然興起立定第一樣人品何至為勢利風塵所搖奪也且道天地間何者最貴曰人為貴人中何者最貴曰聖賢最貴元氣五百之間算來不能勾一兩人頂天立地唯吾獨尊故稱大丈夫凡具鬚眉冠章甫服縫衣者誰不是男兒誦詩書談仁義高自標許誰不願做上一級好男兒及其出沒仕路俛仰人間不知不覺墮落窠臼與世浮湛生死埋沒只是聲華利祿無復念及為人本來看落其間稍有才技權術上結人主下動公卿中竊一世士大夫之虛譽者總之只是行其權謀行其才技行其意氣何

曾行得天下大道赫赫此場因避乘便小有裕
澤成就異時記事之人諛合其言便謂天下第
一流事垂青史不愧者能得幾人若細考心術
論觀幽獨總是名高品下術巧人趨文致過當
實意全滿後之稱大丈夫者曾不知視像衍諸
人實際何如也所以孟氏所稱大人者只在學
問人品上論其它心居德渾然一段天地之生
心世間何物不歸我闔非是要如此宏闊天生
此人寸心本自如此通徹渾六合如一間夏屋
長水先生文鈔八

中事人欣我欣人戚我戚一生安身立命族類
在此中此外別無一副小家業故曰居天下之
廣居非高堂邃宇之謂也其立節持身有先王
法言法行在中中正正顯顯叩叩寸趾不踰大
節耿耿比如一座太岳巍巍天下瞻仰造次須
臾立脚牢壯不肯東走旁門西穿小竇故曰泰
天下之正位非華嚴卿尹之謂也其中心住宅
既如此其規矩執持又如此以仁存心以禮存
心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故行將出來五通

四達蕩蕩平平無偏無黨六轡在手八駿如馳
行乎天下萬世之通衢誰得礙之一切功利刑
名權謀智略如三代下極有名之人若管仲晏
嬰商鞅韓非蘇張孫吳輩所行之途所操之術
皆小道耳小有才耳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君子
大道不論窮通行之如一倘得志耶我與民共
由人能行之我亦能行之至平至正至易至簡
溥之橫四海廓如也若不得志耶人不盡由我
却獨由之俗之所棄我之所守自信自持自得
長水先生文鈔八

自樂天下之大一人已耳此大道是何物天下
所公是人人以為當行天下所公非人人以為
不可行合九宇之人同謂之固然韞鋤布褐數
之曉於黑白不須曲解而自明不必回環而自
定俟諸百千年下朗鑑洞然而在當年者混混
反若彌天之霧考之載籍典訓千聖一口一心
必無二義而巧利之徒反謂之迂疏而濶遠在
事情獨聖賢豪杰者不肯從時只守此道不須
委曲全在執持得志如此失意如此道苟在我

行於世無可加不行於世無可損我所以堂堂
天壤稱男子心者鉄板樣子只從此一路走故
一則曰與民由之一則曰獨行其道總只是行
天下之大道一句便了也古今一道更無別徑
認得甚真行得甚直富貴任其自來貧賤安其
素位粹然變故刀鋸鼎鑊神閑氣定其何淫何
移何屈之有君子守道以我轉世界窮通夷險
毫不干其靈府行乎世波中若萬斛艤艘撼搖
常定以有此欄柄在手耳世人有求於世間故
長水先生文錄一

世間色色可以動我我不得不宛轉從之宛轉
從之而挾術弄巧既竊世之權并竊世之名終
身愁苦勞拙塊然如閨中孽妾主人一盼不及
將魂營營其無所矣我輩丈夫自主自專在六
虛中間占此一片空明鏡宇任我濶步長趨橫
豎行將去有何不可用則為臯稷伊呂不用則
為孔子孟軻用則膏澤潤生民功施勦鐘鼎不
用則心源接先聖耿訓開來學二典三謨魯論
周易規摹則一力分何殊千古萬古只此一兩

人撐持主宰更有若個得與同堂合契者故云
浩然之氣集義所生至大至剛塞乎天地此之
謂行天下之大道此之謂大丈夫由今砥昔非
孟子與而誰欲為天下真男子精義工夫勿助
勿忘充拓得盡伊尹學堯舜孟軻學孔子舍義
之一字別無可入處戰國來功利薰心入骨千
駟萬鍾來得勢大甘心冥憤改面回頭既移人
於焰赫不自持之地一介一豆一言一默一嘆
一蹴浸淫心曲暗移人於習俗機關辱人賤行
人所不及見之地盤壘乞墻沉沉自昧中流栢
舟汎汎將何之士君子立身唯定志足以監毛
骨唯精義足以燭迷途唯養氣足以撤羣陰義
利關前打勘得破即是唐虞宇宙千載中天人
生難得大道難聞願與同志發憤共勉之

別兩先生啟

歲甲子秋某從一菴唐先生會于天真講院四方諸大夫士盛集龍谿王先生主講事會者四百五十二人次日因得見于都峰周先生龍灣徐先生某始與兩先生合席請益焉都峰先生曰人生須聞道聞道乃知吾此生所自來能以一日為千載今日聞道即今日再開混淪正如流浪者之還鄉井醉夢者之覩天日其快何如龍灣先生曰端木氏言聞一知二此是億想之

長水先生文錄八

本

聞非是真聞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此不可得聞者始是真聞真聞自我心竅中自轉自開無聲之中若有聲有象之中本無象如流浪還鄉自其故土還亦無還醉夢得醒只在目前覺亦何覺故對初入道門者言須要脫去流俗世套灑然聞道方有入處若我輩入道之久一切總只是尋常所謂性天不可得聞者非是不聞此聞非語言形象殆不可得而執也余聞二先生言豁然有省以質之龍谿先生先生曰孟氏言

知性則知天天即是性性即是天良知即是天性之發竅孔子言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既知天矣耳根聞來都是道妙舉天地間萬籟何者非吾心上化機盡世上有言文字不分三教總是本來靈妙到此際方謂之真聞光光潔潔炳炳靈靈夫焉有倚方是不可得而聞不然者皆說鈴耳余拜手次其語書之冊奉告周徐兩先生以為別且徵後會云

長水先生文錄八

人能弘道說

記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書曰人為萬物之靈易曰神而明之存乎人人者天地間靈物惟靈能覺惟覺能運惟覺能轉移惟覺能深入惟覺能充拓惟覺能變化故天地賴人之心靈裁成範圍佐其所不及人物賴人之心靈開蕝寧輯各各安全於天地之間日月賴以明山川賴以奠三綱賴以立五典賴以敦九疇賴以叙八法賴以修自有宇宙繩牒來四千年到今此道堂堂巍巍于天下豈非人之力而何也若夫道者無一息不行天壤無一日不在人間其體自然無思無為其物混成不增不減其運無心無成無毀自有宇宙四千年到今得之者聖失之者狂順之者治逆之者亂通由人塞由人用亦由人不用亦由人用之大由人用之小亦由人道安能主張充拓以大斯人于天下故道常虛虛中有靈獨鍾于人人常靈靈却能透入六虛去無所不極唐虞之道萬古稱隆是堯舜弘之非道

弘堯舜也洙泗之道萬古稱極是孔子弘之非道弘孔子也人之力量能弘道乃所以弘人人弘道益弘道弘則非人不能也若自肯擔當自肯獨往即堯舜孔子來尚有無窮世界無限精微待我輩充拓興言至此能不慨如故曰待其人而後行此孔孟自任之指也

謝漸齋先生賜傳習錄

蒙賜到王文成公傳習錄三冊謹三薰盥誦之
自聖人不作俗學者蒙蔽天真王先生提正印
示神珠令人人反觀其本心之洞然者人人可
以聖人也本心本自圓明靈應通徹無方吾既
一起于嗜欲再超于習染又超于聞見知識之
表一寸中如朗日行空纖雲不隔光四表格上
下本來具足何加損之有某所見若是容覽畢
有與本心不合者求大人指示如其無疑奉以
長本先生才錄八
勤行弗敢墜也其言與考亭先生若出入若
合若離自是法中常事不同不足為道不異不
是為教相發互明自克舜來各各信其本心而
已舉世紛紛乃見聖人其始也聖人所獨衆人
所惑及其定也衆人所執聖人所忘

詹事府題名記

虞周以前儲官輔導之職略見于命發教胄子
及文王世子之篇漢賈誼作保傳傳言早教太
子慎選左右其說略倂誼去古未遠虞周遺法
當有在焉者我國家洪武中酌唐六典置詹
事府職專輔導東宮其屬有少詹事府丞等官
左右坊局皆隸焉高皇帝嘗諭侍臣言東宮
官非勲望老成不宜在此位蓋其慎也今天下
六卿而下各有職事至乃正天下大本培萬世
遠猷則詹事所關不細矣詹事府舊無題名夫
此官既係天下萬世之責則賢不肖不可不別
白以垂法誠其人姓氏可無記乎蓋詹事云者
省視其事之謂也聖功之本在正心正心之實
在正事書曰先格王正厥事養儲之法無加此
者考之今甲凡詹事職掌有掌東宮言動起居
奏請箋對審視而詳慎之者有陳說上所處分
軍國大務者有朝夕諷諭缺失者有糾正其臣
僕者有誦生民利病田里休戚而辟咎詔之者

凡此皆欲日行正道日見正事非直說書史談
空文之謂易稱養正為聖功在果行以育德爾
夫名者實之賓事者官之實事不正則失實實
不稱則失名名之不可已也如是臣叨蒙任使
思考前脩示來者謹稽本府臣員起自洪武二
十五年迄今隆慶三年列其姓氏本其職掌為
之記嗚呼一人元良萬邦以貞繼臣以往庶幾
知其職守也夫

李中先生文鈔

三

四

送都諫劍湖顧君權參楚藩序

此司冠介
川毛公作

主上御寓初明達聰覽恢張言路甄壯節于批
鱗采碩人之在淵于是矢直敢言士顯庸布列
廷陛之間侃如也比以五方告徵兆庶其咨
側席懷惠和之良當殂計拊循之托乃思輟股
肱侍從之重卧而鎮之于是屏翰之間又多練
猷勁節之臣焉士君子入而議國是出而登四
方際此休明將無所弗如志豈非一時千載之
期歟永嘉顧君始以言事忤意退居十載頃召
還刑省獻議條章多所平反會楚邦水患民罔
寧居叅藩告缺廟堂議謂非君不可命既下
諸公嘖嘖謂得人以予職守相關知君最久頻
行屬予告之曰君言官也知上所為籍君鼎
頤鎮此南邦者乎夫言大抵為民耳為民則莫
若當事當事雖難然其志易行即志在民矣旁
觀而言之聽者未必是是矣不盡行即行不盡
効君為言官舊矣宜見當事者之未必力不無
慨然蒿目而憂此久矣今者出叅藩服秩尊近

民意所可未嘗不行下之有司有司不敢不盡
力向之感時憤弊壁畫指掌間往往太息乎當
事之不力者豈不慨然躬見諸行也歟其必自
楚始矣今天下諸藩燕晉秦中歲苦黠虜僂攘
不得休東南閩廣江浙諸郡向者困倭奴瘡殘
未起惟楚中僅僅完植顧征派于額外者日以
滋甚又仍之以陰陽旱潦不時之虞其民窘瘁
無聊亦幾與江南諸郡等斯非 上所謂吾股
肱郡思得君之重而治之者乎然冀寬恤者在
下責歲供者在上下咸瞪目視藩司曰所望
股肱臣甸宣南服謂何其必無廢歲供又有以
紆元元之重困嗟乎難哉雖然子竊有覘于君
知辨此何難也今夫豫章之材棟明堂梁巨浸
隨施而稱非直繩墨良也堂溪之金壯武庫鎮
干城隨試而効非直工用得也夫亦長養山林
之日久濯磨陶冶之機新也君家居有年靜籌
天下事充溢乎其胸中應 詔以起 明主方
在宸日日作而新之何異金之發于礪木出深

山不知歲月也頃讀君審錄一疏痛懲嚴衛究
濫洗雪不遺餘力懇惻忠恕有仁人博大之利
此其中必自有主非徒耿耿氣節間也故置之
寂寞而不悔必投之煩劇以出其光嘗之煩極
而不撓將磨之政理以宣其蘊此其屈信張翕
之機默有司之而不可知有如君一日視事其
忍楚中百萬生靈納之溝中不與共克舜之休
澤乎哉吾謂君必重楚楚之人必庇君以生也
君言官故告之行將之楚告之楚恭藩重命告
之所重君志在經綸告之以經綸

答繼山年兄書

頃從邸報中讀籌邊疏一條向來揜飾蔽欺之
套鑿鑿揭事實為明主忠言此言若行豈直
西方蚤寧即九關之事咸得勝算不佞在屠釣
間久不復知邊圉猶然賞心拊掌半有懸合處
不謂羣議反眈遂使良圖靡竟西征之旅幾蹶
而倖收東山之駕方起而遽卧時局翻覆念此
令人短氣然宇內元脉方托數公身退名高中
外所以愈仰七澤烟雲能久淹大川之楫乎哉
弟老而無成雌霓之句了不可覓唯是潔已奉
親杜門讀書不媿乃心而止顧念天下寧山中
之身乃寧不無重望賢者一出耳當湖小舫漫
侶鷗群一訪綠蘿山莊即不見戴如見見矣所
惠章草具諸韻額神采煥然康德涵先生集亦
架上所缺謹頓首謝明貺

與水利鴻川年兄

往日者北槎過高寶入月河若從鏡間行不知
非榆花白玉之路美哉鉅工孰貽此安瀾者乎
我東南海壖水之利害從來久清源者導流循
輪者思受想見諸所經行屢勞動亦不細矣讀
水利疏刻摩畫井如藉令執筆揚詡列之河渠
溝洫間乃心所欣願焉丈方受事時不皇問家
室即素所蒙知何可以竿尺之未來涵清慮所
以三載無一字者以此丈執誼隆厚不督過之
猶可耳瑤函燦燦玄朱孔陽蓬翟之門一日而
五色弟皇媿無地矣十年之別念此不湏臾置
當無以參辰為疏數捧教徐誦真如其面顯藏
不同途念將皆老也亦可柰之何丈不日其超
碧湖長水一棹烟雲弟之微志隱衷可為丈道
者何可勝道直須以十日快飲澆之耳方今南
北疆圉不謂無事鏤丹列帛無不具宜一朝勇
退尋之訪術與我輩吞日月之藥學輕率乎循
之乎未晚也

夾漈鄭氏駁班書禮樂志

鄭氏之言曰往者漢永平間肅宗有意乎禮樂之事咨於蘭臺令史班固對曰今諸儒盛集都下必有能明之者可今襍奏而采行之及各有陳議固始以叔孫通十二篇儀注來上聊以塞責云耳及其所撰禮樂志皆承襲禮經舊文無所自得發明大義者肅宗一日謂竇憲曰君愛好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不好真龍之說也亦既具見表裏矣余竊論之古者聖王制禮作樂代不相因豈其好為異乎時不同也時以起事文以從時作新眉睫光華國體亦各一王之裁耳孫卿氏以為從後王便將非仲尼從周指耶仲尼稱禮云樂云玉帛鍾鼓云乎哉言制禮樂自有本情焉由百世下等百世王見禮樂而知德政優劣既了然胷中及顏子淵相與商略則曰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則韶舞非謂如此而止也以發凡起例云耳數數惜夏殷二代之禮無徵又歎郁郁彬彬乎三千三百周文之

在既不敢居今是言自與不倍之義又默用二代忠質將以揅揅周文堤防其流極使得志於時斟之酌之必具一大繩尺為千聖立摹矣今之六籍大義中國世傳之者仲尼之志略在焉然其可言者亦復盡此矣六籍既遭咸陽餘燼人之傳之或缺或訛或不盡實何可勝原然漢儒差近漢以下愈遠愈訛無足深辨自漢肅宗唐太宗宋仁宗來朝論各有陳議自班馬以下諸史各有紀載大都古今之條貫略具焉余以為禮目繁縟古人則甚簡樂音器麗古人則甚淡簡可以節性淡可以宜和此三代下刪裁禮樂之大指倘與仲尼當日之論請契無殊使後之君子無務多言多辨各生異同第酌先代所貽今時所宜從其簡與淡者為天下倡一切末世之繁文艷音舉而半刪之亦庶幾其近治也已且夫永平之際羣儒並出遺經未獻豈敢執一說以斷一代鉅典乎班固奏請今諸儒陳議者烏得盡非之及羣議集矣叔孫生十二章乃

高祖所定一代所宗烏得盡去之至夫肅宗稱制裁決躬行明堂辟雍諸儀羣僚各有陳述人主自以聰明顓斷其上固為禮樂志但可悉合經典總萃論次之而已此豈一人之書哉而詆其不能自有發明恐又非達體通時之論也余竊昧昧思之有迂說焉軒帝張樂洞庭百神來下后夔鳴蕭虞闕靈鳳來儀此真千古聖王盛事及仲尼聽之季子札又聽之亟歎其妙不可思議夫樂是完音人逢聖哲比之漢以下逮絕甚矣當此時也何神人之不下靈鳳之不來乎古人制作亦各一世之事殆難以一端裁然乎不然乎事在神領之而已

遊句曲山記

元年丁卯春余以親疾奉命禱于句曲之陽句曲者江東所宗也以二月望日抵丹陽陰雨霏霏久未止是日稍霽乃登山之麓夕陽在樹矣入山里許有奇石如千鐘鼎側立雲端雷車天斧遇之劈裂者心甚異焉又里許道士來迎至則憇玉華樓上仰見三峰當牕以入俯臨三洞指掌以出高敞涵蓄與山光上下又一奇也因宿齋沐更衣明日建壇場為文禱焉又明日挾長水先生文鈔入

辦香登三茅巔入山十數里至大茅此峰當絕頂巖金陵諸山在西南丹陽句容境治明沙千里自一天然空界環山走幾三十里至兩峰大峰視兩峰高數尋不止山勢相連如翼如起各有茅君廟貌然大茅宏遠矣大茅之旁有龍池有積金峰密房還殿雄于此山有白巖喬公碑積金後有玉晨宮無梁殿余行兩峰間掛側道于雲中落飛泉于樹杪青蒼百疊欲滴欲墮草木鮮秀不似人間物日將沉乃還詢三洞之勝

步往觀之去玉華數十步有蓬臺洞又數步有
 玉柱洞玉柱以南又數步至華陽洞有亭翼然
 石上有宋思陵御書經丈字道壯可玩前數百
 步至喜客泉上澗可二丈許深可三四尺清冷
 見底溫泉可掬客至者拍手浩歌羣然歡笑泉
 底吐沫如珠串啞啞向人浮出相戒默然無言
 泉亦涓涓靜耳甘泉先生謂非泉喜客乃客至
 喜泉更其名曰至喜天壤之下共一虛靈感之
 則動虛何心焉從玉華右轉為萬寧樓樓前有
 長水先生文鈔
 主
 土
 天香臺新成軒翥絢耀漂陽史氏嘗請于朝為
 嵩祝之所日暮迄玉華道士出一冊子求予言
 句有遼庵楊公守溪王公甘泉先生題詠真蹟
 矍然欽之又明日將還獨恨不見所謂巧石者
 及至石所乃前所為心甚異焉者也不意中與
 石一遇豈偶然哉大抵此山樓閣弘麗積金天
 香為最泉石名勝喜泉巧石為最自茅君以來
 如陶隱居葛稚川皆修玄于此山之所以靈妙
 者至人在焉故也乃若靈宮僊府諸洞相通翠

嶺疊嶂東出吳興天目至于羅浮極于南海峽
 鉅磅礴氣脉之遠且將萬里豈非天帝之清都
 羣真之勝館乎哉光明九葉之芝蒼龍骨立之
 草往往而在異日者余將煉丹砂而老此是以
 記之

長水先生文鈔

重

土

效周山人和陶詩

古之至人含真葆素與道合冥絕響遺景混若無名彼豈屑以語言名字附托軼足掛世間一日之譽誹哉自務光下隨善卷石戶之農以來亦若有若存者耳其在孔氏之徒所傳首陽兩子烈烈於名也彌甚傳高士者猶略弗陳蓋傷薄云其見於十五國風聲詩可挹邈然如覩伊人可與下上則白駒空谷在澗考槃與夫泌之洋洋者其名弗得聞其人槩可風也戰代迄漢遺名儉德遐逃山藪竹素不能紀何可勝道吾雅慕嚴君平梁伯鸞管幼安陶元亮三四公顧執鞭策與遨遊天下有不可及之歎元亮之詩傳者百五十篇抒寫靈襟澹焉逍遙乎六朝三唐上自昭明以下鑒賞稱述之家既云備矣乃若追其聲而屬和之陽春絕調千載一人耳元亮遠矣子瞻不可作寥寥五百更無沿其風而揚之者蓋亦其難也非才之難其人襟抱難也非詩之難其人品格難也黃魯直有言淵明千

載人子瞻百世士不論其詩論其氣味可謂知言已天壤下既有子瞻即有元亮自宜共此千載其詩或真或肖或盡似不必盡似何傷乎聲之同哉易曰鶴鳴子和同聲相應同則應應則和自然之道吾聞萬天玄鳥一唱萬和清廟猗那一唱三和聲之澹者和彌多曲之高者和彌寡等和耳吾不知所以多所以寡周山人嗜陶盡舉其篇章按聲譜之可謂能已山人雅有高韻工八分書閒于繪事徐觀其意似未能忘世

上名異日者倘從山人薄游乎柴桑栗里揖元亮于千載想見其人雖萬天玄鳥清廟猗那皆可進而屬和焉不絃而聲已傳不言而意彌宣相視莫逆于心此真尚友也已

壽慶士合溪文卷八十序

自余掛組歸來秉耜當湖之上而穉孫鴻者始生其生也失所依持余愛憐畜長之于是乎有含飴撫弄之適有提詔嘖嘖之勤抑又有恩斯鞠閔之苦蓋余之少也亦失所依持畜長於大父兩山先生年既十四五游膠序笑大父尚與共余稠卧坐且着在膝頭前愛憐之者異甚故余每見桃花片片紫燕將雛細柳依依黃鶯學語惻然顧懷歆報之德昊天罔極矣小子鴻年

合溪先生文卷八十

序

上

十五有蓬萊之志為擇畏友因與史生亦玄君游亦玄君與余言少而失所瞻承大父翁合溪先生愛憐鞠閔殷殷備至倘猶之乎余大父之愛憐我與我之愛憐鴻也人情不遠至性相關老人晚景將無共此溪裏者乎乃若八龍下食載在箬車芝玉堦頭自頃佳令歌占楚澤之蘭敏對襄城之馬似彼中郎之靈運朗陵之文若德驪瑞表又人世一快然事也歲在庚子孟夏合溪翁懸孤之誕壽躋八十小子鴻辱交亦玄

合溪先生文卷八十

序

上

君懇余文以壽因從容杖履間請言合溪翁為人也翁少有杰抱載籍之林靡弗鏡窺鼎名隆起竟得數之畸有丈夫子者飛馳執苑尚戰垂天之翼翁于是齊貴賤心泊然無一有也家有千金產以不屑瑟持籌日益落一簞屢空頭白晏如翁于是齊貧富心又泊然無一有也家姑蘇對門往來攜李高風勝宇吳山越岫襟帶其間興會舉時蕭然吟弄舒卷烟月極命草木刻露冰霜篆鏤碑版抒性靈幽雅頌騷人之瀾可縱橫如志而有之晚好玄修多方外交里中逸流支節過從談天解玄何所不極有時命履携漿不知所如往禮節俱忘將迎不庸徇徇乎大有胥庭赫連之風焉余聞之拊手曰古之真人哉吾何德以當之昔者讀玄同書以謂三代下文勝襟散天下盡入聲華勢利場中如彼洪流怒馬疾首獨此一片空恬妙明境界在達者胸中自天開此玄竅與千古高尚士立一壇坫令我輩散人尚有駐足寬餘處飯菽飲水將甘

於九鼎如其無此汶汶贖贖何底止之有人羣
而蛆蠅糞壤乎吾真厭此僂僂去矣若合溪翁
者吾烏足以當之小子鴻其揖亦玄君進馬念
兩家大父翁春秋高矣異日者倘相持北轅過
葑門下乞所謂匪莪青衿集以去吐握金門彩
服介壽不亦可乎計翁他時百齡余且八十兩
生各酌大斗酌我兩人瑤池紫谷天壤下在所
有之何必舉裳接手求之增城玄圃之上乎帶
椎肩睫前仙凡之路只一絲耳白首相期此吾
真不誑語兒輩何足知之

長水先生文錄

卷八

七

荅鹽運謔公論餘鹽

國初之法盡收鹽筴以佐邊儲故邊商之官引
鹽謂之官鹽其引外之鹽官常出金收小灶所
餘者貯之各場以待商之至謂之餘鹽猶之乎
官鹽也如此則小灶之鹽皆官自籠之此外無
別鹽矣其有盜賣者乃謂之私鹽此法所宜禁
也自後官無現價以收餘鹽小灶之鹽常壅而
無所潔官又不許私賣則民間用缺鹽價日高
于是乎私販之豪多艘結黨明操利器與官司
捕役抗以爭一旦之命赴眉睫之利亦既甚矣
三十年來鹽船之銀編在條編小民之田代為
出銀文法甚寬鹽禁亦弛巡鹽使者可不十日
而歷一郡故弓丁捕手與鹽捕衙胥屬不相倣
捕皆明與鹽豪渾為一局各場之鹽因見私鹽
可以大行無忌寧通同冒禁以邀數倍之利則
今日者滿地皆私鹽也皆往時之餘鹽也人知
其禁之甚寬如此何從而取之詰之哉于是北
來之商守候支鹽常苦正鹽不敷烏得有場上

長水先生文錄

卷八

七

之積鹽商人望鹽滿船之後所在行鹽則官鹽難賣私鹽反易售又苦于正鹽壅塞烏得有民間之餘鹽漸中十五萬正鹽之引常守支三四年前後不得了手彼鹽商者何從別出餘鹽銀兩以佐公家之急也今者中人將命如庖羹者先啜餘瀝安從得有鉅萬以應上之求乎此事關涉至大宜慷慨力爭一則別無餘鹽必須加派困擾商灶年例若定貽害無了時二則慮宵人再為別說有增無減三者商困則輟業灶困則流遺將來十五萬正引必致虧缺又何以應邊儲之緩急哉若以易簡之道論之小灶之鹽官取其三以充正引之額官買其三以充引外之添其四分者任民自買自賣特寬厲禁則餘鹽皆有所滯私鹽不禁而自消私鹽消而官鹽正餘之引皆得隨來而隨應其便於商也彌甚則彼之上納邊儲者將日以益多民間食用之鹽又得蕩然通行合古不私其利之義此亦百世之便也鑄海始於管敬仲而敬仲之書注意

在宛財夫宛財者豈特有裨鹽政即大司農持籌上計何以加此倘執事有取狂言乎他日請竟言宛財之策

鹽官令乾修李君奏績序

鹽官令侯泗上李君以歲之某月報政撫巡兩臺上其績于闕下荷明恩疏紫綰襲封煌煌有日矣李侯性至孝奉其太夫人于官邸遭時盛明微上寵靈顯揚貽穀可謂千載一日為人臣叨沐湛渥自此始為人子令名榮問以壽其母亦自此始異時若樹勛冊府超列三事德日茂績用日以章穹階諭誥朱紱斯皇此如春日正長將新新無窮焉鹽官之賢大夫哉

士茂民既沾溉侯之政教喜其承恩異數式歌且舞相與叙述循績咸托一時有道能文士紀實而章布之軸玉鏤金粲然盈侯之堂矣乃吾湖大夫士被公教澤餘潤也者曰侯視湖人即其人吾輩視侯豈不猶吾父母侯有榮施喜可知也拜手頓首願擇一言以賀就不佞謀之不佞田間老叟未能奉侯一日之誨乃侯宏襟偉略耳而目之為日固以久所願附名雅頌是其夙心矧諸君子同聲翰贊衮甫之歌甘棠之

詠若斯乎發至心表赤誠者乎辱委不佞何辭與有吾聞之泰山巍巍非獨鎮齊魯也長河浩浩非獨縈陝洛也源深者潤千里基廣者庇鄰封碩人君子德盛澤長倘亦似之乎維我當湖舊本鹽官析壤故家遺黎伯叔姻昵之好風規半與之相接山海藪澤區田賦入犬牙相錯其間千城樓櫓備禦偵汛捍海之塘隍餉募之供給築繕之經費庾儲之充初大略事事相關侯三數年來所為竭精殫思綜畫紆籌令民安兵戢海波恬夷屹然建重如磐如孟誰非所以庇怙我者哉侯有鉅功我並受之懷德歸明豈敢後于鹽官之士大夫不然者野有公評人有路史吾官長之謂何以虛辭借諛旁邑之君子則二三文學濟濟羣髦斐然執義亦所不敢出也不佞又可以墨卿為脣舌乎往在京華侯伯父觀察月濱公與余知交不謂不知侯孔邇風教雖為執管所不辭焉

與李虛谷司諫書

門下乃在峨嵋天際不佞者屏居海隅望帝不得東爰居不能西歲日邈矣山川間之一字不傳悠悠我思况欲如曩昔雍容接待一披春風何可得焉不佞既已櫟櫟秉耒長為農夫亦其宜耳門下宏抱偉才神力方王國家曾未賴其舟霖一日之用此於柄衡當局者意何如也時事方棘安危之際全倚出群材力書問至日想白駒不卧驪駒在道建牙開府倘遂賁臨具

中幸乃出之望外矣今公子誕自吾湖者今當

領袖西蜀諸生此後復幾麟也計書琴之暇抱

膝長吟必且徜徉巴江寶山之限有所撰述經

略當世者否民心何以定國是何以持執事素所蓄積也邑民某者以事至成都將渡瀘瞻父母遂附片楮布一十八年濶別之思乃令名千古廟像哉然萬庶式儀鼎鐘如故臨書瞻邇

陸氏世譜敘

今三吳諸陸竝本平原自伯符兄弟基吳而都督世總朝權雅有勳閥維衡暨龍奕葉競秀大昌厥詞風流文采照映江東乃始埒于王謝矣唐平章敬輿者文業綸猷周旋替猷濯濯尤烈生我構李其支姓布在諸邑故平原之派中昌乃遂甲乙吾郡自晉魏來千數百年文獻繁代風美如新譜牒徵信所由來矣以余所親聞江東諸陸散處列郡既各承厥家乃吾郡中陸與邑中陸又分譜而世其傳即邑中之陸顯于時者不下數族亦各祖所自出譜牒不相通間有附離以起者三四世上都不可合勢灼則合事已則析時然已爾豈非辨源考氏夫親不可厚誣者歟往者吾邑冢宰公欲與華亭宗伯公合譜宗伯辭焉合者未嘗不是辭者終以為疑夫江東之陸必本平原有何疑者然其末裔世邇猶然嚴辨於門第相望之間不可妄有附離如此蓋其慎也亦其義也况以平原之胄冒江夏

之胤延歷世數人不知愆可乎不可何俟明智
始決則習俗移人而不及改久矣孝子慈孫何
忍失姓竄佚忘其祖先不毅然起而亟正之此
黃君某所為拳拳修復陸氏譜者其義可風也
某之言曰鄧宗之先起鹽官冬青里今者隸當
湖勝國時有十六提幹者是吾始祖入本朝
有七世祖祥以贊藥亭黃氏子孫仍其姓百餘
年未之改今者邇提幹公以下七世祖以後支
本正旁一一覈正譜次之將以式始我鄧宗之
屬使曉焉咸知所自謹頓首藉先生之教余既
義其所為敢不以正對夫譜系有源混者必復
猶河自龍門萬里來中間或有伏流有涸流不
能無斷續雜出而混流乎汝漢湘淮泗汶之間
久之不可辨然其水性不同往往激蓄為中土
害于是水衡使者辨而出之有疏之循其故者
有排之使他出者有從其稍近處清而合之者
有尋其大源使歸于一者有堤之障之塞之使
百年以下不復再清者大指在截其旁流復其

故道則河事竣耳君父子偉然執義必也先復
姓乎姓復則氏定氏定則屬明屬明則言正言
正則戚疏有叙敦睦自成此不易之道也不然
者既譜平原猶氏江夏所祔廟陳辭祝史當作
何語靈享來歆何以式聽然則譜其綴靡乎或
者序君譜乃稱范希文者因仍他姓終身不復
以為君解余遐搜日淺然而心疑之苟如是義
田收族夫乃混譜濫施乎此公何以千古窈窕
陵碧雲駁中所及其異宗之兄者殊不足信吾
聞其童子時從母于常山朱氏心覺其謬不遠
數千里來歸姑蘇勇于復義乃如此今江東右
族良推陸范名不虛耳即君父子復姓邇源宜
不終日其何讓焉嗟乎古者三五盛時君卿大
夫保有世封錫胤受姓王孫公族守其籍磐石
維城徧天下我吳越間彼時未齒上國自典午
氏之東中原文物從之東汴趙氏之南中原文
物從之南蒙古氏之鳥獸入而中原文物濁亂
殆盡或存百一于江左今日者士大夫斌斌講

於氏族世乘元元本本炳焉與三五同風嗚呼
是誰之賜哉可以知本矣

選鈔序

昔在館下嘗以劉梅國廣選陳茶陵補選並昭
明所選為一書分類次之名漢選彙藏之家就
中擇其尤粹者為選鈔別自有序其館中原本
在大子鍾所後鈔一冊付次子鉉今所存者以
娛老眼他日將付孫子收之家有敝帚享之千
金乃余之謂也乎文章與時高下天下學士大
夫之風尚從之古來文冊寶重于時亦繁其遺
值何如漢人珍騷無人而不騷唐人珍選無人
而不選晉人珍莊無人而不莊宋人珍班史又
無人而不班史我明初以韓歐再變尚左氏
又變尚史記邯鄲之步亦既倦矣宜變矣然則
昭明氏者其將出世登壇已夫

讀先天道德經落書注

余覽道藏宋李息齋嘉謀者有老君道德經解
又有先天道德教落解蓋兩書兩注云昔老君
將度函關西去關令留之館于終南草樓曰子
將隱矣強為我著書今所傳玄文八十一首者
是已中間如玄牝天根觀復守中等語蓋所從
授於軒后廣成王倪泰鴻之流老君所稱古之
建言有之孔子亦云老彭述而不作者此也夫
五千文者即玄乎要歸定神因應清靜無為與
一世快漠於神明之字蓋歷世之久閱事之多
經磨千變乃知巧利一毫無所用之即名世大
英雄功名在人壞者退而深惟世故久之未嘗
不心折其言之妙也故稱游者以為綸飛者以
為羅猶龍之嘆可得而倪耶至如先天教落書
則陳希夷得之空同道者以為老關携手青羊
肆中西去合竺氏古先生之派復著此先天道
德五篇此無一字及世間法矣青霞結字敷布
碧落間故稱教落書以妙元神真道五字分五

篇篇各九章言太始以前略如莊蒙所云未始
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其義益玄幾不可讀已李
息齋注疏蓋洞明楞嚴之指以之解教落大義
玄門還虛出神一着倘是禪宗上一乘之教合
玄於禪其玄乃精然禪之宗則無所借乎玄矣
吾誦息齋之疏歎敷落妙諦可得而航焉宋寶
祐中謝國南刻於蜀其後李學士刻於浙雷善
淵刻於吾就李龍陽居士得之天台石室會道
者左熙熙又得之胡清虛云從秘府鈔傳來餘
因寓目題其末以告知此者其不知者姑置此
事

司馬子微坐忘論篇次解

坐忘者子淵氏心齋之指天隱子以授天台司馬子微及子微自為論標之為致道之的所謂學道九年始得之本師者也道妙中萬法圓脩坐忘兩言易為該之中士聞此常忽不敬玩不信唯上智大覺乃信得真切敬服力行其事蓋吾性靈中原無一物世界過目總成塵夢何得尚有不了事件掛之宵間者百忘一了盡數銷融一真獨朗方能頓超凡俗冥與天將若信不及俗情不了一生嗜道終無研入處故敬信為七篇之首云 既敬信矣能脫然忘矣道味之中清恬圓妙自與人間俗穢不同正是長齋玄士過酒脯肆中頓作噓氣於此時也將俗緣一向牽纏者利刃判斷得下方於道門有深入之路故斷緣第二 既斷緣矣一瓢一簞乃可收心澄坐三教聖人只一收心法子心之活動變幻出入何常不得法子收拾則息不深息不深則念不住神何由得完乎子微論收心處極近

易極精微令人當下可以持循了手舍此無良方別法矣故收心第三 乃若人生世間豈能便冲飛高舉日用自不可廢并那正事亦須有法安頓踈牒使之清省故省事第四 斷緣省事矣而自已先天習性中帶來或有俗情二見伏在心髓中間洗刷不淨須以洞然靈光悉照悉燔之乃一掃盡空故真觀第五 自能收心一切打淨可謂真能坐忘矣惟盡忘也故得真定唯真定也乃入道妙是以泰定第六道德第七而坐忘之論終焉 然坐忘之境甚難造也申以樞翼再申以銘微詞妙義不盡於七篇中者至此亦略盡矣至乃心心密意口口別傳又若有不盡者故以本師天隱口授申之末簡嗚呼洗心神明之事真難言哉在積習澄湛之久耳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累氣以成真嗚呼豈一日之力也大都心之靜清由人所造入神變化是六虛間渾合通微將來不可得而知故云聖不可知之謂神又云半屬虛空半屬身學力

到超脫通玄地位其人不自知亦不可得而言
故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此上一截事

贈道軒滕醫士序

吾同產兄弟六人而季女弟之生也晚在先君
子之末年吾母太夫人命我室人女之及長以
字趙生則女弟吾女也妹婿猶之乎婿也先君
子即世妹始嫁家貧遣送無所將而趙生者是
漸齋先生嫡長玄孫兩世孤嫠頗有外內斷斷
事吾為之禦其閔悔者垂二十年歷諸難苦零
丁乃僅成立故女之嫁也無一日懽懷吾兄弟
間鴈文中斷仲弟頌長女弟又頌存者兩弟及
此女耳頃歲歸寧見其在群娣中他人自暄自
喜渠終日都無一言墨墨若抱深邱也者女素
端靜亦不虞其病之深痼也歲辛卯夏忽患寒
熱交作一日沉暝所迎二三醫或曰傷寒曰痰
火或又曰氣中亦又曰瘧也汗瀉雜投病益以
進七日幾絕四肢厥目返睛六脉伏胃中一綫
微微耳吾母夫人吾室人涕下如縻為之治木
馬以其尚有一綫在含涕猶冀其生亟折簡走
郡中迎道軒滕先生至之久暝然木強已三月

矣衆以謂必不復生先生按脉察形慨然曰此症非諸醫之謂乃風入太陽痰迷心竅病名曰瘕靈樞論之詳矣其症尚當角弓反張其初必於產中受風邪入血脉數年始發其先必曾微見顛眊之候問其家乃知自產來月事閉痼者七年今歲五月忽自仆已而遽醒衆始信其言之確越宿而反張之症見此時舌強齒噤全不省事藥不下嚥則以牛黃硃砂等丸天麻南星芎陽等飲微從鼻孔入亦拒不可入先生連日

此水先生

雲

地

夕煮藥呷下之僅消滴滲瀝耳治三日目始睜七日口始微開手足始蠕動旬日外始能微出聲知病養藥液可受而下矣先生乃慨然曰生矣于是外內姻交下及諸戚獲莫不驚怪走告謂滕先生能起死者一郡傳以為神嗟乎世謂秦越人不常有此與號太子之事何殊也今者經絡流暢起處復常能自擗沐有起色矣于是酌酒為滕先生壽以母夫人之命再拜而祝之喜可知也諸姻交問先生何道而神若是先生

曰越人有遺言吾非能生死人此自當生者然使向如諸家言生又可幾乎昔號公之謝越人曰有先生吾子生無先生棄捐填溝壑吾兩家頌誼無窮恨無子長筆芒為先生張其事于天下然子長傳倉公歷叙所診治者二十九人文有盈辭尚不快人意或以為此褚少孫之續耳乃其傳越人治號太子事赫然動人口耳到今傳之我乃知世有瑞事者有魂文子長之文越人之伎可與共千古者其神解處交相贊也趙

此水先生

雲

地

大人在石渠間久此事何須遜子長夫稱長則我烏乎敢抑比于褚生自謂少過之矣

建報本塔碑銘

當湖南並海上在往牒為鹽官故壤 明宣德間始命我邑于湖之濱嘉靖間海夷入掠始瀕湖置城守城成而渠夷就殲樓櫓咸飭世家大姓多內徙闌閼日盈後十餘年賦均役平蕪菜盡開派移來歸厥民殷人文髦于是薦紳先生始有意乎山川風氣之事而城巽隅有圓沙曰小瀛洲者堪輿氏謂旺氣所聚始建塔其上而湖之偉觀略備矣古者分野宅邑必標表山川以辨疆正域當湖四面故無崇山峻嶺以界風氣其諸水之匯於湖而北注者莽莽駛馳弗得返顧自塔既成登高睇遠則湖源從天目震澤來自西北而三泖浦漵沿湖之流又自東北入湖去海二十里而近其波南不入海縈紆盤折若注孟盎中海上九山遠近屏立直湖東偏湖傍九川遙帶映之若箕疇義畫輳合乎城之下于是百數十年來城邑山川之秀至是始出扶輿融結而氣不得旁洩者以塔為之鎮也吁陳

圭置臬自昔記之豈誣也哉塔之建置實成於太常陸公父子特揭洪稱示民報本明不敢忘天地君親之賜也湖之人脫兵燹據城邑游于太平煦育俛仰緩帶嬉娛於湖之上其可忘所自乎且佚能思初安能惟始亦猶古之道也予讀公誓戒詞歛神歎焉曰大哉報本乎儲靈布祐庇國福民一切由法所造由心所生彼西方之願力猶吾土之言精誠精誠極而神明通願力定而人天讚非夫象教之助歟公平生積善嗜義享尊靡及秉禮稽古閭里頌之通功行之鉅而殫既心力者宜莫如茲塔是德無量不可思議由焉循焉知我則希固非言詮所能具也觀山陳公千里走書幣屬余銘爰作銘詩覺悟衆庶云爾銘曰

慧海無倪孰窺玄際有物其間乘派顯諦自圓自明無根無翳翹車騰轍控引群倫蟄戶開照迷途得津衛尊酌物証果明因沿爾衆生若如蒸糲上徹玄冥下憑塵坐豈伊異生

而焉忘本忠孝明淨以蒼生恩諸惡不作諸
善咸尊智傾八藏心超六塵普度禪河智筏
逾新邑居雄威人降殷金時惟佛土瞻茲
川護持金湯莊嚴緋塔基構孔固簷牙截業
架壁九霄連覺四合海日排空湖雲曉納渺
哉遐觀冲乎德化反始洞元還淳息詐道濟
香城祥凝寶舍逖斯功德裔出平原委心真
義奕世彌宣握茲鏡光耀彼重昏道有大乘
如如普照本無既無亦無無報孰生分別本
心本天天由我造我常廓然此石可泐我道
不滅惟以不滅億千萬劫

浮提紀聞

余聞之典客郎楊征甫蓋海外有浮提國云其
人皆飛僊好行游天下至其地能言土人之言
服其服食其食極意與同其人之樂飲酒無數
亦或寄情陽臺別館欲還其國一呼吸頃可萬
里忽然飄舉而已不得而倪也聞此者三十年
所矣蓄之胃懷無可質者頃接葉侍御言其昨
按江右時有司呈其市上一羣狂客自言能為
黃白事拙飲娛樂市物甚侈多取珠玉綺繒價
之過其直滿用金錢不甚惜及抵暮此一行入
忽不見詰其逆旅衣囊則無一有也而有司者
甚怪之請得大搜索葉使君不許第呼召至前
果能為江右土語然不諱其為浮提人亦不謂
不能黃白事也手持一石似水晶可七寸許舉
之案上上下下前後物物入鏡中寫極毛芥又持
一金鏤小函中有經卷烏楮綠字如般若語覽
畢則字飛願持此者獻使君曰汝等必異人
所獻吾不受然可速見無譁感吾民不便各

扣首懼喜以出明日遂不復見此二事若符契
余昔所聞信乎其有也征甫又為余言浮提人
曾言天上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地下有
三垣中國一垣也海四面諸國二垣也諸國之
外茫茫浮天之水終日海氣如霧舟車所不至
焉三垣也天上三垣之外更有諸天地下三垣
之外更有諸土則皆梵天佛土空妙玄虛之境
儼佛萬靈之所宅也而浮提人自言皆能至之
皆能言之然是者頗類荒誕不可詰又無從證
其有矣嗟乎天下殊奇靈妙何所弗有莊列之
言行社稷耳世且羣然怪吠焉况其尤異者耶
吾非紀異紀其有者耳人之所知者少不若所
不知者之多達者覽此倘可廣其意理焉

祭代郡王相國母太夫人文

群玉之山玄珠之淵靈源內朗祥輝屬天為珪
為璫為璣為璇上緯九道下經八挺煒燁振代
絳氣高懸產奇孕珍瑤宮紫府賁然仰之為天
下母山以此輝川以此媚人亦宜然子名母貴
孟氏亞庶歐九鉅鴻文章斗杓德誼岱宗聖哲
天挺慈嚴義同斷杼徙宅畫荻九熊母則女師
子寔國工洋洋彤管邈矣高風於維太母適宣
內則右族儲芳靈心克宅作配封翁幸歸有德
終溫且惠洵淑而莊法兼圖史節應珩璜蘊蘭
襟珮陸離搖光湘靈玉軫合浦明璫化洽王睢
美並河魴薦蘋宗祏奉藻烝嘗克相夫子令聞
式揚中閨之傑周如齊姜貞心懿節汎汎栢舟
拮据啓迪晨夕為謀維此相君明德寡儔學窺
三素識達群流金華崇議黃樞亮猷箕芒賁商
嵩高昇周身際日月聲馳九州爰立之辰匪奏
匪卜置諸左右忠允淳篤九列廷推汝賢乃獨
黃麻斯下士慶于朝洪襟雅量海天高簡知

義重眷倚心勞屬以長城比以青瑤馬代之間
乃有此豪傑文緯武班稷提皋琦寬勃重雲霄
鳳毛心翰華袞情結萊衣退食遲遲紫帔祁祁
上尊法膳以介壽禧報主報劉日斯月斯明星
有漿青陽正晞弄孫含飴鳴玉瑱犀融融洩洩
千歲無期亦有次公藝圃之英雙雙照乘燁燁
連城元孫鵲起板幟魁名芝花桂萼奕奕滿庭
寢昌寢繁天衢抗聲吁嗟太母何福弗并既了
人寰而返天真月鑒孤幃露零寥廓一少為霜

長安先生文鈔

卷八

七

華芝若木登彼崑崙再游南嶽訪魏夫人赴西
王約駕風驟鸞凌空化鶴白雲悠悠飛珮日蓮
吳天不遺丞庶焉賴巖霖暫收雖云頃許禁此
蒼生刻日延佇沈沈不止群涕如雨相君深墨
塊葉待門皇情用惻申以溫綸南金寶紱紫貝
玄纁錫爾乘傳以慰宵奔載勅大行視厥封土
諭告煌煌特恩斯渥曰光汝母曰寵汝父式來
式旋汝其余輔懸龜玩印為卿虛左嗚呼太母
德雙亮有子彥聖其儀足象嗚呼太母福祿

萬脩佚佚多賢如星斯嘒褒揚穹品人世所難
生歿榮哀千古所歎如岡之頽如川之濶寶婺
光沉鳳簫夜寒垂金勒石嶽音靡刊嗟嗟托生
又焉恒化何流弗東何晝弗夜列缺群僊當誰
在者既返其真奚之不可小子年書館誼風昔
膠投青松旌信皎魄揚休訃來遐想孝子百憂
布辜素馬華屋山丘東茅絮鷄千里一力遠道
漫漫匪日而夕瞻送弗及願飛無翼低空斷雲
邊城夜笛揮涕長悲天南薊北

長安先生文鈔

卷八

七

色斯舉矣一章說義

昔之記魯論者既述尼師之至言妙道矣其第十章中記衣服顏色動容落慶之詳正如繪化工者及於羽毛鱗甲根莖花草色色傳神細細描寫令人若登闕里升孔堂如炙如臨有亦步步亦趨趨之想至其末簡又申之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山梁雌雉時哉時哉之語令人恍惚含想起江湖風波世路崎嶇之慨我尼師之言曰用則行舍則藏我於世界中無可無不可鳴

長水先生文鈔

卷八

上

呼此孟軻氏所稱聖之時者乎夫出處行藏亦人之巢林藪宅也舉世芒芒繡緼及之哲人邈矣冥冥高飛請繹時哉一篇之文夫曰色斯舉矣色在人意想有無間殺機藏之胷中是鳥也何以知之舉者超然高覽出塵網而入烟霄虞人無所施其巧是鳥也頃刻萬里豈可籠哉夫見色知人心知之速忙去少停留仍待將恐禍機卒發若不及備嗟乎士君子見幾斯作不俟終日理當如此夫曰翔而後集既已高舉飄飄

長水先生文鈔

卷八

上

遠去矣然豈能終住太空之宇離卻人間世也故飛去乍迴左盼右顧得一片茂林高崗蒨蔚深藏之慶乃始托翼焉翔之云者翱翔容與不失吾常集之云者安定無虞棲神甚穩若審之未詳擇之不安終不敢輕易下來以干人世之網故翔舞之久乃始集焉嗟乎士君子明哲保身待時藏器理當如此山梁之雌乃借此一事發上文之義山是高嵬地梁是行路傍雉是文明物雌是善伏者身在高嵬不忘世患有時而舉有時而翔有時而集故稱時哉時哉夫子感小物得時再三喟頌以為有當乎用行舍藏心事三嗅而作豈忘德輝夫亦雅見仲子之顏色故去也着此子路共之一句正與暴虎憑河義暗相映發所謂海鷗忘機見色群飛人之精神藏在五鬲機事機心默應禽鳥故山間之鹿可以隨虞舜山梁之雌不免避尼師則以仲子學力淺露不能如燧人赫連之世可係羈以游攀緣而聞也乃悟鄉黨一章模形肖貌着此作結

大與莊周鹿牛夢蝶機鋒相類人世之難峭然
增感甚矣孔門諸子之善傳神也嘗試論之人
生不能離羣貴入羣而不亂不特入羣又能出
拔高翔不獨高翔更能應時合窾其用人羣也
天下樂推之不厭其超世網也天下仰重而不
疑其偕一世與之俱忘天下默入範圍而不覺
故曰孔子聖之時巧妙只在仕止久速間嗚呼
豈可忽乎哉吾想人於生事不過如化禽飲啄
耳澗沚之毛清冷之水普天之下何處無之所
藉無多釣餌烏能及我終日飛舞不離林樾逍
遙區宇聊以散百齡懷抱舊丘舊水童時所將
沒則歛手足藏焉瓊闕瑤臺簪金拖玉所達不
過一昔耳此豈我終身定局耶潁水箕山潛光
不耀時乎時乎達人高飛耳吾嘗歷選翔羽中
有三靈物昔者唐虞道洽削韶九成鳳兮鳳兮
乃始翔舞其廷一見足耳何必如後時者集在
祈年別殿數日乃去乎夫數日乃去何鳳德之
衰也漢帝圻思商山惠來青宮既定羽翼何在

帝乃作歌曰鴻鵠高飛橫絕四海使鴻鵠可羈
耶何殊凡鳥又奚冥冥之慕焉僊禽自吮鳴則
九天自明遠一賦後子瞻續而廣之要以抱明
心于寥廓寄輪羽以西飛千秋一化乃來華表
人世紛紛可久居耶書稱鳳儀詩著九皋易表
漸遠之羽自是以下鵝鶩之羣無足污吾頰者
矣然則尼師林世之指何如曰吾師之心之道
與世拳拳自是關心特甚乃世亦何拳拳於吾
師之有不合於魯不脫冕焉不諧於衛不再宿
焉削迹在宋晏行韜寶馬式微悲齊接淅負釜
馬俯仰人途荊榛胥足何顏何面干彼彌舍既
與主之難期復壯煬之可畏所以達人見色早
藏知時遠遜策白駒以長往歌紫芝而不來誠
抱精守玄灌園終身而不悔也軻氏論尼師曰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以為可仕乃仕否則
寧止耳不可則止是止之時常多於仕矣可以
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以為可久乃久否則寧速
耳三年不淹速之時常多於久矣無可無不可

時哉時哉以言避世之深遠害之果千古藏神
之竅也夫以尼師之聖之才在魯三月後終其
身無一遇然則攘臂搔目為人流涕太息者何
諧世之太動乎鳥不厭高飛吾望雲而慙高鳥
以斯之解揖拱聖門右袒仲子前席子淵宜無
多讓焉

長水先生文鈔

下

叙長水沈幼真先生石林黃州
太史幼真先生自其弱冠有高
世才鄉會試皆擬第一人主者
嫌其射策盡口談時事故兩抑
要此放榜其文皆嘖：人口以

此蚤有天下名余始爲諸生從
然欽之嘉靖壬戌先生謝廷對
未上以尊人抱病馳歸奉色養
者六七年余時館其荆樹樓中
見其孝必盡志次愛諸昆精勵

於節行文學經濟之事曰何以
庶幾古之人古之人時以其餘
芳剗寶津上沃余淺薄余以此
成名迄今心師之嗣余在先生
家塾者又無不人：得名譽於
時師者未得第者不下二十餘
人蓋先生才本凌霄學演淵洽
撝掖時流牙間自有光明慈力
品評文富利鈍驗若靈著鉛末
不其真心雅懷不厭不倦甚有

味乎言之士林服膺其節行文
章人仰如山斗賢達淵博之
聲已自無脛而望八表矣及其
久在石渠東觀鼎望隆起遇事
可否盡言如其素侃侃無所避
讓時流亦以此忌之先生重念
太夫人未晚解鞍高視山樊不
降不屑一意沉經味道今且二
十餘年此其精微浩穰前無千
古又可竟其產略乎既得先生

行稿百篇頃又得此未行諸撰
東序珠珠快觀樂道其文何待
言其人洵可重也

萬曆庚子夏四月武林周夢易
頌首題

華亭後學朱從古書



石林舊草跋

不肖甥自嬰時弄弄美內尊人前
個慈意知聞願

外大父視膳寢處屬溪曉顏色時
大母舅大人在坐遂愕然異丰範
射策龍門進據經濟持衡文

花心僅踴躍盛際作稚子誇弄
其文學行誼知名館下為縉紳
先生所欽服身亦汨乎未知也及
大人德日茂文日富歲稿日以積目
分管窺莫識一斑其前集為
名士所讀鐫金石琳瑯珠玑萬

解廉卷紀詠珠不釋手因園諸集

末卷得石林竹老以付荆嗣氏
何敢能默有所拓收其間若堂
讀書時先生之宣城咏脩然石
以陶谷子自居每瓶上同主豹謂主
豹養而之之限也棲霧霽霞之日

久以澤衣義潤文章振翻雲
雪不受龍繁解官歸者數十
年貞白堅確不緇不磷閑澗蒲生
校夢說經除飲射讀法外足跡不一
定公舍此時門人親護下惟家塾
洪其餘若若皆知名當世其亦間

浣邑郡大學軍需其甄南淑主
 真論涉于肌膚坦素雅懷移路
 鄙陋酌我以清醕授我以瓊芳所以
 汀葭江楚略同紀律在栽培大治間
 恍若蒙孩之覺視乎天際也亦云怗
 已夫尼父七十子授受泗濱繼往開來
 伐木削跡葵梓二甘而松鐸鳴耆
 麟經乃希大人侃作立誼濡墳
 典必沫成貝渚道腴溫公九河湛
 於槐露滌沙東城上十珠斗以
 居必傳之策業何疑乎行揚百篇
 主操妙理揚以不啻其口憲也淺者

少舒應論以附孔門三子不污不腐
 義者夫
 大人峻行微主宜其一時以子何定
 生之

萬曆癸卯冬朔趙光憲頓首百拜謹跋



石林舊草目錄

表四首

序七首

書六首

解一首

雜解一首

記一首

頌一首

贈言一首

祭章一首

說文一首

誦義一首

目錄

長水先生石林舊草

長水郡當湖沈氏

門人延陵王廷賓明揚所校

世宗肅皇帝升祔禮成奉慰表

隆慶二年月日臣某等恭觀 世宗肅皇帝神

位升祔 太廟穆位之次禮合具表奉慰 聖

情者伏以 皇祀我我萬禩仰顧成之廟純表

翼翼載藉當節順之期良辰獻吉而妥侑寧鉅

典告成而厚情協臣等頓首頓首仰瞻 聖

俯稽禮制竊以為古者七世之廟百代之宗

以祖功觀德大祥以後譚祭以前可以順變損

哀恭默思賢商宗之令猷斯在免喪進戒周成

之懿矩如存豈不以望日終天思恩罔極而時

移制脩道貴適中在孝子深情諒無已時然先

王制禮不可太過欽惟我 世宗皇帝之君天

下也剛毅天成英明獨斷學宗敬一道翊彝倫

承正統以當陽握貞符而御世祖克述舜禹稷

馬罔非敬天勤民之小心法孔師周洋洋焉悉

是饗帝尊親之大道經文緯武內修而外率執
紀持綱民安而吏肅齋居決議威權無一日不
出朝廷恭默玄修心思無一日不運天下卓哉
四十年之治允矣千萬世所宗乃者祥禪已畢
寢廟宏開宜撤几筵幸新七聖即上都之福地
實實枚枚隆右享之曠儀雍雍赫赫法駕既列
藻衛斯陳秘殿開而萬拱輝隱若鈞天之與御
座張而七筵具依然大紫之威僊馭時臨奉調
與以陟降肅韶協奏後玉主以居貞如見克
載施焉拜百辟懽在天之想萬方經義孝親
恭惟 皇帝陛下重華協帝達孝尊親明睿風
成寬仁性東講學勤政歷寒暑而惜居諸節用
愛人躬浣濯而勤稼穡諸凡繼志述事誰非令
德嘉猷猶且虔恭懿範撫痛遺弓玉几聆音蕭
蕭風樹增感金縢載冊淒淒雨露興思萬仞雲
霄真馭飄遙何處所中天日月皇情瞻顧不勝
哀臣等切謂心本無窮體與天地而同節孝原
不匱情隨寒燠以推移 先帝森列之靈自此

獲安孝子迫切之哀似宜稍釋伏願上體天心
延吉禧于無數俯徇愚請凝和粹于方來思其
德師其政悅接僊仗以徘徊敬所尊愛所親顯
與宸居而左右以 宗廟之托為托保合太和
以社稷之身為身均調六氣則祿位名壽萃一
人仁義禮樂參三極永保無疆之福而益隆罔
極之恩頌此之謂中和體此之謂大孝臣等不
勝願望之至

登極賀表 萬曆元年內閣撰進

伏以恭運章新神禹萬年之固乾符申錫重
離宜十葉之光正丹床以當陽執瑞衡而建極
神人胥憚中外騰惟臣等竊惟 國家熙明之
治垂二百禩以彌昌神聖繼述之猷更六七作
而尤熾明謨駿烈上昭格乎皇天汪澤湛恩下
漸淪於海宇紀綱基布而纖鉅肅如威命霆馳
而赫燁凜若山河帶礪極天地所覆燾玉帛車
書及日月之臨照此所以昌基綿茂而奕世隆
長本先生文變入

興者也恭惟 皇帝陛下 聰明聖仁孝自

天錄德青宮久識 鳳姿岐嶷譚經翠幄胥傳
龍德正中少而徇齊幼而敦敏葆大人赤子之
心習聞善言樂見善事當聖功養正之日琢帝
範其溫玉摹王度以精金左準右繩今德登齊
哲后問安視膳小心媲美顯文既曆數之在躬
猶再三其克讓肆人歸而天與乃出震以承乾
纂奉丕圖誕膺大寶中天下而立綱常禮樂獨
斷親裁作億兆之君威福命討改觀易聽蓋十

齡御寓生民以來僅一軒轅千載合揆普天之
心共歸真主當春齡握金鏡中天紹玄錄之傳
應夏令披赤符南面嚮朱明之候冠成踐阼恭
已逮邁周王冕服承桃允德迤超殷嗣長安見
少年天子爭扶杖以快觀裔夷仰中國聖人咸
獻琛而樂觀臣等忝列 清朝久叨 恩厚載
如天佑如地肱股喜起而戀主情穠就如日望
如雲舞抃懽呼而瞻天罔極伏願思 帝命至
重念 祖業惟艱以百姓心為心以天下善為
善親賢講學節用愛人錫孝思於不匱 君明
臣忠文熙武謐綿景福于無疆臣等不任踴躍
慶忭之至

長本先生文變入

五

進

穆宗莊皇帝實錄表

後軍都督府掌府事太子太保英國公臣張
鎔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玄德配
天謨烈增光十葉鳴名揭日簡編垂信萬年
聖為世法以必傳道在人間而未墜播之墳
籍煥其文章於昭啓祐之功斯顯觀揚之考
欽惟

穆宗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
莊皇帝 乾剛獨運離照重明淵微涵不測之
神寬裕得有容之體高宗踐祚恭默思道而
弗言文帝化民清靜無為以自正臨朝穆穆
務學尊尊規模動法乎

祖宗諭教蚤施于 儲貳躬承郊廟必虔必親
常嚴事親饗帝之上儀首正宮闈惟幾惟式
咸有治國齊家之明法補苴廢闕蕩滌煩苛
廣羅嚴穴耆英獨軫閭閻疾苦法行自近內
無憑城托社之奸罪疑惟輕下仰解澤需雲

之潤乃若留心邊務故尤拊髀將材閱武厲
兵脩六王之上略降胡誅粵振千古之奇勲
朝廷既極其清明夷夏咸歸於靖肅克衛就
日方興鼓腹之歌軒鼎乘雲遽起攀髯之恫
儀刑未遠損益可知恭惟

皇帝陛下 天縱睿資性鍾純孝成王嗣服當
制禮作樂之期明帝守文多考古憲經之事
念

皇考之神靈如在道思尚結宸區而 國家之
長生先生文鈔
典典具存傳史並藏石室特厘明詔俾輯舊
章乃于隆慶六年十月 命臣某為監修官
臣某為總裁副總裁官臣某某為纂修官
內府之緘滕參 累朝之義例明徵簡牘無
煩揀度之風謠取信見聞不俟網羅其放失
爰分曹而錫類仍計日以程功庶務之因革
弛張無微弗載 一人之命令政教有舉必
書事既核而非浮言故詳而不厭俛仰六年
之近庶幾如見羹牆是非百世之公敢謂遂

同表錄茲以二年七月恭成

穆皇帝實錄七十卷 實訓八卷合目例凡例

八十冊謹繕寫進呈臣等職滋編摩才疎論

著窺天測海高深莫罄其形容載筆操觚意

義粗陳于梗槩聊以脩汗青之錄儻可述尸

素之識伏願遜志緝熙留神繼述道德風烈

丕揚

祖考之闕休訓誥典謨遠紹帝王之盛治臣等

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臣等伏乞

入

聖

擬命婦稱賀

聖母慈聖皇太后表代成國朱公作

成國夫人妾某氏等茲者恭遇

聖母皇太后尊號禮成謹率命婦等上表稱

賀者妾等懼忤頻首上言伏以慶衍形間誕

育啓萬齡丕緒恩崇徽數顯揚極四海鳴名

儼宸極于後天竝母儀乎中間禮順時而為

大制因義以從隆蘭掖騰輝椒除交慶恭惟

聖母慈聖皇太后陛下 柔明聖善溫惠謙光

臣等伏乞

入

聖

道協二儀性兼六德動體珩璜之節克儉父

微乎練裳居循國史之規推仁嘗逮夫樛木

儀刑自內列帝營四妃之尊均一為心成周

文多子之盛恭乾維以懋贊合坤元之求貞

懿範已冠六宮峻秩遂升九御風著鷄鳴之

警乃臻麟趾之風是以慶澤濔延誕生

聖哲仁施海宇祗奉

宗桃萬國同懽三靈協佑每念洪恩罔極方承

慈訓以難忘顧茲孝理更新豈曰尊稱之可

后秦稽故實率顯羣情爰獻吉于良辰肆致
崇乎殊典合陰陽以並德揚日月以為名教
所尊愛所親既隆無上之鳴稱德聖人位天
子共仰篤生之駿烈寶璽煥魚蟲之篆青玉
璽函丹書耀鸞鳳之章黃金鏤字仗移長樂
而萬乘親朝珎出尚方而九州畢獻芳聲布
昭於遐邇盛美夏絕乎古今妾等仰觀曠儀
欣逢景運望雲霄而致祝效葵藿以傾心伏
願 皇祚永昌 慈齡綿茂龍樓曉日時聞
夫人先生文勳
視膳之勤鳳閣長秋早遂含飴之樂妾等無
任踴躍慶幸之至

與嚴寅所冢宰書

某奉教有年每見門下清醇簡潔公朝之外庭
除閒廔無人位在九列散布蔬素不減於寒士
當此聲華紛麗場中獨見公一人每與賢士大
夫燕語當世而欽之乃者 主上明習國事獨
秉大阿一滌向來顛怙比阿之習出自宸鑒
簡在銓衡昔楊綰清嚴制下之辰士風曠然一
變即去之千載與公何殊異哉甚盛甚盛夫培
國祚則莫若安民生安民生則莫若肅吏治肅
吏治則莫若端士風公以素絲羔羊風表在位
本既正矣執紀持衡肅清仕路使庶官各服其
職業乃公所以行道當時而仰荅明主之大指
也不佞敬揚吐而翹俟之陸進士入都敬奉尺
一為天下賀

復有吾沈學士

昨陸大參北還承手書勸重良荷故人見念
在赤霄斟酌元氣何所不得志至乃自比三閭
抑鬱誰語終日乾惕可謂有古人之盛心周公
為相旁睨者為專為擅孰知公仰思待旦真存
尋想不通處通宵不眠時此等苦心明神聽之
難以一二語人兄當此苦天下必有受福者矣
聞之士大夫間言相君盡以政柄歸六卿公議
聽臺諫威福毫不敢專小心夙夜刻苦簡約
得總率南握不遑楊綰李沆良足遠喻如象
愚囊者乃進疎狂之論望執事大有為于此時
曠然改絃易轍省煩滌垢一日盡展其生平大
答天下士大夫之望然然否否得謂知心之友
乎甚哉當軸之難焉昔徐文貞之默而未發也
且十餘季日懼讒壬交作手指毫不敢動精心
遠略已將一團春意潛扶于萬幾俱寂之中及
其一發太和布滿寰中不過一兩月間事耳今
事端之太甚者仁賢之擯抑者皆異日旋轉太

平之有字願兄終勉為王叔目為天下望之矣

董與免贈虞之言

海寧有三同道人董與免者從吾道人蘿石公從孫也強學志道乃恬於勢利嘗於莫雲卿即中見其詩歌蹇然欽之業春秋以謂宋胡瑗氏所著傳弗盡得經義著補傳以是正之其書有王汝忠先生序行於世萬曆元載走闕下將以所著春秋補傳為獻會當路意阻弗果歎曰是予之命也夫即日擔簦去歸里中其來無求其去無必此足發明與免為人矣與免為存齋相公老友又受經平泉宗伯唐同業同志同乎三同焉二公相繼在事與免浩焉無所跂乎其間可與淺鮮者道乎瀕行謂行李間宜有余言余聞之孟軻春秋以繼周雅大雅之志文武之烈乎小雅以下西京之思乎總之孔子思周公也思周公者思見周之盛王也自經義散于訓詁靡所師承在位君子思挽淳古莫得其時更難其人以是之故周公孔子之志久鬱不宣世有舍已陳芻狗獨得經術之微指者乎此真有

其人矣既有其人宜有其時方今天子冲霄敦敏嚮學他日必且下詔講天祿石渠事倘論及春秋博求方聞之士將必有更始彭祖之徒應之其不在斯人乎余為君鼓篋之矣嘗論春秋筆義大都扶天常正王事其實天下後世是是非非平平直直之正論無甚艱難難解而解經家膏肓患之太過牽合比附以鑿為精故例愈嚴法愈刻而愈晦如胡瑗氏之傳蓋感慨國仇忠君欲明微言之性性已意時事說經析例繁複矣然指千載下有人焉虛心正之補其偏平一刻將非胡氏之益友哉語有之晦不久光不大傳不傳者道遇不遇者時卷懷俟時可藏可行者在我不在時與免第蓄其業他日必有傳之者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周情孔志宛如其在天壤下豈當令此義寂寞無稱乎必不其然

易解

始余為博士弟子博士家言不能徧涉焉其
易也家大人肖山先生口傳色授不必盡出
故亦不必皆博士家所肄書第余心通行墨
耳其之少也性實踈肆下幃之中淺自以業
應舉無甚玄微都可不學能之每觀孔師所著
上彖下象大象小象上繇下繇文言說卦序卦
雜卦此十翼者已足明了也高簡潔淨語顯意
長富不冝復下注脚雖陳仁注尚有盈辭然
以下不覽可馬自入仕後益不省博士家語
何物至于今三十年都忘所為故業矣每遇古
今人說易散在他書處覽思其義輒能憶大
提耳語時時若在膺抱然亦未嘗有所踈迷也
兒子鍾屈首受易好矩矱尺寸講於師友間日
月彌長集合諸說友人以為粗不詭乎傳義
余歸田多暇每一侍側輒聞其大父翁之指
訓正焉余踈于訓子不自許能通博士書時
往與後生言輒不省無能有所指操兒者矣

第述大人遺志俾家塾子姓誦說梗概然亦百
一之論云夫道在宇宙不別精麗雅俗並妙譬
則方筏于大海之濱無甚南北東西一任其所
之而至之日即至矣此與洗心者道宜不思而
獲可無辨而知也

人鏡陽秋序

人生霄壤間撐扶元運棟榦世風耿寸丹以獨邁泥汗青而彌芳豈虛乎哉厥初降靈若有真性是真者流行應感何弗貫焉乃最宏鉅者在三綱五典矣三綱五典之道常有人焉起而持之民彝正天常維三光五岳之氣亦若藉以淳發充益乎天下古來清寧常如此日豈非人羣一大鏡覽哉海昌汪子廷訥昌朝氏彙輯墳典所載古忠孝節義者為四科臚列其目自署曰人鏡陽秋書成問序於余余覽之首陳圖次立傳次系之讚而陽秋之意徃徃而在古者書不盡言乃審厥象象厥物宜極所形容令人瞻對咨嗟憬然自得於想仰之外四牖明堂其來自遠故圖宜陳也司馬子長紹世本人各立傳傳中人品或不盡馴今所輯小傳者具載一人始末事事足脩觀型語語大關教誨故傳宜列也人之品目殊方論世考衷探其隱曲評其偏僻持衡而懸論之今九原者可作定當心折此言

若非尼山先師尺度精微知來洞往其亦誰敢任此故論讚洵美矣於以袞鉞千秋未易言也三五之隆忠臣孝子秉節持義寥寥不概見况涉末世之波教衰道微安從多得斯人者下上與游處乎余以謂扶教與善宜寬大其門庭振興其氣義誠孝誠忠節義誠堅立此如慶星和球讚嘆歡喜言之如不及有如一至之行即偏即過咸發天衷不由擬議猶宜汲汲獎提而大收之如彼屈平抑邑與流沙共盡申生拜稽不敢逃死貞女在閨許心盟而托孤薦貞臣在野扶九鼎以採青薇豈不超然倫等哉亟與亟收猶虞其睨而歎一一繩削以中行抑又小過矣余所願與昌朝氏商略之者未必無裨風教之百一也蓋余少小時每覽中丞傳指南編意未嘗不慨思其人當茲搜忠孝事都為一編而久未就延企海內必有奇人能輯是書而昌朝之書遠成嗚呼三綱五典人之真性在焉舍是論道者誕也人能立此則其人立人能明此則其

言立彰教樹範則其功立蓋穆叔不朽之談是書三有之故足重也在霄壤間不可一日無此人則不可一日無此書無此人土苴世界矣無此書曠替生人矣吾欲是書流布六幕暨于日月臨照之際與元運偕流使世人知風起大領大力得未嘗有故揚吐慷慨而樂序之輒復擁彗道周揮手同調庶幾來者共涉斯津焉

易學意筌題辭

家大人嘗受易於諸子相氏子相之說易也不布席不編常與其從游者三三五五相率自喜乎山水間津津言之不倦有問輒對數人錯問人人為之對尋聲如嚮流音若波輒有意義可嚼可燕門人不能盡記更旬月則說又變大都非其真者真者自在胃吻機緘處與當日閒雲淡月花香鳥語之中其人與骨與糟魄者逝矣妙解嚴故不得而傳今之後生中知此事者余門人吳言箴尚璽庶幾似之兒子鍾與之洽故今所解微有是處乃余之少也性喜閒曠不肯屈首攻博士家言故家大人之指傳吾仲昆仲之歿也其說不傳惜哉且吾師贊易無所不言矣然不貴言也他日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惟意不盡於書言故必乾坤象六聖人之意乃見然象亦形耳形亦器耳形而上者不可傳故云神而明之默而成之不言而信神則在象形上

明則在象形中意非言可答以默領之而已凡
有言則皆循象唯以意接聖人之本意於意言
象數以上而胷中若小開闢焉則循之乎聖人
之立象也夫比覽阮嗣宗易旨王嗣輔略例嚴
君平指歸古之人乎淺薄何足以當之

四賢頌

他日緇舊史有概乎文成梁公鄴侯魏公事
而興欣與執鞭之嘆應機偶會妙乃若是古
之人哉因各系數語令千載汗青流其丹赤
云

建成尺書四鳳覽暉昔何然哉今何然來不言
不為皇儲大定以道為羅罽緹自靖神謦密笑
至今莫知唯其莫知為帝者師

對局探籌內中少子占其鸚鵡武乃垂兩翅片信
九鼎寤忽迴乎震淵落日赤手以撲人樂之聞
有此丈夫

父子深情人所難言幸以告臣臣矢弗宣勿告
左右生彼譏諉翠華還宮從容三日察其事端
如覩白日召至膝前感寤涕泣收涕頓首懇乞
還山父子如此何有老臣

子病母容毋慈子孝滌彼霧昏性珠自耀語次
且退厲聲撤簾屏後之牀若見簾前昂昂調和
如初掌大一楮窺彼譏夫播笏微徽神功

卷無

與宋司馬書

朝鮮為我國家不侵不叛之臣所從來舊矣
倭奴驟入壑彼邑社越在草莽頻賴請援天
子命我公經略東事捷伐小醜以寧外藩此周
王赫武遏密救阮之師也頃見公所上便宜芻
糧已足兵械已具戎車彭彭太白旆旆以先落
行即吉甫為憲方叔壯猷寧與爭烈乎哉天下
士聞之勇悍武健者髮上指而衝冠深謀偉策
者借前籌以贊畫此亦豪傑馳騁之秋已而漢
鼎不存天下無主
昨病空林草玄尚白不能從行間親見公所以
用師大略儒之驚也祇不慨然公方在羽書紛
紜甲馬控擐中此豈僕修竿尺斂昔日雍容之
時哉會弟生員某以策上千洪陽相公見臺司
空不圖此兩公者頗奇其才各奉啟薦達麾下
遂遣奴馳還索弟書夫知弟宜莫若兄若跨鞍
當鋒良非所任然其少也曾經倭奴之事好覽
穰苴臨機應卒奮不顧身徇一日之急或有寸
心乃者西夏圍中書生頗有効策見奇者伏唯

門下吐握需才不遺葑采念渠萬里伏策而來
無非赴義若燭其彈缺之心處以橐錐之末犬
馬微誠激恩圖稱必不敢負所任使倘至之日
事遂寧輯歌凱獻俘門下膺茅胙土為時長城
東征之頌僕雖老矣願濡毫以埃

上莘趙先生六十壽敘

我太舅氏上莘趙先生履淳誠之行秉高尚之
標古所稱鞠躬君子也自弱冠通籍直已行志
周旋卽署二十年拂衣懷寶高蹈冥飛棲遲林
泉又二十年乃今始六旬耳望甚尊齒尚壯關
諸世道視以重輕是以介石之貞弗羈榮祿燦
中之譽景動朝紳聞而高之者以為麗眉黃髮
綺里鹿門者流及觀眸容聆侃論乃知玄髮如
昨玉頰嬰然即後生精練無如也姬姜畢散
敢速喻試求之兩漢諸公間年德如先生疑然
係當世望則孰可比倫哉回視四十年間同游
下上之徒春花韶草寧知幾換儻人世果有神
僊耶竊意閱視江河之流易夫亦若此矣假令
彼時當途士鞅掌風塵試與先生較度吐納延
補之笑黃老養性松喬長年此又不足道也夫
性命之理得之則神離之則器靜觀者見涉世
者迷由先生眡之宇宙其閒日月自環商洛者
卒祇從棋枰上算籌千古比之世波攘攘中人

定是遙遙長日樂且未央桃源紫谷豈遠人寰
在夫人心境間耳辛未上元吉諸舅氏鼓鐘于
堂酌大斗歌介壽祝而獻曰此瑤池初宴也于
是山樊垂白支筇過焉酌而稱曰天以完福待
有德必繼之常局外我公生而錦綺少而簪纓
有太丘之耆德後有二方之群英壺闕則龐
仲則諸寶高名富與貴若其固有之
元真此所以履清福而享今名也于是縉
紳先生之倫鳴玉過焉酌而稱曰世固有通天
井幹之器更歲年未登堂棟者天所以山林兩
露之將無意乎我公蘊藉既深更嘗既精採時
之急甚于養生古以壽考列詩書非弼亮則鷹
揚耳公豈能忘情哉於是外孫某載酌稱曰唯
弟祿視德唯勲庸視時小子無容言矣若古人
懿戒自儆寡過未能斯非永壽之高矩歟夫心
之神明之謂壽敬者神明所凝緝也先生神明
湛然平生之學得力於莊敬持養者尤深自茲

益敬匪懈微人翳游天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忘身之將老不知年數之逾邁可謂立命也已
于是先生起謝曰予幸未髦固思日兢兢他日
即髦也子勿棄余交脩余以庶幾達大夫之義

與司農陳應虹年兄

往歲瑤函錫貺遠自萬里賢達高誼懸之寤思
山中一切交際有答無寄有受無謝非其敢
爲乖抗也身在白雲青崖間與世濶遠久其勢
不得不爾念之念之徒然此心耳次兒鉉就試
南雍今上謁報昨年之教此兒甲戌簾前生彌
月湯餅兄嘗辱臨之未幾見兮忽而并兮今又
許大人物矣吾輩欲長年不老其可得乎光陰
電馳世事不定如波瀾瀾想兄粹類必益難老
其於籌國憂時或以癯瘁目前之事皆非山人
所敢多問乃若葆石茹芝當有秘密不惜一字
可傳此心遐想諸故知一時並登邁軸大厦四
維全在棟石牢壯即或飄搖風雨舉世猶當庇
其鎮持如弟者耕鑿晏晏歌克老沒世不我
知不悔也遐念心交耿如前日

敘導引圖訣

始余在館下時年二十九我弟兄六七人者彼
此結約相砥礪思以博綜載籍濬滌源握其
精粹者以立宇宙經萬微含咀英腴創一家之
撰勒琬琰藏西崑副在名山俟後之聖人君子
彼時師西蜀大洲趙先生自言二十年在山
中從仙客羽人得天游冲舉術顧謂沈生曰爾
在山間久亦頗從我鍊大丹乎噫然應曰諾一
時齒髮壯盛乃吾欲云云緒甚自滿其於
世度世之說非不慕悅之始少頃更焉以俟掛
冠東都而徐議之未晚也吁亦既陋矣今且掛
冠十五年意當飄飄凌雲茹商洛之芝葆穀城
之石思得如大洲先生者密扣斯義有渺矣懷
人之歎追惟三十年前瀛洲亭畔立雪餐風自
彼一時垂手入瑤山相載乎何有蓋甚悔余之
遇真師而了無得也時余患咯血先生授以導
引一訣持之三年此疾遂已乃者有方術士先
後授余導引圖訣數家固借得陳希夷圖訣合

而訂之為一書以傳好此者此儒家之中興法也昔彭祖精於補導之術傳其徒青烏公王舍人涓子琴高者咸以僊去而彭公獨為商遺老耆妻長子齒朝列八百年其言曰天上多官府新僊位卑伺謁之為難不若且住人間作散仙耳漆園子猶然笑之曰呼吸吐納熊經鳥伸彭祖養形者之所為也古有大椿氏八千歲為春秋而彭祖以久特聞不亦悲乎大年小年混之乎不辨則彭祖等耳余方師漆園祖住下將神古至人之道而猶兼綜此術者亦欲且住人間作散仙耳天上多尊官大神會當嘶紫詰朝玉京被玄符校瑤牒其苦百倍吾不能復搢笏覓榮而往從之矣憶昔館下諸君子三十年間其人或在或亡或顯或晦顧瞻有懷宛其如昨亦足以知世教為虛名付功能於一瞬斥鷃鶴鵠縱揖大鵬而笑之豈為過也因展導引圖歎耶卿旅人之夢以告世之成然寐遽然覺者書成且與同館諸君子共之

送江令侯入覲序

頃歲丁亥東南諸郡靈潦特甚大無禾民以特饑歲戊子穀騰貴其秋久旱歲入大減民又饑太倉之粟米內府之金錢兩歲間無所不遭積民散於饑殍者慘慘不可勝筭子遺餘黎顧安所庇其宇下乎當此時也難乎為東南之民尤難乎為東南之吏天下事無鉅細無所不可處惟民饑歲侵袖手無可如何則有司者束手于法而窮于財也無可如何則有司者束手于法受賜不言功非仁人君子孰能之我邑父母江江侯之蒞吾湖也誠心質行視民饑溺若推若擠既以為憂且以為耻身駕一小船風餐野屨巡行阡陌目覩苦饑親拊疾瀉若慈父母其弱嬰可謂下不負此民矣當旱魃太亢素冠荆屨行拜乎市道上且哺精虔謁告徧于群神日往返數十里雖疾弗休曰吏則可誅民其何罪仰皇穹咄雨師不啻愛子號於膝下見者為之泣下拜襟可謂上不媿此天矣故其賑粟也

猶人也哺及其饑實受斤合弗可能也其設廉也猶人也廣閒散居果然其腹弗可能也其劬農也猶人也責成業主實穎實稷弗可能也其出獄其緩征其息爭其彌盜事事皆盡其心之誠動中機宜各有法式出以嚴密行以果毅民之轉危為安化災以和得有此日者匪侯其孰造之哉凡余所陳引皆有事實非姸阿浮語即德之恩之者弗能加雖怨之忌之者亦弗能貶也侯入覲述乃職計將頌首請曰職滋不逮上負逋國課下無補生民小臣罪狀當即憲否且願罷歸其卿如是而侯心足已乃其循良之政自大吏考書寥寥數語外誰能述其詳者民知德弗知言非我輩摺紳先生能言士誰為言之者嗚呼斯民之口碑棠詠是庸服進璽所從稽也史氏之志傳紀錄是彙常竹帛所從信也民無異議史無媿詞侯之賢弗信矣乎或曰吾郡五邑皆以災故免入覲吾邑前年水今年旱何以當獨行余應曰吾邑之災與他邑等

固也然侯治行卓然宜在試庸之列非他邑比有如天子問民所疾苦曰唯予岳牧之臣欽哉二十有二人彼臚聽之吏倘次第引之召至玉階前問名姓賜金綺何可少此一人乎

敬令侯林幼圭先生制義

始余為諸生邑故無城守瀕湖三百戶海隅一
聚落耳屋居半是竹舍茨茅市道都無長物其
民纖細力作士服布素薄輕肥薦紳先生不乘
車乘小舳步行出入里門而已當此時也湖山
自清閒井自耕吏人稀而官舍晚賓庭閒而柳
色青令君願願叩叩如神人然余猶記得金鄉
楊侯在事時一切簡事自嚴飭人以為伯起再
出五載而清風穆如余有詩云堂上盆魚聽化
憑花間靈鳥下鳴簫蓋紀實云頃父母幼圭林
先生始至問政余為言邑固可簡易而理得也
稱述前華微告之甫洽月出其藏稿付諸生屬
余序之余寓目斯文清微冲遠若胷中具有胥
庭世界者為之拊歎良久因借評之曰正如瀟
湘壁月湛深玄素意在象先質迺適綯可謂鍊
精篆鳥之前得味筌魚之外而其座師湯太史
嘉賓先生所品隲復不殊此是真可傳已暇日
過余譚文之致於書殆無不窺曾不掛一字當

其臨文神與境接略約綴起其枝條澹然極吾
深心之所止蓋謙退不歆畫言至味已在半含
半吐之中嗟乎令君之深於文也如是使其不
與時人下上生王謝劉阮間勝襟清韻必自弘
澄可想抑或不染筐篋得肆力承明五柞上與
我輩晏然清咲坐進此文油沾自許宜復無前
又使獲觀吾邑五十年前人風物色借一聞而
卧理之回淳至道輕恬清省更宜何如者焉夫
未論其文宜先論政既觀其政因合其文世有
清遠其文而不易簡其政者乎今君若能收士
以文章振士以恬節澄心遠俗不泄不煩士則
爭自重必有澹臺不徑子桺杜康者相與奉令
君而式化是編者何異單父之鳴絃也易有之
黃裳之繇文理在中白賁之繇文明以止自古
治無加玄同文無加淡素夫文與治豈兩也

重建萬安橋碑記

漢塘之水分派駕馬諸湖駛流東行五十餘里
匯于當湖西游彼時未有城郭萬安橋寔縮結
其處與梯雲迎恩諸梁相抱于是天目之源接
於長水者蜿蜒若浩蜺焉以儲治其地脈數百
里遠瀾結局于此然後又起一派東北行鬱紆
潏泓大有相乎斯人余聞之長老當湖盖有八
景萬安其一焉自昔稱勝嘉靖中始置城守城
城地盤勝水益蓄其外又建萬安橋涵蓄重泉
雨郭外內室屋雲起烟火殷輟事產繁殖商賈
舟楫日以走集詩書絃管接戶聞有之環橋南
北諸搢紳大族視四十年前阜厚十倍甲於邑
中水之明秀蓄在西方于是城為大橋次之蓋
風氣之說傳之往牒雖云建立由人至其翕合
興旺有其所以然關諸神理亦未可誣也比年
萬安漸圯今道州刺史肖南韓公倡議繕築屬
里耆某舉募工竣刺史謂余宜記其事耆老輩
來乞文余語次問曰橋之圯壞當繕孰與城係

一邑安危保障抑孰與城僉曰城為大余曰
等二三義士持刺史尺一空跡樂助之家雲集
任事不言勞輸財不言厲工成不言功居人
其風土往來蹈其康莊怨謗不興而忭歌作人
安事美而式傳之此奚道而然日者繕城事小
小修葺耳未大舉也旅人臚傳噴噴有言此又
何也耆老輩唯唯否否不能置對盖孔子讀易
至益之繇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利涉大川未
道乃行言必本之工役未訖也其後得其
今民載而行之有心無心之間其神已乎橋
經始于萬曆丙申十一月落成于戊戌四月沈
子以是年七月七日記事成是日也役鵲填河
之夕也橋之事細不佞稱時志代且得乞靈天
孫以大厥事云

寄李本寧

昨季夏歸安令致到仁兄濟上之械知且不還
貴里隨赴穎上受事此械無從答也久之見兄
有內艱報知還貴里束芻束帛無從致諸廷前
感愴如之何適荊州文學劉君聖達紆軫下邑
因之為書郵泣拜稽首上弔慰之牘再拜稽首
上先慈奠冊謝仁兄弔卹之厚憶庚子秋握別
武林舟次肝腑洞盡忽忽復三秋又再拜稽首
托劉君奉問別來尊候丈夫之志老當彌厲已
長水先生大鑒八
矣薄命枉費吹噓願勿復望之仁兄有經天下
才天必不肯虛生此人勉之自愛異時簡召
若遂入柄檄衡弟當彈冠自煖如尚羽儀南銓
或撫臨吳越弟當扶杖再覲仁兄眉宇幸可言
乎劉君博洽杰才磊落品局是楚中繼興之彥
仁兄若求天下士國中自有賈洛陽何必羅之
四方

與餘姚令江君

日承念存之厚遣使越江而西感茲高誼恍如
覲對今且七閱月報章缺焉寒燠流易吳越殊
壤我懷如何遙聞循政超邁時派剡牒宜為百
城冠不佞聞之欣然借門下之重有榮施焉秋
色凜凜山陰道上川巖交映子敬所云秋冬尤
難為懷倘可時時想見而卧遊之他日執事政
成不佞者白紵芒鞋逍遙乎禹穴釣和聞聆絃
誦之歌問至室之朋邀清風選明月雅晤知交
長水先生大鑒八
一造便返不設留徐之榻竟迴見戴之舫久速
去住皆未可知貴治多賢人君子天下摧精馳
自樹

祭學憲瑞溪包年兄

兄之太夫人與吾王母太夫人姑姪也皆東海張公所自出余少小時因緣諸舅與兄稱壻髫交此時各布素書生煮蓐設糜相對清言自文執切劇之外矢言生平無忘砥立名節及與君父子偕聽鹿鳴上乃兄君之父次乃復兄君衣裘慷慨各懷建豎爾汝形骸都忘之矣余待舉公車兄父為郎余登第兄遷外臬余入中秘兄已拂衣賦歸來中間耿耿五若參辰益兄先我

長水先生文鈔

列在周行十五年我遲兄掛冠十五年與兄同為山中客又且十五年自少小從游握手前期垂及五六十冠登朝頭顱俱白嗚呼此豈一日把臂驩而兄豈不知我之躊躇介行乎哉憶余遭口之初當軸有士大夫忽問我與兄相善應曰相善他日復問比來有書相聞應曰相聞嗟乎此乃謗所由來矣余愚不佞此時在烈中而不知也一轉瞬間滄海為桑泰似為冰

葉秋蠅今何所在我兩人臨清流鏡眉目浩

然以無忤江湖之大不過三日潦水退寒潭清天之湛湛豈改色哉往歲秋兄及我汎小艇對明月相顧自憐謂歲晚弟兄宜共相保孰意兄從此抽身去也念之枚淚痛可言耶兄高懷夷曠不容易攢眉尋玄訪藥仍羽人于丹丘飄飄風塵外方謂兄能如此必且難老而愛子修捐遐齡遽促人之生沒短長夫非自有定命而何也兄於一匕箸頃嘻怡長嘔梁孟夙緣不旬日攜手偕行人生得此謂之極樂吾親夫天地無窮客游其間者名轅利馬茫茫奚之俛千秋而共盡付形影乎須臾幽明有故出入有機古之人其必達此矣余今者諸緣盡掃晏坐斗室東裝埃之無間旦晚此意差可告兄耳

長水先生文鈔

敘制義示孫瀚

古之得意於文者比於卉木英華尚其色采生
發日月鮮新故有謝朝華啓夕秀之論彼造物
者曷嘗以殘英敗葉爲來春之艷采乎哉然賦
性不殊班形有定玄黃小大俛仰疏密千古一
鑄八方一相不雕不鏤自然精絕夫非神機所
運耶故文章之道種種不同曹子桓所云本同
而末異也辟之草木理路則根莖乎才采則花
乎學力則土膏乎思維則清泉乎磨利則磨
拂乎師友之益則日星雨露乎時運之合則春
風吹弄乎得心應腕神者相之不知所以然而
然元氣使之也吁其妙已乎天下靈妙之氣無
如一葦青衿髦士聖人嘆賞其斐然之章甚畏
其方來之無量况羣一世英人才筆日夕如蘇
季子懸梁厲氣揀練揣摩之則其新新逾妙亦
何待言者秉銓諸公就中執矩矱而收之瑋寶
奇珍自極此一時之斌蔚矣每一科人文炳朗
既有程墨即有諸家稿迥然新采出三年前觀

記外然此物者皆是三季中家畜戶藏械之帳
中人不及知而海內文機元運曠然一變久矣
正不省何爲而變何爲而合四海之大人士之
心誰約之使之豈當在此場中出拔即其人不
自知耶吁亦妙極矣今吾屈首咕咕蚤夜誦之
者皆是過來陳物又人人擷其尤者誦之影式
相同縱然推舊爲新終是新陳相間正不思來
歲之文鼓舞變化已在奎壁握筌之上默有微
機正如紫杓東指一夕而天下四春人間猶然
不知也莊生言儒者家取先王芻狗鼓歌馳起
而再陳之夫乃此類也夫明知之士知其解者
超超浮浮得之六虛寥廓之間吐之唇吻流之
汗青自成尤品無曰先生之言屢變難持則幾
之已

武舉金序 擬作

萬曆癸卯秋天下當武試之期于是浙江巡按
監察御史某奉 上所以搜羅忠勇才杰之指
肅憲申度如期三試之其步馬射士之入彀者
試以籌策方略如制得若干人錄氏名并文以
獻某宜序諸首簡竊見 聖主臨天下三十年
餘乃文乃武經之緯之所為固苞素輯戶牖奠
泰岱而四維之者非得才杰出倫性兼忠勇士
孰與共此旂常竹帛乎且以 上之英武獨斷
懸珪組鈇鉞赫赫在御即如數年間鎮虜而虜
伏喙莫敢不頓顙受事討倭而倭震帖討播而
播盪平自西自東南北數萬里皆 上威神所
馭使也士貴逢時勝兵之氣金石為飛此非爾
豎立時耶昔周道之隆揚靈濯聲兔罝野人赴
赴焉負干城之略迨康王追思文德垂意乎熊
羆士不貳心之臣詩書題之名流天壤我 祖
宗蓄威昭德培植文武士且二百五十年 主
上紹休旁求即位以來掄拔武科亦已十舉其

在成周則康王所為寤思不貳心之臣者此其
時也浙河間山川峻拔洪駛其人多智略便捷
兵械曉暢韜鈴緯略之事宜必有偉士長材出
乎此時昔越有君子六千人蠡種計倪之流踪
指而驅使之越遂以霸鉅鹿下陳兵百萬未決
雄雌填然鼓之無不一當百十當千者則江東
子弟八千橫軼莫當焉今之河岳古之河岳也
杰氣稜稜望之知其中間必有羆虎即如前日
義旗東征西指 上所目為武勇冠四方再三
有意乎浙兵浙將能已見於天下今幸恬愉無
事然不可無其人如或風雨漂搖一旦呼召檄
使欲靡不如 上之志非厚望爾浙士何以稱
今日搜拔登薦之指乎夫求士必得指顧間識
英雄此主者責也奮不顧身徇國家之急功大
名顯以勒無窮士之素蓄使然也今所試步馬
技誠翹然踔厲所諮策事又稔然具中機宜異
時者當一旦動攘犁然者實致之應用而翹然
者奮身披敵之鋒其人則猶是耳其心不貳何

功不建何名不成故受符節則忘其家援枹鼓
則忘其身念腹心股膂所以戴元首牙牙毛羽
所以衛天君慶賞在前而弗睨矢石旁下而弗
知精動神人無沒羽石乃謂之不貳心之臣鬼
然天下之將吉甫文武為憲方叔壯猶來威三
代下若趙充國李靖郭子儀岳飛諸名將豈獨
才略雄勇乎夫亦專精為國誓不反顧其天性
心術不同也若乃謀身營便驚名掩咎以倖于
一時人臣之誼所不敢出宜必不然爾多士行
將進升司馬服職四方慮無不志在旂常竹帛
揚吐乎日月之際者其無負千載一時之達勗
之哉

說書文一首

自皇顓造字乃有六書其初唯形似聲諧兩端
耳其後乃有會意轉注假借之屬皆從形聲起
故云形聲相益曰字此書文之原也上古淳質
觀鳥跡成文章厥後有史籀之篆世所傳龍鳳
魚蟲雲物鐘鼎楊枝荇葉諸篆大抵皆以形象
為幹意乃行其間今周宣石鼓文具在國學門
廡上完好如新此正史籀遺跡而隸之胚胎已
略可見中古學士大夫皆用篆文於竹簡上畫
漆成之故其字頭圓而尾縮類科蚪狀汲冢所
得古文具載其事古人用竹簡屬以韋宣尼讀
易至韋編三絕世之能傳丘索古文而讀之者
載之滿車不易多致故罕其傳焉胥史之徒悉
從簡略乃稱隸書隸文直拙取便於時篆文精
深義合古始自秦李斯變史籀之篆為斯之篆
今頌秦碑勒在秦岱予所見二十七字半石若
枯株然尾上有臣斯字此斯之遺跡其文則已
隣乎隸矣再變為章草又變為八分愈變愈略

愈久愈訛今天下書總之八分書訛字滿乎人間矣綜其原存其義許氏說文差近之今之正韻大都本說文叅之唐禮部韻中問多所考正天下遂同文乎余何敢議焉予竊臨文而有慨則何慨也慨士學無師古之遺文日以墜也夫字以成文者也末學獵浮華以為文則不復究其字之所始故有進讀細旃五方之音尚隔於旒旌者焉有抗章青瑣半簡之疏猶悞於馬尾者焉有列局編摩是正前文致繆於金根者焉其他索牘簿牒卒然期會訛中之訛何可勝道吾以為今之字書宜以石鼓岱碑為准而博攷於鴻都門外蔡中郎之三體九經然後合古今韻書徐求其義如古行人諭書名於四方之意下之督學使者兩雍分校之臣必令士通字學旁求各路通知字義之儒使叅正之字字知其義味畫畫曉其增損究其原委剔其訓詁正其訛謬大率精思篆隸之間每一字必知八分之所以初分處而一洗俗學之陋則字正而天下

文同文同而天下之書一六經九流還其本觀炳重離而曜雲漢倘亦一代之盛事乎今之號能書者工習姿媚姝悅時人時則群趨之號稽古者競誇新異調賊時人時則推隆之求如子雲之曉字君山之問奇寥寥何可多得余所為慨字學之久無師者此也

伯夷聖之清一條講義

昔在孟子時伯夷伊尹柳下惠三聖之名與孔子鼎立未有標別而獨尊吾孔子也者唯孟氏始見孔子之大為此區別之論天下靡然從之至今莫有間其口故云皆古聖人也未能有行焉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豈夷尹惠三子若是班乎乃所願則學孔子此孟氏本指也夫聖一耳何以云聖之清清到那極處不須思勉清而聖者也在千聖中得此清之道矣何以云聖之任任到那極處不須思勉任而聖者也在千聖中得此任之道矣何以云聖之和和到那極處不須思勉和而聖者也在千聖中得此和之道矣此如春自為春秋自為秋雖總一元氣而別成一局三子度內各自一宇宙各自一萬物其能兼乎唯孔子天縱完德如四序出一元和如五行總一無極亦清亦任亦和可清可任可和意必固我銷鎔於無可不可之天任止久速時出其竝行不悖之用故云聖之時殆不可一端

名方隅測總千聖之道而獨得其時者乎易曰六位時成後天奉天時書曰惟時惟幾子思子曰君子而時中上律天時如四時之錯行則時之為義孟氏所得於師門者良多矣因是有概乎人之處世道無越此三端者請得再論之人與人並生並處居鄉則同游入朝則同列誰能孤立自行一意不可一世之人但大綱常大節行衆人情憤我獨醒醒衆人靡靡我獨挺挺擔負綱常砥樹名節人綱人紀人羣人范百世下

梁然慕其高風而式儀之即如伯夷一讓而父子兄弟之道立一諫而君臣冠履之防明後來如季札嚴光文天祥范仲淹之流亦似之中秋寒月江漢澄波如此等人古今有幾豈不是聖之清世路總雜利害相攻出身擔當天下難事然使人人遜讓以不犯手為高大事大變倚靠誰人將身來特任者任之云如御馬者千里萬里始於足下如乘舟者鯨波險道始於開角主張之難艱旋之難收帆結局之難必其人真有

一家一體之血誠既有持危定傾之力量乃可慨然出而任天下之重伊尹曰予天民先覺非予覺之而誰寥寥宇內能有幾人予若退托誰當任此一任而伐夏桀民再任而放桐復辟後世如霍光諸葛亮之流似之然大利害大禍福止諸其躬亦大艱苦矣家有幹僕國有重臣是乾坤之砥柱也唐宋下屈指阿誰非大聖孰能據此豈不是聖之任天下事有遇不遇天下人有能不能必潔其身拂衣便逝則人人牴牾若

長水先生文鈔

一切引而自擔之不顧人之任我不任我天下事亦必決裂而不能支自世之衰也非復三五之時公道半明晦人羣半真偽故人情事變亦半起半仆百事中間調和者居其八九焉于是有大人先生生于末世未嘗不清不必激而表其清未嘗不任不必任而處之過故其視人猶已町畦盡捐油油如時雨淡淡若春雲容之至寬宅之至平與世浮沉無所不可我之中情介然不失所守之正三黜不去自有微情三公不

易確有定見故能與一世推移宛轉旁通曲暢而世波之悔吝不能及我曹參丙吉謝安王旦之流似之所謂大人潛光大道若誦大清若濁邵子所稱道大方能混世塵豈不是聖之和人生處世只此三條大路論立身行已事事當清豈可一分染塵中之垢清得極則任事而人將信和同而人亦悅清之一字是士君子之閨防也事變之來我當獨持人亦信我倚我必一人任之而事乃濟則擔當力量豈且退托而與衆人如或牽於衆情奪於勢重任之不能清之不得則須耐性柔情徐量其機解紛調劑揀之者半隨之者半要以濟事安人不急一日之功能此尤其至難者酌於三者之中或用其一或兼其二幾微中節無所不可則孔子所處已在千聖頂額中下金針一着矣蘇子瞻云有大醫王所用藥仍是衆工所用者勦合銖兩之不同耳嗚呼巧難言哉僚之於九庖丁之於牛伯樂之于馬丈人之於承弼輪扁之於斲輪皆妙在

手法輕重疾徐之間孔子斟酌千聖亦只如此
嗚呼巧難言哉達者自能領此若論其大較伯
夷擔負綱常清亦有任柳惠直道事人和亦彌
清伊尹一介不苟清而能任聖人所由不同道
其趨一也仁也故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弗為也是則同知孔子與三聖之所以同
又知其超生民以來得所未嘗有則堯舜執中
精一之指可推矣嗚呼心機妙巧有數存焉難

言哉

經世略敘

自春秋列服名卿才大夫咸抱經時瑋略爛于
詞令專對四方屬有境外事則從容籌之祖前
卑詞立辯使社稷增鼎呂之重仲尼稱鄭之為
命讓能和衷各抒厥美爾我異同之嫌掃削殆
盡諸賢一心以襄國恤此所以能諧大事迫于
戰代策士亦多雄略當斯之局時事愈艱應答
愈窘振急定變別有機宜蓋韜符之具彼人胃
懷甚有之笑談抵掌于華屋下今夕言之旦日
便効故自有倉卒鎮持之用都不似悅近者浮
言紛囂詹詹淺薄甚無當也漢代賈太中晁大
夫始開策疏之原似兼有國語國策所長轉局
而用之昌言法議光佐太平到今論列之家宗
述焉今策士一日五發難以試其才臨軒一問
衷然風示天下亦其重乎余暇日與里社子弟
論經術所以經世務士若不曉暢世務異時立
輦前何以佐保太定傾之略因相與次經世文
一編意將準酌賈生令其言可合券于易世後

通時達變以脩國家緩急萬分有一之實用一切濶略之談無用之辯雖篋笥中宜有而弦鈺上為迂且不具論其採嘉隆來疏議者漢疏遺謨也採近科程式者治安天人明法也採十科館下諸課者如蘇眉山在兩制時所擬策略策別諸篇可進退以相參也語不期聲悅期於布帛事不期倥異期於羹梅上自館閣臺諫下暨二京十三路才杰其抱中之武庫宇內之精英歲歲出更新新無已夫非今日者國論之數則哉若彙而陳之凡格亦一快也蓋自隆曆來策流一胍始暢如王華州高新鄭王弇州馮青州諸家並有名世之言間以邇來諸先生集中有裨世用者並採入焉若乃丘氏衍義鄭氏策編博陳掌故自宜傳之人間此集中不復剪截彙合以清眉睫金華細旃固當雍容別論乃賢良慷慨時艱晁賈所以練朝常通國體必有所受之者矣若不顯門講究何以得淹通不歷涉擔當何以能建豎彼故楮中紅腐一切非其時矣

乃狂簡涉世未深能不俯膺于實歷之家嗟乎天下不無事來日且大難我輩宜一滌帖括陳燕及此時也各各留心國事共出手來大扶此世界倘肯日日究之復之人人揀練設策能建一局于掌中設或風雨漂搖翔雲之舟可艤楫俟之矣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何難馬所稱大略云者猶之乎七略三略之義言未脩也未核也捧日赤腸又拳拳望之後生矣大都天下事百年一大更十年一小變論事者與時變化裁準厥衷經一事端自有一源委結局天生名世自具一經綸展拓謝往蹟出新摹自有一般作用神采非好事也非多辯也以為事變至而學之則晚也三代下如孔明者王佐才乎而自比何以僅同管樂後人評之者抑又云孔明不及管管不及樂此皆經事人入徵之論辟諸醫藥應手施療未疾千端其間攻補多寡先後之權滿帳前皆真法總謂扶元之靈藥故朱李以下多方書論議和扁以上止用一二七耳不執舊方

若執舊方必不能達變通乎前有千古後有千
古豈一端已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歲庚戌余
年七十有四

題三境道人奇遊傳

天地大矣六虛玲瓏與人神靈相接不隔一絲
神清氣靈能變化聖境天境如其在目前頃刻
便可入蓬山八十里非遙也余十許歲時旦
晚常見呂純陽文昌帝子關雲長三公每在昏
曉之間參前倚榻十五後昨夢接如舊游之客
日中不見矣及登朝入禁中復大殿後典綵綸
闕祕府簪筆立螭頭一一與少日諸真所引入
之境相符乃知人生自有夙因天界亦復如是
四十九掛冠歸山中得一意圓蒲持無念法二
十年清香靜境無日不默朝天闕蓋玄圃瑤林
即在雪窓夜月梅花紙幕之前心透則古今都
作一團物此是神靈真境去來皆由得我者每
念尼師不語神怪而神明之說時吐之大易不
敢輕以此道語人遠明震曹君出其弟子三境
張仙子傳示余此皆余實歷境殊非怪誕語人
生世上控影百齡如傳舍耳吾神完定可聖可
神可仙可佛其境甚超其入甚近曹君其秘之

勿泄以俟後之好道者傳焉住世之日淺我與君勤修冥契作一西行度牒可也

金山廟重建觀音大士閣募緣疏

金山廟在湖邑啓元門之外其前是武原縣舊址下有蛟窟陸沈為當湖先是吳大帝夢傳陸大司馬領上帝勅旨使宅于湖之濱以鎮金山鹽官一帶地屹然作東海巨鎮其赫赫神靈則余自少備聞觀之前所為碑引之文者大略具矣廟貌門廡向甚庳濕藉高流良士之助煥然拓大改觀者數年于此頃於廟後再建觀音大士閣故因僧某之請而再疏之余不甚鮮竺典嘗聞之五臺陸公言觀音大士是開闢來古佛及周定王時釋迦出世大士又化為普賢在第二弟子之列聽講圓覺金剛楞嚴諸妙諦當亦是吾輩男子堂堂身其化為女子相者自白衣顯相始然以余所經見如衡湘之蓮花祠普陀之顯聖殿吳道子所畫滌陽洞天石上者皆女子相也豈所謂五十三叅變化殊形以妙通之相曉示世人乎則余所不能知也今日者儻遇良緣各發慧念助成斯閣以奉慈相救拔世波

誠一盛事若夫海島之伏莽海濤之衝決既付
之子孟先生一擔荷之矣迺大士默鎮其上神
通廣大亦何涯量則佛之大慈神之顯靈其于
主持世界之功一也至夫峻閣新構特峙乎出
日之隅與湖中紫山兩塔珠樓鵠洲諸勝相對
映發令九紫之氣上千東壁下吐蜺光此又方
輿家所樂道哉我輩散人相羊乎春風沂泗之
濱又一勝相也願與四方諸君共成之

馬文所大參書

馮文所大參書

頃歆汎剡溪之棹一訪先生而病妻病子一時
物故痛苦可言耶親友以限滿勸駕倉皇出門
遠涉萬里過嘉禾不得停舫致尺一相聞懷人
謂之何所喻文林雅論如獻吉鑄模秦漢脫宋
元陋習不肖所服膺焉于鱗以下不免為古所
障元美傳采諸華珍蟲聞鶴啓靡麗之場夫文
章經世大物不朽盛事雅者以文為乘傳者以
文為家乃今以文為市以文為市世道其不波
乎故鄙心願以維世不願以耀世殆有異乎前
之人單車入滇不為兼兩之載未能悉索敝賦
後有便訊不敢忘也新刻一冊附上請正然未
必無裨于世乃門下大雅知音正當入室請正
敢以林泉長日補之耳青雀于飛點結何堪拜
貺之厚肅此附謝因及微志如此云

合刻晴峰沈先生集叙

楚人車大任譔

晴峰沈先生集業已行世者凡數十餘種而茲為續集云迺其邑令王君謀以入梓索叙於余

序一

長沙沈氏

余不佞習先生久輒取其前後諸集合而讀之躍然起曰甚哉文之難也非文之難兼之者難也然又有本焉余觀是集而知其所兼綜者有五原本者有三

請得次第而臚列之為文不關繫世教雖工無補此孟軻氏知言必曰言以知其心又知其發於政事之大蓋有以也公繇館閣鉅儒三朝敷歷學有師承言

序二

言布粟迥異乎月露綺靡之章所兼綜者一道術鄙文章為小技文士詆理學為迂譚紛紛綸綸爭道而馳者均之乎非也先生操藻若班馬譚理若程朱而

人曾不得以岐其蹊逕所兼綜者二言不貴奇貴其用也事不難料難於處也余自聆公言如弭盜防海救荒等策鑒之可見諸行事而收其成効豈與夫世

序三

之木騶不駕春華無實者比哉所兼綜者三白甫詩勝其文柳韓文勝於詩蓋才情易竭聰識難兼者類如此而公長篇短牘纓纒洋洋如河如海文格最暢

至其譚詩確然以十九首繼三百篇離騷之後後來擬古俱不能及而其自為詩可知也所兼綜者四人能為有用之用未能以不用用公解組家居者念年

序四

於茲廼其有用之文章則垂諸方冊而著明人師法而有益也即使其鼎鑄變理浴日補天功豈有加於此哉所兼綜者五雖然有本焉述作之途談何容

易古人所以黜視反聽埋照發
光初豈有意於為文哉今世之
有意於文者皆不足與言文也
迺公則無意於文而自文公誠
至人也已何以知其然也余嘗

序五

過公之里登其堂見其門庭若
水又聞其天性無他嗜好一坊
穠豔嬉弄之物絕不以入其心
而終日焚香燕坐左圖右書脩
然自適雅得夫寧靜澹泊之味

余以是窺其原本者一勢華過
眼誰能不波靈明一掬何顯何
晦先生自少壯時業已早聞大
道厥後翱翔乎金馬逍遙乎碧
山而慧識玄脩天動神解人之

序六

聖公者信以為神僊中人風塵
外物余以是窺其原本者二公
又嘗言子半之夕招搖東指天
下皆春推斯指也可以經綸可
以述作妙在由微之顯不言自

行則公素所醞籍直探四時之
序而默宰造化之機余以是竊
其原本者三公誠至人也哉夫
至人者卷舒在手行無轍迹有
如

序七

主上詢茲黃髮而蒲輪麻詔賁
及於攜李之濱則公之功業又
其身親見之也已此王君及予
等中外人心之疇望而公無意
也公之無意於功業即其無意

於文者也王君父惺菴既為公
壬午所舉士而又欲以公之耆
英碩望風示邑人迺亟亟表章
乎斯集所謂密子之於單父有
以父事之者非此之謂也夫而

序八

循政亦可概見矣遂以是弁其
端

萬曆甲辰夏六月

吉旦

請得次第而臚列之爲文不關
繫世教雖工無補此孟軻氏知
言必曰言以知其心又知其發
於政事之大蓋有以也公繇館
閣鉅儒三朝敷歷學有師承言
言布栗迥異乎月露綺靡之章
所兼綜者一道術鄙文章爲小
技文士詆理學爲迂譚紛紛
紛爭道而馳者均之寸非也先
生揆藻若班馬譚理若程朱而

人曾不得以岐其蹊逕所兼
者二言不貴奇貴其用也事不
難料難於處也余自聆公言如
預盜防海救荒等策鑒之可見
諸行事而收其成效豈與夫世
之木騶不駕春華無實者比哉
所兼綜者三白甫詩勝其文排
韓文勝於詩蓋才情易竭聰識
難兼者類如此而公長篇短牘
纏繞洋洋如河如海文格最暢

至其譚詩確然以十九首繼三
百篇離騷之後後來擬古俱不
能及而其自為詩可知也所兼
綜者四人能為有用之用未能
以不用用之者經家居者念年
於茲廼其有用之文章則垂於
方冊而著明人師法而有益
也即使其鼎鉉變理浴日補天
功豈有加於此哉所兼綜者五
雜然有本焉述作之途談何容

易古人所以黜視反聽埋照發
光初豈有意於為文哉今世之
有意於文者皆不足與言文也
迺公則無意於文而自文公誠
至人也已何以知其然也余嘗
過公之里登其堂見其門庭若
水又聞其天性無他嗜好一物
穠豔嬉弄之物絕不以入其心
而終日焚香燕坐左圖右書脩
然自適雅得夫寧靜澹泊之味

余以是窺其原本者一勢華過
眼誰能不波靈明一掬何顯何
晦先生自少壯時業已早聞大
道厥後翱翔乎金馬逍遙乎碧
山而慧識玄脩天動神解人之
望公者信以為神僊中人風塵
外物余以是窺其原本者二
又嘗言子半之夕招搖東指
下皆春推斯指也可以經綸可
以述作妙在由微之顯不言自

行則公素所醞籍直探四時之
序而默宰造化之機余以是窺
其原本者三公誠至人也哉夫
至人者卷舒在手行無轍迹有
如
主上誦茲黃髮而蒲輪麻詔竟
及於攜李之濱則公之功業又
其身親見之也已此王君及予
等中外人心之矜望而公無意
也公之無意於功業即其無意

於文者也王君父惺菴既為公
壬午所舉士而又欲以公之耆
英碩望風示邑人迺亟亟表章
乎斯集所謂密子之於單父有
以父事之者非此之謂也夫而
循政亦可概見矣遂以是弁其
端

萬曆甲辰夏六月吉旦

四餘編目錄

序五首

書四首

疏二首

說義一首

詔一首

策一首

祭文二首

禱著六首

八目錄

長水先生四餘編

長水郡常湖沈懋孝幼真甫著

門人延陵王廷賓明揚甫校

說乾卦九五爻義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者何謂也孔子讀易至此拱而稱曰此聖人純天德得天位行天道致太平之占也龍神物風雨畜之飛騰九天作霖霖中物物承其膏潤誰不頌仰欣戴之者聖人神靈自天所授應五百昌運崛起當

天故云大人造言上應天造以此象龍之飛既在億兆之上天下聽其陶鑄鼓舞故云上治言居高臨下以此象龍之在天聖人當此位也神明變化能翕能張與天合符故云位天德言其造位天德不獨以其位以明此飛而在天者乃龍之神靈則然也然則天下所利見之大人其必專以德論乎夫大人者天生不一腔都是好生之心猷爲大略期於人人得安物物得所故天地大德曰生大人生機所運無不周到

地大生廣生之德同運並行所謂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準量將來分毫不欠故謂之合德德既合矣將與天無所不合焉其明目達聰照及八表即節屋之艱苦遐外之隱情旒宸前不隔萬里此與日月之明無弗合焉其仁育義正次第條理惠加之不慢威加之不殘春生秋肅節宣中節人但見歲功徐徐自成然無一刻急驟也此與四時之序無弗合焉其靈爽赫奕屈伸在我雖堂堂正大而常操之乎尋常聽觀外福必在蕭禍必在淫爲藉於家勤行冥冥之中者慶賞何弗及焉爲不藉於里伸節昭昭之表者誅罰何所逃焉此與鬼神之吉凶又無弗合矣合日月合四時合鬼神皆所以合天合明合序合吉凶皆所以合天之德大人與天通一無二如父母與子豈有兩心一團天理運用爛熟有時機緘未屯神理未動大人擘空創舉正與天合如子先意承事而父心喜悅以爲吾意固當然耳有時理數既彰幾事已著大人因順天時

與天合如子奉令承教厥考之緒終賴以成
復先之而無所不可故天之柄大人常執而用
之比於神龍微內外是純氣呼吸播弄天亦隨
他作雲作雨其何違之有焉天且弗違誰復違
之者郊而天神下來廟而祖考式臨道之斯行
動之斯和血氣之倫戴若父母此自然之理也
況於人與鬼神有能違之者乎當此之時聖作
物覩聲應氣求不介自親不期自至利見大人
亦其宜也利見云者非獨明從時以謂一日
載此時其難違耳嗚呼盛矣雖然聖龍之德本
易測也退藏宥密苞明固聰必有初之潛言法
行則光輝宣著必有二之見小心夙夜兢業中
中必有三之惕沉幾觀時天命自度必有四之
躍保泰思艱持盈建傾必有上之所為慶亢金
是五者之德物謂之天德故云首出庶物時乘
六龍以御天雲行雨施天下平也九五一支其
該乾卦六爻之義萬世君天下者之衡鏡非受
舜不廷厥當之然其聖德如此之盛者有能

之心傳為天行健日日其新運而不已
日日自強與天一般無息亦唯精一
然無欲而已

大中丞春寰尹公栩栩園題詠冊敘

蓋聞古之君子以六幕爲家必有托焉以晏煬
元和涵胎諸用則常以凝神爲室以太空爲游
所謂宅無垠之宇休易簡之圖者是其寓也亦
其真也夫林林總總誰非我之尺膚紛紛糾糾
誰非我之毫末何能一舉而盡空之夫空之者
以銷其礙也銷其礙者以六通四闢徹我神明
大用人羣之道也人知有之用不知無之用無
之以用其有凜雪盡而天真融有之用常妙乎
無方隅泯而機圓出故唯天下大英雄其才具
力分足以輕天下乃可以提衡天下唯天下大
聖哲心精苞孕常游六虛內外乃能行萬象於
十指光中開闔屈伸唯所指使而人莫能知譬
則神龍涵靈乎九淵之深處傲鱗甲外內二神
氣所爲可以六飛並駕而兼藏其首尾雲耶雨
耶適然而已吾何心焉三代上伊摯以莘田之
一耜爲戲蝶呂陽以渭水之一絲爲戲蝶三代
下諸葛孔明以草廬之毛扇爲戲蝶謝安石以

別墅之棋枰爲戲蝶其在今茲則春寰尹公以
漢上之一園爲戲蝶其神凝其天全自視則若
昧昧然應世則若浮浮然大之爲九萬之鵬細
之如蜩飛之蝶昔以泰岱黃河夢入姬孔今以
海天江月玩弄乾坤視其鼻間栩栩其爲自喻
遼志者已占盡大明光一片境宇將卑管晏爲
孟孟之器視唐虞亦過空之雲神寓氣也氣寓
形也形寓蝶也蝶寓園也園又寓之乎茫茫元
氣間且得爲真乎非真乎真者在公胷中亦在
方今宇內齊魯之人士仰之怙之謳思不識我
吳越人士又仰之怙之愛頌方新園名麟閣不
在丹青勒聲景鐘不在音律其寓之爲栩栩者
想只在意思間耳亦不定在山林竹樹亭館舟
楫花香鳥語之中然則我公所爲游神千古者
精微必自有所在淺薄何足測知之友人吳興
顧侍御屬余序彙冊余目未涉栩栩之圖不曉
園林位置狀第見公開府以來諸大壁畫振揚
能使墨吏望風解遯下里沃潤來蘇戎行精厲

而壁壘變波濤不揚而鯨鯢逃霆馳風行轟轟
振振若此者夫乃栩栩之象耶故肆其山樊之
見為我浙人樂道之異時倘薄游漢上瞻淇澳
詠珪璋濯江漢賦雲物尚能為公記之

合集國風國語國策三書

他日覽古今之變歎知風俗人心所繇離合盛
衰以達乎天下所以治亂存亡之故上世之事
邈矣及周而甚詳故本之國風暢之國語恭之
以國策而周一代之始終可論也當文武成康
盛時周公所為斟酌剏裁立大範圍於宇內戶
絃誦家詩書千八百國之君長小大輻輳如繁
星之拱斗樞百芳之叩太陽自黃虞來天下元
氣發育流布未有若斯之盛者故自千載一時
矣姬轍之東熄跡亡詩二伯挾主名為列侯雄
長春秋貶刺不可勝紀然名分紀綱厯存未墜
亦賴之乎二伯其間名卿才大夫各輔其主周
旋乎會盟壇坫之上未始不以我周先王法典
界防為之矩矱即小有權術之談亦微見其指
而已彼此面結約一談而退耳即如今公卿世
家尚有一二老成人猶以先訓舊章相枝持不
若戰國之甚也及乎縱橫諸人出而秦以威力
詐譖操其勝權游談者得奮唇頰列國之君長

朝莫不自持搖蕩乎開闔短長傾危反覆之中折而歸於秦秦以力持之卒不能長有天下嗟夫前日之禮樂教化漸涵數百年之久者既遭厄會棄捐燬蕩隔截後亦宇宙令人有慨思不可復之歎乃秦之季季天下人心風颺濤湧無一法可維持之者併其所謂權謀智力皆無足賴雖秦亦且悔之無及嗚呼一代之變如此其流極可哀也漢唐及宋來天下道術半純半穢紀綱人心半今半古一時治象半合半離所謂道德仁義禮樂者猶然尊尚施設然終不能盡奪其權謀功利法禁威力之積習大都亦如周之一代其始也政教統於一尊旁行乎天下迨乎中葉尚守先人遺法聊用維持一時至其季也上不能守亦不能令日以陵遲而入於亂宦官內餒藩鎮外叛夷狄交侵其根原敗壞總出朝廷紀綱日弛人心日渙皆始於微數於玩終於不可如何將非吾士大夫之責而誰責乎余之意以爲唐虞成周人心如昨天地如新士大

夫當此局內者守一代成法精明固結亦自不減成周四方百道風氣習俗各具一稊順之則服擾之則携此是古今常事何必紛更獨士風學術名爲純王而中心窟宅深入乎功利詐譖傾危反覆之中牢不可拔天下萬端並起於心術惜時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軻者施其救藥當此之時浸浸入於機巧慘刻場中大不逮嘉隆之始雖欲不爲戰國人風尚其可及乎詩曰沉沉栢舟亦沉其流言一往不復迴也悲夫

宋禁習老莊列等書詔

詔曰自昔二帝三王以道治天下折衷於孔子扶三綱植五典炳若日星後世無加焉周衰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治其虛無之說以自為家熒惑羣心淆亂正義周秦之間典常盡壞異論蠱起天下大亂幾五百年蓋道術不純不明其弊乃至此漢興有儒臣董仲舒請罷斥百家不在孔氏之科者無令並進其言王者大一統道德亘定于一尊陳詛甚正唐有儒臣韓愈嚴辟佛老著原道等篇推尊堯舜以來至于孔子學者翕然嚮風比重于山斗此二儒者功于世教亦良偉已我國家右文法古一以孔子為宗道洽政治俗美風清上無異教士無異學名儒輩出經術大明言語文章澤于仁義道德醇如也其或新學小生有舍其正業習佛老莊列諸氏不經之書飾為虛恢異論以鼓衆干進者並屬浮薄不經有乖雅道宜絕其端勿使滋蔓主者奉行詔書到日明諭朕志其敢仍習不改者

顯赫以示天下著為令

先生文鈔

述西馬學士論文章

往者在館下曾奉馬學士乾菴先生之教其
曰今天下有用文章大率有四事其一則
筵之講義啓沃陳謨以輔主德此其源出
禹稷益之謨伊之訓說之命其二則閣臣之
奏進御者以陳善開邪進退人才恭贊幾密
脩餽問開發上之聰明此其源亦與謨訓合
符請契其三則史官之注記編摩紀載朝廷大
事大議直文核事以信千古其源亦與謨訓合
連正義補日月而勵羣工其源出於旅葵
諸作自此外一切無裨世用者史官先生不
況役其神明亦不宜輕襲其體製故凡今
祝壽例有賀文諛辭媚語前輩所不為碑
刻媚鬼諛墓有識所汗耻若斯之類為品
周漢間皆無之吾子其不作可焉不佞奉
之今且四十年其於講讀編摩起居制誥之
則嘗精心斯事一以典謨訓誥為宗其間臣

擬則於金匱纂記起居注錄一一見嘉隆至
君相所以都俞之意具悉其首尾其疏議即
在此位然由嘉隆曆諸臣之疏奏以進恭
到今諸名碩所已嘗條行者又進而博攷歷代
名臣疏議古今之條貫亦既略綜其槩矣獨
所示戒二種文字例不能盡絕然必再三
先生長者之訓必不敢追俗徇人以失史官之
守今且老矣追思生平之作頗無媿色焉其人
不端者不敢作其言不雅者不敢陳其事無
氏林者不敢論故凡馬先生所示字句
善兢兢持之以此獲罪當世為不少矣余
懼焉乃若沂性命道德之源無一日不宗
孔孟通天地人物朝章國體之宜即退耕
載一飯不敢忘庶幾伊尹樂慕唐虞之意
游覽文林淋漓墨海出入諸史百氏尚論
恭請於左丘明司馬遷班固屈原莊周管仲
非賈誼劉向荀况楊雄董仲舒韓愈杜甫李
曹植謝靈運陶潛王維歐陽修蘇軾王安石

琴白居易黃庭堅以及今代諸先生之間頗自
謂深林長谷不宜虛靡歲月可以自放乎卿雲
華月之下而極其心精筆妙之所致故常率言
率意期以盡發胸中不敢自匿其短拙雖言之
不諱乎亦各其志也知我姍我聊自喻焉甲辰
五月時年六十八

安南來威輯畧後語

語曰十萬之師一使之任也豈不信哉往日者
莫酋不共以煩王師制符節鉞名卿列侯從
天而下材官樓船滇蠻粵僚應召紛集連營壓
境峒震谿沸莫酋意詞尚持兩端且前且却窮
獸將佚勢未可知江大夫奉命單車尺檄奮前
犯不測從容談笑以麾之莫酋憬悟遂俛首繫
組委命下吏革車之會化為衣冠兵不血刃南
交大定君子謂大夫是行也賢於勝兵十萬蓋
車未出鎮南而講已成彼交人以季子令公事
奉大夫自比於回紇小邦也其所以信服大夫
者深乎政教嚴於詛盟廉介固於甲冑禮義飭
於干盾惠澤周於墉隍風行郡中波及疆外孔
子言忠信篤敬蠻貊之邦行矣此之謂也大夫
忠謨徇國不顧利害精誠之極金石為開傳檄
指數不為嘗已散牒懸購不為月間漸勒歸種
廣紅割地不為見削受降築城昭德建臺不為
示俘然且尸而祝之煌煌偉伐傳宣萬里豈可

虛詞借也當此之時籍第令用兵即能儲齋都
之官俘登庸之族鬼方之伐或遲歲年力詘財
殫國威之謂何嗟乎余讀趣行書叙功疏愴然
悲焉當大夫去憑祥莫首歎關呼吸中變群公
相顧失色手書趣行其用大夫何重也及事定
功成帷幄坐談者為上客身犯不測者滅功名
其無大夫至淺鮮矣詩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
大夫之謂邪忠信行蠻貊而不獲於當路其命
也夫不有茲編後世曷知今而後知古之單車
詣壘照耀青史者夫乃遺遺其時也

司農陳應虹書

自簡命來每從邸報中誦大疏壁畫犂然中肯
綦忠蹇之氣諤諤無避迴昔人謂明主可以
忠言轉動匡扶其必不遠矣當此時也儲積空
虛補苴不及殆非山中之客能知其曲折乃若
閭井蕭條人心不靖析利秋毫催科竭澤山中
人所日夕蒿目恫懷思一陳于大司農之前而
不敢罄者其亦有限既以籌國還以念農唯兄
日夕計何以裕農者而條行之幸甚時事民瘼
物情世態大非十年前比唯兄苦心必也念念
在農以培國脉寬迫伸縮緩分毫芒而肥瘠舒
慘行於萬里之外吁可不慎歟弟老而賤貧資
身無策蘆食之談濶遠于時宜小蟲填海徒餘
此心唯高明財擇

酬知錄序

蓋古今高徐孺子之義孺子屢辟公府不起至聞諸辟者喪往往負笈赴弔不遠千里夫辟之不起又何弔也語云一死一生乃知交情自田文汲鄭好士士有勢則聚無勢則散方其聚時名託知己而實非也特交相罔以借資而賈利故崩縊之客與鳴盜同食脫穎之士不得與十人偕士何必見知直借以自見其奇耳第令慷慨急難傾身為之死死恩也非死知也况其掉臂而不顧如過暮市者哉嗟乎士固不易知知士亦不易夫貞不絕俗隱不違親褐外而玉中遜乎蓬蒿混乎市廛與齊民為伍王公貴人有能國士遇之折節虛左者乎投以夜光不按劍相聘乎數辟不自功不就不怒乎此之為知蓋千金不足重萬戶侯不足榮矣夫齊民銜恩烈士徇知酬一也顧所酬有淺與深耳今乃知孺子之為高不虛也彼以辟我者為知我故弔之而卒未嘗起以此知其不為借資賈利也宋

人有不龜手之藥或買其方千金竟用裂地而封彼以泝泝統而得千金是賈利也此捐千金而得封是賈名也異哉孺子不借辟以為資以博高士之名余讀吳孝廉伯生酬知錄感孺子之事為書其端世有徐孺子沒能使之負笈來此其識鑒寧與田文汲鄭輩同日語哉而縉紳學士相與詠歌其義抑以風薄俗之靡爾

何貞女傳論

他日過華亭聞何貞女事烈烈在人齒牙間越日何氏子謁余請曰余女弟貞女者楊氏允備所聘也允備未婚而夭女弟年十六往哭盡哀持喪斷髮守志不歸因出董君所為傳讀之見其當舅之亡徒介庶姑以守扃鑰十餘年及倭夷逼近郊謀屠允備立嗣子入城郭造次不失正冰蘖之貞于今且三十年豈不善始善終哉余于是泫然太息謂客曰予觀何貞女事蓋傷臣不烈云人性忠義自天所秉無貳乃心女無論醮不醮一受聘有夫婦之義臣無論任不任一許國有君臣之義當日一念結于所天此心先許矣可得改乎是以繁星北拱百濟東馳葵霍傾陽梧桐待老此天地恒性萬事人者有不戴心之戒所從來矣吾悲臣人大戒自管夷吾魏元成壞之後世臨難不自裁人人比管魏臣紀父隆地孰謂重閨粉黛皎然乃若是烈也且其舅亡叔幼產植薄三難守父貴兄弟有

依年方少三可嫁即詩書所稱亦不過曰既醮之醮終身不改未醮之義禮制猶寬即使貞女通孝經曲禮所見聞當不至是况父母甚愛之以三可嫁三不可守之說欸欸熟陳于前利害之私豈必一朝決也貞女慷慨從容若是此念何從發哉非天衷所植何烈烈至此女不更遑臣不二君非直鑄金版實乃鏤肺腑肝世之謬迷天常藉口管魏者其說曰忠不必烈從時者順不必死建勳者大仲尼褒管仲其子封朝非所謂中行違節事耶以紂之君武之臣斷然不臣周朝鮮長往猶之首陽耳管仲見于仲尼蓋傷夷狄橫行憑陵我上國曰姑以世云如其與仲不死則女之事人可再醮歟哉必不然矣聖人之法曰女之既醮者臣之受封疆社稷之托者不可易其志此所謂以常法待通人非以論天性夫性懷忠烈則簪裾有丈夫如義感當機即詩書為尚白彼管夷吾托箕子而失步魏元成托夷吾而濫觴後世臣子又

之乎元成蹟堤不止將何說何解乎邪誠中
慘于戈戟此義至今憤憤未白故辨之不可
嚴余讀國史至革除間事一時名人皆作挺
別嫁婦余拂然重憤悲之因為論著以告來
使於天常世風有激豎焉

送汪博士擢將樂令叙

余嘗奉使行齊魯之郊陟泰岱過闕里登拜夫
子宮庭列坐杏壇之次邈焉如與數子者游則
喟然想見夫子之為師涉汶泗過中都瞻像貌
下馬讀遺碑見夫子宰治處淳龐苞韞家設俎
祝欽如所天則又喟然想見夫子之為宰至其
門人篤信聖師以素所陶寫者設行武城其民
嗇而涵之心和俗平夫子過之聽聆絃歌有牛
刀之論余他日過武城時又謁言子祠而歎之
吾乃知古聖賢之道不難行于今世其難所教
門人弟子所聞無二道焉幼所習肄壯所履施
無二道焉為師而師為吏而吏無二道焉仁義
禮樂耳目而庸庸之矣教之易行不其宜歟吾
是以踧然起歎抑何歎也曰洙泗之間猶然唐
虞哉彼時天下滔滔王風波流唐虞德象猶在
此間信之篤行之果人心何日不是上古信夫
吾夫子之道大門人高弟相與致行之所以自
立千載風徽洋洋若此也嗚呼盛哉他日與館

下諸公燕清述志頗倦筆札之事嘗願乞一邑自試其言曰彼齊魯之間倘借夫子鄰邑過餘教使某也為之先正疆界奠宅里教以樹桑麻勤織績浚溝洫令戶有給耕之田一切爭鬻約以無至訟庭吾時時一僮一馬過阡陌聽斷棠梨下以口為牒勿多治文書暇則擇其丁壯之惇敏者教以入事父出事長朝耕暮讀書為致古墳籍名編數千百卷分授其人縱之沃野觀古禮古樂之蹟在者復陳膠漆教以琴瑟委蛇鼓歌而舞之如揖讓乎唐虞之庭射飲射義俾人人觀感振興庶幾遷善不自知也及三年人知禮義困獄空虛即讓畔讓路歌衢擊壤可使再覩故吾謂唐虞宇宙近在目睫人自不肯豎立耳若乃催科鞭撻刑名簿書承按上官稱意過客以獵名譽取世資某也平生耻之意有所不屑如是而行則行如是不行掛冠東門上城跡竟去亦無報焉一時諸公咸歎高其論後竟以毋老不復出魏斯言之未踐也

將樂者豈非楊中立李愿中之鄉吟風立雪有伯淳之訓在此亦言子之武城也叔圖將無忻然有意其言乎叔圖行諸生某某沾君化雨來屬余言余又唯干將神物潛于玄壤光乃燭天一落人間斗文遂隱及合為延津之龍而世乃益神之易稱龍者方其潛也可見可飛一見不得不惕一飛不得不亢甚哉乎用世之難焉叔圖往矣其無過信余言而以延津之劍試之金牛哉二三君子倘有取乎余之前言是也後三言戲之耳

復李本寧憲長

承賜下小集鏤板頌訖謹附承事者申謝冠座
之重人如元禮文如玄晏錫價增聲奚啻倚香
松乎霄漢也仁兄德學文章片言九鼎必不輕
許可人乃來教數千言過與其人因不鄙夷其
文過獎其文又特詳著其為人蓋不佞弟者方
自處以不見是不問以為身則隱矣焉用文之
達者之評剖別疑似燭照隱衷披雲出日登之
學大雅之林吁相知貴知心豈虛言哉弟無
長拙性孤硬老益嗜學貧且甚樂黜乃獨方時
乃彌剛聞言不辨恐污其舌有官不赴恐降其
節舍之幽獨不敢告人者已二十年即對兄時
亦了無一語及此仁兄何以得之文字之外乎
此弟所以愈服兄也先人薄產以授兩兄弟今
者負逋甚鉅幾作餒人大序似尚潤色之因發
一囑耳弟文徒以災木藉兄之重世或不以覆
甌老尚未衰他文疊之笥中尚多有之俟再錄
二三帙奉敬指馬鹽臺玉城公叨其過愛有此

盛舉激揚九品念及時人與以不朽之圖申以
夙夜之譽抱此感悚未敢通謝見問及之何如

讀君平嚴子道德指歸跋

往毫人薛君采氏注道德則往往援据君平
諦余手其編愛玩彌日惜不洽見其書頃乃得
見君平指歸存三十二篇者前有說目一篇似
未嘗缺而唐人谷神子馮氏廓者則以為其書
止存德經云耳道經指歸逸缺無傳也夫道有
可傳有不傳故屈平云道可受而不可傳乃
君平所指示者是其歸宗處道無首無尾其來
無起其去無歸此三十篇者夫亦言其可言
耳神不可測命不可思言者不玄玄者難言
逸缺也故是其妙處不能傳然其可傳者亦極
人間至妙忘餐失味吾不能不服膺乎斯文且
嚴子之說目曰上經為陽下經為陰上經覆來
下經覆往下經為門上經為戶重符列驗略見
端緒嗟乎嚴子之意見于此矣智者誦此思將
過半焉存者半缺者半有無含吐間真天下秘
文也夫道本渾淪中開門戶然則往者其門乎

游虎丘小疏

頃放小艇過吳門白袷芒鞋從一童子登陟
阜至生公說法石為點頭處適有兩學究携村
童十餘人在石畔飲霑醉矣一人言生公法妙
石定點頭如其無也何以語留千載一人言石
頑物耳何能點悟此釋子誇誕語我輩讀聖人
書不宜隨人口吻爭之兩不決前就余決其說
不知何從物色余為太史先生也余笑因與若
生坐公坐上徐告之曰史稱生公者名法
宋文時人精於內教與吳下人言輒不省因坐
千人石上聚小石東西面立比於從游諸弟子
而踞坐其上終日對石說法自言語及妙處石
為之點頭其意特以明石無情人有欲語人
不入語石石可開以慰人之明智何不能出世
緣欲界不若與頑石對談兩兩無心云耳有無
之間說法據上乘矣我輩今日信得及即言石
點頭者為真實義言石不點頭者為設法義
悟肯不肯顧合下心何如耳兩人謝去十餘

村童津津合掌稱妙云因檢別傳言宋文曾在
虎阜為僧徒數百人施食衆集時日將晡矣衆
言僧律過日中則不食彼時法竺從衆中宣言
曰明主在御朗日麗天日方中耳遂舉匕箸衆
俱食已宋文意大憚詔獎借焉自此生公說法
集者嘗千人以此論之人人點頭何言頑石關
令子言兩石相對終日說法而人不知此法指
之高者乎比出山松火茶烟芬芳撲人因携真
茶一筐以歸時甲辰穀雨前一日也

書繪林石本諸跋後

繪事之家蓋其似者耳似非真也必据真摹
真者漸以似似者漸以真凝領久之猶若未
遇合也及夫良史摹之高手勒之墨氏楮氏
而流之其離於真又四五變矣然則古之畫
何以能發明王之夢置筆於空無縹緲間旁
之而克肖哉殆有神理存焉余游衡嶽見衡
間絕崖上往往有天然圖象毛髮畢肖形容
動盪是淋漓元氣中有神江者或置筆揮
初耶未有人物而已有人物未有繪事而
繪事吾烏知石之非畫畫之非石孰者其真
者其似也天壤間神無所不在唯人之精可
入之入之而通則天者在我遂成神物夫足
能立千古昔之至人則苞符列像象觀葩華
五采一點一畫與天無極此繪家神品之說也

淇園雅永叙

始余為兒時家故有輞川集日久哦焉弱冠遊
長安諸公之間尸祝少陵無敢參差其口立館
下先輩長者教以庶幾風雅從盛唐以入再登
朝獲從于鱗元美明卿伯玉諸公後耳其緒音
泱泱颯颯有不襲前人自立千古之宏論余所
最善而知詩者本寧可遠其尤也然在館二十
季史事叢沓不暇壹意攻詩詩故不進退耕以
來杜門立業始綜千古而確論之五七言律
無加于少陵然盛唐諸公亦多傑傑自來宋
人懸絕七言古歌行李杜並峙稱兩嶽焉他人
追踪者不及也七言絕太白龍標已奪前茅于
鱗遂入室乎五言古唐人自一摹吾當進而
其至者十九首蘇李河梁妙入渾成無能擬
曹子建謝康樂陶元亮三家者各擅一場自
堂與者耶再進則樂府又進則騷文又進則
風雅頌再進則勅天喜起卿雲黃竹詩止此
余竊誦李獻吉書有概乎曹人叔武之論焉

騷宗小雅變風夫唯大雅猶然遜焉漢魏下
騷人之淵抑又遠甚唐之近體比肩得乎居
慕古一以風雅頌為準量施之皇華折揚間
日欲寢矣豈獨聽白雪陽春十無一和者哉
乎詩故難言也半生心力涸硯鏤肝若僅僅
諧常世則吾不屑必博采精摩上下古今無
不有又皆前人所有也吾安敢薄前之人一
不承襲吾亦欲云云少致留懷之所獨有經
環立人羣可以盡性情之用他日者當明
足叶呂律侑清歌靈鳥其翔舞乎詩有
為壁如琢如磨書有之詩言志律和聲此其
比自道者云

祭朱成國文公作

在昔世皇剛健配天匪無寵臣鮮克令
公篤慎由禮莫愆受帝之社稷三十年
攝祀九廟告虔眷知最久錫予頻駢小
夜庶幾有馬繼事穆考秉心永肩迨于
第祿茂綿載開史局載啟經筵元勳總
百僚先渥澤方新而不少延天子輟朝
惻然賻卹既殷諭告聿宣王爵顯謚
兩朝鉅典猶未告成者臣聞謝道
微哀哉

祭南明諸老先生文

稽山之靈禹穴之神綠符瑤檢鍾為人文公
其間蔚蔚麟麟其人似玉其度如春挹之如
就之如雲南宮上第明廷巨魁鳳儀鳴彩為
所推先皇講幄造膝明謨從容和毅曰惟
都格言讓讓不忝淳夫公性忠慎中宵靡寧
衣十起匪鷄則鳴六載之間盡瘁銷精龍
賓攀號以泣脾疾侵尋瘡馮骨立天子念
之對同鄧珍冉結且蘇以須新勳壯烈
殞之贈謚顯融荷此恩私生不寤用殯
某等誼均同宋悲共斯文陳詞薦藻悅對遺
哀哉

與張君一內翰

維時和風解沍旭日載陽遙想蘭枕玉節迅發
江雲之上不旬許即五雲天際矣雲臺諸彥久
企僊踪一入署中則翠薇簾下金蓮紅藥方繁
繁池頭正憶畫廊長畧灑翰清歡友朋一時之
樂可知也門下數載韜光靜籌今古其於法筵
陳謨彤庭顧對擘畫獻納姑未敢問乃若君臣
父子之大誼必有概於中停驂時軫何以定國
是叅訂謀不佞者願拭洗而聽聆之 韓上書
故人久不通訊倘有問及姓名者但道東海遺
農耕鑿晏如秋毫皆 帝力也諸唯為道珍重
不宣

與張程川明府

門下在郡五稔溫粹清徹琳琅冰雪士庶其
民懷其德人品風格庶幾古人表式後進矣
山澤之癯如不佞或隔數月一捧光霽未嘗不
退而自失爽然鄙吝之消於懷也公以遷謫
事了無一念及於仕路淹遠孜孜職業日久
無怠宵懷灑灑亦不廢山水吟弄嘆嘆幾微
無去國不平之感憫時揀俗深指殷殷風微
滿堂阿諛味將非古所云遺佚不怨譴散不
者哉人唯神之定氣之寬也苟弘任鉅漚
適軸而有餘世路日以艱願益需養以待一
之用量移適郡未足為喜然太上之疑自是稍
解公輩一路人自此彙茅斯拔耳

趙氏太平家世錄攷敘

始余髫髻時獲侍我外太翁諫議漸齋趙先生
愛憐辟咤聞至人玄論嘗云此孺可教序芳
畔曾出洪武初半印帖相示知為趙宋國商
矣舅祖憲臬上莘趙先生懸車高蹈與諸公
學余時時過從聞長者雅言暇時因据邑志
安定王之裔趙孟堅者居邑廣陳疑是印帖
友一公之派亦曾屬某叙而次之今且四十
為元者因得觀攷于浚儀之譜以十四字
為證乃知友一公者系出太宗之昭是太平
國之胄其隨輦以南者世居鹽官長水鄉余
之源鹽官志與浚儀若合符璧焉其趙孟堅
安定王裔者屬開寶之胄源同派異此則始居
廣陳晚徙崇德殆非長水餘坡之派也于是
次其事又屬某攷正而傳焉夫人本乎祖如
歸源萬派分流何可般混自昔賢達競競重
乃今文獻足徵派流歸一為趙子孫者奉浚

之譜則知半印帖名所自來稽鹽官舊志則
先世傳聞真不妄尋流見源眉目了如其
幸蓋唯前人致慎乎疑信之間而後之人
旁求精攷始得譜系之真唯後人攷見真
信前之人不以耳聞屬系者之尤確三世
仁人孝子用心如此乎余之意則以為宜
印帖出自國初者附以諸先生敘言為前
以浚儀譜鹽官志附以諸先生敘言攷正
為後
北出星宿海之源者為尤是並行不悖兩存
說斯則祖以詒孫子無改父乃可謂慎之至
已昔軒轅氏之臣有李趙張王在夏名趙梁
見于衛平之對宋元公在殷名趙隱者為殷
師見于冠謙之之千家牒其後始稱趙簡子
先出自造父云耳故宋臣羅泌追而論之比
姬氏之宗后稷焉自軒皇至宋祖趙得姓以
三千年由宋至今且七百餘歲以有國書

牒寵其後昆如河源出星宿更三十萬里愈
而派別支分繩繩有次源之遠者流彌長真字
內右族所推讓也且宋以忠厚植國我當湖之
趙益以忠厚貽家世有哲人韜輝含德不改印
帖農家之素庶幾有思文七月之風焉詩有之
麟之定振振公姓其是之謂乎嗚呼盛哉懋孝
先公八俞乃趙所自出漸齋先生則安人之外
王父也上莘先生則安人之四舅氏也上莘先
生又與余先大人內翰南山先生為內相其
子三人長海門令邦秩則余同年生也次即
士邦程則余少小同袍友也次庠彥邦和則余
子婦父翁也其長舅氏習菴先生之曾孫世植
二舅氏東圃先生之孫志基皆余之妹壻也瓜
葛兼羅施喬倚玉知趙家來特詳雖再為之客
余無忝焉

重建文昌閣疏

杉青之上吳越交壤水秀沙明靈神降之江東
文物如我長水者蔚為名區于是焉倘宜有文
昌之閣吾聞天上有奎壁冊府奎主文章壁主
典籍文昌帝子領之吾輩得在帝傍天上圖書
嘗得燃黎寓目焉蓋列在秘閣前後十有八年
三知起居再典制誥石室金匱鴻都太乙之
儲既略涉其津矣則與文昌帝子倘或有一日
緣法其於修建供奉之役不佞者似不得無請
也少小時丙夜常接帝子醒夢之間往往與其
可教指示文倪後登朝旦晚恍惚綠衫白馬庶
幾目中神遇之今即棄老久不夢帝子精爽在
心目故自惘如三十年前曾塑像郡東之文昌
樓彼方人士有祈輒應今茲之役執管先驅亦
復何辭之有夫杉青者縉紳先生官舫入兩都
諸路賢良文學劍裝游上京皆于是焉賽神發
鼓千里萬里之程托軔在此五方雜流縑黃商
賈漕舫戰艦百千其群又所經行往來之孔道

也帝子典書籍司文章於彼襟流似茫茫不
唯吾縉紳文學青衿髦士最洽最清明神附
注意扶翼之者使我輩猶然有鄙吝之心焉
曷足賴乎余聞之典天官者曰隆慶間五星
壁府與宋乾德中集奎之兆相符今者文教大
同異典並出扶輿翊合當必有道德文章名世
之木如董仲舒劉向馬遷班固杜甫李白韓愈
蘇軾者生於後來為本朝冠冕前是未之見焉
嗚呼余之屬意後生寧止一桐而已臨文太息

天人策

問天人相與之際微矣自周武訪雒書於箕
子乃陳洪範庶徵後之言五行者多宗述
焉兩漢書各有五行志言六沴之應以五
事為配雜采前古及漢已事著必信之徵
其說果與範合歟然觀漢世日食地震水
旱等詔魏相丙吉鮑昱丁鴻諸大臣所言
與儒者董仲舒劉向之徒之論彼其時未
嘗不以五行五事為重而精言之也豈漢
去古未遠自有此學故作史者特志之歟
及宋儒研理乃稱孔子作春秋不著事應
漢儒著事應無當春秋此亦確論否歟姑
無論六沴之說即箕子言五事配五行休
咎各以類至其文明甚視夫應惟影響貴
若草木之指又何如昔有告其君以天變
不足懼此與公孫僑晏嬰之論亦何以異
而世儒何更以為譏吾則謂言天不言人
者誣也知人不知天者陋也儒者宜通天

人各以所學著其義于篇

天人之際蓋若交與然無一日不相承接也說者乃謂天道遠人道邇天人一耳遠者不得獨言天也邇者又不得獨言人也獨言天不言人其弊之乎幽眇虛曠與人不相徵象其法使人拘而易怠獨言人不言天其弊之乎習翫其文與天不相符契其法使人誕而無忌天動于上而人應之者不甚切以為直言其理未必遽有此應人應于下而天監之亦若鏡焉則人之神明不足以達其際天亦未可虛文動也古聖人通天人一性命後世言天言人皆眇說耳烏足以繫變理代天之指乎昔者三五之際聖人洞明天道以為衰盛有數人實召之故曰我不敢知蓋敬慎而不易測耳及其人事既定曰應惟影響曰賁若草木又如此乎捷也及爾出王上帝臨汝帝命與人直在爾汝之間至親切矣不媿屋漏神鬼則察焉一酌酒淫刑威怒則加焉孰云人近而天遠也璣衡七政堯實欽若在察

之虞典謂之第一義故孔子稱堯則天焉後世乃屬之星官曆師矣裨竈梓慎以為天可禳而彌亦可諂而得公孫僑晏嬰斥之謂人主但宜修德正事持論甚正然博達如二子者要非不知天也宋王安石著洪範五行傳論一切以天行歸之氣數及其論對遂以天變為不足畏水旱為不足恤肆一時之迂見開千古之誕端當時有識者歎之然則洪範庶徵之學亦君子所宜紹其遠緒深思而熟究之者何可忽焉蓋自天錫大禹以洪範敘為九疇武王首訪箕子惟庶徵之疇言之蓋詳其休徵曰肅之時雨乂之時暘哲之時燠謀之時寒聖之時風以類若之其咎徵曰狂之恒兩僭之恒暘豫之恒燠急之恒寒蒙之恒風亦以類若之其文未嘗牽合不明也儒者乃多諱言事應夫使盡如卜祝之譚固不足道使盡如箕子本意一一自吾五事者考稽修省雖精言之奚不可者故嘗論之曰八卦九疇生於天地之苞符含有神理後世神而

明之設曰貌言視聽思之配金木水火土而果
未必然也則乾首坤腹離目坎耳之屬非乎設
曰肅又哲謀聖之配而陽寒燠風又未必然也
則震雷巽風離日坎雨之屬非乎設曰五徵僅
言天人之理非必一事配一行一事得失配一
休咎則一爻配一象一象配一占一占應一事
又非乎故八卦之配德五行之配事曆師之配
應著龜之配占其機一也有是氣則有是應應
不應合不合法有密疎則學之精粗實為之天
地間實理自然豈得謂之盡無也孔子作春秋
書災異至衆矣不書事應寧與洪範異指哉洪
範明道之書故推天人之際為甚精春秋紀事
獨可載其災異耳或天降災于前人事應于後
或人事失于前天降災于後近者旬月遠者數
十年聖人以事繫日月又安得牽連書之既屬
其辭比其事必曰某事致某災某災應某事則
豈春秋之體哉故春秋事皆在傳中發之非特
不著災應也洪範事應乃箕子明言之又非漢

儒之妄也其法則兩漢之史班班略具矣班固
氏本劉向之意作五行志五卷范曄氏踵固之
例作五行志六卷而司馬彪足成之皆以五行
之沴繫之五事以五事之應合之五行雜采左
國世本兩漢近事發明庶徵要歸人主一心起
處動止靡不有應蘇軾以歆向父子所言互異
又以八政五紀強附于庶徵謂其牽合而譏之
然未嘗盡以為非也夫二子之學雜而不貫則
有之乃一代所崇重與春秋洪範之遺法往往
而在夫安得盡廢之如稱田獵不宿飲食不節
之屬致木不曲直而貌之不恭厥極惡時則金
沴木好攻戰飾城郭之屬致金不從革而言之
不從厥極憂時則木沴金棄法律逐功臣之屬
致火不炎上而視之不明厥極疾時則水沴火
簡宗廟廢祭祀之屬致水不潤下而聽之不聰
厥極貧時則火沴水治宮室犯祀戚之屬致稼
穡不成而思之不睿厥極凶時則金木水火土
沴土極之不建厥咎眚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

日月星辰孳薄之異其說之詳如此人惟視五行爲虛位變理爲空言于是曲學者有免湯水旱之對尚通者有行期遠會之言而諛端見矣夫當盛漢君臣之際則大不然也如日食之詔務省繇費以便民水旱疾疫命列侯議所以佐百姓以地震博問經學士律令有可蠲除者上之以適見日月令有司修職遵度方春生養詔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當是之時人主祇慎天戒責躬思咎曷嘗不兢兢五行之應乎如論相職當輔人主理陰陽順四時不問道傍死人乃問牛喘條奏月令明堂請立四時之官各舉其事謂法天順時安宗廟之大禮以地震戊辰日厥位在中爲近倖持權之象當是之時大臣寅恭贊化省愆進善亦曷嘗不兢兢五行之應乎時之學士大夫守其師說精析玄微則董仲舒劉向爲之冠舒治公羊春秋始推洪範爲儒者宗向治穀梁春秋著五行傳論皆學春秋言春秋中災異烏得以其言災異而遽剝剝之故嘗謂

漢近古有洪範春秋之緒學上自詔制下至議皆識達天人知災祲所自來君臣咨咨動色以爲至戒所爲嚴嚴廊之上而慮四方視千古之前而鏡當代蓋不出戶知天道當時猶有此等學術在焉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觀天文以察時變故夫三才之道難言也其神理衆虛相通靈氣旋轉相薄人居天地中微內外無非夫也者有動必應有兆必著其幾甚微其效甚徑神明之事可以智巧得乎聲以同應氣以類感蜀鍾鳴而銅山崩瑤樞散而地維裂柔風至而酒盈蠶絲含而弦絕物之相物又焉可誣陽燧在掌太陽火方珠運握少陰水太白暉而鷄夜號介駟動而鼃鳴野精之相應何所待乎瞽師奏音風雨暴至庶女籲天雷電下擊拊標而炎霜飛揮戈而義馭回專精勵意上通于天五雲之變可望豐登八風之朝可考吉祥天臺玉策之占農師賈豎之智其於觀天行則一也古之大聖人精神燭萬物動靜諧陰陽與天地參光

神齊靈察幾明物不失纖微故傳圖書以示
襲龜策以待事樹靈臺以觀象陳辭管以測
聆鳴絃以審聲順八紘以聽政夫孰非以燮
在我考稽五事之徵者哉傳曰春秋舉往明來
視天下有物與之同其比者通倫類以貫其理
則國家之事衆然可知又曰王者尊天地重陰
陽知王治之象名之曰經考見天心則詩書易
春秋禮樂皆是物也洊水懷山堯舜疇咨桑
生庭太戊修德鼎耳雉雒高宗正事大風作
成出郊旱魃甚而宣側身古人未發詞陳今
心顧懷由天人之際素明炳而精與之一也
不其然湯之六事六言總脫於口四方之風
千里之雨至宋侯片言出乎身妖蠶退伏出
言獲三賞星退三舍子韋一一得以預知之
天人之際良不遠矣古之人于陰陽五行其
必有學矣柰何其久不傳也宋儒蔡沈以謂
識緯小技不足知天道適以啓邪說亂常經
故言春秋不著事應洪範五行不必一一求
其配以杜

世之惑生非與之相左也又有一說焉惟天
虛森列萬靈惟大君與萬靈相接精液所朝
氣息所呼吸神響之所豐融也焉有一動靜
不關天鑒者焉有一譴告而不由治象者昔
儒者憂其鑒吾猶慮夫今日者不知天而無
所忌也故易之卦氣如閉關施誥作樂育物
之屬無不與天和參配月令之說蓋宗之春
秋所書即一飛鳥昆蟲之異謹而錄之以明
王事詩書言天無時可離無事不應其說
亡詳於君德若色脉微而五臟之虛盈無
謬焉若呈貌盡相而鑑中之影無遜焉經
義之應亦明白甚矣世儒言天則曰仁愛
人主言災應則拱手稱玄遠不敢知邵氏
之皇極蔡氏之洪範則醇之箕子之庶徵
則疑之漢史漢儒之論則藩而外之然則
天在有無之間者乎人主宜何從焉今夫
孝子事親起敬起孝不敢問喜怒所以此
自誠理宜爾及其怒也則必有所以致之
者改過謝譴必有其事必曰我罪伊何曰
於我何哉若事天亦

子道耳則夫怒之所由起安可不知其所從而
修之而弭之也人主誠覽太易之吉凶察洪範
之休咎探春秋之災異考詩書之天道深唯仁
愛之心法古懼思之意原兩漢君臣之際對時
順令以應經義一切政刑非時苛紊傷陰陽之
和戕萬物之性者宜以類求而去之使敬天一
念不為臧賡撤樂之虛文而篤行變和補袪之
實事庶徵福極可使還至而立效也雖然裨寬
梓潼之術世以為禁生何敢深言此事乃丙魏
事君惓惓之義竊謂後世臣子所未及而願有
言焉

訂正素問玄機原病式序

蓋人之生也受氣於天成形於地而陰陽之氣
始有冲氣者真微湛一淵邃幽邈在中默運默
交升降呼吸行聚於玄牝之門若有機焉運中
以達外其中則臟腑精神志意其外則形體經
脉骨節孔孔相對刻刻旋轉無纖毫停滲此真
大道渾芒之物而天地所以生成萬物之根也
上古聖人智玄識達澹泊無為與道合真自是
仙佛上界事其次至人察六氣順四時法陰陽
知術數和神練氣保其天壽度越百齡如此病
安從生後世去古益遠民習日漓萬感交其心
百勞瘁其形日馳乎聲名勢利場中俾和者以
汨靜者以撓無一事一日不是斧斤牛羊而冲
氣之從先天來者久矣其銷也已民多夭札不
其宜乎在昔軒岐俞跗內經作而醫道始興歷
漢晉唐宋諸名家並精玄理若河間劉守真生
金元時賜號高尚先生著述甚有之即原病一
書者大都明陰陽變化之與水火微兆之微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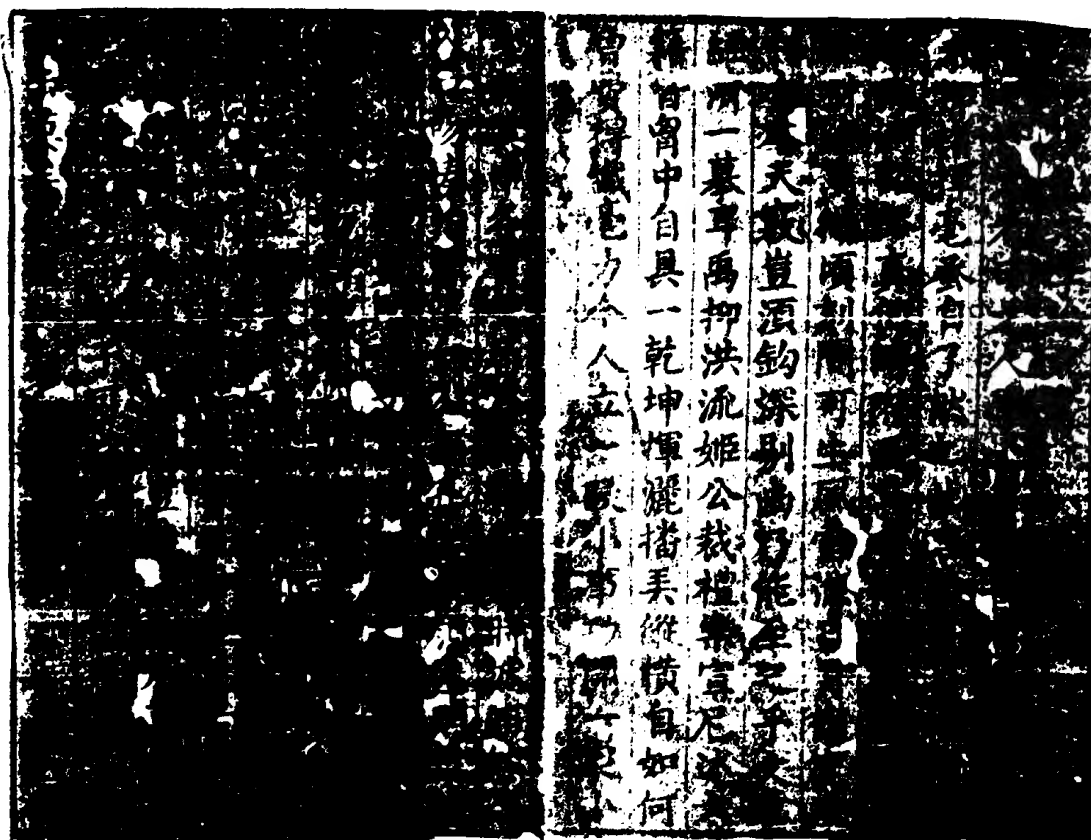
從反正之妙九害承制之機揭素問中要語
百七十七字闡軒岐千載未發之旨明顯特達
指諸掌上洞識天地陰陽五行之至理不出人
身腑臟形體間無一不冥契合符者且知其寒
之非水熱之非火似木非木似金非金凡病之
變動興衰生尅制化莫不象物比類析流討源
所謂玄機之由中達外者一一印證其必然之
指誠醫門之啓鑰持生之妙諦也今為正其訛
糾刪其支蔓貽之來學倘能研精達玄一升軒
岐之堂而自得之豈惟濟世立功宜必有通神
達化超乘而上昇者已

祭金庭朱學士文

在昔館下英游我弟兄輩綰帶同心當日者
慨然有經天下之氣今且五十年用者用矣
者藏矣老者老矣昔所願言以相期勉者曾不
略展其生平世界滔滔隨運會轉移吾輩無能
在中間下一子主持之力靜言念之良可浩歎
嗟嗟如我少欽兄者其裊躬其秉心寬重修飾
終始一節自是君子長者使其盡得志自可與
曹平陽丙少卿伯仲有隨可得移其真品百
交下一如暮夜馬陵之事乎此真可涕零長
也天下大矣物情之變如秋雲馬旁觀者坦而
明當局者苦而疑擔事之人方寸趾難前而矢
口談議搖筆輒是曹起爭名奮袂其何讓受經
持重引咎而難明舉朝所為快論兄所以獨抱
一腔闢汶伊鬱無如之何而死也傷哉二十年
前不佞第在館時已目覩臺閣之體漸輕漸
竊嘆此地不可久居毋老因陳乞去誓不再入
長安每念館誼故有相思時或手書一二行

隨鴻到兄前輒言犬走於深巖密林中已
此耳我館下相厚諸公歷歷登樞要自蒲州後
皆我兄弟柄事者八九人其遇主遭時不謂不
久援汲同升不謂不多人然而三十年來民生
日蹙中璫日橫邊脩日以弛國儲日以竭旁岐
分而柄府弱焚濁肆而正氣微亦幾乎尊俎之
前一籌難效天門之遠咫尺九重矣此其故謂
之何舉朝莫能解知已莫敢言公評所以愈教
忠敢所以極論豈得謂之過刻亦何辭之與有
嗟嗟天下皆知求脩於閣輔孰知閔隔難通閣
輔亦自皇皇無解人言誰亮衷懷獨苦我少欽
兄既已憂心悄悄死而自明矣言者益衆太
愈疑任事益以難異時者閣中之柄將不能持
勢必盡收而內重言論之多日不省決且將
拂而外靡天下事內外交承止此一路少寬
尚可徐通驟激之反更全塞針芥間延連一
獨柰何其重塞之也儻今日者天監赫靈

星轉屬清大出而扶吾民杜乎寧以
諸人受其交譴將以後天日廓爾湛清我輩
間老者引領揆賂庶幾復見太平有如不然者
樞機一塞紫杓不旋周天列宿並難指運如
統正德季年亦前事之永鑒可懼哉嗟嗟我
中人可掩喙矣而猶歎歎涕泣長言以告兄之
靈者我兄弟輩平生學力一飯不忘小蟲填海
寔出恫瘝并此悲咽亦冀兄之仙駕少須更馬
以臨我一觴而共涕也嗚呼人生太無間去
何常影分掛月史簡尺寸身已將雲身
世共盡已矣苦救涕何言



張君一內翰

告姪言北行有期鑣鑣乎鳴鸞在門矣方今天
運開朗正人彙征大轉元局答天下士大夫之
望則門下一出而匪襄國是斯其時也僕之迂
拙以為春日遲遲春雲靄靄此便是唐虞世界
若辨言盈庭黨同伐異恐是晚周末季事久之
必且更塞不審高見謂何幸密扶於毫杪同以
立衙門之體外攻則內收柄失則難役亦我士
大夫之責也蒙愛之深未皇造請惟厚自珍三
書不克盡文錄入

為斯道斯民重

四餘編叙

四餘編者吾師太史幼真先生居於當湖之濱脩先王之術避囂習靜而回以著焉者也聞之夜為晝餘晦為朔餘冬為歲餘暮晚為少壯餘而吾師席其餘畧賈其餘勇以身蠹魚於

六籍百家中不饜不止若乃發之為文則操心匠解理及從容韞釀而出之又有若造化在手者而四餘之編就矣吾師應於人者多故其體不一若璽書若序若記若議若疏若詔若策若表若對若攷若書若說義若祭

文若雜著各自為類亦各自為編而如此編者又復種々難以更僕數當湖王令箚刺而表章之而異日者尚欲合并為全書以行於世曰乞不佞

耳先升其簡端自惟不佞與王令之父德安君同為吾師壬午所舉士而

而不佞韋疇

命叅藩此中未及造吾師之室而請焉猶韋卒業斯編庶幾所謂服膺請事也者斯不儼然師模在望耶曩吾師讀書中秘為

天子侍從臣出入金馬門下日惟囊

筆代艸以鋪張帝度潤色皇猷天下
額手以為夔龍復出而吾師自官司
成身未登官僚佩相印即拂衣歸矣
天下又相與彈指咤咤以不盡吾師
之用為惜而不知不盡者所以滋餘
也餘故授之以歲月而吾師內沾

三

自喜以長有歲月之餘為幸而時
握三寸管客與于詞壇執圃以竟其
適於古文詞竊謂天長予人以餘而
人自棄之或以其餘握筭持籌潤屋
拓畝或以其餘彈碁浮白選伎徵歌
或以其餘事清談叅空王榮左道

吾師意夷然不屑也其所銳意而饒
為之者則獨此名世大業不朽盛事
而已蓋吾師以調變為詞章以經綸
為翰藻以未用之用為用而以無文
之文為文故其編不拘左準右繩
之為範不瑣腐毫刻葉之為立而

四

亦不凌、鞭風駁霆之為快不傷骨
亦不傷氣、木累句亦不累篇不揚而
高不抑而沉不尊而肥不約而澹即
吾儕淺陋無能定其品格而窺其藩
籬掩之外足於象內足於意極詣郢
魯而力追班馬一代之人文跨千載

而上之者其在吾師乎其在吾師乎
雖然此特吾師之緒餘耳吾師有文
通之才而不竭有孝貞之思而不殫
聞邇來養日益厚而神日益王其為
此名世不朽者故未有艾也指日

天子思舊臣詢黃髮尊之為師尚父

五

五

而禮之為睿聖武公固知丹書之箴
抑之戒更有進焉而吾師身有餘禧
家有餘慶

社稷蒼生亦有餘庥門下士且將拭目而觀盱衡而待

時

萬曆甲辰孟冬月吉日

浙江布政使司右叅政奉

勅督理糧儲漕務門人汪道亨頓首

拜祺

六

六

四餘編目錄

序十二首

書十二首

說義一首

論一首

攷一首

祭章二首

雜著三首

長水先生四餘編

長水郡當湖沈懋孝幼真甫

門人延陵王廷賓明揚甫校

書 兩朝異數卷後

兩朝異數卷者太僕顧公為給諫時及頃貳京兆會恩封父母如其官縉紳大夫紀述而詠歌之者也語具王太史叙中昔公以給諫事先肅皇帝方定大禮尤嚴鬼神之祀公乃抗疏請有還議禮放廢諸臣罷方術用事者上震

長水先生文鈔

八

一

四

怒杖之廷編管保安先帝末年稍稍厭怠前所為言者頗因以為名茅焦田千秋節非不厲衆主之悟坐收其功繇今觀之衝風強弩之末孰與公首事批鱗之難者乎公為人澹蕩任真好讀書悛悛不自異搢紳大夫以此重公公給事半歲封其父海隱公母錢孺人既廢三十年會今上即位起家叅納言轉貳京兆貳京兆三日而加贈皆以建儲恩令甲官非滿不得封又品次有制公在先朝及今歷官皆未及滿

籍令給事中必滿而封即公父母固不逮冠服之榮矣令京兆未轉而加贈不過五品何以得班於金紫公不自意生還始望固不及此中憲公恭人不及見公之還安知三十年後仍得徵天子光寵沾暨于泉下盖天之報顧氏者不薄矣搢紳大夫以此為公幸夫其高之又幸之從而詠歌之余讀卷中諸贈言者一何偉也太史公書秦漢間事文獨奇偉即如公固工古文辭保安以後益復縱橫駿發六袞五幸四欲五噫

長水先生文鈔

二

古

諸篇讀之未嘗不扼腕流涕人之狀公豈異公之自狀乎忠義之氣憤盈於心炳耀霄壤大都人之氣有激則奇可風則偉且公一鳴而擯斥斥至晚復登用公父母始封而幽憂歿久乃光榮孰與夫渙忍巽悞保祿終身生鼎養而歿素封者乎世盖有渙忍巽悞猶然不免擯斥父母不得一封者或力求不得或無意彌章視公愧矣愧矣不見龍門砥柱之奇歎飲風雲震蕩日月者激之使然蓬蓬然起乎青萍噫乎大塊是

惟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者斯所謂百世之風也

長水先生文鈔

三

為邑中博士弟子贈若惺王父母觀行序
自昔循良茂績揭垂青史者非直錢穀爰書簿牒期會之能而以為賢也必首崇學校隆師儒申教化育英才之為兢兢者云我當湖僻在海壖俗頗樸厚自昔才品有稱當世適十餘年來教法稍弛士習亦或不如前輩識者方慮之自我邑侯晉陵王公下車以來民隱洞晰庶事振興無弊不釐革尤加意乎禮樂教化作興士類特以為政之首務虔修祀典峻整宮墻入校中

長水先生文鈔

四

者頗仰為之一新公所自為文章興雅和暢有王唐諸公法式士得之戶誦人傳一洗曩時怪迂虛誕之習躬為訓飭指授文華英俊士並坐春風如瑤葩玉樹沾沾膏露不自知其速于化也今歲得解額者七人竝出公陶鑄雲烝霞蔚將鳴將躍亦何可勝筭蓋公之於教導也愛士如子弟求士如渴饑識士如九方惜士如片玉諸所培植愛養教思靡窮真有古勞來匡直擬拂不勒之意士所欲得於父師者不待其求趨

之如已事他日有司所厭薄其煩碎者公皆體之周悉不待其言曲盡其人情事凡我湖中士數百人心誠悅服仰公如太華滄海靡所弗愛云歲冬仲公以入 覲將行博士先生偕諸士送之郊屬言于余余惟漢史稱吳公治行為天下高第所舉門下茂才洛陽生者遂當人主前席之遇蓋吏治之重教化責育才自古記之昔在隆慶之初叨陪侍從簪管在 上左右曾講及漢宣綜核吏治黷黃之徒一時輩出 上為

長水先生文鈔

五

之動容是歲甲戌遂 詔部院大僚於來朝羣吏擇其卓然者具名以聞得二十九人 錫宴銓部次日 上御東華幄次召見賜金幣降 璽書褒勉史且書之流光千祀今 上臨天下三十年餘久道翔洽天下吏治烝烝日者必再舉 盛典敷言奏績其誰出公之右乎是行也諸士宜歌菁菁者我以志公之訓歌芄芃撲棧以著公之績申之以呦呦鳴鹿以彰宴錫之厚廣之以高岡行鳳萊萊喈喈之音以賀 明良

千載一日稱奇畫馬

長水先生文鈔

兵憲見弦湯公奏績叙

余誦虞書至康哉之歌股肱岳牧考績試庸未嘗不憬焉慕嘉之當唐虞之隆雖云一日千載然其時不無事矣懷襄之波極天負固之夷然且徂征且班御寧直如今日者威懾殊俗海波小揚而已乎唯是聖哲在御時容登庸與共功勛不越三數載間九官交讓庶績咸熙拱手垂裳八表嚮風故稱知人則哲何憂乎有苗洵知人矣顧何有于苗也方今側席思才臨事輒

長水先生文鈔

七

嘆乏才吾以為未握其要耳夫藩臬諸大夫古岳牧臣也諸大夫繼藩維城當一面為國腹心爪牙非岳牧之績用既成若乎就此中推擇異等軼常筭而任使之樹駿流鴻奚不勝之與有何者其練世也久其更事也習其含茹也富其特養也疑方剴督力足以為王馳驅舉步卿尹可以鼓壘神志以此迅起于天工豈直蒲管之速于化也故諸曹郡邑非曰無人而健足新羈曷若識途之良驥三節九節是者彥此則坐

廊廟而策之耳日既中矣亦曷若朗旭之方升乎倘緩急指顧求所謂杰然非常者唯是求諸藩臬諸大夫中其得人必多豎立必盛此非虞廷三考論績之遺意歟經驗良方去之千古何嘗不神効也余嘗典制誥受天下計書演綸需慶往往推上所為屬任藩臬大夫之指咤勉之言為加詳頃見東師之出所推以經略玄菟備禦肘掖皆即方面大夫超拜之授以鈇鉞象指從事古道其將復覩耶如我見弦公者三

長水先生文鈔八

載奏績允維此時撫按諸公上公丕績于闕下其奉公而入佐樞筦也維上使其奉公而出總元戎也維上使璽書煌煌旦晚間超位三事屈指計無踰公者矣詩曰左之右之無不宜之此之謂也竊見公蒞我浙西軍政肅矣行間懷挾續之溫民風變矣閭里庶春陽之潤諸文武吏夙宵稟承載明煦仁何得人心至是乃公恢度弘襟將使智獻謀勇效功於何不茹鎮之以簡靜冲乎芴乎若注之何有此豈尋常

尺度可強勉而跂其藩者他日進而承公之教見其澹然閒雅淵泓有餘單詞片言綜事經物不失豪芥以是測之知公實有精明卓越之識剴割壁畫之才才愈藏德愈盛德愈盛故才愈高余老矣生平閱人罕如其儼社稷有衛民人有歸草澤拳拳願公勉之矣海隅士民或者慮及眉睫思久庇宇下夫公在一方一方重在朝廷朝廷重但使公如山如岳扞城戡邦家彼匪茹細醜不舞旄旌來之即東太白殲之耳曷足煩一旦慮乎昔羊開府輕裘緩帶與荆襄士類翰墨嬉遊范希文在西陲好延攬章縫不遺故知公之德意比跡兩公能使諸髦士烝烝在門如百芳之承湛露握吐而存論其生平語有之泰岱之陽千里出雲如某輩者感知慕誼萬分之一耳其細不遺其大乃有餘此尤足見公之宏鉅也故因諸髦士之請不辭而

長水先生文鈔八

南冢卿五臺陸公壽叙

吾邑五臺陸先生以先朝名德負天下望主上即位以來注倚眷知之日久十八年間四起公山中授之樞筦頃由南司冠晉南冢宰而上嚮用之意方殷外議僉言將俾正三事揔百揆澄敘庶官而一海內可謂千載之遇矣公今年壽躋七十二月一日廼其誕嶽之辰于是邑大夫某暨丞簿尉與博士諸君偕來謁某之言為壽某聞之自昔國家將建隆平之理必有黃

長水先生文鈔

一

七

髮元老為人主所倚信者若衡樞弼輔諸曜聚精太乙之次托青冥而調六氣酌元運以參化工其人名世其祿位無涯此理自然廼天所授在古軒轅御世太鴻力牧之疇作相含真握符紀雲紀龍並是神人而相與應運扶世聲留圖牒其道甚盛殷若伊彭周若呂畢韜之而苞古函今抒之而綜文緯武並襄世運豈後來可及漢唐下文成綺皓汾陽晉國者流身繫重輕為時九鼎方之古初抑又其次蓋他日在史局嘗

覽國史竊嘆我皇家股肱之美濟濟至宣德弘治間至休顯矣第祿壽耆至綿慶主臣交歡至優渥矣未嘗不抃詠而慕嘉之三楊蹇夏金胡諸公功恭啓運歷服四世在卿相之位並三十年二劉王謝馬戴諸公海內具瞻前世通碩在卿相之位幾二十年當此時也主德清明政柄和一百司奉憲萬微畢張黎民樂業四陲晏如天下斐然鄉風者則何也人主登進老成彙征九列故扶元之力盛而正本之謨

長水先生文鈔

七

七

長諸君子受恩深重閱歷滋久惇大忠亮之風日以倡刻削元氣之隙無從生聰明可以不作議論可以不煩紀綱不扶而正風俗不矯而醇蓋老成人柄用之効孰有盛於斯人斯時者其為福祉靈長當在生民社稷豈獨其一身之年壽云爾乎主上垂神二宗之烈寤寐側席於二三大僚所簡屬在閣部樞衡之重于今半是皇祖舊臣顯顯叩叩為憲為綱視昔前模夫豈多遜上林碩果屈指幾何然桑黃閣亦四

子姑射之庭正紳我冕盡洛下耆英之集議者
謂方今碩人滿朝無疆維慶比於漢文景唐貞
觀開元宋天聖明道之間亦無甚媿及此之時
養君德植賢才培民命日穠日篤維山奠孟天
長地久其必賴斯人之擔負也已若我五臺先
生者朝紳之冠冕也壽又可量乎吾聞明良之
際謂之一日千載唯其一日而能千載所以貴
賢聖也時不再逢事不再計有此日無此事以
千載之勛或失之一日之間古人所以歎息遄

長先生文鈔

主

遄也若宣弘之際可以見矣曾不數年振瑾兩
璫幾危宗社至今人猶置刻論於此數公設使
數公者留意根本出大力振長策為國計久遠
二璫之兆其何能為以此知因循裕蠱恐終不
逮古人矣頃見陸先生偕留省群卿兩上疏請
定大本侃侃乎愛時之懇明主業為之神聳
由此益柄用敬信蒙恩渥托心膂將如先輩在
位之久舉我國家福祚奠之久安長治與天
無極此真先生至心不忘夢想者乃所謂古大

臣之壽乎余辱公知故歷頌名世之烈如左以
自附交倣之義雅有之如岡如阜如山如陵如
日如月如松如栢請以獻祝風有之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如金如錫如珪如璧請以獻規

長先生文鈔

清田均役錄敘

吾湖清田均役法者是我令侯若惺父毋王公所創議吾邑薦紳先生諸文學博士下逮里耆氓庶人人所悅服而宜之者也人人悅之法與人相便人人服之羣喁無異同人人以為宜則必欲其世守而或過虞其中更于是士民數千人列其均役始議條貫請於撫按兩臺藩臬諸司並得俞請下郡詳議俾可永行庶幾慰湖中士民喁喁之意而郡伯即今臺憲春涵公祖車

長水先生文鈔

八

五

慮始當令侯始下車時發教議清寄籍之田乎人情何啻曉曉也曾不洽月拂而提之悉見尾不一點染胥吏之手非有大過人才識何能洞朗如此寄籍之田悉出既後貴勢人懷中割取其附枝及所總排里甲一准實田彼貴介僥產諸族又若奪之乎大厦久蔭之下悉使歲肩五石之瓢此皆一時人情所甚不堪者而屹然畫一持如介石非有大過人膽略何能擔負如此及其田均于里田寬則衆寬一日而四境歸仁焉未及再暮赴之如流水挹之如陽春由此論之公道人心自有唐虞三代一時口齒浮雲半點耳雖然君子慮事思其始也思其復也又思其久也異時產事有消長仕籍代榮枯契疏推移將盈案不可校詰數十年後此冊者亦烏能無動而前兩者復將千岐百法而竄入之戶或有不清之田里或有他移之產亦其勢所必至萬一胥史諸人得伸其久緘之舌上下其手誰能堅持任此如今日乎老夫髦矣蓋拳拳望

長水先生文鈔

五

五

後之司牧君子云易曰制而用之謂之法推而行之謂之通神而明之存乎人此之謂也吾輩士大夫在名教中自有至樂問舍求田為來者作牛馬百年井陌滄桑十換何以多為前事在人眼底夫乃後事車轍乎今邑之薦紳髦士東誼耿耿異日者願無忘此言平心共守之思其子孫常為田舍郎則此法不便者少而利我常多不便者不幾家而利之者甚衆斯錄中六款者倘亦均田限田之遺乎雖行之天下可也諸

長水先生文鈔

六

古

生某某拜手屬余序因揭其大義敬附諸公之末簡

擬漢太子招四皓書

乃者子房先生每候 皇帝清宴語未嘗不稱四先生鴻名貫羣聽中外咸以出處卜安虞之所定夫玄纁安車非乏遣也無從得望履恭之末敬致之豈不超遙鳳舉哉方內既定戢干卧鼓紹隆績緒允惟此時皇黃姬虞來上儀鉅典闕文軼事顛越于秦之季者並未復也敢運莘幣渭車之義敬起先生整頽綱扶日月賢者故不可測豈其惠然辱裁之大鴻力牧肩六

長水先生文鈔

六

古

而十咎繇夔夷踴五而九千載一日何必貧賤乃肆志乎余小子典學問道敬布 皇帝德音屬子房先生為介所願請於溫恭尊敬者朝夕注想焉夫商洛之去函瀾也不千里而近瞻英白雲聆音紫芝宛其如矚傾瀕下風道建成侯某函書諭志

汲冢周書攷

按晉史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私獲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有紀年十三篇易繇陰陽卦二篇卦下經一篇公孫段上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皆言楚晉事或似爾雅論語或似禮記之文其師春一篇瑣語一十篇則諸國夢卜之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徵書二篇論弋射之法生封一篇言帝王所自封大曆二篇則鄒生談天類耳穆長水先生文鈔

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雜書十九篇凡七十五篇其七篇者簡書折壞名題洩書皆科斗文字燼簡斷札不復銓次武帝詔荀勗撰次之為中經列在秘書著作郎束皙得觀此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此武帝紀及荀勗束皙本傳語也又按杜預春秋集解後序亦云汲冢古文七十五卷多不可訓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無彖象文言繫辭等其紀年起自夏殷周皆三

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晉末獨記魏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史也其文大似春秋經又稱伊尹放太甲潛出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令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師春一卷純集尤氏傳卜筮事合此觀之汲冢所得書雖不盡合其篇目大凡悉具於此矣曾無一語及所謂周書也乃漢藝文志有逸周書七十一篇者則孔子所刪餘之書以今所謂汲冢周書校之止缺四篇

蓋漢以來元有此書不因發冢而始得李善注文選日月遠在晉後其所引亦稱逸周書不曰汲冢書惟宋太宗時修御覽首卷引目始有汲冢周書之名當時儒臣求汲冢七十五篇而不得遂以逸周書七十一篇者當之耳晁氏公武陳氏振孫洪氏适高氏似孫黃氏震李氏燾號知古今皆未深攷予故錄晉書左傳後序於此則是書非汲冢中物當復其舊名標之曰逸周書其汲冢書另為篇目世必有能傳之者嗟乎

古物更數千年始發光芒旋復訛謬如此然則
六籍到今炳烺天壤者夫非漢儒之力歟

長水先生文鈔

會心園志後語

郡國山川圖牒稱志焉輿區上腴星散暮布
茲流覽不出戶而稱卧遊故足尚也若夫步仞
之丘舉足可盡五畝之宅游目無餘又何志焉
彼蓋自負其文采身隱矣無所用之稍稍托以
自表見其一二張細為鉅斤邇為逖以棘樊為
城汙濱為池培塿為山岳沼泉為江海畛畦為
提封蓬顆為宮觀花木環衛魚鳥陪從明為天
下亦如此園也彼其視一園至足矣深巢一枝
惡用九萬里而南為蚊睫可為棲鰕角可為國
亦各適其適耳何論大小又設有至人者憑虛
御風下視八極倘然而過之以宮觀為蓬顆提
封為畛畦江海為沼泉山岳為培塿金湯為棘
樊汙濱又不知圖牒何以藉此嗚呼太空逍遙
鵬鷖各適等之麥耳鳥足論哉鳥足論哉

長水先生文鈔

五

五

為文學諸君子贈江令侯序

歲壬辰春 上詔銓司綜稽群吏署次其治行
功能諸所表異者將入叅卿佐之選其年秋
平湖令侯江公以 召命行浙河東西百城吏
與是選者二三人而止亦難矣侯又其卓然者
也侯以丙戌登第蒞吾湖六載自侯之來大災
無時旱熯煩仍饑荒疾癘侯躬循里陌若置諸
其懷而煦育之逮其將滿念里甲重困慨然持
限田議一革向來僭踰飛詭之俗田均于里里

長水先生集

卷五

序

稱其役自此下里屢人無田可業者得脫重役
含鼓乎浩蕩之間可不謂數世利澤哉其愛人
也忠其行已也約其持法也毅其蒞官也勤有
此數者終始無倦色閭巷父老惜侯將去咨嗟
羨慕穆然有所思其薦紳先生以時方需賢若
渴顧侯果赴簡命立巖廊相與彈冠而祖送之
奇是沈子舉時事之大者告之曰今天下不無
事矣承寧日久一日者邊卒叛朔方羽檄紛紜
莫得所決倭奴小醜耳且有手隣之震在肘掖

長水先生集

卷五

序

下議兵議將議財善憂者急若掣頭然嗚呼孰
知憂及東南根本者哉東南肺腑也西北股臂
也竭肺腑而焚股臂之強有是理乎東南所稱
財賦地亦唯是江東數郡耳漕粟帑金諸雜辦
與南北軍興之費皆是焉出其重額已至什分
之六沿于南宋之多艱籍于偽吳之橫取天下
諸藩所無也三百年來用若泥沙取之錙銖亦
如人之壯去而衰來矣加以倭奴內侵徵派苛
刻殫殘竭酒于奉餅受其弊一遇水旱便積二
三歲之逋其民甚貧所謂東野子之馬力竭而
猶求焉不敗不止之道也此皆我令公所親見
而宵人建議者猶若視東南為不涸之倉不竭
之府可不為寒心乎吾聞天之道南箕常虛而
不簸示無飲也地之道土垠缺東南幅圓常不
滿示無盈也故四序五行之氣生育長養常在
東南之方主生不主飲主養不主剋東南若實
西北自強肺腑既充臂力方副天人之間留此
缺陷非識微重本之士誰當補節而愛惜之者

公方將立天垣泰九鄉論議異日有拊掌太息
言東南民力將竭者不敢望之乎他人其必在
公也敢申草澤愚慮以附贈處之議賢良文學
諸君子亦將昌言廷論遂相與揚推而言之

長水先生文鈔

卷八

古

楊子雲軼事

藝文志載劇秦美新論稱門下中郎大夫臣楊
雄上云爾按桓君山傳稱譚數從楊雄辨疑曰
今所著新論具在然云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
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此與史文不同漢
書永始四年正月成帝幸甘泉雄從還奏賦上
之李善甘泉賦注增其文曰明日乃卒豈非未
證於新論乎子雲識古文奇字好深湛之思
言太玄淵奧適古詳之賦體辭氣區別烏有所
長水先生文鈔

註

古

謂同功異曲者耶谷子雲最稱筆札兩子雲同
時谷稍後谷子雲者永字也豈大家續書承擬
未精誤谷為楊耶初雄被薦待詔承明之庭庭
在未央宮霍光傳太后駕幸未央官承明殿則
地必嚴重矣翼奉傳連言前殿曲臺漸臺溫室
承明則承明當近前殿稍南解嘲云登金馬上
玉堂按後漢輿服志蓋黃門東有所鑄宛馬狀
故曰金馬雄時待詔承明故得由金馬入宦者
黃門之直上達玉堂翼奉傳曰待詔宦者之署

雄之給事黃門亦謂此耳晉灼以黃屋非人臣所宜居改為直石渠閣已遠矣石渠者本南引滄水下流轉北為渠閣在石渠外祇役趨命地甚遼遠若其校書則石渠有蕭何圖籍在焉假使石渠有直廬之便乃舍之而校書天祿閣於情理似又可疑矣天祿石渠二閣雖並在滄池北然滄池又北別為明光桂宮中間不言天祿必在明光桂宮之北矣然則雄不寓黃門且不應直於石渠又烏得遠直天祿有投閣之事也

長水先生文鈔

某

雄

漢自惠帝始居未央非若高帝以前居長樂今就未央言之耳永始四年王商秉政初不與丁傳同時課其生年雄卒丙辰未嘗得事哀帝下至丁丑二十二年莽乃篡漢今云為莽大夫校書投閣此何人哉亦失論矣稽康傳高士雄本與董仲舒同科康耻事二姓肯以莽大夫為高士乎劉知幾曰太玄深奧難以探賸既絕窺踰故致時人譏謗寥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與後人傳謗誣汚乃至此余甚惜焉楊廷秀有言班固

經術不如楊雄則誣之以阿莽嗟夫固豈特誣雄固書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張衡條上之衡所條者不可見然雄之書衡尊以為經其必不使雄受誣明矣嗟乎古之賢杰既不遇於當年復受譏於書史此達人所為恨恨者也聊與博雅一評焉

長水先生文鈔

某

雄

代賢良文學馬君奉賀其座師吳先生最
績褒榮叙

今制天下諸道郡邑吏三載考績天官司封翁
上之闕下其副乃集文淵太史氏得受天下計
書其治行高等以名聞 天子錫之恩綸褒寵
逮所生太史氏斧藻潤色寔代璽書之所宜言
蓋他日在館下嘗三典制詞宣上所為綜稽吏
道振揚忠孝大指往往拱手竊嘆子臣二義豈
立天壤何宏鉅也為人子念在草茅窮約排仰
長水先生文鈔入

文

古

藉太上神明何以華袞其親揚貴名乎日月之
上為人臣念勞烈不勝銖兩績叙之謂何君父
覆燾吾所生恩澍頂踵重踰五岳不勝戴受敢
不日夕盟對殫圖方來萬一之報故忠成孝孝
成忠精一之性天所植也感激之義教所鼓也
終身矢力王家竭心乃事臣不得私返顧予不
敢告獨勞故 誥諭之文煌煌乎映天漢霽雨
露鼓舞群工莫敢不奮滌提三綱而張五典豈
不甚宏鉅哉浙大藩杭首郡今司理懷野吳先

長水先生文鈔入

文

生清操雅望寔能厥官顯有令績諸臺交贊行
將承受渥恩寵其先翁及母太夫人可謂試功
庸服一日千載其門下士吾邑馬君道禎博採
群髦編璣貫玉乞余文為之冠夫編璣玉者非
必璣玉也藁管寔先之矣蓋余家三汭上與司
理先生為比鄰有葭甲之及焉其孝性才賢自
少已知之先生既登第謂余亦以侍親之故不
奉 廷對者十年而獨商出處於余純孝至心
余是以深知之咲看青紫重戀班裾砥節礪名
可當千純之奉績學秉義豈易一日之懽太夫
人親善養則心喜厲苦節而彌貞尊慈不改于
往時熊荻不負其初心子既浮雲富勢分巢許
之烈芬毋益卻視綺羅垂鄒孟之風範姻交閭
黨人無二詞則余又諗知之十年間抗懷山樊
潛神大業志古人之道握其竅要明當世之務
暢其統紀一出而試青華之技大者霆斧細者
竹爰事治刑清風移俗易有轉動乎簿書期會
之外而人不及知蓋武林紳佩道路鋤耒與碧

冰長川之舟楫日日西馳則余又諗知之乃

嬰子之慕猶昵昵乎不斯須置即在榮途享高
華每燕居清夢惻然如有脫屣奉殮之想即三
吳接壤辟咄時聞每歲叙入懷漠然如有圯雲
萬里之思先生苦心神明知之矣非忠孝大義
曷以陳于孝子之前而稱顯揚尊大之指乎吾
聞之也方周漢之郅隆舉吏以孝廉選士亦以
孝廉公車之士隨計偕之吏並上天官而待金
門馬道積少孤事母孝其母夫人貞苦垂三十

長水先生文鈔

三

二

季略與其座師先生子毋懿德相方蘭馨茹拔
不求自致蓋神交而氣入矣夫論吳先生治行
行莫大乎孝德論吳先生績用績莫大乎舉孝
有如夫子一日下文淵之署曰余將首擢孝
廉明綸褒美令子臣二義煥發焉奕乎天下當
斯之時豈有與先生比肩者乎漢廷吏推吳公
第一入參九列且薦其門下少年生倘古今一
流余言非直藻管也亦大史氏之郡國計書也
夫

復津陽陸憲副

昔者七十子閭閻泗水上以尼老為師燕清雍
容抒襟吐志未始不以用世為大拯時為急豈
其一日忘之哉乃四周之轍日夕皇皇挈携不
得煖所在得窮阨焉即門人高第所期可南面
可為邦者亦復無所表樹所許以果以達以藝
可治賦足民屈指計年而効者往往奔走陪臣
賤吏之間而尼老所自名者不過曰吾好古述
作不知老將至云耳及夫歸與歸與原戀戀其

長水先生文鈔

主

四

舊游二三氏者鳳鳥不來祥麟已歿若悔向之
栖栖皇皇終無一就聖人精神力量至乎此時
亦自感其衰之甚也由此言之用世排時其夢
也與哉其非夢也與哉不佞少有當世之志壯
也浮湛金馬承明間當世卿相表裏初終閱之
多矣故其仕也無進心其舍也無用志自五十
掛冠今且十年忤權觸勢不改一步既窮既厄
既貧既老知己在事不通半點墨有見念者第
云親老身病飾巾待盡已耳乃其沉涵六籍縱

橫百氏折衆群言潤澤大道自謂頗有一日之
長即舉世莫吾知莫吾是吾何悔之與有恃托
知誼厚望不佞故略吐其素心年來捨棄一切
進俗避囂超超物外不敢以始生之日忘終身
之慕是日也扁戶浮舸寄身萬峰之頂焚香祝
報而已敬頓首謝高文華軸之辱

長水先生文鈔

卷三

五

與歸安令汪君

門下借重隣壤風徽在望擬一展賀以方在初
政引嫌未發執事者下車未幾先存故人可謂
厚誼自南中奉別來忽復廿年不佞退藏之日
久一切書問稀簡非自意於薄其勢固然門下
所治嚴邑也龍泉之利由型搖精若能含光韜
芒用以不用諸務總禱寬處乃圓涉世之理大
都盡此矣若嘗之浴豪大難理此自二十年前
事傳聞過其實向來或繩之太刻唯門下虛心
長水先生文鈔
靜觀常以閒情處劇境厲廉節以風之躬教化
以濯之嚴於持法寬於得人情寬於用法嚴於
綜事理即暮月致治自是節會至此無以太銳
求辦目前至祝僕三畝之宮樹竹釣魚雖老而
不挫不降者自在願知己勿復三之異時或扁
舟過訪握語有期早晚則

重

五

韓肖南書

計門下莊事纔可半林民風淳美山川秀發主人以一片妙明心目日熙恬其間何減五三世界有虞氏援琴舞象不下廡闥使人從風茂叔吟弄風月與點為儔只從無欲中勘破千古學脉乃吾丈學以無欲治以無為望瞻九疑垂簾便卧定非俗客漁溪紺寒齒齒花芳洗耳漱齒自足忘饑與夫賤弟焚香覽易時意致將無殊乎長公之來書此代面擬字使君書問幸為致謝此君自一高品才局老成丈以古道佐其所不逮秋中曾具一械想已久矣

長水先生文鈔

三

高

叙易程墨選湯言

夫易之為教神明自天出河秘文榮光燭漢毛龍負焉圖象為玄儀著繇之變為玄文作者必玄聖悟者乃玄解故劉子之言曰重卦重爻文府峻深六籍之冠冕哲人之驪淵也知言哉漢晉間注疏家今存七十餘種若稍窺玄奧者趙宋下茅葦連雲矣士生今日從宋疏中轉為講義又轉為舉子者之言世糠粃家莫釋去古秘文遙遠令人愧澁無能言之已雖然溥天之下道無不在謂莫裨糠粃不啻神理者又非也某氏選易程墨固士所奉以銅摹舉者之轍即就是編論之士以一日長不足盡胷中主者以一日好遇士又不足盡士素比登進錄其文傳天下即豪舉士猶俯首深唯其故旦晚之間不敢譏焉乃數年而論定又數十年而論久定主者所取或選者所棄一榜不錄一人一錄不收一文往往而是又或百餘年其文耿耿至今不可廢又或其人尚赫奕當世其文不行當此之

長水先生文鈔

重

高

時其權似又在下之人和璧剖而流夜光楚之
君相失色於刑者文章如璞玉天下有定價不
爽半銖焉操衡披文會蘇君之時耳故曰莫如
糠粃含有神理者此物是也易程墨中多匠手
余雅愛諸子相歸開父郭相奎吳因之數氏若
之文於玄理尚近今主者掊剝老佛不遺餘力
試思易稱神妙萬物聖人神明其德洗心退
之指合之果有異者乎聖人教法不同道無兩
極如有兩也不誠無物何以能共千古王仲淹

長水先生文鈔

美

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言三教九流哉王伯安
曰三教如三間廨宇佛住西頭老住東頭周孔
却是中間折之則我亦孤合之則我轉大故夫
漢晉諸人疏莊以老注老以易談禪以老易說
易必參佛老其識尚超超如不可及而墨守之
徒必欲剗心帖括之麓禁其神明自得之路士
之神明自得者方林立宇內其中有解亦必不
肯唯諾而從之其從之者中下士耳靡茅偃草
無為重輕故吾以為讀易者將來此路終不得

而塞塗之他日世必有賞其言者嗟嗟余舍程
墨論及老莊佛氏豈唯不善易夫乃不善程墨
而干時之禁已夫癡在山樊放言自廢禮法士
見之不收矣

長水先生文鈔

三

古

壽憲長映臺馬年兄序

上古至人之言曰大丈夫居其實不居華處
厚不處薄每三復斯言終身如不及焉夫居
處厚平平語耳乃求之當世得失之林言何容
易也自余弱冠登朝脩員赤墀其於卿相鼎石
天下有名之人傾接良多矣試嘗究覽其胸中
乎未必真有社稷蒼生之深慮持傾保泰之遠
略也天下有大事穆然兩持因循衆人往往賴
天地之靈幸會以解如此則功能莫大焉乃其
長不先生文鈔八
才譚權術不以謀國家獨以自為謀善開闔世
人鼓發其一日蜚譽俟彼衆口咸歸直走間道
而俛得之及機柄在握傾危無忌然後得以久
持不去晚節末路計畫無之不過厚貽重器肥
潤後人轉盼間竟銷散於何有此所謂畢一世
以大奉其身者乎夫如是處心焉得不虛用意
焉得不薄天真元氣久矣其銷也已乃若忠實
仁厚長者君子之風世俗莫之尚亦莫知其人
故其名常黯黯官亦常遲遲故曰弘球含光售

者無當刀錢細瑣見者爭取世之取舍豈一日
哉吾邑中前輩所嘗嚴事者如叅知漸齊道公
司寇蜆川孫公並懷忠履厚清素恬雅終始一
德里閭間到今頌誼無窮在今日則吾年兄映
臺馬公庶幾焉公與余同游校學同舉進士恬
退里中朝夕之誼久忠鯁不欺了無城府直而
不激寬而有制愷愷而無失即人有未同都不
立輕重於懷於心久而人自雅服之自其青衿
弟子時至 案掩黃動止一轍今且年躋七袞
長水先生文鈔八
舍德彌厚依然渾芒氏之天所謂大人而赤子
者公真無媿焉田畯里父洞公表裏人無異言
雅有前輩風度公為令循良為郎曹寬恕再起
為憲察雅重而平衡雖不奕奕煌煌獵取世名
扶搖直上然官亦不薄望亦不輕矣仕路寬夷
人自嶮巖以此論之達人長者政不必爾也試
與嚮所稱當世有名人繫度品目孰厚薄孰華
實即我鄙人之評有劃然不可欺者况昭昭赫
赫而監臨於上者乎天道無私常與善人福德

常綿茂子孫常熾昌壽祺常永邁公論常歸
心事常寬平夢寐常恬穩此亦至德之符已何
必籠罩一世用彼權術彌縫世人而與造物爭
此空名也天地間浮采易零根實重榮抽薄者
常裂深蒂者不拔山岳以實終古昂藏江海以
寬為百谷王喬松挺栢托高厚而凌風霜顧安
所不得壽乎天保九如以彰有德此之謂也曾
憶二十年前公有西河之感余告以仁人必有
後第不改素心俟鑒於蒼穹耳今公胤子髮纔
長水先生文鈔八
覆額援筆摛文洋洋纚纚即才俊即秀發昂昂
名駒哉公第嗇神專氣強餐食慎杖履恬愉自
持樂觀厥成福將大至期耄之慶日月正長不
佞弟尚能為公再祝之公孝于親敬友其伯兄
撫植猶子以及從孫德至盛矣芝蘭玉樹奕奕
生謝傳之庭麟趾鳳九振振嗣河東之美益篤
忠誠世培仁厚宗枋磐石永永未艾寧直提福
厥躬而已乎是月也素魄澄暉天根乃見晦朔
合璧金水長生有神僊之秘密焉公以晦日生

此歲此日適盈其數亦不偶然夫唯不盈是以
常盈乃公太樸一念積漸然也諸友屬余言并
及之以彰永壽之禎云

長水先生文鈔八

生

古

毛元衡制義題辭

毛君元衡少日即以德誼自矜，飭言動方之古人，與人與父處，其中耿如也。往就余家塾者十年，後五臺冢宰仲鶴中丞慕其為人，各延誨子弟，必莊必嚴，先之以真率，苦淡之節，有如越檢柳錯寸趾，顚顚叩叩，令人之鄙也。消望之挹之風度，自遠雞群，孔鳳哉。為文辭，根經術，不好異趨，蓋久困于有司，晚乃得之，頃歸自金臺，卜築淨相，梅竹蕭然，青蒲晏坐，薰鍊陶洗，期以悉汰蟬蛻。
長水先生文鈔八

目激揚以傾天下之耳，往往文逾其質，甚且成其質，如良工刻鏤，紅女組織，染人繪寫，朱藍金紫，煜煜照人，曾不半歲，色渝神去，索然又化為陳梗矣。且夫高華新妙，千祀逾新，莫若日月，月中間安從得有五采乎？真精之極，光芒自含，照映所及，莫非五采。故夫刻鏤組織，繪染而成文者，皆假物也。世間假者易售，真者不朽。元衡志古，不朽進而建功，立節自托，無窮何必世人皆知之？葆真而已，名葆真草。

長水先生文鈔八

四

五

序陽東章令君毛詩從吾稿

吳門章公以毛詩起家為嘉善令始在校學時嘗從余友韓學士指授詩義學士令一稟先矩矱數數推大其鄉震澤昆陵海隅三氏以士宜型治三君子無溺時好為毛詩者尤宜以此三氏之業以庶幾乎先進繇此制舉義日盛純然久之未遇也頃歲南宮奉詔頒正式程天下士自詞林諸大老所進御式文外僅取前三君子平日之文以充衡量他氏莫與焉則長水先生文鈔八少宗伯實主張斯議矣而令公用正體文字乃遂連售有司其篤信大雅墨守師說獨立不沮久頻不改授受之微必有自得乎胷中時人莫之窺亦莫知好昔孔子傷郁郁之文為靡靡者所掩曰用之吾從先進嘆士習沒溺芬華不能自還曰食蔬飲水吾樂也富貴浮雲耳吾從吾好焉夫士之所好則何物也他日孔子誦詩至烝民之什云有物有則喟然稱曰為此詩者知道乎夫天莫之為而真性渾然自有不添不減

之天則在焉應會而交於物若止水鑑眉曲寫毫芥物物自圓不過其則天之生人有此懿好如此則可謂從吾所好矣而文章亦如之有一物自有一則未拂楮濡毫以前原有一篇完文如其合此天下不言而同好之凡騁其才技鑒其天明有所蕩然之外有所過乎則之上有所索乎則之中者豈不凌軼人上乎揆之人人之同心其天則不合也一語稍離可以添刪久之色綸神去人將吐之為不知道耳故知道則長水先生文鈔八知詩矣知詩則知文矣諸生某來謁詩義序為略述授受大指未必無小補教學云其初刻四書從吾稿妍潔清圓雅秀而多風黃白夫馮開之董玄宰三太史之序爛然矣不佞甘泉裨朽焉能評騭文字

桂菴徐先生壽序

雲間徐居士桂菴先生者負局當湖市上垂
十年精通東垣丹溪河間諸書詳慎於察脈
症多中少誤賴以全活者甚衆其為人誠篤直
亮視貧賤者與貴介溫富之家等必竭乃心百
全乃已絕無世俗市心淺態推其志直欲砥行
樹節本心不媿三光無忤神鬼其所急人疾困
比於拯溺療饑要以自行其隱德耳方人急時
意不在操急以邀糴及病且已有無厚薄聽之

長水先生文鈔

卷八

壽序

自來即或負之者意常渾如也名德日厚生事
日薄一瓢晏如鈎簾吟誦胷中眉上常浩浩有
寬博之氣焉居當湖日久賢者重其品里人服
其誠村童牧豎無不知桂菴先生豈所謂門如
市心如水耶太樸若拙可謂隱君子已自余鈞
弋雲水之湄居多暇日則內觀守一潛神軒皇
廣成之授受而志玄修矣則杜門檢方兼綜軒
皇岐伯之問對而亦粗知醫術矣始喟然曰古
之聖於醫者必通玄其深解玄者亦必知醫軒

皇之教所從來其合一乎靈經言醫指也本之
樸漠虛無文始言玄道也終以八篇九藥蓋脫
形脫胎常資大藥謁帝受錄必籍積功醫之助
玄不至宏鉅哉乃醫門始事亦必先解玄理明
乎五運六氣造化在握然後能洞見五內虛實
衰勝而議補泄焉此醫品之高者診脈咀草直
以為名耳余友桂菴既精醫尤善玄余每與握
衽細論參對之益常多時之人不解也君好靜
坐余亦好靜坐余一切人事捐去十年終日不

長水先生文鈔

卷八

壽序

起一念終歲可無一憂而君尚平之債多所未
了併歸靜篤似或頃時君好墳籍余亦好墳籍
余自少流覽頗盡寓內古今之書既老既忘一
字不留久矣而君好玄禪書尚在發憤博綜之
日此兩事者我似差勝君余性褻直不能諧洽
時人以嘗掛名仕列且在浮沉危遜之間君能
自行其志耿耿不少徇時蓋君操仁術人必求
君君自可無所低迴於人也余自少抱濟時大
略官在筆札雖遇事以及物為懷而金馬署中

可羅鳥雀何澤之施乎乃君指下祥雲迴枯槁三十年間功行多矣此兩事者君真賢於世至於精論玄理我與君似尚有異同之見君好丹謂長生必資服食余頗謂靜清之道直可超凡入聖一切金石草木未知所定亦不敢輕易服食君今年滿六十諸友朋姻婭請余言壽君余因是反乞霞於君也吾聞僊者必服一大丹始可定無窮而游紫清蓋僊者之藥亦多種矣若渭叟之地衣彭公之糜粉文太之紅藥長水先生文鈔八

之珠蕊周亮七明之芝西母碧琅之菜就中孰者是神僊上品長年不老之藥吾將何以服之僊者之方抑又多門矣若王子之瓊田白石膏淮南之明光七星散黃丈人之流霞赤藥丹東郭延之靈蜚寶應丸王邨鄆之九子黃霞飲藥子期之飛龜八瓊方就中孰者是虛宮玉笈僊家秘傳之方吾將何以脩之今日瑤池高會羣真並集諸公長者各酌大斗羅拜於前翻乞徐先生作一大佈施我輩並欲列靈山會上請先

生擇藥請先生授方其無多讓今夫祝史祝人曰願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言聒耳一日之壽無證于人人所以簡祝史也虛言諛辭老夫之類墨倦矣夫乃猶然祝史之稱乎先生長嗣君樂菴尤精岐氏書聲名騷騷通而翁今日者先生若秘密僊方不肯授我輩嗣君先生必有神方靈品我輩轉轂而趨之矣

與方司理書

往在金陵與諸君子一把袂而別歸卧十年非
以事至敝鄉無從挹其面居常思之僕既無端
放廢日杜門上覽前載足以娛老更不復通片
楮向人間蓋羣康鹿狎白鷗之日久愈益散闊
無當世之取舍矣已丑春承門下好問幣遺王
岡伯之价致來其人以爲公禮不索報書偶在
山莊殊負遠念乃者雞澤令曹君少小時執經
事僕有時名其人長厚謹慤夫吏道尚惛惛士
長水先生文鈔卷八
風貴忠厚非大雅君子誰能振拔之渠道使轍
往來時時問僕因托渠謝已丑之惠猶憶李于
鱗詩有之春樹萬家漳水上白雲飛去太行來
執事所至觀風得無陽春高唱一會人白雲之
謠乎

王先生近執敘

往嘉靖中吾就李養恬先生執草行天下博士
家案頭比于靈鼉繇來重矣今天下文字不知
凡幾變矣先生洗心泉石因閑觀時問作一二
首自與以神注精凝殆范蔚宗所云吾文無一
字虛設者耶礪溪東釣孕采金我伏波據羈氣
凌銅馬何年之運氣之雄也不佞弟憶昔清源
會上夜泊論文先生之名雁行杜吳江吳毘陵
間精鑒刻論不少寬假政如韓公子綜名商相
長水先生文鈔卷八
君行法寧不可一世人以信吾之法此其善持
論當年有天下名者也頃李本寧入浙兒子鍾
奏執李先生前則曰若郡中不有養恬先生耶
此鹿門一輩人撫然應曰是吾婦翁也蓋兒子
自童時執簡攜詞常屈流輩頃在甥館每奏執
不當先生所持之法往往偃旗鼓不敢向雷門
意中或苦難之先生不小借其甥肯貸他氏乎
雖然以法法人人亦將以法反法之古之持繩
削墨者必令在此無遺論在彼九攻而不可破

晉法乃為天下令規不加圓準不加平綜其幼
眇在針芥間耳方今後生蠶出慮無不左馬莊
韓也者不佞弟常自引車空谷飲衽避後生不
敢點染其文以為責耳至誠夏蛩而秋鳴無能
出拔此場與之爭衡矣

長人三七鈔一八

卷三

古

奉徐致和老丈

唐音奉還記室伯謙大旨
在辨元音耳如人童聲清妙
漸長漸漓此三唐所以不同
聲依永律和聲自帝墳重之
翕純皦繹自夫子正樂言之
我祖休文謂靈均來此秘未
覩孰知其言之選哉曹子建
稱孔融體氣高妙謝康樂謂
文須有異氣古人所求聲氣
之元此物是也自渾濛空
妙中來得之天者多不可以
象求伯謙自以李白杜甫冠
冕盛唐無可揀刺不編二家
所以尊之然二子視初唐音
亦且稍漓矣其中能遂無中
晚唐乎無所不有是其大有
所不有或不足於清氣清乃
淡淡乃所以為高使才技則
多麗豪過沉吟則真味薄此
意未易一二為俗人道以僕
論之高岑王孟其風峻王楊
盧駱其采輕陶韋儲柳其神
淡自餘諸子各專一局然平
平猶人耳

長水先生文鈔八

卷三

古

與王生

釣鰲磯上暮潮瀾瀾江鱸正美紫蟹新肥足
惠而好我期之可來買鮮命酒乘潮而下至
院乃止一路水清急於弦箭兩岸荻花颼颼
風朗月下復不遜七里灘頭恨時無求羊二仲
與之垂絲而語也

與戚希仲

湘夫人之辭曰出不言兮入不辭飄回風兮載
雲旂李夫人之歌曰夢耶真耶步那那者誰耶
長水先生文鈔八
膏細詠而嘆若人之妙于言也寂歷一二語千
載傳風神嚙之嚼之味淡彌香足下文辭情矣
吾不能似所欲相贈處者願游乎有無之間

與方山人

小奚奴汲新漲十斛滿注庭中三盆陀科斗萬
個縱橫行其間余觀之意得甚恍如身在西崑
冊府見皇顏初造文字時天為雨粟鬼為夜啼
也岫嶠碑岐陽鼓岳之篆余經見其文尚不
逮此神奇乃知古人點漆作字竹簡上圓勁渾

或頭藏尾縮其體勢自不得不爾非必全學科
斗亦非必不觀科斗今人用毛穎強作之安得
似乎故知鐵錐畫沙之說其理甚微

遲龍洲張兄

朝來暉日融麗新弄之色可掬可食黃鸝兩三
枚在嫩柳枝頭啼鳴如喚人行樂可自吾茅舍
以東迤北觀桃花堆雪片片與綠漪爭馳便
駕小舸從此出方塘群魚鳥登渚峰禪剎聽梵
誦聲一擊磬乃返若至渡口暝色催人我二三
長水先生文鈔八
人者不妨一路踏青莎徜徉落暉僊僊乎浩歌
以返倘逢莊丈人任公子者拂石垂綸一叅玄
論何如

與具之

不佞壯也思以用于當世而謬為筆札之官文
字是其職非其好晚乃研精十載竟無真得亦
耻以文字自命丈夫之軀又弃去學玄然玄之
道微矣方將有假年之請而足下乃索我文文
諸足下縱橫自有之老夫何知之有

與曹令書

門下治所古晉趙雄都太行所亘萬山磅礴處
淳氣融風之所守也漳洛釜深天下名川諸泉
匯流飛注千派是處去潞沱之河幾何而近玄
精石僊者所養狀乃何似出自何山抑其土厚
民勤不殊古昔得如君長者撫而治之三五之
隆又豈難復此地雖遠與否去紫荊幾何而遙
方今倭虜之患並發計經世者何以備而銷之
風便願聞崖略

長元元三文鈔八

五

五

與張進士姪婿

車馬似有行色矣賤懷之私良不可任門下溫
粹之養疏達之才服官行志及此其時大約京
曹諸郎比之外僚體局大有選庭六曹各有成
摹律例外毫不可假類若畫一持而循之舊貫
居多此其一也上有卿長下有僚友案行牘奏
微有參裁取於和協通行而已無愆於法無碍
於體無掛於論議即足矣不須大有更張此其
二也咫尺神威容光必灼片言小動行墨數

語奇端視聽室家之事僅隸之言觴豆之愆
米之鑽動止皆宜過防此其三也如是慎密矣
然後以其燕清餘日博考典章疏議練習國體
朝常深究時宜物局之變化以待異時肩鉅持
艱之用京師是豪達英游可以師表道德可以
砥樹節行可以儲績問學劇切文章無一日無
天下良朋無一事不資友朋之益况門下素自
威虛澤麗人人樂注以善者乎勉之自樹秋氣
薦涼長途穩稱竚聞華選以慰相思芝玉未繁
長元元三文鈔八

五

五

祭司寇蜃川孫公文

天地間有溥和博大之氣渾灝流行無已時而常有所獨注而篤培之者於世為還古於歲為初春於日為朝暾於時為子半為木貞心為玉純璞為酒含釀為卉發萌其於人也為元老耆儒忠篤長厚之君子尼父所以思先進秦誓所以稱黃髮也彼其出處行藏存亡終始之際豈不關世運繫元和者哉公之仕也當小子之未生公之歸也當小子之未仕吾即不得見成弘長木先生文鈔一八

五

古

祿鼎秩自尊不漸聲華令聞彌亮綠草青苔歲滿尚書之里龍章鳳詔特膺耄耄之徵以公之福宜然人見孝謹高于萬石子孫賢于八龍望其廬者憑軾瞻其貌者意消不以此太丘之陳即以方涑水之馬奕葉繁而愈昌瓜瓞延而愈揚又以為此公之福宜然孰知夫渾渾者協天敦敦者合神謙謙者契衆穆穆者延祥是非渾和博大之氣與之融結貫注再三申之弗克違者乎世非無聰明敏達籠天壤雕萬品者然用一分之機事即濇一分之太和鬼忌高明日戒中滿物蝕鮮華人指艷異此亦自然之理也嗚呼非天下儔德不享天下之儔福公真前摹朗鑑哉自公之歿迭缺元蔡凡我後死者其必力希大雅之忠厚耻為小己之浮薄屏匪人傾側之腸植泰道中行之腹庶幾哉我鄉國之士猶不墜公之典刑嗚呼世風日以降士習日以傾後百十年瞻公高風懿範思執鞭而靡從將不廉頑起懦令鄙寬而薄敦殆耶

五

古

郡中同年祭叅知姚華麓年兄文

自兄抗志青冥願神玄素拂衣高蹈乃在鼎盛之年彼時榮途坦如舉步臺省乃兄淡然一咲而捐之日之未暮雲帆早收求諸此時有此人乎歸山三十春性本蕭疏興復不淺攬空翠以濯纓召安羨而歸靈泉秘洞無不有筆墨焉好風華月無不弄馬畫舫鳴簫無不有謳吟焉吸吐烟霞得勝韻此於汶汶世中可謂曠朗達觀游方之外已陳次公有言臚仕不減

長水先生文鈔

卷

七

時流而我差獨樂則兄之謂也弟輩居恒沃聆眇論謂神僊可學至抱樸非空言兩兩忘機期進此道方推兄與我作一浮蘆之侶兄乃竟如龐鹿門之不告竟去將達者果無情乎兄若遂登雲天謁帝大光明上檢點諸真名籍我三人者願且須臾住東海頭作一散僊為便兄若馭風高覽歷遍崇閎待次乎空同曾城間尚有幾千春者遼吭西來青羊乍返懸茲夢想故人不薄萬一片羽飄飄或者從雲而墜未可知也鳴

呼僊片語隔夜月茫茫頭白弟兄我三人在耳
感慨落淚蓋難忘者百年之昵好深媿者太上之超遙遼來時乎遼去順乎吾與夫子游無垠乎千載共盡復何云乎

長水先生文鈔

卷

七

王道本人情

王道所以大者在因人心之自然吾無所自于天下所謂人心自然者何也則人之情天下之人夥矣離而聽之茲乎芒乎若難其欲此一人之私耳其合而公者則至平也而同乎天至漁也而統乎道愚不可欺弱不可侮久遠循習不可易此以明其出於天則之自然也聖人知其然其為道也不任己之情常本人之情不本一人之情常本天下之人之情天下

長水先生文鈔

卷三

七

所欲吾為導遠節制其間未始以已逆之天下所不欲吾為區處禁禦遠其患害而未始以已強之如是則天下之情得而天下之心通其父也上下交相凝固莫知其然此謂純王之道聖人者道德粹清一出於公豈其才智不足以率天下亦深察夫人情之難平而不可強也程顥氏明王霸之辨曰王道如砥本乎人情惟本乎人情此王道所以如砥歟昔箕子陳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

長水先生文鈔

卷三

王道正直所謂蕩平正直者何也人情之謂也天下之人各受天之明命以為性其見乎情者必有大公至正之極建極於上為王道歸極於下為人情人情為王道之本所從來久二帝三王不能易焉王者履太上制六合天下之人頽首聽吾所為苟出其獨智求治于天下縱橫操切之似奚不可乃孜孜必俯徇天下惟恐一夫不獲其情此曷故哉天之與人遠矣天生聖人宅之君師予以聰明睿智使之通乎天與人之間條達其情代天司平于天下固若懸衡虛至之中付之善權者進退焉但不令爽一銖不敢以指握加輕重五權之變至不可勝窮低昂俯仰日有萬變天下之情之難平亦若此耳是故奠九宇以為安錯之在覆孟焉視杞反側羅其中矣環四海以為帶保之在襁屬焉闇黠垢汶藪其間矣包萬彙以為家寧之在堂序焉焚焚瑣劇宅其所矣生殊稟則殊心之殊風則殊氣誼俗嗜好被服器械殊百

人者也

譯不能通焉聖人者欲以方寸而周環海
密而灼豐蔀以瞬息而垂永世其智必有下周
其勢必有不徧天下之情曷由以盡聖人之
或幾乎窮使聖人者果煦煦焉日求天下之
而徇之而悅之誠有所不能然聖人之所謂本
人情者又不若此拘拘也一人之情億兆人之
情是也億兆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瞋吾之目
天下之共見在傾吾之耳天下之共聞通人情
有公是非根于秉彝之正不可以勢奪焉人情

長水先生文鈔

卷五

有同欲惡起于生養之際不可以力強焉聖人
者將有動乎其慮必觀天下之公是非無敢以
己之達莫與之將有加乎其民必察天下之同
欲惡無敢以己之愛憎參之本其公是而是之
天下莫不與本其公非而非之天下莫能違本
其同欲而趨之鼓舞不終日本其同惡而避之
欣戴不踰時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莫之召而人
爭趨得其必至之情也羣飛之歸茂林羣游之
歸深瀨孰招之孰強之夫非天機之自然耶肯

者皇王之世開天統治人情若耒耜衣裳車馬
宮室儼皮衣薪之屬既漸因夫物情之所宜者
創為之五禮六樂八政五教九伐五刑之屬又
皆因世推移殊時不相襲則以後世之情實日
開日巧聖人代作教之加切防之加密處之加
脩亦莫不因人情之自然各有建置于天下一
慶賞一誅罰一明揚一顯黜與夫一興革動止
靡弗觀人情而出之安之者固情也有所勞而
逸之者亦情也養之者固情也有所節而愛之

長水先生文鈔

卷五

者亦情也順之者固情也有所禁而衛之者亦
情也生之者固情也有所刑罰而懲之者亦情
也聖人操予奪生殺乎萬民上必順人情之自
然而應之聖人固曰吾何情哉吾司平于天下
猶牧者本牛之情御者本馬之情樹者本木之
情舟者本水之情然則治人者不本人之情而
又何為也嗟乎天下之情不可勝窮所求遂於
聖人至殷繁也聖人所以本人之情豈易言乎
其虛中以求之是慈母之撫嬰子口不能言也

其致忠愛悉聰明以察之是扶傷抹溺詔龔導
替弗盡誠弗休也順而導之注物于流水之
變而通之曦曜于寒林之谷優游俟之浸潤沃
灌溫乎不可以旦夕迫也聖人端拱穆清不煩
指而自喻勞民民忘勞使民民忘死戴如日月
拱如北辰豈待發徵期會哉天下熙熙欲得其
情而來各厭其情而往天下各得其情而民已
治矣化理畢矣故人情者聖人治天下之大本
也古今稱王道之脩無如成周乃惟曰有關雎
麟趾之意以行周官法度又曰平易近民民必
歸之其治內治外之道蓋莫詳於詩於伐木則
道及乾饑醺斄之微于四牡則體其將父將母
之念于采薇則敘其室家啓處饑渴寒暑之情
東征一詩細及於往來感遇町疃鱗鱗聚樂離
合之思即家人父子吁俞慰勞罔弗宣暢其意
而代之言抑何愛人之深本人情之周也維時
品式詳明精意流貫所為聯絡一世者若出一
身間師黨正以歲時卿射讀法握手告語朝覲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會同集天下卿士大夫宴樂綢繆以盡其懽揚
旌揭鼓鉦鐸振輶自士民輿簪靡不得陳所懷
來悉所欲言者天下之情既已無不遂矣然而
約已裕人不弛銘于几席觀風采謠不絕迹于
海濫慮天下或有難吐之情必使交鬯于兩間
無復壅淤而後已雍容款曲上下訢合自有愛
卹保養之真意深入人心而人不知一切束縛
刻核懲庸及體之政惻然有所不忍施故誦其
詩者嘆曰先王以人道使人曰太和在成周宇
宙則周之道一本于人情故也及周之衰而伯
圖興王道熄民生其時有情不得伸鬱而後發
一散而不收則秦之季是已蓋嘗論之伯之術
尚詭貴所不知不見籠罩一世而自專利焉王
道則否皎如白日朗朗洞洞人情而已伯之術
尚巧逶迤宛轉與時上下屈于所甚屈伸于所
甚伸王道則否直如引墨正正平平人情而已
伯之術尚捷令行禁止急於駭電平道則否舒
如遲日容容徐徐人情而已世未有愚人情而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人不知拂人情而人不怨俗乃謂王道迂避伯
圖敏速何不引周秦之故觀之也故曰誠心而
王則王矣假之而伯則伯矣吁本人情言王道
乃所謂本於誠意者歟雖然人之情每奮于作
新靡於無事約於始造泰於末流是以亂伏於
治危倚於安則以持情無道履盛而不知戒也
聖人既本人情以治天下又脩禮以耕之陳義
以種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置天下於仁
義禮樂而常申之教學以節制人情使不至於
長水先生文鈔卷八
極如田工有畔一日不敢忘鋤治焉故曰人情
者聖王之田也是王道之根也

說用行舍藏一章大指

或問於余曰顏路二子道德重師門他日侍則
夫子嘗令各言所志蓋並稱大賢矣一日乃
謂顏淵曰有物在此用之則可行舍之不用即
又可藏此唯我與爾兩人者有是夫彼時季子
在侍分明置之此局外矣行三軍則誰與季子
所以自負而願有請也夫子直外之曰暴虎馮
河之徒吾不與也雖行三軍亦用不著其所稱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一輩人者不知於用行
長水先生文鈔卷八
之事有當乎抑與孔顏行藏之義合乎不合乎
余應之曰君子處世界中用舍不聽之人其主
持常在我我胸中渾渾淪淪有一物者涵蓋六
幕主張萬化可以用用便有此物在德施大行
乎天下可以不用不用亦有此物在自足涵暢
其胸中用亦有不用亦有行固有個推行方略
藏亦有個安頓去處用根於藏藏顯於用此之
謂善藏其用行萬物於把握間藏天下於針風
不漏之地所謂隱居求志行義達道達可行於

天下而後行者此物是也彼豈汲汲世名沾沾才技盡露鋒銑與世局爭衡者哉故蕭蕭環堵默默無言者反可以酌四代而準百王行行兼人衆得浮海者反不堪濟難難而樹功伐嗚呼聖賢之涵養見於此矣請言藏用之義天下大矣萬物襟矣利害相攻安危相倚未嘗一日暫靜吾居其間即使乘時遇主上有君王秉局當陽何能一一盡如吾所欲行下有百司兆庶人各一心一見安能盡如吾一人所施設故用舍

長水先生文鈔

上

行藏非兩截事即行即藏即藏即行曲有微機大率以善藏為主什九在中什一在外此不盡用之之謂藏因天而天因人而人因時而與變化此不行吾意之謂藏庶職自明翼羣材自匡襄國論自揚吐我默握其機聽天下各盡其情而了無妨碍此以人用人以事應事之謂藏大有剖斷不顯其能大有鎮持不顯其功大有掃盪清滌不顯其略作事在彼得効在此堤制在後救助在旁精心苦志天下莫能闕輕輕灑灑

一拂便了此之謂以不用用之謂藏凡吾所用者皆吾之明也凡吾所不用者皆藏吾之神也既藏其神兼藏其器既藏其名因藏其用孔子贊易所稱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古之聰明睿知神武不殺之謂也而暴虎馮河一團浮氣何為乎古之君子百鍊純鋼擲之無景真金足色火氣全銷凡以藏神太空而大用人羣之術也此義若透其於治天下如反掌然不費絲毫力即臨事戒懼不為禍首何異乎時幾之競飭即遇事好謀博集群策何異乎嘉謀之僉同即事必美成百昌百理何異乎績用之平成禹益徂征班師舞羽七旬苗格此之謂善藏其用嗚呼三軍之事又豈在用行之外哉故知孔子材季子及與子淵之意精機無殊在人善領而已余嘗告肩吾氏曰神龍之力能大奉以風雷雲物騰揚九天為霖四海亦大播弄矣然不能不釋風雲而藏九淵之下故大海得以其浩濶無倪制神

長水先生文鈔

上

龍之柄吾輩用天下是用其所以藏藏其所以
用只此微機可聖可神乃文乃武三代下誰能
及此吾讀南華至踟躕滿志善刀藏之為千古
英雄落淚嗚呼用世之難自昔歎之矣

長水沈先生集叙

余在秘館時與長水沈幼真先生為握蘭之交同典

制命同侍

講幃同編摩

國史同注記 起居朝夕承明後先四載誼至洽矣每見其自公

退食假館禪扉釣簾晏坐凝香滿函遠謝塵囂翛然自遠胃中博達浩穰人莫測其際出處去就取予語默間歆如也別且十五年適余門人萬生携先生近州至益用歎尚紫芝夢芳於還谷明瑞弃捐于海端為之撫

卷傷懷者久之因書數語以傳同好斯文者天下之璋寶也丁酉夏新建友弟鄧以讚書

四條編目錄

序六首

書九首

說一首

對一首

襟著七首

目錄

長水先生四條編

長水郡當湖沈懋孝幼真甫著

門人皖城汪道亨汝立甫校

壽石麓李相公六十序代殷崇川宗伯作

古之君子輔相明主垂光竹帛今聞遐遠豈偶

然哉所見者大常普物而無私其識量宏故德

望願叩於天下彼才智淺發之人不能一日驟

其煙略常不得而稱焉書曰若有一個臣斷斷

無他技其心休休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也

長水先生文鈔

五

好之不啻如其口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夫言斷

斷實無機事也言休休實無城府也言無技實

無智數也言若已有實無爾我也如是等人舉

朝豈可多得得天下一人而已古之卿相號為老

成舊德即龜卜夢求無越此數言者其才故不

暇論也明興內閣諸臣若三楊金黃商彭之流

皆以寬大持政體以鎮重定國是以忠純結主

知以虛受納羣品和平之理上格皇穹寧靜之

福下及兆庶才略藉藏而密用轉移默化而不

露弼亮累世內戢外寧迄今以為祖宗盛治
不可及前修之風度可以觀矣今少傅李公正
直長厚德望偉然其所崇正植善調幾持軸
在惇大坦然適合公議而止門無私謁心如止
水見人之善則收之人所不及則扶之見人之
才則用之人有小過則容之絕無纖微憎愛忌
媚淄染乎其中百官庶司皆得以所長沛艾而
進無才不揚無事不舉公常欣欣視之如已出
無大異同也當先帝冊進士時公首明道統
長水先生文鈔八
以對自筮仕致鄉相見大量宏終身不易其言
可謂有道君子康我社稷者已夫為國與理身
一道耳公為之宣其正氣通其關隔不闕不滯
與天下休養生息於無為以默養太平之福則
公之理身必能遊自然澹天真迓蘇導社棄知
反素安其身以及天下寧天下而及其身蓋交
相贊焉吾是以知公壽考必總百福必貽仁壽
又子孫黎民所恃保乂於千齡者也於是公年
且六十其兩親康寧無恙天之報施公可謂至

矣余為公同年辱教久因門人之請序古大臣
享功名於遐遠者如此令天下知中朝自有黃
髮如姜畢者流表瑞于聖世云

叙邑侯若惺王先生一經草

昔者讀六家指要高其淹通讀王命愛其清辯
及見子長記史孟堅述漢各有自敘之篇綜本
其家學所從得則喟然嘆曰父子授受述作有
原名實緝熙之際豈虛乎哉夫指要總九流原
大道機圓能貫此乃五十萬言灝博疏奇所自
來王命翼本朝撥曆數忠於漢矣漢紀蔚斌雅
瞻茹古涵今夫非父師所箕子而何也劉彥和
舍人品文以謂遷才固學絕世希踪同子叔皮

長水先生文鈔

四

淵乎自始璿球產自藍田玄珠胎乎赤水即云
代寶夏然者乎亦難謂之逾本已始壬午之役
延陵惺菴王君掄魁南國自余所衡取今且二
十年其嗣君先生聯第來令吾湖又得觀其制
義諸篇奕奕新起他日稱文避席曰自少領家
大人之教因謬推曰是皆師門源派所自則不
佞烏乎敢大都其尊公之文沉凝博大味厚氣
長以授令公涵釀尤還其才自疏夷軒豁能盡
發其胷中所見解快暢而流溢正如春雲郁郁

長水先生文鈔

五

瀾滿大空含吐變化自非思索所及即父子
文軸似微有不同乃其粹焉根本經術摭
靈貫穿今昔涵暢於當世之故其致非殊也
云黃金滿籬不如訓子一經言詒也亦言述也
經緯炳天壤潤澤橫四海大哉孝德乎傳一得
三矣湖邑博士弟子請得令公文授剏氏問
敘於余為述其家學如是使泝源探本知所嚮
往云令公始下車未旬許蒞教詢邑之耆碩召
見里中三老孳孳務得民和蒞事未三月摘伏
如神剖斷若流重昏積蠹清拂之若承塵馬里
徑條布垂白扶筇忭詠稱便運刀樽俎細大一
如人人各得其意中事雖才之天授哉抑其練
心世故周詳民隱得之於家食庭聞者多也令
公兩年前青衿耳一日握符受事精微如素官
今之博士家有是乎聖賢之學明理治心本以
經綸世局有如業一經起家授之政不達玄譚
空語無事實腹笥說鈴奚文之為諸弟子挹公
所行事幹本之以忠孝廉節疏通之以國體時

宜天下學問文章孰有大是者令公行將加意
乎禮樂教導諸君子試循是求之此乃公所以
為文者已

長水先生文鈔

六

論王仲淹續經之指

或問聖人何為而作經乎曰聖人欲明其道於
天下後世懼其多岐而莫準也故刪繁舉要有
六經之訓所謂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之意也然
則王仲淹之續經然乎曰經常道也自有天地
有人物天生聖人經紀其間人生日用始有定
局有定衡人人由之無異路人人知之無二見
人人能言之無巧辭曲說也孔子所刪之經豈
非示此不易之常道哉兩漢之衰天下裂而三
又裂而南北當時學者不淫於老莊即溺於詞
章去聖人之道濶遠久矣獨王仲淹者脫波蕩
涉津流雅知宗經而述孔受書於李育學詩於
夏璵問禮於闕子明正樂於霍汲考易於仲華
不解衣者五六歲庶幾於道有明矣時不能用
退而老於河汾之上乃續六經其於聖人之道
未知深得與否然其志則偉矣或以為比於僭
王之罰吾則謂聖人不予吳楚者以名其為王
也因是而併廢其尊王之義一見毀於

長水先生文鈔

七

後儒亦以名其為經耳因是而并廢其傳經之志可乎今有人焉取古先述作而紛更之挾已見定章句折文字居經之實乃去其名將以為僭乎不僭乎以為非也則當與仲淹同科以為是也則均出於已意之作未可定其是否今也於此則與之於彼則名為僭而斥之其亦失平衡之論矣如曰後世之書不足擬先王之盛典此則時之使能非所以論其人也若以時論則晉命秦誓孰與典謨秦鄭之風孰與雅頌禮之長水先生文鈔月令孰與樂記諸篇聖人皆錄之不弃以為道不可得而遺也仲淹取七制六代以續詩書斷南北以修元經其所稱引獨不得與秦鄭比乎故仲淹之意若曰後世之經解取聖人之說而支離之吾之續經取聖人之道而附麗之取聖人之道而附麗之者猶之乎附帛於錦雖不相似於錦無傷也取聖人之說而支離之其為錦害多矣今其書不可槩見然中說一編則漢唐以來經師皆不及其融貫所續之經夫乃各有

意指乎故其言曰凡謂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又何為哉至於古今不相及七制無精一之傳六代寡彞則之訓南北非盛周之範一恒人能辨之矣亦何責之賢者乎儒者家仰紹先聖比於賢胤之續其祖先遺業猶存譜牒可續其人思以繼先聖之道而謂不當續六經之業者非通論也周公之去唐虞遠矣孔子之去周公遠矣孟軻之去五三聖人又遠矣其時不同其事不同其文視六經又不長水先生文鈔同亦顧所裒裁何如耳烏得而盡廢之後之君子有能繼孔子刪述之義舉周漢到今書籍一論次刪其多岐畔道者一清天下之耳目聖人復起其必不易吾言已

孫氏家乘叙

在昔嘉隆之際吾就先賢大司寇簡肅孫公以清脩大雅懸鼎石之望於天下今上在御旁求耆碩以佐三事詔起公司寇公遜章再上以年及堅辭不起士論愈高之公別歷三朝終始完德生平大節必且炳然列在國史矣若其先世自聰雪履士以來代有名德紮仁樹善于今二百五十餘年而公以卿尹退居里中者且二十年躬化不言風行里黨故吾郡稱有家長水先生文鈔一

法者必首推孫氏云然其世傳圖牒嚮者函而未發即我輩里人服聞風範其詳尚未之覩焉于是公之仲子文學君成名蒐羅攷次起自洪武迄於萬曆偕其諸昆子侄彙粹成編稱孫氏家乘其條蓋有八事大抵皆簡肅公本指也夫其世受上恩天章煌煌庇及後昆故首述恩綸列在郡志旁及叢書紀傳詩章藏諸琬琰故次文獻次家傳像貌廟食枌櫨名山令後來瞻仰故次神像次祠堂居官者守彙常務徙者歸

源本如川宗渤日遠愈東故次仕宦次居德肅之訓正大切實有九十物者焉是孫氏之寶也故以家訓終焉人皆知簡肅之醇德乃其樹本發源歷二三百年始昌明於德業中間如聰雪公樂農公怡閒公溪隱公以至于嶧溪公更五六傳皆博大苞韞培其元脉我簡肅公質行樸誠紹前之德加之以永終純固此不似后稷公劉之創其官大乎姬公追述先德善成父兄之志既以造周因以拓魯即如尊親之貽商諸尚父伯禽之訓載在孔論約而言之關雎麟趾邇其原本行葦炯酌昭其忠信邠風無逸著其儉勤世世只守此至足矣周道之穠歷季人百魯風之厚訖在漢初世臣喬木如磐如城此又孫氏子孫所宜懋勉以延世澤者也倘仲子葺編之深意有在斯乎在斯乎世家子弟不必皆才智守訓則習正習正則德純而才智者常好越軼規繩亂之以聰明中下之流見其如此顛覆侮玩式微所繇來矣詩曰率由舊章書曰

率祖攸行此循繩守墨之說也而至德要道在馬可不慎歟昔太史氏司馬遷述史記有列傳以志一人終始有世家以紀其昌茂世及之尤著者不佞之述此編非直表其家乘而已將來知史牒傳世家者必有攷焉

對南宇高宗伯論慶都秩祀書

昨吏來省中言四月十一日議光母秩祀疑其事初謝御史言光母在慶都地近唐縣唐東城外有丹朱塚疑光母或當在此撫按相度執疑未決當時道路間傳非有文獻確然可證上意舉行曠典將以式昭母儀風厲子道本非輕也倘來者難証必有舉而正之者執事宜審詳之按光母之墓自史記地志及水經諸書皆無紀述惟羅泌謂葵雷澤亦不著所出據所經見

者後漢光母碑今歐陽氏金石錄具紀其文則慶都乃在咸陽所云欲人莫知名曰靈台上立黃屋光所奉祠處也雷澤者漢志註中本在城陽城陽今曹州地則羅氏之文雅與碑合陵墓所在固可信而決矣相台圖經引孟子註舜封丹朱於白鎮西三里有丹朱陵今注疏乃無之疑是趙岐所傳也元和志丹朱墓唐縣東一里窠宇志塚在永庭東二里水經注成陽有丹朱塚其水南經蒼梧之山丹朱葬於陰則丹朱之

漢古亦未明要之朱始就丹繼改封唐其率而
葬唐或亦有之皆難考信乃引以證堯母之
墓甚不相蒙矣蓋堯之始則在陶爾雅云載成
為陶是濟陰也亦今曹州耳繼封於唐唐城在
絳州翼城西二里許括地志定州唐縣乃堯後
所封在夏后氏之日此何與乎慶都哉杜佑通
典不深考堯之始封本今雷州繼封本今蒲州
其實非慶都且慶都本名望都望都山一名堯
山史記稱堯游望都今地理通什詳之因山得
長水先生文鈔

十四

五

名當時名縣未必因於堯毋烏得妄比而同之
乎伏惟採擇播告在廷明示改作庶幾稱上之
意謹再拜奏記

天下本無事對

客有談及世故卒然問曰天下大矣事變日夕
叢生吾儕旁睨袖手抑知當軸之苦有難語人
乎若能處有事行之以無事即目前雖多事終
能帖然以無事則當何道之繇余遜謝不能知
而姑以常理應之曰陸象先有言天下本無事
此言可三思子見紛紛難平者何物哉天下本
自廓廓無一事此道不在外間特在人把握中
自知自轉天下事將無甚難焉且天壤中殊奇
變幻險于山川於何不有天特留此中間一片
空無境界與古今人作一大厦宇往者自往來
者自來不定者飄飄乎如虛舟之收便帆不齊
者蕩蕩乎如羣鴻之游大海不常者淡淡乎如
閒雲之布太空殊途原同歸百慮無二致並育
者原不害並行者原不悖色色信其本來物物
與之各得吁天地濶矣其又何事焉人生此間
若是蒙杰明智超超出羣眼中見得天下本來
如此清淨我何為將此身擔帶其中天地無窮

五

人生須臾既不得已在此場中作一揀時人物
了心之量其大無涯只如此便冷然無事灑然
過去矣唯是尋常之流視此身常作一不了事
件於人我交承之際其心既有所染著其才又
不能分疏胸中不勝閼隔時時有歎嗟憂憤不
能自主之憾然後天下之人之事知其局器如
此百轍驅來得入其心與之俯仰交媾日日沾
膩而不可解乃欲以不了心腸纏綿應答幾倖
一旦之無事將恐一隙不塞千堤必潰一念不

長水先生文鈔

六

透百變叢生天下從此日以多事至於積漸不
可支持其人身名與人家國必至乎共盡古來
世局中人物伎倆如此者甚衆得失之林前史
炳如嗟乎亦何及矣故夫天下非無事也人非
必逃之事外也以妙明之心處之事事皆化物
物盡圓心不着事事不掛心如此天下皆妙境
也以牽合不了之心處之物物為障事事為構
任我者怨之叢倚人者險之窟實利是火中之
膏空名亦水上之漚挨日則算拙積年而禍長

如此天下皆碍境也彼庸人與豪杰豈大懸殊
了達不了達間分秒之差耳倘能浩然無我若
無所與以處之若不得已以承之事端之來任
其自起順其自往執大中於內自足定衆心之
衡用天下俊英自足辦一世之事開四方視聽
自足徹萬微之用如大舜之發育禹周之剴裁
作而行之非我助也分疏剖剔非我設也事至
自行時來自轉數極自收理窮自圓人服自安
衆悅自久如此者朝堂自清百職自澄間井自

長水先生文鈔

七

耕邊徼自寧日月如環風霆流行夫何碍之有
焉故云天下本無事者此也我想唐虞世界亦
不無事矣聖人之心運乎八表外撫天下之大
了然無色喜無態志任天下之重憂天下之難
俄然無遽色無倦容拱揖垂裳不勞指顧弄之
若轉丸而應之若承蜩鳴呼何修能至此想其
存應之微竅會之寂默然必有所以處此而
人不及知吁豈易言哉天下達此多事以責歸
我我能應則可不能應則公議集之不能應不

能止混入局中而不可出從古及今有如此而
身名俱榮國家康泰者乎嗚呼一切不了豈從
外來盡返思之彼所以總總難平者其故安在
夫乃我心曲間尚有不可了者在不可了則一
日不可去不可去則殃咎之來不可倖免晚節
末路當何以云若了此一念洞然無不可處者
矣孔子曰用則行舍則藏不可則止不能則止
我胸中之天下灑灑蕩蕩更有何事不可了者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巍巍堂堂獨冠今古其本
長米先生文鈔一八

原清也

大

主

孔叢子疑義

子思子之生年雖孔氏之子孫不能譜其年月
孟氏曰魯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
思孔叢記穆公之薨子思在衛不為服足以明
其同時矣然孔子家語後叙及史記孔子世家
子思蓋六十二以卒乃孔子卒在獲麟後之二
歲其後十六年哀公卒又三十七年悼公卒又
三十三年穆公卒距孔子沒在一百一十年之
外子思何得尚存又安有對孔子折薪之事也
長米先生文鈔一八

叢稱子思十六歲作中庸曰祖君厄陳蔡作春
秋詳其語意與仲尼王父字同蓋皆孔子已沒
事耳伯魚卒在孔子先中庸記哀公問政亦已
歿之詞是書又在哀公之後哀公歿又後於孔
子十六年正合子思作中庸之際則孔子且不
見子思之生也而况伯魚乎載籍世遠訛中之
訛不可勝較此傳覽君子所以慎言而闕疑也
孔子之徒蓋三千焉聞道入室唯顏氏子一人
不幸無年孔子有祝予之慟孰知子思之生不

及庭聞所超了自得乃過于所聞嗚呼聖賢豪
杰天相斯文豈都由傳授乎哉

衣水先生文鈔

表

唐宮諫所

昨秋拜翰貺之辱草次奉答忽復春暮久之未
有以候門下者懷想何如乃盛德高風章掖士
往來其間者纍纍能揚述之蓋門下黼藻宏猷
既舄奕乎金馬銅龍上頤然冠冕禁林負一世
之望而頃在鄉閭復杜門却掃飭約諸御清修
恬厚風浮鎮競師表後此又近世所希觀也夫
茂陵引謝之日亦云久矣窮經草玄摘詞著賦
前觀千古靜觀于茲潛神之久其書滿家倘容
同署知己一探秘密見所未見且快且忭不審
可否蒼生之望渴比為霖太上之求兆徵枚卜
上下交倚天人同焉竊恐東山之駕時下亦不
得容先生之高卧也長十
鄙采勸駕云耳

衣水先生文鈔

止

表

與內翰董思白

詞館諸先生之於斧藻潤色黻揚明聖之盛流
駿騰鳴繼五三聖王遠烈是乃史氏本職儒先
之舊業天地間煌煌不朽之茂功也史自司馬
班范以上遂稱絕業宋元下白日歛寢矣我一
代正史宜及此時不審能越世高創乎抑唯宋
史舊貫因故襲陳而已也先生問世逸才千載
之勲海內搖精拭觀之若還甲乙是非混跡驚
序如劉鳳閣所浩歎不得自展布將無令人謂
長水先生文鈔卷八
司馬班范之徒真有擅芳絕譽者乎古人今人
不大霄淵山中人竊啞啞肆言之願先生無讓

說鮑明遠赤金如意贊

鮑明遠之才謝容評之為新發芙蓉抱日增麗
故是絕軌當年觀蕪城舞鶴二賦及五七言選
俊妙之氣溢於絢素前史稱深華艷采如錦機
有天吳紫鳳方之潘陸又一時笑與妹一書後
人不多選翩翩乎絕塵哉非晉以下諸人筆也
集中無如意讚一似偶然答述牽連幅上語多
所證引大都以明古人鑄劍用銅不用鐵語朴
文長與藻潤之科不侔古人尺牘亦何知必傳
徒以空名傳耳或以為鮑照才盡不能如其始
時此讚豈其才盡時耶歲月早晚未可懸斷竊
見江左自晉以來才人妙士並遭時妬機雲靈
運不終其天年一時在主君之側或在諸王館
下好士寵文不得比於建安元康且漸有枳棘
吻腸如空梁燕泥之忌尋常酬應不敢與儕伍
爭能寧以才盡見姍無寧才高蒙戮此其深衷
或自有在耶隨緣拂寫下筆不自休亦何必非
全生之哲乎嗟夫木天雲臺衆喙所啄能則受

忌不能則受侮蕩蕩今古誰知烏之雌雄臨文
追往為之三歎

長水先生文鈔

四

五

劉大夫展墓序

司農大夫劉公上言嘉靖中臣先尚書文安公
以經幄舊勞被卹典甚厚頃臣母王夫人會覃
恩贈一品光重矣臣幸得明經備員即署尺寸
未効何敢言歸蓋臣去先臣丘隴八年會歲淫
雨水暴漲侵墓日夜憂懼夫隴墓者上恩所封
樹也今母夫人加贈當墓告及諸制詞非託金
石亡以示無窮請得歸展墓畢其事疏入報可
於是大夫謁行其同鄉官京師者謂大夫雅善
長水先生文鈔
某文詞則抵某請詞始余試為吏比部蓋劉大
夫領部事云當是時諸試比部者數十人展入
且庭揖部尚書則先集領部事舍中余從舍中
望見劉大夫頽然玉立心異之即而與之語靡
不人人意得也余以此知大夫才望云既謬從
國史後發先皇帝石室之藏得文安公所講說
論議侃侃乎名臣哉即如為講官時陳說至誠
能動之驗要在履謙守約用開悟上心為秩宗
時引經據禮止皇太后廟見雖臨以天威莫之

奪也今其流風餘韻意在大夫乎明興以來儒臣由帷幄被恩澤歿而異數者多矣當時則崇墓木未拱而沉翳灌莽中牧兒樵豎躑躅其上碑斷碣仆雨剝蘚蝕者何可勝數墮先人之業弗修廢棄天子明恩弗誌余甚慨焉文安公誠名臣得子大夫而益章信哉乎身後何常有子則光書紀象賢詩歌是似士君子所為克世者非直以宦達也余聞三晋多名家世族上黨劉氏最著大夫家學蓋所從來遠今文安之遺德長水先生文鈔八

又在大夫大夫此歸乎歷丘隴視封樹展告勒詞低回顧念曰嗟乎非上恩厚不及此幸賴先世遺德微惠於上為棠梓光寵庶幾子孫無忘對揚天休永世無斁鄉長老咸從觀太息文安公於是乎有子率指稱以訓其子弟名家世族庶其有興乎四方游士過墓而式焉彌卽眠所勒石益知有文安公以明盛世崇儒與經術之重承家之不可無子而大夫異日若畢事起而服官蓋追文安公殊遇報之今上余知其為時

名臣無忝厥世矣

文安公

復五臺家宰書

荆石先生在鼎司親家先生為公輔天下士皆
願立本朝而在吾公亦且夜旁求不遑吐
握以登揚巖巖之也士宜無求而上
之人求之如不召之宜無援於上而上之人援
之恐不至道誼知交如是者足相成也四海曠
矣版築釣屠所不及見聞其在我浙中既見且
聞未及大用者如中丞麟陽趙公少宰蛟門沈
丈京兆敬菴許丈參藩魯源徐丈此皆宜及時
長水先生文鈔

長水先生文鈔

卷八

五

與龔毅所太守

門下在郡時政平人和永貽夙夜之令名矣風
流文采灑然乎簿書之外學士大夫至今能賦
咏而絃頌之烟雨湖光籠護翰藻與其臺榭草
木無日不濯春風下至里父牧兒人人能挈壺
臨眺歌舞追思於烟波落照之間甚于公在郡
時也自弟有生來幾六十年僅一唐巖劉公略
與公相埒其人品遺澤足以相方乃其時則海
氛溷攘日灑泣顰眉于干戈烈焰中烟雨樓臺
景於何有欲如門下淋漓緼藉弄月吟風與其
賢士大夫游自比昔賢環滁山而記豐樂豈不
千古一事哉乃者鬱秀觀重建其道者以為郡
人登涉湖烟瞻望台光者自此始宜別建一閣
肖像冠紳以繫世思遠來扣謁俟他時殿閣工
竣第當寫盛德而記之

長水先生文鈔

卷八

五

送郡倅華山張公擢鬱林太守啟

今天下自江以東隩區沃壤稱財藪焉而嘉湖杭蘇松常此五六郡者輸將漕引當天下十分之七歲歲輦金千兩艘粟百萬摩踵以實京師其他絲枲麻縷布帛竹箭金鐵毛革橘柚海錯鹽醴酒茗一切貴細叢襍之物上供者又不下鉅萬萬其產殖也繁其供輸也瘁其汲取者愈急則其生息也愈艱蓋我國家倚辦此五六郡用無鉅細鱗鱗尺尺而取之以天下為籠而

長水先生文鈔

三

五

東南之氓靡所逃其力矣迺嘉杭蘇松以產錦綺藻績置織室令中貴人領之以供袞御黻冕六宮之需四夷之賜歲費民財又二三百萬迺嘉興又獨當海衝舊有鹽官一路捍海石塘築立費百餘萬時遇颶風作塘圯壞修築常費數十萬歲歲取民財而貯待之是我嘉興之織室海塘並有東南諸郡所未兼而輦金艘粟一切輸將漕引之物比之東南數十郡曾不少貸然則東南民力竭矣之言安得不太息獨恫于吾

郡也頃自海溢而鹽官之塘大壞詔大臣

築以障東南諸郡費至十餘萬今年春上始

冊立禮成詔中貴人監督織室以供御服常

額外又費數百萬而吾郡倅華山張公之在事

也一奉之採石以供築塘再奉之督造以供大

禮又並有東南諸郡倅之艱瘁焉迺公廉敏強

幹閔閔有惜人之念採石而石堅完督幣而幣

麗密其費大省於前其工足以給一時之用于

是豈風誦孔揚之勤瓠子紀宣房之事上官表

長水先生文鈔

三

五

其勤跡下里歌其寬舒公亦以此擢矣然則吾七邑之氓供茲兩大工晏然不知勞瘵者豈獨臺部諸公之力哉吾以此賢張公益嘆乎當事之難焉鬱林在廣西民貧土瘠徵輸甚簡可以卧治無所事公才意者念公勞且逸公耶倘不日召公矣嗟乎土瘠者徵輸常簡其民樂生易足治之者甚無難土沃者徵輸日繁其民慘迫難堪治之者常忽易有如主上明習民瘼他日召公入問東南事其必曰夏后氏之道卑宮室

力溝洫惡衣服美黻冕頤二十年絕口不言織
造土木之事以甦東南民力如此則宣弘之治
庶幾哉而毋徒曰費省工完不加賦而民不困
則不佞且執彤管隨之矣

長水先生文鈔

卷二

與余君房書

不佞在館下與肩吾為同舍郎緝綜暇時木吏
長日都無事也吾兩人握手循畫廊臨天河而
共語語必推列天下賢豪長者曾屈指到君房
矣久卧林間方與黃白夫相期渡江為天台石
梁游思一扣玄關盡發藏山之寶正爾神往青
鳥未傳先生何以知之陸生至損書自遠若從
雲陞何獎藉之溫深文采之巨麗乎不敢當兒
子猷蒲中豪舉耳姓得聆于長卿茲辱收門下
慈明一日御李君即甚淺劣當令捧墨從般輪
繩尺乞靈假寵豈待剪拂長其聲價乎玄圭二
函文心一部附報明瑤時方大收名筆以佐史
氏之業蒲輪輕輪行將繫白駒之足矣

長水先生文鈔

卷三

五

報方山人

當湖蓋有八景自昔而志之今者城堞新成景
益勝從東門堞上登樓一望扶桑出日正相射
曙色朝朝新妙難具言自此到海二十里霓光
龍采往往如蜃市馬九山隱隱當海畔秀色可
挹若在几席之下九派水皆入湖與海潮會宛
挺比之游馬近者又有鸚武之洲白雲之堆當
夕陽時一帶人家半郭半村半雲半水分明一
幅瀟湘別嶼舉酒散懷澄泓蕭瑟自難為偶此
長水先生文鈔

何減捲簾清簟從容看奕時也何如

與元外論城守

今城堞樓櫓之事足守禦稱脩矣而城上燈燭
似未甚善倭若壅而窺城常以夜燈燭者兵
日月也第頃過雲間大母氏彼太守方君之法
其略可採故與足下議之我湖城守燈燭出居
民三堞一燈一夕三燭城十丈燈三而燭十五
城千丈燈三百而燭十五百城周遭九千丈夕
夕計之不勝筭也雨而懸之竿則燭滅風而懸
之竿則燈焚城頭明城足晦倭之潛行附城者
長水先生文鈔

我不能瞭視倭若舉矢射燈則燈落射人則人
一一在燈光中倘城門以倣急鍵下膏蠟之路
絕矣非可常之筭也且彼販夫隻丁何能夕夕
辨燈燭如今乎是以疑之殆不可久方君之法
令治人鎔鉄皮為方斗如炙硯狀絡以鉄線長
丈許柴松實其間灌之以瀝脂懸堞上丁版而
隆之城腰間風雨則脂柴愈烈雨不滅風不搖
下可照十丈外上不見堞上人晦冥之中我可
瞭遠射賊賊不能見而射我終夕可不更燭而

燭猶有缺壞時柴與脂可久儲不壞兩燈可照
二十丈許比于燭之光省十倍燭過之一月之
省可數十萬錢其法易行宜可聞之官翌日者
與兄共奏記言此事

水先生文鈔

十六

十五

讀劉子政書

劉向以石顯讒殺張猛發憤為疾讒摘要救危
等八篇今其文亡矣成帝時王氏秉國成故國
伏生五行傳衍而論之則崇文總目所存新序
凡十卷陽朔元年上其書凡周秦至漢以來君
臣言行苟於世教有補助者類而存焉其前五
卷皆敘雜事警戒居多如江乙狐虎之喻出小
臣離間語不足記樂毅破齊難與管仲同功子
臧讓非其人季札讓以已亂皆不可比事而稱
長先生文鈔

昔吳子避蛇祥而伏劍石奢不私其父而刎死
介之推怨懟自焚申徒狄嫉世沉河豈同史魚
之直哉此其書之未純者已其他固多名碩之
言有可觀采其說苑五卷以君道臣術建本立
節貴德等立論陽嘉四年上之與新序相出入
其間亦多重複撮二書之要者讀之其於理亂
得失之故繁而不殺非夫憂深思遠何以至是
夫疾痛慘戚滋然而呼多不暇擇於要妙此其
志良足悲焉魯氏譏向循物者多同為者少如

向之忠耿迹其行事及觀外戚等封事憤發哀
惋豈在屈平之下其擇術不精言之騷憂憤懣
固可得其肝腑於文字外此又難刻論也傳稱
向譚精經術盡誦書傳夜觀星象其馳神如此
夫亦漢廷之杰耶知其人論其世惜向生不得
遇高光而在成哀之間為可悼云

長水先生文鈔

五

荅何士抑問名納幣書

恭承門下惠顧世雅媒氏奉教錫之腆幣辱問
小孫女之名此孫女是僕次兒鉉之第二女
年月日生敬函其庚申拜送以復來命當其始
生日者以為難畜老妻抱而畜之而僕小女歸
于莊簡陸公季子者與次兒並居邨上僕嘗有
詩與莊簡所云兒媚為隣若帶裾者也陸季子
未有男老妻謂先育女可宜男鉉兒奉母之命
以此女付陸季子女之未授女師未有名親家

長水先生文鈔

五

先生辱問名故令館甥季子再拜謝腆幣之辱
不敢隱匿其事為詳述焉因是有憶乎五十年
前事蓋先大人封內翰先生在嘉靖丙午與尊
令伯若泉長公次令伯少玄仲公為握蘭交兩
公皆讀書我邨上石莊里之兩山精舍某年七
齡為正之無焉歲己酉兩公遠有齟齬事因假
館石莊者又半歲先大人為走金陵解紛其事
歲壬子遣某扁舟過浦造謁令祖太翁於里第
因之得與尊大人游處者旬餘歲甲寅島夷大

至閨室皆辱臨我石莊之舍某年十四因得請
見于尊慈太母夫人此時彷彿景色我親家先
生似尚在保抱之中而九色干霄矣今且五十
年復見振振公子締此姻連次兒鉉館甥季子
又皆居邨上在石莊舊廬之左似有夙因天所
賜也乃老朽追憶世交辱先生弗以棄遲捐棄
虞誼甚高季子能世莊簡之德博雅好誼兒鉉
亦下帷修業有年並得因緣蔭玉締好有道之
門其亦何幸故事姻問書多修綉文僕雅不能
長不先生文鈔一八

四六敬陳質言用修世誼云爾

早

十九

壽外父鑑塘錢翁七袞叙

萬曆甲申秋九月外父錢翁七十誕辰始甲戌
之秋余官京師翁以賓貢上禮部得具卮酒與
婦拜祝六十之辰彼時吾初授官婦初封年各
壯兒子大者鍾纔十齡小者新生耳女甥三名
少小無知也翁在官邸雖云樂且未央內顧厥
家外毋兩內弟在數千里外同堂之樂謂何儒
官雖冷局耶時時有壯懷欲吐思自致青雲上
功名一念未斷了也以此想翁彼時宵中猶若
有物行年六十未必六十化也乃今日視之何
如哉眸顏益背鶴髮童眸較十年前不減益王
把酒弄明月高歌動秋旻江山攬手席前紫翠
玩於掌上嗤彼功名何物哉付浮雲於無有覺
客夢之常惺襟宇蕩平霽空朗如視十年前一
絲未了也者直可破哂眉尖耳故曰翁今日樂
也吾宦興已闌婦與吾皆五十上人鍾兒受室
抱兩玄甥小子鉉解受書弄翰三女甥大者嫁
抱一玄甥次者又嫁最小者俄然并矣余與婦

長不先生文鈔一八

望

去

咸平來宇下羅拜翁前獻五紋繡綾酌大斗玉
釐一紋一紀其數無極千斗千齡不醉無歸外
母並泛紫霞觴兩君同對南山祝舅父館甥忘
形骸而結香山之社諸孫諸甥歌松栢而上天
保之章人世不有苑源何妨紫谷令閭里間垂
白扶筇指而歎曰昔姬姜嫁時年幾何今又三
十年翁壽祺百順甥孫如雲歸來乎綠陰霜橘
之間冠帔戔戔並祝無疆豈非一盛事哉故曰
翁今日樂也神仙家不言復少但言不老儒者
長水先生文鈔一
四三

紫困於貢途一入官不肯折腰逢迎拂袖高蹈
兩舅並儲學待公車之用猶與不肖甥共跡鴻
鵠燕雀間豈天將大昌厥後暫留此不盡之福
歟羣葩之萼而苞也勝其爛熳時羣玉之璞而
珉也勝其雕刻時群鳳之殷而雛也勝其鳴陽
時明德之後必有達人翁第疆食怡愉福且大
至至翁子及翁孫逮翁之不肖甥翁無慮之矣
昔吾王太父贊易也曰夫乾其動也直夫坤其
動直以方人之生也直唯直故長生翁昔稔聞
此言人所以生生比之天長地久其在直乎因
附孺子之言為大人頌

長水先生文鈔一

四三

五

長水先生文鈔一

四三

五

樂概

自戰代以來新聲代變及秦焚蕩無遺古樂不傳其日已久漢初唐山夫人所作李延年所增損皆以已意為之耳今所梗概猶存者書詩所載戴記所述以及孟軻荀况書淮南呂覽孔叢所載而已不詳不傳也後經漢武唐宗宋祖命諸臣討論其事凡可集獻者亦略備焉宋臣陳詳道弟兄論次樂書一百卷古今條貫無不具嘗獻之朝未及施行蔡元定竭半生之力於祥

長水先生文鈔

四

五

道書中奪其精要獨出已見先求聲氣之元因律以生尺不盡以荀勗所上古尺為据曾經其師朱元晦先生攷序而定之似為確論矣然余聞之西蜀趙大洲先生言方今惟鄭范洛宗伯深知樂理曾於南都詳定太常郊祀之樂全以律呂元聲太和古譜為是其言黃鍾者復之一陽潛而甚微楊子雲所云陽氣潛萌乎黃鍾之宮邵堯夫所云太音聲正希者安得有九寸之管如蔡元定所云者乎至豫卦而雷始出聲地

長水先生文鈔

四

五

上先王以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則當在地中時氣微聲希其琯必至短無黃鍾九寸之理明矣由此言之律呂新書未嘗上之朝習肄太常吹之未必和其律候之未必協其風甚矣樂之難言也余請言大概吾其以孔子為宗乎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詩三百一言蔽之曰思無邪關雎之亂洋洋盈耳哉由此言之夫子所正魯樂周之樂也被之以詩雅頌而已不言風也亂以關雎關雎而已不及他國也後世有能準周魯之樂夫子所釐次者乎則雅頌具存焉何必他求也他日語太師摯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從之純嘽繹如必如是而成焉由此言之夫子所謂可知者其詩具在其器具存中間要眇節奏即書依永和聲八音克諧之義此是司樂者心聲傳授之微恐不似後人古尺秬黍分寸寸層繁多端之說也他日告顏淵曰韶盡美又盡善不圖為樂至於斯有用我者樂則韶舞乎必放鄭聲

鄭叡淫毋亂雅樂由此言之虞韶所以冠六代
盡善而已今觀之二典垂裳拱手宇內太和百
僚克讓庶績咸熙神和人樂鳳儀獸舞一團元
和如春融融即此是韶之真譜矣上矢明良下
謳衢壤字字可歌可泳孰云韶不在今宇內耶
所以絕嚮不傳者鄭衛淫哇之曲蕪蔓充塞總
有古樂聽之唯恐卧耳故放鄭則韶可復祛淫
則樂自正此又不易之論也余之意以為士大
夫燕享郊勞不能廢樂宜如春秋諸賢大夫為
之歌雅為之歌頌為之歌王其友朋贈慶為歌
伐木為歌緇衣瞻顧王國忠耿紆徐為歌喜起
為歌卷阿閔人卹物感慨乎中為歌魴魚為歌
匪風一人清唱令孺子和而歌之宣之以金收
之以石絃管雍雍以佐人聲使士君子心和氣
平鄙消吝什此非虞韶之樂雅頌之音而又何
求焉若乃宣淫導欲胡羯優笑長夜靡靡娛酒
不厭此乃孔子所斥以為夷裔之音不宜亂雅
好而乃使之代萬舞於公庭亂清樞於雅會

長水先生文鈔

卷八

注

其何娛之與有故兩雍庠校宜復古詩習古樂
公卿牧伯宜清歌肅雍以觀俗化民氣宜平音
宜淡化導宜舒徐交際宜清肅此亦猶之乎先
王之樂也君夫郊廟典章昔曾超野其間人非
季札何敢論述其一二焉今姑采史文之粹者
刊刪論次續樂書三篇非曰能之以俟君子

長水先生文鈔

卷八

五

續司馬子長樂書

夫性靈之表不知所以發于咏歌感動之端知所以關乎手足生于心者謂之道成于形謂之器譬諸天地其猶影響百獸且率舞而人乎美其和平哀其喪亂以茲援律乃播厥農瑟蕤琴垂鍾和磬達靈成性象物昭功由此言之其來自遠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周始二南風蕙六代昔黃帝作雲門堯作咸池舜作韶禹作夏殷濩周武各因前王設其聲容和

長水先生文鈔

樂

五

順積中英華彪蕤書稱命夔典樂教胄子周官所謂奏太呂歌黃鍾天貺來下神祇動色抑揚周監以弘雅音及周之衰禮廢親踈樂沉河海延陵季子聞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風焉而裂壤稱孤各興吟咏先王之道漸以陵夷秦氏蕙并遂專刑憲至於絃歌詩頌干戚旄羽投諸烟火掃滅無遺漢祖提劍削平天下文匪德化樂理不宣太后擯儒客之道大臣排賈氏之言縉紳先生所以子政仲舒

之徒猶不能已也炎漢中興明帝嗣位表主而陳清廟樹槐陰而疏壁流濟濟皇皇有足觀者永平三年官之司樂改名大于式揚典禮旁求圖讖道隣雅頌事邇中和其有員方之樂者則所謂大樂九變天神可得而禮也其有宗廟之樂者則所謂肅雍和鳴先祖是聽者也其有社稷之樂者則所謂琴瑟擊鼓以迓田祖者也其有辟雍之樂者則所謂移風易俗莫善于樂者也其有黃門之樂者則所謂燕樂群臣躡蹻

長水先生文鈔

樂

五

舞我者也其有短簫之樂者則所謂王師大捷軍中凱歌者也魏武削平劉表始獲杜夔揚聲總干式遵前紀聲歌雖有損益愛玩在乎雕章王粲等各造新詩抽其藻思吟咏神靈贊揚來享泰和九年光祿大夫荀勗始作古尺以調聲韻仍以張華等所制高文涼諸下管永嘉之亂伶官既滅曲臺宣榭咸變汙萊雖復象舞歌工自胡歸晉至于孤竹之管雲和之瑟空桑之瑟泗濱之磬其能脩者百不一焉人受天地之

靈蘊精華之氣剛柔通用哀樂分情經春陽而
自喜遇秋凋而不悅遊乎金石之端出乎管絃
之外功成作樂化平裁曲乃揚節奏以暢中和
飾其懽忻止于哀思亦各一世之制焉凡樂之
道五聲八音六律十二管為之綱紀云

夫音本乎太始生於人心播於形氣協於律呂
宮商克諧名之為樂樂者樂也聖人因百姓樂
已之德正以六律文以五聲詠以九歌舞以八
佾實升平之冠帶王化之源本記曰感於物而

大不元三文鈔

平

五

動故形於聲夫人者兩儀之播氣而性情之所
起也恣其流涵往而不歸是以五帝作樂三王
制禮標舉人倫削平滛放其用之也動天地感
鬼神格祖考諧邦國樹風成化象德昭功若夫
升降有則宮商垂範禮定其象樂平其心外歌
內和合情飾貌猶之含陰陽以成化合日月以
為明也記曰大夫無故不撤懸士無故不撤琴
瑟聖人造樂導迎和氣善心興起伊耆有葦籥
之晉伏羲有網罟之詠葛天八闋神農五弦事

與功偕其來已尚黃帝以來教之以風賦弘之
以孝友上下同節元氣同和禮意風歆樂情
潤故王者必世後仁刑厝而不用也古者天子
聽政公卿獻詩漢高祖時叔孫通爰定篇章用
祀宗廟唐山夫人能楚聲造房中之樂武帝裁
音律之響定郊丘之祭頗雜謳謠非全雅什漢
明帝時樂有四品一曰大于樂郊廟上陵之所
用焉則易所謂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者也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之所用焉則孝經

大不元三文鈔

三

五

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三曰黃門鼓吹
樂天子宴群臣之所用則詩所謂坎坎伐鼓者
焉其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之所用黃帝時岐
伯所造以建武揚德風敵勵兵則周官所謂大
捷凱歌者焉又採百官詩頌以為登歌十月吉
辰始用烝祭杜夔能曉樂事八音七始靡不兼
該魏武得夔刊定雅律先代古樂自夔始也晉
克中山或得其宮懸大臣馳騁漢魏旁羅宋齊
功成奮豫代有制作莫不各揚廟舞自造郊歌

宣暢功德輝光當世而移風易俗浸以陵夷俗羣材而命管承六典以揮文下武之聲豈復姬人之唱乎仲尼返魯風雅斯正所謂有其藝無其時亦難得而脩論矣

人生天地間莫不有神明之性湛然中完一逐於物窮人之欲不能反其性命之初于是哀樂無常五聲六鑿壞之于外無以為之節先王因其性所自有者為之節以樂其所自生而反其初故樂者人之節也非以導而縱之者也且夫

長水先生文鈔

卷二

五

金石絲竹無自鳴之聲羽旄干戚無自動之容藏之於無出之於虛必有所緣者矣聲嗟氣漢天籟之自鳴者也手舞足蹈天機之自動者也聖人南面治天下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循數以召之因器以迎之隨之以節義達之以事業起居視聽一不外是故至和日以積而爭爭佛戾之氣消五官七體畢順其正君臣父子之道相繇而不相倍陰陽得序聲動氣隨物備樂成而天下治乃其至和所被遠邇勞魄風風

驛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鼓舞品彙中聲發越而塞天地之間中聲者一人之和與天地八方六氣相流通情為之本律為之用器為之居六間六始所以為之用絲竹陶匏所以為之居隅而下筦貴人聲也歌鍾在左歌磬在右人聲之依也五聲為之侑官有信而侑意微肩禮而侑神肅肅仁而侑理商有義而侑魄羽肩智而侑志宮弘以舒徵賤以疾歸防而約商散而明羽展而虛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歸變歸而五音之氣協五音協而五運之氣平五緯之行正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而大樂始調矣黃鍾者律之本中正者律之原在律為聲在歷為氣故律歷同起冬至聲生於三始曆原於三統以故黃鍾之律引於申談於亥亥為陽月水之位也人之孩草之芽皆自始矣核于亥根于艮三白之化寓矣是故五聲十二律之變得而六十卦之氣合六十卦之氣合而十二辰之數制矣氣不頓進律無獨成奏黃鍾歌太呂

長水先生文鈔

卷二

五

奏大簇歌應鍾以合聲也聽樂均權土炭度毀
鍾以諧氣也相生相化輕者註之重者濂之謫
者削之體用相權彌綸布抱于以退乎不正之
氣而召乎不及之氣是故春宮秋律而百卉凋
冬宮夏律而雷發聲宮動錄而寒谷春生微動
羽而霜雹夏零猶寓之造化而取之也般生於
日律生於辰日紀六甲辰紀五子八卦納甲而
土日通焉五子居律而八卦隱焉是故以聲召
氣以律定曆取八方之全聲寓之八方之全器
長先生文鈔
于以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同敵相應物之
情也是故殺氣并而音尚宮武王後紂之必敗
南風委而苑聲至師曠必楚之無功七六之絲
合而八卦之氣成四寸之管來而八方之風至
英莖弗得弗諧雲咸弗得弗和探五行之妙用
竭萬物之英華著其素直其情微志之孳解心
之繆是以陽不寃而陰不宓在內皆玉色在外
皆金聲貌正而氣得氣得而肌安肌安而色齊
色齊而天下化空窾之室關焉之擬渾涵冰結

之虞隨其元而充之無細微之不入大昭小鳴
四時迭起協氣薰蒸嘉生殖祉地紀天瑞諸福
之物有不約而自至者焉祝誦氏之屬續朱襄
氏之未陰陰康氏之來蘇伏戲氏之立基神農
氏之扶犁黃帝氏之雲門少昊氏之九洲高陽
氏之承雲高辛氏之六屬皆得天地之中以發
人之抑達人之慧司政之平凡以得其心之和
而已三五以降醇澆撲散人始狙詐與物敵矣
天地之元時至之氣始離次而不安其所矣下
長先生文鈔
迨列國曹奢魏禰陳汰唐虞無足言者故千鍾
作大呂鑄而內亂新聲興誣音起而君卑不中
其聲名器隨變既聲有餘於數則更從而分之
求五音而不得則益之以二變合十二律而不
協則載之以四清立四通制留尺倚歌梵唄婁
羅悅般而風雅盡廢矣夫以五日四分日之一
不之減六日八十分之七不可裁而六十之卦
未嘗增也二變不得而應聲增四清不令不
聲起雖有黃鐘大呂之聲以旋宮則不得其變

以理氣則不得其平中聲何自得哉中聲失則律無當律無當則樂不比樂不比則情文俱泯情文泯而律其能獨正乎是使後世議者見先王之所以為樂古猶今也其所謂八風十二律未必不與人齊其所謂麟鳳龜龍之所感召則去人遠矣始疑先生之事為誇言不知其器在其人亡性情之感召者不如古也是故龍舟五更之鼓作而國不游胡戎無愁之曲作而君不留除愛水斷苦輪之歌奮而臺城沒打沙鑼振

長水先生文鈔

卷六

七

銅鉞之伎進而屈茨邱故樂者天地之合也其形變者心亦隨其志變者聲亦絕出之中者不得其寓道之外者不得其所也孔子曰君子之音象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乎中暴戾之動不存乎禮小人之音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柔之動不存乎體治世之君以道勝欲故其音安以樂亂世之君以欲忘道故其音怨以怒世異異音音異異政君子聽聲不徒鑒錡節奏而已亦必有合於心成於政者矣故草

木未若不煩鍾鼓之聲文德未敷不必干羽容彼杜說所言張文收所請唐太宗每折而一許亦謂百姓安樂則金石自暢樂在人和有不平聲音者矣後世不明膠意於區區累黍祈中乎和氣不已勦乎夫絃固不足以制聲黍固不足以稽律也蕭條者形之君寂寞者音之主繩準無所施而平直之運無所遞此不共之術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以聲應此不傳之道游心乎衆虛之間而與物為學者父不能以詔其

長水先生文鈔

卷七

八

子三如干之銅三如干之鼓同時鼓之鑄三黃鍾聲不同也况尖圓肥瘦之不等乎故不神解理理恃器數以為正祇見其惑也崇寧之初魏漢律制靡弗傲求夫以神瞽定律必攷中聲不過因其自然而道之豈河內無陵而上黨無黍哉高山流水正不在乎絃爾天自高地自厚日月自明神不可易也以仁為恩以義為理殘虐暴橫不見乎上憂愁忿鬱不作於下士農工賈無或失所然後本之情性稽之度數修六府經

三事念生氣之餘道五常之行取仁義道德仁之以平澹恬愉之韻內以正其志外以達其情廣不容姦狹不留欲而謾汚淫辟之氣無自而接焉聽斯暢達斯反鮮然寤然契君子以益厚小人以無悔而治道遠矣故禮也者樂之大本也君子窮其理其示哀樂之分必以禮終教訓正俗必以禮成必禮先脩而後樂之文得而舉禮以治外可見而知樂以反內必聞而知見而知者觀而化聞而知者感而化故禮樂者觀感之術不可偏廢也禮一動乎上樂交作乎下而觀感之道得矣禮極中樂極中和之本率於吾心非假它求也夏殷之禮能言之而樂不及禮具而樂自存也顏子為邦終之韶舞虞帝教胄先之典樂非無詩禮也立於禮自成於樂矣樂需禮而立禮非樂不成是故興世則禮樂之形實而人因器以達本衰世不足以明道則禮樂之用為虛文而人不足以化其上偏禮特樂所以亭禮而害政者至矣故曰即怒莫若

長水先生文鈔

卷

五

樂即樂莫若禮有天下先定禮則名分明而羣情肅然後和樂之心自生故曰成功作樂樂者治之成也

長水先生文鈔

五

經世略敘

自春秋列服名卿才大夫咸抱經時瑋略綱于詞令專對四方屬有境外事則從容籌之俎前單詞立辨使社稷增昌呂之重仲尼稱鄭之為命讓能和衆各抒厥美爾我異同之端掃削殆盡諸賢一心以襄國恤此所以能諧大事迨于戰代策士亦多雄略當斯之局時事愈艱應答愈窘振急定變別有機宜蓋齟齬之具彼人胃懷甚有之笑談抵掌于華屋下今夕言之以目

長水先生文錄

卷四

經世略

便効故自有倉卒鎮持之用都不似悅近者浮言紛囂磨磨淺薄甚無當也漢代賈太中晁大夫始開策疏之原似兼有國語國策所長轉局而用之昌言法議尤往太平則今論列之家宗述焉今策士一日五言其才臨軒一問哀然風示天下亦其重乎余暇日與里社子弟論經術所以經世務士若不曉焉世務果何立輦前何以佐保太定傾之略因相與論世文一總意將準酌賈生令其言可合券于易世後

通時達變以脩國家緩急萬分有一之實用一切濶略之談無用之辯雖篋笥中宜有而弦結上為迂且不具論其採嘉隆來疏議者漢疏遺謨也採近科程式者治安天人明法也採十科館下諸課者如蘇眉山在兩制時所擬策略策別諸篇可進退以相參也語不期聲悅期於布帛事不期危異期於羹梅上日館閣臺諫下暨二京十三路才杰其抱中之武庫宇內之精英歲歲壺山新新無已夫非今日者國論之數淵

長水先生文錄

卷三

經世略

哉若彙而陳之凡格亦一快也蓋自隆曆來策流一脈始暢如王華州高新鄭王荊州馮青州諸家並有名世之言間以邇來諸先生集中有裨世用者並採入焉若乃丘氏衍義鄭氏策編博陳掌故自宜傳之人間此集中不復剪截泰合以清眉睫金華細旃固當雍容別論乃資良懷慨時艱晁賈所以練朝常通國體必有兩受之者矣若不顯門講究何以得淹通不歷涉擔當何以能建豎彼故楮中紅腐一切非其時矣

乃狂簡涉世未深能不俯膺于實歷之家嗟乎
天下不無事來且大難我輩宜一條帖括陳
蕪及此時也各各留心國事共出手來大扶此
世界倘肯日日究之役之人人揀練設策能建
一局于掌中設或風雨漂搖用雲之舟可纖楫
談之矣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何難焉所稱大略
云者猶之乎七略三略之義言未脩也未核也
捧日赤腸又孝孝望之後生矣大都天下事百
年一大更十年一小變論事者與時變化裁準

長先生文錄八

劉世三

厥表經一事端自有一源委結局天生名世自
具一經綸展拓謝往蹟出新摹自有一般作用
神采非好事也非多辯也以為事變至而學之
則晚也三代下如孔明者王佐才乎而自比何
以僅同管樂後人評之者抑又云孔明不及管
曾不及樂此皆經事人入微之論辟諸醫藥應
手施療未疾千端其間攻補多寡先後之權滿
帳前皆真法總謂扶元之靈藥故失幸以下冬
方書論議和扁以上止用一二七耳不執舊本

若執舊方必不能達變嗟乎前有千古後有千
古豈一端已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歲庚戌余
年七十有四

題長冰沈太史先生文鈔

余與長冰沈幼真丈並游著作
之庭者垂二十年演綸緝乘日
共商裁味道窮經彌資麗益且
在長安邸次先後托鄰每春宵

序一

秋夕夜色可人則散步不數武
注、攜手過從義味芬投屢換
長更之燭時或仰視明星不皇
整幘又翩、並馬聽長樂之鍾
矣自丙戌夏五握別都門外幼

序二

真入山入林彌深彌閒遂無晤
對良期今者讀其文章宛如其
面語有之黃金易鑄冰頭像白
玉難開璞裏心此余所以徘徊
向隅不能不懷陵陽之感也其

人孝友忠直高志不可降其文
金精玉潤可方孟堅子政此自
有同心之論乃余生平交誼落
落共盡亦可歎也 歲次戊戌
秋仲新安友人許國維禎甫題

四餘編目錄

聖書一首

議一首

表一首

序七首

記一首

書七首

說一首

策一首

祭章三首

雜著六首

目錄

長水先生四餘編

長水郡當湖沈

門人皖城汪

類苑總目序

歲庚辰之春余在東觀二史告成局事稍暇池
上金蓮燦爛鞞觚長日無事也而時濟有入直
文華西室之命將以備顧對賡雅歌則代匱乎
何有乃咨之十館諸弟兄僚友取古來藻勝博
雅類書可以佐賦詠備應對便檢閱供討論者
各出所藏得三十五種予是年自刺緝補短卷
長為四寸重裘者八十卷因商之代郡王忠伯
忠伯教之曰書複目繁宜純正綱為大綱者五
一曰天部二曰地部三曰人部四曰物部五曰
書籍總雜部如此則千條萬彙無不備矣此
開今古之眉宇矣余曰善乃仰稽前代類書
之類小目六十九俯睇方輿為地部之類小目
八十三中覽人寰為人部之類小目一百一
五旁稽物品為物部之類小目一百一十七

取古今細瑣為書林總樞之屬小類
三錄其全凡六百八十七小類合
故名之曰類苑其於雜物撰德鈎
函今纂玄提要收腹割潤可謂墨
林之猗頓矣嗚呼盛哉以示新安
博而能貫君子豈其多乎以示洪
曰字在際諸實用不以浮華以示
子曰宇內載籍日異是編者其始
子者之言並為規為矱舞等稱善
伯王子再申之曰吾子之書舊史
得所藏百國寶書輟寢忘食者父
所未嘗有其讀中古三易及八索
滅漆金觚三折夫以孔子之聖也
覽勤苦如此吾子方盛季其終勤
未見書乃可總岐途而登大道博
黃桴而九叶九奏三子者之言皆
矣潦至則虞溢溟渤無涯百川為
深思于是並序之以記類苑之義云

薛文清公讀書全錄序
余少日得敬軒薛先生語讀之有
桑訓此乃天水可泉胡公岳岳近
栢泉胡公所叙而布之四方同志
耳自余有使事於齊魯彼時侍御
書全錄二十卷於青州冀司馬康
精核余得受而櫝焉每展玩必焚
曰先生之言確至渾含自魯論來
持如此編者其近思錄之伯仲乎
拘泓然讀其書若為我陳家寶紉
宰疑如讀其書已先默握要樞証
辨矣退而參焉始服其精簡得之
者實履斯地愈嘆其深微求之六
訓博之史牒語語是成篆苦而讀
讀之彌快不出民秉日用易知簡
德神化性命即此而在此余四十
對此之釜庾之梁穀笥篋之統葛
不能一日輟去也者嚼之愈有妙
不能一日輟去也者嚼之愈有妙

者孔子之門有善為說詞者天階曰其言實
之談豈不高朗能言乎然德行之類
閱為善言德行解之者曰唯身有
切而有味由此論之有德之言舍
為詞說者迥矣不同先生其規
嘗攷覽國史見先生對王楊公之言曰
爵公朝拜恩私門者故振瑞以同里之故
識面而不可得及王山之事抗論平反曰
媚人吾不為也故獨振瑞之意至下法吏實
之而不悔乃其舉朝討正振罪先
名若太山遂由少宗伯入典樞務此時曹石
橫先生嘆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拜
三月毅然決去夫振瑞安盛氣餒而先生
壯節攬風裁於不阿不疎之間乃龍
隻手而障千里之淵及至三公在
權倖未肆之先此乃翔
之上終始潔清完如球璧
有此人哉蓋其平日本之以誠持之

無欲之盡完其天真故言節行是真節行言心
體是真心體言忠孝廉節是真忠臣義士唯其
有之所以能言之非徒知之實能躬踐者
論世考衷僭謂先生表裏初終可對天地質神
鬼此何媿司馬君實風標凜冽氣張河岳項儒
聞之可使汗顏泚頰此不減范希文論道精簡
深純有味不費煩詞大有補於風教此庶幾
正叔故曰先生者頽閣之流也而論者乃僅
之黃直卿蔡元定亦失論矣今者為明時
儒進外孔廡前修德行諸君子並列俎豆
儒臣冠百世公評其奚忝

宣召內閣輔臣于平臺別殿及部院
九卿大臣一二負參諮入
國家稽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
臣參贊樞機諮謨啓沃此古所謂
久輔德之任也其部院大臣各有職掌
正按行令甲下之諸司此古所謂六卿各
屬以襄王國之職也朱熹氏疏中庸於敬
則不眩則云不迷於事尊賢則不惑又云不
於理夫理與事豈二指乎蓋坐而論道不預
事作而行之各舉乃職行事者聽均調於密
諮謀者聽執持於部院既無專擅之嫌且得
衷之益此所以廟斷如神股肱協力百司
職而萬務惟康者也後見 太祖高皇早
無無一日不接臣僚親自諮決載之史冊
耿耿不違具述其在 宣宗朝召對閣
奇揚榮楊溥而部院大臣如蹇義等
天弘治中 孝宗朝召對閣臣劉健等
陽而部院大臣如劉大夏戴珊等參列入對彼

時 天光下濟忠悃上達將順則不忝都俞
之義 不獨 睿明乾健
入之天下高下咸宜事之損益從違
可決天下仰明良之益焉如昨商義邊
屯田益法諸議載在交泰錄中者何忝二
謨之訓乎故臣愚見以為一日萬幾雖云
然關係重大必須 主上面諮乃決者竊謂
月之間不過幾事除常朝面奏及事須九卿
道會議會題者照常裁決外倘再如宣德
間事例召對閣臣兼令本日應該職掌大臣
對面議奉 旨施行則閣部一體臣人一心
九關天上萬里金門承 日月於咫尺之間
中外所過慮與交釜鬲宛轉難知者一日
然而盡徹矣不任區區謹上末議如左

賜秋防諸將璽書陰慶五年
國家建鼎以來東之選
祖訓以虜事為防陳師榮固亦
至矣廼者會彼有戀犢之事朕故推放
仁遂歸我叛人頓顙受事朕聞王者之道
賈也載不逆其情因而縻之與夫濞宋聞
賂之議霄淵不同也諸將宜深體此意無
不叛恃吾有以備之何如耳貢市以來
再募前樞臣所議脩備者五事已
詔諸路從實舉行芻餉足歟戎械飭歟候
歟士卒練歟未陰先察方霜戒冰此其時
秋高馬健南牧夷情多變宜戒不虞
以申百全之備其比
先解
者倘有疎虞憲典具在朕無赦焉夫平則

易則玩玩積則無震危則難難則懼懼積
左右司馬率然之道除一切修繕機宜將遣
瞭並以實上聞不得陰陽轉換習為欺誑毋
腹尅軍民以生外叛毋恣行掩襲以冒功賞
毋二三其言以挑邊釁毋叅總異謀將奈異
心以召他變此安邊輯守之大略也爾諸將
敬戒之哉故諭

宋神宗英閣講讀寶訓尚書左僕射呂
大器書解釋并序
十一事可為
伏以 聖聖相承茂衍萬齡之緒明明在御重
宣百疊之光宸文竝大訓以俱懸炯戒與規
而文著對揚鴻烈是乃彛章陳說燕清時惟
學臣大防等欣忭欣忭頓首頓首上言英辟
基詒孫謨而慮遠哲王嗣服繼治世者道同
懿範之若存諒前圖之足紹聿懷成德宅師
戒阿衡永念先王立政陳規姬父監成憲而
邦邳隆述遺風而周道中燦蓋源流可接命
相孚誠故久而必徵美則傳之斯遠凡在守
之世宜以典則為師於惟本朝邁踪往昔陳
常以立國積忠厚而開源粵自 藝祖締維
來逮我 仁宗重熙之會貽來昆而覆懿
如克授舜舜授禹褒前 明 宛若
武武法文百十 四聖一道生
古 昭文圖書燦星華之府寶章瑤版

縹緗耀玉斗之墟布方冊以有徵率舊章其
過茲蓋伏遇 ○○○ 神靈
天肩龍敎之圖而謙光下
德方新長樂中安洩洩融融以交慶玄旂
孜孜業業以勤求茲踐祚四年正孝昭辨
之歲維孟冬吉朔還寶元解左傳之儀玉
興望迎陽而東駐綈帟畫啓對延義以高
當天聖之中嘗允王曾之請做十卷唐書而
例纂三朝實錄以成編啓日曆于金縢備
年之故事採起居于恭館成三十卷之秘文
席弘開乃萃耆儒以闡繹丹書在側令宣美
以敷陳先讀首編而政體治原粲然掌上接
末簡而虜情邊備炳若目前披皇圖稽帝文
休明於典謨之右揚洪輝播考烈凝孝思
牘之間香篆隨風或夜分其未已花磚度
日晏而靡違蓋事稽往賈者藉芳求法在
者無遠慕視彼宣和在闕衍易卦以窮
西廡陳箕疇以建極方斯盛舉孰忝前休然

仁宗臨御閱歲滋深而先帝績勳在位日淺御
書之藏于還閣者未就編摩故事之職者未司
者尚多遺軼竝宜裒集以續琳琅仰贊輯而
刺日月臣大防等識慙窺管職列恭銜誠職負
於高深欲摠陳其萬一竊謂中興配天之烈遠
過漢文盛德入人之深庶幾周后乃擬四十
年之治分為四十一款之文赫赫憲章并包
略煌煌御墨濬茲微詞自祖訓恪遵至小瑕必
錄巨若問安視膳細如愛物存羊關大體者
入旁羅垂來裔者盡從采輯事事無虧王度
言有補聖脩昔在乾興之初旭日方曦而雲
半捲迨夫嘉祐以後中天朗耀而太阿獨持
德正中雖已粹清無議龜圖兼總似當本末
陳比政要于唐英繁簡差異叅帝學于祖禹
戒攸存謹齋心而奏在法筵敢拜手而寘
座陟降如其左右朝夕賜之覽觀儻蒙比
以重明受綠圖而祇若日御邇英勸講之地即
神交無逸載屏之心耳目精神師摹獨切語言

政事法監兩昭則羣后在天共慰式貽于罔缺
千官對御咸忻繼述之恭隆損益四代其可知
禮樂百年而大脩臣等所為圖會化工翰既
勅者也伏願新之又新聖不自聖慎始終
尚晰治忽於轉移念令典成規戒紛更而務
復思人心德澤動搖易而培植難讀其訓解
書洋洋祖考來格善可從違可弼昭昭永監
茲桑土貴未然寧恃百年無事業猶本異味
令兩立為朋惟精惟一而中道凝作則作
下土式秉靈樞其非泰王道遐均搢笏率
為淳流旁洽體光蹈舜布馨烈于無疆遵業
功綿蘿圖於有永臣等無任欣忭激切之至

書峨山志後

昔人稱峨山秀拔五嶽夏含霜電崑崙有佳
乎又稱自趾徂頂高七十里過於岱宗三
孤絕高寒已逼西方佛界震旦第一山此
峨山之大都矣今志所記黃帝玉堂者其言
經見儒者所不道大峨之嶺一名勝峰佛書
為普賢大士所居此與玉堂寓言何異呼應
者古書記幾真尊者與孫思邈呼相應之處
心坡者圓明大士卓錫處也葉三藏自西域
見五采光明黑水寺故藏有其石焉列仙傳
狂好養性在西城蜀峨山世世見之劉向好
奇詭不必皆可信志所載多是皇甫士安傳
語耳華陽國志峨眉有仙樂漢武求之不得
一論也志稱蜀山氏證我通中國之始按
記峨山禹廟西有姜維城汶西馬氏居昌
妃也羅泌以為茂之汶川有蜀川非南
不然則羅誤耳此與峨嵋何關而云名姓聞天

下其云蒲卑者望帝乃有後裔以蒲卑為望帝
名者又非也其敘分野既引夾漈之說明常
以為井洛者無據其稽兩戒而定峨嵋以為在
井洛之南亦未能曉然自解於夾漈疑疑曰
星應與鬼君子精敏小人鬼點則疑於口給
多而自變其井絡之說矣南安峨眉山一舍耳
眉未縣時盡志南安所產者歸之峨眉山猶嫌
狹且泥况昔所謂南安者丹稜青神峨眉夾江
捷為皆其故地今但以一南安鎮者當之不
實乎蜀至漢武始通中國峨眉山高絕區中
靈秘府人跡所罕至嗚呼難言哉篤論君子不
若駕具目前已自清絕其若有若無足微不
微之間者可無道也

與張廷芳論洪範書

承詢夏侯氏洪範問之顏子默云其家有舊本
不魯携以自隨索之無有也按小夏侯牽引五
經與尚書出入者次章句具文乃大夏侯則常
受詔撰尚書說漢志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
卷解亦二十九當是其書曾立學官特無顏行
洪範者耶足下求顓行者當是始昌之作耶陸
志言歐陽至東京而盛即夏侯之學久亦微矣
東嘉之亂大小夏侯尚書并亡足下乃欲求
侯洪範仰古述稱詎至高也嘗謂洪範傳不
以為亡者特末師浮剽指視耳唐世作隋史者
皆本浩博然無奈其不肯覃思既以濟南伏生
之傳為劉向子歆所著洪範五行是其本法
讀孟堅書又止剽其膚臚此何說也孟堅前
夏侯始昌六經蓋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其傳與
劉向同惟歆獨異語在五行傳中則今所傳劉
向傳正是始昌之作蓋以始昌在向之前也志
稱向五行傳說十一卷許商五行傳說一卷即

向等特為傳之爾傳是始昌所傳張氏之舊是
讀者不審或其文滅沒遂於傳下舍說字而誤
以為五行傳甚大謬也他日取漢志觀其所傳
洪範止云傳曰而不著傳者姓氏以問之知失
者茫然莫之省識皆以子政附離之不知志中
自有始昌云云又其志述傳於先乃序次中
京房向歆諸說以釋之則是今所傳者不作於
向明甚班史失于明言唐世作隋史者又不
深究也夏侯之學本出於生張生與伏生今
漢志中所引傳註是鄭玄所傳大傳
傳又是伏生亦非夏侯始昌為之也向所說傳
即夏侯所推者而夏侯所自出乃伏生也尚書大
傳世固有之夏侯第推說無成書漢志自可
見有成書自向始若章句解止是解剽經文無
緣別起一例於大傳外而加之以訓釋常歆剽
取尚書大傳探其原本足下倘有意此乎却以
寄示又大快也今欲觀夏侯之書直于五行傳
錄出夏侯法與蔡氏不同蔡用之卜夏侯觀其

何如耳不下也何如何如且有異同之

讀古樂府

予聞之先輩古樂府蓋二十又二篇漢武時
存者且四篇魏吳以下多寡不同崔仲熊以
改造者參伍之而知非舊貫也左豫章為條
分之曰漢之所謂朱鷺者魏改為楚之平吳
為炎精缺夫論朱鷺之義固異於楚平吳又
責宋曲之異義哉若其宮商相宣句律短長
之相準亦復雜而不論非若近時樂府之同
而異辭也豈李延年所云善增損古詞以
事者耶凡鼓吹之曲其迭奏有次第曲必有
首尾漢自以朱鷺為首猶之乎魏首楚平吳
炎精奚必強叶而同之乎大都古樂以人聲
絲管抗隆清濁本出天成如今之歌曲填腔
譜非不有調然去古之詩遠矣比者梅宛陵
苑甚詳樂府一事吾安得古之知音審聲者
之論於黃虞之上也惜哉

與陳太巖書

昔年戀別方切文窮之恨今茲高蹈彌深同調之悲足下與僕出處暫殊而梓里相望碧湖長水未遙百里之途明月長風尚續扁舟之雅然則足下未嘗辭而僕亦無所憾也祇當携策于明時托烟霞于物外神游八極而秉名理標其宗玄覽中規而掇芳英以振其軌或能成一家之撰亦足垂不朽之圖斯則僕竊有志豈非足下壯心哉若夫峻宇參雲肅肅腹帶城郭駕言于放達溺情于耽玩掛簪組則并遺名於逃人寰則頓荒學殖是又林中之懸贅而上士之棄遺也望望高蹤瞻馳若渴祝規之末以見平生幸足下財擇不靳反摘以拓鄙迂則亦昔雍容之誼故白

東南民事策

問方今東南諸郡稱隩區沃壤歲漕帑輸大半出其間此真國家根本地比年所在災傷特需渥恩發儲行賑蠲積逋者以鉅萬東南之民仰戴聖德曠若更生及此之時奉宣主恩求民所疾苦將以培固根本者長策安所出試與諸生論之昔放病民說者謂墨吏之罰不嚴也郵傳之供太濫也曩屬軍興額加者未盡去也曩隲吾民而賦役不平也數年以來法肅如郵傳兵廩至額外一切歲歲且議裁節賦役竝均豪右飲服數者既去則民宜肥乃瘠更甚邑里蕭條盜掠多有所以致此曷故焉將奉行失指上意不宣歟病民之政尚有在者歟主司蒿目民艱不若諸生習第為具本末陳利病直言無讓勿以文辭執事聞然急東南民力策所振救之方諸生曰

夕念此至熟也即明問不及願有開說況其及之乎且東南之事不難明矣肯一加心易為力矣執事既啓發其狂言願悉數而試聽焉蓋審於天下之勢可以知畏矣明於治世之道可以廣德矣持之磐石搖之累碁此天下之勢也望腹而易其饑挾續而易其寒此因勢揀弊之道也知其勢則知畏知畏先于結人心人心悅而天下之勢固悅人心先于廣德廣德先于恤窮民窮民遂而治世之道得執道以維世審世以求寧明君之務哉何可不察焉 國家財賦供給東南 高帝創業初經費甚繁矣然所為愛養休息無所不加意慎擇長吏嚴察不才尤重欺蔽不卹民之罰蠲除之 詔比歲而下或蠲蠲或半蠲或減其重額尤加意乎東南諸郡在位三十餘載東南被蠲除厚渥者幾二十餘詔焉夫豈不念財賦之數令民濫徵恩澤乎蓋賦有常額用有常檢寡取於民樽節用之自可
以不誦何必求多倘求多于民取盈不足之中

民力必竭而不振則無以為生無以為生則瘠威餓窮往往有無聊之心急之易動煽之易搖事端百出皆由民窮故不若寬之使有餘有餘則可繼此遠猷逖慮繫人心而垂不拔者已皇上紹熙洽之業寰宇殷富烟火萬里東南之民顧日以頻困天災無時室若懸磬鬻妻棄稚不得反顧取木皮野蕪為糧甚或羣哄推標亡流離相望於路人心所在敷敷不寧又非淮鳳蘇松四郡已也若是者無異故惟是小臣工不能奉宣 德意寬急失中而肥瘠判且晚所繇來非一日之故也先是建議者慮志愉綏而治贖稍稍控名責實意豈不美有者一切特祿位不以民為意民既無年不能歲課并責其積逋追呼滿道鷄犬騷然重掠之往往以斃以此之故下土愁怨之氣上干天和災膏洊來盜賊不戒曾無振業之方而催之急顧反倍於他日彼豈不知民之康否供乎苟欲明其屢條職而逃譴責耳有

使人牧之束縛鞭笞重妨其斲草飲水之性
首望斃于捱下豈不痛哉 皇上愴然動念行
賑卹蠲積逋民以欣欣更生愚生在涸轍之中
然未敢賀無恙者有說焉東南固若瘵厓然提
其起居飲食謂恙未甚然力竭不支之日久矣
彼人不能自言所苦有司其敢告乎今所為蠲
賑者豈非為民不能自食而食之自食且不能
曷能出賦稅他日之積逋方未已歲積一歲有
司能不併督如前時乎即幸赦之民已困矣
觀 訓律所載但被災之屬所司早為報聞
蠲本年糧稅不聞其待積逋而始赦除之也何
者彼時有司之良者度民不能辦即為具請不
俟為逋也有不為民請者誅罰隨之不至民
且怨也方今急務意者亦望仰法 聖祖或
被災特甚之地儻垂膏澤即量蠲本年歲額之
輸令焚焚赤子沾恩甚速得生甚近方之賑濟
功實百焉何者待饑而與之食食且不周不若
與之令自食也待逋而除之民亦甚困不若

逋之不積也千金之子忼慨喜施猶匪出餘積
救困焚折券棄責以收人心發名譽况以配
之富言脫口而仁恩翔乎生所謂肯一加心
為力者此事是也說者必曰恐黠桀之衆故
而微恩嗟乎上以誠愛民未有不以誠應者
穀順成而輒逋賦彼將何執吏能容耐之乎
見 上甚畏天閔民有司者無能憂民所苦
使 德惠不宣氓農不蒙澤比觀 詔旨晚
洞燭之矣夫蠲與賑豈不咸公儲特與之後
惠澤民不涸飽指瘠庭然更以滋疾
妄謂東南瘵疾未愈者其情可思也雖然微
此矣語有之峻嶺無歲蕤之木駛流無掉尾
鱗政煩無逸樂之民刑罰民之寒暑也不可
適也教令民之風雨也不可節也蓂莢成
簡繅數米可以治三畝之官其於治天下幾
瑣尾矣聖王臨下以簡平易近民非簡不可
大非易不可合衆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宜其
天下王也生觀前代能休養其民漢之文景

之太宗宋之真仁寧獨躬儉德哉上意在養民
不必盡行法所以安民法不宜民寧使法漏
毋因困民故其時多獎用寬和之吏斥遠操觚
之人張天下以為羅驅毛摯之細事吏寬則法
寬法寬則民寬如是止已吏固阿保也阿保
其人赤子推乾就濕誰其知之即多防矣為
今者有司奉法不如令譴責立有之民即不
堪吏且博榮聲赫赫目前以去誰當為民言其
苦者政令所出自撫按司道下之有司止矣
司何以應上哉上流急者下流決至於民而
之所約束峻急一切無不受之無可言者矣東
南財賦地政令特煩且先苛擾百出民獨如
何即如積穀脩荒美意也計令嚴必及數矣
銖罰以充之是積穀一病民也捕盜安民美意
也計令嚴在必獲踪跡無辜者名之以謾上
捕盜二病民也丈田清額美意也計額盈者
得褒與妄益名田以應令是丈田又三病民也
醵贖清解矣而饋遺養交日以甚名廉巧奪何

如其明也使者按部每歲議裁節下里曾不得
沾銖兩民能握筭與有司爭乎裁此盈彼抑
數倍不止矣漕粟帑金誠有程期諸所留積
不可少緩時日乎一切腹徵趣辦以便已事
穗未登課目已報筭楚所求助歲為虐如此
年公私未有不竭者也自昔海波不靖加賦
兵其後有司歲有增辦數年前建行條鞭法
舉而入秋糧之額即今歲辦賦視嘉靖初加五
倍焉譬之貧家之壞租銀交加索之無餘
不前民不謂至急乎何云賦繁也淵魚
獄市以蕪容今之食於官府與供事郵傳者
從革削不知此輩能秉耒耕乎抑牧豚倚杖
然不義之心也數年來大都政尚嚴刻令在
行事事傷民之心所在蓄其憤怨愚民不能
存姦民無所容納謗譟起而人心離久矣有
視司道以緩急司道視撫按之轉移撫按之
所寄一方之重亦若不能自必其嚮背其間
有一種苛細嚴刻之風仰流承指無翼而飛不

由郵置不書公牘不數日行乎天下若神符然其所及處髓骨咸灌玉石罔分天下竟莫能名其病也即如有荒不報曰懼不樂聞不敢無難宜獨懦濡者不請曰恐以為罪是誰言之誰阻之哉東南去輦下遐遠諸所不敢聞不敢請者何限一切以蔽欺從事何可勝道薛宣所謂教誨郡縣相迫促以苛為高生故曰民宜而憂者此猶在也夫惟赫然下明詔令有上之所為也惟赫然下明詔令安身霍然病已盡也盡飲升斗之藥哉昔者人畏天而憂民常先其未兆景運邳隆若陸馬今既災室家殷阜若痼瘵焉今已揭矣吏道刻深民受其弊可謂至此極矣乃人爭言治安青紫滿朝何無賈生之發憤也今直屢變人始言東南民困及今圖之不為然豈獨東南天下民情多有似此者當事之臣夫亦孳孳保民是務毋復後時哉

與道星賀吏部
昨至郡曹睡門奉賀使者言尊駕有武林之行不及面教茲聞台驛發有日矣敢獻一言自來人主本原之地旋轉機括啓自天心每不盡得其大轉一大轉則大地皆春矣吾輩在局中唯望老成貞練之君子充滿中外則宇之正氣自壯陰沴自消猶之醫者不能盡解者曾懷而能壯其脾胃強其四肢則心疾將除自金用藥愈速之謂高手自是保身之府以門下之忠耿耿憂時求賢若饑渴幸留意必使一時人才足當緩急之用而凡下賄鉅去所足以配搭其人之才可發達布即如正德中江藩之事撫按二司無二完報至滿朝失色晉溪王公獨慨然曰王某在流必能討平之使事事用人若是則泰山而維之矣漆室憂天自比葵藿唯高明財擇不區區

與董玄宰書

冬杪有族人來都中為附八行申候想不浮沉也春初見門下予告書屈指計程此時當在揚以上昨具區先生從貴郡來知台節入里矣浣慰可言往三十年前僕與長洲相君同館下一日閒踏長廊戲言我衙門中人物須如白香山蘇黃州不諧世波小小磨折乃足洗文章刻厲風骨如竹貫霜方有烈氣若一生只在鳳皇池頭紫微閣下龍金馬玉杜陵彼又登樞事恐終帶幾分俗氣一轉館丈希之嗟其言之不審也今年春長洲公過僕齋頭嗟謂余曰冽氣今何如僕亦笑答云乃俗氣無之矣門下召還禁近旦暮間事為請前言當抵掌浮雲世路從古則爾豪杰宵中芭具壞人之品局自有本色世上亦烏能陶事哉

冰玉堂集叙

所稱冰玉堂者何是蘭江葉博士懋德君之太母徐夫人孤貞苦節祀于宗枋其鄉魯源徐先生特以冰玉顏其堂表宅以示之風者也博雅為人凝重端默學貴實踐蘭江士大夫尚其品又習太母孝節之詳傳紀風詩溢乎絢素博古寶而什襲焉故稱冰玉堂集云前時分訓常山飭躬勵士睹斯集者揚大其潛輝故冰玉集刻於常山今者主教當湖飭躬誨士如常山及善士用風起吾湖士大夫從而開幽拙者快加重故冰玉集又刻于當湖夫勵志而撫孤者慈母之節也絕武而昭節者慈孫之孝也母是孫相成以道比於李令伯劉母事益加烈焉流芳傳遠百世其不磨矣于是史氏沈子卷稱曰詩紀栢舟禮稱從一夫存與存夫亡與亡義止此耳即劉子政烈女一編要多激烈志如葉母者仰事姑嫜俯育呱遺集蓼茹荼影相弔終始成所天之托貞白一節垂五十

即古之女士或鮮其儼焉余讀易至坤孔子之
讚曰至哉坤乎至柔以剛至靜以方含弘化光
德合無疆蓋坤以順天亦以成天故曰無成而
代有終也我儀圖之其葉母之事耶乾之象
玉為金為寒為水坤既代終配乾合大如冰
玉義符厥名豈虛乎哉孔子反復含章又稱曰
有地道焉有妻道焉有臣道焉吾概思世變
多故已霽清生沈晦波蕩出安瀾撐持字壞
練綱常此時此日似不可無人吾欲借烈婦
石腸作忠臣之赤膽庶幾後來朝家諸君
冰清玉潔忠于所天奉以周旋不避險阻
艱貞持傾保大實乃世世生靈之幸倘博士
生振鐸于此或將標風教詔多士手如斯集
義通三綱風徽遠矣提修為德行教導為經
流之汗青為述作其心同其義一也

兩蘇公說易解老合編敘

眉山兄弟少稟庭言老泉所稱取孟子韓子之
文兀然莊坐精研之者數年是其源流自來
然于膽氣浩識超思以通達今昔之故運才
於當年好國策吳越春秋其意必準過秦而
治安彼時對制諸策所上論事諸書森然光
莫與為伍人人謂賈長沙復生此時矣乃子
性恬雅好劉向新序諸書少日登朝不喜譁
有口時以露才揚己規切其長即公亦
子由之文汪洋濶博實乃勝于枚乘
風他日賦黃樓稍自矜奮友朋間便疑是
草即時人未許洵失其雍容可沐也兩公中
以後崇寧諸部顓朝遂各漂泊東西坎壈
以終老于是子由深味乎五千文解老一編
達天人深入玄旨自河上公嚴君平以來
能加之者必傳何疑焉子瞻得意於南華
九萬自快風塵之表晚好竺典尤復醉心
弁州所緝外紀是其得解於莊佛之最勝處

說易也不以我見詮解亦不主昔人舊義止是
借易津津自說其胸懷耳時淺時深乍離乍合
正如疎梅淡瀨微月一鈎知道者挹之言外有
餘貨失昔孔子蓋晚而深沈於易在五十知命
之年當其問禮時氏動心寶書時皆未深許力
勦其矜勝由此言之老易之義非及暮晚經嘗
百變返源歸根未易解也士大夫早紆青紫壯
志功能天下之書靡不閱天下之故靡不嘗情
銷則性見人微而天全老乃開道說乃入世
李青蓮王朝川韋蘇州白香山王介甫黃魯直
與夫兩蘇兄弟者其言語文章別是一色得之
道味者常多倘可與了心之士共沐浴焉故今
而論之

報李君實問名書

仰惟高門毓靈賡祉肇自玄聖圖牒所紀錄來
尚已賤宗錫胤諸姬祖稷禋武逮於末葉非
世也乃若隴西遺胄誕生構李璠木之下融
所扇應紫氣以儲精指青羊而得氏奕葉蕃
自天所祚明德之後宜有瑋人如我吳興公
下姑瑤瑤林世在武康長水迴瀾若川接派
我後人之冠冕乎以是之故世世居吳並續
表表通右閭因以文獻申以婚姻詩不云乎
天之妹天作之合殆謂此也伏惟尊太老
履儉居謙含素抱樸天根在握玄牝斯托隱行
淳風淵乎還矣伯鸞之貞幼安之清荀氏為
陳氏為星佑落我親家先生道苞青溟價高
貝挾天孫而濯錦剖靈龜而見玕珠流緯略
古準今一日赫然有鼎名于天下抗議雲臺
暉日際長庚所以執文盟贊皇所以翼當世
不杰然名碩兩有獨持者歟往十年前曾問
士於今司成公具區先生便已擬奉高標令兒

曾有所資式龍門可登僊舟可汎邀若喬松倚
彼霄漢心之景托豈一口而已者哉乃者仲冬
月四日媒氏啓峰敬所二親丈奉門下之命
教之曰願以元孫令公子求僊于次兒鉉之長
孫女再三陳謝良不敢當為熊為蛇萬一者齊
大非耦夢吉筮吉庶幾哉淑女好逑敢告宗
敬聞命矣彼郭瑀譚經坐邠金而布席虞翻
姓須芝草以乘龍方斯好合亦遜良緣死乃
之以琬琰重之以玄纁良日芳辰實其盈門
頻首頓首謝嘉禮之厚自茲以往忝托心膺
誼周旋茂業遐昌五色之雲天甚迥壽祺永
九華之夜燭無疆一則慧靈辨日忻異受于
銅一則製錦如雲裁青綾于刻玉念此時之
胤文姬嘻其少也並可含飴而著膝亮他年
佳兒佳配忽而弁笄定期迎渭以嬪鴻式穀
蕃奕奕觀麟翔鳳起紫仁樹善綿綿共地父
長則不佞願然有望率爾報書不任祇肅

說玄一首贈玄巖唐羽士

蓋余自少好玄玄之理海內名公山澤逸流往
往承下風而心資之于今且五十年似概乎有
聞焉昔吾師尼老介南宮仲子得侍柱下先生
脩問玄道嘆曰吾見老子其猶龍耶龍剛德也
飛潛見躍歸之無倪以柔用剛以不用用天下
夫子他日讚乾龍無首曰剛德不可先天下此
守黑守雌伯陽先生之教晚而翫易乃知其然
也昔者泰鴻之代宇曠晏清太樸不琢民
欲聖人曰我無欲而民自正民盡無機聖人
我無為而民自化此義此言此世界堯舜以下
猶然媿之柱下所以策厲尼山尼山所以心
柱下豈輒近耳目之間可庶幾者哉吁亦微
蓋嘗博覽區中萬萬品流總之不能無欲有
矣烏能常足有不足烏得無爭爭之而不甘
負必有機有智乃建勝場於此世湯武所以
其決桓文所以陰陽其名利管商申韓儀秦
以描弄人群得少須臾雄長其一局夫非舉世

所艷慕者哉以大人先生視之彼人者蜂虻
角小開門戶鉅蠟蠅爭蟻壤其軀耳一夕秋
零落無在相啖相噬終古安極此莊蒙所以
憤而大呼醉夢之前夢倩所以嘻嘆而微嘆
侯之拙嗚呼玄之理決哉杳哉其難言已夫
若能回光內照獨見本真昨日之事去矣今
亦何所留昨午之跡陳矣今歲亦何得住千
英雄豪華盡矣目前薰灼曾有常在者乎日
起高臺日影滿梁人人盡珠玉人人貨
以遺之妻孥妻孥不盡用也以錮之左
誰為守也旁人櫻之旁人之豪者擔簪而有
至其盡了時人方悔其晚舉一世有欲有機
人不乃共成一大迷夫拙夫苦之叢乎亦可
已柱下有言吾言甚易知天下莫能知玄在
間六塵玲瓏回光即是爭先路險退後味長
亦為知余言之為玄哉自余十有三齡始隨
父館佑聖宮之東房其味閒張真人始館余
閒傳春山春山傳其高足弟子今為玄嚴玄

於今為七葉余大父傳至余子余
弟交者前後百年可謂久矣已試觀
儼風兩頰垣四立流水濺濺萬徑
不殊吾童時所見諸真人敝衣舊履與清
月終始共此蕭條余亦耄老青衫布帽猶
時一措大耳彼銅龍玉堂鳳池虎觀承明
之間夢境何有哉竊感今昔事因弟姪之
玄嚴談言之其于名場利網恐亦瘳然
有道人高韻足以紀律法典賢有司李劉
公嘗重而表勵之若夫把握天地呼吸日月
攝風霆役使群靈此道門本分事蓋前傳
不及焉故不著

書鄱陽洪氏泉志後

泉法始于燧人以輕重為天下黃帝始創十二
銖其文見封禪書至秦漢乃盛行亦代有
梁顧烜始志其事唐封演宋金光襲並述之
從而廣之至鄱陽洪遵氏乃始摠論其凡焉
攷紀傳下逮稗官以及士大夫家藏古文者
太吳少昊神農氏之金數百種參合準定為
十五卷凡正用之錢七十五偽用之錢四十二
年代不詳之錢三十四初布之品三十七外
為之安息諸國之錢八十五異品之錢三十
神品之錢三十三天品之錢五莫不圖寫摹
辨別肉好載述年代詳厥體製與夫銖兩分
小大方圓輕重厚薄之異等蓋古來泉志亦
具此矣遐沂皇黃通沿近代徧行中土旁及
鼎莫不范治五金均徹萬用彼富勢之囊
鉅億至貫朽而不可較市販村兒衣襦把
即有數文亦可以一啖而充果然之腹此
所以賴之若性生也子長記貨殖晉史論孔

關天下通塞生死之權幾與太上並亦既
故而徹人情矣神龜也馬浩浩乎行天壤
隔舉世世受其播弄驅使唯日之不足無
之娛聲色之好常操托一世人之命而密
樞吁何為其然乎誰識所以不然乎意者
五行孕土而孽水土浩穰無垠水汪濊無
之東轉土受其富金之西轉水助其流大
由以出入曾是天下國家之出入而不由
若夫荆楚歲時記言牽牛娶女天帝將
二萬火負不還被驅營室之中而北落
錢十星洞冥記言漢武升望月臺上帝遣
神童遺以鯨文大錢各五枚寘之懷中其
誠若不可信然神理不測天府自有天錢
未可知史稱秦時宮中雨金皆作龜文此
說也譚子之言曰文蛤含珠一線揚光神
甲而來爭金丹九轉紫泥不固百神騰空
去豈獨人間此物亦通天府余聞之宋司
帥師抹三韓業已復國再勝會有傳玄陽

使青鳥啣來百戰神符者幾欲拜受之矣而奉
佐謂天上多官府紫微禁近約得百萬錢為謝
神符乃可用其時軍前止餉金五萬尚不能支
再戰此謝直無從出遂再拜檄還之曾不數日
乃失利于碧蹄此則現前已事若可知若不可
知又余所難論也嗚呼世之大人君子如首陽
抗節關西畏獨知則此君之威焰必滅不遇
殖者如商王不顧視者如莘相則此君之黨排
必散吾輩迂整儒執此如皎日何必噴噴稱
保麗削女懷清之屬感憤嬉言搖弄其筆
排金入紫自昔而有之故敎泉志

攬蘭亭刻本并諸跋

黃魯直有言世摹蘭亭擬其皮安得金丹機
得妙哉斯言夫司馬子長之文杜少陵之詩
右軍蘭亭之書舉世誰不仰止摹效之然而
不似者惟其必欲似也有意似之未嘗真有
所以愈不似耳且右軍心胷手腕與神者為
烟雲落帚意象有無間必有超逸乎此者矣
在太無中間滌除名利想居深山對流水入
林友麋鹿一守一畫不與世中烟火氣連
金丹九轉去人彌遠神者自來如松花酒
亭書文千古神奇豈朝市食肉人可到空自
思廢寢紙筆捧墨畢此生終不肖似耳皮骨
具神者不來故古有必傳之品又有不傳之
余所攬右軍帖是楮河南臨本其諸賢詩是
公權書其蘭亭圖是李公麟繪事世稱三絕今
又附之以諸名流題跋者三十三人原刻是
武肥本晁太史家藏今再刻于雲中七月十七
日

與王同伯職方書

首夏奉晤倏有清秋時日不居哲人將暮矣此靈心後生足畏執事以高才近承家學倘及此時修未墜之緒收召舊游築黃金勒縹緲馬述作自建千古天下同志必且翕趨赴之帝玄功之追六一德祖之胤子雲乎執事者對我未暇豈當別有旨也功名之際自古難僕閱世多矣立之難成之難遇時難與世人共成共保尤難天下事當安危反掌間事局能定事及事往時移即此遂為耶府紀傳班具有誰當百全者乃文章如珠斗在長空終古耿然不可韜揜我能不朽耳誰得之況古之大功名垂照天壤誰不托文章以傳者文經武緯達人所兼渭水韜略泗濱刪戮非二道何云不暇之有以門下一日之知再一日長請以毛穎易戈矛為愛助之藥石機耳畔有緒言執事自愛

說无妄卦第三爻示蒙士

卦名无妄誠之至也吉利不期自集焉三之變乃云无妄之災將非聖人深察民故以此輕事之變者乎我像其象有或繫之牛也者夫牛人有也行人何為而得邑人亦何為而災孔以為深中人情喟焉嘆曰行人得牛者去矣於邑之人何與哉而反遭詰訊之擾豈非所无妄之災歟天下事夫豈一端而已也人之災或有從天以降者有不善則降此以有妄也有自人加我者不相得則相害此以有妄也妄得也乃若事變無常本出期望之外世情覆乃或無故而突來且如有一事于此本或事也其作奸究叨厚利者彼之人蒙滿垢受責者乃此之人此之人何以當得此災此之何以及于此人夫亦變故遠然夢想心思所料耳嗚呼天下一牛也萬事一曳牛也執利害孰得失智不能逃巧不及料得者失者利者害者並聞攘乎無情之局有神鬼者弄之理常不

可原而事常不可知或之人豈故縱舍行之人
深仇邑之人乎邑之人將何以追咎行之人
解或之人乎世路崎嶇此時天地莫能主持
亦緣會到此彼三人者皆茫茫局內不自知也
自古貞臣潔士心可對天日而迹在疑貳常
庖受疚舉世不能滌其冤孝子蓋臣義可薄
天而事虞至難或彼罪此當沒世誰能照其
其為齒舌刀筆遭誣受屈豈直無兄買金明
慧哉一二形影之懽而已哉文既傷之象
之真牛安所歸真得牛者安從詰信矣
之無妄也君子行無妄之途不慙衾影不熄
子凡以自樹立耳妄之災聖人不能必其不
必吾無以取之無以取之而忽至飄風飛沙
之類耳嗟夫世界寥寥形影浮浮至乎人牛
失而後嘆天下之盡妄也事掛彈文各掛
冤魂伊鬱白日不及照謂口仇筆清風不能
古一渾局耳天不大明河不常清自有
牛之論堪為涉世者破聲云

復御醫金涵春

遠札數百言具悉近况所咨決于僕皆平生心
腑之談凡人一生有必不可易之定命縱然日
夕思惟自有造物神鬼默執其柄弄之使通弄
之使塞此六尺軀耳烏能逃大冶之陶鑄哉
使隨緣度世信步行走其當窮也不覺自通
既通也無端復塞或因厄以得亨或因榮而
辱索之萬里而或不足返之故居而有餘一
或墮薦福之珉長風自送洪都之楫或守株
兔不來或入穴而獲虎子反覆千端皆天所
鄙見如此門下自裁之迴思十五年前我
焔如公所交游諸老寒蟬霜葉今何所在人
事後方見短長彼人得意在園木中間操
術鳥足當旁觀者之一哂一方春時和江南
長雜花生樹黃鶯亂啼感菰蒲之鬱蔥追
之逸駕僕老矣敢忘故人清風明月掃門以
對南榮軒告歸王陽王壘謝世二三兄弟
晨星僕亦終為老農以沒世耳

古選序

古文選者東海儼山陸司農所編緝上自春秋
下訖兩漢晉魏以來如戴記左氏莊生孫武屈
賈班馬之文取其著者為十卷冠於前若宋玉
司馬相如楊雄劉向之徒得文六十餘首又為
四卷列於後友人喬君刻以傳屬余序其義
序之曰聖人者天所厚畀主盟斯文今六籍
在以道不以文文非聖人所急也周衰孔子
於是能言文各執其說而漢宋千
年其書盈天下然有傳不傳或傳之不傳
感或感而必傳者無幾焉美惡繫人所好
時有豪客幸耳抑彼之立言或祇以徼一時
名其實則未至而精光不存耶孔子曰言之
無文行之不遠文者其精神之內含而有光者
也其精苟在焉雖逸民逐客婦人武夫必有餘
然不可磨滅之見到今誦之非是者卿相之言
不名不傳也荆山之璞非必偉麗可喜其稟精
獨全其光自不可泯卞氏過而拭目焉遂名天

下及後世尺璧為昆山之冠天地之英四海九
州之產其間豈無異寶足當圭璋瑚璉而異
並名者豈獨瑯琊不工瑰奇不足耶夫亦論其
精之全不全何如也後之君子當其焦心棄
放言自喜自以無前言出不必立亦不欠傳此
乃天寶神物人之力烏足以至之所謂放如
周哀如屈原勁如左氏博如子長世之好而
之者幾與孔子並無窮千古之上千古之下
言辭解情持而能久此理關之元氣出之
難以筆舌諱也陸先生為館閣前修自詩
斯編大約多取於周末漢初自與唐宋人
迥別世無卞生誰則知之者

壽臯川楊先生序

嘗論世風推移與士習高下不有教化孰持執
挽而匡飭之古昔盛時鄉有校家有塾先生居
者衆所雅服舉之為師紳之為友非其人不可
為之師非其道不妄與之友師友風規甚峻
風輕重必由之彼時鄉舉里選朝廷常視校
定評為其人賢不肖終身品目三五以上
以來士有前慕國有清議故師友之道尊嚴
吾思先生幼猶及見鄉中前輩先生之
從者有一卷荆川兩唐先生龍溪王先生
方先生時時自遠以至謂吾邑人士頗古樸
可敬也吾輩得望下風奉杖履聽聆德誼退
札記其言動相與切劘之如誦孔孟法言不
尺寸渝軼蓋士之有典刑也尚如此後數年
梓石屠先生為學使者講正學旌篤行則邑中
又有也醒李兄臯川楊兄為梓石先生所器許
余時以進士未奉大廷對侍養居里中一卷龍

溪兩先生時時過余臨會諸士余則與也
川兩兄入師之室弘演教義以倫常節行相砥
樹士之園門者聽講如翔雲當斯之際落沂之
侶咸坐春風弄月之朋清歌撲棹自是斐然
時湖山澹蕩濟濟多英由今思之不可念耶
也醒館余塾中者十年惜其無祿清規尚存
大人太史公屬余誰可繼參師席者余以臯
對遂延臯川先生與吾仲弟為友叔季兩弟為
師吾先大人晚歲論學每屈年德諸君子先
自是以來訓吾子與吾姪及吾孫前後五十
父要之友嚴憚之師無如先生吾兩人頭巾
習白首靡渝無一頃不誦詩書無一言不矩
義幽獨之行形影兩相照窮阨之操肝膽兩
知即世局屢更浮雲百變兩人臭味終不改
平時矣余今年六十有三臯川先生且七十
是握手對眉道此生平實語其敢虛詞繁稱以
忝知己哉已亥九月某日是其初度余弟及兒
孫輩持觴獻祝余宜有言余嘗謂臯川先生為

學好古還于經義研磨精確深入理奧所講所
習即其所稟以行持者動止取與毫芥無所易
雷勢之門不俛眉長吏之庭無失色雖溫恭朝
夕而忠信廉潔自少至老耿然一節方之古人
即元常伯起何以遠過豈直吾鄉師表抑盛世
之儀羽也自頃以來談禪者登樞事慕玄者
端揆士艷虛名逐波風靡標擬高于蒼穹清
噴于賈豎士不畏公議俗不耻貪頑河之流也
潰堤日甚余衰且老有慨乎師友之邇不可
重故表揚先生學行因述前輩諸老遺風餘
為後生誦其崖略恐沒世不復見此等氣色矣
若其德壽之徵子孫之賢則先生之甥馬司馬
新甫之文在焉

重建鬱秀道觀殿宇門廡記

萬曆癸巳夏鬱秀觀燬廢募材興復更十餘年
未就今憲臺車公前為郡時詢及此事怙付道
者且捐奉給為士民倡于是慕義踵集以今年
月日落成宜記其事蓋郡東門之外白苧里
舊有鬱秀觀所稱鬱秀者何浙西之水從天
來灌于鴛湖馬場二水間合流春波之上春
者郡東門也周匝闢開激泓凝碧烟雨延其
于湖之中鬱秀鎖其勝于城之隅三吳諸水
西自北自海上來者咸是焉會郡故為秀州
之明秀其源自遠蓋將五百餘里宛宛若長虹
而始凝結此矣乃道者之言則又曰其先有
道士寧者閉關十年得五龍真人召龍術我
仁宗皇帝聞之詔乘傳入會於太液池頭試
諸海若空濛中似有頭角天日為晦風雷起
掌捥以是之故勅賜真人道號寶軸牙章其
徒世守焉沈道士既還山乃謂郡在浩海之隅
必且世有蛟蜃颶母吞噴洪潮蓄土析蕩為新

民大患特祠北方玄武像以厭制之門殿皆東
南嚮遠縮分水墩鹽官塘之水口所以世世鎮
水物除民害也鄉賢先生張給諫載沈道士應
召事手蹟尚存觀之建置語則在志中往萬曆
七年鹽官塘大決在事者開裏河于石塘南以
便築運余曾見一異人過此言海上鹵壤國勢
不召佃不開渠良有深意將無留此大塊以
非常潮患即噴吸不可動若開裏河鹹潮必內
入殺稼海波如驟溢裏河必且大潰若決而
南直嘉興治之十八里橋決而又西直嘉興
之春波門矣一時迂之不信次年潮果入殺稼
郡城濱湖旁皆生海錯然而鹹水竟不沁入
波門土人怪之以為此真玄武之靈耶昔我
國家當洪永續戎之際玄武神紫雲黑旗伏
助師顯示靈爽宅之大岳為國鎮神其德尤
明于水而水之大利害宜無加于海矣余以為
海隅出日百川朝宗舟島有汎濤潤有防斯地
者有夷夏之變略焉有鴻洞之大慮焉豈盡人

力哉宜必有神明其事者古未幽明之故雖
多有之豈盡誣也若乃屬州部使諸道達官
海堰臨下邑千旄送迓于是馬在郡伯邑侯下
輦迎陽雩祝歲事父老奔走于是馬始議
紳髦士觀游上國農賈百藝千振鎗宵之徒
不四方走集自來表為南津登舟航者于此
車馬馬至若春雲淡蕩秋月澄鮮簫鼓輕舸
夕游覽淋漓歌詠更衣布帛晏醉乃命茶醒或
研如余輩是海上散人亦不無少藉于玄林
托慶也吾聞群鱗所會其波必大天下馬有
情所嚮工用不興者余覽張公記自宋咸淳
創至永樂三年修復凡一百三十年自永樂
今又一百二十餘年建而廢廢而復期之及
能無興乎余總引誦讀于此頗聞道士范嗣
逮事陽明王先生言其避璫璫之難潛跡此
後者三載後在江右定逆藩之事還師過此
宿乃去倘亦名賢之軼事耶頃遭祝融道士
至善齋戒行募久之乃就故余紀其成之之

如此并其營處歲月示後之人云

祭奉常務末年兄文

我同館弟兄之在江東者四人雖省會如分而
勾吳共策吾與四人者昵好猶之乎里閭也兄
與弟又俱家三泖九峰之上少日頗以筆墨相
追隨我二人者昵好又猶之乎垣室中人者
入館以來朝叅必聯騎宴游必同席奇編相
名酒相呼裏言相托雅抱相期兄既問字于
之前弟亦羨珠夢得之側自戊辰之春迄辛巳
之秋十五年間風晨月夕有一日不從兄游
乎及余謝組而釣寂莫兄亦高尚而治雲
既負時之望不輕一出弟終遭時之忌不改
操春日戴陽襟花滿樹則以一棹相過角巾
袍握手竟日兄之高雅宛如其昨每一思之
心之言如芝如蘭溫溫之度如金如玉相知
能有數人哉頃因遲暮各自掩關郵筒相
老相憐雖見面常稀而神爽在目弟且謂兄
德獲天必享父齡遐福聞訃訊不覺數行俱
下嗟先兄乃禮止此乎韓宗伯徐少宰沈翰

此三兄者既謝人寰以長往矣華鑑之杜復
此翁第當何以樂吾生也昔我與兄在朝一時
知交如同骨肉彼時未諳末路不謂人情之薄
薄於秋雲及其父棄田間然後知盛名之難必
有鎮錙勢利之場原無心肘人情既盡天機
矣我與兄各占巖岫之春者二十餘年閒情
致不關世路之風濤霜竹嶺梅自足山間之
味何必非造物者之照拂我兩人乎憶歲丙戌
滿垣是責里中人戈矛及我兄時在商中
面折之其人不旬日婉死愛我之厚中心
嗟嗟世有知心如兄者乎感白頭之晚節悲
葉之飄蕭束帛丘園白駒永邁此余所為慨
交誼落淚霑衣者也如兄盛誼在人共稱長
官居卿尹亦不薄矣晚得賢胤為鳳為麟紹
傳芳素業彌昌天所為佑貽善八者在斯
斯乎復何憾焉

祭養恬親家生年兄文

昔在膠庠被褐懷珉數樵結契余與兄各少年
而雅相期負每造齋頭煮茗相對清言移日為
慷慨賤貧之游乙卯附驥連珂北征兄甫弱冠
余尚垂髫各相砥助思豎一家言爭旗鼓乎
原兄既名滿公車余亦薄收時譽及兄筮仕
州每歲必三四緘及我分奉給遺我高情雅
亦何能忘兄竟以直道不諧時局唯我南宮
薦之初是兄東都掛地之日余疏侍養遂與
拉載而南記得舟中酒後兄謦管敬仲之言曰
人生世上駒馳不須更目新乎所歡視耳新乎
所歡聽口新乎所歡言我將逍遙放志意散
抱以自足乎天壤浩蕩間不自知其不可任
木於山中橫棄航於野渡丈夫各自適耳不
復從兄著述之林矣是時兄年二十九即向
南別業樹粉第草疏泉立石為灌園計余且
十餘年山木拱矣無一歲不披林嬉水無一日
不布奕傳觴夜芳辰座客常滿盡船蕭鼓不

醉無歸此可謂意林泉條達上遠者耶四
一時塵路或驚名輟以
紅紫千般今何所在乃公以恬養智得此天全
可不謂達歟然公家頗溫給不瑣屑持籌為
堵中物所賦晨夕蕭散每有餘閒樂雖太康
與賓客共享用精鑒然有制不靡媮絲竹歌
不甚輟廢亦不留溺妨大閑俛仰鄉俗無所
悟然公正發憤或義形於色逸致勝襟往往
收伯守相所重即垂老矣英風談遠不以
擇於人人亦莫敢侮之年踰七十樂以康寧
醉五福蓋略脩焉所占於此土是為仁智居
水娛年樂壽雙收人生如此足為佳局即退
之未融乎又何憾也晚獲一麟未見成位當
諸公惻然動念余來候公疾彌留矣無一
家人事嗟嗟身後之籌智力不能持其末
啟緒何莫非天尤足見公之明了而達於命也
哀哉少小追隨幽明永隔婦孺兒女此心不易
東芻如玉潤吐
余涕漣如公神匪遙憶

言乎昨日忽泯盡於此宵為理窮而性盡即聖
哲其莫逃布生平之胃應想高明乎燕蒿宸

祭張春字年兄

吾之少也從兄執文之場兄與小山兄更為甲
乙弟無能奔軼爭前我二三兄弟搖筆灑墨相
得之日甚驩既乃聯翩登第為同年生各歛才
學才謂並知名當此彼時小山在祠曹兄在此
部弟在中秘典校文並以竹帛縑素相期勉
不同心意氣哉黃金之臺易水之波英哲賢
之群風月佳辰懷古賦詩我二三人往往而在
其後兄拜郡遷藩小山兄出歷藩臬各十餘年
不面而兩兄亦偃蹇不盡所用於時各以親年
遲暮乞養以歸歸卧又十餘年各起家再出出
曾不再暮不及大柄用不轉一官階各隕謝
落乎中路嗟乎兩君者非沉頭沒之故生平
相等豈非命而何也吾掛冠在兄未出前于
尚為後死者若堅卧不出或可無所負兄獨
三四十年間倏仰瞬息年光若建瓴弟之迂
姑不足論即以兄之沉練小山之果達皆資
少成無裨艱難一日之用以死人生非金石

何恃而能久乎三兄弟落落展星豈堪嘆
此靜言思之良足悲悼所以悲者宇宙無
人生其間有時以有時之具檢無窮之門此
超然不染一垢得之者不朽失之者淪落
以能廓然圓滿而還造物者必自有在宜不
芬華盛麗之間惜無從起兄九原相為再
也小山歿時薄俗蠶起吾與兄共持其孤兄
歿吾獨存所不負幽明者此耿耿耳而風日
俗派失使兄見之何可勝歎吾郡同年十九
一時俊偉甲天下翰林蕭索作者十五人
日月眼前之人既如此矣毛髮日以稀朋舊
以孤精神無昔時道德負効期世上風濤未
住所觀此茫茫何能不泣然生百感也哀哉



論文有五綜七緯

淑夜師心以立論嗣宗使氣而命詩北海卓卓
含有殊采彼人筆墨之性正如百鳥一鶚羣雞
一鳳望之挹之自不可當異人望氣知芒碭山
中有龍文異氣故非俗目所及文章有貴氣杰
氣靈氣神氣可一睨視而知之何必篇終三復
乃始見者當在神侔意取之間耳

平子艷藝文以情變情變故可新新不窮建安
諸子以文緯情情經文緯斌斌適稱古之作者
長安先生文鈔

半語留傳芬芳千古隱隱活活如見其面故文
生於情易曉耳情生於文妙不能傳

文家以唇吻為律呂筆墨為管絃沉宮振羽輕
撰細彈正不知鳳皇胡然而來下舌將之手弄
之蔚宗所稱以文傳意以手送文虛妙之音冷
泠從空中自發自止今人善書者縱腕揮灑善
歌者醉墨淋漓一本天機都不干思索上事
一鈎鮮月露華浮空芙蓉夜含秋江湛然夜半
獨游恍然獨勝洛神賦蓉池詩蘭亭記赤壁賦

具此妙解莫非從閣風天上得來

古之杰構不倚前人皆由直尋如大江流日夜
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積雪山水含清暉高臺多
悲風鳥散餘花落等句不從人間來並是宵恍
獨至之語所以有放夕秀披朝華之論

此五論者總以自然為宗解此可以自作
千古杜少陵所云意慙闕飛動篇終接混
芒者耶

凌峰絕壁從平地拔起四圍疊嶂俄然失所依
長安先生文鈔

倚游覽到此覺大宇空濛間骨瘦神清助我擔
當壁立文字到中間平坦紆迴之處欲去且住
放出豎鋒神氣自奮故尚其立立者文之骨也
○明璫徑寸價重連城崑壁一片名高九牧外
狀不多內含精理故一語到處浮言盡廢千葩
易敷碩果難結漢以下文字一散不能結所以
元氣漓薄人代日以卑卑耳

文入圓渾深沉之境豈一歲之力鑪之以日月
磨之以風宵積之以歷紀此珪瓊流黃所以珍

於世也其苦小物日售月輸不經細治何餐重之與有

海外奇香風飄水蝕皮膚盡矣其精獨存文到刺得淨彌尚其瘦

飛瀑巧石玲瓏飛舞如奔星如散璣精巧千狀似出鬼工神斧不能名狀文有碎敘襟陳之局如考工記可覽焉

霜空之月雪後之梅雨下之松水間之竹景清而神逸故文有藥言反俗冷語彌真晉人可謂得其三昧

古文先生文鈔

卷三

六

正與人紛議時不可一向順渠顏面就中將異同之論不料之談再駁惱一番則前面如蘭得契之指自生十倍精神文正順瀉時逆鋒返監本指彌新易有逆數仙家有逆返只此妙義

此七論者總以含練為宗入此可以含精不朽黃魯直所云獨知求至忘九練見金心者耶

木天秘函目略叙

余嘗叨典

制命三直文淵之署後先八年乃始見秘中書約有二萬餘部九十萬卷富有溢前代其書刻本者十之三鈔本者十之七無此大力傳其副且入直者以辰入未出不及詳又不敢借第涉目而已耳余為諸生時夢遊天府其室五楹皆黃屋其南列金櫃藏寶書其中一楹當梁拱間豎一金龍柱及入直一一宛如

古文先生文鈔

卷三

六

夢境蓋儲書於此

宣廟嘗臨幸其地與閣臣繙閱諮詢自後置龍柱示史臣不得中立設坐云然而臨幸亦希矣夫書天壤間元氣所托士得之潤其四肢托文字傳來世若

君相得之發揮於德業被格上下光輝萬祀書不有神遇乎哉余曾錄其關係經術者存其目以傳同好其天文兵法諸部于時之禁不敢存子史文集之屬又繁錄不錄也余因

思此秘書者皆漢以來相傳至寶亦經屢購
于人間則其散殊者固當在今之天下物常
聚于所好好古者必數求倘後之君子或同
斯志焉辛丑十月記

長水先生文鈔

六

共

四餘編緒義

昔我尼師之學好古敏求憤發日新至老不厭
蓋自謂每十年一進曰志學之初已知此矩矣
吾七十而始能從之欲不踰矩也夫從欲則
多踰矩不踰矩則不從所欲是二見也矩在吾
心自由自在又何踰焉夫天之道神明變化然
運之為五行曰序一杪忽不踰度焉百昌萬彙
各受其則不用纖微力一本之自然乾之象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日行日日健綿歷
長水先生文鈔
萬古神明不老聖人亦何知老乎至乎故云俛
焉唯日不足忘其將老人生只有此一事直以
一日當萬古又何息焉使得邦家證所施設總
萬方之略裹之乎方寸納羣流之善致之乎遠
用絜矩蕩平八埏一如亦猶之乎執中故摹耳
述免則竟夢周則周律乾襲坤焉之六籍至今
天壤受其衡尺正不知其搜精沉想彌日捐宵
經幾番振餐磨厲汗背竦髮於無涯廓中剖出
鴻濛忽然大徹大快自立萬古共賞耶真憤也

其樂耶真樂也姬公思兼仰企實有行而不公
之事思而不得之時通微入霄與千聖請契
心亦復如是所以尼師寤寐獨拳拳此事嗚呼
道無量思無疆凡人智短入淺而意疲聖人智
深入精而彌苦天壤一無窮今古一無窮六合
內外無聲臭之表又一無窮君子赴學比之爭
時研精濬於探淵誠見此物與吾心一絲不漏
寸寸入方玲玲走圓知其味故樂也知其苦故
憤也僚九羿射在神法合併機鋒針芥之中吁

長水先生文鈔

卷

六

亦微矣可易言乎昔人矜寸之陰而賤尺之璧
苦志長日短每惜景而加年夕者日之餘也晦
者朔之餘也冬者歲之餘也暮晚者又少壯之
餘也懼其將衰彌思補緝是以有四餘之論銘
之齋館用自勗焉王仲淹有言其為人多暇日
則出人也遠亦其後來同好直趨大道無負
壯心益持末路則余言其柴官已夫長水沈懋
孝幼真甫述時年六十九歲在乙巳之次

長水沈先生文鈔序

古之以文名世者其才具其識學皆巍
蓋古世人上其今自足配古之賢聖不
屑一入世局間必俟百代下知己者乃
始論而發之如司馬子長之文杜少陵
之詩不甚耀當年而光流易祀唯其不
同時局也所以時人未許然以其不同
時局也後之鑒別家遂謂時之人終莫
及矣文章千載事得失寸心知洵其然
乎自韓歐易秦漢之舉義在平易條暢
至宋元來陳冗靡弱穉矣北地麾下
州二三君子始毅然漢追秦漢其枝條

花萼似也而根株不同神秀未足夫乃
論理沉徑之力尚有遺論乎應下稱文
章寧失於理無失於詞是其勝場六經
受疾處後來代興之彥有能根極六經
鉅駕百氏者耶天未喪文必有斯人以
肩斯道頃得長水沈幼真先生文鈔讀
之其才自天挺蕭灑清發無點埃在胸
中學識淹綜衡之以卓然之詣一舉盡
空向來陳物寡其粹精咸為我用至乃
盎然浩然傑然之氣自得於靜清涵韞
之久似春濤雪嶺秋空夏瀑超然六虛
外非論思之可及故其文無所不可無

所不能若不甚苦屬然終無一語不精
 潤可謂大雅君子斌文質者已小子
 自垂髫承指授在館下二十年從先生
 後開廸振發功我不少先生精微處故
 雖龔述始述所仰全於生平者如此
 歲戊戌春仲年承門下生北海馮琦
 序

貢園艸目錄

序六首

書八首

記一首

論一首

說三首

題辭一首

雜著五首

雜言七十條

長水先生文鈔目錄

長水先生賁園州

長水郡當湖沈懋孝幼真甫著

門人皖城方大鎮君靜甫校

玉署聽琴詩敘

歲戊辰之長至 上有事于 南郊百辟駿奔
前期各齊戒宿于諸署于是史局僚長學士山
陰諸先生肅諸僚以入玉堂之署濟濟致明紫
馬是夕也霜宇澄徹月華冷甚玉樹琅玕雪後
神色倍列禁鍾沉沉傳箭遲遲夜迢氣清萬籟
長水先生文集卷八

寂如而忽若有聲泠然從南端來徐聽之此拊
絃聲也諸公相對諦聽良久嫋嫋不絕各寓其
情感而賦詩明日詩成萃于僚長先生几格間
為哥為五言古為琴操為五七言律絕蓋賦泳
者四十五人徐誦其詩藹乎南薰之解愠乎鍾
鏗焉岐山之操乎逍遙乎龜蒙倚蘭行役之思
乎泱泱其志流水哉哉其在太山愉夷廣大美
哉蔑以加已余每憶曩時夜話清懽意未嘗不
在聽琴之侶雅哥之林也歲甲申龜舊僚漳浦

林君刻是編屬余序僥倖二十年同游之徒大
半零落而斯音斯志泠泠如在上可以肅將
昊穹贊翌 明主內可禁邪滌滓於以湛道洗
心有弘助焉易係有之殷薦上帝有孚頌若以
此齊戒神明其德詩有之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倘古人之情有同于今其
在斯辱其在斯辱

長水先生文集卷八

七畧序

七畧者漢侍中奉車都尉劉歆所作自秦人燔
典籍古來文章蕩然漢興大收篇籍除挾書律
廣開獻書之路孝武時建藏書策置寫書官外
有太史太常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
府自六經以及諸子百氏蓋亡不充入焉至成
帝時復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典籍大備
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
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
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
而奏焉會向卒詔其子歆續父業於是剖判藝
文摠百家之緒種別而為七畧故其書有輯畧
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數
術畧有方技畧及班固因之為藝文志其間頗
出入異同存者蓋六畧而輯畧不復可考見矣
嗚呼載籍之興始於繩契以上自聖經賢傳以
及名人杰士所作述九流衆技雜出其間者終
年無能窮其旨累世不可殫其業可謂博而肆

矣然求之未嘗無其要至要出於至詳在類例
分明而已類例不分學術所以不明蓋書者所
以載學術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學術之
異言人人殊自非大雅宏博為之簿判區別撫
求探本溯流極原分其類例所屬則載籍之廣
何從求之此七畧之書所謂有裨於宏覽也獨
所謂輯畧者會粹衆說舉精義以究大道之
變惜其湮沒不傳乃若括囊大典統壹聖真詳
傳註之羽翼破後人之附會是為六藝畧兼儒
墨推道德列名法農蠶者流著陰陽縱橫之術
是為諸子畧揚風雅正侈麗是為詩賦畧具權
謀形勢陰陽技巧是為兵書畧曆象五行形像
占驗著龜夢卜則為方技畧蓋其類例之分較若
畫一使學者開卷間得以覽羣籍之梗槩審學
術之所存博歸其要詳必取衷其功豈眇淺乎
哉向歆父子號稱博極群書世膺文史之任其
時載籍充乎內府受詔校定泰合同異別白真

偽刪去重複是正脫誤門離戶別條同貫共稽厥本旨明著于篇古人學術之槩指掌到今者伊誰之力也故嘗論之十二野以分天之綱要在明疆度九州以分地之紀要在明疆界七畧以分書之例義要在正譌知原而已厥後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皆因于七畧而劉氏為鉅其書六藝凡九種諸子凡十種詩賦五種數術六種兵書方技皆四種今藝文志所存六畧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自漢至于今二千年間書籍盈天下倘有刪述論次之者比於宣尼褒裁之義亦一大業云

海兩敘

絕徼外雕題島言之國於中夏利害無關焉然俟德以賓審勢乃服亦中夏盛衰之符也兩階格苗重譯獻堆虞周盛德尚已楚稱霸百粵效貢秦無併蠻夷威服勢亦宜然自漢以後內屬漸開攻畧踵至來王之使未返乖貳之釁已成雖則禽獸之常而我綏馭之略或疏濶矣余考洪水之際海上朝貢國四十有一麒麟再至名珍充牣至于今惟朝鮮琉球庭實不絕于道自餘兼并分裂遞興遞廢僻在遐外烏能為我有無如南州異物志雜林類事寰宇記島夷諸番志土風亦略可知耳余自屏居來山人海客過余東海上有談海國事縈縈記之因彙次焉夫有君臣則有刑政有男女則有媾昏有父子兄弟則有聚處農工商賈禦蓄禦侮各隨其方並生並育不遺殊俗客談有異于前志者天覆地載不得而外焉故記風俗夫天生萬物陸之所產水必產焉水族之物莫繁於海島夷內黠外

癡鍾於工用良有精奇可玩者舊志多未之詳也故記物產羅經指南航海而尸其務舉舟之司命毫末縣利害焉海賦不經道柳子厚招海賈似寓情於輕生競利者以為戒耳蓋海無私于覆溺人心或甚焉故記畏途天下有常必有怪先王利器以知神姦海童天吳諒非誕謾故記物怪是冊也若以紀奇聞續山海得非博覽之潭淵文林之俶品耶萬一者獻明堂陳王會以明王者無私中國聖明斯亦不勤遠略之圖

箴已夫

長水縣志卷八

七

七

三祠錄序

居易馮公者博朴廉勤生平一節余聞之先大父蓋稱公有古人心貌云公仕成化弘治間署教垣曲垣曲之人曰是嘗督訓我子弟若童師塾傳而口不談利者也尸而祝之稱良師長焉繼宰遂平遂平之人曰是嘗活我數萬戶於盜賊充斥間而竟以罷歸者也又尸而祝之稱良有司焉吾鄉士民綜公懿行采道旁之口評之曰是嘗仕有去思家亡擔石者于是復尸而祝之稱鄉大夫焉公之子諫議祐山先生哀藉遺履表揭潛輝思以資家乘傳久遠則錄三祠示其門下沈生沈生揖而前曰蓋聞親有美善盛德不述於當年孝子之責也鄉有哲人芬芳弗傳乎來世後生之過也既傳既述或誣焉或缺焉貞士之恥也迺先生之錄三祠美則備矣其奚媿焉祠之言思也非以警動功名而以為教也人情誠至則感感入則思思可有心要乎有心要之者無心而廢萬世而下無心者久也士

脩於家行於仕則赫赫而家或數焉行變於
恒也家則恂恂而仕罔聞焉用室於施也俎於
官俎於鄉可以觀德焉且邑令學師非今所謂
下僚者乎居下易湮隆隆多顯易世後彼惡識
夫垣曲遂平之小吏庠是故蕙祠難官卑而蕙
者又難非淳德之士疇能聲施後世哉吾師祐
山先生既以諫諍顯先朝吾同年元卿子方以
才猶顯當世詩書世執益昌弗艾天之報公定
矣公之樹德宏矣誰謂公古而拙也世之愛親
者大都溢美之言美固是也而溢則弗似焉先
生敘述先人恂然曰垣曲之事余未生遂平之
事余孩幼弗詳焉余聞之卿大夫某某者之言
信而徵美不溢孝子之言也夫是故吾觀於賢
宗世食知無心之思遠也參諸卿評宦業知大
同之論公也感於卑官易湮知至誠之道著也
觀夫奕世亢宗知興藉之天定也嗚呼此豈待
文而傳者哉他日過元卿子於公署則又問曰
先子嘗教休寧館陶矣寧獲嘉矣其誠愛一也

而有祠不祠思不思君子固不祈人之思而此
亦有說與余曰子見夫畏壘之民厚庚子以
為予德弗類上古戚戚然俎豆我也三邑之忘
乎治是乃居易公之心也而三祠之列於今是
愛而世之者之道也皆是也抑余有感焉余見
長老言弘治間事士風長厚不苛細官吏長子
孫故教化行政治洽即如公教于垣曲勤歷九
年漸積若是今已曾不載暮去矣然則太平長
治亡奇策焉其在慎擇官師哉其在久任責實
哉嗚呼此非獨馮氏文獻而已今天下治忽之
故可推也

來泉上八七十序

虎林蓋有靈壽禪寺其左偏首一房碧梧深院
是余少小吟誦處每數年一過意常念之余垂
髫應舉時來泉上人渥然少年耳余今衰老來
泉耳七十矣五六十之交交在物外比于仕
路風塵不同青山冷泉意味能令人忘老空門
無人我亦無壽者相壽可不必言言泉之來可
摩佛廬前有長流泉一通自西山來者混混日
夜無已時始余年十七曾從念菴羅先生湛一
方先生問學過此俯檻聽泉相與喟然曰來者
如斯夫彼時童心道念渾漠一天耳再十年侍
養家居從龍谿王先生都峰周先生龍灣徐先
生又過此俯檻聽泉喟然曰來者如斯夫壯志
精進津津如將有得焉又十年余奉使東海上
還與浙菴李文敬菴許文會此俯檻聽泉曰來
者如斯夫歷涉世波濯纓濯足矣後十年余與
少松滕文會源徐文再過此俯檻聽泉又曰來
者如斯夫彼時掛冠息機何聞道之晚也泉故

如如而來我輩偶爾如如間觀之五六十年間
朱紫萬場波流千變不壞之體終然自在嗟乎
人生于濁而性常清水行于地而體常湛來者
如斯而未嘗往此天地所以大庠吾輩八九君
子作泉上客言泉上言皆筏喻也過景也電光
石火也過去未來覓心了不可得他年倘再過
檻前又不知同觀者更是何伴乃地主人則老
於泉上者矣性空真水性水真空來何來去何
去蒲團晏語必有所以告我者書以問之

來泉上八七十序

來泉上八七十序

路史序

路史前紀九卷後紀十三卷發揮六卷餘論十卷國名記七卷宋廬陵羅泌所著書泌之名不登宋史亦不載藝文志予頃得之秘府乃始校而傳焉或曰路史之名何謂也曰路史者太史也尚書春秋均之為史而此獨謂之太史何也曰道莫大于三皇德莫大于五帝功莫大于作者皆諸史所畧是書獨詳故曰路史者太史也曰路史表二靈以冠十紀復肇以初皇何也曰

長不著書之錄

士

七

者言也作者之謂聖作者無紀述者何稽繇繩之代簡策無傳鴻號厘見于六經而諸子百家釋官芻說顧有載其片言隻事者第雜亂無統浮偽多歧路史作而旁搜旅撫傳信傳疑按部班辭各歸其所辟諸累寸絲以為錦斐然成章矣故能上察天文下該地理中盡物變窮鬼神之狀究禮樂之根明世運之污隆分姓氏之原委論生成則徵神仙之妄聞性命則闢佛老之非崇封禪則舉告成之典美封建則顯公治之

長不著書之錄

士

七

三極有元萬物有祖初皇者三極之元萬物之祖也然且揣摩為名耳非有姓氏政蹟可述也諸史之言盤古氏首王天下擘析堪輿提挈日月其言大而十當路史削而不錄肇以初皇以端始也其名則洞神部紀之矣曰昔人有言三皇之事若恍惚五帝之事若存亡恍惚存亡間廣為哀采無乃擇焉不精乎曰談史事于遠古者病其畧談史事于近代者病其繁繁則鮮要畧則寡原仲尼曰作者七人矣蓋指羲皇以下

伐紂義士非之德自此衰利自此競後世纂
之禍自此始故路史畧而不錄焉羅子以博聞
強記于書母不讀布衣草履睹時事難危陸沈
文史勒成一家言拾記載之遺文完千古之缺
典功亦不細若參之以史記之帝王紀蘇子由
之古史夫乃玄同之眉鏡乎即不然者亦文林
瑋寶也傳何疑焉

史記卷八

一

七

與郭叔論史事書

承續問見詒雅志欲遵養東歸杜門而綜千古
就于諸史中淹總古今欲於宇內之故靡弗達
一展卷間了若列眉則何涂之從學者載籍極
博於何衷裁而得此統紀乎以兄之才之志方
在茂齡宜必可就此僕嘗究心史局商之前輩
有識者念此至孰也敬因執事之問臚列而陳
之首一曰稽古提綱之略涑水先生稽古錄乃
是編鑑後提其要領以進御者若以此為準量
參以紫陽先生綱目所書之綱而自衷以春秋
之大義三四千年間非大關鍵者寧畧不書則
大體正而天下之事有所始此挈裘振領法次
二曰君道之略諸史帝紀詳略各因其時若舊
貫中補綴而飾成之者不必入第如班范二史
入詔令之槩然而可矣次三曰臣事之略如漢
高紀宜詳蕭曹韓張周陳諸人其不甚關國體
重輕者不必具即其著者止具大略大議去其
細瑣今當日君臣之際足相參焉其大奸大慝

又不可不並徵也。次曰：大事始末之略如諸呂定七國之屬，並以紀事本末為宗，稍芟繁複，合以寰宇通志。左氏始末及左編一書，必使首尾瞭如。當日事次五曰：為年纂粹之略，近時通鑑纂要頗為簡正，尚有盈詞又多軼事，致其精焉可矣。次六曰：諸書諸志之略如天文地理河渠兵刑錢穀邊防禮樂之屬，諸史無不有也，而患在仍前之目所不必有者，一一撥置成編，故麗蕪一色了無當於當世之務，第取其必不古不為生又豈不可不核者合諸史而材定其事，再參之會編通志通典，通考諸書此皆前人已績之業也。次七曰：古今人史評之略，本史中論贊大都半是矣。他氏之評具在綱目及文粹文鑑文苑文苑與一切學士大夫集中多有之，若其精核者自可全列於前，其互有同異相參者不妨次之于後。若夫黃茅野葛之談不通世務無益人倫一筆勾除之而承學之心目清矣。前數者可謂史家七客，其在當代與則金匱玉簡書方今史局編

緝正史萃天下見聞必勝于我輩一家書，倘俟其成而快觀之，姑不敢具論。夫千古上下如大碁局，局當局有主有輔，有所與踈附，奔奏之人局上有衡衡中有子，平時則先機滿布，人不敢窺，有急則下子破的一著遂定。以此論之，天下理亂安危之故思過半矣。其庸庸泄泄者故不勝論也。方今士大夫少則溺於文詞以應有司之求，入官為簿書束縛都不暇考鏡今古，中年後沉酣貫熟，益與經史不相便習。美兄及此時精力斯事，再求良友同志助發成之，第取已刻現書編排立募如欲割正，曾補發凡起例不妨次第再入焉。大約一日之力可了前代三年事，不過三載餘貫畢矣。如弟淺陋何能備博雅千一之擇，倘異日者握手長安邸，次得觀寶書附弟荅續掛一姓氏其間，榮施亡窮焉。

于谷山學士書

往李本寧兄北來曾奉檄屬以寤寐之懷後本
寧被調不復晤其年春思修上人本來又附一
紙至今未得報章且更五七寒暑高山綠水默
自念之瞻對無期已前惠詩章所云歸來始覺
寄書難鱗鴻飄忽浮者浮沈者沈思之可念也
追憶四十年前館下弟兄談笑雍容環畫廊臨
天河竟日長語有懷無不盡自是人生異境即
謂天仙閣苑亦何不可此生不能再合矣楊桐
卿刻兄大雅弟得捧請可代面晤無一語不感
唐身廟堂情物外洵矣其必傳也弟詩未付刻
今以所自序者奉教倘兄賜以片玉如士安序
三都幸乃出之望外矣小婿陸生五臺公季子
其人博雅有義槩倘過貴里望見獲賜幸賜之
教言

與顧中庵司馬書

古之肩鴻任鉅者必有大過人之略天下士望
聲先被延接如衆緯之共斗極焉其冒抱苞茹
羣流細大亡不受異同亡不蓄一旦當大事不
待勦容震色天下之奇傑自相與輻湊共成之
矣故天下常以其出處卜社稷重輕斯人者亦
自以胸中所韜蓄物可許一出而定天下寥寥
千古如伊呂以來張葛裴郭之徒良不數人所
謂元氣在五百之間者也前妻江相君席上一
談而傾吐平生已馳騫諸老為言此時此局撐
扶之托宜屈指到公適見邸報備公北門為長
城瑣鑰無論北狄震練東夷奪謀即田間布衣
如不肖者亦鼓腹弄掌高談時事稱不足憂矣
龍沙鴈塞上有公在九關旌麾一日生色何慶
如之

與歸安汪令君

蒼雲之上自僕所舊游也比年來印川司寇屏
麓司成青芝祠部相繼殂歿僕念欲西行者無
可為東道主故人寂寞履屐常閒追惟昔者冠
蓋鼎盛時登臨讌賞往往浹旬乃返今日者甲
乙池臺次第零落暮烟春草與其人共盡至夫
民風之器託士習之凌抗世波之煥涼百千在
人眉睫觀此茫茫何能無慨夫運會之流山川
之秀一消歇必再洗發滌蕪回朴及此其時得
借門下宜弟君子為之衡宰雅志澄清定多風
起竊意湖中山川風物亦將曠然披春風以駘
蕩洒甘雨而盈車也謹專一介候問聽聆絃哥
以為快倘有良緣一夜鼓長川之楫或當報津
吏攝短刺而徵候之然不能自必矣

與或康令寶庵王兄

少日曾拜座師錫山秦先生于山間館之旬日
公署在山最高深處望之四面環山也山多竹
竹有數十種皆利器用浙西人彝奏取材馬客
至市上唯有雞豚無長物四時不乏鮮苟供從
山隄以小航並入數十里皆行曲澗中乃始入
市市無大驚販白日無繹縣庭終年無大訟牒
士大夫高車華蓋從豪僕而殿呼市上者了無
有也蕭然一村落耳棄柘滿山習絲袍布肩摩
來往遇蚤月戶戶掩關綠車曾鳴所謂只疑
淳朴處別有一山川猶是無懷之遺序執事在
事僕不可來意中常念之聞在署中無所為時
時布袍行邑里親課栽桑頃會撫院一齊溫公
備言或康王令君所課桑株凡三十萬此非百
世功而何也兄素樸誠只此一事已樹不朽勉
之自愛僕之先是或康人勝國時分派長水于
今三百年頗有水木根尋之感故與執事微及
之若除日到日或赴執事之招未可知相望一

水裁書敘心

與越州司理何士抑

自尊從入越群情瞻仰清譽日與江上之楫偕
來高風峻節必有行乎文墨慶書之外者矣所
過名山勝地計無不蒙被珠璣雲蒸霞蔚大章
妙什種種傳之士林又浙河中一勝事也獻歲
呈祥嘉祉倍萬德業日以豐融銘盤之頌為門
下聳意厚賜馬僕本當遣人顯候念帶水非遙
憲體清嚴謹以迹遐為心親無文為至敬潤疏
無狀深愧瑤將再頓首謝晚傾之厚禹穴釣和
間少小舊游地千岩萬壑吐翠流雲夢中一葉
神情自遠

沈懋所博士書

小孫昨秋南還得奉教各殊慰企仰釋子何知
蒙先生長者推令伯令兄年家通家至愛視如
子弟真切宛至小孫瀚歷歷能道之適聞台駕
報績還錦里因遣樞謁頓謝遙聞先生高懷逸
致倘有翛然駉駕鸞鶴之思手肯一垂手相期
否當此時也風芳有德必且高舉雲中龍性可
馴亦自藏神淵海碌碌依依乘船走馬往來如
織者世中人耳慕之之歎歎為門下再三誦之

與滕學憲少松兄書

承示詢及曾子子貢聞一以貫之指有異耶
抑無異耶夫一以貫之則一耳分知行者俗說
之謬也聖門如曾子至沈篤矣資性頗鈍故超
悟之汎少曾崇之力多夫子呼而覺之曰參乎
吾道一以貫之豈有許多節次哉此掃其一向
胸懷間曾曾級級直與以一條覺路一以貫之
云者為曾子踐徑設也子貢聰明博學耳目常
支離於聞見欲如顏氏之超悟真隔重山絕阻
不能捨筏凌風而徑度矣夫子呼而詰之曰賜
也我為多學識之者乎而非也此掃其一向
胸懷間枝枝葉葉直示以本來靈根一以貫之
云者為子貢踐徑設也向非二子者受病在用
力之中亦不出此等話頭提訓之矣然二子鄉
來積習凍釋冰融一言盡解乃夫子直自任曰
此一貫者吾之道自如此又云予非貴多者予
一以貫之分明不與它人共此物矣即所云唯
我與爾有是夫之指也然則聖人之道豈難知

聖人虛員融澈之心即吾人純一不雜之心
與神明定無二印扣之即靈觸之即動周徧
萬事而此心無弗牽含攝萬理而此心無弗通
行乎天下國家經緯變化而不踰一實考之六
經羣言貫串該摠而不礙其虛入竅入微八方
孔道路路大通徹頭徹尾針芥鋒芒一齊都了
人若一夕恍然得此靈通消息真個是天下極
樂無上菩提也豈不快哉子貢它日問終身可
行子曰其恕乎只一恕字可以終身行之忠恕
之無不貫何疑焉孟氏得曾之學它日曰博學
詳說之將以反說約反約之途乃取諸詳博中
多學之貫於一又何疑焉故自堯舜言唯一伊
尹言克一一之說自古聖人已言之乃一之所
以貫則出夫子提撕後覺之深衷耳其意若曰
面前千變萬化者皆此件所為貫串若無此件
將散索不收拾若不能收摠千變萬化則此件
物亦塊然形器耳試想天壤下色色形形若無
神理何以能不言不美物物精神吾人日應萬

端若無主持者何以能信眉吐氣一撥便轉千
古以來世風搖蕩若無元陽在中間運旋何以
能太定持平到今一絲不動於此透入不消曾
繁直入聖境不費勤求單提灑眼故云其物不
貳又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吁只如此盡之矣
世之儒者猶溺舊聞牽性稟多築曾階常在淖
泥中淤浥廣添雜物飽貯一腔自以為得新安
正派惜乎不見正於仲尼之門令灑然叩天庭
而曙白日也鄙淺如斯以質大雅兄當盡力發
我鄙蒙幸乃得之言表矣

過郭隗臺記

予過易州客有指示金臺云者土阜巋然爾按
史燕昭為郭隗改築宮而師之新序言築宮雅
無臺字至孔文舉乃謂昭築臺延隗梁任昉謂
臺在幽州燕王故城俗謂之招賢臺始有臺名
附亦無黃金字李善引上谷圖經曰黃金臺在
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其上延天下士
水經注云固安縣有黃金臺遺址或云後人慕
其事而更築之此皆故楮中語未可定也嗟乎
君臣相遇古人謂之一日千載夫豈偶然其人
生有自其交合有神韓子稱事有曠世而相感
予不知其何心英雄唾肝常恨恨在此夫燕之
讎齊舊矣發議于郭傳授柄于樂生即談天郭
子黍谷生春不能當其陰遇矣及樂生語下校
惟結約趙王携持四國河北之地掉臂舉之濟
上不數月下全齊七十餘城大呂陳元英薊林
為汶篁尊賢之效捷乃如是而樂生又卒傷魏
遁去遂墮垂成之烈吁嗟乎士常信于知己不

知己則膠漆不聯可一日聯亦可一日解士所
以不可一日無知己者此也今者登臺弔哥僚
慨昔人見雲物之飛流覽河山之環帶感憤傷
懷臨風弔古何待讀報燕之書淚始潛潛下也
耕莘釣渭自是三代上人如桓昭管樂者同氣
相求近代亦何可多得李生不云乎風昔黃金
求駿骨高臺空在有誰憐此昭臺易水遺烈至
今可風也

論文有五品

相如工為形似之言此從騷之博喻求其體在
刻畫摹肖其工精可以飛舞吞吐弄萬象于毫
端足云畫史傳神者已二班兩劉長於情理從
史氏之揣情論事入經儒之据古綜今尋枝振
葉言宛宛以彌精令人快誦拊手論之不可忘
其化辨口而雍容高議厚亦其裁也子建仲宣
以氣質為體不屑屑工詞課學先以吾氣當之
高華清英自宇內神物辟之皓月一空山川草
木皆所涵射映發一物可以貫天壤氣之謂厚
得其竅矣至夫縟采繁聲驚挺駭目華中魏紫
机上團龍斯又鮑照之餘烈倘亦天下尤物也
具是四美文不在茲乃當淡雅真醇一論乎文
字外所稱最上菩提者耳當其操染之初必先
有一片太樸在胸懷乃始綜述百家各盡能事
及夫才充學洽光芒渾發久之遂入自然與太
初為徒文俞韜精俞沈斯登作者之域其初工
力次第入門入域必有所自來未有舍前四家

而可遽言白賁者也

中說疏

灝氣之初混混芒芒其中有物孕靈之久必瞽然能動于是混芒之竅始開天壤間萬象萬微又動中之萬變無一非偏氣用事者矣殷中軍云正如瀉水着地自爾縱橫流漫無一正方圓者此微理可思也試觀鴻寶判而清濁分元胎剖而形聲發雞初號日初出而覺視開誰不在此場爭攘以自我之私心行一家之雄力孰者不是偏氣所馳即如前史所記宮闈閹寺強藩敵國奸雄草莽夷狄之變誰不由一念好貨好色好殺好勝偏重不中之心而致之也者獨聖人持之以大定返其未剖未裂之初念念以不過為衡事事以酌中為可提其太銳障其潰流為天地作主為萬古立防故稱允執厥中焉斯不易之常道也仲尼祖述斯指加一庸字曰中庸其至矣乎曰君子依中庸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蓋生與老聃同時微覺來世必有玄虛高變為無忌憚之教者故言庸以默維之耳

聃沒列禦寇莊周之徒肆其無端涯之辯稷下談天一世波蕩子思子憂之故述中庸庸者常也平也用也言日用之常事行本分之當為人可以與知能亦何怪奇之與有故論道之發育峻極不離經曲典禮之常論禮之格廟享帝不越愛親敬尊之心論位天地育萬物只以喜怒哀樂之中節者達之乎天下論內省不疚不媿屋漏即超然已在聲臭外此心便可平天下以是合符于堯舜授受問惇睦協和之至理可不勞具在焉故合中論庸以提經世之衡為斯人司南令沉迷者涉橫流而頓趾皇惑者臨岐路而思歸大中大常有據依焉即如今世自朝堂以達省會諸司同用同尊者堯舜仲尼之道堂堂巍巍顯行天下彼佛老者乃棄綱常繇冥漠舍現前說來世又何庸而何取焉諸生業已誦法孔子宜從庸處展發常近俾實有用於當世一洗向來陰附禪門玄虛悠謬以亂吾中者即不見述天下自有同心將表而取之其必無

讓馬昔王仲淹擬魯論作中說今擬中說疏中
庸渾涵自得倘或有仲淹之萬一乎即不能至
亦幾之矣

說連山歸藏之義

夏易首連山商易首歸藏二書缺佚久無傳之
者矣孔子易係說義文兩圖一則首震雷終坤
藏一則首出震終成艮以今睇之夫非夏商二
易之遺序上古世運人心忠誠朴素相與乎無
為即夏商間未甚改聖人出世止其所而羣動
赴藏於喬而化登章猶之乎羲軒上代耳至商
末造人心治亂然覺視乎萬有之場聖人始不
得不以發生鼓舞之權舒暢其神情偕之乎郁
郁斌斌文明森整之域此又一天壤矣故云易
之興其於中古去上古遼遠也于是首艮者以
成終而胎出震之用首坤者以藏歛而發動直
之機更轉一番別一作用其動也乃以用其藏
其出也乃以用其止旋相首尾亦若一歲周天
之運時當然耳由周來天下之驚動百變不止
此人心此世界又宜止之以艮藏之以坤必得
如此收拾一番貞元淳樸之初可得而復蓋天
地元氣流液久不收則散不深藏則生發不實

有如聖者必將反其道以用之故說連山歸藏
二義令與周易相參而並行焉當此時也吾以
為學必歸靜定治必歸清簡能止能藏可以用
天下或者上天之意儻亦在斯乎在斯乎知道
者默而俟之時且至已柱下貴深藏竺典歸止
定夫乃合并之符歟不然者二教何以能千載
不銷燦燁空濛有神或存此相為求未可知也

夜氣說

旦氣清夜氣寧晝氣紛動而營營唯其紛動而
不返也久之晝無寧時旦亦不清即在床第之
上粉碎於功名沉醉於利慾徹宵千慮斧斤牛
羊乃甚于晝日此世入之心所以出入存亡無
能作主者也養心之道莫貴乎極靜入靜之久
練心齋微即旦晝百為而吾之凝然端拱者自
在蓋神明之宰自有真靈原與一切外務了無
干涉方寸之天自有本宅原不隨彼接構終日
將迎若向青蒲徹透本來面目時時逍遙乎大
羅天上不必束縛自爾正平何用矜持恢然圓
妙如冥鴻在太空巨魚在浩海飛龍之在雲端
夜珠之在澄潭此之謂立天下大本聲臭杳然
天地如之有何晝夜之分哉故知聖人清明在
躬志氣如神通知晝夜一息如如別有一片灵
源天界而夜氣云云者聊以喚回俗人大夢使
之開牖而深入者耳余嘗聞平泉陸先生言長
夏夜半驗之緣藤物晝不長晨不長莫亦未見

其長也唯是子亥之交以縹緲記其芽發處則
頃長尺許以此知人身應天生發之妙亦復如
是余每見紙窓黑中忽生點白即端坐凝神候
氣穴根苗處綿綿微微不異初春此時此景天
地萬物俱冥吾內府大光明在此受胎生核甚
有妙竅在焉屈子得仙人王子喬之術曰道可
受不可傳一氣孔神兮中夜存虛以待之兮
無為之先嗚呼元神誠有宅瀨氣誠有門此之
謂不傳之道

文鈔八

李九

題司馬相如封禪書

余登泰岱蓋日觀之前有五帝封禪臺云臺廣
如庭金石類玉高幾丈許似非此山石色而萬
仞之巔斗絕千盤何因致之殆古有奇秦漢唐
宋以來人主有事此山者其碑版或剝或缺然
具在焉所云七十二君祀典殊義者則邈乎無
從論之已太史談之言曰天子接千歲之統始
建漢家封余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其命也夫
當是時武帝綜羣儒議封禪才如長卿又武帝
所題之為飄飄臨雲天下工為文者故草封禪
一書將獻而病渴且死自怨不得附名其間以
草屬之妻孥及帝果遣使詔問相如死亦何言
是書始得上聞到今傳千載以此論之時文士
雄心耳以為獻謏祈恩澤者陋也余惟堯典稱
曆數在躬孟氏稱堯薦舜于天天受之及舜嗣
位後四巡祀四嶽皆如禮所謂封十有二山者
其正文云爾也後儒見秦皇漢武宋真諸君寧
誕不合典禮又怨啓後來車轍馬跡徧天下之

漸故力詆封禪非古禮嗚呼五帝禪臺猶在其
得委之荒莽乎姑記之俟博雅君子表其說云

碧雲游

壬申八月有祇謁陵園之役過鞏華浮西河
望見寺在山之深閒處淡淡如片雲名不虛耳
至則月色朧朧憇于僧寮同事者則儀曹徐丈
庫曹姜丈相對煮茗清言聯榻入夜清泉泠泠
徹夕別有真韻在空山百疊間綠竹何能寓此
明日上絕巔見石壁上飛泉千道瀟洒落雲中
正視之微微一滴似屋漏痕耳山之中半佛龕
前有碧玉雙池乃始娟娟有聲瀉出竇頭潏池
中既出寺門汨汨澗道分三派下山之麓至登
舟處則瀾瀾洋洋西河之下背陂浸也聖人之
言曰水哉水哉流而不盈不覩見山中泉惡知
其指我是日也兩部曹各携一生同行徐丈携
伏生就山中取草之緣藤者細華似甘菊搗其
汁入小鼎立使白金可化為黃金姜丈携戚生
袖中出一竹馬大如拳能行席上為客佐酒兩
人皆畸人中道把握問姓名而別

述大洲趙師口義

戊辰冬仲雨雪新霽署中玉樹作玲瓏瑤花觀
近睇館閣並是碧玉仙都沉沉在鴻濛洞天遙
瞻西北一帶重山層巘恍若登三峨天際如見
雪乳緋寒有千秋之積氣焉趙先生坐瀛洲亭
上召沈生前侍問曰大易稱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生知其解乎未及對先生頻附耳曰云何余
對曰朱元晦先生已有明注作三義分疏即易
係中彌綸天地一章之指先生曰吾不能記云
何余徐對曰窮理者窮天下事物之理推歸所
云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是也盡性
者人我與萬物之間各使之盡其性所云知周
萬物道濟天下樂天安土之說是也至命者理
既窮性既盡矣直與天命之初相冥合所云範
圍曲成無方無體之義是也自少受易所墨守
元晦先生注疏者如是願聞先生之教先生曰
此說非也子思子云天命之謂性程伯淳云性
即理耳豈天命外復有性性之外更有理哉如

彌綸一章總是一意言彌綸天地之道者惟大
易耳何所據而分疏之曰若為窮理若為盡性
若為至命裂之為三事乎甚不然也先生默坐
良久余再起請曰先生之教若何于是四顧雪
色欣然曰汝諦聽勿輕語人夫窮理者非多搜
闡見兼綜今古而填實之謂也窮之言空窮也
如家寶銷盡無一物焉此之謂真窮理顏氏之
屢空可思也盡性者非周旋人我間打合區處
之謂盡之言完了也如米粟金錢用盡無餘此
之謂真盡性孟氏不加不損之說可推也既能
真見得自性空明名理掃淨地位則命即在日
前至之日斯至矣莫之致而致者其命乎此之
云到彼岸其何至之有焉余拜手受教于今垂
四十年始徹了先生之教因轉教輪復為之論
曰人在世中天常人紀事會物情何能一日不
窮究第我有生以來耳目所受心思所繅今於
何在畢竟七十年間不知不通者尚有無窮之
理別無定規成摹可倚靠者惟理本無窮而窮

無窮者又一無窮吾是以知無理可窮者乃真窮理也日用交承五品百為不離人我我自有我之性終身練養不出原生舊樣人自有人之性百千其面亦百千其心安能以我一人才智盡斯人之曲折哉忠誠仁厚敬恭謙讓此大凡耳畢竟人我各有一種之性因物付物以事處事以人治人從時乃所以救時隨物乃所以御物吾是以知性本無盡感動則生順流則化自然則圓激擾則變識其無盡人我給足而俱暢

天下常廓廓無一事矣至於人生此世大局中各各一摹毫毛皆陰陽之搏挽神鬼之推移默然不知其然裁成補輔聖哲之遠猷積善不欺貞士之雅操所可自了此心如是而已道之將行將廢行止非人所為孔孟已章章論之及其既定吾然後始知天命如是如是此非所云到彼岸之說耶余既蒙老念先生長者囑付不可無傳筆之以俟達者參焉

松江超果禪寺募造大藏經引

郡城之西南三里有瑁湖在焉始吳時為輔國宗人之居濬拓澄泓周廣可數百畝中植菱芡芙渠蓴葑荇環以洲渚多養魚鳥泗旋曠明自一游覽佳境唐大中初禪師藏奐者是華亭人脩建東都長壽寺比其歸因建刹瑁湖橋之右亦名長壽焉此唐咸通十五年所建及宋治平元年改額為超果寺云其教院中有一覽樓兩華臺瑞光井見遠樓諸景元末燬于兵燹

洪武間僧景祥者重建歷三四傳其構甬備有虎石老人彌堅者為之記蓋瑁湖之勝超果之名始稱清曠于此邦然而教典未遑及也今有聞一上人者特發洪願思托鉢走四方募寫大藏經尊閣于超果禪院可謂擔負教門特達有志余館甥陸季高甚義其所為屬余疏其事為之引會兩淮鹽運使江右明尚朱使君先為吾湖令比為松江二守沃聞瑁湖之勝樂與之捨首倡厥事倘四方賢達各發妙明覺念共襄此

緣將寶笈瑞花與慈雲聖水浩穰于超果之藏
矣碩不甚盛歟吾聞西土內典盛于晉宋梁齊
間繙經藏經之富尤盛于唐初大中咸通間此
寺始建正維其時前載所稱寫經三十六藏十
三萬卷者其必隨人願力次第可致之矣朱使
君稱一字不傳大藏亦不裁少此乃東來第一
諦陳法甚高但人生此世隨緣而來應緣而豎
了緣而去吾儒與禪宗豈異指哉各自了心即
十三萬卷者不欠不剩緣到自成而已聞一禪
師昨住陸季子菴中余亦世家長洲上清秋遙
夜作水月觀與禪師行脚江淮間一綫延豎了

閱金史

女直起于混同江上東方小夷耳不一二年遂
有遼之半悞哉蔡京童貫之無識而與之連也
既與共滅遼不足厭其欲且窺見我兵之積弱
故罕粘一首建九道塞拒之策取汴京如拾芥
千載下亦良可毒痛疚心者乎自此日割月奉
遂有宋山河大半高宗立而秦檜入言彼欲送
歸淵聖令高宗無所位置其躬遂割地屈膝甘
心北面於異乞爾父之伯之歲歲奉寶玉于款
以媚所仇之敵猶若不免焉遂至我忠良以快
其意宋事不可為矣嗚呼可恨哉余讀金史兵
志大約以父子兄弟伯叔兵聯為保伍日夜練
習力不兼人稅不絕異者則歲月抽棟以供執
轡薪樵工作之事其在伍者寧不多而必精號
令嚴重心一力齊一可當百故云女直滿萬無
敵天下此金所以驟興之大畧也使宋能以一
路兵馬專意練教領其法於四方則何難對壘
之有大都禦夷狄者無禮信可講唯兵精善戰

乃足以制之而宋之士大夫裁冠緩帶今日曰
儲糧明日曰持重遂終歸之無策陳同父所云
舉一世之人忘君事仇抗手高談性命不知性
命者何物乎人間管仲孔子曰人也以宋之天
下真無人然

歲差考

昔在唐堯治曆冬至日躔在虛一度夏至在柳
十四度春分在胃十二度秋分在氐十度至唐
開元間作大衍曆冬至日躔在斗十度夏至在
井十度春分在奎七度秋分在軫十四度及宋
作統元曆冬至在斗二度夏至在井六度春分
在奎初度秋分在軫七度雖有進退其度亦不
出一舍前後蓋天運星行此動體也或前或却
小小不齊曆家步算安得盡合天日後世追時
長水先生文鈔

占候多改求與天合亦疇人之法不得不然耳
漢自鄧平改曆後洛下閎謂八百年當差一度
史官考諸上古中星知大初曆已差五度而閎
未之深究蓋古之曆未知有歲差其論冬至日
躔之宿一定不移不知天日會道不能均齊餘
分積久度數常與至晉虞喜始覺其差乃以天
自為天歲自為歲立差法以追其變約五十年
日退一度然又失之太過宋何承天倍曾其數
約以百年退一度又失之不及隋劉焯取二家

中數以七十五年為近亦未甚密至唐僧一行乃以大衍曆推之得八十三年而一差自唐以來曆家皆宗其法大衍法云日躔一歲行周天度未過而日已至故每歲有不及之分約天一度為三十四分計一歲不及之分三十有六積而至於八十三年則差三千四十為差一度矣然猶未也至元郭守敬筭之約六十六年差一度筭已往則減一筭筭將來則加一筭而歲差之法始為精密至今二百餘年臺官推演多循守敬之舊然亦漸多不合識者往往奏請再改曆元嗟乎天圓以動進退盈縮未免小差非一定之法所可拘論劉焯取虞何二家中數定以七十五年矣至唐復差僧一行以八十三年謂合天矣至宋元之交復差郭守敬定以六十六年當時以為精矣至今又復有差一定之法其可拘厚假如定歲之法四其餘一日之數分於四其則二至之定每疑於紕忽之間定日之法一日變為九百四十晝者以氣朔有不盡之

數而難分也每月三十日一氣盈四百一十一晝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晝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故定朔者必視四百四十一晝之前後以為朓朒每疑於一晝之間又如日月交食法時刻分秒最為精微及至半秒難分處亦須酌量乃定無常準焉夫至之有紕忽也朔之有一晝也食之有半秒也積以歲久皆不合原筭乃以天道不齊之動加以歲久必差之法而欲守一定之筭亦安可得姑以俟知者再酌而定焉論曰堯時曆象以閏餘成歲此已通融於常筭之外矣歲差之說亦因成法布筭難准不得已而然要歸於日月之食無舛忒是其驗云大抵天下事成摹擬其八九其所損益改更者分秒間耳亦精微矣嗚呼豈獨治曆哉

小淇林雜言上 共四十條

南華之變六籍掃而空之耳國策之變左氏直而馳之耳楚騷之變國風衍而繁之耳漢書文選之變史記整而潤之耳韓杜之變選體散而昌之耳李獻吉之變宋元古而涵之耳李于麟王元美之變獻吉矜而新之耳各從其所極者反其鋒用之後之變今宜莫若持論宗經一歸大道其文自周自漢在孟蜀之間

才情自敷機軸自秉求之古昔屈指幾人或獨

長六先生文鈔

五十三

七

師而表異或兼撮而自標英雄欺人以瞽群目去大方遠矣士生古人後無寸地可自生活若非創開太始亦須重滌日月庭間之步局促胡為者

尺牘之工在不說恁事亦不琢言語意淡簡之中神骨稜然此以晉人為冠

世說常以片語入微詮定其人終身之目敘細以該大寄玄理於不言言之無味雅吻有竟日香

班贊自淺自深論垂千古通此則文家尺幅可以囊括宇宙揔覽人物妙不得而傳

漢詔似一手大抵皆班史潤色之者并選中班楊小文氣厚骨蒼亦非建安以下筆合漢書選賦覽定之吾乃今服孟堅矣少年時不知也大篇者小篇之合宋唐文字一意直寫十行未覽畢已知然然爾精研小篇大篇可無學而能一句句和寶明璫一字字玉芝金粟合而書之無有不妙

長六先生文鈔

五十四

七

雄辨如國策變化如史記輕重有體如班書簡嚴適繁如左氏新發如世說博麗如淮南玄逸如莊蒙合而材之文可言序

左氏之文健矣簡矣浩大變化亡所不有國策史記始散而流之雄博辨偉極文之致後之綜述者雅飭潤色含璞練絲期於精工健妙則昭明孟堅各其宜也劉楊矩之手濫度博學淹通宗本經術後來疇能兼之者夫兼之非以襍採而混為摹也時雅時變能化能精無偏之弊收

全之能此為大方之家

李將軍夜行視石以為虎也急射之飲羽洞石
明旦知其石也更射之終不入矣故有必至之
氣一發而金可貫石可裂此之謂文有氣來
王右軍得冰文繭而意悅之用張芝墨鼠須筆
會心之佳娛洒染寫蘭亭遂冠千古其後作數
本皆不能逮技雖工然以自然處入神此之謂
文有神來

唐宋下之文贈字添聲不半行間支吾太甚讀

文水先生文鈔

五五

七

晉漢人之文真如豁蒙破夢史記鄭莊傳莊生
馬蹄篇文選思歸引誦之數周方知其竅

左國詞令雍容禮灋之間晉宋風流超然形格
之表經事者祖其典裁味道者師其玄曠足使
並驅各自千古

太史藏山之業頗刺美當世以極其氣如班史
者金匱石室之文溫粹清密字字稱秤有倫有
體精而能贍後來操筆螭砌者必以為宗諸傳
論尤佳

緊要之間只一句或二句三句便已論盡來世
矣從枝脩幹自委探原各隨其時以為詳簡不
穠不淡亦工妙之極已

道之精者發竅于意意可繹道不可盡道意之
精者發聲於言言可宣意不可盡意言之精者
發采於文章文可緒言不可盡言故文必精簡
意在而道亦半寄焉其不容言者故不得而傳
人在世界中如雲英流於天月華映於水華容
入鏡香篆停簾有無之間意興之會而已有何

長次先生文鈔

五五

七

實相亦復何言

孔子言天一言以盡言詩一言以蔽非一言之
可以蔽可以盡也融液群言銷歸精理如蜂房
作蜜百花之英凝結為液妙不在多

論道到至處只爭毛釐論事到至處只差分數
故賢聖問答言下傳心君臣合謨片詞可定
是既是矣言多溢美非既非矣言多溢惡刺既
刺矣渾言之者其戒長美既美矣約言之者其
傳信如日始出如華方含意象自別

士生末世文勝言多蓄之百分言之者一七耳
多言何為

老氏五千言並是短章其流乃有莊蒙之濶吟
左丘明文字峭短而味含國策史記放而昌之
瀾翻自恣此稷下談天習氣

古者君臣僚友矢口面陳疏議封章末流濫矣
翻金游言亂指事實不章

古之大賢大聖碩德茂功經典所稱一二言耳

近代附炎有頌說以有銘不勝溢美亦亡傳
古本先生文鈔八

○經理精深史文嚴直注疏出而經繁繁則更
晦論評出而史麗麗則彌雜

唐宋以下人尚說理說之太詳東京六代以下
人尚雕文其文太巧均非文之正故論者推西
京

古人紀大事建大議只數言可了今人寫一小
尺牘動盈數百言古今所以愛絕之甚

大有空濶處不在用意填幅疏妙更佳如上臨
九霄遠眺長河高曠之興正在山林色相外故

繪事有空地文字有遠襟

珠小而玃者園也泉細而清者活也就大而神
者變也鵬飛而遽者高也文無小大神癡則濁
氣超則靈

秋日夫容不采而鮮中元月色不繪而華自然
之妙非力所及秦綯蜀錦九練其絲商鼎周彝
刻畫如髮工到之力成於人手兩義皆極廢一
乃偏

我明一代人文國初尚博雅故綜極群書宣成
長元先生文鈔八

之間貴渾雅故汪涵其氣弘德之際宗古雅故
追式前摹嘉隆之世宗高雅故師心創義嗣是
有作必也精雅之從乎

文有不粧而甚麗不矜而甚嚴不洗而甚清不
多而甚富不抗而甚高不笑而飲人以和不吝
嗟而使人愁絕皆得其致故也能言之妙不費
纖豪力左丘明司馬子長屈平莊蒙其流也唐
宋下空千載如無人

二典稱二后揖讓有天下九官十二牧拜稽交

誰又推之乎七旬格苗九成儀鳳夷狄可化之以德鳥獸可馴之以和克讓之極渾表出一箇唐虞宇宙此史筆之宗

文體之變一綜一緯一文一素一縱一橫一偶一奇一宮一羽一正一奇一和一健皆代用事而相為日月寒暑以相掄耳古來文人長技不過識其所掄天下宜之總之一陰一陽互體變又蘇易之兩畫四象生來

四部稿問字于丘明借調于子長歸根于國策

古文先生文鈔

五

七

攝采于世說取神于大蘇不必盡漢其集中所擬左逸短長文二種自其力所入處獨不敘古事不述成語不廣設喻不作頭訖過按渾然一筆言之得文字三昧能變千餘年舊習可謂才也已

近時左園班馬等作俱被後生指點批評題評評林之屬紛紛災木幾乎塗塞雕曠矣南華神理也子玄得其環中大約誦古人書宜玩味宗旨不宜遽題以已意宜深入其樊不宜紛紛評

論乃若訓詁字義慎所師承則西漢近之矣南宋來口吻淺薄所為愈多彌俗

內篇精理非蒙叟不能作駢拇以下皆其緒論老氏德經孔氏雜傳亦視上篇有間以此推之至人之文亦濃薄乃爾耶固知圖書神寶絕響來茲元氣亦復淳漓今人遜古人又其宜也

文貴鎔裁鑄意象物之謂鎔輕刀剪割之謂裁精金在冶寫鑄隨摹千將青萍唯人所造純綺下机付之刀尺長短稱身可惜其割裂乎抱璞

古文先生文鈔

六

十七

而恠割特纖而斬割皆生於愛恋之過故工文之士難於割愛

文尚隱秀隱者文外之微情秀者篇中之特采如夜月娟娟嫣然獨坐不知梅花何處送香而來夫容含露半吐半收抱初陽而彌麗有溢于色采之外者焉

逍遙已見大意齊物而論始昌遠乎養生曠於秋水至天下篇而為書之苦心萃此矣拘攣執一世俗之我見員通廓達上哲之紆籌

蓋道有萬變總之有兩是事有千歧總之有兩
行人有殊性總之有兩存故虞帝執之以持中
孔聖扣之而善誘如佩者必以雙珖此理極有
可推文章家論理論事必開兩端而精收之以
待幾微之斷世好作一家言亦何以御天下之
變盡是非之衷乎

昔聞于鱗之教曰衆所不解之中有神解衆所
共尚之中有大非唯傑者自命不逐人脚下行
○王仲淹曰黃帝老子相傳為道釋迦達磨相

長水先生文鈔八

卷一

四

傳為禪周公孔子相傳為儒皆聖人也教不同
耳又曰佛西方聖人也施之中國則泥故彼家
聖賢所有者亦吾儒聖賢之所亡也自象山之
學出而慈湖紹之白沙陽明昌之於是吾儒盡
有外家之實而儒益尊譬之混一中外咸稟正
朔其盛矣乎

六經之道莫深於易仲尼晚好易豈非神理之
驪淵哉然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乃所以精
深千古人心自如此故曰形上為道形下為器

下學上達知我者天乎此仲尼學脉也吾覽學
庸乃知當曾思授受之日不可無孟子吾覽諸
注疏乃知當晦菴訓詁之日不可無象山仲尼
得二子而易簡直截之傳大明于天下何異重
陰之覲朗曜也自漢唐以來九經頒布校學只
列論語孟氏故云孔子傳之孟軻以孟合孔洞
達易簡文不在茲乎自宋仁宗表章學庸於戴
記之中程朱二氏以為秘寶而訓釋之學脉稍
襍故今之喜合禪於儒者是中庸之別疏也喜

長水先生文鈔八

卷一

四

言格物致知從見聞上起至今爭之不了者是
大學之流派也論孟之指微有不同達者或能
領此吾以此知漢唐人高於宋以下人

小淇林雜言下 計三十條

一詩一意首尾貫其氣滔滔直下無駢枝之態句句超然欲飛欲去字字新發可哥可絃一洗唐人粘題戀格作學究應科之弊其工妍則入選其軼邁則比七言長哥其無所不可道不必拘定山川花鳥及體物用事渾如一篇左國史記小文無一語不豪舉豈以抽宮振呂而已者獻吉之摹古于鱗之獨創吾多其功未與其至昔平子葩發文以情變世說情浮浮出文之表文不足而情有餘此乃風人之本指律以儷成為聲律所縛久矣不能超也吾一空此場獨以神行令一片靈心在天為明月在地為瀟湘比之長庚當復過之長庚不作七言律多作七言絕似不耐繩尺而然吾當舍筏登岸超唐律更上之另作一篇空無語眼前翳狗付之昆明劫灰耳一氣包蓄無一物不飛舞吾其為春風乎

自漢魏來曹王阮陸顏謝庾鮑之流更數變而

長文先生文集

卷三

詩

有沈宋始立律家之鑠又更二張高岑王孟以至少陵始成唐律以能千古與古還並行宋元卑卑不逮至今茲有二李之徒唐律乃復然無以過之時出時入第有及之者耳人或言唐律中有宋宋律中豈遂無唐此大不然宋自宋唐自唐辟之班劉而下無先秦崔蔡而下無西漢筆境畫然邈若河漢豈其可同

長文先生文集

卷四

詩

于解悲愁抒寫壹辭自從變風小雅來至騷人之致始極其放忠臣思婦孝子貞夫揚其聲而昌之其風甚遠仙才逸致昉於騷之遠游招阮之徒發其端至長庚乃多雲外語朝署有作盛於中玄二宗沈宋之應制王賈之早朝雍容雅頌之體也河梁贈處義高顏路山川游覽事比登高亦各其裁均有所致自是分流襟述異軌同奔不可殫論要之近古者是

詩體儷故貴其流詩聲近故貴其遠詩詞實故貴其空詩氣平故貴其峻詩格局故貴其宏詩文麗故貴其素詩意柔故貴其發詩脉舒故貴

其逸詩味短故貴其含反之而合訓其所不足者

窮愁困頓人世所厭弃也入之詩更妍聲華翕赫人世所艷羨也入之詩反俗淡蕩玄超物外之事詩有之則佳名理論議人間所宗詩有之反惡鏡花烟月昔人所珍今人所忽抽黃儷白俗眼為工道眼為拙亮節俊語飄飄若翔鴻之趁飛雲少年才士喜為之香沈韻冷黯黯似紫光之埋幽閨則唯鉅手知之耳

長安先生文鈔

卷五

十七

王元美論子瞻詩曰具見其學惜不見其才它日論于鱗云十首以後便似一色十首不竭吾終伏膺於少陵元美意希少陵然何能至之以視于鱗或以詩文各雄一句未知視子瞻何如弇州以古自命而雍容入俗之情常多故名高而祿秩亦不下歷下生孤清自峻一世無可意者所以無年乃千秋之論正不在此大都合典論文賦謝靈運傳梁書文學傳文章流別論以及談統紀言諸品精心求之大象可明了也若

入手不高直是無可奈何處舉世味味此境將蕪于鱗之目不瞑已夫

謝靈運之出拔大妍陳思王之瀾翻浩大左太冲之机鋒流動陶彭澤之玄淡冲夷十九首之渾成清婉合而鑄之詩道具已

詩之變風變雅簡而甚葩至屈宋淫文艷發無所不摹象相如子雲孟堅作為麗賦後來宗之遂極文林之富而幾無實矣

弇州稱濟南未入山前詩尚俊語二三首後都

長安先生文鈔

卷六

十七

覺一色入山後作乃用心深至極其變化吾以為于鱗所以筆端異氣新翠玲瓏者皆在朝詩不新俊則不破俗何能名天下然不諳古不浩大何以能千古

律止五十六字如具一開闔然渾濛空同上忽馬神來始開一初開景運又開一盛明世運又變幻又反覆忽焉收於唐詩選李首海燕雙飛王首一其指

選詩從變風小首出此一舉蘇李遂向河梁惜

別特初一品珍撰十九首洗刷融液成神物矣
二京六代六七百年人摹家製比於風雅既立
茅衡漸曾臺榭至曹植始大謝靈運始工陶元
亮始安嵇康阮藉始放後之作者亡加焉潘陸
張顏所以不逮只為着色之過

選詩原也律詩委也人之目睫亦近耳沿委者
乃迷原吾所以選選詩者以示律體正眼欲後
之工唐者超唐上之一振詩壇之骨與十九首
比肩風騷之門可循以入晉魏詩可入經入史

長水先生文鈔八

二七

七

入老入莊吾亦欲一空唐吻入選入騷入經入
史毋所不極如是者勝東京以下事辭勿入乃
佳善八分者宗篆籀化出其骨此意可以喻詩
四聲八病自沈宋研之頗精遂與唐一代詩人
作祖然晉魏之高風絕塵亦少衰矣今之為近
體者能直化漢魏晉宋盡去沈宋之習氣又一
奇也吾輩弄月嘲風何必拘持乃爾
建安是選詩之高品風骨氣采比商天成大都
宗十九首李少卿

晉宋人沐浴玄風洗滌清曠尤有殊致不比
庾着色研句

曹子建浩浩洋洋寫出胸次椽筆一揮自無難
色建幟騷壇誰能當者

玲瓏鮮澤於鏤心篆跡之中綽有興會一似水
際夫容謝客者自百代一人

十九首渾成無痕如天生物不可擬作江謝諸
人擬古多不肖猶是渠一家物

李杜詩亦襟瀟陸之華徐庾之麗故稱無所不

長水先生文鈔八

三八

七

有若直從曹謝入當是妙不可言第今文章日
空日秀獨詩尚然入事入書化之不盡化之盡
者如采雲浮空自然映出萬象何嫌空也

古人詩自其胸懷浩蕩別有超人壤者不言
不嘆泓然入真比之天球玄圖天下無此寶無
此賈神流心肘自結為言味淡語真格招氣渾
墨中之韻自以無如

落筆從一根直下再發又發或三四發只是一
意迴環吞吐似楚騷歎咏往復似風詩比於曾

臺辨萼燿燁生香

只言時序物色之變人間友朋夫婦離合珍重之言曠視冲飛之氣已飄飄而臨雲矣

選至齊梁以來並彫精語儷詞漸入沈宋聲律故律由選出須得選之骨則律高若如唐人仍用律摹則選詩不古作者宜精別之

廟郎之詩吾往法王右丞入盛唐之摹小化其板實而歸之秀雅工緻所戒者在輕豪淺俗耳

長水先生文鈔八

六九

七

感慨世道寓時述志之作吾祖楚騷而灋少陵以沈厚雄深為致李獻吉亦其次也

友朋離合登臨流覽吾灋李于鱗乎高華玲瓏有李青蓮之仙才馬十五國風雍雍含結是太液之源所自来諸所應酬近俗之作唐人皆調受溫厚有典有則宋人不足敵也

長哥杜少陵李青蓮各造至處吾兩師之用處自有所宜不以襍陳各歸一色兩極其致然唐人長哥無不佳者李于鱗學青蓮

陵何仲默學四傑不能及前人彷彿似之矣陶淵明韋應物是一種自在之詩樂天山谷不及也

詩哥之難難於轉調轉調之難又難於轉韻非故欲轉韻也情致所極才技所生抑揚出入執不得不轉耳韻上一句謂之轉調或無韻或有韻

離本而忽生回上喚下節奏之際曲有微情即如笙簫琴瑟中之別調其實還領本宮也辟之

長水先生文鈔八

七十

七

木馬一本分房枝房枝雖分本枝直上房枝之上節節又生房枝節節又皆直上望之蔚蔚籠籠其高千尺干青雲而正直故謂之扶疏唯其生枝生節所以疏也唯本枝直上所以謂之扶也

仲默華俊自堪步或王駱四子間工哥行者猶是馬入唐之名篇皆可為杜李二家是百代神物坡公且爾辟易袖手何言其次唐音不編二公此是楊襄城之識如獻吉于鱗者未便雁行

2012.7
20(159)



ZW 21101000825105

伯仲乃知仲然回斡後四子亦其識我碩云子

美調失流轉將文之耶畏之耶

以清活之文發胸中所欲言舉天壤間靈妙可
入文中者採精融粹悉化而有之人只一片靈
心活活從十指上放光不必不言不必多言以
適快吾志耳一切蕪詞累氣正如秋空夜月珠
斗高縣浮雲宿霧不知銷落今何在矣月彩雲
英都從清處鮮研揣弄使如塗眉畫脂何清華
之有

長水先生文集

卷二

八

羣賢所宗我一郡弟兄同榜十九人磊落名天
下乃今秋林落葉在者無幾上闌琪樹蕭疏欲
盡固知交游滿世歸之一空丹雘鳴鶴歸之一
散執事者勉之矣